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十六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 4 輯，傳記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2132-5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歷史—史籍—叢刊②歷史人物—傳記—日本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225726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1021　字數:14611 千字

2014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2132-5/K

定價:26350.00 圓(全三十一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四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90册）

傳記

別傳

第二册目録（總第91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92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93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94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104册）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第十七册目錄（總第106册）

第十八册目錄（總第107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108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109册）

第二十一册目録（總第110册）

第二十二册目録（總第111册）

第二十三册目録（總第112册）

第二十四册目録（總第113册）

系譜

第二十五册目録（總第114册）

第二十六册目録（總第115册）

第二十七册目録（總第116册）

第二十八册目録（總第117册）

第二十九册目録（總第118册）

第三十册目録（總第119册）

第三十一册目錄（總第120册）

詠史詩

第十六册目録（總第105册）

室鳩巢　著

赤穗義人錄

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戸山城屋佐兵衛刻本

據嘉永元年（一八四八）江戶山城屋
佐兵衛刻本影印

赤穗義人錄

赤穗義人錄序

時秋積雨新霽。戸外屐聲鏗然。出而迎之則奥子復谷勉善及石慎徵也。於是出義人錄相與讀之。讀罷繼之以泣。慨忠善之不祚。恨天道之無知。嗟理義之悅人心。嘆孟氏之不我欺。慎徵曰。赤穗諸士。朝廷致之於法。而室子乃張皇其事。顯揚其行。並以義人稱之。其志則善矣。得非立私議非公法乎。勉善曰。不然。昔孤竹二子。不聽武王之伐紂。而身距兵於馬前。今赤穗諸士。不聽朝廷之赦義英。而衆報仇於都下。二子則求仁得仁。

諸士則舍生取義。雖事之大小不同。然其所以重君臣之義則一也。是故師尚父不諱以義人稱二子於當時。而其於武王之聖也。固無損焉。室子不諱以義人稱諸士於今日。而其於 國家之盛也。亦何妨乎。夫義二子者。不以爲非武王。義諸士者。獨以爲非 朝廷耶。子復曰。雖然。尚父一言于軍而能使二子免左右之兵。室子空談于家。而不能使諸士免法家之議。命也夫。三子者。皆長吁而退。遂收其語于簡端。以告後之讀是錄者。

日東元祿癸未十月庚辰。鳩巢室直清手書於靜倹齋。

赤穗義人錄卷上

鳩巢　室直清著

元祿十四年歲次辛巳。三月十一日。天使柳原大納言資廉。高野中納言保春。來聘東武。上皇使清閑寺中納言凞定。與天使俱至。同就城東之館。（世稱傳奏屋敷。）先是。（將軍。一作大家。下同。）將軍命內匠頭淺野長矩（國城在播磨赤穗。）左京亮伊達宗春。（國城在伊豫吉田。）分領館待事。（長矩所領。天使。宗春所領。皇使。）上野介吉良義英（英。一作央。下同。）近江守大友某等。皆以高家與焉。（凡名家子孫。失國廢久。而華冑赫奕者。幕府（幕府。一作朝廷。）尊其官爵。待以不次。謂之高家。）長矩自以無蔭不習舊儀。乃因閣老固辭。不聽。閣老曰。野州老成。練達故事。君宜與之謀。然後施行。亦無難也。何以辭為。義英以官蔭之高。居諸高家之上。每京官至。未嘗不趨陪其間焉。以此自矜其能。驕人。而前時共事者。利其指授。則多行賄賂以誘之。長矩為人強梗。不與屈下。以為已與義英同執公事。不可私為阿諛。未嘗請謁問遺。以取其歡。以故甚不相善。他日。長矩謂義英曰。朝廷不以僕不肖。使典賓禮。願君有以教僕。義英曰。雖僕亦不知禮也。且行事之間。難仰他人。君宜有以自處焉。長矩又以閣老

之意語之義英。義英曰。雖然。君事非僕所與也。長矩心深怨之。十二日。將軍御前殿。（世稱大廣間。）引見。京使受詔。十三日。為京使設宴。有散樂。（世云能。）自己至申。樂闋。使臣乃出。十四日。有命。御白書院。（別殿之名。）親答詔旨。遣京使。先期。諸閣老及起居臣僚。（此云御側衆。）舊勳諸侯（此云御譜第大名。）皆朝服。趨之。如元日儀。長矩等集廊廡下。議事。問義英曰。天使至。吾輩惡乎迎。諸迎諸階下為宜否。義英曰。此等淺近事。君尚不知。而今迫期急議。無乃為衆笑耶。會元妃藤原氏遣內使謝恩。天朝。（嚮有詔存問元妃。）先使梶川與三兵衛至。候將軍行禮畢還報。與三兵衛謂長矩曰。幕下行禮畢。告僕。長矩曰諾。義英在傍。謂與三兵衛曰。君所議何事。僕當與聞焉。不然恐失便宜。長矩知其少己。色動。乃默起。義英言於列曰。鄙野之子。屢曠於禮。不亦辱司賓之選乎。長矩聞之。不勝憤怒。乃反呼義英。一聲。以刀擊冠中。頭血流。義英眩惑。無意與敵。以手擁面而俯。長矩再擊之。中脊。與三兵衛從長矩後抱止之。大友某品川某扶義英起。事聞。將軍大怒。命囚長矩。置右京大夫田村建顯邸。（國城在陸

台墀。一作殿階。

輿關。一王者。綱輿送致。送囚例。綱冒輿。以以能登守戸田忠眞。國城
在下總佐倉。後徙越後州高田。代長矩。於是。朝議以白書院血汚。不
可以待 京使。命更張黒書院。又別殿名。令趨陳設。趨讀曰促。
趨下同。頃之 將軍出御黒書院。行禮畢。遣 京使西還。
是日。將軍召閣老相模守土屋政直。國城在常陸土浦。諸閣老月輪
一人主事。謂之月番。本月政直値焉。命以今日禮接 天使。在人臣最
當惕厲戒懼。以禁紛爭。而長矩率意鬬很。喋血 台墀。
以私怨滅公法。其賜死。政直遣大監察此云大目付。下總守
莊田某詣田村氏邸。令長矩受辭自殺。黙屬吏一人相

賁。一作緫。

之。少監察二人。多門傳八郎。大久保權左衛門。監視。凡士賜死。法有監
以刄斷腹。相者從後刎之。以頸示監。以明殊死。謂之介錯。長矩遂自殺以死。弟大學
頭長廣使人來收尸。以皈葬于芝泉岳寺。或曰。遠江守加藤泰實與
長矩相善。及長矩與義英共事。泰實謂長矩曰。去年僕
與義英赴日光。司山陵事。其人驕傲。好忮害人。僕欲與
之死數矣。顧公事之重。以私怨毀之。不忠。是以不敢。
今君日與之會。彼待君必無禮。願君爲 國家忍之。長
矩曰。辱見忠告。敢不受教。然事固有不可忍者。亦難預
諾耳。竟果如其言。友人小谷勉善聞之安藝侯家人曰。
前年下野守戸澤政庸與長矩語。及其父上總介政寔
與義英從事日光之役。因言義英無禮狀。長矩曰。尊大
人自以年老。故能有忍如此。若長矩則不能也。當時小
笠原長州在坐。聞之。至是。長州適詣安藝侯邸。以此事
語坐客。而侯家人有御牧武太夫者。在側聞之。此
必與或人之說一事也。則當以勉善所聞爲是。是日。

有 命收長矩本邸宅。在鐵砲洲。采女正戸田氏定。國城在美濃大
垣。初長矩父前内匠頭長友。與戸田氏包。倶娶飛驒守内藤忠種之女。生長矩。氏定。氏包之子也。以士
卒往環守邸。安藝守淺野綱長國城在安藝廣島。爲赤穗侯宗室。遣將
卒二百人趨出邸内人衆。及掃除門巷屋舍。至夜。以邸
授氏定。乃去。十五日。諸侯朝賀如例。閣老令大監察見
諸侯。諭以長矩賜死事。是日。幽長矩弟大學頭長廣于
私室。長廣別賜祿奉朝請。居長矩本庄宅。長矩無子。每皈藩。請官以長廣爲嗣。至是坐長矩事幽閉。凡
諸侯未立嗣者。每皈藩。權以親族中一人定爲嗣。至有子。乃止。遂 命諸閣老。議收赤
穗城邑。令大垣侯下教赤穗。諭告城中軍士。待受城使

至。内城邑於 官。凡郡國留守臣。各以本藩旨守城。藩主有罪國除。朝廷收其城邑。必請
藩主旨。然後内之。今赤穗侯既死。故大垣侯代本主授旨。安藝侯與大垣侯。復遣家
臣各數輩詣城下。監視及隣國諸侯。各警士卒。至境上
備變。十九日。有 命。悉收長矩都下別宅。獨以本莊宅。
與大學頭居。二十六日。吉良義英病免職。高家掌禮儀事。如漢大常。
職。將軍以義英無罪。命治傷。侯愈起視事如故。然
衆皆以義英前倨而後怯也。譏笑之不已。其子彈正大
弼上杉綱憲。國城在出羽米澤。爲義英謝病請免。聽之。初播磨守上杉
綱勝有妹。嫁義英。生綱憲。綱勝無子。請官養甥綱憲爲嗣。綱勝卒。綱憲立。是爲彈正大弼。生二子。長曰民部

（太輔吉憲次曰左兵衛佐義周義英後養綱憲次子義周爲嗣）後二十八日。受城使淡
路守脇坂安照（國城在播磨龍野）。肥後守木下利庸（國城在備中足守）。
〔庸一作康下同〕
發東都。赴赤穗。少監察荒木十左衛門榊原釆女副焉。
因命安照以家衆留守赤穗城（龍野與赤穗接近。便於徵衆。）以石
原新左衛門岡田庄太輔知郡事。（此云郡代。受城使安照等自前旬有命
〔郡代一作代官〕
治裝。至是各率士卒同行。）先是。赤穗邸報至國。（初告變起者。早水藤左衛門茅野三平次
告賜死者。原惣右衛門大石瀨左衛門皆日馳二百里。凡五日而至赤穗。）國老大石內藏助
良雄（見後）及用事臣大野九郎兵衛某。與其餘群臣（凡赤穗士
員三百八人。）會議庭上。良雄曰。主辱臣死。此誠吾輩死節之

秋也。然死固非難。而處死實難。諸君欲以何死哉。坐中
壯士皆曰。有枕是城以死耳。亦何議。良雄曰。諸君言固
然。但人臣之義。猶有可自効於國者。當盡力焉耳。今主
家既滅。無力以復之。獨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君之
祀。某等宜以死請　台𡋽爲先君立後焉。而　台𡋽不
〔台𡋽一作朝廷下同〕
聽。則乘城決戰。以死而從先君於地下。固其所也。九郎
兵衛等。皆首鼠兩端。（漢灌夫傳首鼠兩端。註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者。謂之首鼠。
又首行一前一郤。）議未決而罷。（或曰。中有新進士二人。言曰。某以羈旅臣來仕於國日淺。有不
可與諸君同難者。請從此辭。乃去。）良雄使人要於境殺之。後二日。良雄復會衆述前

議。九郎兵衛曰。不可。夫據城以請。是要上也。其爲先君
立後也。可冀乎。吾輩雖死。何益之有。適足負悖逆之名。
以累先君耳。良雄曰。不然。士所守者義也。士而無義。必
辱。今臨大節。不以大義自白。而顧以畏死苟免。唯唯奉
上爲務。不亦無恥之甚乎。吾所最恨者。使天下人聞之。
以爲赤穗數世養士。無一人知大體者。亦辱先君之名
也。今縱無尺寸以補於國。而又辱先君之名。爲何如。衆
皆曰。大石君議是也。九郎兵衛不得已。亦從之。良雄於
是撰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使東都。口授意指。

而遣之。因與衆約。以後二日。復會城上。曰當閉城固守。
以俟官使至。乃皈死耳。及期衆赴會者。五十五人。（奧野將監。
吉田忠左衛門。佐佐小左衛門。河村傳兵衛。近藤源四郎。小山源五左衛門。佐藤伊右衛門。原惣右衛門。岡野
金右衛門。子九十郎。長澤六郎左衛門。稻川十郎右衛門。間瀨久太夫。田川權右衛門。渡部角兵衛。幸田與三
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多藝太郎左衛門。小野寺十內。子幸右衛門。山上安左衛門。潮田又丞。近松勘六。矢野
半平。早水藤左衛門。上島彌助。中村清左衛門。橋本平左衛門。間喜兵衛。子十次郎。中村勘助。灰方藤兵衛。高
田儀左衛門。仁平鄉右衛門。菅谷半丞。榎戶新助。千馬三郎兵衛。河田八兵衛。神崎與五郎。大高源五。武林唯
七。岡島八十右衛門。茅野三平。豐田八太夫。貝賀彌左衛門。勝田新左衛門。陰山惣兵衛。倉橋八太夫。久下織
右衛門。猪子源兵衛。矢頭長助。子右衛門七。三村次郎左衛門。并大石主稅。瀨左衛門。爲五十五人。其餘

不至。良雄曰。官使至且有日。而衆離叛如此。夫以赤穗一城。招天下兵。雖擧全國之衆。猶恐不能支一月。況此蕞示之衆。尚不足以守一面。而欲以此戰焉。則吾見其兵朝交而城夕拔。徒以弄兵爲天下笑。不如因官使以此意自陳。然後相與自殺城上。以明志爲愈。於諸君何如。衆曰。甚善。良雄曰。請與諸君盟可乎。皆曰可。乃出盟書以示之。衆各署姓名押字。點血。（近世盟書連署同盟姓名及押字各以指血点押字處）良雄於衆中讀己。乃曰。吾於今見諸君報主之志矣。當與諸君决計在今日耳。但有一事於此。願與諸

君謀而決之。何如。衆曰。願聞之。良雄曰。先君怒義英無禮。戮之於　鈞庭。（鈞庭一作朝廷下同）不克。而獨罹於禍。是義英吾君之讐也。今義英在矣。吾與諸君。義不與共戴天。竊爲諸君計。莫若相與戮力共謀。以討義英而殺之。均之死也。徒死於此。孰與報仇以死。不幸事不就。猶足以伸大義於天下。衆踊躍曰。僕等慮不及此。願以身殉之。獨老年人謂良雄曰。此計固善。顧此事不易。非可計日得也。人命朝不慮夕。恐事未集。而吾輩先死。則他日無以自白耳。竊謂不如從前議爲得。良雄曰。雖僕亦多病。不無此慮。然

吾與諸君。同體一心。不幸先事而死。後死者得以成之。猶在我也。事固不可逆知。然料周旋之間。不過三年。吾事成矣。縱此衆三分之損其二焉。猶足以濟事。況未必然乎。且諸君忠誠。不欺天之所佑。吾固知諸君之志。果有成也。小不忍亂大謀。若夫挈瓶假器之議。（張平子東京賦挈瓶之智守不假器。況纂帝業而輕天位。○類書纂要曰挈瓶屢空。文思易竭也。出文賦）諸君毋以爲意。四月四日夜。多川月岡至東都。初兩人發赤穗。良雄使兩人直詣受城使自陳。至則受城使既西。於是兩人與本藩臣安井彥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謀。屬大垣侯。

請　命於　鈞庭。（淺野本姓安井氏彥右衛門公族也。二人并赤穗臣室。自去歲從赤穗侯在邸）翌日。俱詣大垣侯。言曰。赤穗老臣大石良雄等使臣二人敢布腹心。寡君得罪於　鈞庭賜死。臣等敢不奉承。然兩下相殺。國有常刑。（兩下相殺。一人不死。不論曲直。必兩殺之。以遏推刃之亂。國初以來著爲令。）今吉良君有祿位於　朝。如故。而大刑獨加寡君之身。此臣等所以日夜泣血。寧死不悔。臣等一二老臣固知崇　朝庭一統之政。而偏遠之臣。頑愚之衆。惟知盡忠所事而已。雖諭以逆順之分。然衆心不可回。群議不可奪。僉曰。非敢讐　朝庭也。但欲即城自殺

以。作況。

以明人臣之分爾。若　朝庭更有處置。使亡虜之臣去國。而有辭於天下。則臣等以衆而退。唯　命之聽。敢以死聞。大垣侯謂兩人曰。此事大不可。若達於　朝。自大學頭以下。重得罪。是群臣欲忠而反不忠於國也。因與良雄書曰。使者兩輩來。聞城中軍士之議。亦由邉鄙暴悍之習。不達　朝庭之法。內匠頭平生恭謹。敬於事上。卿等所知也。今爲卿等計。莫若束手釋兵。以城邑上入於　官。明本藩始終。無貳心於　朝庭。亦內匠頭之志也。雖群臣所以盡忠亡主之道。亦何以加之。官使臨

邑。卿等宜嚴警軍士。俟指麾進退。無得自縱。急令城中軍士知悉。此書本以國語爲之。今代以華言如此。出書示兩人曰。卿等能使良雄等。從寡人之言否。兩人曰。諾。安井藤井亦附書。以大垣侯所戒爲言。卽日。兩人馳還赤穗。直清謂。多川月岡。於是可謂辱使命矣。夫良雄之請命於　朝也。將以立大學君。存赤穗侯之後也。然義英在　朝。大學君無與伉並立之理。　朝庭若立大學君。當先除義英官爵。逐之。乃可。良雄雖不敢顯言。然所謂更有處置者。其意蓋在此也。考之大高忠雄與母書。可見矣。然　朝庭既赦義英。大号一出。不可反。良雄豈不知義英之不可逐。大學之不可立也。然猶僥倖於萬一者。以赤穗一國之命。請之。庶幾可得。以殺赤穗侯。逐義英。使　朝庭許之。其於罪輕重。固未失也。彼二子當直詣監察官。告訴於　朝。而曰。赤穗軍士三百人。皆決死。臣不得　命。則不可生還。請先伏。又以示不欺於天下。夫既罪寡君以明法。又立良胤以明恩。刑賞兩得。威惠並行。其於　朝庭之政。不亦善乎。鑒一國之士。傷太平之化。臣等死固不足道。其損於盛世也。亦已多矣。是二者孰得孰失。願　朝庭之策安出。使二子正色直辭。以此陳焉。未必不感動　上聽。再煩　朝議。事若不可。則死固其所也。今二子不知出此。乃受人顧指。唯唯而退。曾無一言以見輕重。嗚呼良雄所以爲二子者。爲何等事。而阿順曲從如此。蓋二子素無死事之志。故其氣餒。爲安井藤井所夾持。以至此耳。良雄於是可謂不知人矣。當是之時。赤穗非無材也。有吉田小野寺之練達。有富森神崎之勇幹。其他原間大高之徒。皆其選也。良雄一無所使。而獨以二子爲之何哉。意二子素有材辨自好。雖良雄亦眩於虛譽而用之也。夫緩急不爭命。唯有大節者能之。豈口辨色莊之士。所能爲哉。自二子辱國之後。衆心動搖。日以離散。情見力屈。大事去矣。亦由良雄誤用二子。致此也。嗚呼用人之際。可不慎哉。翌日。大垣侯又使二臣於赤穗。重以書戒諭。

自是諸不附良雄者。日夜潰散不已。九郎兵衛亦乘夜而逃。神崎則休筆記載。九郎兵衛好貨致富。家有餘產。自始聞國難。專謀以財自逃。果以四月十三日先東使未至。自率家人。倉皇而去。恐爲衆追。棄其孫女不及收。竊與其子郡右衛門分路間行。遂乘舟至近邑。近邑民惡之。不內。漂泊海上。三十日。不知竟何如也。父子所畜器財。託赤穗商家。凡百箱。大石良雄聞之。令吏就封閉。戒商家無縱入。發至翌年八月。九郎兵衛與近藤源八渡部嘉兵衛來赤穗商家。閒人不在。急開箱取金三百兩去。比隣共起。而追及之。謂曰。汝不出金。杖而殺之。九郎兵衛父子手足慄。面無人色。乃還金。邑人以九郎兵衛父子。徇市而後放之。或曰。九郎兵衛後居京師貨殖。及明年良雄等死節。九郎兵衛爲衆指目。不與接語。或過諸塗。欲嚙其面。九郎兵衛滅跡而去。不知所終。獨前同盟及自東都來赴難者十八人。皆從良雄不去。直清按。前同盟中。少辛巳死節者二十三人。蓋片岡

林。一作村。

高房嶽貝正久。以報仇東行。在盟先。不破正種間光風
欵良雄在去國後。寺坂信行以身賤不與盟。其餘十八
人自東都來。追與盟者也。其餘在邸臣多為安井藤井所夾持。逡巡
顧望。苟免而已。則休筆記載。藤井又左衛門為人可與為善。但以柔弱不能自立。為安井大野
所欺。吁小子哉。乃祖某有軍功於國。彈正君當時選國士分與采女君。以藤井某為第一。令縱愛其身。獨不念
辱其祖耶。彥右衛門為國貴戚。宜共存亡。一旦緩急。貪生忘義。如此可醜之甚矣。又曰。伊藤五右衛門外村源
左衛門岡林木工助玉蟲七郎右衛門八島惣左衛門建部喜六近藤政右衛門多川九左衛門藤井彥四郎
茨原兵助田中清兵衛植村與五右衛門早川宗助中澤彌一兵衛大木彌一右衛門近藤源八皆安井大野
之黨也。十八日。淡路守安照肥後守利庸等。二道至赤穗。
一道出城東鷲捕山。一道出城西猪池山。先期良雄封府庫。籍田里。令吏循

行境上。脩橋除道。及閭巷市鄽。並禁喧擾。至是迎弭官
使於城上。且勞之曰。諸公跋涉遠塗。到此良苦。因進言
於兩監察曰。　朝廷賜寡君死。又使諸公來收城邑。已
承安藝大垣二侯奉旨指令。某等敢不恐懼惟命之聽。
然主殺國滅。某等義當死之。況吉良君有祿位於　朝
如故。而寡君獨以罪死。某等寧有何面目。以見諸公乎。
但以寡君之弟大學頭在。故姑竊生以待　朝廷之舉
耳。嚮者以此屬大垣侯。為請而未得　命之間。會諸公
至。某等從二侯令。謹以城邑上。不敢肆窮獸之怒。以煩

執事。此某等所以尊　朝廷之義也。　朝廷若惠赦寡
君之罪。收錄其子弟。使之補黑衣之闕。而得食祿於
　朝。以襲寡君之後。某等將沐覆載之仁。荷再造之恩。
然後退而自殺於寡君之廟。以終人臣之義乃已。惟諸
公憐而察之。直清熟玩良雄告官使之言。其請為主家立後者。不過盡人臣之分而已。而其以死
狥國之志。固有不以此易者。所謂確乎其不可拔者也。然其言曰。必有恩裁。下然後退而自殺。則其不得命
也。不敢束手而從死。亦已明矣。若良雄者。可不謂善辭令哉。兩監察未應。良雄又言
曰。赤穗藩屏　國家亦已久矣。自寡君曾祖前采女正。
從大坂之役。身服勤勞。立勳當時。

台德殿下胙土而寵之。使得比列國諸侯。至祖前內匠
頭父後采女正。皆受　先朝恩遇。衆所知也。以及寡君
之身。日夜勉勵士臣。傾心　本朝。惟恐無以勝方面之
任。今也不幸。以私怨故得罪而沒。亦可哀也。　朝廷如
推存舊之恩。而舉繼絕之政。不獨某等受賜而死。亦使
天下後世。仰　朝廷之德無窮。願以此意致之於　朝。
幸甚。兩監察曰。諾。今且以卿言　上聞。良雄拜謝。已以
邑里名數簿上。然後退謂衆曰。吾固知官使之言不可
特以為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官使

有以驗於他日矣。是日。兩監察皈城下舍。使人召良雄至。謂曰。官使入邑。觀吏治道所過淨清。入城群下奉禮益恭。且所進圖籍甚詳悉。皆可以爲奉　上之法。今已遣人具狀以聞。　朝廷聞卿等急效臣順。不煩一言。必有　恩裁下。亦大學君之福也。衆欲徙他邑者。某等可以書先於其所往。欲留不去者。亦聽居。二月。荒木十左衛門自東都使人報良雄曰。昔者卿嘗與我言於赤穗。我業已告諸　朝矣。又聞淺野氏宗家有爲大學君乞哀於　朝者。意者　朝廷有以處之。良雄遂去赤穗至

京。買宅城外山科邑居之。自是坐運籌策。以爲謀主。而同仇之徒。往友東西。相爲耳目。久之人無能知者。十五年春。良雄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爲商。宗房販絹。則休鬻扇。二人並見後。迭往覘仇家虛實。及其餘奉約留居東都者。吉田兼亮見後。代良雄領之。逐人計其口數。供給衣食及僦舍出價。傳驛往來。皆量其用。資之金。各有數。直清按。赤穗之難。世傳良雄等盜國儲金去。當時聞者惡之。今給同仇士。蓋此金也。初良雄等棄城而去。人疑之。以爲其屬意有不易量者。以故上杉氏分遣家衆。守義英本莊宅。日夜警嚴爲備。及其婣僕。皆以采邑人爲

之。義英世食采參州吉良邑。不縱商賈入門。良雄聞之。令二人開店義英宅側。居糶若菓。坐賣以便出入仇家。微而察之。戒二人無敢急遽爲所覺。又聞上杉氏使人偵己。乃佯狂昏亂。言行失次。每遇人則曰吾病且死。將及今樂餘生矣。今買田宅大營居室。曰吾將老矣。諜者屢報上杉氏以爲良雄病且爲子孫謀。亦無足慮者。凡如是者一年。吉良氏稍弛備焉。寺坂信行筆記云。是歲春。吉良氏作庫宅。後有人傳。庫中有寶通隣家。又四壁內施柵以備緩急。吉田兼亮使毛利小平太以計入吉良氏宅間視之。嚮之所聞者。謬傳也。三月十四日。是日爲赤穗侯初忌辰。良雄赴赤穗。詣花嶽寺。

祭享致敬。爲位而哭甚哀。神崎則休云。是日赤穗男女爭先詣花嶽寺追薦。拜神位悲泣。如赤子慕父母也。又云。新濱村民。別於他寺立牌位祭之。直清謂。赤穗侯遺愛在民如此。亦有人君之度者也。良雄不學無術。不能輔之以道。遂使侯不知温恭自保。至乃一朝之怒。忘其身以及社稷。良雄與有罪焉。七月十八日。命安藝守淺野綱長以大學頭淺野長廣送藝州安置。優命許以家人男女數十人自隨。吉田兼亮使潮田高教近松行重並見後。赴京。以長廣事報良雄。良雄於是浩然有東行之志。乃欲糾合同盟之人以趨之。其在京師赤穗者。先使貝賀友信大高忠雄並見後。往而謝之曰。吾初與諸君有言。今則已矣。度今時之勢。有甚難爲者。久

權左。一作權右　寄。一作井　佐佐。一作佐佐木

潰盟書。無爲也。他日幸遇機會。則當相報。更與諸君謀耳。因以前盟書還之。以試衆心誠僞。有十數輩相謂曰。吁豎子誤我。至此耶。豈非命乎。見二子責以大義。辭色甚峻。其餘無素自立者。唯唯而已。初良雄請　官爲赤穗侯立後。群臣雖安井藤井之黨。亦以僥倖萬一之福與盟焉。及荒木十左衛門報至。私自依賴揚揚有自得色。至是聞長廣安置之命下。意氣沮喪。慮以全生。漸與良雄絕問。以示異志。至有遠跡自逃者。神崎則休筆記中載背盟者姓名云。奥野將監。川村傳兵衛。近藤源四郎。佐藤伊右衛門。小山源五左衛門。稻川十郎右衛門。糟谷勘左衛門。田中權左衛門。多藝太郎左衛門。長澤六郎右衛門子幾右衛門。里村伴右衛門。豐田八太夫。各務八右衛門。灰方藤兵衛。陰山總兵衛。榎戶新助。山上安左衛門。上島彌助。渡部角兵衛子。佐野右衛門。幸田與三右衛門。仁平卿右衛門。高谷儀左衛門。川田八兵衛。久下織右衛門。猪子理兵衛。松本新五右衛門。田中六郎左衛門。酒寄作右衛門。梶半左衛門。高久長右衛門。近松貞六。岡本次郎左衛門子喜八郎。田中代右衛門。近藤新五。大石孫四郎。川村太郎右衛門。田中序右衛門。三輪嘉兵衛子彌九郎。小山彌六。鹽谷武右衛門。山羽理左衛門。嶺善左衛門。井口半藏。木村孫右衛門。前野新藏。糟谷五左衛門。高田郡兵衛。小幡彌右衛門。木村傳左衛門。杉浦順左衛門。井口忠兵衛。生瀨十左衛門。土田三郎右衛門。平野半平。佐佐小左衛門子三左衛門。大塚藤兵衛。月岡治右衛門。中田理平次。中村清左衛門。鈴田十八。田中貞四郎。毛利小平太。小山田庄左衛門。矢野伊助。妹尾孫左衛門。凡七十人。直清按。橫川宗利與友人書載。平野半平。良雄以家所蓄畫軸屬半平。賣以

易金。半平盜其價金三十兩。從京師亡去。中村清左衛門。鈴田十八。中田理平次。田中貞四郎。小山田庄左衛門。毛利小平太。皆與良雄俱東者。聞復仇之日迫。皆失色驚汗。中村鈴田中田皆以十一月下旬亡去。田中以十二月四日亡去。小山田與片岡高房同舍。亦以十二月二日盜高房金與衣服亡去。又寺坂信行筆記載。毛利小平太以十二月八日亡去。矢野伊助爲侯家步卒。妹尾孫左衛門爲良雄家人。良雄令此二人守平間村宅。十二月十二日。從平間村亡去。以此考之。凡此背盟者。但中村鈴田以下數輩最後。其餘蓋自七月以後多於京師滅迹者也。則休曰。此輩爲義不終。知而不爲者也。比之頑愚不知嚮義者。其罪倍矣。　獨其同體一心者。自七月以後。相次先良雄發。皆往與東都之衆合。十月。良雄發京。與高教行重等數輩東行。先是富森正因來東都。正因見後。築宅于武州平間村居之。平間村在都城西六七里。未幾以僻遠不便。以家遷居郭。至是兼亮聞良雄發京。乃與正因等議。更修治平間村廢宅。以爲税駕之所。是月二十一日。良雄至鎌倉。兼亮等先適平間村相宅。因迎良雄於鎌倉。廿六日。良雄至平間村。十一月五日。遂去平間村。抵都下。與子良金同居。及其餘同仇士。皆變姓名。介處於市廛之間。乃日夜往視吉良氏宅。按道里遠近。預定進退部署之處。及其所以距上杉氏援兵者甚熟。會義英病久不愈。以本庄土地卑濕。常適上杉氏居宿。久之不皈家。又議築室上杉氏別墅中自逃。

二作三

別墅在麻布邑。未果。先遣內人以娉妾。往依上杉氏。或曰。義英預慮有變。自去年使夫人避居上杉氏。蓋風聞良雄等候己。外託狼病。實以避之也。直清謂義英自爲避難之謀如是。此其密防嚴備。必有外人未易窺者。良雄計不急發。良有以也。豈孔子所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歟。世或以無勇材小識之。誰知良工用心之苦哉。良雄於是撰衆中少壯者。分爲四次。每夜循行街巷。往反吉良上杉兩邸之間。常以夜半一更以察異邑人出入。而踰月之間。寂無聞焉。十二月十三日。良雄使人自稱至自京。詣土佐守淺野長澄。故因幡守長治二世曰式部少輔長照實爲赤穗侯三從兄弟。長照無子。養宗國彈正大弼綱晟子爲嗣。長澄是也。國城在備後州三次。問赤穗侯夫人起居。以

去年以來赤穗國計事上報。初赤穗侯夫人淺野氏。故因幡守長治之女也。去年赤穗國除。夫人依長澄。号瑤泉院。令按近世國俗。婦人夫死。無貴賤皆去髮爲比丘尼。以院名自稱云。友人小谷勉善聞之安藝侯家人曰。夫人嫁赤穗侯有賢行。及赤穗侯報怨之日。將朝。夫人見其辭色有異。心知之。方出。夫人送之戶內曰。幸君終慶於朝。既來見妾。是日赤穗侯果死不還。弟長廣走邸以變告夫人。夫人使人逆問仇人爲誰。死生如何。長廣曰。不知也。閣老有命。使長廣造邸。禁衆人騷擾。是以來。夫人曰。此何謂也。兄死。爲之弟者。不知仇人存亡。而曰我爲閣老禁騷擾。此何謂也。卒絕長廣不見。令左右收冗雜之具。訖曰。爲我取小刀來。侍女取小刀以進。夫人曰。汝急斷我髻。侍女曰。夫人至土州君家斷髻未晚也。夫人不聽。乃斷之。及土州君使人迎之。然後出而就輿。夫人自初聞變。擧措安閑。不殊平日。自就輿之後。哀慟不勝。殆動傍人。至土州君家。閑居一室。久之不出。淺野家人相傳以爲美談云。嫁赤穗侯有資裝金。屬良雄併之國儲金。貸赤穗民家。令少出息以償。不獨助掖庭費用。民亦賴其利以爲便。及赤穗之難。良雄以軍興法。悉散國儲金。分與同盟之衆。使之處置家累。及支時月間往來共給。至是。具簿并餘金上之。世傳良雄遣謁夫人。辭決而去。實是月十日事也。然勉善聞之安藝侯家人云。赤穗舊臣。唯大野九郎兵衛詣夫人所。賂遣左右。因訴大石良雄令赤穗吏閉臣家貲不出。願夫人戒諭良雄。出以予臣。是猶新受夫人之賜也。夫人不與之。按乃去。良雄去赤穗之後。未嘗造謁夫人。但是月十三日。壹使人通問。如此所錄耳。直清於初稿本載良雄造謁事甚詳。今悉删之以從事實。十四日。義英以近日招客燕集於家。當治具。乃遽反本庄宅。義英嘗好茶。屢爲茶燕之會。本

庄有一遊客。亦同此好。常出入義英家。有燕會必與焉。近世士大夫。多慕陸羽之好。每燕集以啜茶爲高致。大陳器設食。升降周旋。皆有法也。呼其師爲湯茶者流。高忠雄聞之。詐爲京師商人。從其人學茶燕之法。欲因以通義英。由是忠雄得聞義英旣家日。乃報衆。大石信清見後亦間而知之。若忠雄所聞者。或曰。橫川宗利欲聞義英。乃僦宅本庄。爲人傭作。本庄有一浪子。好茶。出入義英家。宗利與之相昵。久之。義英令家人寄書浪子。招以啜茶云。移宅在近。念久不相見。欲以某日設茶一會。浪子不善書。屬宗利爲書以報。又以家貧無人可遣。宗利請爲使。自往得以覘義英宅中事。乃還。直清按。此必與忠雄所與遊者同人也。於是良雄急警同仇士。約以十四夜丑時發。是日詰旦。良雄與同仇士十數輩。

俱詣泉岳寺。謁赤穂侯墓。相對悲泣不自勝。既出。使人請寺主僧曰。某等欲各屏迹僻遠之地。離散在近。故約來貴寺。共謁已主之墓耳。顧思一別之後。再會無因。恋恋不忍遽去。請為我具薄膳。得與接一日之歡。因取白金三百兩貽之。寺主僧延衆堂上。設食。衆食已。謝衆僧曰。吾就睡矣。公等不來。有所須當請耳。因閉戸密語久之。申明約束。備為區畫。至日中辭去。遂馳還市中舍。各淨除屋内。謝遣奴僕云。欲以明旦發赴京。今夜往就友人家為便。皆以布襆裹衣物而肩之。乃步西赴本庄。堀

部金丸嘗僦舍居兩國橋西矢藏之巷。金丸見後。去本庄為近。以故約衆來過與俱。至薄暮。金丸就本庄茶肆主人晩食。主人素與金丸相識。問曰。暮夜至此何故。金丸曰。汝不聞大學君藝州安置。吾輩無所依頼。加之米價騰貴。儲資不給。今與舊同僚謀。欲且皈赤穂之邑為農。約以明旦俱發。但日出凍消。行路泥濘。不若夜途為便。汝趣具六十人食。趣讀曰促。當與衆來食。從此發。予之黃金三兩。乃去。有頃衆皆至金丸舍。金丸為設杯酒與飲。比及夜半。金丸遂與衆俱造茶肆。主人就食。金丸謂主人曰。

汝今何業。豈止於賣酒食耶。主人曰。近日酒食不售。有人勸與俳諧家謀。賣句題字。募課試錢。時俗好以俳諧為戯。其師先唱一句為題。募人續之。有日限。及期諸預和者各入所續句并錢。會為一所。師批而列之。以分工拙。諸君知獲幾何。市人事細利。亦可笑。衆中有一人。失姓名。曰。句題何如。主人曰。何　乃　其。何音那尓。其音祖乃。其人曰。此好題也。吾今為汝成之。因高吟曰。何　乃　其　岩。遠毛。○岩。音以話。洞。音禿遠設。桑乃。○桑。弧。音由密。音具話。弧。直清按。何其。俗語勇敢之意。此歌言桑弧雖柔。有膽氣者。以此射焉。雖穿石可也。亦寓敢死赴歎之意尓。吟已。衆相謂曰。吾今行矣。遂分為三處。一適堀部武庸之舍。一適杉野治房之舍。武庸治房並見後。一適

前原宗房之舍。皆為同仇士在吉良氏宅側者。於是良雄等四十七人。皆就宇下。解襆出衣物更服。四十七人姓名見後。又按。世傳四十七人外。有徒卒僕隷百有餘人云。既而直清於初稿本載之。後尋究之。知其繆傳。今刪去。畢來會兩國橋上。衆咸衷甲。以韋夾鍪在頭。襲韋短服。各杖短槍代棍。如往救火者狀。世救火必韋帽韋服。用組若綿紗為縕約衣以便刺撃。又為隱語相應答。裂帛為二小幟。書姓名其上。縫其端於左右之袂。令幅自動搖。同仇相辨以為験。衆各頸笳。約先獲仇人者。吹以相聞。令卒擔鉄挺竹梯斧斤之屬以從。或曰。凡所用卒。皆傭夫也。直清按。庸夫恐不易用以從事。

此疑良雄等家奴也。遂進至吉良氏第。三面圍之。北面與隣家因合壁不可圍。部其衆爲三隊。各皆聯四人爲一。或云每聯三人。令從信行筆記。一人嚐歃。令左右相救。無爲歃所獲。令衆曰。毋殺婦人走者毋追。待初笳俱發。竟事出以鑼聲相聚。毋相後。令已。先捕其後門隅街亭守者。守者自吉良氏出。戒無敢揚聲。使人以刄守之。笳發。衆呼曰火。乃急撐屋椎壁。從三處入。先入者拔門楗。擒門者三人。又使人守之。門啓。衆亂入。且呼曰。故內匠頭淺野氏舊臣。以報主仇來。所請者上野君首耳。欲禦者出。不歃我者。我不敢害。京師人。或曰宇治茶商。歳貢茶抵東都下。是夜止宿義英宅。聞變作大駭。脫身而走。見騷事前有一人挾長刀當道。蓋良雄也。商人股慄言曰。某則宇治之商也。非歃公等者。請無加害。其人注視久之。指一僻處。就居。少間見有人從內出。就其人受指令相去。遠莫聞。食頃又至。大聲呼曰。獲吉良君。其人乃從容起。顧呼商人出。謂來者曰。此茶商也。卿輔之出。商人遂得脫去。聞之商人自言云。

義英家人格鬬者。皆伏刄下。其餘多藏匿不出。衆直進入義英寢室。求義英不見。衆以手試牀蓐微煖。曰。人去未久。急令搜索宅中。不得。見厨傍有室。彷彿聞有人聲。外施金鎖。若人未嘗入者。衆曰。此有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人匿其中。衆喜曰。賊在此。乃趨之。相戒曰。試以鐏擊地。有陷穽不可知。衆輒入。其一人逆衆。

奮戰以死。其一人走。其一人縮首伏匿於什器之間。衆引出之。罵曰。鄙夫。汝知上野君所乎。知則告我。告我赦汝。不然我殺之。不應。又問。又不應。間光興後見。怒以槍突倒。如六十許人。著縞在中。國制無爵者不許著縞。皆曰。豈此上野君耶。夫瘢在乎。視之。裸而視之。果在。武林隆重後見。手刄之。以其首出。召所擒三人。遞視之。皆曰。我君也。笳又發。衆皆抃躍相賀。或曰。隆重秉燭前行。義英自暗中以短弓射。衆又以器投之。衆逼問義英所在。不應。光興怒以槍突倒義英。按劍。隆重舍燭手刄之。乃斬。截帛裹義英首而懸之槍干執之。又索子義周。不得。將出。衆呼曰。左兵衛君盍

出。人取乃父頭去。盍出。遂不見。於是良雄令鑼者擊鑼。衆聚爲一處。不損一人。傷者數輩而已。良雄與衆遂去入無緣寺。在吉良氏第西數十步。寺僧閉門不內。衆班荊休于道上久之。良雄謂衆。衛去吉良氏第。怱視火。恐致火災。貽禍鄰里。使人往視竈爐中。以水沃之。或曰。此事良金發之。衆服其機警。不可及。黎明。發本庄。西赴芝泉岳寺。泉岳寺距本庄十里。令卒二人各以槍前行。槍皆紙爲鞘。次帛裹義英首。以二槍合鋒結帛其間。卒二人舁之。或曰。良雄與衆謀。函義英首。使士五人齎之。先衆行至泉岳寺。其自隨者一童行首也。此人力戰死。故衆疑其爲義周。乃斬其首取之。不知是否。但寺坂信行當時在衆中。而其所筆之記不

載焉。則是疑傳聞誤也。今從信行記。之次良雄一人步行。次衆群行。其重傷及老羸者。皆乘籃輿以從。今按同盟士有高年者。意其來時當養力。亦以輸至也。不然良雄預爲老者備之。亦不可知。大高忠雄富森正因等數輩後過本庄酒肆。酒肆主人。晨起啓户出。見數輩持兵。衣服塗血。驚畏欲闔户。有一人若病創者。呼主人曰。吾渴矣。汝爲我執酒來。主人曰。市中法。禁行人露坐店上飲酒。其人罵曰。汝愚人哉。吾今犯天下之法。猶不恐。況市中法乎。以一小囊投曰。此酒價也。與數輩直入舉壘來。以槍尾穿徹蓋。各傾五六椀。飲訖。前病創人。請筆硯。書俳歌

一首云云。末署姓名大高源五。皆追衆馳去。主人後披小囊視之。有黃金二兩。封皮上題云。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淺野氏家臣大高源五。關死。此金有掩我屁者。幸取充酒價。良雄道使吉田兼亮富森正因適大監察伯耆守仙石久尚第請罪。大監察官。不止仙石氏。但仙石氏第。稍與泉岳寺相近。故便告。是日。以月望。造 朝者。絡繹相屬於塗。見衆行皆驚異。有停騎問故者。良雄曰。某等復仇人也。行至仙臺伊達氏邸下。守街者帷而止之。請告知邸吏。良雄令衆止。頃之有一士人。出揖良雄。問故。良雄以實告。其人曰。街亭有官法。察異邑人。故守者姑止公等耳。公等往。良雄等乃謝去。至會津保科氏邸下。守街者又止之。良雄告之故。且道前過伊達氏街亭事。守街者。乃聽之去。兼亮正因杖槍造仙石氏門。請曰。某等今有一急事來。願見伯耆公。面陳之。久尚使人進之。二人先以所佩雙刀授將命者。然後入就席坐。久尚出見二人。二人稱故內匠頭淺野長矩舊臣大石良雄等四十七人。謹言。某等以吉良上野君爲寡君之讐。昨夜攻入其宅殺之。今仇己報矣。某等分當自殺。然騷擾都下。肆戮朝貴。其得罪

朝廷亦已大矣。某等願伏斧鉞之誅。以明 國家之法。又使某等不倍 朝廷之心。暴白於天下。故衆議皆就芝泉岳寺寡君墳墓之地。以俟 官裁。皈死耳。因懷中出四十七人名簿進之。久尚曰。衆止此耶。二人曰。諸士外。有卒隸奴僕願從者。皆不許。其共事者止此。久尚曰。吾今當趨 朝以卿等言 上聞。乃出。二人因請曰。某二人。幸得請命左右。願使一人赴泉岳寺報衆。久尚不聽曰。尚有可問者。令急 朝。不暇及。卿等待吾 朝反。令家人爲設食。二人謂使令人曰。嚮者所携二槍在

門外。請使人収之。久尚詣　朝。以二人言聞。會左兵衛佐義周遣家臣鷄谷平馬。詣閣老丹後守稻葉正通。以前夜事上聞。將軍命少監察阿部式部杉田五左衛門往至義英第。撿覈義英尸。及家人先傷。義英尸傷左右手足五創。或曰。義周與家人謀。傷義英尸。如戰死者。義周傷額二創。或曰亦自傷也。自言以長刀拒戰久。已而傷額。血流入目。昏眩。以故不能追賊。家臣死者十六人。小林平八郎。鳥井理右衛門。大須賀治部右衛門。清水一學。須藤與一右衛門。齋藤清右衛門。新谷彌七郎。小塚源次郎。鈴木元右衛門。小笠原長太郎。榊原平右衛門。鈴木正竹。牧野春齋。[illegible]半左衛門。左右田孫八郎。卒一人。傷者二十一人。皆云一

傷輒廢不能戰。其餘無驗者。皆云。聞難匿舍中不敢出。或曰。此徒他日有命棄市。不知然否。官又問驗鄰家。其比鄰者。東曰本多孫太郎。越前州陪臣。身在侯國。令人守之。西曰土屋主税。其東鄰土屋隔街者。曰牧野一學。適役駿河。其西南皆市廛。主税云。初聞如火災。已而知義英家有兵。親率家衆臨界。見士二人。自稱故淺野内匠頭舊臣小野寺十内原惣右衛門。並後。見今夜報主仇。其徒四五十人相將而去。昧爽不詳其狀。直清謂。主税與義英同爲朝臣。而居亦鄰接。有患難相救之義。今見其難不救。縱淺野家衆殺義英去。此在爲士者。知其不可而主税於是獨不知耶。竊量主税之意。在不苟潔己名。以妨人義。其用意近厚矣。朝廷舍之不問。亦寛政。牧野本多之一端也。但未知主税此擧於義當與否耳。

事下一有人字。

兩家知邸吏皆云。昨夜所聞似有異。不詳事狀。堂上有一小箱。題曰。故内匠頭淺野長矩家臣遺書。乃取之還。遂具事。并書以上。其書曰。赤穗陪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白。去年三月。寡君奉　命館待　天使。與共事吉良上野君有隙。遂以　朝會之際。　廷手刃之。豈以積怨不得不報耶。　朝議以寡君不知所避。爲大不敬。賜死。又命列侯。持節來収其城邑。陪臣某等。請官使指揮。謹以城邑上。尋復離散鄕里。不敢聚居其土。誠以畏　朝威。而急於奉　命也。寡君之報怨吉良氏也。爲在　廷

諸公。拘而止之。以故不果其志。意其臨死之間。遺憾無伸。在委質食祿之臣。實有不可忍者。以陪臣之賤。謀朝貴之臣。横恣之罪。非不自知。然同仇士相議。今不洒戴天之恥。無以盡在三之義。故今夜謁上野君。敢請其首。以繼寡君之志耳。豈有他哉。某等既死之後。有來臨于此者。辱賜觀覽。亦足以知某等之志矣。元祿十五年十二月日。赤穗陪臣良雄等再拜白。此書亦以國語爲之。今代以華言。下系基文。此。效書下。在　廷人皆傳觀之。嗟歎不已。或有泣下者。閣老豐後守阿部正武揚言於衆曰。以今世有節義之

士如此。豈不足為 國家盛事哉。是日。將軍御殿受
賀。公侯戚朝閣老以下趨之。久尚乃還。又見二人問曰。
卿等既有報仇之志。而去赤穗後。曠日不為何也。曰。初
大學候罪。閉居於家。寡君之仇。猶有未必遽報者。大學
既竄遂藝州。自是決意致死。期以必報。而仇家強宗不
易覘覦。故淹久至此。久尚又問義英死狀。二人具以實
對。問子義周。曰。捜索宅中。不見。問家人。曰。某等約入宅。
不敢縱殺。但其來抗者。不得已而殺之。然驚騷狼狽。莫
足與敵。獨有一少年。拒鬭甚力。衆雖不得不殺。亦愛其

勇。而惜之。或曰。此少年本東都京橋商家子也。仕義英家。為所寵。常侍左右。此夜鬭死。翌日。父來收
尸無首。乃知淺野家衆。取首去者。此人也。又問。同仇士有死傷者無。曰。死者
無。有少傷者。此方乘壁攻入時。以昏不辨色。故倉卒之
間。不免有觸刃相傷耳。非為仇人所傷也。於是久尚遣
二人去。戒之曰。卿等往與衆會泉岳寺。以待 朝廷處
置。併以告衆。無致紛擾。為要。二人曰。謹諾。遂辭去。良雄
等行至泉岳寺。衆皆持兵入門。寺僧大恐。良雄謂寺僧
曰。某等非逋逃之徒。今所以來此。欲一告祭故君墓。而
已。敢有所擾亂。公等姑為我閉門。無使外人來擾。乃盥

漱。已求紙筆。書告祭之辭。懷之。衆亦盥漱從之。先使人
取水來。洗義英首。盛以槖盤。置之墓前。槖盤。此云三方。世俗有敬事。以
此盛物為禮。或曰。良雄自本庄來過市。就梓人。以金一星易之。又使人從寺僧借香爐
案。設之槖盤外。良雄進至墓前。焚香自呼名拜謁。乃退。
衆亦如之。或曰。衆臨墓。良雄謂曰。某等昔事先君。皆有祿位。為等級。今同為亡國之臣。某不應獨先
諸君。某與諸君。所以日夜憂慮。求報先君者。非得仇人一事乎。前夜仇人僵間君手下。是先衆得仇人者。間君
也。間君當先拜謁。為稱光興。辭不聽。於是光興先謁。而後良雄等從之。良雄又進至墓前。
懷中出匕首。拔之。置諸碑趾上。鋒刃外向。衆皆圍墓跪
坐。良雄乃出祭文讀之曰。維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

日。前所謁竊生之臣。大石良雄等。再拜稽首。謹告于亡
君故內匠公之靈。衆皆拜伏。又讀曰。去年三月十四日。
我公與吉良上野君。有事於 朝。臣等早賤。固不與知。
竊以事情料之。雖臣等亦知其有深怨積怒。非得已也。
但不幸仇人未得。而公賜死。國除。繼之以室家遷徙。大
學君被囚。雖事出 官裁。職仇人之由。臣等不忠不材。
不能折衝禦侮於前。又不能排難解紛於後。使我公身
死世絕。一朝而亡祖宗百年之業。亦臣等之罪也。今乃
倍 朝命。謀仇人。雖固知非公敬 上之意。然臣等既

食君祿。宜死君事。苟視君仇人而不爲之報。仰有以慙不共戴天之言。俯無以酬不同蹈地之義。他日苟徒抱耻而死。亦何面目以見我公於地下乎。由是臣等相議。誓以死報。自始謀此事來。棄妻子。離親戚。奔走東西。不遑寧處。衝冒雨雪。并日而食。一以間視仇家。不失機會爲務。而衰老之臣若多病者。恐不及事。溘先朝露。則相勸急於致死者屢矣。直淸謂。觀此言。則當時有銳志赴死。果於欲速者。微良雄則幾敗乃事矣。然又恐輕擧輒敗。重爲世笑。以貽我公之辱。是以曠日持久。而不敢發。亦有待焉耳。遂以前夜四更往攻吉

良氏。賴天之明。君之靈。果得仇人。以首來獻。自今以往某等有以復公。而死無憾矣。此匕首昔公在時。割所愛以賜良雄者。今謹還上。公有靈。請以此甘心仇人。以快當日之怨。臣良雄等再拜稽首謹告。讀畢。起取盤上首。以匕首擊之三。乃復焚香拜退。衆亦如之。皆泣數行下。良雄等還至中堂。見寺主僧曰。某等之事畢矣。前使人詣仙石伯耆君。告以某等俟罪。貴寺誠以犬馬戀主之心。不忘故君墳墓之地。幸得就死於此。亦臣等之願也願和尚無以亡虜之餘見拒。令開門曰。上杉氏必率衆來攻。某等出迎彈正君。謹以某等首授耳。或曰。是日。中村淸右衛門。鈴田十八。中田利平次。田中貞四郎。同到泉岳寺。因寺僧言。前夜馳赴會。至則公等已去。悔之無及。良雄令人言曰。昨夜之事。以後期見諭。已聞之矣。今當出見卿等。而昨夜力闘。吾腰脫矣。無力出見卿等。四人慙去。直淸按。俗呼怯不勝事者。爲腰脫。蓋良雄以此愧四人也。於是具書使寺坂信行日夜西馳。赴藝州。信行見後。以前夜復仇事狀。白大學君。及過赤穗故里。報家人知之。因各託家書以行。世傳。是日有官女。乘轎至寺。自稱夫人淺野氏使。曰。夫人謝諸臣爲先君報仇。聞之感動悲喜。不可言。不料今日親見此事。此諸君忠赤之力也。先君亦知之於地下矣。夫人不憚就見諸臣。顧我寡婦。身依主人。不得動靜自由。故使人謝。良雄等頓首再拜曰。此先君之靈也。臣等何力之有。敢拜命辱。女使問吉良君首安在。妾願視其首。還報。良雄令導至

墓下視之。乃去。直淸於初稿本錄之。其後小谷勉善爲直淸言。淺野家無道此事者。蓋好事者爲之也。令刪本文不錄。獨以其事偉。姑存于此。又使後人知當時有如此之說云。寺主僧引衆入坐。獨良雄父子。與衆異室。爲煮粥餔之。見衆寒。謂曰。寺法禁酒不入。然諸君寒矣。不得酒。無以自强。不可拘以常法。乃買酒三斗。縱衆飲。衆飲酒勇氣十倍。曰。以此戰上杉氏兵。何足畝哉。酒闌。各爲俳歌視志。良雄歌曰。嗚呼二音阿羅。樂哉。哉音耶。思波○思音於毛比。齋都○齋音波禮。身波○身音密。捨留○捨音須都。浮音宇世乃○世音與。與夜通。月屋○月音都喜。加留。加音加雲毛。雲音具無。志。無音奈直淸謂。此歌可以見良雄眞知熊掌之美。無復毫髮怨悔矣。大高忠雄病劇不能起。其

歌曰。山遠○（音耶麻）山。烈具。（音左）力（知加羅）毛○力。（音）折天○（音於禮）折。松乃○（松音）
麻（音志毛）都。霜。（直清謂。此歌蓋是日酒肆中所詠。今載于此。有項羽悵中遺意。蓋其英氣未衰也。）岡野
包秀見後自題其歌云。奉上野君首。進亡君墓。歌曰。其（音祖）
乃。香（音尓保比）。雪乃○雪（音由喜）。淺（音阿左）茅（音知）乃○茅。野（音乃）。梅（音无）無哉。
（音加奈。直清謂。此歌以仇首血腥。比雪中梅。以見無歉之意。亦壯士風流也。其餘多不錄。凡此
同仇士。好為和歌。自述其傳于世者亦多。今錄中所載。十纔一二。但取其最可以見義心之痛切與志氣之勇
決者耳。初不論其詞之工拙雅俗也。）良雄使人取棄盤來。以義英首與主
僧曰。吉良氏世家貴族也。今以仇讎之故。委其首於塵
土。無禮。願和尚善謀之。主僧受而寘之佛前。翌日。主僧白官。遣

（貴人。一作朝貴。）
僧以轎載首。往還之吉良氏。或曰。上杉氏取義英尸。就
某寺。葬之。病其無首。使其僧移書泉岳寺。請之以告良
雄。良雄曰。吾取首來以祭墓也。一祭之後。無以此為。惟
和尚所裁。子良金在傍曰。惡用是臭腐者為哉。急投與
之。良雄叱曰。豎子。何慢貴人之首如此。及日午時。有人傳上杉氏衆至。良
金聞之曰。此必浮言也。上杉氏若欲擊我。豈待日中乃
至耶。良雄曰。固然。但應變者不當如此。於是衆皆厲斂。
良金亦厲斂。謂寺僧曰。公等曾出戲場。觀木偶人鬭乎。
至於生人之鬭。則徒耳聞耳。上杉氏如至。某等力戰。不
在木偶人下。公等視之。亦一壯觀也。上杉氏果不至。（直清
聞之泉岳寺僧。曰。良雄以下長年人。皆厚重寡默。望之
可畏。或問義英事。則曰。吾處死矣。問義英家人。則曰。死

難者多。亦在人臣之義。無愧矣。其他不敢發一言。但少年人。直言無所回護耳。）久尚後造于
朝。具以衆亮等言。上聞。是日有命。分囚淺野家衆
置四侯邸。之越中守細川氏者十七人。（越中守名綱利。國城在肥後熊
本。）之隱岐守久松氏者十人。（隱岐守名定直。國城在伊豫松山。）之甲斐
守毛利氏者十人。（甲斐守名綱元。國城在長門長府。）之監物水野氏者
十人。（監物名忠之。國城在三河岡崎。）十人中。寺坂信行不在。閣老令少監察水野
小左衛門。鈴木源五右衛門。率吏十人。往就泉岳寺。以
淺野家衆授四家使者。兩監察與其屬吏謀曰。上杉氏
聞淺野家衆在泉岳寺。必以衆來攻吾輩。奉命為使

即當以朝旨遏之。遏之不聽。則當與淺野家衆共死。
死則易耳。但念處置得宜。無辱朝命。庶得以免後人
之譏。因相與議處變之道。會閣老諭止兩監察無往。遣
三吏。（石川彌一右衛門。市野新八郎。松永小八郎。）召淺野家衆詣仙石氏受
命。因令武人巡察道上街巷。不許衆馬持兵闌入其
間。良雄等咸以戌時至。皆韋服執槍。如前夜赴吉良氏
者。入門。門者每一人問名內之。衆免帽上堂。（世俗以免冠巾為禮。）
皆椎結。薰香於髮。其氣接人。（直清謂。衆方被召。慮刑死傳首人手。故椎結。以香薰
髮。以防穢氣也。豹死留皮。人死留名。事亦偉矣。）吏迎收佩刀如法。又一人以分

配四家。簿引衆就坐。兩監察執紙筆。對衆問其子弟親
戚錄之。頃之。久尚出見良雄等。宣 命衆皆敬諾。因復
問前夜事狀。良雄兼亮二人應對如流。其餘不敢出一
語。唯謹。水野小左衛門問衆孰爲良金。良金進曰。某在
此。問年。曰成童。坐中人曰。斯子言語不類土人。豈其生
長於邑耶。良雄對曰。今年始隨某來。小左衛門曰。其聲
與年相若。然甚長大。殆如壯年人。可謂奇男子。坐中人
從而嘆之。小左衛門曰。故内匠君得人之多。亦足以爲
朝家藩屛。今乃如此。可勝惜哉。坐中人又皆然之。於

是兩監察令四家使者遂次受人衆。如數。良雄屬細川
氏使者。先往。乃招良金謂曰。吾無復見汝日。往時所與
汝言者。汝母忘。直清謂所言蓋良金臨死告隱岐君者也。見後。良金曰。某雖不
肖。敢不敬承。大人幸無以爲念。四家使者令所受衆更
衣。凡命置四他家者。其家受四。必齋新衣。令更服。既就輿。輿皆不鎖。凡送四輿。或綱
或鎖。或曰。細川氏獨欲與兩扉。令卒二人執。其人佩刀在輿左右從行。此皆以義士優之。不比他四也。使
者將士卒監護至。皆寘之別邸之舍。供張甚盛。其夜越
中君就見良雄等曰。卿等能成大事乎。又曰。除卿等外。
赤穗群臣如何。良雄對曰。凡食寡君之祿。莫不與臣等

同心。然臣等相議。令以衆動。恐重得罪 朝廷。故特與
久次近侍之臣共事耳。問安井藤井曰。此二人自寡君
幼時。躬自抱持。以及今日。一旦聞寡君之死。日夜哀戚。
以致精神衰怯。不勝事。亦可哀。問大野九郎兵衛。曰。亦
如前二人。但九郎兵衛自傷哀戚。殆如喪心之人。隱岐
君亦就見衆勞之。問良金曰。卿有母若弟耶。對曰。臣有
母在京。有弟二人。皆幼。隨母。言訖流涕。隱岐君不忍再
出言。乃起。衆在四家。庖人饋食。必貳膳。衆食飯與羹而
已。其餘不食。早晚外爲之設他食。亦辭不食。後數日。請

曰。臣等日賜盛饌。非卑賤所宜。敢辭。不可。又請曰。臣等
自喪寡君以來。不御酒肉。嚮以恩禮之隆。不可急伸私
情。不敢告。請令庖人日供蔬菜一品。乃止。四家重違其
志。聽之。越中君待良雄等最厚。寘火爐於坐。以禦寒。以鋏
網蓋。不得出火。炭盡以他爐更之。日賜浴一次。每浴給襌浴衣
各一。正月賜以生絹衣上下服。令服之。如平生儀。生絹衣。俗
云熨斗目。每逢新正。服絹衣。加上下服。以爲禮。生。又令工屬良雄等佩刀幷繕
治更裝。刀咸尤物。接伴人或告良雄。良雄曰。明侯哀憐
某等至此。不知所報。然某等命在旦夕。無以佩刀爲也。

君爲某等告公止之君以刀好見稱此或有之寡君好劍所畜皆試利鈍某等去赤穗有復仇之志因分取之今所佩皆是其爲君所稱亦有以也十六年二月四日有 命賜淺野家衆四十六人死（四十七人中除寺坂信行如今數）越中君見良雄等曰寡人日夜庶幾與卿等共生全之歡今聞 朝命大失望矣良雄等皆頓首再拜曰 朝廷不以極刑大戮處亡虜臣而待以殺士之禮於臣等亦榮矣自去年蒙左右恩庇事事過厚實出非望非臣等結草所能報也因請侍臣幸得錫爵一與左右辭焉臣

等區區志願在此言未旣越中君命執注子來乃先自酌曰我與卿等訣（和俗死生二別皆合辭共飮尊者先酌）徧錫爵已十七人者皆拜且退隱岐君亦與衆訣因謂良金曰卿毋聞卿父子皆死當抱無窮之悲 官法不許爲傳書有可遺言者具告執事之臣寡人令趣達之（趣讀曰促）良金曰臣父良雄戒臣縱有 恩命萬一赦臣等不死我父子義當自殺以明殉國汝若違焉吾死怨汝在泉岳寺及別於仙石氏亦以此爲言今賜死於臣父子最稱所望雖獨念母不能忘情然出京之日自知無生理故與之永訣而去無復可遺言者今荷明侯哀憐之厚臣死不敢忘隱岐君聞良金言泣下左右爲之感動四家皆令衆沐浴賜新衣服之以侯（細川氏所賜皆熏香）及午時大監察伯耆守仙石久尚及小監察長田喜左衛門歷四侯邸以朝命屬四侯曰故內匠頭長矩當錫宴 天使日刄吉良義英於 朝其罪在法不赦義英以無罪奉職如故生殺皆出 上旨而長矩家臣号稱主仇聚徒結黨擅殺朝臣大逆無道賜自盡四侯宣 命於衆皆稽首再拜曰臣等亂政犯法自分 朝廷處之極刑以懲天下

後世而辱賜劍以自裁亦 朝廷之仁也良雄拜 命畢顧細川氏老臣在傍者曰 朝命有聚徒結黨之語夫招誘非類譸張爲姦臣等雖不肖自知無是行矣凡此四十六人者皆委質寡君志同報仇而舉事之間不雜外人今也雖得罪 朝廷不輕然人臣同死主難恐不可冒以朋黨之名如何乃微笑起就死四家爲草舍於庭上設重席其中席上薦布被若氈爲坐施帷於前卷之 朝廷別遣少監察各二人監視（細川氏杉田五左衛門久永內記久松氏鈴木次郎左衛門齋藤治右衛門毛利氏荒木十左衛門駒木根長三郎水野氏久留十左衛門赤

井平右衛門外吏卒各若干人。自殺人出就坐。相者從之。相者皆以家臣爲之。細川氏十七員。水野氏九員。如自殺人數。其餘以五七員輪司之。俟自殺畢。主者下帷。以布被若氈裹尸。徹之已。復卷帷。次一人輒出自殺。亦如前。終衆乃止。或曰。細川氏每一人自殺。卽入尸於甕。閉之。外爲木槨。各豎名旌其上。題云。第一某姓名。第二某姓名。卽送致寺。衆皆遺言。求葬泉岳寺長矩墓側。四家皆如其言。各遣使賻送甚厚。既葬。築墳立碑以識之。都下人聞之。往弔祭者。日成群焉。以至數月不已。皆流涕歔欷久之乃去。

赤穗義人錄卷上終

赤穗義人錄卷下

鳩巢　室直清著

大石良雄。号内藏助。和俗多無字。其有官者。以官為稱。無官者。必有稱号。或假官名字。或假行第字。又有用字無意謂者。雖君父前亦以此稱。朋友相呼亦如之。其子孫或有相因稱父祖号者。唯繼嗣之人為然。餘子否。秩千五百石。赤穗國老。父曰權内。母池田氏。備前州岡山國老池田出羽之女也。初良雄曾祖及祖父。皆号内藏助。世世為赤穗國老。祖父内藏助生權内。權内生良雄。權内早卒。良雄以嫡孫承祖。嗣為國老。因以祖父号自稱云。或云。良雄父曰内藏助。娶池田氏。生二子。長權内。次良雄。權内早卒無子。以故良雄嗣為國老。令按此說非也。直清聞之池田氏通家。曰。良雄者。權内之子。其娶池田氏。權内也。小谷勉善所聞安藝人之言亦然。今從之。良雄為人簡靜有威望。甚為國人所倚重。死時。年四十五。

吉田兼亮。号忠左衛門。秩二百五十石。知郡事。此云郡代。兼亮强力有材。最通軍國之務。又以言語為國人所稱。赤穗既滅。良雄在京。遣兼亮領義衆於東都一年。為衆經理衣糧。伺察仇家消息。甚盡心其間。遂能一舉而伸志於天下。頼兼亮之力為多。其來東都。列侯聞其名爭聘。兼亮以志在狥國。皆不就。衆入吉良氏第。兼亮元辰等。以年長將之。兼亮先衆力鬭。殪二人。其臨終有和歌。曰。君加○君。音喜密。為。音多免。思祖○思。音於毛比。積。音都毛留。白。音志羅。雪遠○雪。音由喜。散波○散。音知羅須。今。音計。朝乃○朝。音左。峯乃○峯。音密念。春。音波留。風。音加設。死時。年六十三。

原元辰。号總右衛門。秩三百石。步卒將。此云足輕頭。其臨終有和歌。曰。曾與利○曾。音加念天。君秃○君。音喜密。母秃尓○母。音波波。使知秃○。二音志羅設。無人。音比秃。○人。急。音以祖具。死出乃○出。音天。山。音耶麻。路。音密知。直清讀元辰此歌。知元辰之母存。猶及赤穗之難。曾勸其子以義。而此時已亾。故元辰臨終之歌云爾。不然。何捨父而獨及母乎。死時。年五十六。

間瀨正明。号久太夫。秩二百石。大監察。死時。年六十三。

小野寺秀和。号十内。秩百五十石。京師知邸。此云京都屋敷留守居。秀和在京。好學禮。見師儒。聞赤穗之變。棄家累赴之。京師人聞赤穗衆報仇。皆曰。秀和必在其中。果然。其臨終有和歌。曰。今波○今。音以麻。早。音波耶。言乃○言。音古秃。葉。音波。種毛○種。音具左。無加利計利○無。音奈。何乃○何。音奈尓。為秃天○為。音多免。露。音都由。結羅無○結。音無須不。死時。年六十一。

間光延。号喜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此云馬廻。其入吉良氏第。箋題和歌。繫之槍干。其歌曰。都。音密耶古。鳥。音秃利。

來左。音以言音秃古問。音秃波無武士乃。○二音毛乃乃婦。有恥二音知阿留。二音波
世秃波。○知耶○知。世。音與。音志留。不知耶。○二音志羅須。友人酋地伯孜曰。此事風流可以
娩美平忠度旅宿之歌。而義氣慷慨則過之矣。其巧拙固不足論也。死時年六十九。
礒貝正久。号十郎左衛門。秩百五十石。比弓銃毛將。此云
物頭。並初赤穗侯之訃至。國衆方議保守城不下。正久
與片岡高房相謂曰。我二人者。受先君恩特厚。不殺
吉良義英。雖死將不瞑於地下。謂城中士。公等死於
城。我死於仇。行止皆殉國也。公等勉之。乃去赴東都。
及明年夏。從吉田兼亮。請良雄。奉盟約。卒以報仇死。

果如其言。直清謂。礒貝片岡二子。觀良雄初議在保守以死。故獨以後仇自任。可謂壯矣。其後良雄之策。亦出於後仇。是二人咎之也。然始終與良雄等合謀。不敢急於踐言。先衆輕發。志在必成其謀而已。若二子者。可謂善用其勇矣。死時年二十五。
堀部金丸。号彌兵衛。秩三百石。以東都知邸致仕。死時年七十六。
近松行重。号勘六。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二十四。
富森正因。号助右衛門。秩三百石。行人。此云使番。正因爲人
豪健有材力。事母孝。與友信。又善俳歌。好賦。其攻吉
良氏也。見間光延槍干有箋曰。豈輸君乎。亦題俳歌

一首著槍。其歌曰。飛比。音秃入天。○入音古無。手足毛。○手。音天。不停。
二音多麻羅奴。霰。音阿羅禮。哉。音加奈。良雄使正因與兼亮報事仙
石氏。亦不辱命而還。事見前。其就囚細川氏使者。令更
衣。衷女袒服。傍人皆有怍色。正因曰。此母所賜也。願
無易之。聞者哀之。其在囚中。逢元旦。有歌曰。今日。○毛
二音計不。春。音波留。羞。音加波志都。○羞。不容。二音羅奴。加寢。音念。卧。音志。不
哉。音加奈。或曰。正因嘗從赤穗侯在東都邸。有事告急赤穗。選用正因。赤穗去東都九百里。正因不脫
佩刀。乘轎日夜更夫以馳。三日三夜至赤穗。衆皆驚以爲鳥不如也。死時年三十四。

潮田高教。号又丞。秩二百石。掌封境圖籍。此云國繪圖役。死時
年三十五。
早水滿堯。号藤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四
十。
赤垣重賢。号源藏。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三十五。
奧田重盛。号孫太夫。秩二百石。掌軍器。此云武具役。死時年
五十七。
矢田助武。号五郎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
二十九。
大石信清。号瀨左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二

十七。

片岡高房。号源五右衛門。秩三百石。近侍主務。此云近習用人。高房臨死語傍人曰。某寡君僕也。馬前執兵以從寡君。擢自行間。廁之士器。賜祿命職。與群臣齒。今並坐自殺者。多爲赤穗世臣子弟。而執謂馬前之僕。乃與此等人同辱　朝命以死。不亦榮乎。顧無以報寡君知遇之恩耳。乃流涕不已。聞者爲之泣下。死時年三十七。

以上十七人。賜死越中守肥後侯邸。

大石良金。号主税。良雄子。母石東氏。但馬豐岡人。京極氏老臣石東源五兵衛女。自幼岐嶷。如成人。年十四。有赤穗之難。與二弟從父至京。明年。良雄遣妻及幼兒於豐岡。託外舅石東氏。召良金於前。語曰。人生十五。曰成童。始學。今汝年及此。吾願汝留意於汝父之言。人道莫大於義。義莫重於君臣。汝父受國恩至厚。義當爲先君死。汝雖未仕於國。親受君祿。然其生長於家。有衣食之裕。有僕隷之從。自享奉養之安。優游歲月之間。汝之私國恩也。亦已大矣。汝獨不念以此時捐生而有以報先君於地下。吾勸汝死。父子之情。非不自傷。顧人誰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千載。孰若以義死。流芳百世。此吾所以愛汝之深也。汝若不聽吾言。當從汝母歸豐岡。徒以相從於此。無爲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雖某亦知大義之分。寧忍忘主棄親。自爲禽獸之行。而莫之恥乎。願與大人共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殉國之義。良雄聞其言。哀其幼而志壯也。泣下曰。汝能如此。誠吾子矣。是歲九月。良雄使良金從小野寺秀和大石信清等東行。至武州河崎驛。去額上髮。乃

頎然一丈夫。和俗近世。皆剃去頂髮。獨留兩鬢。至頂後會爲髻。平居露頂。無冠巾。幼年人少剃頂如月弦。別束額上髮。跨月弦上。屬之後髻。待年十五六以後。稍長大。剃去前髮。初爲成人。謂之元服。蓋假古冠禮之名而稱之。其實無加冠之事也。十二月。從良雄攻吉良氏。力鬭過人。衆不知義英所在。見室中有竇。窺其中闇然。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來曰。我身小。宜於入竇。直跳入其中。衆亦從之入。行地道數步而出。其勇敢如此。後木村貞行在松山侯邸。以此事語侯家之人曰。某等自始謀此事來。自分死已久。方臨事之間。明無愛身顧慮之心。然今而思之。何所遲疑。而不敢入竇。

乃爲良金所先。以此知人不獨有勇怯。勇亦有優劣。不相及也。死時年十六。

堀部武庸号安兵衛。金丸養子。不知始何姓。秩二百石。親從隊騎。初武庸仕溝口信州家。有故辭去。方流寓東都。依一朝臣家。會武庸諸父某與某人有怨。鬬於高田馬場之下。（高田馬場巷名。）武庸以身赴之。卒擊殺某人。扶諸父以去。都人聞而壯之。其後仕赤穗。金丸愛其勇健。養以爲子。死時年三十四。

中村正辰号勘助。秩百石。典書記。（此云右筆。）死時年四十五。

菅谷政利号半丞。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死時年四十四。

不破正種号數右衛門。本姓岡野氏。父曰治太夫。爲不破某所養。冒姓不破氏。秩二百石。親從隊騎。正種嘗得罪於君。去赤穗。寓居東都下數年。常自眷戀舊主不已。聞赤穗侯之死。大恨曰。自今以往。吾復何待。居常忽忽不樂。至明年秋。正種自東都至京。見良雄曰。某無狀得罪内匠公。然尚望他日得以贖罪自効。不謂内匠公一朝爲義英所搆害以沒。每一念至此。未嘗不痛恨大息。忽然忘生。如聞諸君欲爲先君報仇。某雖不肖。獨忍偷生苟免。願使某補行伍之闕。而從諸君之後。庶得以死報主。而謝過於地下。是諸君之惠也。良雄曰。子之志。有可哀者。然子爲先君所絕。而先君亡矣。吾無所承命而縱子復群臣之位。則是死君也。吾不敢。正種泣請不已。良雄嘆曰。子誠忠臣哉。吾東行在近。當以他日與子俱至泉岳寺。爲子請命先君之靈。然後可。正種遂以是年九月皈東都。無何良雄至。與之約日詣泉岳寺。正種朝服趨寺。良雄亦

朝服以至。戒正種無進。獨詣墓前。如當時啓事狀。乃言曰。舊臣正種自得罪以來。日夜戰懼。從臣求哀。臣察其情。言出至誠。不敢不白。言訖。却立久之。呼正種曰。來。君赦汝宿過。復汝祿位。正種涕泣拜謝。乃退。遂與衆赴吉良氏。（今按神崎則休筆記。先是岡野治太夫大岡清九郎井關德兵衛有故去國有年。聞赤穗之難。衆議保守國城。三人者介嘗自詣大石良雄。請與衆共死。良雄感其志。不許其請。直清疑此三人者首得罪赤穗侯。不破正種間光風亦連坐其事。同去國者也。然良雄許不破間二子皈義。而不許三人共死者。方守死城中之時。三人者自外來而皈之。嫌於招聚亡命包藏禍心。故卻之。若不破間二子。請共死於去國之後。則許之。固無不可也。然觀三人者。能請於前。不能請於後。其皈義之心。亦有

[不可信者耶。將三人者甘心以死保守。而於後仇之謀有不合耶。是未可知也。]死時年三十四。

千馬光忠号三郎兵衛。秩百五十石。親從隊騎。死時年五十一。

木村貞行号岡右衛門。秩二百石。親從隊騎。其攻吉良氏。冑內面縫著詩。而序之曰。君子疾惡之心。小人驕横之行。二者卒然相激於談笑之間。必有相害而不相容者。宜乎先君之逢鄙夫。而隕其身也。悲夫。惜有事殿中之日。不得自快於一擊之間。而身獨嬰法網

以亡。使鄙夫全首領於朝。以貽臣等無窮之恨。臣等以此憤惋欝怒。奮不顧身。必刺鄙夫。以報君仇。而尚忍訽抑志。以至踰年未發。非敢後也。時未至也。嗚呼。吾大父吉兵衛始仕霜臺君。受公子釆女君之遇。由是吾父総兵衛事前內匠君。甚見昵近。以至不肖某。繼事先君有年。雖不敢私。不次之寵。然因父祖之績。荷世祿之厚。以羪妻子畜婢僕。其沐君恩也亦已多矣。今也從同志義士。相與蹈白刃決必死。上有以報君主之恩。下無以辱人臣之義。豈非臣大幸歟。冀

[公家一作本藩。]

賴先君之靈。得義英父子首。獻之影堂。[和俗葬送。無貴賤皆用浮屠。既葬。託牌位若影於寺。寘諸佛堂龕中。]臣等所祈。在是而已。不勝欣躍之至。綴野詩一絕。以述其志。身寄浮雲滄海東。久懲恩義世塵中。看花對月無窮恨。散作曉天草木風。[直消。按此詩序原文甚爲踈淺。不成章法。蓋以和俗不解文法。自老師宿儒已然。無恠乎武人之拙於文辭也。然心口相應。一氣呵成。勇猛之志。自溢言外。由是知文以氣爲主。不可誣已。今并其詩增損改易。令可讀如此。]死時年四十六。

岡野包秀号金右衛門。秩二百石。無職。死時年二十四。

○附包秀父某亦号金右衛門。與衆同盟者也。去赤穗後以疾死。[世俗多襲父号。其事必在父即世之後。包秀父存時稱九十郎。至父死。因稱其号。以見繼父志之意也。]

貝賀友信号彌左衛門。吉田兼亮弟。出嗣貝賀氏。秩二十五石。管庫。[此云藏奉行。]死時年五十四。

大高忠雄号源五。秩百石。近侍祗候。[此云近習。]忠雄母寡居剃髮爲尼。曰貞立。寔小野寺秀和之姊也。赤穗之滅也。忠雄留母於家。適京。至明年九月。遂去京赴東都。貽母書曰。某兄弟所以違膝下千里而東者。一在復先君之仇。以雪公家之耻。一在明人臣之義。不辱父

官裁。作朝廷。

祖之名。此某宿昔心事。所嘗爲大人之道也。今後略
陳情素如左。當先君之時。群臣身居重職。被深恩者。
於今歷歷可數。其兄弟位昇分賤。非有恩寵以顯於
衆而大人老待㱥於家。使某苟全性命。隱居而終菽
水之歡。亦非世所指名也。然區區之心所不忍者。嘗
爲侍從之臣。朝夕執事先君左右。儼然其容。藹然其
言。至今猶在夢寐。不能忘也。且夫稟封侯之富。不顧
社稷之重。而自快於孱弱之吉良君。此必有大不可
忍者。意先君計之於心。熟矣。孰謂倉卒之間。舉事不

克。而身被刑戮。首足異處。雖命數之極。無可奈何。然
天下之可爲痛恨大息者。豈有以加於此哉。想先君
臨終之時。當自抱無窮之恨。寃結以絶。紆鬱膈臆。夫
誰告訴。某等每一念至此。未嘗不叩心絶氣。痛浹骨
髓。竊謂先君於是不爲無過。何者燕饗非擅兵之日。
公庭非爭鬬之地。此二禁者。先君兩犯之。豈以忿
忿之故。不暇自顧於此耶。　朝廷罪之以法。固當矣。
故某等謹以城邑。上入於　官。視去國如去傳舍。所
以謝先君之過。服　官裁之義。不敢自比逆亂之徒

鈞命。作朝廷。　台。作朝。　台墀。作闕。

雖然。先君非病狂喪心之人。實以有深忿積怒於吉
良君。寧與之俱亡而不悔。嗚呼君仇如此。而爲之臣
者坐而視之。不以死報。可謂國有人耶。但以大學君
幽囚於家。廢舉未可知。日夜庶幾　鈞命少貶吉良
氏。以爲大學君之地。然後命之爵位。賜之土田。使之
有以繼先君之後。則是先君身死而家存也。苟使社
稷不亡。宗廟之祭不絶。先君之靈。亦將有所依賴而
安矣。如某等之徒。退而自殺可也。自逃山林以俟死
可也。是故隱忍不發。以曠時月之間。身處困辱而不

辭。蓋其心在於存社稷爲重也。自大學君安置之命
下。然後某等失望　台庭而其復仇之謀始決。夫國
之興廢。有命存焉。事之反覆。未易測也。使天悔禍我
赤穗之國。大學君之興不可知。然某等竊見　朝廷
處置已定。先君之祭。絶於今日。至此而猶曰有待焉
云者。此但爲偷生苟免之計耳。衆或謂令當共詣
台墀。乞爲先君立後。不可。然後死於仇家。未晩也。
此議亦不爲無理。然堂堂　朝廷大号一出。加於天
下。不應更以寒士之言反之。且有請而不得　命。因

幕府。作朝廷。

老貴人。作朝貴。

爲復仇之舉。是讐　幕府也。恐其於事無所輕重。適足以貽淺野氏之禍耳。此某等所爲先君復仇者。豈有少望　朝廷之心哉。以盡忠所事也。然　朝廷追罪某等。以大逆無道。収其父母妻子。致之於法。人臣之義。亦所不辭。自始謀事之日。嘗有一策以獻大人。他日如有緩急。大人以平生之言自處。不至先事自裁。萬萬所望在是爾。嗚呼言及此。使人爲之惕息。精爽飛越。然使大人悲哀憂沈。如世婦女。某兄弟亦方寸迷亂。喪失其所以爲心。頼大人之賢明。嘗勉某兄

弟以義。其言曰。汝等上無負爾君。下無辱爾先。吾復何悲。某兄弟夫復何心。能不欣躍。生則勇氣有倍。死則魂魄以安。此皆大人之賜也。豈非不幸中之大幸歟。在此擧與秀富言而樂之。（秀富忠雄母弟。小野寺秀和養爲子。）自古兵之勝敗。在勇怯。而不在衆寡。某等與仇家相遇。其以寡破衆也必矣。況某年三十一。秀富年二十七。包秀年二十三。（包秀姓岡野氏。忠雄姊子。）是三人者。皆以興盛之年。加之兼人之勇。先登力戰。無不摧陷。誰敢當我鋒者。其視仇人几上肉也。將取此老貴人之首。爲閻王之

贈。以耀金簿之觀。（金簿言閻王廳下。有黄金鬼簿錄泉客也。此等鄙俗之語。武人好道之。下文事佛營來世。亦效此。武人未必信浮屠之言。但平素不學無識。溺於俗習。自出此等之語耳。）豈不快哉。願大人無以爲慮。但所悲者大人老遭困厄。煢煢獨立。遑遑安往。奈何有子如此。而使母爲無告之人。某等不孝之罪。亦已大矣。然士不幸而遇君親之難。不必爲君。不必爲親。惟義所在。故其急於爲親也。或有去官棄職。竊負父母而逃之。寧得罪於君而不悔。其急於爲君也。或有滅親覆族以赴國家之急者。雖絕父母之命而不恤。其所以然者何。亦以所謂

義者不可違故也。此大人所素通知者。豈煩某一二言之哉。大人既剃髮爲出世之身。宜朝夕事佛。務營來世之謀。以消今日之哀。遇良辰佳日。步行詣寺。亦於節宜其氣爲宜。時飲食。謹疾病。日夜自愛。以終天年。岡野氏姊。（忠雄姊。適岡野氏者。寔包秀之母也。）及甥女阿專等。（阿專包秀妹。）大人幸以義教之。不令過哀。某乳母亦煩大人相勉。無以某故自損。嗚呼言有盡。而情無盡。今當永訣。臨紙涕泣。不知所云。（此書原文以國語爲之。今取其意譯之。獨恨無左丘明太史公之筆力以發之爾。但其所謂人臣急於爲君。絕父母之命不恤云者。不知所指爲何等事。若謂人臣爲君

守禦。其父母爲敵獲。不遑恤焉。則猶之可也。然先儒不是趙苞而非徐庶。蓋以父母天性之親。雖國事之重。亦莫之奪也。但受君重寄。安危所係。宜其權輕重。而審處之。不可以一途槩論耳。今詳忠雄之所言。其語意似謂人臣奉君。有不得已。加害其父母。若本朝源義朝。及近世北條氏臣松田左馬助之徒。此害天倫。賊仁義之甚者。忠雄豈以爲人臣處變之道當然耶。蓋良雄忠雄之徒。皆武人無學術。唯知宗武田之術。習孫呉之兵。故其所見之鄙陋。麤俗如此。亦可惜也。然近世士太夫。立人之本朝。徒知懷居貪祿而已。至於伏節死義。則視以爲度外之事。往往皆是。今赤穗以蕞爾之國。其俗有氣槩。尚名節。故其臨終言志。一曰所謂義者不可違。一曰唯此不易生者不可忘。亦足以見平生所存矣。嗚呼宜哉。其能全大節。而名稱於天下也。豈徒然哉。而其所見之鄙陋麤俗。則姑置而無論可也。死時。年三十二。

以上十八人。除附祿人。下效之。賜死隱岐守松山侯邸。

岡島常樹号八十右衛門。原元辰弟。出嗣岡島氏。領會計。此云勘定頭。死時。年三十八。以下秩祿闕。

吉田兼貞号澤右衛門。兼亮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九。

武林隆重号唯七。近侍祇候。隆重之先。朝鮮人也。不知何姓。其所居之里曰武林。文祿中。豐臣氏有事於朝鮮。隆重先世爲我師所獲。其子孫遂爲日東人。始以先世所出之地爲氏云。赤穗義衆攻吉良氏。手刄義英。此人也。其囚於毛利氏。有詩曰。三十年來一夢中。捨生取義幾人同。家鄕臥病雙親在。膝下奉歡恨不終。原詩第二第四句。不成文理。今更裁要其意如此。自殺時。其相者。曰榊庄左衛門。毛利氏臣。一擊不殊。凡隕首以一擊爲度。不然重苦其人。以爲不勝其任。隆重僵前。顏色自若。乃起坐顧謂庄左衛門曰。君徐之。庄左衛門曰諾。聲未盡。首已隕。見者感隆重臨死閑暇。又稱庄左衛門雖失於前。能詳於後。相傳以爲美談。死時。年三十二。

倉橋武幸号傳助。近侍祇候。死時。年三十四。

村松秀直号喜兵衛。守廳。此云廣間役。赤穗既亡之後。剃髮隱於醫。自稱曰隆圓。以妻子來居東都下。衆方攻吉

良氏。秀直慷慨赴之。乃作歌曰。命爾毛。○命。不易二音以乃知。音加衛壹遠。○壹。音忘奈波。○忘。音爾隱天毛。○隱。奴。比禿都。音倭須禮。逋計。音加倶禮。此遠。○此。無。○逃。音音箇箇。乃加禮。死時。年六十二。神崎則休筆記中。載同盟士姓名。與此所載無異。但稱秀直曰入道隆圓。和俗既死用浮屠法。剃髮受法諱。亦有年老自免命名者。稱之。曰入道某名。近世業醫者。多倣此以爲常。今秀直剃髮改名。蓋亦以醫自晦者也。

杉野治房号十平次。近侍祇候。死時。年二十八。

勝田武堯号新左衛門。無職。死時。年二十四。

前原宗房号爲助。掌金銀出納。此云金奉行。初良雄在京師。使宗房及神崎則休先詣東都。謀仇家。明年。良雄等

相率而東。以二人爲主人及其擊仇前一月。則休令宗房畧記國難本末。以貽故鄉族人。至其分注逋逃臣姓名行事者。則休自爲之。其志將明節義。正汚名。以愧後世爲人臣失節者。亦豫讓之心也。而木村貞行又跋其卷後。以述二子之志。名曰赤穗同盟傳畧。世或傳焉。死時年四十。

間光風号新六。光延次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四。據則休所記。光風亦與不破正種同以罪去國。及辛巳之難。來從父兄赴義。不知世所稱良雄爲正種告墓者。光風亦共之耶。

小野寺秀富号幸右衛門。秀和養子。本姓大高氏。與其兄忠雄。皆秀和妹子也。秀和無子。以秀富爲後。無職。死時年二十八。

以上十人賜死甲斐守長府侯邸。

間光興号十二郎。光延長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六。

奥田行高号貞右衛門。重盛子。無職。死時年二十六。

矢頭教兼号右衛門七。無職。教兼方成童。以父蔭舉爲内竪。後一年。國難作。良雄方與衆盟。教兼同父長助赴之。良雄哀其幼父子就死。謂教兼曰。卿年弱。仕亦日淺。不與盟可也。教兼曰。家君徇難。僕縱不仕。義不可獨免。况其仕國已一年。委質爲臣。無以異於諸君也。公豈少僕。謂不足與盟耶。請先諸君死。乃引刀自殺。衆遽止之。良雄泣下。與之盟。死時年十八。○附教兼父某号長助。亦與衆同盟者也。去赤穗後。以疾死。

村松高直号三太夫。秀直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七。

間瀨正辰号孫九郎。正明子。無職。死時年二十三。

茅野常成号和助。監察。死時年三十七。○附茅野某号三平。橋本某号平左衛門。亦皆與衆同盟者也。二人

獨患復仇事難成。欲急以死徇國。其去赤穗之明年正月十四日。三平先衆自殺。平左衛門亦尋自殺。直清按三平與常成同姓。豈其族人耶。常成去美作。來赤穗。亦疑假三平以爲主也。今并平左衛門附錄于此。

横川宗利号勘平。先驅士。此云步行。宗利爲人忼慨。常好勇。尚氣節。其赴吉良氏前一月。與故人書有曰。平日自許以天下之健者。唯某等爲然。今也忽念死與公等別。意氣戀戀。不覺涕下。顧平生自視爲何如人。乃做兒女子之態。然臨別而悲。人之常情。以拔山蓋世之雄。猶不能無帳中之泣。豈可以此議天下之勇士哉。

若夫被堅執鋭。所當無敵。雖漢樊噲筑紫八郎君。八郎君謂源爲朝。吾未必遽出其下。況於吉良上杉之兵乎。願爲公等能壯天下之耳目。不至辱四方之遠聽。又列叙忠義負盟者姓名。乃嘆曰。嗚呼狗鼠之輩。何足道哉。但恐吾徒既死之後。此輩更相壎箎。以鹿爲馬。自掩己負國苟免之罪。而乃公然誣某等。以爲匹夫匹婦之爲諒。此吾所恨也。故且録于此。使公等知之。又曰。方今四國無鋒鏑之恐。上下相安。君臣相樂。而我內匠君獨以一朝之故。棄捐百年之歡。身僵兵刃。禍及社稷。使人至死猶不能忘情於此。悲夫。某等事主於太平之日。方欲以奉觴獻壽。而忽與禍會。相從泉下。雖不能無區區遺恨。然有生必死。縦某等以壽終於牖下。亦不過享三四十年煖飽之樂。孰與施勇烈之譽於天下。明忠義之道於後世。身死名存。庶幾古人而無愧。某之愚竊謂猶以瓦石之賤。易金玉之貴也。尚何遺恨之有。故人幸有以察某等之意。此書原文以國語爲之。京師人或獲宗利親書者。甚珍異焉。直清嚮者從友人稻若水。借焉而觀之。墨色淋漓。手澤尚新。與世所傳者。大同小異。蓋當日並裁二通。以與兩家。而其文有小詳畧耳。死時。年三十七。

神崎則休号與五郎。監察。初則休與茅野常成。事伯耆守森長義。長義封於美作州。内屬宗室津山侯。後有罪國除。爲先驅士。有故去國。同至赤穗。赤穗侯聞之。嘉其有志介。不辱去就。召見二人。任用之。居無何有國難。二人死之。衆謂二人爲知己死。不愧古人之義。直清謂此一事。亦可見赤穗侯好士。又尚節義。其得衆死力。亦宜矣。死時。年三十八。

三村包常号次郎左衛門。雜事掌務。此云小役人。死時。年三十七。

附寺坂信行号吉右衛門。以侯家歩卒。歩卒。此云足輕。屬吉田兼亮部下。或曰。信行以弓手歩卒。屬原元辰部下。大石良雄嘗使信行授子良金射。直清以信行筆記考之。信行實爲吉田兼亮部下者。其屬原元辰者。矢野爲助也。非信行也。十四年。赤穗之難。信行聞衆議復仇。謂兼亮曰。某卑賤。敢與謀焉。顧受明公恩厚。義不忍獨負之去。願死生共之。兼亮感其誠意。請大石良雄。使信行與盟焉。十五年二月。從兼亮適東都。閒關崎嶇。與之周旋。一年未嘗相離。十二月。從衆攻殺義英。又從至泉岳寺。既而良雄使信行奉使藝州。事見前。信行即道上茶肆。更爲旅裝。乃行至藝州。大學頭長廣留之不遣。至明年四月

乃脱還。會赤穗義衆以二月賜死。信行詣伯耆守仙石久尚。自陳與衆同罪。願與斂死。朝廷以事既往不問。信行竟滅迹。不見於世云。信行自藝州還。爲羽田某拓植某。以國語錄十五年正月以後所履歷事爲一卷。其於吉田兼亮事最致意焉。而旁及餘人。亦畧錄之。終無一語以及己事。但其末有曰。吉良氏之役。某亦執兵。趨走於其間。有故中道別衆而西。不能與之共死。至今思之。以爲終身之恨爾。實十六年五月事也。直清按則休所記同盟姓名。以信行列書。不與於衆。及吉田兼亮等告伯耆守仙石久尚云。同仇四十七人。亦并信行數之。故朝廷量員分置四家。定以十七人屬細川氏。使其餘三家各受十人相當。而信行適在屬水野氏衆中。會信行使藝州。不在其斂。命仙石氏者少一人。當時監察官詰良雄。良雄曰。某命使事。非自逃去也。他日必至。吏遂依前令分配。以故屬水野氏者。獨九人而已。今以信行附其下。以見原數如此也。

以上九人賜死監物岡崎侯邸。

是日。令猪子左太夫上杉氏通家。丹波守荒川某吉良義英族人。以左兵衛佐吉良義周至公廳。此云評定所。伯耆守仙石久尚宣命曰。義周見父見殺。不能殊死赴救。爲子無狀。以義周屬安藝守諏訪忠虎。置諸其封邑信州高

島城下。忠虎遣家臣以義周歸居數日。送之信州。吉良氏至是家絶。六日有命流大石良雄等子十九人皆以幼弱若仕他家不與報仇事者。于伊豆海中。是曰大島。閣老但馬守秋元喬朝國城在甲斐谷村。傳命市井長越前守保田某。逮至司市局。此云町奉行所。吉田兼亮子曰傳內。年二十五。兼貞弟。間瀨正明子曰定八。年二十。間瀨正辰弟。皆仕中務大輔本多氏家。本多氏名政武。國城在播磨姬路。中村正辰子曰忠三郎。年闕。仕大和守松平氏家。松平氏名基知。國城在陸奧白川。村松秀直子曰政右衛門。年二十三。高直弟。仕長門守小笠原氏家。小笠原氏名某。

供奉官長。此云扈從番頭。其餘幼弱者。大石良雄子曰吉千代。年十三。曰太郎三郎。年二。主稅弟。皆片岡高房子曰新六。年十二。曰六之助。年九。原元辰子曰十二郎。年五。富森正因子曰長太郎。年二。不波正種子曰某。年六。中村正辰子曰勘次。年八。忠三郎弟。木村貞行子曰總十郎。年九。曰次郎四郎。年八。大岡藤右衛門養爲子。茅野常成子曰猪之助。年四。奧田行高子曰清十郎。年二。岡島常樹子曰藤松。年十。曰五郎助。年闕。矢田助武子曰作十郎。年九。或曰。前二年。父助武以作十郎託東都士人家。甚聰慧。主人夫婦愛之如子。及助武賜死。主人恐作十郎哀慕其父。戒家人。無以事告。作十郎畧已聞之。疑信相半。會司市遣

吏至其家。令出之。主人夫婦。親爲作十郎。結髮更衣。而告之曰。官命召汝。試視容儀。稠人廣坐。必謹應對。毋輕遽無禮如平生。作十郎曰。自我聞父死。自知不免久矣。今乃使我飾身如此。意官命下令公殺我耶。公願明告我。何欺我爲。主人夫婦聞之。相對流涕。乃相謂曰。悔吾爲人養此子。嚮者不養此子。安見此事乎。遂扶載輿。令家人送之。至府。既上堂。吏謂作十郎曰。汝雖幼亦脫佩刀。如法。作十郎默思久之。請吏曰。苟無害於法。願使我僕持之可乎。吏曰可。作十郎又下階呼僕授刀。然後升進。衆感其擧動安詳。不類幼年人。司市宜命已遣還之。自是皆屬其主人作十郎知父果死。日夜悲泣不已云。親族艱視無主人親族者。令比鄰合力収養。待年至十五。乃放流之如命。或曰。中一人母抱育寓本庄。官令里人賑卹之。無何其母先刺殺兒。而後己亦自殺以死。未詳指爲某人兒耶。或以爲原十二郎弟。未知是否。四月二十八日。遣吏監送吉田傳內等四人至伊豆。放之海島。乃還。

附節母義僕事

赤穗之難。近松行重奉其母以來東都。寓諸族人之家。而已僦舍其側。晨夕省視。及其攻吉良氏前一日。來告母曰。某等受國恩之深。大人所知也。義當死於赤穗。而尚不敢死者。欲且延生以謀殺仇而報先君之怨耳。今仇家適有可乘之機。衆議以時不可失。欲以明夜決死一擧。以果其志。身死固不足惜也。顧念

亘一作書。

供艱無主。以貽母憂。憂悴逼中。心神惘然。然使其偷生苟免。上負國恩。而辱父母之名。其於忠孝之道。兩失之矣。願大人緩哀自愛。母曰。吾老矣。且暮且死。幸聞我子死節。能與古人齊名。在我深以爲喜。亦何悲。但恨子不早告我。使吾不知相見無何。而以平生待子。自今視之。不能無悔也。行重曰。嚮使大人聞之。恐哀憐不肖。以損朝夕之歡。故不敢告。母曰。子之言亦然。乃起入房。久之不出。行重往視之。母已自刄以死。傍有遺言。告其子曰。吾恐子以老婦故。有所分慮。義氣不振。故先子死。以壹子報國之志。子其勉之。母敢

後衆。行重觀書。大慟哭。乃謂主人曰。吾窮阨無以續艱。適與母語及此。母聞之。有戚色。然吾不圖其有異慮如此。豈自悲其以餘生煩我。乃自殺耶。今悔之無及。吾將趨告親友。請爲助喪。待至明日。収葬之。子爲我護尸可也。遂留書託治葬事。并封金若干。置之尸傍。乃去。直清謂此與王陵母事相類。然陵母以死勉其子。立身以從創業之主。孰若此母以死勉其子。捐生以報無後之主也。由是觀之。其過陵母也遠矣。

片岡高房有僕。曰元助。自幼畜於高房家。執事甚謹。

高房去赤穗。放遣婢僕。元助獨留不去。從高房來東都。朝夕執薪水之勞。出入奉事。不遺餘力。視之昔日有加焉。會擊仇之日迫。乃召元助謂曰。汝從我困阨之間久矣。吾求仕東都。二年爨桂炊玉。囊金且竭。顧當今諸侯不聘士。列國不請客。仕路蔽塞。無人薦達。欲且遊歷四方。傳食親屬故人家以終年。今遣汝去。亦自爲治生之謀可也。所恨者無以報汝舊日之勞耳。元助曰。主何出言如此。某爲主家所生育。主之不幸。某之不幸也。何忍棄主而去。爲他家之僕乎。主所

往。僕亦從。織席捆屨。盡力自効。高房曰。汝志吾固信之。然吾今餬口四方。身且不容。不可并汝仰食他人。汝忍從吾言。亦所以愛主也。元助曰。奴隷衣食易足。請自食其力。決不以身爲主累。主在彼。惡與某同居。當就其側異居。但不離於主爲幸。三四强之不聽。觀其詞色。曾無去意。高房不知所出。乃陽怒曰。吾以汝久事我。不欲遽失故意。故詐爲好語遣汝。汝猶不寤。不得不以實告。自去年去赤穗。汝事我不如平生。吾亦自忌貧窶。處心不直。視汝所爲。無一可吾意者。故深厭汝而逐之。汝速去。元助聞之。泣曰。某事主十餘年。未嘗一日聞主怒言。而今如此。是某命盡之時也。乃趨而出。高房從其後。而往視之。元助欲自殺。操刃自當其腹。高房走而止之。奪其刃。叱曰。奴不忠。何欲自生紛擾。元助曰。願聽某死。亦主之恵也。某既爲主所棄。尚欲爲誰生哉。高房令隣人守之。自往招同盟士數輩來。具語之故。皆嘆曰。彼志可哀。盍告以擊仇事。令彼釋然。彼豈洩人言。以負信者耶。高房召元助與數輩同告之。且曰。此事當祕。不欲顯言。故託辭他

事。以遣汝。亦有不得已者。汝不怨。元助曰。辱以密事告下賤。非愛某深。能如是乎。嗚呼君恩之大。尊卑同之。某不負主。猶主不負公家。願從主生死共之。高房曰。大石君戒衆。皆單身赴會。不許以奴僕自隨。吾如違衆。是吾以汝故負信得罪於衆也。元助憮然曰。謹聽命矣。其所以請從者。盡忠於主也。潔己之名。而爲主招譏。亦焉用之。願事主無日。一刻千金。必待至期。送主之行而後去。及期元助待高房出。乃筐橘擕之。行至吉良氏門外。以俟主久之。衆殺義英呼譟而出。

元助見高房曰。果得仇人否。高房曰。汝在此。仇人已授首矣。元助曰。幸甚。諸君良苦得無渴。以檽㮛衆食之。高房趨之去。元助見高房赴泉岳寺。乃涕泣別去。不知所往。高房在細川氏邸。語及元助事泣下。肥後侯聞之。令人物色求之。不遇。

赤穗義人錄卷下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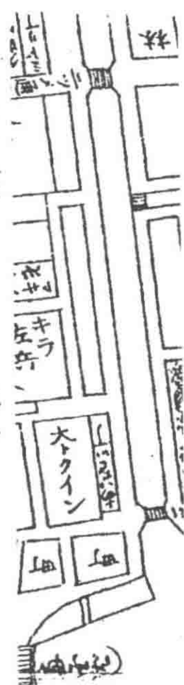
青山延光 著　杉原子幸 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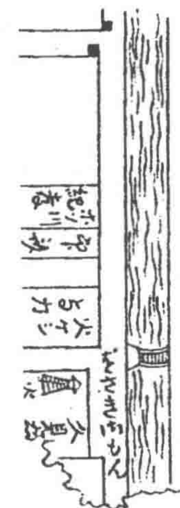
補正赤穂四十七士傳

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東京鉛排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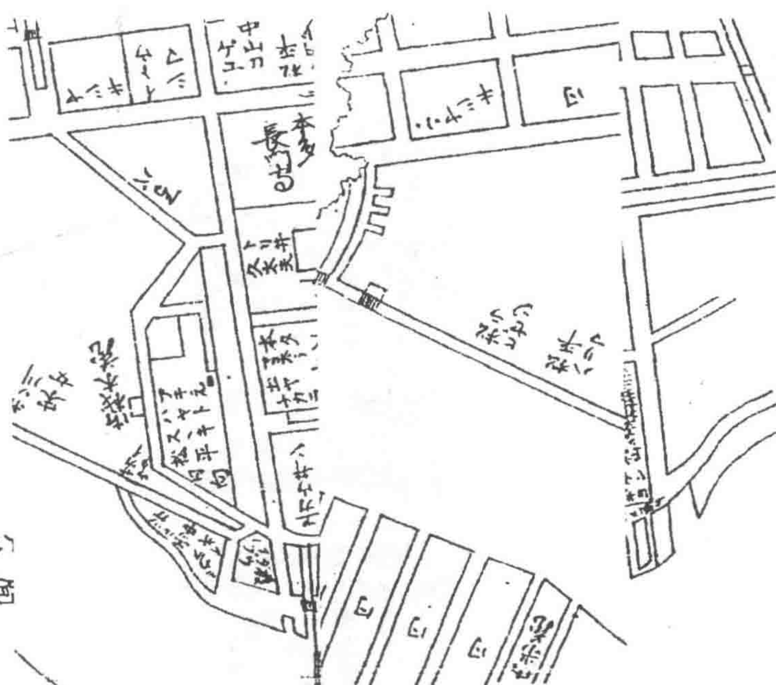
據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東京
鉛排本影印

補正赤穗四十七士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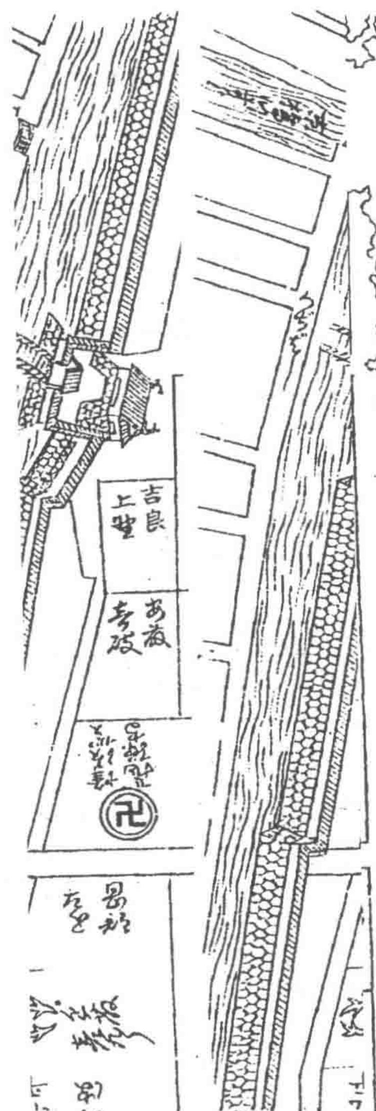

大トクイ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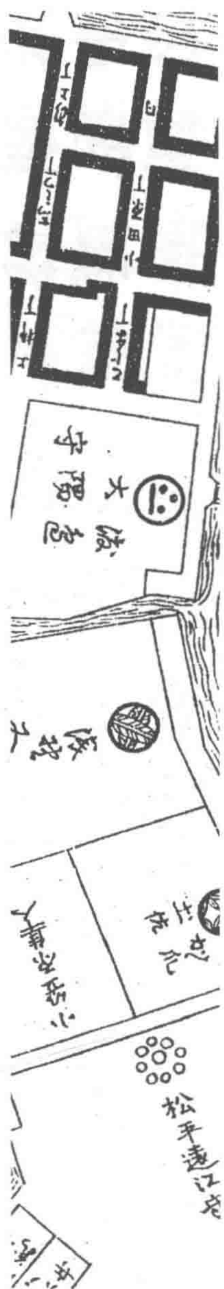







松平
相模
守
保科
弾正
池田
信濃


吉良
上野





赤穗四十七士傳補正序

王府君在時。余晡間侍酒。王府君陶然耳熱。必召家人於膝前。縱譚赤穗義士之烈。且曰。人而不尙義。則非人。如赤穗義士。則人中之人也。汝輩成人。勿爲人外之人。余時髫髻能記之。迨稍長而少解文字。好讀義士諸傳。每侍膝下必誦之。王府君收杯正襟肅聽焉。仰之眼底含涙。其重節尙義率如此。旣而王府

君一去騎龍。余常抱罔極之恨。爾來每思慈恩。必思義士之烈。講究其行實。竊以精通自負。且誇人。客至則譚之。客或有厭色。則曰縱譚義士傳。我家遺法也。人以爲痴。杉原夷山嘗講究赤穗義士傳。常聞余說。未嘗吐自說。余以謂。夷山服余。一日來訪。余宿癖弗克禁。肆然縱譚如例。夷山徐開口詰余說。一一指摘其蒙。使余辨無餘地。於是始知其該博高

識。爾來大服夷山。頃者夷山著四十七士傳補正。問序於余。余閱之。片言雙語。不揷自說。所揭悉古人之說而已。余頗怪之。旣而熟讀。始知其意之所在。夫義士去世不甚遠。其間諸說紛々。虛實錯亂。孰眞孰僞。使人往々生疑惑焉。夷山汎就諸說。可以正則正。可以削則削。可以編則編。故古人之說。即夷山之說耳。何衒博識立異說。以惑人之爲。顧義士諸

傳。坊間所行。千百何限。而未多見完好。得其宜者如此著。所謂鐵中錚々者非邪。但恨使王父君在世。則請一本於夷山。不誦之於膝下也。若夫義士之忠烈。而關其世道人心者。東湖佩絃二子有序說。能盡之。何待余之贅言哉。時在明治己酉之秋月序於芝高輪萬松山頂雲洞書屋

貢村　山田　立夫撰

過日は御來訪辱謝々々其節御相談相成候佩弦齋四十七士傳欄外附註餘程御進行相成候趣御勉强之段感服致候四十七士傳は佩弦齋壯年の作に候へども引證正確行文雄健義人錄に優り候とも劣り不申事に御座候義人錄は國枝氏の補註にて鳩巢の苦心も歷々相分り義士の精神面目も一層後世に永傳致候事に心得

候凡下御盡力の補註も國枝氏同様に世教を裨益候事多大の事に心得候是非ゝゝ御卒業相成り度候近來禪寂の性理雜博の考据浮誕の詞章續々世間に紹介され候小生如き頑物はかゝる時流物は所謂食はず嫌ひに候乍然四十七士の事に至り候へば閭巷の俗談稗史小説に至り候迄喜びて傾聽致候是れが小生の一種年來の病癖に候御印刷の上は壹部御惠投の程引領致候何卒速に御脱稿御出版相成り度御勸め申候

猶御惠贈を賜り候貴著修養談昨日快讀仕候御研究の點感心致候委細は拜芝の上御禮申上候右は不取敢如此匆々不一

十月十四日　越溪　豐

杉原夷山學兄

侍史

青山佩絃先生傳

先生名延光。字伯卿。通稱量太郎。號佩絃齋。別號晩
翠。晩稱夢春居士。父諱延于。爲水藩儒官。先生其長
子也。幼而穎敏。好讀書。不喜戲嬉。父憂其發病。叱而
使出於門外。與群兒遊。少焉而還。對几如初。頗有記
性。經史百家之書。一過不忘。能賦詩屬文。嘗著繼述
傳。其意蓋在繼承先志也。又著赤穗四十七傳。時年
十八。藩主哀公深愛其才。補彰考館編輯。後進爲總

裁。及弘道館立。烈公擢爲教授。賜俸百石。尋爲教授
頭取。與會澤正志提督文武教授之事。時藤田東湖
爲學校奉行。共翼贊一藩教化。先生爲公所重。常在
左右應諮詢。累進側用人。班馬廻番頭。文久中。藩中
黨起。屯於長岡驛。與渡邊某共討之。先是執政往諭。
却致騷擾。及先生往。黨人悉退去。慶應戊辰。黨人據
弘道館作亂。諸將出戰。先生奮然把長槍而進。適銃
丸過袖下。仆後列之士。先生神色自若。人服其勇。資

性寬厚恭謙。不與物忤。不與人爭。其在君側。縮縮焉
如不容者。公戲曰。量太素朴何不似其文章雄渾奔
馳乎。季弟延壽會與諸友結詩社。先生亦臨席分韻。
縱譚如常。餘人手不釋韻書。呻吟移時。僅賦一兩首。
先生徐曰。余亦就矣。乃口授使人書之。率爲長篇。上
巳之節。公嘗遊偕樂園。開曲水宴。近臣及彰考館文
臣。凡數十人扈焉。公命流觴於箕水上流。衆皆夾岸
菌草。引觴傾之。爭賦詩詠歌。公使先生及正志作序。

正志未就。先生援筆立草之。文字巧穩。如經宿構者。衆皆感嘆焉。大日本史之成也。公跋之。使先生起稿。豐田天功評曰。立論著想良史之才也。先生與東湖天功友善。東湖經濟。天功該博。然至文事。則推先生。叔弟延昌曰。伯兄下筆萬言立成。眞我家之蘇長公也。明治二年。徵爲大學中博士。敘從六位。明年九月歿。年六十有四。朝廷賞其能受家學。用力于國史云。所著國史紀事本末正續。南狩野史。佩絃齋文集之

外。有十數篇。其國史紀事本末。淸國文華殿大學士李中堂爲之序。參贊官黃某曰。日本國編年。別有六部國史。紀傳則有大日本史。紀事本末則有青山某書。史家三體備矣。夫國史則出於官撰。大日本史成數十人之手。先生獨力至與二史併稱。可謂得龍門之祕者矣。

先生著書等身。而其多行於世者。爲赤穗四十七士傳。顧義公以來。文物旺盛。人材輩出。崇學問。重氣節

夙唱尊王大義。既而時運一變。王室中興。群賢彙進。終見今日休明者。水藩諸士唱導之功。最居多焉。如先生四十七士傳。激勵其志氣。蓋非鮮少也。今也人心浮薄。風俗頽廢。殆有不忍言者。余深慨之。其補正四十七士傳。而開于世者。竊以有所私淑先生也。

杉原子幸撰

赤穗四十七士傳序

近古忠義之烈。莫赤穗諸臣過焉。而當時議論紛紜。雖儒生學士。或不復辨其義不義。鳩巣室氏慨然著義人錄。議論稍定。其功偉矣。厥後義人之名彰明較著。雖兒童僕婢。尚能飽聞而厭道。其相語稱義士。不問可知爲四十七士。稱四十七士。又不問可知爲赤穗諸臣也。然稗官小說。或傳謬誤之說。俳優雜劇。又從而附會其事。其名愈顯而其實

漸晦。余友青山伯卿。有憂於此。嘗輯舊聞。收遺說。著赤穗四十七士傳。其本末始終。鑿々可徵。而其忠精義氣。如嚴霜烈日者。凜々赫々。照映乎簡冊之間。可謂名實俱顯矣。蓋伯卿之功。與鳩巢相先後。而叙事行文之力或軼焉。夫士不幸處臣子之至變。顧綱常何如耳。誠能成仁取義。俯仰無愧於天地。則跡之顯晦。於我何有。抑自天下後世而觀之。一言一行之美。猶不忍使其堙滅亡傳。況若赤

穗諸臣之忠義之烈乎。嗚呼當時仕赤穗之君。食赤穗之粟者。何止四十七人。升平百年。廉恥稍喪。一旦變起倉卒。鳥竄獸奔。恬不知怪。是義人所以痛恨深惜也。今者距赤穗之事。又復百餘年。風俗之變。曷可勝言。世之讀斯傳者。苟能尚友其人。尚論其世。又能察伯卿之用心有所因。以觀感興起。則其有補於名教。豈淺々乎哉。伯卿徵余序。余甚喜其盛舉。不以其不嫺文辭。而辭之。云爾。

天保甲午之冬　　水戸　藤田彪

序

張子房爲韓報讐。古今所稱。而其所用。則不過一力士。其器則不過一鐵椎。可謂微矣。然以此鼓盪正氣。震駭天下。若霹靂下擊而巓崖擢破也。若春龍奮蟄而天地晦冥也。若洪濤皷怒而山嶽搖動也。英風烈節。凛々乎不滅。眞足以激頑而立懦矣。厥後數百年而隋有沈光麥孟才。爲煬帝報讐。蓋後乎子房者。僅有此而已矣。前乎子房者。亦僅有

一豫讓而已矣。其至誠報國。前後如一。而事之不成。亦前後如一。然其所以奮而不顧者。以天地之大義不可廢。而其所以振耀古今者。亦以此歟。我 神國風俗之美。冠絕宇內。忠臣孝子。照耀簡冊者何限。應仁以降。海內分剖。亂臣賊子。熊據鶻視。風俗之衰壞極矣。然忠臣義士。亦未嘗絕。逮乎我 東照公。殲鋤亂賊。灑掃疆土。迺崇尚正學。奬勵節義。培養扶植。涵漸浸漬。百有餘年。而有赤穗

大石氏之事。其忠義之盛。超世無儔。可謂偉矣。延光嘗讀義人報讎二錄。考其所爲。蓋子房諸人以至誠決之。大石氏以至誠忍之。惟其決之也速。是以不成。惟其忍之也堅。是以克成。成與不成固不論也。然大石氏能忍於痛憤不可忍之日。而調馭剛銳不能忍之人。以發於持滿之後。其用心之苦。有不可勝言者。而其超軼古人。亦不待論。乃參據諸書。以作之傳。又作四十餘人傳。以附於後。嗚呼

一國有難。而無一忠臣。謂之一國無人。天下有變。而無一忠臣。謂之天下無人。天地之大義廢也。今以赤穂之小。而有人如此。益足以見　國家隆盛。正氣滂沛。則其英風勁氣。所以激頑而立懦者。蓋

　神國之光。非一國之華也。四海所慕。婦豎所知。何待此編。然吾將旁求廣集。以備史氏之采擇云耳。

文政己丑秋九月青山延光敍於礫川邸舍

目次

〔義人録〕義央以官由之高。居於高家之上。毎京官至。未嘗不趨陪其間焉。以是自矜其能驕人。而前時共事者。利其指授。則多賄賂以勝之。長短爲人。強梗不與屈

補正 赤穗四十七士傳

佩絃　青山延光　著

夷山　杉原子幸　補正

大石良雄 子良金

大石良雄、播摩赤穗人。藤原秀鄉之裔也。世食近江大石莊。因氏焉。○甲斐名勝志云。大石氏之先。甲斐大石村人。誤矣。莊枕湖。高山四圍。人多驍勇。經亂世

下。以爲己與義央。同執公事。不可私爲阿諛。未嘗請謁問遺。以取其歡。以故不相善。

（梶川頼照筆記）其後御白書院の方を見候得者、吉良殿御書院の方より來り被申候。又坊主に呼に遣し、吉良殿へ其段申候得ば、承知之由にて此方へ被參候間、拙者大廣間の方へ出で候て、角柱より六七間もあるべき所にて、双方より出合ひ、互に立合候而、今日御使の刻限早く相濟候義を、一言二言申候處、誰やらん吉良殿の後ろより、此間の遺恨覺へたるかと

而不被兵。後屬足利氏。應仁之亂。闔族戰亡。有小山久朝者。大石氏之同族也。其父曰大膳大夫。事足利持氏。列士報讐錄 持氏敗死。結城氏朝奉其二子。據城。大膳大夫從在城中。城陷死之。結城戰場記。報讐錄 久朝落魄居京師。莊民迎以爲嗣。冒大石氏。後爲織田氏所滅。久朝玄孫良信事豊臣秀次。秀次敗。屏居大石。生內藏助良勝。即良雄曾祖也。

聲かけ、切付申候。其太刀音は、強く聞へ候得共、後に承り候得ば、存外切れ申さず、淺手にて有之候。我等も驚き見候得ば、御馳走人の內匠頭殿なり。上野介殿是はとて、後の方へふり向き被申候を、又切付られ候故、前へ向きて、逃んとせられし所を、又二刀程切られ申候。上野介殿其儘うつむきに倒れ被申候。其時我等內匠頭へ飛かゝり申候。吉良殿倒れしと、大方途端にて、其間合は二足か三足の事にて、組付候

報讐錄 幼時爲浮屠弟子。然不欲。披剃逃至江戶。事采女正淺野長重。元和元年從長重戰於天王寺。獲首級。義臣傳、本朝諸姓系譜 後爲國老。食一千五百石。及長重子長直。改封赤穗。從焉。祖良欽襲稱內藏助。父良昭稱權內。早死。○良昭母鳥井氏。左近忠勝女。彥右衛門元忠孫也。忠勝子忠豊仕我藩。良雄將復仇。贈畫軸爲別。今藏於家 良雄年十五。襲祖祿。稱內藏助。事采女正長及內匠頭長矩。爲國老。性

様に覺へ申候。右の節、我等片手は、内匠頭殿小刀の鍔に當り候故、夫れとも押付すくめ申候。其内に近所に居合申候はし高家衆並に内匠頭殿同役右京殿なと其付ち候れ、其外坊主共見及候處に、居合候者共、追々かけ来り取押へ申候。

(徳川日記)元祿十四年巳年三月十四日
右之通被仰付之。
淺野内匠頭
吉良上野介え、意趣有之由にて、折柄と申、不憚殿中、理不盡に切付候段、重々不届至極に被思召候。依之切腹被仰付者也。

寛裕沈毅。不爲齷齪自用。報讐録、栗山愿撰忠義碑 時人罕能識也。長矩亦踈之。蘭洲頊語 雖在要職於事鮮預。報讐録。忠義碑 而良雄不以介意、常韜晦不露。人皆斥爲癡。頊語 元祿十四年三月詔使來江戸。幕府命長矩接伴。是日上野介吉良義央辱長矩於城中。長矩大怒手刃之。俄爲旁人所抱持。義央被創不死。長矩坐大不敬、即日賜死。國除。弟大學長廣遣

巳三月十四日
右之通書付、大目付庄田下總守え、相模守相渡之、田村右京大夫宅え、下總守遣、越、内匠え申渡之、則於彼宅令切腹、爲檢使御目付多門傳八郎、大久保權左衛門罷越、御徒目付磯田武太夫、松永小八郎、山尾助右衛門、石原彦太夫、諸越、則磯田武太夫令介錯、其外小人目付等相越候也。

(江赤見聞記)赤穗に、罷在候内藏助始、存念有之、其段多川九左衛門(四百石)月岡次右衛門(三百石)以兩人、御目付荒木十郎左衛門殿、榊原

人葬之泉岳寺。幕府命長廣屏居私第。遣使收赤穗城邑。時良雄在赤穗。聞變之日。會群臣於城中。來會者三百餘人。義人録 報讐録 良雄謂衆曰。主辱臣死。吾輩固當死。顧社稷雖滅、有介弟大學君。可以奉先君之祀。當是時。扶傾繼絶。責在吾輩。要當以死請幕府。爲先君立嗣。而幕府不許。則與此城倶亡耳。用事臣大野九郎兵衛曰不

采女殿へ、御憤之儀以書付申上る寫、

今度内匠儀不届之不調法之儀に付て切腹被仰付候。依之城地被召上候段家中之者共奉畏候。當日之次第、江戸に罷在候年寄共へ鈴木源五右衛門様被仰渡候趣、其以後士屋相模守様にて、戸田采女正殿淺野美濃守之被仰渡候次第、奉承知候迄御座候。奉相手上野介様御卒去之上にて、内匠切腹被仰付儀と、奉存罷在候處、追て上御沙汰承候處は、野介様御卒去は無之段、承知仕候。家

可。據城以請。是要上也。一得叛名。玷辱先君。將奈之何。良雄曰。不然。士所守惟義。士而無義。不可謂士。今臨大節。不以大義自任。逡巡澀縮。畏死苟免。無恥甚矣。天下聞之將謂。赤穗無人。此亦辱先君也。義人錄 大野遲疑不決。良雄反覆辨論者數日。大野不能從。良雄迺引奥野將監原元辰等議之。皆奮然曰。此城者非祖宗之所築耶。今

中之侍共者、無骨之者共、一筋に主人一人を存、御法式之儀も不辨、相手方無恙段承之、城地離散仕候儀を歎申候。年寄共頭立候ものも、末々を教訓仕候ても無骨之もの共安心不仕候。此上年寄共了簡を以、雖申宥候間、不顧憚申上候儀、上野介様へ御仕置奉願と、中儀にては無御座候。御兩所様以御働、御家中納得可仕筋立被下候はゞ、雖有可奉存候。當表へ御上着之上、言上仕候ては、城御受取被成候滯

君亡而讐不死。讐又不易報。則此城決不可去。若先君之後果不可立。則死於城可也。不得已而出城。則死於花岳寺亦可也。良雄壯之。花岳寺者淺野氏之墳寺也。堀部武庸筆記 元辰惡大野不義。叱而却之。堀部武庸筆記 堀内重勝聞書 良雄乃遣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於江戸。就受城使陳請。復會衆議城守。義人錄 大野倡爲逃計。衆多從之。報讐錄

にも遠慮候事、如何と存候故、只今言上仕候。以上。
三月廿九日
右之書付受取、三月廿九日[illegible]發足仕、隨分急候得ども、四月四日江戸へ着仕、然る所於江戸、兩御目付衆は發驚被成候故、江戸年寄どもえ相談、戸田采女正殿へ致持參候。
〔江赤見聞記〕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次右衛門、江府より四月十一日歸着持參仕候。戸田采女正殿よりの御書之寫、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以兩使書付被差越之候紙面之趣、家中之面

會者僅五十五人。良雄曰。藉令一國齊心。猶恐不能支一月。況今離貳如此。何以能守。不如待公使至以此意自陳。然後相與自殺城上以明殉國。衆然之。遂刺血盟誓。

義錄　八

四月多川月岡至江戸受城使既西。乃與藩僚安井彦右衛門藤井又左衛門謀。詣長矩外親采女正戸田氏定。致良雄言曰。寡君有罪伏法。臣等謹服命矣。但聞

々無骨之至に候。御當地無案内之故に候。内匠日來奉重公儀被致勤仕段は、各存知之事に候。内匠守家來中奉公之筋は、速に其地を引拂、城無滯被相渡候段、奉重公儀、内匠日來之存念に可相叶候間、不及申候得共、追々指圖之通に被相守之、早速穩便に被退候段、肝要之事候。此旨家中之面々承之、可有納得者也。
巳四月五日
戸田采女正判
淺野内匠家老中
番頭中　用人中
目付中　惣家中

訃之日。群臣以爲寡君賜死由吉良君之死。既而聞吉良君無恙。群臣皆曰。吉良君尚在。吾等何面目而出城。必死於此。臣等非不懇諭。奈田舍人不知國法。何然彼止欲自刃以殉國耳。非敢怨上也。願明府善處之。使衆情有所少伸。則臣將率衆而退。敢布腹心。氏定曰。不可。群臣不去城。適足累大學也。乃作答書。令二人還國諭良雄。

追啓。御當地に詰合之面々には、從最初右之段申談事に候。已上。

〔江赤見聞記〕戸田采女正殿江戸より、赤穗へ被差遣候戸田權左衞門へ、被下候御書之寫、

昨五日赤穗家老中より、多川九左衞門、月岡治右衞門爲兩使書付差越候趣意には、家中之輩一筋に主人た墓ひ、御法式之儀存志、赤穗之城離散之儀歎ヶ敷存候旨に候、此儀は御當地不案內故、一圖に存寄たる趣と、無餘儀事に候得共、內匠殿日來之存念、奉

精義錄。義人錄、報讐錄 長廣亦使二人諭良雄去城。二人還報。良雄密謂將監等曰。吾嚮戒二人。勿與大學君相聞。而二人不從。事已至此。若不去城。似有所咨稟者。大學君之禍不測。而淺野氏之後絶矣。爲先君效死。而不能全先君之後。安在其爲忠也。吾等今日之策。不得不棄城以紓大學君之禍。冀日大學君若得奉先祀。而吉良氏獲罪。則與

東公儀勤仕之事候得は、城無滯相渡し、速に退候樣、研要之旨、右之兩使え委細申含遣候。猶又爲納得、追て以印形之書面申聞條條、內匠頭殿家老中え此旨申伸候也。

四月六日　氏定判

戸田權左衞門どのえ

一采女正殿追て正木笹兵衞、荒渡平右衞門以兩使、又赤穗へ四月六日之御書、同十二日戸田權左衞門相渡之、並に自分之被遣候御書も披見に入る。猶以一類中へも被申越候趣、相

俱伏刃以殉先君。大學君僅得惠赦。而罪不及吉良氏。則直斬其頭以報先君耳。將監等從之。堀部武庸筆記。參取諸書大意 良雄乃會衆謂曰。有故更議輸城。諸君宜解去。既退從容諭衆曰。諸君去國。豈無死所哉。衆或曉其意而罷。報讐錄 然是後衆益喪氣。大野遂逃亡。義人錄、報讐錄 時公使將至。鄰國皆出兵境上備變。闔城恇擾。民庶騷然。良雄日與吉田兼

達申談事に候。以上。昨五日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兩使到來、被申越候紙面中趣、家來之面々一筋に、主人を存候段無餘儀には相聞候得共、備御當地不案內故と存事に候、尤伯達て、右兩使え如儀、中含候、奉重公儀、彌城無滯相渡、遠に被退候儀、內近日來之存念に相叶可爲本望候間、猶又此旨可被存候。右爲可相達如此候也。

巳四月六日
戶田采女印判
淺野內匠　家老

亮及元辰坐解舍。接見吏民。應對四方。簿牒盈案。剖斷如流。事無壅滯。城中賴寧人始知其有材幹焉。（報讐錄、忠義碑。瑣語）先是大野用事專務聚斂。怨讟紛然。至是良雄悉償長矩所嘗借財貨。國人大駭以爲國猶有人。（間田次筆）會堀部武庸等至自江戶。皆不服輸城之議。良雄徐諭之。武庸等乃悟而止。（堀部武庸筆記）及公使至。脩橋除道。候迎甚謹。自城儲

中　番頭中　用
人中　目付中
惣家中

四月十二日御城引渡究り候に付、采女正殿え之御請、戶田權左衛門へ申達候得共、猶又江月へ御受差遣す。

一筆致啓上候。今度當城引渡之儀に付、從采女正殿樣被成下御書、田中權右衛門、月岡治右衛門致持參、且又追て被成下候御書、戶田權左衛門殿より御渡被成、右何も謹て項戴仕候。度々發爲入御念被仰付出候趣奉承知、離有仕合奉存候。并に御爲趣

庫積。文武諸器。以至錢鈔租稅之微。具備文簿。莫不明較。（報讐錄、忠義碑）良雄見目付荒木十左衛門榊原采女於城上。具述淺野氏勳閥。請爲長矩立嗣。言甚切至。二人曰。諾。吾當爲卿哀訴。良雄退謂衆曰。吾固知公使之言不可恃以爲信。然所以不死於此者。以我心事未伸也。公使有以驗於他日矣。是夜二人招良雄。賞其擧措詳愼。尋還

を以、貴樣御口上に、九左衛門治右衛門に、被仰聞候通も、承知仕奉畏、家中之者共に、具に申聞候處、得心仕奉畏、段々爭元引拂申儀御座候。近々御下知之通り城引渡可申候。右之御請は、戸田權左衛門殿へ申上候得共、猶又御序之刻、宜御取成奉願候。恐惶謹言。

四月十二日

大野九郎兵衛在判
大石内藏助同
中川甚五兵衛
人々御中

右は釆女正殿御家來なり
右之通り御一家樣

江戸荒木遣人報良雄曰吾既踐前言矣。

義人錄

（補）〔江赤見聞記〕

四月十八日十左衛門殿、釆女殿、新左衛門殿、庄太夫殿、御見分に付、大石内藏助、奥野將監、田中清兵衛、間瀨久太夫罷出、引橋より二之丸、内藏助、將監御案内仕る。内山下屋敷は、清兵衛、久太夫御案内仕る。外屋敷は横目三人御案内仕候也。

内藏助、將監兩人御案内申候て、御屋形之内へ御入被成候て、金之間に御居り被成候節、御茶持出申候。其時内藏助罷出申候は、今度内匠頭城地被返上候に付、家中之者

方より、追々無異儀、御引渡可申旨、御判詞に候得共、内藏助始同志之者共、兎角御城離散之儀、無本意切腹之覺悟に相究申候處、多川九左衛門、月岡治右衛門兩使四月十一日に致歸着、於江戸之樣子申聞せ、釆女正殿よりの御書、并に江戸表之首尾口上書見せ申候處、内藏助始打寄致相談候は、右存念之之書付、賫て於大坂成とも、御目付中樣へ差出候得ば、能々に其儀無之、歸着之事、扱々心外之至候。又押返大阪迄指出候内には及延引候。其上釆女正殿よ

共、諸事無滯御引渡可仕候と、其段委細申含、其上内匠一類中よりも、度々被入念被申聞候に付、彌以騷動無之樣に申含候。内匠儀不調法之仕形に付、御仕置被仰付候段、とかく可申上樣無御座候。古釆女正儀は、權現樣御一統之以前より、臺德院樣へ御奉公申上、御代々蒙厚恩候處、此節斷絕仕候儀、一入殘念に奉存候。弟大學閉門被仰付置候、此者安否之程をも不存知、家中離散仕候段、安心不仕候體にて、於私共も不便至極に奉存候段、乍憚御察被成可被下候。大學御奉公相勤候程之首尾に、罷成候樣奉願候由申候。御四人ながら御返答無之、其座を御立被成候。夫より大書院へ御通被成候間、又内藏助罷出、右之趣段々申上候處、又何も御挨拶不被成候。大書院をも御立

す、段々御詮議に候條、此上は無是非候間、御城首尾能引渡可申、其上にて了簡も可有之候と申談、同志者共へ、右之趣申聞せ、夫より一圓に御城引渡之、裁判に取かゝり、萬端しらへ役に、益々相究め申候。最是迄も覺悟無之にてもなく、萬々一兩使之間違も有之、無是非は城引を渡候節は、餓に手つき申可と致了簡。

〔神崎則休絕纓自解〕大野九郎兵衛其氣獨而深姦邪欲也。敵人忠掩士幾。當此時。衆自身財。而偏謀爲延遁而已。果辛巳四月十三日。忘入

被成候。夫より段々御見分被成候て、御歸り之刻、御主關へ御居り被成、御茶など出申時、內藏助又罷出、再三恐奉存候得共、右にも申候通、內匠不調法仕合に付、御仕置被仰付候段、家中之者共、至極仕候得共、太學安否をも不見屆、離散仕候儀を、千萬私共へ、兎や角申聞候心底、無餘儀所も御座候を申候得ば、石原新左衛門殿、十左衛門殿へ御向、內藏助申分無餘儀事に候。是は歸府之上、御沙汰御座候て、苦かる間敷哉と奉存候由御申候。十左衛門殿被仰候は、成程內藏助申分、一通り尤に御座候と御申候段、內藏助申候は、御懇意之御言葉に付申上候間、何分にも御取成を以て、大學蒙御免目も御座候て、人前をも相勤、快く御奉公をも申上候樣に、可被成下候得ば、家中之者

倫之道。抱禽獸之性。滿眦貪寳而雖逐電。且遺孫友而捨之。周辛甚矣。

は、悉く安堵仕儀には御座候故、憚をも不顧申上候得ば、十左衛門殿被仰候は、罷歸候はゞ、御老中方へ此段物語可仕哉、采女殿如何思召候哉と、御挨拶御座候。采女殿にも成程尤との御返答故、十左衛門殿、內藏助へは申聞候は、右之通歸府次第、具に御物語可有之候間、御家來中へ其段可申聞由被仰候。內藏助何も忝奉存候由御請申、夫より段々御見分被成、侍屋敷迄に御御見分相濟申候。

何も御旅宿へ御歸被成候て、御目付衆より、內藏助被爲呼、今朝は於城中、顯之趣且又城內掃除等、入念申候に付踏事仕形無類之儀共感入候。右之段々、則今般以飛脚、言上仕候旨被仰聞候。家中之者共退散之先々居所之儀、留次第御目付中より、御證文可被下候。江戶方へ可罷越は、

女手形等迄可被下候。當地に住居之望候はゞ、是又願可
申上旨被仰渡候。

良雄遂往京師居山科。冒外家氏。稱池田久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密與同盟謀復仇。衆變名韜迹。東西往來。相爲耳目。外之人無知之者。（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初赤穂之滅。人懼其有變。（前車後語集）及良雄棄城去。人恠之以謂。義央必不得免。衆聞之或謂。物議如此。宜早圖。

〔赤城遺錄〕良雄の作とて本調子の廓景色の作歌に
ふけてくるわのよそほひ見れば、宵の燈火うちそむき寢の、夢の花さへ散らす嵐のさそひ來て、闇をつれ出すつれ人をのこ、これよその笹葉もなほあはれにて、内も中戸をあくるしのゝめ、送る姿の一重帶、解けてほどけてれみだれ髮の若褐のおぐしも、

之。良雄曰。吾輩擧事。固自有時。何憂時論之誼騰乎。（堀部武庸筆記）十一月良雄往江戸。謝荒木氏。（寺坂信行筆記、堀部武庸筆記）堀部武庸奥田重盛來。謂曰。請以明年三月爲期。不然。託言大學君。遷延歲月。僕深愧之。良雄曰。得時輙發。何必三月。武庸曰。僕請以三月爲期者。欲及先君忌辰。雪讐耻也。且不立期限。將何以奮。良雄曰。善。尋還京師。十二月義央

さすが、涙のはら〳〵と、こぼれて袖に、露のよすがの憂きつとめ、こぼれて袖に、つらき夜すがのうき勤め。

〔玉田太郎作筆記〕大石氏久しく山科に住居して、既に義士一起と聞候ゆへ、此所を立さらんとおもへども、永く住居の約束にておりし故、筋なく立退くと申しては、所のものを初め、他迄も疑可有之、第一吉良家よりの間者に、察せられん事も、心もとなき故、此村の地主へ、態々申しぶんをしかけ、それを言たてにし

致仕。子義固襲祿。武庸等奮然以爲幕府不復罪義央。可以擧事矣。遺書促良雄。良雄以長廣猶屏居。不許。衆或憤激。欲先良雄擧事。（堀部武庸筆記）明年春良雄遣兼亮統領江戸同盟。（堀部武庸筆記、寺坂信行筆記）且諭之曰。吾忍恥至今。爲大學君也。而幕府未有處置。吾必待之三歳。猶不獲命則決死耳。（堀部武庸筆記）又遣前原宗房神崎則休。詐爲商賈。伺察讐

て、立退べきと計りたり。所の法にて、他所より参居候ものへ、山科屋敷買切の事はならざる事を、地主へしひて買切置旨云かけしに、地主堅く不相成由云て、心外なる顔をして、久敷住居可致と存候處に、左様なる不自由の事なれば、永居も安からず候へば、立さるべきとて、夫より八幡の郷中、一色頼母殿領分に、越し、暫く足留し、其後伊勢國異津に、古大石津兵衛の同盟、き知音ありし故、津へ引越、農家の明家をかりて暫住居も、此所にて吉良家

家動靜。時彈正大弼上杉憲綱遣家臣守義央宅。嚴設警備。憲綱義央子也。良雄聞之。令宗房開肆義央宅側。以便出入。又聞憲綱使人伺。已乃佯狂昏亂。每遇人則曰。吾病且死。將及今樂餘生矣。（美人録）自是遊蕩無度。白晝披僧衣。携妓縱飲於市。或聚傭夫樗蒱。（報讐録、忠義碑）讐家聞之。防備懈弛。七月幕府命赤穗宗室安藝守淺野綱長錮

の機を伺ひて、既に義士一同に夜討の内通一決せし時は、妻子等は不便此所に殘置、壹人貳人つゝ、夜に人知れず立退けるとなり。妙海尼も山科より鹽津まで、大石氏非父に隨ひ參りけると云々。
〔赤城義臣傳〕四場の道場梅林庵を借りて、暫時の寓居とす。折柄菊屋彌兵衛といふ絹を賣る人、親しく出入したるが、此者に命じて、父子及び其外同志の裝束を拵へさせけるに、腹卷仕立の着籠、裏に萠黄の金襴を用ゆ。浮紋の裁付け、紅梅裏の黑小袖、羽織は

長廣於安藝。良雄於是決意復仇。而衆往
往失望。意氣沮喪。漸與良雄絶。良雄欲聚
同盟而東。同盟方散處近國。八月使貝賀
友信大高忠雄往而諭之曰。大學君今廢。
事不可爲。與卿等結盟無益。因悉還盟冊。
以試其誠僞。衆或責二人以大義。或有喜
色。良雄擇其忠純者。告以其計。皆相次赴
江戸。奥野將監等逃亡。十月良雄遂率同

黑羅紗を用ゐ、衽と袖覆輪とを白く大筋にして、頭巾の裏には、兜の鉢を裹み納れ、火事裝束をぞ模しける。父子の出立割符を合せたる如く同じ絹を以て之を製す。其外同士の着籠は、紅の布を裏に用ひ、裁付けを股引に代へたり。其外小袖羽織等、思ひ〱に地絹を異にしたれども、羽織大筋と、小袖の紅裏、頭巾の前立物等を以て、相印を仕ければ、模様を用ゐることは、四十餘人に至つて少しも違はざりけり。

盟至江戸。又變姓名曰垣見五郎兵衛。衆
日夜往視義央宅。按道途遠近。預定進退
部署之處。及其所以拒上杉氏援兵者甚
熟。義央適以疾遷上杉氏第。良雄擇衆中
少年分爲四次。毎夜往反吉良上杉兩邸
之間。以察人出入。（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録）會義央將招
客設宴。以十二月十四日還家。良雄急警
同盟。以十四日夜發。初良雄之去赤穗。竊

〔寺坂信行筆記〕霜月初比より、極月十三日夜迄、若き衆四組にて、夜廻り被致候。上野介殿屋敷より、上杉樣御屋敷迄往來方角を考、道二筋を心懸廻り被申候、夜半より入替被勤に、又外人を以、上杉樣御屋敷あや敷者も、差出入致候やと、夜廻致し、白銀塞に有之候屋敷へは、當分上野介殿御入候風聞故、實を見居度とて是又無油斷心懸申候。猶更上野介殿居屋敷は、裏門通近所に、神崎與五郎、前原伊助兩人、小見世を出し商人の體にて、被居候故發夜出入、心懸申候。あや敷もの出候へは、幾度も落着候所迄、跡より付、見屆申候。然共上野介殿屋敷へは、平生如何樣成儀にても、他のもの堅く不入申候故、右伊助與五郎も、内々樣子不存候。

〔堀内重勝聞書〕吉田忠左衛門咄被申候。

取長矩藏金萬餘兩自隨。人多汚之。而他日義擧之需。皆取資辦。至是爲簿具錄之。遺人送之長矩夫人許。以明無所私也。（義人錄、報讐錄）

（補）〔江赤見聞記〕

一筆致啓上候。瑤泉院樣、倍御機嫌能可被成御座と奉恐悦候。大學樣御事、藝州へ御引取被成候儀御座候得共、御氣毒可被爲思召奉恐察候。近頃不及是非次第御座候。其後は能指扣以書狀御機嫌相伺不申候。貴樣彌以無事御勤可被成、珍重奉存候。

一去冬得御意置候通、去春於赤穗預候御金、去年已來一儀之用事に差遣申候。樣子委細帳面に相認候通に御座候。去三月十九日より、金銀米之拂等、矢頭長助致勘定、委細帳面相認、人別に請取手形等取置せ申候。品々取集、此度一所に進之候。

一右之餘り、金去年六月四日より、拙者手前へ預り、山科へ持參仕、段々拂出し候趣、帳面に記置候。毛頭自分用事に仕候儀無御座候。委細帳面御引合候はゞ、御披見可被下候。小手形等も、一所に封じ置候。右之趣不苦候得ば、御序之節、瑤泉院樣え委細被立御耳可被下候。去冬貴樣え御約束申候付、書付品々此度進之候。大學樣江申上と存候得共、態と指扣申候間、御了簡之上、藝州

は、拙者は今度夜討に、表門より打入申候。奥座敷裏之方に被居へくと存じ尋候處、薮垣有之、聲隠之様成所にて、人聲致候處、垣をおし破り參候得ば、何者か陸數にはいろものあり。臺所より通る所と見へ候。圍之様成所を、兩所ゟせり込候處、相手方三人一所に居候而、皿茶碗炭俵など投付候を、十次郎拙者詰寄候處、一人は上野介殿と見へ、兩人其前に立ふさがりて戰ひふせぎ、殊の外働き申候を、漸打留申候。上野介殿も脇差を拔切拂申候處を十次郎鑓を付

え被仰上可然思召候はゞ、是又宜敷奉願候。

一右預り候御金之内に、瑤泉院樣御金之利銀、赤穗にて取集申候分、五貫目餘御座候。此段も去冬書面申候通、大學樣御出被成候はゞ、申上被進候樣に可仕と存罷在候得共、藝州え御越被成候付、無其儀、其上段々一儀之用事に不足申候に付、右之御金指遣候間、此金は私何も拜領仕候同意に奉存候間、何もへ被下置候と被爲思召被下候樣に、乍憚宜御執成奉願候。委細帳面に相認置候間、長助仕置候帳面に御引合、一々御覽被下候得ば、明白相知申事に御座候。

一御金帳之外、書付繪圖等、自然御用に可被成儀も可有御座哉と存、品々取集進之候。則目錄御引合御覽可被

申候。見候へば古疵も有之、白小袖を着候故吟味致し、上野介殿に極り申候。寝所に參り見候得ば、今方迄寝て被居候と見へて、蒲團あたゝかにて有之候。枕元に刀計り有之候。左兵衛殿は、長刀にて被出合働被申候處、手を負うて長刀其儘打捨退き被申候。夜明て彼長刀を見候得者、金かなぐに定紋打付、結構成拵にて候故、扨は左兵殿にて有たるかと、是も跡にて知り、残念に存候。逃去候者又は先方手出しせぬ者は、其儘を置候様にと、内藏助申付置候故、

成候

一隨光院へ附置候山之儀、私共京都出足已後、早此節少々不埒之樣子に及承候。住寺事不覺悟坊と、去年以來見屆候。寺中に誠首座と申候て庵主御座候。此坊隨分實體にて、山を致大切に、永々迄も寺に附置可申所存故、態に賴置候。若住寺より右之山證文等望申候共、卒爾に被遣候はゞ、彌不埒に罷成可申と存候間、其了簡可被成候。不苦儀に候はゞ、右之山之儀土佐守樣京都御留守居中、存知被居折節、住寺幷に誠首座えも、山之噂も御座候樣に仕度事候。永々迄御塋領御寺に附居申樣に、仕度御事に御座候故、申遣之。

一大野九郎兵衛道具之儀、去冬御物語申候通り、大學樣

其通に致居候。扨いづれも合図の笛を吹合せ、惣人數集り申候、若き面々早水藤左衛門抔弓の弦を鳴し、所々人の居そふなる處にて声をかけ、吉良上野介殿を討ちて、只今引取申也。口出合申さぬかと、一人ゞ呼り候得共、一人も出合者なく候。門の脇に家老の長屋之處、路次口見へ候處、板庇見へて、戸短く、内の明りも行燈とは見へず。蠟燭と見へ申候。早水藤左衛門と名乗かけて、矢二筋まで射込候得共、音もなく候故、其盛立退申候と咄被申候〔波賀清太夫覺書〕

え申上、御意次第に可仕と存候處、最早相伺可申時節無御座候。其上赤穗御城主被仰付候故、其儘差置候儀、難成様子に御代官手代より、内意承候に付、幸九郎兵衛困窮申、右道具之儀、手寄を以て所望願申に付、則願之通り差遣埒明候。右様子委細書付取集、是又進之候。

一 井上圖右衞門殿え紙包一つ、慥に御屆可被下候。大學様御金御武具等之儀申遣候。此寫も其元爲御披見遣之候。右爲可得御意如此御座候。私共此節京都に不罷有候間、此御報不及被下候。恐惶謹言。

十一月廿九日　　大石内藏助　判

落合與左衞門様　人々御中

（追伸略之）

兼て申合候通、逃候者又は女子共の頻、さわりに不殘成候はゞ、打捨不申、上野介殿首を掲げ候はゞ、其外左兵衛殿を始、見遁に可仕旨に付、彌人數衛付を以相改め、老人手頁等相助け、無緣寺まで立除候得共、寺内へ入れ不申候。依之兩國橋迄罷越何方ゟ茂、討手可發茲徇候問、此前處場にて勝頁可仕と申合、相待候得共、其儀舞御座候に付、船にて内匠殿、廟所有之泉岳寺へ可迄越と申合上を單候て、拔身

與同盟四十六人會堀部金丸舍張飲至夜分衆各就同盟僑舍在旁近者解裝更服會良雄於堀部武庸舍（參取寺坂信行筆記小野寺秀和書牘義人錄）衆皆衷鎖甲戴兜鍪著韋服如救火者狀擭擔弓槍長梯大槌從之各持小笛以爲號（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報讐錄）約曰事若不成縱火自刃（二老略傳）乃分衆爲二進至義央第前後大喊梯屋排門而進良雄自前門入子良

之道具雜印之布にて包み、持船を借り候得共、恐れ候て借し不申候故、無緣寺門前より御藏前船通り、永代橋八丁堀、稻荷通り、內匠殿跡屋敷前罷通り、新道筋松平陸奧守樣屋敷前より、高繩泉岳寺え罷越道筋、四五ヶ所におゐて被相尋候外、何之さわりなく罷越候。於泉岳寺內匠殿廟所え上野介殿首相備、何れも拜禮仕り、此上は歷々の首にて候得ば無禮無之樣に、出家中え申談、箱を借り差置候。

金自後門入。呼曰。淺野氏遺臣來報主仇。欲禦者出。擧邸駭愕。不暇禦。衆爭突入。奮槌破戶。聲如剖竹。家衆多竄避不出。比至寢室。義央已逃。衆以手試牀蓐微暖。皆曰。人去未久。急搜室中者數四。不能獲。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報讐錄。鳩巢小說。兼亮等聞側房有人聲。排戶而入。有三人亂擲磁器烏炭拒之。衆前後圍逼。二人翼蔽一人。奮鬪死。一人挺小

〔寺坂覺書〕

淺野內匠頭家來口上

去年三月、內匠頭儀傳奏御馳走之儀に付吉良上野介殿え、含意趣罷在候處、於殿中、當座難忍儀御座候歟、及刃傷、不辨時節場所段、不調法至極に付、切腹被仰付、城地赤穗被召上候儀、家來共迄畏入奉存候。受上使御下知、城地差上、家中早速離散仕候。喧嘩之節、御同席御差留之御方有之、上野介殿討留不申、內匠頭末期殘念の心底、家來共難忍仕合に御座候。對高家御歷々え、家來共挾鬱憤候

刀將鬪。間光興揮槍鏦之。武林隆重從旁擊殪之。衆疑其爲義央。乃驗其尸。著白襯衣。肩有刀痕。衆喜曰。得非先君之所手擊邪。良雄令光興斬其首。執門者問之。果義央也。參取義士書簡。堀內重勝聞書。報讐錄○義人錄曰。衆見廚傍有室。彷彿有人聲。外施金鎖。若人未嘗入者。衆曰。此有謀也。以斧破之。果有三人匿其中。衆喜曰。賊在此。乃趨之。相戒曰。試以鋤擊地。有陷穽不可知。衆輙入。其一人逆衆奮戰以死。一人走。一人縮首伏匿於什器之間。衆引出之。罵曰。鄙夫。汝知上野君所乎。知則告我。我赦汝。不然我殺之。不應。又問。又不應。間光興怒以槍突倒。如六十許人。著縞在中。皆曰。此豈

段、憚に奉存候得共、君父の讐、不可共戴天の儀、難默止、今日上野介殿御宅え推參仕候。偏に繼亡主の意趣迄に御座候。私共死後、若御見分の御方御座候は、、奉願御披見如是御座候。以上。
元祿十五年十二月
淺野内匠頭長矩
家來
（四十七人連名）

上野君邪。夫疵在乎。覩之。裸而覩之。果在。武林隆重手刃之乃吹號笛聚衆寺坂信行筆記衆喜極號哭。鳩巣小說索義固不出。良雄命以帛裹義央首。懸之槍竿。率衆而去。入無縁寺。寺僧不内。良雄曰。嚮去吉良氏忘覩火。恐致火災。貽禍鄰里。使人往灌竈爐義人錄遲明赴泉岳寺。預作連名狀二通。一則留義央外廳。一則途遣兼亮及富森正因齎詣大目付伯耆守仙石久尚請罪。義人

（堀内重勝聞書）高田軍兵衛と申者は、聊なから知行を取たる者にて候が、最初赤穂籠城之談之節は、壹番に進み候得共、全體不實なる者にて、今度夜討之一列に加り不申候。然る處上野介殿を討果し、泉岳寺え立退申時、三田八幡之前にて出逢申候。堀部彌兵衛申候は、我々如是志を遂、上野介殿を討取、只今泉岳寺へ立退申。是を見候得と、上野介殿のしろしを差付候へば、軍兵衛返答に、扨々いづれも御安堵可被成。私も只今三田八幡え社參仕、各樣首

錄報讐錄比至泉岳寺。讐家無追躡者。良雄請寺僧閉門。祭長矩墓。焚香羅拜。乃出長矩所嘗賜匕首擊義央首者三。衆皆拜泣。義人錄。介石記良雄使寺坂信行赴安藝以復仇事報長廣。寺僧引衆給粥。良雄在座。默然無言。寺僧望而畏之。少年之徒劇談無所顧。義人錄適有人因門者贈酒。問之則舊僚高田郡兵衞也。衆怒曰。鈍夫不足汚吾刃。請蹈

尾能御本望を被遂候樣所願仕候と申て、そこ〳〵に立別れ候。其後彼者酒杯を持せ、泉岳寺え參り、門番を賴み、內藏助以下へ悦び心にて、持參致候旨差出候樣何れもえ對面も致度候故、門を通し㒵候樣にて申候由、門番申聞候。若き面々是を承り、憎き奴幸の事也。是へ呼入踏ころし可申と申候を、內藏助とろにたらざるもの也。捨置候得と申候故、酒も其儘差返し、返答も不仕候。

殺之。良雄曰。殺彼何益。不受其贈可也。衆乃止。堀內重勝聞書 幕府召良雄等於久尙第訊狀。良雄應答如流。已而分拘良雄等於越中守細川綱利。隱岐守松平定直。甲斐守毛利綱元。監物水野忠之之第。良雄與兼亮等十六人赴細川氏。義人錄 報讐錄 綱利夜見良雄曰。卿等擧事。一何神也。今在我家。何待防護。然奉上之法。不得不然。卿等勿以

〔鳩巢小說〕天野彌五右衛門殿、先年大石內藏助、細川越中守殿御預之砌、態々內藏助に逢可申ため、越中守殿被參、則逢被申候、其節の挨拶に勇氣と申す物は、無分別の間より出る者の所、御自分方の勇は、少も疎忽無分別まじり不申段、感入申由被申候、尤之義と、新井氏感被申候私申候は、血氣之勇は、天野被申候通に候、大石なとは、血氣無之候故、疎忽無分別無之段、勿論の事と申候

〔明良洪範〕淺野家の義士、御仕置の事は、綱吉公にも、

爲意。乃令家臣中瀨豐長等善待良雄。堀內重勝聞書 堀書。豐長名據續畸人傳 豐長即十餘歲時報父讐者也。徂徠集堀內重勝聞書 一日幕士天野彌五右衛門來見良雄曰。世人之勇。盡客氣也。至子之勇。毫無輕躁之氣。不可及已。鳩巢小說。○明良洪範曰。長矩之斫義央。刀中帽緣。是以不甚傷。天野彌五右衛門嘗訪義央。請其帽觀之。笑曰。此活君者非鄙諺所謂帽邪。義央大愧。蓋嘲其無勇也 明年春常憲公語人曰。有國家者亦太苦心。赤穗諸士忠義激烈。近世罕儔。

甚以御心を勞せられし御事也。其年の二月朔日、日光御門主年始として御登城あり。御對顏の後に、御雜談の機に、扨々天下の政を乘ると申者は心勞なる者也。此度淺野内匠頭家來の一件、後世には珍ら敷忠義のものなれば、助け度存れ共、切腹申付れば道立ず。何ともいやなる者也と、上意有けるな、御門主には如何思召けん。何の挨拶も無りしと也。此等の事深き思召有ける由、かゝる御事をば知らずして諸人色々と議論するゝ事、恐れ有事也とぞ。

殺之固可惜。不殺則廢法。如之何。續明良洪範五。美談

遂以二月四日賜死。荒木十左衛門等來。

細川氏第見良雄。勞問如平生。深秘筐底錄 乃

傳命於衆。良雄再拜曰。臣等自分極刑。今

也賜自盡。死且不朽。荒木曰。幕府既罪吉

良義固無狀。褫祿錮之。良雄拜謝。堀內重勝聞書。深秘筐底錄 將就死。顧旁人曰。公命有聚徒結黨

之語。而吾等皆委質寡君。同志報仇。恐不

（德川日記）同十六未年二月四日申渡之覺

淺野内匠儀、勅使御馳走之御用被仰付置其上時節柄殿中を不憚、不屆之仕形に付て御仕置被仰付、吉良上野介無御構被差置候處、主人のあたを報候と申立、内匠家來四十六人致徒黨上野宅に押込、飛道具抔持參、上野を討候始末、公儀を不恐候段、重々不屆候。依之切腹申付者也

（妙海話）内藏助殿容貌は、いか樣の人に候哉と尋れしに、人のうわさに申傳へしごとく、色青白く中よりふきかたにて

可謂之朋黨。乃微笑而起。死時年四十五。義人錄。蘭溪見聞錄

良雄忠義天性。粗涉書史。酷好論

語。諷讀不倦。深秘筐底錄 嘗遊京師。受業伊藤

維楨。一日往聽其講書。時時微睡。及去衆

譏其惰。維楨曰。小子勿妄誹。彼非庸器。必

能堪大事。其見推許如此。先哲叢談。○案此說諸書所不載。未知是

否。然維楨極尊論語。而良雄亦好之。安知其不淵源於維楨也。姑待後考 性頗好畫。時

或揮灑自娛。又愛牡丹。嘗與所親書。評論

柔和に、つれに言葉少く、にこ〜〜としたる人也。たとへて申せば、富家の町人の家をしまいて、樂人になりたる樣にて只大やうなる人と申されし。〔近世名家書畫談〕大石氏の書に巧なるは世の知る所、更に云に及ばず。近き頃宮山先生の、其公に姫路に陪遊せられしに、赤穂に遊ばれ、佐古志浦の奥藤氏に逆へられ、四五日其家に淹留せらる。其雄氏の遺墨ならば、多く貯へ藏めしうちに二武齒讃と云ものあり。二枚なりの屏風の如き帖なり。右の

花品見者賞其風流。蜺岩集 少時嘗從山鹿氏學兵法。及學事。悉用其法。算無遺策。太宰純四十六士論 而進退以禮。恭敬辭遜。至死不變。有篤學君子之風。義人錄跋 初其在京師也。堀部武庸等與書曰。吾等既食先君之祿。宜死先君之事。至於大學君之存亡。非所宜憂也。今不爲先君報仇。而唯大學君是憂。天下其謂之何。良雄論之曰。今國家既滅。

圖は、源廷尉義經を、眞の着色にて畫き、鎧仕立と云甲冑にて牀几に倚り、左手にて弓をとり、右に軍扇を持ち、黑地に日輪を朱にて出せしなり。其讃に曰。源義經者。頼朝秀第也。季謀恐戰則勝之。攻則取之。本朝古來ノ無出其右者。采謀可謂暗合孫吳。壓倒韓白也。其事跡載在口碑。左は武田入道信玄なり。是も軍裝なれ共、甲冑は粗畧也。左手に料紙を持、右には筆を揮ろ像なり。讃に曰。

而先君之後未絕者。以有大學君也。大學君方屏居於家。而僕有所待者。亦以先君之後未絕也。當此時。吾輩一旦報仇。則上杉氏必將甘心於大學君以洩其餘忿。是使先君之後無遺類也。今爲先君報仇。忠則忠矣。然繇此絕先君之後。僕不忍爲也。堀部武庸筆記 及長廣錮於安藝。遂決意擧事。然深戒輕擧妄動。隱忍不發。竟能一擧而成其

武田信玄者。初名晴信。新羅三郎之後也。勇而用兵。破義清長時。而領其邑。與氏康信長相戰。而爭其地。世多稱其謀略。長尾輝虎其敵手也。

其手札は楷法渾撲なれ共、畫法の功力あるに及ばがたくとぞ〔鳩巣小說〕大石内藏助三男大三郎、京極甲斐守殿家老石束源五兵衛方に母と一處に罷在候所、廣島へ御引立被成候、京極家よりは侍被相添候、姫路迄被送之、廣島よりは、御使番佐々三郎左衛門迎ひに被遣候。姫路にて受取同道にて廣島へ參申候。內藏助先知の通千五百石被下、且家屋敷相應に被渡下候。一統につれも、御尤なる事、珍重なる事とて、吾一類を被召出候樣に悅申候。(小谷兄來書)

志。議者趨焉。掛酌諸書大意 良雄與衆遺言葬長矩墓側。府下聞之。往弔者塡湊成市。所遺戎具。人爭傳之。義人錄 報讐錄 天下翕然稱其誠節。一時文人或著論非之。春臺集。常山隨筆 而良雄之名益顯。其僑寓之地如山科。人猶呼其宅址曰大石屋敷。都名所圖會 幕府既賜衆死。流其子於伊豆大島。良雄三子良金。祖練。祖練據精義錄 良恭。良恭據淺野考譜 祖練爲僧。蚤死。良恭

稱大三郎。及常憲公薨。釋長廣還江戶。良雄及諸士子並自流所還。明年賜長廣祿五百石。正德三年安藝守淺野吉重召良恭授一千五百石。報讐錄 族人收良雄戎具。瘞之大石莊。樹碑其上。忠義碑 准后藤原公諱家熙 爲書其額曰忠義碑。澹泊集○橘窓自語曰。准后家司進藤長富。良雄姻戚也。良雄將東行。就借百金。長富不知其志在復仇。故不許。良雄乃託一櫃而去。及復仇。遺書辭訣。長富驚而啓櫃則盡遺物也。題云贈某某。長富大悔

〔江赤見聞記〕大石主稅辛巳之春、十四歲にして、此災難を聞より、死を一圖にして義にすゝむは、又幼少の少としておさ〳〵敷風情、誠に栴檀は、二葉より香し。打入之夜の働き、退口物振の見事さ、最期に父の事を忘ず。末期の一通を送り、暇乞を告げ、父の心を安ぜしめたるは、忠有、孝有、勇智仁、天然と備れり。

良金稱主稅。幼而爽邁有志氣。義人錄 良雄授以論語。深秘筐底錄 年十四。有赤穗之難。隨父至京師。明年良雄送妻及幼兒於但馬豐岡。託妻父石束氏。呼良金謂之曰。人生十五曰成童。始學。今汝年及此。吾願汝留意於汝父之言。人道莫大於義。義莫重於君臣。汝父受國厚恩。義當以死報。汝雖未事國受祿。然飽食煖衣。優遊歲月。是誰之

〔忠誠後鑑錄〕伯州問ふ。大石主稅はいつれぞ。うしろ座より、主稅私と申す。是へ近ふと有ろに付伯州前近く出ろ。歲は幾歲ぞ。十五歲に罷り成り候。列座の衆、内藏介に對し、前髮を取り、殊に大器量故、二十といひても、能き比となれども、聲は未だ童へ聲なり、能き器量と譽玉ふにより、内藏介は頭を傾けて、罷り在ろ。主稅其の方は當地へ始てかと、忠左衞門答今發始て召し連れ申候。亦訊ふ。其方兄弟ありやと。主稅私は嫡子にて、弟共は未だ幼少に候

賜與。汝獨不念捐生以報先君乎。吾勸汝死。實所不忍。然人誰不死。苟以不義生。遺臭千歲。孰若以義死。流芳後世。此吾所以深愛汝也。汝若不聽。宜隨母赴豐岡。徒相從於此無爲也。良金曰。大人何出此言。雖兒亦知大義之分。不忍棄父背君取不義之名。願與大人俱死。使天下後世有以稱父子殉國之義。良雄隕涕曰。眞吾兒也。義人

と云ふ。其時檢使衆情深き裝にて、今般の別離といひ、女性の身なれば、主稅母さこそ名殘惜からめと、三人の檢使衆、小袖に嚀あるに付、主稅差俯きて有之時、主稅上着の小袖膝切りに短き故、膝より下に、風流なる紅裏の染小袖見へしより若年の出裝光との玉ふ故、主稅申上る。古鄕罷り出候時、私母形見とて、此小袖持出、是はわが身小袖なる間、母に添ふと思ひ、大事の時の下着にせよ。陰けの睒りともならむ。構へて母は在ると思ふな。若し未練の沙汰

錄

一日良雄又謂良金曰。汝之初育也。先君親臨我家見汝。賜以佩刀。汝四五歲。召見問所欲。汝請賜馬。先君命出廐馬。令擇而取之。先君愛汝如此。其厚也。汝愼勿忘。良金益感奮。深秘箧底錄 無幾加首服。堀部武庸筆記。義人錄曰。良金赴江戶。至河崎驛加首服誤矣 十月與間瀨正明大石信清等先父往江戶。變姓名稱垣見左內。寺坂信行筆記 及襲吉良氏力鬪過人。室中有寶。

を閉せなば、冥途黃泉の恨みたるべし。限り有る日迄も、父に孝行を盡せとて與へ候と、謂ひも果ず、涙に咽びて、發出でず。檢使衆も忍ぶに餘る涙落ちて、よしなき事を帶れしと、後悔の色あり。亘暫も中座中凝て物音無りしが、主稅申やう、古鄕を出しより以來、母事は思ひ切つて候しに、御懇の御尋に依て、不忍於御前未練を顯し、面目も無御座候と申て、元の席に歸る。

其中闇黑。衆相視不敢入。良金從後至。直躍而入。其勇敢如此。義人錄 從衆至泉岳寺。及日午時。有人傳上杉氏兵至。良金曰。此必浮言也。彼若欲擊我。何待日中。良雄曰。然。但慮變者不當如此。於是衆皆礪刀。良金亦礪刀。顧寺僧曰。公等嘗入戲場觀木偶人鬪乎。上杉氏若至。吾輩奮鬪。不在偶人下。公等視之。亦一壯觀也。上杉氏果不

至。精義人錄 是日至仙石氏第。目付水野小左衛門問衆。孰爲良金。良金進曰。某在此。問年。曰。成童。水野曰。其聲與年相若。然甚長大。若壯年人。可謂奇男子。義人錄 因顧良雄曰。子有好兒。一座爲之飲泣。報讐錄 及衆就囚。良雄先往呼良金謂曰。吾不復見汝。往時所與言者。汝勿忘。良金曰。兒何敢忘之。已而良金與衆赴松平定直第。定直見

〔小野寺秀和手翰〕尚々、れまきも遣申候とかき候へと、さむさうに候儘殘し申

衆勞之。問良金曰。卿有母若弟邪。對曰。臣有母在但馬。有二弟皆幼隨母。臣自去京。唯讐是圖。不暇念母。今日始念之。哽咽久之。定直不忍再言而起。義人錄。參取介石記 一日或問良金曰。貴國之士。豈止四十餘人哉。其餘如何。良金曰。士人非不多。顧好酒者甚少。好諧歌者甚多。柔懦不足用耳。檜林雜話 良金適病。定直饋以美食。辭而不食。人問其

候。十一日のふみ、玄渓よりとゝき可申候。それに申入候通りの事にて候。もはやいふべきふしもなく、只そこ元のはゝ様思ひやる斗にて候。はさみ箱壁ツ、れまき、ふとん、上下、羽織其外の小道具たくしこみてしたゝめて、みのや太兵衛迄のぼせ申候。御うけ取有へく候。たんさくも遣候。大石主税十五にてせひ五尺七寸、よろづ是に相應の働。さてく珍敷事ゆえたんさくかゝせておくり申候。手も達者にて、幸右衛門、九十郎、新兵衛同事に心懸申

候まゝ、心易かるべく候。大へんなくば、又の便りも申聞せ申候。かしく
十二月十三日　十内
秀和
おたんとの
あふときはかたりつくすと思へとも別れとなればのこる言の葉

故良金曰。吾奉父教。不敢失墜以至死。則吾事畢矣。刃將在頸。何宜養口腹。且聞身體豐肥。至死極醜。所以不食也。江戸人説及賜死。定直與衆訣別。謂良金曰。卿母聞卿父子皆死。當抱無窮之悲。官法不許爲傳書有所遺言。具告執事。寡人令趨達之。良金曰。臣父誡臣。萬一有恩命寛赦。同盟吾父子義當自刃以殉國。汝若違之。吾死怨汝。今也賜死。最稱所望。雖獨念母不能忘情。然去京之日。自知無生理。與之辭訣而去。今復何言。明府哀憐至此。死不敢忘。定直爲之隕涕。左右竦動。死時年十六。義人錄

吉田兼亮　子兼貞

吉田兼亮稱忠左衛門。家世仕赤穗。深秘筐底錄兼亮軀幹魁梧。堀内重勝聞書彊敏絶人。寺坂信行筆記事

〔赤穗義士一夕話〕赤穗の變起るにのぞみて、隣國より何れも皆人數を出して、事あらん時の備とする日忠左衛門、足

輕を從へて城中を見廻る時、傭夫の中、一人不審なる者あるをよく〱見て、之を捕へんとしけるに彼者進みて曰ふ。我實は隣國の諜者にて竹井金左衞門と申者也。今已に見現さるゝ上は、我自殺せんと請ふ。忠左衞門笑ひて曰ふ。士たる者各主人のために忠節を盡すなれば、心を傷むること勿れ。某なども主君の爲めに城を守る也。今主君禍に罹り國家主なし城を去るも、命を受くるところなし。家臣たるものたゞ官使の至るを待て、主君の爲に殉死するばか

長矩。爲足輕頭。兼郡代。食二百石。赤穂分限牒 及國難作。鄰國皆出兵備變。一日兼亮率步卒巡警城中。會高松士竹井金左衞門詐爲傭夫。入城偵探。兼亮遇之路。熟視欲捕之。竹井進曰。我實鄰國諜者也。請自殺。兼亮笑曰。士各爲其主。何傷也。吾輩爲寡君守城。而寡君罹禍。社稷無主。受命何人而去之。臣子之分。但當待公使至。自刃於城

り也。某もし守禦のために備をなさば、城中の形勢などをば決して他人に親はしむることにはあらず。今は左に非ず。其許を強て禦ぐに及ばじとて、案内して見せしむ。竹井問ふ。同志の士幾人ぞといへるにより、懐より帳面を出して見せたり又問ふ。貴殿の御姓名は何と申さるゝと云ふに答へて、其許命を捨て諜者をつとめ、城中の樣子を主君に報ぜんと思はるゝ苦心をあはれむからに、我志を遂げさするのみ。我名はもとより名乘るべきいはれなし。其許も又

以殉寡君耳。我若爲守禦之備。則城中形勢。固不可使外人窺。今也不然。何必拒卿。廼導之周觀城中。竹井問同志之士有幾。兼亮取名簿於懷示之。竹井又問子爲誰。兼亮曰。卿冒死偵探。欲得事情以報其君。吾察其苦心。故成其志耳。我名固不得告人。卿名亦不欲問。且我既在鬼錄。何以名爲。乃書法號授竹井。送之出城。○讃陽盛衰記 本書載此

問ふに及ぶことにあらず。我已に過去帳にしるさるゝ身の上にて名のるにも及ばずとて、法名をしるして竹井に授け、やがて城中より送り出さしむといへり。

〔寺坂信行筆記〕吉田忠左衛門殿御事、午正月二十五日、播州三木町を被致出足云々。京都に滯留被致候。北野天神萬燈

事。不詳其名。但謂不出吉田富森礒貝三子之外。然兼亮之告土屋氏。語意與此相類。故今姑係之兼亮

明年春良雄令兼亮代己赴江戸。兼亮曰。願會同盟面相約結然後發。良雄然之。移書招集近國同盟。會議數日乃發。路過伊勢。禱於大神宮。及至江戸。自稱兵家。變姓名曰田口一眞。或稱篠崎太郎兵衛。倡率義衆。覘伺仇家。用心尤至。頃之人或傳上杉氏勸義央避仇米澤。兼亮聞之。每夜率

有之候に付、七ケ日立願して日參被致、則神前へ捧候詩歌有之候得共、江戸に而反古とも皆燒捨申候少々覺申候を懸御目候

松
百年の數をかされてわかみどり
なほ老松の千代やへぬらん

松
花さかぬ里はあれども足引の
山路に春の松そ色よき

梅
去年ことし年をかされて咲く梅も
わきて匂ひの猶ふかき春

梅

同盟伺其家。欲乘其出狙擊之。而義央不果行。良雄至江戸。衆復盟於其舍。兼亮書卷首曰。吾輩臨事部署。或鬪或守。要當齊心。即守門者何滅斬讐。守者勿輕動。鬪者勿沮縮。衆歎伏。寺坂信行筆記 將襲讐。兼亮遣人告比鄰土屋主稅曰。赤穗遺臣將襲讐家。恐駭動近鄰。然以義相許。武夫之常。君幸縱吾輩以成其志。主稅許諾。鳩巣小說 兼亮乃

かきくらし雪降り
つもる山里も
かきほの梅は
春をわすれす
二月廿一日京都御立
他の家中と申立、罷
通り候詠歌覺候は
二月の末に都を
出て逢坂にて
九重の霞をわけて
いつる日の
くもらぬ御代に
逢坂の關
さよの中山にて
夜をこめてこえ行
く旅の空なれや
しののめ惜しき
小夜の中山
たつた山こゆる
に無雙の景とて
われたにも三保の
松原富士の雪
心やそらに

卒衆入自後門。揮槍殺二人。寺坂信行筆記 衆索
義央不獲。呼曰。仇人安在。豈逃去歟。兼亮
厲聲曰。卿等徐之。天明不獲。終日索之。衆
復爭奮。途獲義央。鳩巣小說 而衆無識者。兼亮
曰。豈有卑賤之人而著白襯衣者耶。衆乃
知其爲義央。寺坂信行筆記 兼亮復遣人謝主税
而後去。鳩巣小說 良雄遣兼亮及富森正因持
具名書造仙石久尚。既而在細川氏邸。一

はろゝ白雪
清見か關
天のはら霞も
はれて清見潟
月をとゝめよ
波の關守

學知西村越溪翁。嘗
論兼亮。其所涵養。
多得餘姚學。以赤水
鄕談所記證之。

〔赤水鄕談〕吉田兼
亮は、聖賢の道に志
し、加東郡の郡代を
勸められしとき、自
ら陽明の傳習錄を寫
されしなり。松屋平
七といふもの、嘗て
泉州にて陽明の傳習
錄を買ひしに、不圖
も兼亮の寄へられし
傳習錄にて、卷尾に

日謂旁人曰。我身體頗大。他日就死。若得
以大布囊盛尸。不露醜態則幸也。吾至今
猶齎金者。將以充其費耳。死時年六十三。
堀内重勝聞書 兼亮有文學。好和歌。深秘篋底錄 嘗從
近藤源八學兵法。及國滅。源八不應義擧。
兼亮曰。吾將有爲。何暇擇人。乃就源八終
業。遂之京師。與良雄協謀。報讐錄 良雄愛其
誠愨。委以心膂。後赴江戸。每過古戰場。徘

貞享三年午春三月加東客舎にて寫すとあり。兼亮は風雅の道に心をよせられしさへ、其名の香しきにまして聖賢の道に志せしは、實に嘉はしけれ。

徊矚望。慨然賦和歌。或圖寫其地形而去。及擧事。規畫多出兼亮。衆咸服其精敏。坂寺信行筆記

子兼貞。

兼貞稱澤右衛門。從父在江戸。稱田口左平太。同死節。時年二十九。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録

原元辰

原元辰稱總右衛門。事長矩爲足輕頭。食

〔忠誠後鑑録〕城中諸士の異見各口々にて、曾て一致せず。其故は大野九郎兵衛籠城忠義の志なきに依て、臆病の輩、九郎兵衛に組して、忠死に不進、他に譲りて口を閉ぢ、已に於て願み詞を出、発に於て、原惣右衛門進み出て、座中を睨んで、居丈高く延上り云様、如此日相談極まらず、前に急難を拘へ、徒に時日を送ろ事やあろ。必死不同心の旁は、此座を御立あれ。さあ御立有間敷かと片膝押立、眼に角を立、異儀に及ばゞ一番に大野を刺殺すべき氣色に見えて、大音放つて詰かくろ。惣右衛門が思ひ切り

三百石。赤穂分限牒。義人録○深秘篋底録云。初仕近江守京極氏。從在江戸。會變作。元辰率部卒收詔使館什器。事出倉卒衆皆錯愕。元辰從容指麾。聚舟於道三橋運之頃刻而畢。觀者嗟賞。即夜馳赴赤穂告長矩死。堀内重勝聞書從良雄會議於城中。大野九郎兵衛建異議。元辰進曰。圖座服大石氏議。而子獨不服。今日之事何得曠日。子宜去坐。聲色俱厲。大野懼而起。其

たろ勢に辟易して、何の猶豫もなく、大野九郎兵衛席を立、次に番頭用人以下大勢席を立ちて退く。云々。誠に老年なりといへども、惣右衛門は、智勇備りたる強兵なり。惣右衛門が一言にて、籠城に定ると聞きて、我先きにと戰死の志ある由にて、大石に勢盟するもの、凡百八人とぞ聞えし。

徒皆避去。（參取堀部武庸筆記、堀內重勝聞書）良雄既去國、將赴江戶、適病疔不能發。乃使元辰先往。堀部武庸等素服元辰義勇、傾心謀議。數月西還。路詣大神宮禱焉。（堀部武庸筆記）是後元辰居大坂、兼亮往江戶、小野寺秀和徙良雄在京師。三人同心助良雄、義盟賴以堅。（義士書簡）再赴江戶、變名姓曰和田元眞、或稱前田耆藏。（寺坂信行筆記）死時年五十六。子辰正後仕安藝、食二百五十石、爲槍奉行。（淺野考譜）

〔啣人傳〕秀和の歌も數々見しが、復讐の折、あづまへ出立ときの歌、其妻への返事に見へし。あふ坂のとは

別れても又あふ坂とたのまれはたくへやせまし死手の山越

このうたのことなり

又しかの浦にて

古郷にかくてや人の住ぬらん

小野寺秀和 子秀富

小野寺秀和稱十內、祖十大夫始仕赤穗。父曰又八。（秀和書簡）秀和事長矩、爲京邸留守、居食百五十石。（赤穗分限牒）聞國變、不告家人、蘘甲赴之。尋還京師。（秀和書簡）良雄屢會其家。（良雄書簡）明年赴江戶、變服爲醫、稱仙北十庵。

ひとり寒けき
しかのうら松
都の空やう〳〵遠さ
かればとて
ふるさとの心あて
なる大ひえの
山もかくろゝ
跡のしら雲
日に〳〵時雨ふりけ
れば
別れ行く思ひの雲
の立そふや
けふもしくろゝ
東路の空
所々にてよむうたの
中にとて
より〳〵に都に歸
ろ旅人の
歐に洩れなん
身の行へかな
わすらえぬ都の
ともの面かげに
道行人を

或稱又四郎。寺坂信行筆記○慶長中有小野寺遠江守者。食出羽仙北。黨上杉氏而敗。見烈祖成績。秀和稱仙北氏。蓋有以也　與寺井溪。溪書曰。吾輩竭心義擧。忘寢與食。而仇家動靜。不過傳聞。以之擧事。固非萬全之策。然與其遲疑淹緩以沮義氣。曷若踊躍奮迅以決死鬪。至於成敗。當委之天耳。若夫前年以來。東西往返。隨事辦理。尋匿大坂。爲衆所倚者。原氏是也。遠來江戶。艱難辛楚。志不少撓。

たぐへてぞ見る
又その折歌の友たち
のもとへおくれろは
思ひ出は音羽の山
の秋ごとの
いろを別れし
袖ぞとも見よ
復讐のとき、各姓名
を金の短册に書きて
背につけたろ、此人
も同じしろしのう
に書つけしうた
わすれめやも〳〵に
あまれろ年を
へて仕へし世々の
君が情を
これは先祖十太夫よ
り、世錄の恩をよみ
しなり。赤穗より妻
への文にて
われら存の通りに、
御當家の始より、小
身ながら今まで百年

諸年少率皆剛鋭。不能忍。而能統率撫馭之。以有所待者。吉田氏是也。在京師則進藤小山之徒。號爲大石氏腹心。而彼皆一且遁逃。於是僕獨與大石氏率同盟而東。然則原氏結盟於大坂。吉田氏率衆於江戶。大石氏倡義於京師。而僕亦與有力焉。此數人者同憂共患。志氣如一。足下所知。然亦不得不爲足下一言之。義士書簡　京師人

御恩にて、おの／＼を養ひ、身あたゝかに一生をくらし候などみへし趣なり。また哀なるは、二月三日の文に、幸右衛門事も心安くおもひ給ふべし。我此うたにてあきらめられかし
迷はしな子とゝもにゆく後の世はこゝろの闇もはろの夜の月
死ぬへき、なれは、古郷も忘れたらんかとも思ひめさるべきこの歌此ころおもひつゞけしまゝ申入候
膳部にいろ／＼の春の野菜を出されたるを見て
むさしのゝ雪間も見へつ古郷の

聞諸士復仇。皆曰秀和必在其中。既而果然。死時年六十一。義人録 秀和好文學。義人録。深秘篋底録 從伊藤維楨遊京。崎人傳○義人録曰。秀和在京禮見師儒。蓋指維楨也 母多川氏年九十。維楨及子長胤作詩賀之。古學集、紹述集、母氏據秀和書簡 維楨生平未嘗作壽詩。獨爲秀和作。有孝萊孝思誰能識。膝下猶呼爲小郎之句。古學集 蓋重其人也。尤好和歌。雖流離迫蹙之際。吟詠不輟。風流醞藉。

いもが垣根の草ももゆらん
凡四十六士の詩歌連俳とて、此一擧をしろせるものにみへしは、大かた市井の間好事の者の僞作とおぼゆ。三宅氏もしかいへり。此老の歌右に擧る所は、其眞蹟の寫しにて、かへりて世間の小説にはみへぬものなり。猶眞蹟首あれともももらしぬその平日の歌も見し中に、時雨を
定なきそらとも見へす槇の屋にかならす過る夕しくれかな
炭がまを
やま風に雪げの雲を吹とぢて

有作者風。崎人傳 其赴吉良氏也。賦和歌曰。和寸禮免耶。毛毛阿抹禮流。騰志遠邊天。都迦閉志與與儂。錢美我奈佐計遠。秀和書簡。崎人傳 子秀富。

秀富稱幸右衛門。本姓大高氏。忠雄弟。母即秀和姊也。秀和子養之。秀和書簡 義人録 從在江戶。稱仙北又介。寺坂信行筆記 及襲吉良氏。秀富素聞其臣多好射者。直進入閤。斷其弓

煙短き
小野のすみかま、
老後の述懐
老ぬればよそになされていにしへを
語をたにも
聞人のなき
などよろしと見ゆ。つれにこれほどによまれたればこそ、心つかひの間にも意の達せるうたは出きけめと殊勝にこそおぼえ侍れ。また古學先生の文集に此毋氏年賀の壽詩あるを見れば、その下流をも汲れしか。この先生他の慶弔につきて、由縁なき人に詩をおくられしとは見へされは、しかおもへり。

弦。人服其敏。死時年二十八。秀和書簡

堀部金丸 子武庸

堀部金丸稱彌兵衛。亡其系出。爲人慷慨有氣節。寛文中因人請淺野長直曰。臣竊欲委質明府。而臣無他才藝。所學惟書。明府幸憫而祿之。長直以爲右筆。一日命之書。金丸辭以不能。有司怪而問故。對曰。臣雖微賤。累代仕族。唯臣不肖。無由求仕。然士之子而不能爲士。臣深恥之。嚮以書進者詐耳。臣自知欺罔之罪當死。然一日得爲士。可以見父祖於地下矣。所以欺君而不顧也。素志既遂。死自其分。請速賜死。辭氣壯烈。一座竦動。長直憫而釋之。金丸感其恩遇。深自淬厲。卒爲名士。明良洪範。長直據堀内重勝聞書。○本書爲長友誤通兵法。善用長槍。精義録。深秘筐底録長友

〔堀内重勝聞書〕或夜堀部彌兵衛能寝入て居たるが、矢聲をかけ被申候。丑之刻頃に而も有たるか、我等寝す番して居たるか、此聲に驚候。彌兵衛老人故、若き人に劣る間數との嗜にて、常々心張り居候故、寝入ても折々個様なる事有と咄被申候。彼仁はいつも敵後には、何れも御覧候へ。老人は足すくみ申とて、椽側に出てあなたこなたあるき被申候。

愛其勇。授三百石。長矩擢爲江戸留守居。堀內重勝聞書 居家節儉。常自洗馬。義臣傳 子某年十五。將手刃人。反爲所殺。其人逃去。金丸提刀追及斬之。恭取窓能須佐美二老略傳 及長矩死。金丸業已致仕。與子武庸倶預義盟。二老略傳 有大石無人者。嘗事長矩。與金丸相善。至是請預盟。金丸曰。卿子既仕他藩。而卿欲爲舊君報仇。可乎。無人乃止。與其子某倶伺

〔堀部武庸手翰〕舊冬被指上申候此度親父様御供仕、亡主之敵吉良上野介殿やしきへ討込申候

吉良氏動靜。報之金丸。後金丸在細川氏第。一夕既寢。忽作發矢聲。凡射遠者作聲以助其勢。謂之矢聲 旁人相謂曰。此必金丸也。金丸雖老。勇氣未衰。激勵至此。一何壯哉。堀內重勝聞書 死時年七十七。報讐錄。精義錄〇義人錄作七十六 子武庸。

武庸稱安兵衞。金丸養子。本姓中山氏。報讐錄 越後長岡人。其父事駿河守牧野氏。〇報讐錄曰。事信濃守滞口氏。坐事屏居終身 武庸驍敢重節槪。去遊

侍の道かやうなる時分、人に劣り申段、衆て御察し遊候通、弘におゐては、こゝろよくこれなき仕合故志しの面々、一入に命をなげうち申候。不慮なる御ゑんを以此年月數々の御高恩を蒙り奉り、御恩報申事も御座なく、御先立申段、一生の殘念不過之奉存候。是共に前生の御緣、御おんをうけ申御やくそくかと、今さら存あきらめ、中々口上にては御おんのほども申難しかたく、如是文五郎方へも申送り候。おきちことも、お前樣の御一生の御世話とのみ存上り候。

江戸學擊劍。一日舅菅野六郎左衛門姓舅來謂曰。友人怒我。尅期會鬪。我將赴之。請以家屬相託。武庸曰。舅將赴死。吾奈何坐受遺託。乃與俱至高田馬場。仇呼曰。單身決鬪。何須救援。菅野獨進。鬪須臾。仇二弟皆進。武庸怒挺刀突前。盤旋縱擊。斬其二弟。俄而仇奴從後來擊中帶。武庸轉身斫之。應手而斃。顧菅野及仇則皆已

名據報讐錄

文五郎事も、いかやうにも、身の方付致し申候はゞ、そりやくには致申間敷と存文五郎へも賴置候。一めう益樣へも、此書面の趣御傳遊はしよく御申上賴上候。一親父樣御石塔の通、私ことも、いかやるとも宜く遊ばし可被下候。御先立候まゝ、日比の御恩には、文五郎一仕合宜く、一日にても、御前樣の御快き御顏色奉見候樣に祈申迄に御座候。是のみ存詰、亡命仕候事にて御座候、堀内傳右衛門殿、佐藤條右衛門殿なと、文五郎事は如在もこれなき

被數創困乏。即截仇頭。扶菅野至某侯別墅。排墻而入。有邏卒詰之。武庸具告。卒曰。創甚不可活。令自盡可也。菅野遂自殺。卒感武庸義勇。爲買棺斂尸。助武庸權窆之。武庸復過鬪處。路人環觀如堵。武庸混衆中觀仇家來收尸。路人己下據報讐錄　仇父見屍血狼藉。流涕曰。四人同死。猶使豎子生還。何也。武庸繇此知名。金丸愛其勇。欲子養之。

様に預置られまゝ、私と思召一入御とゞれも遊ばし可被下候また／＼くはしくも書取、せめては筆にてなりとも、御恩の御禮申上置度存上られへども、何とやらんしろすくとく跡先のやうに罷成られ而、心底ほど書取かたく、誠にそりやくの様に存ながら、一生の御暇乞迄如是御座候。かしく

十二月十四日　ほりへ　やすひやうへ

しん上　母者御人様　人々

武庸辭曰。吾不欲冒人姓。金丸乃白長矩曰。主君聞高田之鬪乎。武庸勇烈無比。臣既喪男。欲養以爲子。而彼不肯冒異姓。然臣必欲得奇傑之士以供國家之用。願使彼稱其本姓以嗣臣家。長矩許之。武庸曰。君臣好士乃爾。吾何敢辭。乃許諾。居三年。武庸歎曰。於我足矣。始冒堀部氏。金丸大悅。白之長矩。長矩歎美。二老略傳○報讐錄曰。武庸因金丸求仕。金丸薦之長矩。久不見擧。謂武庸曰。金丸無子。子必欲仕。何不爲吾嗣。武庸曰。請謀之所親。金丸作色曰。子不能自決。勿復言。武庸謝曰。冒姓獲祿、非我之志。而君之於我必有所取。請得稱我本姓。金丸可之。即席結爲父子。注載。一說又異。窓能須佐美曰。武庸學槍於某。寄食其家。一日舅招武庸謂曰。我與友人決鬪。汝勿助鬪。我以妻子託汝。武庸曰。舅行矣。幸力鬪決勝。明日舅赴鬪處。仇率十餘人來。擊傷其額。武庸從後至。以身翼蔽。呼曰。卿等且待。當爲裹創。乃裹創俱鬪。殺八九人。餘皆逃去。金丸聞之。直至其家。謂曰。我無子。欲養勇士爲嗣而未得其人。今聞子勇名。必欲養之。而無媒人可託。故自來請子。子幸體吾意。勿拒吾言。武庸許諾。精義錄義臣傳所載。亦大同小異。今不悉註。及金丸致仕。襲二百石。爲馬廻。赤穗分限牒。義人錄。居江戶。赤穗分限牒。及難作。擧邸惶駭。

不知所爲。武庸與奧田重盛高田郡兵衞潛謀復仇。而邸中莫能應。廼俱馳至赤穗。見良雄請守城。良雄曰。大學君諭令去城。我不敢違命。三人曰。大讐未死。奈何棄城。幕府若無後命。寧餓死於城耳。今擧城畏死。徒受人使令。不可謂國有人矣。良雄曰。固也。然我既許人。決不變約。三人乃與諸人議守城。皆不從。既而良雄諭之曰。捐軀

〔先哲叢談後編〕廣澤以學擊劍於堀內源太左衞門。與赤穗堀部武庸爲同門。情交尤篤。武庸以扶助復讐於雄司谷之亦。其名高於世。當其襲吉良氏邸之先夜。赤穗遺臣大石良雄等四十八人皆會源太左衞門家。廣澤爲武庸。避其奴僕。獨趣離筵。齋鷄卵數十箇。良雄在樓上。武庸及其他之士五人。與廣澤傾盃酬暢。武庸以廣澤所贈鷄卵。碎破之曰。明夜碎破敵首亦如此。廣澤壯其言。武庸道往。慷慨激昂。坐若無人。廣澤口吟一絕曰。結髮僉奇士。千金

報國。何必今日。宜爲後圖。三人乃悟。尋還江戶。居頃之。三人憤良雄持重。屢遣書促之。言甚激切。良雄每諭止之。武庸等不服。然衆皆從良雄議。武庸廼謂重盛曰。大石氏之議與我異者。僅擧事之緩速耳。今姑屈意從之。而忍於不可忍之日。亦豈非勇乎。乃止。武庸筆記 變名姓曰長江長左衞門。武庸筆記。寺坂信行筆記 武庸素與細井知愼親善。至是

邪足言。離別清無盛。膽心一劍存。武庸涙下數行。謝交誼之厚。廣澤又拭涙相互致慇懃而別歸。廣澤既與武庸別。竊恐不復其志。懸念而不已。果至其明夜。自四皷至八鼓。自登屋上數回。婢奴門生皆就寢。無敢知之者。時十二月十四日。月輝淒涼。爽氣殊甚。獨妻某氏。睡覺訝問曰。良人何以至深夜屢登高乎。廣澤曰。窺天象瞻星躔耳。猶坐燈下讀書。至向鷄鳴。始就寢焉。蓋先是武庸告廣澤以報讐。若不獲志。焚燒吉良氏邸。四十六人均自殺於焰煙中故也。

具告其計。二老略傳又錄良雄等書牘以贈知愼。細井知文武庸筆記跋良雄既至江戶。將擧事。作具名書。有君父讐弗共戴天之語。武庸密問知愼曰。點竄經文。無乃不可乎。知愼曰臨文不必拘泥。一日良雄與衆會武庸舍。知愼亦來訪。袖雛子以贈。武庸與衆破之曰。吾獲讐人。亦如是卵矣。明夜遂復讐赴泉岳寺。路過知愼家。叩門謂之曰。仇既報

及東方既白。有挨叩門月者。廣澤遜起迎之。武庸全身染血。高呼曰。宿志既途丁。同志之士。今將之高輪誓提院。辱平生之交誼。誠生別限於此。又不發一言。挨走而去。廣澤佩刀。不邉著裕。跳追至永代橋。四十六士遜橋半。而僅與武庸及所而識士五人。永訣而歸。

矣。言訖而去。初知愼聞武庸等有事不成縱火之約。夜屢登屋望之。終宵不寐。二人之以氣義相許如此。二老略傳○續畸人傳大高忠雄事蹟誤死時年三十四。義人錄遺言贈臂鎧於知愼。武庸嘗與知愼倶學劍於堀內正春。二老略傳正春名據精義錄正春所謂劍客四傑之一也。笠澤筆塵金丸亦嘗從正春學劍。係此與武庸善。遂子養之。二老略傳而武庸言語書法。皆類金丸。

人以爲奇。（堀內重勝聞書）同盟之士。出於正春門者凡七人。武庸尤著。（二老略傳○重勝聞書曰、有膽氣。嘗遊長崎。單身縛三盜。武庸從弟佐藤條右衛門方衆襲讐。扶金丸至仇家門外）

間光延　子光興　光風

間光延稱喜兵衛。其先出自近江蒲生氏。父左兵衛殺人避仇赤穗。淺野長矩召之授祿。（深秘箧底錄、左兵衛據精覈錄）光延爲人謹愼寡默。（堀內

重勝聞書）事長矩爲馬廻。食百石。（赤穗分限牒）衆謀復仇。光延與原元辰堀部金丸俱以老成見倚賴。（報讐錄）變名爲醫。稱杣莊喜齋。（寺坂信行筆記）及襲仇家。子光興獲義央。尋在細川氏邸。衆日相聚談話。光延獨無所言。堀內重勝（細川氏家臣）謂衆曰。諸君皷勇襲讐。其志一也。而讐落間君令郎之手。得非間君忠厚之報乎。衆咸曰。誠然。光延微笑而已。及賜

〔堀内重勝聞書〕間喜兵衛は、何共物に申されず。笑ながら辭世とて、短冊を奥られ候
草むすふかり寢の夢はさめはてゝ
常世にかへる春のあけほの

死。賦和歌贈重勝曰。久佐麻久羅。無須婦加利爾能。由兔佐兔天。騰古與仁加閉流。波流能阿計保能。重勝聞書 時年六十九。義人録

子光興。光風。

光興稱十次郎。從父襲吉良氏。揮槍縱義央。應手而仆。竟斬其首。義士書簡 光興與細井知愼友善。遺言贈鐵帽。二老略傳○光興蓋學劍於堀内氏者也

死時年二十六。義人録

〔寺坂信行筆記〕十一月五日、大石主税殿、先頃より、忠左衛門殿宅に被居候處、此節は石町に宿を替へ、主税殿本主にして、其外四五人一所に被居候。云々。此

光風稱新六。嘗獲罪去國。後請良雄預盟。義人録。報讐録○義臣傳曰。光風嘗爲里村津右衛門所子養。尋失其驩。亡命江戸。未知是否。里村見赤穗分限牒

從父兄死節。時年二十四。

間瀬正明 子正辰

間瀬正明稱久大夫。小野寺秀和從弟也。參取赤穗分限牒、義人録、秀和書簡 事長矩爲大目付。食二百石。

及國滅。隱於醫。稱三橋淨貞。良雄既至

江戸。參密議者惟兼亮元辰秀利三人。而正明時或預焉。（寺坂信行筆記）後在細川氏第得疾。至賜死之日而愈。乃欣然就死。時年六十三。（堀内重勝聞書）子正辰。

正辰稱孫九郎。隨父在江戸。稱三橋小一郎。同死節。時年二十三。（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

後寄合内藏助殿御宅忠左衛門御宅、此二ケ所にて、大形埒明申候。夫故ひたもの出入多く有之に付近所の者共不審かり申候に付、時々模樣を替、宜裝束にて大小を差、或時は粗服にも、脇差ばかりにて寡道より出入有之候。何れもあみ笠にて如此再度出會有之候得共、内藏助殿、忠左衛門殿、惣右衛門殿、並十内殿、又時々久太夫殿御加りにて候。若き衆は平生出席無之候

〔江赤見聞記〕奥田孫太夫、平日無類の

奥田重盛（子行高）

奥田重盛（諸書或作董盛）稱孫太夫。（或作兵左衛門）事和泉守内藤忠勝。忠勝姉適淺野長友。重盛從焉。（寺坂信行筆記）延寶八年忠勝以私忿殺信濃守永井尚長。賜死國除。（續藩翰譜）重盛遂留事長矩。爲馬廻。兼武具奉行。食百五十石。居江戸。（赤穗分限牒）學擊劍於堀内正春。（精義錄。演義盟傳）與堀部武庸高田郡兵衛友善。長矩之死。三人倶赴赤穗議守城。不合。乃還江戸。

〔江赤見聞記〕奥田孫太夫、平日無類の質體人、堀部安兵衛と功を同し、水魚の如くに交り、赤穗往來も共にして、諸士を勵し、山科へも堀部奥田兩判の數通をなし、大功をなしけると也。殊に此兩人兵法劍術の達者、多勢に合には大太刀宜と師の傳たる故、身二尺六七寸也。切腹の後、此刀奥田堀部に由緣ある者より受出し、諸人これを見れば、さゝらの如くに成、鍔にも柄にも切込等あり。扱いづぞの程より、實體の奥田、妻につれなくあたり、聟子の定右

衞門は、近松勘六が弟なりしが、此者妻は孫太夫娘なり。一所にして有し、是も同じく妻にうとく、姿母にも疏々敷體なれば、母娘ともに打寄涙の乾く時なし。本望を遂て、明の日見送るものに、有增た傍へしを娶初て知る。妻

今ぞしろつらき
詞は情あろ
おもひを殘す
かたみ成けり

一日與武庸拜長矩墓。曰臣等必斬仇頭以獻。歸路過安井彦右衛門。議復仇。安井曰。卿等言是也。然自先君而言之。存先祀與斬仇頭與。必以先祀爲重。嚮柳澤侯有命。大學但當愼默待命。必有特恩。則吾輩亦當待恩命耳。重盛等曰。先君果重先祀。必不手刃仇人。寧斷先祀。必斬仇人。是先君之志也。安井曰是也。然仇家防備極嚴。

宜徐圖之。重盛等悅而還。安井謂人曰。彼欲復仇則復。何待他人。重盛等聞之怒曰。腐夫不足與謀。遂與之絕。（武庸筆記）變名姓曰西村清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無幾高田背盟。（武庸筆記）而衆之擧事。重盛武庸功謀頗多。死時年五十七。（報讐錄）子行高。

行高稱貞右衛門。本姓近松氏。行重弟也。重盛養爲嗣。行高頗知醫。從父在江戶。爲

〔堀內重勝聞書〕堀部彌兵衛被申候。礒貝十郎左衛門と御懇意被成下、拙者に於ても忝存候。彼者儀は是に居候者とも、別而不便に存候仔細は、外之者は皆二代三代相續し、家久數者共に而、拙者抔は二代以前浪人分に而呼出被申、次之代にはは知行をもあたへられ、今度內匠頭代には物頭をも被申候。皆ケ様に數代主恩を請たる事故、命を捨て働をも仕、拙者抔は及老年、働は成乘候得共、責てもと存人並に加りて敵居數之門番をも致し申候十郎左衛門儀は、其身其代にて候。元拙者肝煎致し、彼十七哉之時、兒小姓に呼出され、わづか十年程立て、此度之一件起り、古き者と同儀に志を立申候。夜討之翌朝立退候節、芝

醫自晦。稱西村丹下。同死節。時年二十六。（年據義人錄）子清八後冐仁尾氏。仕阿波。食二百五十石。（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清八作清十郎）

礒貝正久

礒貝正久稱十郎左衛門。兒曰內藤萬右衛門。事幕府士松平與右衛門。正久幼而機悟。學擊鼓能散樂。年十四。用堀部金丸

薦事長矩。爲兒小姓。長矩好讀書。以正久善楷書。命令寫書。自是絕不擊鼓。（堀內重勝聞書）遷物頭並。食百五十石。（穗分限牒 義人錄）長矩之死。正久與片岡高房護柩。至泉岳寺。不勝悲憤。各斷髮而還。（堀部武庸筆記）二人相謂曰。義央仇也。吾等荷國重恩。不斬仇讐。何用生爲。（義人錄。報讐錄○二書云居赤穗聞訃誤）將赴赤穗。謂母曰。兒縱淹滯於國。請幸割愛。勿勞書問。母許之。

堀内重勝聞書　遂與高房俱至赤穗。見良雄議事不合。堀部武庸筆記　乃謂衆曰。君等死於城。我死於仇。殉國則一也。君等勉之。遂還江戸。既而聞衆謀復仇。從吉田兼亮請良雄預盟。義人錄　衆或疑其少年難信。義士書簡　而正久與高房執復仇之議。終始不變。義人錄註　其後母嬰疾瀕死。會衆擧事。正久慨然赴之。進入吉良氏第室中闇黑。衆不知所向。正久乃

金杉ケ將監橋を渡り候時、十郎左衛門之居所も近き事故立寄候て暇乞仕候得と、内藏助初皆々すゝめ候へとも所存有由にて立寄も不仕。たしなみ深き事と存候と咄し被申候。夫に付我等十郎左衛門に向ひ、誠に感心仕候と申たれば、十郎左衛門之被申候は、幼年より被召仕、別て念頃に預り、身分も段々被取立、江戸にての住所も廣、老母をも様りと差置、安心に暮候主恩は、古き者にもおとり不申、此度之連に洩れ可申様なく候。芝な通り候節、内藏助初

執一人索蠟燭。每室燒之。晃耀如晝。衆服其機敏。明日赴泉岳寺。路過將監橋。良雄等顧正久曰。卿兄家在近。宜往省母氏。正久曰。今日何敢省私親。竟不往。金丸在細川氏第。語人曰。同盟率皆世臣也。正久新進少年。迺能奮勵赴難。不愧世臣。豈易得哉。死時年二十五。堀内重勝聞書

皆々立寄候て、母に暇乞致候様すゝめられ候得ども、先は裝束も異形にて、他人之目に立ち、第一老切之居候處御小身なれども御屋敷之事に而、御主人方に對し不敵に相當り、又しばしの内に而も、互にいか様之事可有も難斗、旁にて立寄不申、しかし人情に候へは、立寄ざる所、ちと後悔之氣味も御座候と申て笑び被申候。此十郎左衛門事は、感に入たる事共多き人にて候。富森助右衛門被申候は、仙石伯耆守様今度之一件、委細御聞被成候而被仰候は、

上野介居數へ入込候節、輕き者をとらへ、案内を致させ、蠟燭を出させ候段、誰か取斗ひにて候哉と御尋に付、磯貝十郎左衛門取計にて御座候と申立候者、若き人の落付たる致方と、御感し被成候と咄被申候。

〔介石記備考〕上野介かたは、俄事にて用意もなかりければ、討れ或は手を負、又は追散逃隱る斗にして、寄手一人も打止めざるこそ無念なれ。さる處に此隣の土屋主膳殿、若しも堀を越し來るか、若し出火あるらんと、高挑燈を指上げ、主膳殿にも弓と矢とを遣へ、大聲の聲にてひしめきければ、助け來るやうに見えける。小野寺十内、原惣右衛門、片岡源五右衛門屋根の上より、高聲に呼はりけるは、淺野内匠家來主君の仇を報ずる也。御構ひあるべからず。此方より夫へは何の遺恨もなし。若し御助けあらば、是非なく御敵仕る。只此儘に捨置れよかし。出火の事も能申付候と再三申ければ、主膳どの實にもやと思はれけん。ゝ穩便に扣へられける。

片岡高房

片岡高房稱源五右衛門。尾張人。深秘箧底錄精義錄 其先備前以勇武聞。堀内重勝聞書 高房事長矩。執賤役。義人錄 長矩擢爲內證用人。兼兒小姓頭。食三百五十石。赤穗分限牒內證據堀部武庸筆記 及國滅。自稱尾張處士。變名姓曰吉岡勝兵衛。寺坂信行筆記 家傳朱柄槍一枝。即備前遺物也。

及襲仇家。執以赴之。堀内重勝聞書 後在細川氏第。臨死語旁人曰。吾寡君僕也。馬前執兵以從。寡君擢自行間。厠之士品。賜祿命職。與群臣齒。今一座賜死者。多爲世臣子弟。孰謂馬前之僕乃與此等人同受命以死。顧無以報寡君知遇之恩耳。言訖流涕。聞者爲之泣下。死時年三十七。義人錄

〔潮田高敎手翰〕

返〱まことに御名殘おしき事、ぶしの道珍らしからぬ事と存候へども御心底をさつし候へは、落涙かぎり御座なく候しかし命ちに限りあるものにて候儘、時せつ到來と思召被下候て、御氣つかひ被下間敷候。いまた定日ははかりかたく候まゝ、必々御沙汰被成ましく候、首尾次頭に近き內にきはめ申候內藏助殿にも御ことつてにて御座候荷物の事も、いまたいつこゝもと出し可申とも知れ不

潮田高敎

潮田高敎稱又之丞。家世仕赤穂。高敎事長矩。爲馬廻。兼國繪圖奉行。○蛻岩集爲加東加西二郡宰蓋兼之也 食二百石。赤穂分限牒。參取蛻岩集。 嘗以公事在穗積村。與醫人田中道的親善。高敎頗知醫。有三味保童圓祕方。道的固請受。高敎許而未與。會國難作。携家口託北條村人。從良雄赴京師。又往江戸探伺。無幾還京。明年秋至北條。遺道的書。授藥方而去。其重然諾如此。蛻岩集 再赴江戸。擇同盟忠純之士。俱泛舟淺草川。終日議事。攜貳之徒不得預焉。尋還京師。報良雄。至冬同赴江戸。變姓名曰原田斧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 後在細川氏第。一日富森正因大石信清等謂旁人曰。吾輩朝暮人也。請及其未死。有以娯

申候。とかく八幡大西坊のかたまで遣し可申と存候。八はた迄便御座候條一筆申上候かんき甚しく候。彌御機嫌よく御暮し遊候半と、めで度存候。わたくし事、內藏助どのどう〱致し、道中無事江戸へつき申候。一段そく才に居申候まゝ御心やすく思し召可被下候。京都より吉郎兵衛歸り申候時分、こま〱文にて申上候。定て御覽あそはし候半とぞんじ候、愛元の首尾かはろ事なく候。かれて御物かたり致候存念にて候、先かたへしのひ入候首尾もよ

く候まゝ、近きうち
に相手のやしきへ忍
び入候半といづれも
申合候、今一度御目
にかゝり不申先立候
事扨々御残多く存候
へとも、かねて申上
候如く、やみがたき
次第、武士の本意な
がき而者、先祖のめ
うじに疵をつけ、殊
に〱主徒のわけ立
がたく存切、おほし
召切り、御歎き候ま
しく候。御年寄をふ
り捨、先立申候段、御
心底の程、察やり
御痛はしく候へども
武士のいきをはり、
是非もなき事と思召
おきらめ可被下候。
私事は御氣遣ひ遊は
しましく候。随分

卿等乃各以屏風自蔽。爲雜劇之狀。高教
笑曰。死期將至。何戲慢乃爾。吾當告內藏
助。栝之。翌日果賜死。衆咸談笑如平時。良
雄方起就死。高教徐謂曰。僕今追及。乃賦
和歌曰。茂能能婦能。美知登婆加理遠。比
登須知仁。於茂比多知奴流。志天能多比
知仁。死時年三十五。堀內重勝聞書道的聞訃隕
涕曰。高教之來北條。仰憂母氏。俯矜妻子。

く〱見苦しくなきや
うに、うち死いたし
可申候。此だん御氣
遣ひ被下間敷候。定
めて跡にて委敷やう
す知れ候半と存候。
おせつ事まへにも申
上候ごとく頼上候。
私と思し召し御見捨
被下間敷候。さて
〱是非なき次第、
不便にぞんじ候段。
御すぬりやう可被下
おゆう事は定めし首
尾よく御かへし被下
候半とぞんじ候。
一私ありさま、御聞
被成たく思召候はゞ
京都柳のばゞ二條上
る所、寺井玄溪悴玄
逢と申者に、其段た
のみ置候。玄溪やど
知れかれ候はゞ、八

方寸亂矣。而一諾不忘。舊約必踐。宜其能
死節也。蜕岩集

富森正因

富森正因稱助右衛門。父曰孫太夫。仕赤
穗爲留守居。深秘筐底錄正因事長矩爲馬廻。
兼使役。食二百石。赤穗分限牒使役據堀內重勝聞書〇義人錄作使番誤
常懷二十金以備不虞。元祿六年幕府命

緒にて大西坊にても證三にても御尋可被下候。
一私きものあまり候まゝ、寺井玄達を頼み、八幡大西坊かたまで、のぼせ申候またゝ、與左衛門さまへ御さうだん遊ばし、取に被遣御そもじ樣思召次第に、それ〴〵へかたみに遣されれ可被下候何かきうに御尋候ては忍敷候まゝ、春にも成り、世上のさたもうすく成候はゞ、京都へ御出遊ばし、寺井玄渓へひそかに御たつね可被下候。
一中村清左衛門、鈴田重八同道いたしげ候が、先方へ打込下

長矩收備中松山城。年據憲廟實錄 長矩方在江戸。遣正因報赤穂。正因受命即發。不過其家。飛轎而去。赤穂去江戸九百里。三晝夜而至。衆皆驚以爲鳥不如也。堀內重勝聞書參取義人錄註 及難作。母山本氏深悲慨之。正因奮激赴難。堀內重勝聞書 冒外祖名姓。稱山本長左衛門。參取寺坂信行筆記。堀內重勝聞書 自造靈牌。書法名。藏之墳寺。將襲仇家。謂母曰時方凝寒願借母衣。堀內

候事、近より候故か書おき內藏助殿へ殘しおきかけおちいたし候。扨々ちくせう同ぜんのもの、侍のつらよごしにて候。此たびのもの共、くらのすけ殿父子をはじめ、五十八御座候定て〳〵すえ〳〵は御聞あそばし候半と存候。申上度山々に候へども、筆には申つくしがたく、申とゞめ〳〵かしく
十二月五日　うしほ田　またの丞
しんせう院樣
人々中樣へ
(別紙に)返〳〵おせつかたへも、おふみ遣候まゝ、御

重勝聞書 母取白襯衣與之曰。汝著此以死。勿懷我爲。報讐錄 及就囚細川氏使者令更衣。正因曰此母之賜也。願無易之。聞者哀之。死時年三十四。正因善諧歌。義人錄 號春帆。
○正因嘗語曰夏繁高以井伊直孝及坂崎成政事。繁高載之兵家茶話云 其在細川氏邸也。一日見屛風畫雛雞。歎曰吾自分死既久。今見此圖。忽念兒子。獨何心哉。時子長太郎僅二歲。故云然。堀內重勝聞書 越中守

よみなされ、御きかせ下さろべく候きやうあん様へも、鐵五郎殿へも、ゑんりよゆへ、つひに申通し不申候へども、狀の上書は、わたくし名遠慮ゆへ、きやうあんとの名にいたししんじ候。

〔江赤見聞記〕富森助右衛門は、大に有徳人也。五十年百年豐に送り暮す共、何不足なき人成に、金錢財寶妻子をも、義の爲に捨たりし人也

〔堀内重勝聞書〕富森助右衛門、原惣右衛門我等へ樣々致咄

加藤明英稟給長太郎。長太郎幼有膽氣年十一。手斬其僕。擧措安詳。爲時人所稱。後擢爲近臣。（寺坂信行筆記）

大石信清

大石信清稱瀨左衛門。良雄族弟也。（報讐錄）事長矩爲馬廻。食百五十石。（赤穗分限牒）與良雄及潮田高教俱學擊劍於備前人奧村

豐に送り暮す共、何不足なき人成に、金錢財寶妻子をも、義の爲に捨たりし人也

〔堀内重勝聞書〕富森助右衛門、原惣右衛門我等へ樣々致咄候付、助右衛門が、我等に赤穗の城中に而大野九郎兵衛と申者を、惣右衛門が追立候時之咄を、惣右衛門に御聞候得と申たるゆへ、我等惣右衛門に向ひ、其時の樣子を尋れ候に、惣右衛門只笑て答へず、頻りに望たれば、惣右衛門申候は、赤穗城中にて評議の節、九郎兵衛所存の相違致候故、拙者九郎兵

重舊。所謂東軍流者也。（讃州府志○本書曰。重舊字無我。稱權左衛門。父正吉仕備前。重舊少善擊劍。周遊鄰國。人莫能及。有田神無外者。亦以劍法聞。從江戶遊備中。重舊聞之。廼往較技不勝。遂爲弟子。技益精。從學者五百餘人。元祿中仕高松。亦一奇士也。）長矩之死。信清與原元辰赴赤穗告之。三日三夜而至。（三日夜。據堀內重勝聞書）死時年二十七。（義人錄）

矢田助武

矢田助武稱五郎左衛門。其先作十郎事

衛に向ひ、先刻より段々承候得ば、御申分内藏助所存と相違致候。此座に罷出候もの共は、皆内藏助同意の者に候。御丁衛、替りたる事に候得は、此座に御居りの儀御無用に候間、早々御立候へと申候て座を立せ候。其節九郎兵衛座を立不申候はゝ、討果所存にて候しが、若其時九郎兵衛を打果驅勤に及候はゞ、今度之大事之邪魔に成可申、跡にて考候得ば、扱〱くうつけ成と存候と咄被申候。助右衛門脇より被申候は、其の時惣右衛門がいきほひは中々あの様

東照公於参河。堀內重勝聞書重有驍名。石瀨之役。獲金鯉兜鍪者也。松榮紀事金鯉之名聞天下。武家閑談。甲製録

助武事長矩爲馬廻。食百五十石。赤穂分限牒後變名姓曰塙武介。寺坂信行筆記及襲仇家。一人從後來擊。鎖甲堅不傷。回身一擊殺之。刀觸鐵爐而折。迺奪其刀。死時年二十九。堀內重勝聞書子作十郎尚幼。出羽守水谷氏收養之。寺坂信行筆記○新刀辨疑曰。尾張矢田作十郎助直好相劍。銘佩刀曰神龍。疑即助武子也○出羽守先是國除。弟主水賜三千石。此所謂出羽守蓋主水也

なる事にては無御座候。勿論常々は惣兵衛右衛門抔は九郎兵衛に詞を返す事も成らぬ位にてありしとて笑ひ被申候。

赤埴重賢

赤埴重賢稱源藏。事長矩爲馬廻。食二百石。赤穂分限牒○案分限牒赤埴氏惟有重賢。而致仕者姓名中有赤埴十左衛門。蓋重賢之父也後變名姓曰高畑源野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將擧事。一日乘雪訪妹夫某。飲酒劇談。授短刀於其子。精義録既已復仇。與矢田助武

〔江赤見聞記〕早水藤左衛門、萱野三平三月十九日、暁寅之後刻、赤穗へ到着、早々大石内藏助え申達、何れも早々致登城、家中へ御用有之候とて、御家中之ものの共、不殘呼集、右之段々傳て、大學様より御書被下、内藏助、大野九郎兵衛拜見說聞之。

倶灌爐戕火而去。死時年三十五。介石記

早水滿堯

早水滿堯稱藤左衞門。事長矩爲馬廻。食百五十石。赤穗分限牒 從在江戸。與萱野重實赴赤穗告鬭變。義人錄紹述集 滿堯弓力絶人。及襲仇家。家士聞其弦聲。莫不駭懼。精義錄演義盟 傳衆將去。滿堯以弓探其舍。呼曰。吾殺汝君。何不出鬭。乃自稱其名。發雙矢而去。死時年四十。堀內重勝聞書

〔雪夜清話〕木村岡右衛門、小川某に從つて、陽明學をせしこと、深秘筐底錄に見ゆ。淺井の國史に藤樹弟子小川茂介醇予醇、奕此人にもあらんか、又枕上集に赤松氏の支族、播磨加東郡小川に居て小川氏を稱すとあり。茂

木村貞行

木村貞行稱岡右衞門。祖吉兵衞始仕淺野氏。義人錄 貞行事長矩爲馬廻。食百五十石。赤穗分限牒 從小川某學。好明人王守仁之學。深秘筐底錄 後變名姓曰石田左膳。寺坂信行筆記 及

介といへるは、此族にもあらん。

（白明和尚話錄）我等給仕に出候うち、木村岡右衛門のみ、そなたはいくつと問れ、答て十九歳也と申す。いづくの出ぞ土州なりといふ。岡右衛門左の肩に、法名書付てあり。右の肩は何れも金紙に名あり。木村に別に左の肩に、法名英岳宗後信士の六字あり我等問て曰、其法名は誰よりの傳受に候哉、木村答て曰く、是は播州の蟠溪禪師より受持す。我心におもへらく、蟠溪は濟家の耆宿、諸國よ

襲讐賦詩一篇。著之兜鍪中。文序之曰。君子疾惡之心。小人驕横之行。二者卒然相激於談笑之間。必有相害而不相容者。宜哉先君之逢鄙夫而殞厥身也。惜有事殿中之日。不得自快於一撃之間。而身獨嬰法網以亡。使鄙夫全首領於家。以貽臣等無窮之恨。臣等以此憤惋鬱怒。奮不顧身。必刺鄙夫以報君仇。而尚忍詢抑志以至

り參禪する事なり。必ず禪門に入たる人ならん。偽なきにあらじと思ひ、何ぞ書てもらひ度と存、昨夜の辭世及今朝の即與を所望せしに、暫く有て假紙を出され、即與の和歌

もののふの道ならでおもひきや我
かゝる御法の縁に逢とは
木村貞行行年四十五
英岳宗後信士

と書れしに、右の手の指の疵の血ふと落たるを、書替らるべき樣なり。我等申、其一滴の血痕一入の

踰年不發。非敢後也。時未至也。嗚呼吾大父吉兵衛始仕霜臺君。受公子采女君之遇。由是吾父總兵衛事前内匠君。甚見親近。以至不肖某。繼事先君有年。雖不敢私養妻子。畜婢僕。其沐君恩也亦已多矣。今也從同志義士。相與踏白刄。決必死。上有以報君主之恩。下無以辱人臣之義。豈非

儀候間、何卒それを給り候へと申、則受て云々。

〔江赤見聞記〕木村岡右衛門、君の寵を不請して命を捨家の忠なし難きに、父祖の功勞を繼て義に死し、一返に恩を述て先祖の意を照す。

夷山曰。木村貞行之詩文。鳩巢正之。以載於義人錄。本篇所收則是也。字句雖雅馴可誦。而或抑其僞作者邪。錄原作於左。

〔赤城盟傳〕淺野長矩爲獨夫吉良上野世得。初於殿中有事之日不遂志。而獨夫全頭。故臣等遺恨暫不止。從是同志之義士。相謀相議。欲刺獨夫。然時未到。而單今月今日。嗚呼予愚祖父木村吉兵衛。奉仕淺野霜臺長政。受息采女正長重恩。故愚父木村總兵衛脆近故內匠頭長直。而請慈愛。愚不肖。雖不敢受長矩之寵。依父祖功勞。奉祿無遂。發妻子。育奴僕。恩澤莫外留而送年月。今也匪自刄。决必死。欲無辱君臣之義。何幸如之哉。冀得吉良上野介頭獻長矩之影前者也。尙綴野詩一絕以述其志。自寄寒盟東海東。命懲恩義世塵中。

臣大幸歟。冀賴先君之靈。得義央父子首。獻之影堂。臣等所祈在是而已。不勝欣躍之至。綴野詩一篇以述其志。身寄浮雲滄海東。久懲恩義世塵中。看花對月無窮恨。散作曉天草木風。死時年四十六。室直清獲其詩文讀之。歎曰。心口相應。一氣呵成。勇猛之志。自溢言外。文以氣爲主。不可誣已。義人錄

不破正種

不破正種稱數右衛門。本姓岡野氏。爲不破氏所養。義人錄。精義 親父治大夫仕赤穗。有故去國。正種事長矩爲馬廻。食二百石。義人錄 爲人驍果。與大野九郎兵衛不相能。嘗手刃家奴。由是獲罪。遂去居江戶。常眷戀舊主云。深祕笸底錄○寺坂信行筆記 正種屢犯法。長矩怒逐之。國難作。治

看花飲酒滑稽哉。時矣曉天霜雪風。時紀元祿十五。壬午歲。十二月十四日。木村貞行。四十五歲。

大夫聞良雄議守城。與舊友井關德兵衞等擔甲赴之。請與死守。良雄感其志。不許其請曰。此擧非叛也。奈何納遊士。（報讐義人錄）

註○案長矩時。大野弄權。良雄被疏。有志士之士必有不服者。治大夫等殆以此去國。故欲與良雄同死與。姑待後考

正種亦聞變悲歎曰。自今以往。吾復何待。居常忽忽不樂。（義人錄）　一日遇礒貝正久於途。正久曰。先君知子寃枉。然法不可廢。所以罪子。語及子事。歎惜尤至。正種曰。

〔不破正種手簡〕私儀松平隱岐守樣へ罷越候。被仰候は、公儀へ對、事仕候者共にては無之候間、隨分いたわり申樣にと御意にて、晝夜四度の御料理、二汁五菜其外菓子等迄被入御念、衣類迄被下置、大分御馳走にて御座候。云々。殊に私刀御覽被成、はたらきの樣子御尋にて、一度漏入仕候所、又立歸り申事、御感心御座候。云々。

吾非不念舊恩。獨以獲罪之故。不得謁墳塋。正久曰。何不可之有。乃俱至泉岳寺。拜墓。慨然流涕。正久察其忠憤。告以復仇計。（深祕　底錄　管）　正種遂往京師。見良雄曰。僕無狀得罪先君。然尙望佗日得自効以贖罪。不謂先君一旦罹禍以沒。每一念至此。未嘗不痛恨大息。如聞諸君有復仇之志。僕雖不肖。不忍獨生。願補行伍之列。而從諸君

之後。庶得以死報君。而謝過於地下。僕之
幸也。良雄曰子之志有可哀者。然子爲先
君所絕。而先君亡矣。吾無所受命。而縱子
復舊。則是欺君也。吾不敢。正種泣請。良雄
歎曰。子誠忠臣也。吾東行在近。他日至泉
岳寺。請先君之靈。然後可矣。其後良雄至
江戶。使正種禮服至泉岳寺。良雄亦禮服
以至。戒正種無進。獨詣墓前。如啓事狀。乃

言曰。舊臣正種自得罪以來。日夜戰懼。從
臣求哀。臣察其情。言出至誠。不敢不白。言
訖。却立久之。呼正種曰。來。君赦汝宿過。復
汝原職。正種涕泣拜謝而退。（義人錄）八變名姓
曰松井仁大夫。（寺坂信行筆記）及襲仇家。挺身力
鬪。殺傷頗多。（報讐錄）有一人驍健善鬪。正種
擊殺之。刀皆缺斷。衆駭服。死時年三十四
（義士書簡）治大夫不知所終。

菅谷政利

菅谷政利稱半之丞。○大坂之役。淺野長重將士獲甲首者二十餘人。見淺野考譜。中有菅谷喜兵衛者、疑政利之先也。事長矩為馬廻兼代官。食百石。赤穂分限牒 後在江戸。時或寓居谷中長福寺。寺僧文良近松行重甥。善遇同盟云。堀内重勝聞書 死時年四十四。義人録○報讐録作四十六

〔赤穂義士一夕話〕夜討の時、近松一人の侍を追かけ、おひつめけるに、かの侍取てかへし、打合ふところ、勘六が左の指二本切落す。されは大に怒り、うち込む太刀のはげしければ、又逃出すを、いづくまでもと追かけたり。侍かなはじと思ひ、椽より飛びたり、庭をさしてかけ出す。勘六ますく〱追つめんとかけなりしが、暗さはくらし、案内はしらず。過て泉水に落入りしを、かの侍ふたゝび取てかへし、二太刀三太刀切たれ共、くさり帷子の着し肩頭巾なり

近松行重

近松行重稱勘六。其先近江蛭田人。世仕淺野氏。行重好兵法。事長矩為馬廻。深祕筐底録 食二百五十石。赤穂分限牒○淺野考譜曰。淺野長政嘗還封地直壁。群臣迎之。有二百石之士十八人。牽馬出迎。長政見而不懌。是日召見十八人曰。吾家之制。非三百石不許畜馬。自其下則借以馬。夫以二百石之微。仰事父母。俯妻子。而又有不虞之備。安得畜馬。若欲畜之。必至不養顧父母妻子。吾好誠實而惡矯飾。今汝等欲以此示好武。吾所不取也。十人畏伏。長政曰。汝等之過。蓋由

れば手を負ず。中村勘助これを見るより飛來りて渡りあふ。その隙に勘六上り來りて、その侍某にされよ。あまりに渡のにくき奴かな。勝顔手を知らず。したゝかな目にあはせたりと、立かゝりて切伏たり。寒中といひ、水にひたりて、ことの外こゞへ、なかなか堪がたきやうす故勘助我小袖をぬぎて着せたり。是にて少し人こゝちつきたり

其好馬。好馬固士之常。然嗜好不當如此。汝等善吾意。乃各增給五十石。後長政傳眞壁於長重。長重長直皆善待十八子孫、未嘗減祿云、今一案赤穗分限牒、食二百五十石者凡六人、行重即其一也、餘皆不在義盟中及國滅還蛭田。悉以田宅重器與舊友而去。深祕管底錄與吉田兼亮俱赴江戶。變名姓曰森清介。或稱田口三介。寺坂信行筆記其襲仇家也。與一人格鬪。其人走。行重追之。誤墜池中。其人不顧而去。死時年三十四。堀內重勝聞書

千馬光忠

千馬光忠稱三郎兵衛。事長矩爲馬廻。食百石。赤穗分限牒國既滅。有一處士。失名頗知仇家虛實。光忠給以資財。與俱赴江戶偵探。變名姓曰原三介。死時年五十一。年齡據人錄義子藤之丞後仕備前。擢爲隊長。寺坂信行筆記

杉野治房

杉野治房稱十平次。事長矩爲中小姓。（赤穂分限牒。義人錄。）家業富饒。國變作。罄竭家資以贍同盟。（盟演義傳。）治房有膂力。及襲仇家。提大椎與三村包常俱排後門而入。衆從之進。（車前　包常後集。語書簡參。）取死。時年二十八。（義人錄）

武林隆重

武林隆重稱唯七。本姓孟氏。其先明杭州武林人。（杭州小嶋巣說。據精義錄。）自言孟子之後。（精義錄）祖曰一寛。豐臣氏之伐朝鮮。明主遣兵援朝鮮。一寛從軍。爲我軍所虜。遂爲本邦人。更名姓曰武林。次庵業醫。（小嶋巣說）父半右衞門稱渡邊氏。仕赤穂。（精義錄。小嶋巣說。）隆重事長矩

武林兵助　長州毛利氏に仕ふ
林　瑞嵒　禪僧、廣島國泰寺僧
半右衛門
唯七　以孝稱せらる
女子
半六　見仕安藝

〔江赤見聞記〕武林唯七は、天然勇者にして、義たるを聞てより、死を一圖にして事を圖りける遂に、間瀬の事有て、潮田、大高事長き詮議仕たりと聞て、兩人向て大音を發し、各兩人先腰ぬけたりと見ゆ

爲中小姓。（赤穂隈牒）後變名姓曰渡邊七郎
右衛門。（寺坂信行筆記）及襲仇家。與間光興倶殺
義央。是夜有一少年提眉尖刀出鬪。隆重
擊傷其額。其人擲刀而走。隆重急追之。有
人從旁蔽捍。少年逃去。（參取報讐錄。介石記。堀內重勝聞書）衆
取眉尖刀驗之。裝飾鮮麗。鏤吉良氏記號。
乃知其爲義固。（堀內重勝聞書）在毛利氏第。賦詩
曰。三十年來一夢中。捨生取義幾人同。家

義を見て何の猶豫か有哉、我等は急に下り候とて走り出る。源吾袖をひかへ、心静めて、わけを聞たまへと言て引留るに、立ちて椽桂に頭を打て、〳〵聲を立て落涙し、主の仇を眼前に見て、寃々と口惜き心底哉と、大に怒て、扨々けしからぬ仕る力な……
鳩巣夷山曰。隆重之詩。原作人。删正。以載此。此篇據此。錄。曰。

鄉臥病雙親在。膝下奉歡恨不終。及賜死。
介錯曰榊莊左衛門。一擊不殊。隆重偃而
復起。顧曰君徐之。莊左衛門曰諾。聲未盡
而首隕。見者感隆重臨死不亂。又稱莊左
衛門矢於前而詳於後。一時傳爲美談。時
年三十三。（義人錄）

岡島常樹

三十年來一夢中。捨
身收義夢尙同。雙親
臥病故鄉在。取義捨
身夢共同。

〔江赤見聞記〕九郎
兵衛缺落の次第は、
札奉行岡島八十右衛
門事、引負在之様に
城にて何も咄し申候
由、八十右衛門承之
不屆存、四月日九郎
兵衛宅へ罷越候て、
掛御目度由申候處、用
事有之とて不罷出。
夫故茶の間の口迄仕
掛申候處茶の間口戸
なさし内へ不入候。
夫故八十右衛門申候
に、何と思召如此被
成候哉。用事有之參
候。是非不懸御目候
ては、歸申間敷と詰

岡島常樹稱八十右衛門。原元辰之弟也。
爲岡島氏嗣。義人錄報讐錄事長矩爲中小姓兼
勘定方。赤穗分限牒國難作。衆情離駭。議論不
一。常樹以爲沮大議者九郎兵衛也。斬之
足矣。乃往見之。稱疾不出。常樹直入內門。
詬呼令出。大野畏怖。其夜乘婦人輿逃亡。
報讐錄。其夜據義人錄〇精義錄曰。良雄令常樹括國
中楮幣。易以金銀。吏多盜金逃亡。大野素與常樹有隙
聞之詈曰。岡島貪欲。故其下多盜。常樹大怒。乃往見之
〇貞享二年我　義公遣儒臣於西國。搜索古書。路經

掛申候得ば、色々扱
言申て終に入不申候
故、九郎兵衛弟伊藤
五右衛門宅へ罷越候
て、九郎兵衛殿御職
にて、札引負在之様
に御申候故、宅へ罷
越候得ば、箇様の首
尾に御座候。左様可
被相心得由申達、夫
より九郎兵衛四月十
一日の夜竊に息郡兵
衛一所に立退候由。

周防德山。城主毛利氏使町奉行大野九郎兵衛勞之
見筑紫巡遊日錄。是同名異人與。抑去德山仕赤穗。而
常樹亦以其新後變名姓曰郡武八郎。寺坂信
進最惡之與行記筆
死時年三十八。義人錄

中村正辰

中村正辰稱勘助。事長矩爲馬廻。食百石。
赤穗分限牒〇義人錄
等書爲右筆。蓋兼之也與良雄等在京師。將挈
家屬託之陸奧族人。以道途遼遠。恐後事

機與衆盟曰。事若可舉。請馳簡相報。遂行。堀部武庸筆記　寺坂信行筆記　後在江戶。變名姓曰山彥嘉兵衛。死時年四十五。義人錄。精義錄。報讐錄作四十八○

村松秀直 子高直

村松秀直稱喜兵衛。○深祕僉底錄曰。初事上野介。堀田氏。後爲赤穗士。村松九大夫所養。不詳其本姓。事長矩爲中小姓。兼扶持方奉行。居江戶。赤穗分限牒　及長矩死。與子高直倶馳至赤穗。請守城。良雄歎異。深祕僉底錄　後至江戶。薙髮隱於醫。稱隆圓。死時年六十二。義人錄作六十四○報讐　子高直。

高直稱三大夫。秀直將赴赤穗。謂高直曰。汝留養母。訣別而發。比抵神奈川。高直追及。秀直怪問。高直曰。報國公也。養母私也。兒將從大人報國。豈宜以私情緩之耶。留而養母者。弟政右衛門在焉。大人勿憂。遂

〔江赤見聞記〕村松喜兵衛事（貳拾石五人扶持）御屋敷引渡相濟候以後は、赤穗表之儀、一圓に無心元存、三月下旬に彼地へ向候節、悴三太夫へ右之存念申聞せ、其方儀は上之御扶持等被下候者にて存之間老母養育の爲め、旁以て殘り候樣申付喜兵衛斗出足可仕覺悟にて罷出候。道中終に老人無心元存候間、是非御供可仕とて、具足二領荷遣り一駄に仕、親子智り〳〵乘候て赤穗之三里斗手前へ到着仕候時、喜兵衛申候は、是迄は孝心の道理相違候間、自是歸り候て、母養育可仕旨申候。三太夫申候は、母は此節政右衛門事小笠原長門守殿に奉公致、氣遣無之候。是迄參候て可罷歸哉是非〳〵御供と願候故、左候はは據足仕

候とて、涙と共に兩人內藏助宅へ參候。內藏助早速對面、何として親子つれにて御出候哉と申候。親子申候は、御屋敷も引渡相濟申候。當御城地終に拜見不仕候御厚恩の私事に候得ば、最早見納めと存罷越候由挨拶仕候。赤穗之一番に參候は此喜兵衛親子にて候

從赴赤穗。死時年二十七。精義錄　幕府流諸士子於大島。其未滿十五者。待年不赴。獨政右衛門與吉田兼亮次子傳內。間瀨正明次子貞八。中村正辰子忠三郎。俱赴配所。貞八病死。三人織蓬自給。江戶商人戶屋三右衛門與政右衛門有舊。贈以金三兩。寶永中皆遇赦而還。寺坂信行筆記

貝賀友信

貝賀友信稱彌左衛門。吉田兼亮弟也。出嗣貝賀氏。事長矩爲中小姓。義人錄。中小姓據赤穗分限牒　○本書爲藏奉行　衆謀復仇。友信尤爲良雄所屬任。良雄將赴江戶。使友信及大高忠雄還盟書於衆以試其誠僞。寺坂信行筆記、義人錄　語見良雄傳。死時年五十四。義人錄

（江赤見聞記）千宗易之嫡傳（利休之事）山田宗偏（宗丹の一弟子と云）と申す茶の湯者は、小笠原佐渡守殿御扶持ハにて本所御屋敷に居申候此宗偏上野介殿御所煎にて、佐渡守殿え相濟、旁以上野介殿え、御心安切々御出入、御茶の相手に罷成候を承出し、一味之内大高源吾を、わくや新兵衞と申、大阪之町人に拵立、宗偏弟子に仕候由、

大高忠雄

大高忠雄稱源五。事長矩爲中小姓。兼膳番元方。金奉行。腰物方。赤穗分限牒 國既滅。忠雄與弟小野寺秀富。甥岡野包秀俱赴義。母小野寺氏謂之曰。汝等上無負先君。下無辱祖先。我復何憂。忠雄等益奮勵。留母於國往京師。義人錄 尋赴江戶偵諜數月還

源吾、事前方少々上方者と、茶の湯をも承置候付、つてを以て宗偏へ茶之湯懇望申候得ば、宗偏機嫌にて、指南可仕由請合候故、宗偏方へ書物等をも調候て、次第に心安罷成候付、源吾申は、おまへには、方々御越被成候。誰儀當時御功者に御座候哉などゝ違々致申、申候へば、誰々と申扱吉其上野介殿殊外好にて候。只今は隙人故、猶更切々會も有之、拙者も参候由物語仕候。夫より段々咄し出し、何とぞ上野介様御次迄成共相請、御手前をも拜見仕度由申候得ば、い

京。枉道拜大神宮。武林隆重怒衆之持重赴京。一日見忠雄。詬詈不絕口。忠雄從容諭之曰。子言是也。然吾輩決不飜覆。實與大石氏協謀以有所待耳。吾所爲果非邪。即時與子同行。願平氣以聽。隆重怒益甚。且詈且泣。忠雄神色自若。堀部武庸筆記 將再赴江戶。貽母書曰。雄東赴江戶。將擧大事。母之所知也。一國之士。苟先君重恩者。不可

つぞは折も可有之と宗偏返答仕候得共、とかく其事は埒明不申、夫より上野介殿へ會日承合候て、段々樣々曖に知れ候間大方會日之夜は可被致在宿候間、仕掛可申と申合候。霜月廿三日夜に究め申候所、樣子有之、俄に作延候由、又極月六日之夜之答之處、御城にて皮方會延申候間、其日も成不申候極月十日頃、彼宗偏へ源吾見廻候て、私も近々上方へ歸り可申と存候。又來春は早々罷下り可申候得共其内今少茶之湯も仕上け、能事なも承度奉存候間、近日御

勝數。而雄一介賤士。非受非常之遇者。今縱侍養終身。人未必識之。但職在譖御。親近左右。而一旦遇不虞之變。所以日夜悲慕不能忘。然先君固已坐國家之法。法其可讐乎。此雄等之所以斂手輸城而不敢抗拒也。嗚呼先君不惜不貲之身。不顧數世之社稷。以洩積憤於一擊之間。而刃纔及仇人。法已加先君。先君之怨如何哉。眞

隙之節、參上可仕と申候得ば十四日迄每日隙入候間、十五日に可參との事故、何方樣へ御出可被成と承候へば、たゞ〱へ參候。十四日は上野介殿會日にて候由申候。御客樣はどなた樣之由承り候へば誰々と申候。夫故罷歸、内藏助始何へも申達し、評定決の上打込候。定日十四日に相定め候。右之通に、會日十四日に究り候得共、萬一相違し可有哉、何も評議之上、十四日之朝、宗偏方へ源吾自在竹に成る杯之るいな持參申候は明日參候樣に被仰候得共

天下之至痛也。爲之臣子者。孰不欲挺身奮鋭以襲仇家。然大學君方蒙譴屛居於家。安知幕府之不胙茅土於他日哉。又安知吉良氏之不獲譴責於他日哉。大學君獲邑則先君之祀不絕。吉良氏獲罪則先君之怨得伸。夫如是雄等伏刃以殉先君可矣。此雄等之所以降志忍詢。而有所待也。今幕府命錮大學君於安藝。先祀決不

今日少々御隙も候はゞ、御差図にて右之自在拵、明日みなく〳〵御指南受可申と在、持參仕候由申候得ば、宗偏返答に、明日一日に何もかも自由に出來申候。今日は先日申候通り、上野介殿へ彌參申候少早く參候樣との事ゆゑ、被見候通、供之者も拵、早々罷出候間、明日可參との事故、彌會の儀、今日と皆々致安堵候。乍此上爲念上野介殿門前には、一味之內を付置、客衆誰々其內に宗偏も參候哉、見可申合候處、彌右之人數無相違被參候由、一左右御座候て

可繼。大事決不可緩。而衆或謂。今宜以死請幕府。不見許則可以擧事。嗟乎事既至此。何可復請。請而不獲。然後擧事。此讐國家之法也。非惟累大學君。將幷累宗國。此雄等之所以決策而束也。雄等固非悖驁陵上者。然一旦犯法。罪及家屬。亦未可知也。果然。母宜從容就刑。勿先事自盡。假令吾母而輭弱畏死。如他婦女。則雄亦不能

是非今日と相究、本庄住宅之者共方へ、そろ〳〵寄合候樣にと相談仕、支度等仕候。

〔榎本其角手翰〕歲暮爲御祝儀如例年遠來之處、酒料壹封露鹽濱一樋被下送、御厚志之程幾久數致受納候。御序に御家内樣社中えも、御傳言可被下候。然ば去る十四日、本所於部文公年忌之一興御儀有之、嵐雪杉風我も一席にて、所がら雪面白く降出し、風情手に取るが如し。庭中の松杉は雪たいたゞき、靈間の月は晴間なてらし、風興今は

無顧慮。賴吾母賢明。勵雄等以大義。毫無虧喪。雄等以此奮勵。視死如歸。實有天助。今年三十又一。秀富二十又七。包秀二十又三。並少壯勇鋭。以此決鬪。孰能當者。大讐在吾掌握。幸勿以爲念。獨所恨者。吾母既老。侍養無人。將何以慰餘年哉。雖然。忠孝不得兩全。母之所知。今復何言。如姊妹乳母。請善諭之。勿令悲慟。願母以暇日。詣

捨離くて、夜いたく更行、最早丑みつ頃となり行き、犬さへ吠やみ打静まり、文盞料紙も片よせ、四五人あつまりて蒲團なかつぎ、夢もうき世といふ間もあらせず。はげしく門をたゝく者兩人、玄關に案内して、我等は淺野家の浪人堀部彌兵衞、大高源吾今夜御隣家吉良上野介殿屋敷におしよせ、亡君年來の遺恨を果さんため、大石内藏助を始め四十七人門前に相そみ、只今吉良氏を討亡し候間、近隣の御好み、武士の情萬一御加勢も候はゞ末代の御不覺と奉存

梵刹。焚香禮佛。優遊自適。亦可以忘憂矣。今當永訣。臨紙涕泣。不知所言。深秘録、義人録、篋底録　既至江戶。變名姓曰脇屋新兵衞。寺坂信行筆記　時義央在上杉氏邸。久之不歸。義人録　有羽倉齋者。與堀部武庸善。一日語武庸以義央好茶。屢會客。武庸告之良雄。良雄曰。同盟中誰諳茶事者。武庸曰。惟有源五耳。良雄乃令忠雄詐爲京師富商。稱呉服屋。從

候。願はくば、門戸を嚴敷御防ぎ、火之元御用心被下候はば、忝なく奉存候と云も果さず、立出る其風情、神妙なるとはいふべくもあらず。今は俳心も消失て、其角幸にこゝにあり、生遷の名殘見んとて門前に走り出候得ば、各吉良家へ忍び入しほどに

我雪とおもへばかろし笠のうへ

と高々と一聲よばはり、門戸を閉ぢて内を守り、塀越に灯盜をともし、始終をうかゞふに、その哀さ骨心に染入り、女のさけび、童子のなき聲、風瓢々と吹きさ

義央所善茶人學其法。精義録　茶人偶語及十二月十四日夜集飲義央家。忠雄欲覈其實。後數日贈之帛段。詭請曰。近將還鄉。願以十四日夜來飲。茶人果辭以前言。於是衆奮躍擧事。報讐録　忠雄提大刀。與秀富等先衆踰屋。曰小野秀和書簡○世傳其角書簡。其畧曰本月十四日夜與諸友會都文公許。會雪霽月明。四望皎然。夜漸過丑。擁被就眠。乍聞扣門聲。啓視則赤穗堀部安兵衞。大高源五也。進曰。今夜將襲比隣吉良氏。君若救之。是沮人義擧也。願閉門戒火。言訖而去。即從墻頭窺見。婦兒號哭。悲風慘烈。使人酸

そふて、曉天に至りて、本懷を已に達したりとて、大石主稅大高源吾兩人、穩便に謝儀を述べたる事天晴武士のほまれといふべき歟。

日の恩や
たちまちくだく厚氷

と申捨たる源吾が精神、いまだ眼前に忘れ難く、貴公年來の熱魂故、具に認め進じ申候。早春之內、彼是御差操、御出府も候はゞ、彼落着も承り屆け、無餘儀伏劍に及候はゞ、竊に追善を相營なみ可申候。先は餘日も無之餘は期貴面之時候。恐々謹言。

鼻。遲曉源五與大石主稅俱謝曰。事既濟矣。源五賦諧歌曰。比能於武邪多知摩知久陀久阿豆古遠利。神氣激發使人鐙然。至今不能忘也。此書所謂都文公者。豈土屋主稅之別號歟。附以備考。是夜忠雄懷金二兩。題封皮曰。某年某月某日淺野氏家臣大高源五闘死。有收我尸者。幸以此充酒價。明日赴泉岳寺。與富森正因等過本莊酒家。酒家方起開戶。忠雄呼曰。吾渴矣。取酒來。酒家曰。市中法禁行人露坐店上飲酒。忠雄罵曰。吾既犯天下法。

十二月廿日　其角
文隣樣

月雪の中や
命の捨どころ

（烈士報讐錄）大高源吾寄母書。晉邑東偏有正福院。藏本書及大石良雄與僧某。三村次郎與布袋屋某等書。皆國事也。忠雄書頗盡事情。讀之者不覺沾襟。亦足以見忠肝膽鐵石不啻云々。

寧畏市中法乎。即出金擲之。直入擧罍以檜尾穿徹。傾數椀。賦諧歌而去。死時年三十二。義人錄。介石記。忠雄好諧歌。號子葉云。精義錄

（大高忠雄手翰）

私事今度江戶へ下り申候存念兼れても御物語申上候通り、一筋に殿樣御憤りを存じ奉り、御家の御恥辱をすゝぎ申度、一筋に御座候。且は侍の道をも相立て、忠の爲め命を捨て、先祖の名をも顯はし申度、御座候。勿論大勢の家來にて御座候へば、如何程か〳〵御厚恩の侍も御座候處、差して御懇意にも遊ばし下されず、人並の私儀にて御座候へば、此節大抵に忠をも存じながらへ候て

そもじ殿存命の間は、御養育仕り罷在候ても、世の誹りも有間敷き我等にて御座候へども、なまじへに御側近き御奉公相つとめ、御尊顔拜し奉り、朝暮の儀今以て片時も忘れ奉らず候。誠に大切なる御身を捨てさせられ、忘れ難きは御家の恩召離され、御欝憤遂げられ候段、至極恐れながら、其時の御心底推量り奉つり候へば、骨髓に透り候て、一日片時も安き心御座なく候。去れども短慮にて時節と申し所と申し、一方ならぬ御不調法故、天下の御憤り深く、御仕置に仰付けられ候事に御座候へば、力及び申さぬ事、全く天下へ御恨み申し上ぐべき樣、御座なく候儀にて御座候故、御城は仔細なく差上げたる事に御座候。これ天下に對し奉まつり候て、異儀を存

夾山曰。神崎則休東向途上。憩函根山麓一茶肆。與馬夫相爭。忍辱謝法。是爲訛傳。實係子大高忠雄之事。其謝罪之書。今三島驛世古某藏之云。

詫入申一札之事
一我等今度下向候處、其方え對し不束之筋有之馬附之荷物積所出來申候に付逸々謝事之旨尤之次第大きに及迷惑申候。依て御本陣衆を以詫入酒代差上申候。仍而如件
元祿十四年
巳九月　大高源吾
國蔵どの

じたてまつり申さぬ故にて御座候。併し殿樣御亂心とも御座なく、上野介殿に御意趣御座候由にて、御切りつけなされたる事にて候へば、其人は正しく仇敵にて候。主人の命を捨てられ候程の御憤り御座候かたきを、安穩に差し置き申すべき樣、昔よりもろこし我朝ともに、武士の道にあらぬ事にて候。それ故早速かたきの方へとりかけ申すべき處、大學樣御閉門にて候へば、御免なされ候時分、若しや殿樣御跡少しにても仰せ付けられ、上野介殿方へも何とぞ品も付きて、大學樣外聞よく、世間も遊ばし候樣にも罷り成り候はゞ、殿樣こそ右の通りに候とも、御家は殘り申候事にて候。然れば我等出家沙門となり、又は自害仕り候ても、憤りは休め候はんと、

此節までくやしき月日をも送り候所に、其甲斐なく安藝國へ御座被成候。閉門御免と申す名許りにて御座候。月過ぎ候はゞ、何とぞ御世に出でさせられ候事も御座あるべく候半か、よし左樣に御座候とても、此節にて殿樣御跡は絕え申したる事に御座候へば、此上前後を見合はせ申すは臆病の仕る所、武士の本意ならぬ事にて御座候。此上にも天下へ御訴訟申上げ、何卒相手へ御手當も下り、大學樣にも世間廣く御取立遊ばされ被下候樣に、一命にかけて御歎き申し上げ、是非御取上げこれなき其時、相手方へは取掛け申すべき由、頻りに相談の衆も御座候。尤も一理御座候樣には御座候へども、中々左樣の徒黨がましき事仕るべき道理と存じ申さず。其上御願ひ申上げ御取り上げ御座なきに付き、相手へ取掛り申候段、偏に天下へ御恨み申上げ候に均しく御座候。然れば以ての外の儀、大學樣初め御一門の方々樣までも、御爲よろしからぬ事にて候故、只一筋に殿樣御憤りを晴らし奉り候より、外の心御座なく候。

一段々右申上候ごとく、武士の道を立て候、御主の讐を報い申すまでにて、全く天下へ對し奉り、御恨み申上げ候にては御座なく候。然れども如何なる思召御座候て天下へ御恨み申し上げたるも同前とて、我々どもの親妻子御祟り御座候とても、力及び申さず候。萬一左樣の事になり候はゞ、兼れて仰せられ候通り、何分にも上よりの御下知の通り、尋常に御覺悟なさるべく候。御早ま

り候て、御身を我れと御誤ちなされ候事など、くれ〴〵もあるまじき御事にて候まゝ、かならず〴〵左樣に御心得なされたく候。世のつれの女の如く、かれこれと御歎きの色も見えさせられ、惑におはしまし候はゞ、如何ばかり氣の毒にて、心もひかれ候はんを、流石つれ〴〵の御覺悟ほど御座成らせられ候て思召切り、抑りてけなげなる御すゝめにも預り候御事、さて〳〵今生の仕合せ、未來の喜び、何事か之に過ぎ申候はんや。天晴我々兄弟は、侍の冥理に叶ひ申したる儀と、淺からぬ本望に存じたてまつり候。先々の首尾の程、御心に掛けさせられまじく候。私三十一。幸右衞門二十七。九十郎二十三。孰れも屈强の者共にて候。たやすく本望を遂げ、亡君の御心を休めたてまつり、未來閻魔の金札の土產に供へ申すべく候まゝ、御心安く思召し、唯だ御息災にて、何事も時節を御待ち成さるべく候。御齡もいたふ御傾き、幾程もあるまじき御身に、さぞ御心細く便りもあらぬおんかたに、乏しき月日を御淺ぎ遊ばし候半と存じ奉り候へば、如何ばかり心惡く候へども、其段力及び申さず候時に臨み候ては、主命を背き、父母を肩にかけて、如何なる山の奥、野の末に隱れ、又主君の爲めに父母の命をも失ひ申し候事、諺と申すものゝ例にて候。是等の道理暗からぬそもじ樣にておはしまし候へども、筆にまかせ申し殘し候。九十郎母と阿千代へも、寄り〳〵仰せ聞かされ候て、必ず〳〵おろかに恐み申さぬ樣に、互に御力

を添へさせられたく候。さいはひなるかな、御法體の御身にて候へは、このごいよ〳〵以て佛の御勤めのみにて、うさもつらさも御紛れまし〳〵、未來の事朝暮に御忘れなく、世も穏かに御座候はゞ、寺へも節々御參り遊ばし度く候。ひとつは御歩行御發生とも成り申すべく候。乳母にも諦め候樣に、能く仰せられたく候。かしく。

九月五日　大高源吾

母御人樣

まん上

〔白明和尚語録〕東向に岡野金右衛門、大高源吾居らる、是も所望せしに、殊の外辭退ありしを、是非にと申出らる。

上野介殿印を故主の墓前に手向るとて

その匂ひ雪のあらちの野梅かな

岡野包常號放水子

岡野包秀

岡野包秀稱金右衛門。母大高忠雄姉也。初稱九十郎。義人録 父金右衛門事長矩爲物頭並。食二百石。赤穗限牒 分預義盟。尋病沒。包秀哀父志不遂。襲其通稱以見繼志之意。義人録 包秀善用十字槍。小野寺秀和書簡 死時年二十四。義人録○包秀工諧歌見本書、忠雄書簡有春帆竹原亦同赴義之語。竹原疑包秀別號也。

矢頭教兼

矢頭教兼稱右衞門七。父長助事長矩爲中小姓。（中小姓據赤穗分限牒）教兼年十五。以父蔭爲兒小姓。後一年國難作。（義人錄）良雄方與衆盟。教兼從父赴之。良雄憫其幼。謂之曰。卿年少。仕亦日淺。不與盟可也。教兼怒曰。僕父殉難。僕縱未仕。義不得不從。況事國已

一年。委質爲臣。不異諸君。諸君豈少我乎。請先死。乃挺刀將自殺。衆遽止之。良雄泣下與之盟。（義人錄。報讐錄。介石記）從父至京師。父病死。臨終授甲一領曰。汝克成吾志。（參取堀內重勝聞書。報讐錄）尋奉母赴江戶。至荒井關。不知婦人關符之法。爲關吏所遏。乃還赤穗。託母於人。而後至江戶。路資蕩盡。艱難備嘗。而殉國之志益堅。（堀內重勝聞書）變姓曰淸水。（寺坂信行

筆記及襲仇家。書父法名。藏之兜鍪中。死時年十八。報讐錄

勝田武堯

勝田武堯稱新左衞門。事長矩為中小姓。赤穗分限牒。報讐錄○義人錄為無職誤死時二十四。義人錄

倉橋武幸

倉橋武幸稱傳介。事長矩為中小姓。赤穗分限牒。義人錄○報讐錄為扶持奉行衆既復仇將去。堀部武庸驗視衆傷夷。武幸與礒貝正久殿而退。義臣傳死時年三十四。義人錄○報讐錄作三十二

前原宗房

前原宗房稱伊介。事長矩為中小姓。赤穗分限牒○義人錄報讐錄為金奉行良雄在京師。遣宗房及神崎

則休僞爲商賈覘仇家。宗房稱米屋五兵衞。則休稱美作屋善兵衞。（美作屋據堀部武庸筆記○本書爲小豆屋、蓋屢變號也）變服辱身。日夜偵探。（寺坂信行筆記）良雄由此得知虛實。（横川宗利書簡）尋率衆而東。以二人爲主。死時年四十。（義人纂書）

神崎則休

神崎則休稱與五郎。美作人。好讀書。就和歌。（則休詩歌）初事伯耆守森長武。（義人錄。長武名據積藩翰譜訂）之後去事長矩爲横目。俸金僅五兩。（赤穗分限牒○精義錄曰。則休年十三。助僚友殺人。避仇赤穗。未知是否。窓能須佐美曰。則休母嘗爲長矩乳母。及赤穗滅。母見則休猶豫不決。留書曰。汝勿以我故緩大事。遂自殺。則休悲嘆奮激。決意死難。今案則休書簡有雙親無恙之語。則此說誤矣。深秘懽底錄以此爲武林隆重母。亦誤）會則休舍。則休恐爲人所疑。時或聚市井。屢惡少。樗蒲。以故人無疑者。（窓能須佐美）則休極嗜酒。與友人書曰。僕赴義在近。今也欲再

〔窓の須佐美〕一說に與五郎妻は、內匠頭殿、奥方の居從なりしが、或時表にて見物事ありて、奥方にも見物有りしに、彼少女與五郎が起居に目を附て、涙ぐみたる氣しきなり。事終りて後、內匠頭殿局を召て、少女奥方にも障りなくば、われらもらひて與五郎に嫁せしめたしとありければ、頓て其旨に命じられける程に、與五郎に給はりて妻としける。內匠頭殿後に物語りに、かの少女が容體類ひなく戀慕ふと見へし其儘置なば、行すえ密通などしたらば、大切の事也。さる故にかくはからひしとありけ

り。後自害したるは、母にはあらず。此妻女也。われら事は君のたくひなき御恩にて、かやうに在しなれば、とても命を奉りて志を遂けたく思ひ居たり。されば女の事なれば、敵打の人數に成がたく、さればながらへて居ては、足まとひにもなりぬべし。先達て迸しろべし候半と、書置とて死けるとぞ。

還鄕里。與卿等把觴談笑。不可得已。此間酒價甚貴。雖可酣暢。死在晷刻。事不如意。頗爲可恨。然以儕輩愛僕。盃不去手。常以爲酒德之大。天下無比。卿親族甚多。宜相親睦。勿生離隔。卿以此爲僕遺言可也。休則書簡○則休有淺草眺望云、隅田渡口待舟休、農舍繁榮春稻秋、梅若墳楊似帝士、業平詠草唱皇州、龍山日沒梵鯨吼、牛社月昇華表幽、回首酒旗風颯颯、囊錢空盡拭涎流、結句蓋實事也將襲讐。會大雪。乃賦和歌曰。阿豆佐由美。波流知

加計例婆。古天能宇閉能。由幾遠茂波奈能。婦志岐騰茂美無。詩則休歌死時年三十八。○窓能須佐美曰。則休臨死謂人曰。僕商家子也。幼時慶遊士人某家。某欲子養僕。僕父固辭。某曰。士養之則爲士。何傷也。遂爲所養。以故僕嘗爲儕輩所擯薄。及襲仇家。恐復取笑。遂力鬪殺二人。今也賜死。死尤不可不愼。乃從容就死蓋傳聞之說也　初則休屬前原宗房。記國難始末。自注背盟者姓名。以貽族人。其志將明節義。正汚名。以愧後世失節之人也。議者以爲有豫讓之風。義人錄　其畧曰。藤井又

左衛門閥閲之家。性又循良。惟其柔懦。受制安井。以辱厥祖。安井彦右衛門國之貴戚。世荷榮寵。而一旦負國。誑誘僚輩。多陷不義。其罪最大。大野九郎兵衛貪而饒貲。乘夜逃亡。擧家驚惶。遺其孫女。荻原兵介兄弟富冠一國。家蓄大銃。遇變竊之。衆怒罵曰。先君忌日。彼若至花岳寺。我裸剝之。其他伊藤外村等或奸或佞。或愚或弱。皆安井大野之黨也。（義臣傳引則休筆記木村貞行跋）其後以述二人之志。名曰同盟傳略。（義人錄〇）

〔白明和尚語錄〕次の座に茅野和助居られて、あなたにも何ぞと申たれば、懷紙なくして左右を顧らるゆへに、我等懷紙を出す
天地の外はあらじな

則休不信佛。嘗著神書。（見則休書簡）

茅野常成

茅野常成稱和助。事長矩。爲横目。後變名姓曰富田藤五。（變名據寺坂信行筆記）初與神崎則休倶事伯耆守森長武。有故去國。同至赤穗。

千種だに本さく野べに枯ろゝとおもへば世や命咲野にかゝろ世や命　茅野和助常成と書て賜ろ。右二人は北向なり。

長矩聞之。嘉其有志。介召而授職。無幾有國難。二人死之。衆謂二人爲知己死。不愧古人之義。死時年三十七。義人録○報讐録曰、二人事美作守森忠繼。忠繼國除。去仕赤穗僅四年。案續藩翰譜。忠繼津山侍從長繼子。未襲封而卒。子長成尚幼。故長繼傳國忠繼弟長武。貞享中長成還國。長成別食二萬苞。元祿九年卒。以繼嗣事絶祀。長成以十年卒。亦以繼嗣事沒城邑。更賜長繼以備中西江原二萬石。兩家事最易混淆。故報讐録有此說子曰猪之吉。常成書簡寶永中長武弟和泉守長直徙封赤穗。召爲近臣。參取寺坂信行筆記。續藩翰譜

〔横川勘平手翰〕一筆致啓上候。其後は打絶、御左右不承、御遠々敷罷過候。寒氣甚御座候、貴樣御家内皆々樣、御堅固被成御暮候哉、承度奉存候。私儀當表七月末に罷越、只今迄無恙罷在候。其御地御在仕候中は、諸事預御厚情、不淺忝奉存候。内々存念之儀も、一筋に相極り、死も近々相覺候。於此世は此書中限之御禮御暇乞に罷成候而

横川宗利

横川宗利稱勘平。○讃州府志曰、丸龜宮人曰横川勘右衞門。從子勘平仕赤穗死節。據此則宗利疑亦丸龜人也事長矩爲歩行。義人録歩行不列士籍。赤穗分限牒卒皆輕剽無賴之徒。精義録宗利獨伉慨尚氣節。義人録惡糟谷勘左衞門等反覆。欲斬之。恐敗事而止。又憤同盟多逃亡。至欲自殺以激衆。宗利書簡與友人

別而く御名殘多存候。日頃はヶ樣之節に及候而も、つよき事は人にも勝れ、木石之樣にて、さろ勇士ぞかしと、自慢に存候し歟、不日の命迫りては、其御地皆樣御事も恩ひ出し、いつよりも御名殘をしく存候。しかし落涙はものゝふの常にて候。於死後之働は唐のはんくはい、筑紫の八郞殿にも劣るまじくと、兼て覺悟に候間、適いさぎ能き打死可仕候こと、御推察可被下候。委得御意度候得共、死出之旅一筋に急ぐ身にて、心もなにとやら開數御座候故、早

書曰。平日自許以天下之健者。唯某等爲然。今忽念死與公等別。意氣戀戀。不覺涕下。顧平時自視爲如何人。乃效兒女子之態。然臨別而悲。人之常情。以拔山蓋世之雄。猶不能無帳中之泣。豈可以此議天下之勇士哉。若夫被堅執銳。所向無前。雖漢樊噲筑紫八郞君。吾未必遽出其下。況於吉良上杉氏兵乎。願爲公等能壯天下之耳

々如此に御座候。隨而宿所之事、老人共之儀に御座候間、御世話可然樣に奉願候。將又德兵衛母儀事、御借屋に爲中、前々御念頃に候間、彌御世話奉願候。此度書狀遺候間、御屆たのみ存候。今度必死一連書付掛御目候間、御曆可被成候

次第不同

大石內藏助
同主稅
吉田忠左衛門
同澤右衛門
原惣右衛門
間瀨久太夫
同孫九郎
間喜兵衛
同十次郎
同新六
小野寺十內
同幸右衛門
片岡源五右衛門
磯貝十郎右衛門

目。不至辱四方遠聽。又列叙忘義負盟者姓名曰。嗚呼狗鼠之輩。何足道哉。但恐吾屬死後。彼皆自掩己罪。而誣某等以爲四夫四婦之爲諒。此吾所恨也。故錄于此。使公等知之。又曰。方今四國無鋒鏑之恐。上下相保。君臣相樂。而我內匠君獨以一朝之故。身僵兵刃。禍及社稷。使人至死猶不能忘情於此。悲夫。某等事主於太平之日。

早見藤左衛門　千馬三郎兵衛　菅谷半之亟　潮田又之亟　近松勘六　大石瀬左衛門　中村勘助　富森助右衛門　赤埴源藏　矢田五郎右衛門　奥田兵右衛門　堀部彌兵衛　同安兵衛　大高源吾　岡島八十右衛門　貝賀彌左衛門　矢頭右衛門七　勝田新左衛門　武林唯七　杉野十平次　村松喜兵衛　同三太夫　倉橋傳介　毛利小平太　岡野金右衛門　茅野和介　不破數右衛門　木村岡右衛門　三村次郎右衛門　矢野伊

方欲奉觴獻壽。而忽與禍會。相從泉下。雖不能無區區遺恨。然有生必死。縱某等以壽終於牖下。亦不過享三四十年飽煖之樂。孰與施勇烈之譽於天下。明忠義之道於後世。身死名存。庶幾古人而無愧。某竊謂猶以瓦石之賤。易金玉之貴也。尚何遺恨之有。故人幸有以察某等之意。死時年三十七（錄義人）

助　瀬尾孫左衛門　寺坂吉右衛門　前原伊助　神崎與五郎　横川勘平　奥田五四郎　以上五十人　拙者儀存寄御座候間　先達而切腹仕候事も可有御座候。　缺落者發に注す　中村清右衛門　鈴水重八郎　中田利平次　此三人江戸表に一所に罷越、發元取沙汰悪敷御座候を聞て、しきりに恐れ、利平次は去月廿日、清右衛門重八郎は去月廿九日に、夜に入り缺落す。比興不及評、尤内藏介仕方ケ樣に延々いたし、方々え

三村包常　寺坂信行

三村包常稱次郎左衛門。父曰彥左衛門。常陸稻田人。始仕赤穗。（包常諱簡）包常事長矩。爲廚下小吏。衆在赤穗會議。偶呼酒。包常執注而進。衆掩盟冊不令見。包常曰。風聞諸君有結義之計。僕雖卑賤。願與聞焉。衆笑曰。非汝所知也。包常作色曰。今日之事。

もれ候様、よきとは雖申候得共、矢野爲助瀬尾孫左衛門、極月六日朝缺落。小山田庄左衛門此者は十一月二日小袖金子少々ぬすみ取缺落田中貞四郎　同四日缺落只今迄丈夫に相見えるる分四十八人一去年夏籠城之覺悟節に、臆病を働、悔先非候て、大學殿善惡た親樣に手術をいたし、内藏介方へ伺公し、首を下げ手を束れ、右同志之人數に加り、亦此度の首尾に驚而速に逃る。大臆病仕殘に注す。一柏屋勘左衛門　井

何論貴賤。請不已。良雄隔障聞之曰。次郎
左衛門言是也。我不遺汝。自後屢命以事。
包常奔走不懈。衆皆謂覬賞。報讐錄良雄獨
察其誠實。召之謂曰。一國之士。受厚恩者亦
多矣。然大抵蓄縮觀望。不憂國難。而忠義
之士。乃出於寒賤如卿者。我輩能不愧乎。
包常感泣而退。良雄將去國。又見包常賑
給之。包常書簡衆之襲讐。包常從赴後門。奮大

口忠兵衛　杉浦順右衛門　田川九左衛門　酒寄作左衛門　木村孫左衛門　田中六郎左衛門　松本新五右衛門　橋本治兵衛　井口半藏　土田三郎兵衛　生瀬重左衛門　大塚藤兵衛　三輪喜兵衛　田中代右衛門　前野新藏　田中序右衛門　梶半左衛門　近藤新吾
去年丈夫者之内、誠に切に成引はづし、大臆病の仁殘にしろす。
奥野將監　河村傳兵衛門　小山源五衛門　進藤源四郎　里村伴右衛門　此

槌排戸。衆乃得入。包常書簡小野寺秀和書簡死時年三
十七義人錄良雄在細川氏邸。謂堀内重勝
曰。僚友有奥野將監者。食一千石。其他食
祿任顯職者亦多。然遭難皆逃。故僕之
所共事者皆寒微。願君等不知。得不視寒
微爲膴仕乎。重勝曰。緩急致命。非肉食之
所能也。故節義常在寒士。然古今豈有義烈
如諸君者邪。重勝聞書聞者惡奥野等之不義。

内にも河村傳兵衛取分け惡敷見ゆる。平野半平此者は逃る上に、大石家拂物之代金三十兩ぬすみ取、京都欠落。比興不及評。岡本次郎左衛門　幸田與三左衛門　稲川十郎左衛門　榎戸新助　山上安左衛門　仁平鄕右衛門　高谷織右衛門　多織太郎左衛門　豐田八大夫　各務八右衛門　陰山惣兵衛　渡部角兵衛　川田八兵衛　久下織右衛門　井子利兵衛　佐藤伊右衛門　佐藤兵右衛門　惣右養子　原兵太夫

而服包常等之誠節焉。同盟中職最卑者。為寺坂信行。

寺坂信行稱吉右衛門。以步卒屬吉田兼亮部下。為人樸實敦厚。篤於交義。赴人急如己私。伊藤長準撰墓碑　聞衆謀復仇。請兼亮曰。某雖微賤。亦荷國恩。義不忍背之。願死生共之。兼亮感其志。請良雄使預盟焉。明年從兼亮至江戶。間關崎嶇。未嘗相離。義人錄

右申通委細に得御意度候共、附數又は皆樣と御暇乞も申度候、故、狀數相認候に付、不能詳々。恐惶謹言。

十二月十一日　横川勘平宗利

彌左衛門樣

利兵衛樣

小三郎樣

人々御中

〔老士語錄〕義士切腹の後、間もなく二月中旬、寺坂吉右衛門、大目付仙石伯耆守殿へ罷出で申しけるよふ、私事輕きものに御座候へども、兼て一味連名にも加はり申す所、其の當より立退候事を、世

既已復仇至泉岳寺。同盟相議。遣信行於安藝報長廣。碑墓然衆每語人以不知所之。堀內重勝聞書　蓋恐累長廣也。長廣留之不遣。至明年四月脫還。衆既賜死。乃詣仙石久尚自陳。與衆同罪。願就死。幕府以事既往不問。義人錄　信行乃錄復仇始末及同盟舉動。以贈兼亮族人羽田某柘植某。於兼亮事最致意焉。信行筆記義人錄　兼亮女壻曰伊藤十

聞にては透たるよふに取沙汰仕り、下様の事左もあるべしとの批判を蒙り、近頃口惜く存候。其の節餘儀なき用事を内藏助に頼まれ、主人の爲め、何れも同じ事なりぜひ立退呉候よふに、再三申付けられ、上野介殿を打取候を見届け、立去申候。田舍にて義士御仕置の由を承り、私一入存命、人に面をむけ難く、乍憚御出すなり。御仕置仰せつけられたくと、旅掛のまゝにて申出たるに、伯耆守直々に對面ありて、段々神妙なる申分なり。併し事濟たる跡なり。

郎大夫。事中務大輔本多氏。（堀内重勝聞書）信行往姫路。訪之。本多氏聞之。命留信行於其家。案○本書曰。信行還自安藝。路過姫路。遂被留。墓碑。信行還江戸。與義人錄合。故今訂之。自是信行寄食於伊藤氏者二十餘年。本多氏三徙封。一側地。信行從伊藤轉徙。艱苦萬狀。義不肯去。已而或招至江戸。寓居麻布曹溪寺。寺僧薦之山内主膳。（内田叔明撰逸事碑）主膳嘉其忠烈。給以廩祿。眷遇優渥（墓碑逸事碑）

錄にお尋もなきに、押而罷出る事、公儀を輕しむるに似たり心底は奇特ながら、何方なりとも立退くべしと、御叱りあり。即刻御返しのよし、内々は路銀も有るまじとて、金子なども與へられける。

（江赤見聞記）寺坂吉右衛門事、後に吉田忠左衛門妻子物語に、其場より立退候て不苦之旨、內藏助より墨付取、本多中務太輔樣御城下播州姫路に、忠左衛門妻子罷在候故、立歸、右之者共見届、罷暮候由御役替に付、越後村上えも、共に引越、

晩年又錄同盟子弟履歷。以藏於家。（信行筆記）

跋

延享四年歿。年八十三。葬於曹溪寺。（墓碑）

○良雄與寺井玄溪書曰。吉右衛門至十四日曉猶在比。抵仇家。不知所之。報讐錄取之。然使信行果逃亡。必將晦迹寧復告名於人邪。良雄之言。蓋有深意。非事實也。當是時。世臣巨族往往背盟逃亡。而信行以賤卒赴義。世呼曰四十七士。蓋公論也。故今從之。但晩年食人祿。非同盟意。故今附於此。

初淺野氏累世好士。待之甚厚。慶安中有䊮谷勘左衛門者。事長直。其弟源左衛門去事右京亮大久保氏。與同寮板倉彌介俱往戍

今後彼地に罷在候由物語也。

〔川岡雜談〕淺野長矩の家臣吉田忠左衛門隊下足輕寺坂吉右衛門は卑賤たりといへども、大石原吉田等の歷々にも、志は少しも劣らず。義は鐵石の如くにして、四十七人の列となり、千辛万苦して、夜討の時も大に働き、勇を奮ひ、本望を遂し、各芝泉岳寺へ引取る時より、曾て見えず。按ずるに中々節に臨て死を恐れ、隱るゝ者にあらず。輕き身を以て、義士と同列して、夜討の節まで聊かの志を變ぜざるにて計り知るべし。或は匡雄播州（參州の誤）大學君へ使に遣したるともいひ、或は忠左衛門一大事の遺言を守るとも衆評區々なり。又後に熊本侯五百石にて召抱給へるともいへり。何れも風説なり。いかゞして存命せるやらん。其故は知らざれども、山内主膳殿といへるは旗本にて老家臣、此譯は兩國矢之倉に住す齋藤立昌といへる醫の姪立敬、此女に尋ぬるに依て、女筆を以てあら〳〵書きおくれり。其文を其儘にこゝに書記しぬ。

二條城彌介語人曰。淺野內匠頭僅食五萬石。而耽散樂。好角觝。眞妄人耳。源左衛門曰。是吾舊君也。吾嘗受其恩遇。今雖已去國。不忍聞惡言。然子未知而言。吾不敢詰。是後子勿復言。他日彌介復謗長直。源左衛門怒欲手刃之。旁人救解之。及還江戸。大久保氏以二人職在警衛而忿爭相仇。皆逐之。然嘉源左衛門不忘舊主。密使

人慰諭。彌介大怒。致書源左衛門。約決鬪於西奎。源左衛門與處士佐佐勘兵衛。灰方藤左衛門等赴之。斬彌介及其徒三人。源左衛門亦被重創。長直聞之曰。彼以吾故至此。此忠於我者也。遣醫護視。源左衛門遂死。時人以此知長直之得士心。栗田蓋休見聞抄○案本書。勘兵衛亦嘗事長直。助其友殺人避仇高松云。藤左衛門蓋以此時事長直。長矩時有灰方藤兵衛者。疑其子也。後五十餘年而有復仇之事。士之

寺坂吉右衛門事御尋の儀あらく〳〵書ておくりとく。此人久々浪人にて、吉田忠左衛門との御縁者の方にかゝり居被申候、右之段山内主膳様御聞及ばれ、御屋敷へ御呼被成度よしにて、そうけい寺と申寺の世話にて、享保八年の春山内主膳様御やしきへ御呼出、其後主膳様御娘子様、青木ぬひの助様御嫡子座宮様へ御縁組御斎候て、享保十一年午十二月の婚禮被遊仰付参り勤申され候。青木機にては御容分と申て

獲罪去國者亦爲之死。蓋累世好士之効也。衆既復仇。在仙石氏邸。水野小左衛門歎曰。赤穗得士之盛。足以爲國家藩屛。今乃如此。可勝歎哉。（義人錄。精義錄。）及衆賜死。或謂細川綱利曰。衆死邸中。請祓除焉。綱利曰。否。吾將使忠義之鬼鎭護吾家。（堀內重勝聞書）其後朝鮮來聘。聞良雄等事曰。有臣如此。其君可知也。（三朝佚事）

御出入の御客者衆なとゝ同じ様に、御あいさつにて御座候。其後斎宮様御果被成候付、奥様御其後里へ御帰り遊はし候まゝ、延享四卯年四月右の御後室様御借いたし、吉右衛門も當御屋敷へ歸り被申候。同九月八日浮腫と申病氣にて惣身はれ申候て、同十月五日に相果られ候。九月廿九日迄は相勤られ候。只六日引込れ候て年は八十二歳にて御座候。法名發岸良貞。夾山曰信行法號節岩了貞な

附錄

萱野重實

萱野重實稱三平。攝津萱野鄕人。源頼光之裔也。父重利事大島出羽守重寶。其第二子。年十三。用大島氏薦事長矩。爲中小姓。（中小姓據赤穗分限牒）從在江戶。會變作。與早水滿堯乘駟告變赤穗。路經萱野。有衆送柩。

り候入暗記の誤りなろべしと申候。ぼたい寺は、三田古川町後通り立さつこうと申所の、そうけい寺と申禪宗にて、石塔是に建申、碑の銘は、御上の儒者土田孫三郎様と申入御吾被成候由に候。吉右衛門事此方屋敷小身に付御合力と申事にて金拾貳兩五人扶持被下候。其外夏冬の御召物なと、御心付被下候て、格別に御懇意に御あひしらい被成候御事に候。吉右衛門妻女も、若き時分方付添、方々苦勞

問之則其母也。重實且駭且悲。乃慨然曰。
我豈以私情而緩公事哉。揮鞭而去。遂至
赤穗。城衆議論不一。重實決意殉國。及衆
解去。重實還鄉里。終母喪。屢往山科見良
雄議復仇。紹述集堀正俯撰墓碑 父欲令重實爲人
後。重實以爲從父背君。不如死。堀內重勝聞書。報讐錄。○
紹述集墓碑並曰。重實至冬辭父。請東行求仕。父不許
曰。汝非求仕者。將以刀仇人。若有其事。吾族不足恤。恐
累及吾君。吾之思我君。猶汝之思汝君也。重實曰。願絕
吾籍。父曰。父子天性。不可離也。吾唯欲汝之殉義耳。重

致、吉田忠左衛門殿奥方に從ひ、國々な付あろき申候。當やしきへ吉右衛門とつれたち参候て、七年以前未の六月病死いたされ候。年は七十二歳にて御座候。はしめより子省人も無御座候ゆえ、あとめ御座なく候。右書付は、わたくし吉右衛門殿に承り候て發申候まゝ、御尋に付、あら〱書付あげら〻。右書付寶曆九年己卯七月八日兩國矢之倉齋藤立敬方にて寫取りぬ。山内主膳は土佐庶主分家也。領三

實止。乃至明年正月十三日。令僕齎書往良
雄。許其夜盥浴謁父。談笑如常。及曉房戶
不開。家人怪訝。排戶視之。則東嚮刎腹而
死。時年二十八。良雄得書大駭。呼同盟示
之。莫不流涕嗟歎。紹述集墓碑 後人悲其志。爲
建碑於泉岳寺云。○攝津名所圖會曰。重實墓在萱野谷芝村陽光院。又
有橋本平左衛門者。事長矩爲馬廻。食百
石。赤穗分限牒 及去赤穗。欲先衆殉國。遂自殺。

千石屋數三田新堀土田係三郎は、御評定所詰儒者領百五十俵役料五十俵日東山曹渓寺は、濟家妙心寺末三田古川町

〔江赤見聞記〕萱野三平御小性達也。生質美事成ろ者也。親は萱野七郎左衛と申攝津國之內、大島伊勢守殿御領內、攝津萱野と申在所に引込浪人にて百姓仕罷在候。巳の夏於赤穗內藏助一致に申奉候得共、御城引渡相濟候て、御家來致離散し已後親七郎左衛門方へ立退罷在、折々山科大坂へも立出、時節見合罷在候。扱又

義人錄。報讐錄〇明良洪範曰。島喜兵衛者亦先衆自殺。然其名不見分限牒。蓋傳聞之說也又有

小山田一閑者。既已致仕。往江戶依女家。子莊左衛門在盟中。衆既復仇。一閑聞其子逃節。遂自殺。時年八十一。報讐錄 介石記

寺井玄溪

寺井玄溪赤穗醫官也。父某事出雲守本多政利。政利國除。玄溪居京師。元祿十三

七郎左衛門常々百姓にて無之故、御領主にも御懇意にて、先年三平內匠頭樣へ被召出候刻も、右之伊勢守殿御賴にて相濟申候。此度內匠頭樣御仕合に付、致浪人候て、七郎左衛門方に居申候段、伊勢守殿御聞候て、何方へ成共御賴身上向御世話に可被成候間、先伊勢守殿に御奉公相勤可申由被仰候。兩親共に右之仰承之、不大形悅候て、其旨三平へ中聞候得共、內匠頭樣御仕合間もなく、主取仕候事、非本意奉存候。其上少々存寄も有之候間先其段御免被下候へ

年事長矩。報讐錄食三百石。十五口俸。赤穗分限牒從在江戶。及變作。赴赤穗。遂還京師。義舉之事。莫不參畫。良雄將東行。謂之曰。君臣之義。雖無異同。然子仕官日淺。且以醫爲業爲人所知。今遽去京。人必怪之。請爲留理後事。以故玄溪不從。報讐錄 畸人傳 良雄尋與書曰。嚮僕止子東行。子必以爲遺憾。然子醫人而預事。後人將謂彼驅率僚輩。以及方

と断申候得共、兩親共に老衰も仕候哉、とかく承引不仕。伊勢守殿方へは、大方御部も仕候様子に御座候。然上三平色々了簡仕候へ共、内藏助一心之一義も、時節不至由にて、見合中内に御座候處、右之奉公之事は、急に罷成候間、とかく一分之存寄さへ遂し候得ば、事濟候と存候哉らん、午の正月十四日、忠孝にせまり自殺仕候。神妙之仕形と可申哉。承候者ほめ申者多く御座候。世上に三平義流布不仕候段殘念也。〔見聞集〕小山田庄

技之徒・此同盟之深恥也。夫軍伍之間。醫官未嘗不從。獨今日之事則異於是。子之不來。固其宜也。且僕輩死後。世人必有駁議。子幸爲我辨之。（義士書簡）玄溪令子玄達赴江戶。護諸士疾。（堀内勝重聞書）後諸國招辟皆不應。正德元年歿。三宅絹明與玄溪相善。及著報讐錄。質之玄溪。云。（報讐錄）內海道億亦以醫事長矩。（赤穗分限牒）及國滅。居江戶。義衆

有疾則竭心療護。他人請治皆辭之。衆諭之令不預復仇。一如玄溪。吉田兼亮在細川氏。第尤稱道億有志云。（堀内勝重聞書）

烈女

原元辰母

原元辰母失其氏。赤穗既滅。元辰未去。良雄致書請來京師謀議。元辰語母曰。兒以

咎など承り候て見申候へども、悴庄左衞門相見え申さず候故前方話し置き候者どもの心底も恥かしく年罷り寄り卒忽の儀申し、面目もなき仕合、緣者の前もこれあり候故、右之段書置仕候て、午の極月十六日朝自害致し候、行年八十一歲に罷成申し候。〔江赤見聞記〕惣右衞門赤穗之城退散之節、老母引具し、城近き町にすみければ、折々内藏助方へ文通して事を聞合せけり。然る處七月末とかく京都へ出、内藏助と申合、兎も角も事な

事之京。而他日赴江戸。淹留積日。亦未可知也。母曰。汝赴江戸。必當永訣。武夫世食厚祿。荷重恩。國有難則死以報之。固其分也。汝宜奮勇報仇。萬一失節。吾不復見汝。元辰曰。機事尙密。故與大石氏相議。雖至親不敢漏泄。是以不告。兒之所悲者。母既老而兒不能終養耳。言訖流涕。母怒曰。忠孝不得兩全。汝欲報君仇。安可以我爲累。

可逢と思ひ、何となく母に申けるは、我等事可申合儀と京へ上候。大方十日も廿日も致逗留候半、事により夫より直に、江戸へ下り申事も候はん。頓て歸り懸御目候半、其間無御際樣に御座候へと言ければ、此母古へ京極丹後守殿に仕し人なりしが、其後赤穗へ嫁して來りける。若き時より心さま人に勝てやさしく、又たけ〱數もありけるが、惣右衞門に申しけるは、遙々の旅行に趣給ふ事心勞覺候つく〱こしかた行末なおもふに、そなたの親祖父より、内

宜速行。元辰乃赴京師。會良雄嬰病。元辰看護。待其愈議事。良雄曰。事欲速成則不得萬全。宜徐圖之。元辰乃還赤穗。見母告故。母默然。明日母臥不起。元辰使婢伺之則伏刃矣。旁有遺書曰。忠孝不得兩全。吾既爲汝言之。今乃歸省。是不能忘情於我也。吾恐汝以吾故汚父祖之名。故以死勗汝。元辰悲慟。乃葬之而去。明良洪範〇義人錄載近松行重母事。亦

匠殿の恩願にて、今迄家を繼來れり。然るに士は名社惜けれ此度の旅行は、定て御主の恩をも報じ、親祖父の名をもけがさじとの心可成我等女成共、察せざらはん哉我男の身なれば一所に行て兎も角も成べけれ共、女の身社がなしけれ。人の親の子思ふは常の習び、數多揃たる子をだにも、いづれおろかはなきと聞、その方事は只一人にて、月にもかへじと社思ひけるに、たゞに愛して、人の死をも不知は、鳥類畜類の子をするに同じきぞ一度御主の御讃りを

與此相類
未知孰是

小野寺秀和妻灰方氏

小野寺秀和妻灰方氏名丹子。溫而有義。好和歌兄藤兵衞亦仕赤穗。及變作。藤兵衞與秀和絕。灰方氏獨留京師。聞秀和父子死。賦和歌曰。都麻邪古邇麻都羅無毛能遠。伊曾我麻志。奈珥加古邇與珥。於毛

もやすめ、草の影にても御恩を報じ奉り身は東の土に埋る共親の名をもけがさぬやうに心得給へ。若し打參ば傍輩衆に先遂て打死仕たりと聞ば、母はいか斗嬉しかるべきぞ。是我志を發ふ弟一の孝行なるべし。身を立父母を顯して、命終るを孝の終りと社聞。若母有事を思ひ、未練の働き有ならば、命有たり共、二度我に對面有べからす。其方の父も武士也。我も又武士の娘也。いづれに付ても、武士の名を貢たる者なれば、返々名に恥有べしと、誠に無餘儀い

比遠久蔑幾。不食而死。畸人傳

堀部金丸女

堀部金丸女名幸。金丸養武庸爲嗣。將以女妻之。未及成禮。國難作。幸從母遊歷諸國。至伊勢松坂。聞金丸等復仇遂至京師。無幾衆賜死。時伯父爲僧在江戶。乃往江戶見之。請爲尼。伯父命寢一室。乃置死人

さめける。惣右衛門も、兼て母がくがい〳〵數有ければ、思立事露斗もほのめかし聞せんと思ひけれ共、女の事なれば、色にも出し人に知らせて、事露顯してはあしかりなんと、今迄は語り聞せざりしかど、母はや如此云ければ、此上は何か忍ぶべけんと思ひて申けるは、如仰我等祖父より、亡君の厚恩を蒙ること候へは、頓にも其恩を報じ可申了簡候へ共、内藏助より〳〵の思ひ立候へば、何國迄も一所に社と申合候。いつ迄も付添奉りて、御先途を

之處也。幸毫無怖畏。終宵熟睡。伯父曰、可
也。遂薙髮稱妙海。後至泉岳寺。結廬長矩
墓側居焉。常哀長矩無後。屢訴之官。有司
怒欲抵罪。或營救得解。幸自知志不遂。每
夜點燈長矩墓。某侯聞之。與錢供其費。幸
每以其餘賑貧窮。續畸人傳 初幸歷信濃。遇一
女子從人之江戶。見幸憫之。與以團飯。幸
旣至江戶。聞女子爲倡。乃之某侯。乞金贖

も見屆奉つり可申身には候へども、如此の珍事出來り、此場の難遁、何事も皆天命のしからしむる所と思召、少も悔候まじ。有しに替りて諸事心に任ぬ御住居、御心くるしく候はんと、是耳心にかゝり候とぞ言ければ、母申けるは前にも申通、我等事必ず〳〵心にかけ給ふべからず。早々旅の支度し給べし。長途なれば歩行にて行給ふべからず。草臥ては時の用に不可立、馬か駕籠にて、馬に乘なれば能馬心を付乘給へ。いれふりて落給ふな。小者壹人も連ざれば、嘸不

之嫁人。以報一飯之恩。鈴坐記言 我文公嘗召
之邸中。問金丸等事。語及其母。幸曰、妾父
之死也。母不哭曰、捐軀殉國。士之常也。何
悲之有。諸士婦若有悲泣者。我當以刀子
抉其眼耳。人始知其母亦烈婦人也。侍坐記言
死年九十一。續畸人傳○幸蓋以安永七年沒云

自由に有べし。傍輩衆と能言合て事をなし給へなどゝ、惣にいふて別れける。惣右衛門山科へ出、内藏助と言合せ、七月末より江戸へ下りけるが、此折節内藏助散々相煩ければ、皆快氣を待て時移りけるまゝに、此内今一度母に逢て歸らんと思ひ、又播州へ趣、母が在し所へ立越案内す。母聞て惣右衛門が來るとや、定て雜ての事首尾能て祉來るならん。手は負ざるかいかにと云。惣右衛其儀にてはなく候と有し事共語りて夜に入ければ、寢て夜明て出るに母見

義僕

近松行重僕

近松行重僕甚三郎與行重同鄉。從至江戸。一日行重使甚三郎還鄉里。甚三郎曰。以奴觀之。諸君擧事在近。奴之從君也。奴父誡曰。汝輸忠竭力。勿惜軀命。君之所知也。而今遠奴。豈以奴爲不足用乎。辭氣憤

へず。下女に聞ば、いつも早御目覺させ給ふが、今朝は如何被成候哉樂々と云。若人之事なれば、惣右衛門無心元、忍び行きてみよと云て下女をやりける。下女行て見、あつと云て出る。惣右衛門驚き、急ぎ行て見れば、母守り刀にて自害し、あけになりて死し居り、惣右衛門はじめ下女共あきれ、涙の外は事ぞなき。側に有ける一通の文を見れば書置也。其文に曰。

過にしわかれの折から返す〲母有と思ふべからず候よし申候へども、

厲。行重恐其自殺。乃止。及襲仇家。甚三郎懷橘餅從至其門。衆殺義央將去。甚三郎迎見大喜。謂之曰。諸君得無飢渴乎。乃以橘餅與衆。其夜行重往細川氏第。甚三郎蹤跡而行。至其第。踟躕久之廼去。行重與人語及甚三郎事。嘆曰。恨不授以姓氏而偕事耳。堀内重勝聞書○義人錄載片岡高房僕元介事。與此無異。蓋傳聞之誤也

又立歸り我な吊ふ事、是孝に似たろの不幸也。我世にあれば、かゝるみれんも見てろなれば先我先達て死をなおしへ、武士の恥をすからん事をしめすか、是も又子を愛するとか道にもあらんかゝ女心の一筋に思ひ極て、かくなりし侍るものなり。かしく。

十一月六日　はは

はらそうゑもんどの参る

惣右衛門是を顔におしあて、あやまりたり。あら悔し、泣々葬禮の事とりいとなみ、夫より江戸へ赴

大石良雄僕

八助者良雄僕也。赤穗既滅。良雄出城寓居尾崎村。將移居京師。時八助既老。退居陋巷。乃往見良雄曰。奴聞主將遠徙山科。奴宜從。老不能。願得賜一物以珍藏於家。良雄曰。社稷淪喪。進退維谷。汝所知也。吾將卜居僻地。耕芸終身。與汝別去。無復見

くだりける。

〔玉田太郎作年記〕老尼は四十二歳にて夜討せし堀部氏本江州佐々木家の後胤堀部淵氏なりしが、壯年にして發心し、出家となり萬山利尚と號す加賀國大成寺の住持なり京都に然が擧けんとう庵な開基せし大德の人也。是によつて、母方の親戚なるゆへ、備前の大炊侯の御家より彌兵衛を養子に入て相續せり。此時彌兵衛四十一歳、老尼の母十七歳也。老尼幼名おこう、八歳の時より初めて赤

期。聊留此以爲別。乃以十餘金與之。八助怒曰。老奴來謁。欲得主手澤所存一品。朝夕奉之。以代拜尊容而已。奴雖老悖。豈爲貪賜金而來哉。今國君橫罹禍酷。卑賤如奴。猶且切齒。而況世荷國恩。而肉食者乎。何乃辱身縮氣。不念國恥。竟無一人有復仇志者歟。乃擲金慟哭。良雄默思久之曰。吾過矣。吾過矣。乃攬筆寫一士人戴笠微

穗城奪室の奧使に召出され相勤、十三歲の時內匠公、江戶へ參府したまひ、十四歲の時騷動也。君侯御切腹の時、赤穗城殁し、それより大石氏井父に隨ひ山科に住居し、十七歲の時十二月十四日讎討相濟、十九歲にて剃髮し志を立、回國に赴れ不淺廻行し終れりと也。貞尼龜井戶に久しく住居し候間、毎前五度づゝ泉岳寺墓若に詣てければ、程遠く其上年寄候へば若勞なる故、五年以前泉岳寺前へうつり往けるとなり。

行。蒼頭從ㇾ後之狀。皆佩二長刀一。意態奮然。蓋寓二復仇之意一也。因謂二八助一曰。吾嘗在二江戶一。從ㇾ汝遊二北里一。汝頗記否。八助熟視ㇾ久ㇾ之。忽曉二其意一。大喜曰。何賜如ㇾ之。流涕談ㇾ舊。辭訣而去。人傳以爲二美談一。赤松鴻撰良雄自畫像記。參取崎人傳○關西人著

天野屋利兵衞傳。見原氏備考。其事甚奇。然諸書無所徵。今姑闕疑

赤穗四十七士傳終

（附）

赤穗義士墓

〔白明話錄〕元祿十六癸未年、二月四日送葬亥上刻に始り、丑の下刻に終る。先きに細川殿御預の分至る。此先後は四家泉岳寺へ遠近のちかいある故也。泉岳九世嗣山長恩和尙乘炬の佛事に古鐵錄双上の四案を學著す。此の故に衆士の法名を〳〵く叙双の二字を用ゆ。墓地も地なくて副司が急に存じ付藪を引除け、急にひろめたなり。夫で淺野殿のは下の方也。藪より外に地がない。それで少し上の

〔齋藤彥麿神代のなごり〕高輪泉岳寺なる義士の墓所は、門內左の方、細道より山にそひて行、傍に小き古井あり。吉良上野介義央朝臣の御首洗ひし水なるよし立札あり。坂を上りゆけば、右の方に平地有りて冷光院殿（淺野內匠頭長矩朝臣）瑤泉院殿（御室）二つの御廟あり。猶のぼりて横に石壇を上れば、平地にて義士中の墓あり。今は山坂とも平均して道廣くなし却て賤く成たり。

〔坂田諸遠野邊夕露〕元祿十六年二月四日死を賜ひ、四家に於て切腹の後、當寺方丈の南なる丘の半腹に葬り、石塔を並建つ。其側に龜田鵬齋が撰文の碑を立しが、一

方也。和漢三才圖の圖は違へり。あの繪圖の六人は大石の方よりかきの手にいた也。勿論土葬也。墓表は出羽の台雲が書たる也。台雲は泉岳入世和尚の弟子也。

〔豐岡十勝記〕陸播人建碑記中云。元祿年間。赤穂士大石良雄復君讐。其妻石東氏播子。但州豐岡藩士石東源五兵衛之女也。資性溫良。而有從良之操。良雄欲復其君仇也。使播人歸其生家。蓋慮難之及也。世云離緣。則非也。良雄自刄之後。播人在生家。一意爲良雄祈冥福。

時其文は所憚ありとて、取除きしことあれども、再び之を建つ。義士の墓地、堀内重勝覺書に『助右衛門被申候は拾七人の者共、此二つを御物語致度事、別之儀にても無御座候。拙者共今度の事、定て斬罪にも可被仰裁と存罷在候。何卒天氣晴候折柄に候はゞ、能く候と頼居申候。然る處、各樣方御話、又は世上の批判を崇り、早蹴り付申候萬一切腹抔に結構可被仰付裁、左樣之節は、御屋敷にて可被仰付裁などと蹴出申候。萬に一つ左樣にも候はゞ、十七人は夫々に宗旨も替り候得者、旦那寺の坊主共、又は親類共、死體を拜領仕度願可申候とも、必々被下まじく候。泉岳寺は空地も有之所に候間、四十六人共に一つ宛に、御埋被下候樣奉願候』と見えて、四方共に其夜直に

元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以病歿。年七十有七。葬于城崎郡日撫村正福禪寺。佛諡曰香林院華屋壽榮大姉。距今一百五十有三年矣。（明治二十二年）予曾弔之墓地。荒蕪。斷碑片々。殆不留形。石東氏子孫零落。僅存家名而已。判官濱口夫人千代子。有氣慨。聞之曰。嗚呼千古忠臣之婦如此。妾脱衣一領。則足以建碑。請余題其面。余乃大書曰。大石良雄君室石東陸播夫人墓。云々。

〔貝村翁聽雪堂問話〕餘の年なほ少かりし折の事也。但州豐

泉岳寺に送りしに、内匠頭墓地の近所に、空地なかりしかば、其上の藪を開きて、此處に埋葬しけるよし、白明傳話に見えたり。碑石の字は、出羽の台雲といへる僧の手跡なりとぞ。

介石記に、石塔は初は淺野内匠頭忠臣と彫刻しけるを仙石伯耆守聞及ばれ、忠臣の二字除て然るべしとの差圖なり。依て家臣と改めける。石塔卒塔婆結構に經營けるを、是も訝みてはいかゞ樣いたさるべし。唯今の内參詣も多きよし、世間取沙汰如何に候間、先隱便に心得らるべしとの事、然るに依て、其後は參詣の人も、容易くは入れざりしと見えたれども、寺社の取締に、大監察の關係すべき事理ならねば、寺社奉行より、然る諭示に及びし

岡に在りて久保田損庵翁と交り、ある日石束氏の事を問ひしに、石束氏は元祿年間、京極家の家老職を勤め、陸獨人の父にあたる源五兵衛は兵學者にて藩中の望みたかゝりしよし。主税の母と共に石束家に歸りし時、深く韜晦して讀書撃劍等のことを廢し、日に數川の邊に釣を垂れ敢て他と交らざりしかば、人之れを目して恐人となせしも、祖父の源五兵衛は、さすがに見るところやありけん。良雄が復仇の用意整へしとき、寺坂吉右衛門をば主税を迎へ

や。其は其砌參詣の群集するを聞て、然ることなしともいひ難けれども、仙石久尙か、説示せしといへるは、例の臆説なるべし。或人の説に、其砌參詣の者群集夥多しきため、其筋より猥りに參詣をなさしむる事を許さゞりし。其時の番人の遺風、今に存して、尙ほ墓所の口に入を置きて、香花料を寺納させ、參詣人の入るを許すは、全く最初は番人を置きて、義士の親類縁者の外は猥りに參詣人をゆるさゞりし餘風なりといへり。實に然ることもありしなるべし。天明四年佐野政言が墳墓に、參詣の夥多しかりしを、寺社奉行より制したるも同徹なるべし。

妙海尼墓

のためにとて豐岡に遣しぬ。主税例の如く釣して居たりしが寺坂の來れるを聞くと等しく、釣竿を川に投じて馳せ歸り、二階に讀書せる祖父に突如として暇を告げ、厚く禮して立ち去りぬ。石束は仔細ぞあらんとて、其の寺坂に伴はれて行く後影を見送りて、一丁餘りも隔たりて下駄を脱ぎ、祖父の家に向ひて拜し去れりと、今猶ほ里人の口碑に傳はれりと語られき。

石束の家は、豐岡の本町にて家中屋敷のある處なりき。また翁に石束の子孫は

（野邊夕露）高輪泉岳寺墓所の門傍に在り。安永七年二月二十五日死。行年九十三、墓碑には清淨庵寶山妙海尼堀部彌兵衛金丸娘行年九十三安永七年二月二十五日と彫たり。

大石良雄妻陸（ムツ）墓

（山田貢村翁豐岡十勝記）（正福寺古蹟）在二日撫村一。離二市街一四丁。背レ帶二山前一而臨二川。左望二龜山一。右望二來日山一。心目恍澗。意氣豪蕩。觸望生景。其景況可レ愛。自二寺上一山二十數歩。有二陸孺人墓一。孺人赤穗藩士大石良雄室。而豐岡藩士石束氏之女也。良雄自双之役守レ節歿。實元文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也。今墓地荒蕪。碑亦不レ可レ辨。烈婦之遺跡。寂寥如レ此。豐岡士氣之不レ振可二以見一焉。明治二十二年三月。高知縣入始審裁判所

如何なりしと問ひしに、維新の後零落して、今の主人は何方に往きしか、知れずと。又同家に大石の書翰等はなかりしかと問ひしに、維新前までは随分多くありしも、今は散逸せしなるべし。時々里人の家に、大石氏の手束を見れど、眞贋に拘はらず。石束宛のもの多く、書風は御家流に近く、主税のは、いかにも少年の筆らしく見ゆ。されども復讐の事などは手束には聊も記せしものなしと語られき。陸孺人は貞婦なりしこと、疑ふべくもあらず。正福寺に其の

判事浚口惟長夫人。爰遺跡之陶ニ煙滅。投レ資建レ碑。題曰ニ大石良雄君室石束陸孺人墓。

吉良義央墓

〔野逸夕話〕牛込八幡町萬昌院に在り。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五日、淺野故內匠頭長矩の臣、大石內藏助良雄以下、義士四十六人、亡主の遺志を繼ぎ、復讐の爲に討れて卒す。墳墓の所在は、本堂に向て左の方堂に沿ひ、後の方に至る事、凡三四十歩、左右墳墓の中なる一條の小徑を行けば、道の左に五輪の石塔四基並立てり。其四基に向ひて、右の端は則義央の塔なり。高凡九尺四基、形は同しけれども、高は參差並べり。此石塔彫刻の精密吉良繁榮の時、所建の三基に更に劣

うちかけ遺れり。刺繍ありて羽二重ならむ。早や古びてぼろ／＼となり、裡に佛諡を記せり。當寺には位牌も過去帳もあり。云々。

〔不忍叢書〕吉良に三家あり。世に東城吉良、西城吉良、奥州吉良と稱す。同流にて各別家あり。同其分流混雜の閙書糺之。

一吉良は東城西城の二家嫡家の外、不可稱之旨、有神君之台命。自是爾今兩家之外は、吉良と名乘事不成、仰出之例也。今に今川氏は嫡家の外不稱。亦東城西城

ろ事なし。恐らくは、上杉彈正大弼綱憲、實は上野介義央の長男なりといへども、寛文四年閏五月、外戚伯父上播磨守綱勝二十七歲、嗣子なくして病に罹り、已に危きに臨み、姪の血統を以て、三郎前名綱憲を末期の養子に願旨進達、執政落手の後、同九日卒。則喪を發し、同六月五日、願旨の如く養子を可され、三十萬石の內、十五萬石を賜はり、奧州福島領十五萬石を官收せられ、忌明の後、先格の如く殿上元服、綱の一字を賜はり、綱憲と稱し、出羽國米澤城主たり。然るに實父義央嗣なきを以て、綱憲二男春千代を養嗣とす。是左兵衞佐義周なり。義央は義士に討れ、義周は信濃國諏訪に預となり、家名斷絕に及びたれば、塔を立る者もなきより、上杉家より建しなるべし。然ら

を東條西條と記錄印本にあるは誤なり。一東城西城の嫡家今は斷絕す。奥州吉良のみ殘れり。一西城吉良と稱するは、足利家の嫡流にて、足利左馬頭義氏長男吉良太郎長氏(正四位下上總介左衞門尉)孫吉良左兵衞滿義の嫡子吉良三郎滿貞(左兵衞尉左京大夫)參州吉良西城に居住、十代孫從四位上左近衞少將吉良上野介義央、高家勁、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横死、家斷絕。○義央の弟東條能登守義叙五代孫東條三郎左衞門、西丸御書院番勤、本家斷絕後、吉良苗字絕之間奉願、吉良氏改其子吉良三郎、領五百石。淺草小揚町に住、現世兩御番を勤○西城吉良の庶流は、荒川一色岡山と名乘り、當時一色內匠、荒川八左衞門貞親、同長三郎等也。岡山は斷絕。東城吉良と稱するは、吉良左兵衞尉滿義次第吉良左馬介尊義、參州吉良東城に住、八代嫡孫吉良、右兵衞佐持廣の時、家斷絕。○持廣舍弟荒川甲斐守義廣の子、荒川二郎九郎、尾張

されば、在斯精工の石塔をいかで彫刻築造する事を得ん。

四基石塔の位置

靈性寺殿實山相公大居士
元祿十五壬午十二月十五日
從四位上左近衞少將吉良前上野介源義央朝臣

後華藏寺殿沾山猷公大居士
寬永廿癸□年
爲頓生菩提也　孝子敬白

長松寺殿奥山中公大居士
寛永四年九月十五日
爲頓生菩提也　孝子敬白

大雄寺殿要山玄公大居士尊儀
寛文八年三月廿五日
從四位上左近衞少將吉良若狹守源義久朝臣

如上順に並立てり。石塔の高華藏寺は、靈性寺より凡五寸高し。靈性寺と大雄寺は、大概同高、長松寺前の二基よりも凡三寸も低し。

此右の方、吉良家累代男女兒童等の石塔數十基並立てり。舊幕府の末年吉良左馬四郎は、一旦蝦夷地移住を命ぜられしかとも、事故ありて、更に甲府勝手小普請入となり、幾程なく、大將軍慶喜公、大政返上、其末京地鳥羽伏見の戰爭より、竟に幕府瓦解に依て、旗本の士は、駿遠に至り。又東京府の貫屬となりしも少からず。其際吉良もいかゝなりけん。其所在を詳にせず。

吉央の名字正史みな央字なり享保年中片淵武矩が著綴、赤穗義臣傳、既に義英に作る。其餘の俗書皆同じ。義臣

傳英字に作りしを以て、其誤れる事の久しきを知るべし。

大納言義直卿に勤仕、子孫荒川氏尾州倍臣なり。此東城吉良の庶流迄も今御直參に子孫なし。

一奥州吉良と稱するは足利左馬頭義氏四男吉良左馬四郎義繼あり。十九代嫡孫從四位下侍從吉良左京大夫義隆迄相繼、當時高家なり。世に蒔田吉良とも云ふ。

小林平八郎墓

〔同寺〕本所猿江慈眼寺に在り。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淺野故内匠頭長矩の臣等、吉良家へ夜討の時、其主義央の爲に戰死、平八郎時に年四十三、上杉家よりの附人と云。當夜非番にて、邸内なる長屋自分住居に家族一同平臥、深更に及び、敵多の人聲にて、奥の方誠に騷がしく女童を討事勿かれといふ聲の聞えしかば、是は一大事なりと、寢衣のまゝに、兩刀を帶し、走出しに夜討の面々亂入立向ひ、戰ふ者もあれとも、義央の安否懸念のあまり、辛じて鬪戰の中を潛り、奥なる寢所に至り見るに、

夜の物は起きし體にて、もぬけがらとなり居たれば、其處此處と行衛を探るほどに、不圖磯貝十郎左衛門正久に出あひしかば、平八郎猶豫もなく、腰の刀を拔くより早く切てかゝる。正久得たりとわたり合、互に秘術を盡し斬むすぶ。其時大石主税良金、遙に此體を見、走せ來り斬てかゝる。平八郎はからず又敵を受、身を開く隙に、正久が打込太刀外れて側なる火鉢に切付、仕損じたりと刀振上て丁と斬る。平八郎は敵二人を引受、進退に迫り、左手に脇差の刀を拔き、これを以て正久が刀をはらひ、右の手にては長き刀にて良金が斬かさし刀を受とめ、二刀を以て二人の敵を相手に苦戰の最中、堀部安兵衛武庸走せ來り、三尺一寸肥前忠吉が鍛ひし利刀を以て、

眞窮に擊て係る猛勢に、然らぬだに一人にて、二人の敵と戰ひ、殆ど手餘りし上、今又武庸の新手に斬立られ、抗戰の力も盡果、竟にこゝに落命したりしなり。總て當夜吉良家にての討死は、左兵衛佐用人須藤與一右衛門、同元用人當時上野介附人鳥居利右衛門、上野介中小姓清水一角、同大須賀治郎右衛門、左兵衛佐中小性新見彌七郎、左右田源八郎、左兵衛佐用人須藤定右衛門、同齋藤清右衛門、同小笠原長太郎、同小鹽源四郎、鈴木松齋、坊主牧野春齋、外に柳原平右衛門、足輕一人、中間一人、以上十五人と、平八郎ともに總て十六人の討死の中にて、第一の苦戰は平八郎なり。

在斯武勇の士の墳墓を、年舊して知るものもなかりしは、世人其主義央の貪冒亡狀を惡むより、吉良家の爲には、盡忠の死を致し、信臣たるの節義正しき武士ながら、其砌より誰れとて墳墓を訪ひ來るものもなかりしなるべし。既に其所緣なる北齋が家にても、其墳墓の所在を尋佗びしにても、推て知るに足れり。今其墳墓の所在を知り得し事を、豐芥子が筆乘に載せて詳なり。其昔に本所猿江立野山慈眼寺に、小林氏の古墳ある事を浮世繪師前北齋後爲一翁に聞けり。此翁は小林平八郎の末裔にして、右騷動の砌、忠戰討死せし遺骸を、何地に葬りしやと、年來捜索し居られども、確に其處といふ地を知るによしなく、吉良家の菩提所、牛込萬昌院に至り捜索せば、其端緒を得る事もあらんかと、遙々同院に詣り、納

所の僧に面會し、吉良家・元祿の一件に討死せし家士の墳墓はなきやと問へども、傳記傳聞等なしと答へしかば、猶古き過去帳をくつて、一閲するに、上野介義央の外に、同時埋葬の記名なければ、今は搜索の方向なく、更に所在を分明する事なく、僅に在世の姓名に、亡日を記し、佛理に安置し、朝夕回向すること多ことなり。

然るに一年川柳狂句の會席にて、其社中に俳名を夢輔と號するもの、席上古墳墓の談話にうつり、夢輔が雜話に、己の香華院に、元祿十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赤穂浪人義士の面々、吉良家へ夜討の砌、手強く働きて、竟に討死せし上杉家より吉良へ附家老、小林平八郎が墳墓ありとかたるを、爲一聞て、年來搜索する所の古墳の所在を問、夢輔に對ひ、足下の菩提所は、いづこの梵刹なりやと問ふ。夢輔本所猿江なる慈眼寺なりと答へしかば、爲一心中に歡喜雀躍の思ひを爲し、其日は其まゝ會筵果て飯り、翌日早速猿江に至り、慈眼寺に詣り、現住に盲ふ。執事の僧延て客殿に通らしむ。頓て現住出て面會す。住僧先づ來意の如何を問ふ。爲一小林家に所縁の者なりとて、其墓地を請ひしに、現住最快く承諾し、雛僧に教導を命ず。爲一其厚意を謝し、雛僧に延れて、前後左右ともに羅列せし石塔の中を踏分け、雛僧が指示す墓前に至り、讀拜し、多年の本願、墳墓の所在を、初て知る事を得たりしかば、是より毎年盆暮の二節には、慈眼寺に聊の寺納し、永く祭祀の絶ざらん事を願ふ。自家累代の香華院は、

淺草七軒寺町淨土宗敎願寺なれ共、法華宗慈眼寺に參詣するは、小林家の因縁に依てなりと、爲一が直話を聞、豐芥子おもへらく、猿江天台宗泉養寺と、法華宗慈眼寺は、元祿六年深川より今の地に移されし寺地なり。嘗て赤穂義士の事跡拾遺編纂の志あれば、畢の一珍說也。其古墳の實地を探り、一考證ともせばやと、一日慈眼寺に至り、寺僧に小林の墓所を尋ねしに、寺僧懇に其所在を指し示めしかば、敎に任かせ、小林の墳墓に至り見るに、三基の古石碑あれども、左の方に立たる一基は、誠に古く碑面磨滅せし上に、苔むしたれば、文字の跡とおぼしきあれども、一字も讀得るはかたし。然れば誰れの古墓なるを知るに所由なし。中に立たる石碑は、正面に南無妙法蓮華經の七字題目を、筆太に書たるを彫り、左右の側には、多寶釋迦の兩佛名を、一側に一佛名づゝを彫りたり。其他は延寶の三字を讀むの外、其餘の文字は、一字も字體を存するなし。右の方に立たるも、形甚磨滅し、讀難けれとも、皆をおとし碑面を能く洗ひて見れば、讀得るもあり。全く磨滅して、文字の形なきもあり。且法號はあれども、其初め彫刻や淺かりけん。年號月日等なきもありて、いづれを平八郎の墓なるを知るに所由なし。

寺坂信行墓

〔同書〕　麻布本村古川曹溪寺に在り。延享四年十月六日死、法號節岩了貞信士、墳墓の所在は、本堂に向ひ、左の方井の側より、後山墓地に至る小徑あり。其路傍左の方、畠

中に信行が孫、信成所建の信行が履歴を録したる碑あれども、信行が墓地に至るには、小徑を眞直に往けば、後山に登る坂あり。其坂を登れば、石壘を高く築き、上に根府川の大石に、呉道子の觀音を鐫りたるを建てゝある下を左に漸次登り、坂を行けば、一の墓地あり。其より猶登れば、山上の墓地に至る。新古の石塔所狹きまで群立す。來りし小徑の左の方、中央に觀音大士の石像、雨露に濡て立てり。其石像の後合せに信行墓並碑並立てり。墓誌は文字讀に難からず。碑は元來彫淺く且磨滅、或は、石剝失、文字讀難し。山下に建たる大碑にて、信行の履歴を粗知るに足れり。

按するに信行は嗣子なき爲に、一旦斷絶に及びしなるべし。然るに其家名明治廢藩まで、相續連綿したりしは、山内主膳豐清、其の誠忠義士の祭祀の、永く絶果てん事を歎き、他人を以て、其名跡を繼せしなるべし。其大碑是寛延二年十月より以前に、信保を其遺跡とせしは、石碑に並べ樹し碑を以て、知るに足れり。三世吉右衛門信成が建し大碑の碑文は、内田叔明が所撰なり。今磨滅して讀難き伊藤長準撰の碑文左の如し。

〔雪夜清話〕寺坂吉右衛門の書を贈りし羽田柘植の二氏は、久留米の人也といへり。寺坂の碑をかきし伊藤平藏長準(仁齋第四子)も久留米に仕へし人也。寺坂の逸事碑を書きたる内山叔明といへる人は、平藏の門人にて碑の中に先師伊藤平藏先生爲信行撰碑銘といへり。叔明は寺坂の養子信保と酒友なること碑文にあり。其詩集は醉客漫興集と名つけて酒を好みし人也。

寺坂吉右衛門信行。事故淺野侯於播州赤穗城。爲吉田兼亮之屬吏。其爲人也朴質敦厚。事君而忠。與朋友交。亦已如斯。方大石氏復讐之時。亦共與焉。抱氷握火。與衆共之。事敢遂矣。黨衆相議。而使信行報於先君之遺族。在藝州者。還則大石等皆已就死矣。人口是碑。今不復贅。名正

義臂。無二一可一レ議也。而復事二于山內主膳公一。恩遇殊渥。高義薄レ天。雄節邁レ倫。世稱二其功一。而至レ今不レ絕也。無レ子養二信保一爲レ嗣。延享四年丁卯冬十月六日。罹レ疾而終焉。享年八十有三。云。信保來請二予誌一于墓一。亦信行之志也。因記二其行事之略一。系レ之以レ銘。曰。身在二下列一。共擢二忠誠一。志旣遂兮。遺躅傳聲。必遂共全。赫々之英。

寬延二年歲次己巳秋七月　　伊藤長準誌

寺坂信行妻墓

(同營)麻布本村古川皆證寺に在り。寶曆元年六月日死。妻も播州人にて、吉田兼亮が妻に從て、本多家姫路在城中より、兼亮が女婿伊藤方に客たりしが、信行が下總古河より江戶に來りし時、妻も來れる也。

大野九郎兵衛墓

(星牛散逸稿)一とせ上州に遊び、碓氷郡藏逸といふ塲にいたりしに、松岸寺とて土地に名高き曹洞宗の寺あり。境内には佐々木盛綱の墓あり。また大野九郎兵衛の墓ありて、碑面に慈望遊謙墓寬延四年九月二十四日とあり。村人の傳ふる所によれば、九郎兵衛は諸國を流浪して當地に來り、林遊謙と呼び、兒童の手習師匠をなしつゝありしが、寬延四年に遂に此地に死せりとぞ。其の世に在りし折は、遊謙が自ら言はねば、九郎兵衛なることを知るよしもなかりしが、死せしのち、其の文筐より實名を書せる種々の書類を見出して、始めて九郎兵衛と知り、驚き合ひ、後日何がの掛り合ひもやあらんとて、

(鎌川日記) 元祿十六未年二月四日
一吉良左兵衛儀、今日於評定所、御預被仰付之申渡之覺
吉良左兵衛
淺野內匠家來共、上野を討候節、左兵衛仕形不屆に付、領地被召上、諏訪安藝守え御預ヶ被仰付者也。
未二月四日
右於評定所、大目付仙石伯耆守申渡之。町奉行丹羽遠江守、御目付長田喜左衛門、其外御徒目付小人目付等罷越。
但左兵衛儀、荒川

丹波守、御鐵砲頭猪子左太夫、召連可罷越旨、於山吹間、加藤越中守申渡之、若年寄中侍座。

〔忠誠後鑑錄〕吉良左兵衛事、去る未の二月流刑の處、其身弱冠にだも滿たざれば、精氣盛にして陽昇り、潮のさす如く、時々刻々増長たるを押へて籠居せしめ、心氣自ら勞屈し身體日々に憔悴とをとろへて、終に寶永三丙戌正月二十日、配所信州高島に死す。死骸鹽に埋めて、預

之れを土中に埋めしとのことなり。其の遺墨の手本は今も村人に持てるものあり。幸圀親王の流にて頗る巧みなりとのこと。父子孫は代々郷頭をつとめしとの事なり。又ある人の曰く、九郎兵衛は、内藏助と相談して、若し内藏助が萬一仕損ぜば、己れ代りて上野介を討たんとの企みにて、わざと不忠者となり居りたるものにて、九郎兵衛の家には密々内藏助の送れる書狀などありしと。されどこは取るに足らぬ虛說なるべし。

吉良義周墓

〔信濃小澤半堂翁報〕上諏訪停車場より約二里、片山小學校裏、樹林の中にあり。碑石は高さ三尺許にて、左の文字を刻す。

り主諏訪安藝守以急使、左兵衛病死の旨、執政に訴ふ。依之爲檢使、御書院番頭石谷七之助、高島へ遣さる。檢使彼地に到る。鹽漬の死骸取出し改むるに、病死の注進より檢使到着まで、東都來往數日を經し故、爛肉の腥臭甚しく鼻を掩ふに勝れり。死骸打返し〱、前後を見分し、或は髮中口中、拳、爪甲に至るまで、殘る所なく是を改め、病死無紛に付、可取捨旨下知して、檢使石谷氏東都に歸府す。

寶永三年丙戌天
寶燈院殿岱嶽徹宗大居士神儀
正月廿日

左兵衛義周は、元錄十六年二月四日、信州高島藩主諏訪安藝守忠虎に預けらる。安藝守乃ち中洲村神宮寺といふ處の法華寺の一室に錮す。法華寺は諏訪明神別當伍個寺の一にして、今は右の學校となり、裏二階は、左兵衛の居たる座敷なりと傳ふ。義士夜襲の時、身に創を破り、刀瘡腐爛、餘毒全身に及び、剰へ大瘡に罹り、寶永三年正月廿日死す。其後每年正月米澤藩侯上杉家より、家臣二名、使者として、金三兩の香華料を納められつゝありしが、維新後は此事絕えしといふ。

四十七士傳跋

士之所尙焉者氣也。當憂苦患難之際。凜然不改其操者。唯是一氣也已。　我邦之俗。殊重氣節。忠臣孝子之死國事復仇讐者。不暇枚擧。而至淺野氏遺臣讐吉良氏。則事尤可傳也。其人則四十七。而其心則一。共其患苦。同其生死。求之異邦亦未見其倫也。然當時儒生。論其事之可否者。嘖々不已。獨鳩巢室氏。斷然目以爲義人。而著其錄。於是乎論始定矣。然又

世之好事者。妄加粧點。傳虛而失實。加之小說者流。演爲劇本。世俗終無知其眞傳者焉。水藩青山伯卿。以　拙齋先生之嗣子。夙入史局。才敏而學優。嘗著四十七士傳一卷。博採諸家記乘。而事實明白。諒有足正世俗之謬者。然而伯卿之意則別有存焉。宋龍川陳氏著英豪錄曰。昔人有以千金求千里馬者。不得則以五百金買其骨焉。見其骨猶貴之。生者之思奮故也。嗚呼當今不見干戈二百餘年。士氣漸衰。求其艱苦不屈。如夫四十七士者。殆匪易獲矣。然則伯卿此作。亦以當千里馬之骨者歟。頃者。伯卿將梓行之。徵跋於余。余也少時入　拙齋先生之門寓其塾。與伯卿相親如兄弟。則今日之請不可辭也。乃漫書其後如此。

嘉永辛亥王月中浣

立軒　佐藤槻　撰

四十七士傳奥附

明治四十三年一月二十日印刷
明治四十三年一月二十五日發行

著者　杉原夷山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八番地
發行者　藤井利八
東京市京橋區月島町二十四番地
印刷者　高塚慶次
東京市京橋區月島町二十四番地
印刷所　三協印刷株式會社



定價金四拾七錢

發兌元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一丁目十八番地
松山堂本店
電話本局三百七十四番
振替口座東京二〇〇三〇番
東京市神田區錦町一丁目一番地
松山堂支店
電話本局二千百三十七番

大販賣所
東京　神田區表神保町　東京堂
大阪　心齋橋筋南一丁目　松本九兵衞
西京　寺町通綾小路南入　川勝德次郎

藤井藏　編

本朝孝子傳

貞享三年（一六八六）西村孫右衛門刻本

據貞享三年（一六八六）西村孫右衛門刻本影印

本朝孝子傳序

大哉孝之爲行也天下之善皆原乎此若曰不原乎此而有善者則無是理故傳有之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人則禽獸也禽獸豈有善之可言乎哉是以聖人所以教於人子之法昭昭乎詩書禮典而諄諄乎諭善者經後世實之以孝子之傳俾人則而象之如蕭廣濟鄭緝之宋躬徐廣等所撰是也其用心亦可謂盡矣而我　東方君子之國孝子亦祁祁爲茲撰詎未嘗有豈古有而今亾乎非耶恭以　本朝中朝人性雖同而風氣固殊俗習迥別則以中朝人治　本朝人與以　本朝人治　本朝人如何其无劇易咎者辨內傳覩　禁園賢聖之畫障曰設若撰出我

朝之忠臣孝子而令如是圖寫則合能使我　朝之人勸於忠孝惜乎其不然也斯言最好伐柯者爲舍其手裏者而取則於他哉故謂假饒欲讀廣濟等書須先識得　本朝孝謹之人略以傚之而後逮于彼也然世終未有其撰則識得其人者寔乎鮮也頃歲星聚於奎國富於史其已成帙者曷翅數十種

本朝神社考本朝編年錄東都鎌倉將軍家譜寬永諸家系圖傳日本百將傳本朝人鑑及遯史等類是也俗間又有日本古今人物史扶桑隱逸傳本朝列女傳等書皆雖粲然傳播于世獨未見有道及孝子婦者不能无遺憾也緇衣中偶有釋氏二十四孝霞谷僧元政著釋門孝傳佛國寺性潡著然亦匪啻在家者不與焉抑其采入也不專於　本朝而

髠髮也

反使中華西域之髠徒爲之領袖其意蓋唯在以解自家棄恩之嘲而已奚於世教有所裨哉臧不自揣竊有志於纂述曩臧之事親也幾乎所謂不可以爲人者痛悔噬臍悲恨薫心雖然往者難追但恐子姪之效尤而薄於祖宗因欲訓他以　本朝孝子之行使其无有臧之不孝是所以竊有志於纂述也遂迺捃摭其人於歴史諸籍之中或于索之於世人傳聞之間探實闕疑又併所嘗自目撃者得凡七十有一孝子各紀其事實系之以賛且設鄙論于其下品目有五曰天子曰公卿曰士庶曰婦女曰今世循序臚列釐爲三卷名曰本朝孝子傳嗟乎僭越之罪杜撰之譏盍自懼焉猥碎之文膚淺之論盍自恧焉無

杜撰妄作也
猥㠯䫀及鄙也

油然雲盛起貌
拳々奉持貌
方量也太方又器量

奈達士之默默乎此何若夫他後幸有成於達士之手者斯編固是瞽蒙貎楮也耳然於夫七十有一人則皆孝徳卓異而苟聞其風者未嘗无油然生愛親之心故又妄謂雖有達士之撰亦不更易是人第有以增肖華文爾未審何如城西名畫家狩野永敬一讀是編拳拳不措毎傳爲圖觀感之益於是乎切歟盧兒曹及諸族子儻能玩之而知其所向慕則所謂不可以爲人之人庶乎或寡矣志願在茲非敢欲芹獻於大方之家云　閼逢困敦春分之日伊蒿子藤臧序于平安之第四衖也

稗言敗細小也、街巷之俗記也。

髣像聞見不審貌。

凡例

一此書編修、以出六正史（自日本紀至三代實錄　中間有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文德實錄）者為主、而采於稗史小說者附焉。凡文皆不必依其舊、省事約言、以便習讀。是欲使幼學輩從簡而得要也、非敢妄脩飾之。

一事出於稗史小說之中、而舊用國字者、今皆寫之以漢字。其文聊效六史、轉從摸謄之際、只恐多舛差矣。

一每傳必記書名於下、以著明其所出、示其不妄作也。然本邦歷代之諸籍、今所涉獵、蓋不過十之二三。其餘豈无孝子順孫之見收載者。老病之餘、不獲博考、且家乏於簡編、思而止。此為可憾爾。

一記事者、唯稱孝子某、而闕其事實者、間或覩之。古史則有藤原朝臣春津等儔。近世亦有如洛人宗連者（出長嘯記）。今无可得而記。故皆漏之。不亦惜乎。後人若有審他孝狀、覩補入焉。

一今世之孝子、幾何止十百。然聞之於髣像、而未決之於耳目、則不敢收載。恐或有浮說、故惟采其事至著、而鄉里皆稱之、國主郡君有賞之者、擇而輯之。所以不多也。

一論斷或有闕、為非闕之也。其事近似、而人亦相類、則或二人、或三四人、併為一論、系之於其最後。欲語之不重複也。

本朝孝子傳巻上目録

譽田天皇應神天皇也、自天照大神二十一代御父仲哀天皇也、都大和磐余宮也、

本朝孝子傳巻上

天子

一 仁徳天皇

大鷦鷯尊仁徳、譽田天皇之第四子也。幼而聰明叡智、及壯仁寛慈惠。四十年春正月戊申、譽田天皇召大山守命大鷦鷯尊問之曰、汝等愛子耶。對言甚愛也。亦問之長與少孰尤焉。大山守命對言不逮于長子。於是天皇有不悦之色。時大鷦鷯尊豫察天皇之色、以對言長者多經寒暑、既爲成人、更无悒矣。唯少者未知其成不、是以少子甚憐之。天皇大悦曰、汝言寔合朕之心。是時天皇常有立菟道稚郎子爲太子之情、然欲知二皇子之意、故發是問。是以不悦大山守命之對言也。甲子、立菟道稚郎子爲嗣譽田第五子。四十一年春二月戊申、天皇崩。時太子菟道稚郎子讓位于大鷦鷯尊、未即帝位。曰、奉宗廟社稷重事也。僕之不佞、不足以稱。夫昆上而季下、聖君而愚臣、古今之常典焉。願王勿疑、須即

莬道稚郎子在山城宇治、大鷦鷯尊在攝津難波、獻貢於兩方而互不受之

大鷦鷯尊聞之驚至宇治、太子蘇而通語遂死。元年、仁德天皇元年也。都攝津難波高津宮。

帝位。大鷦鷯尊曰、我雖不賢、豈棄先帝之命、輙從弟王之願乎。固辭不承。各相讓之。爰皇位空之既經三載。太子曰、我知不可奪兄王之志。豈久生之煩天下乎。乃自死焉。大鷦鷯尊摽擗叫哭、不知所如。曰、若死者有知、先帝何謂我乎。云云。元年春正月、大鷦鷯尊即天皇位。四年春二月詔群臣曰、朕登高臺以遠望之、煙氣不起於域中。以爲百姓既貧而家无炊者。封畿之内、尚有不給者。况乎畿外諸國耶。三月己酉、詔曰、自

[illegible]孝子傳　卷上　三

今之後至于三載、悉除課役、息百姓之苦。是日始之、黼衣鞋履不弊盡不更爲也。温飯煖羹不酸餧不易也。削心約志、以從事乎無爲。是以宮垣崩而不造、茅茨壞以不葺。風雨入隙而沾衣被、星辰漏壞而露床蓐。是後風雨順時、五穀豐穰。三稔之間、百姓富寛、炊烟亦繁。　日本紀

贊

徽稱豈虚。仁德維丕。從令辭位、登高恤饑。經學之效、孝愛之推。世致升平、物涵雍熙。

神器天下也

極屋棟也又皇極謂君建中道民歸

權輿始也蓋造秝自權始造車自輿始出詩秦風代權輿車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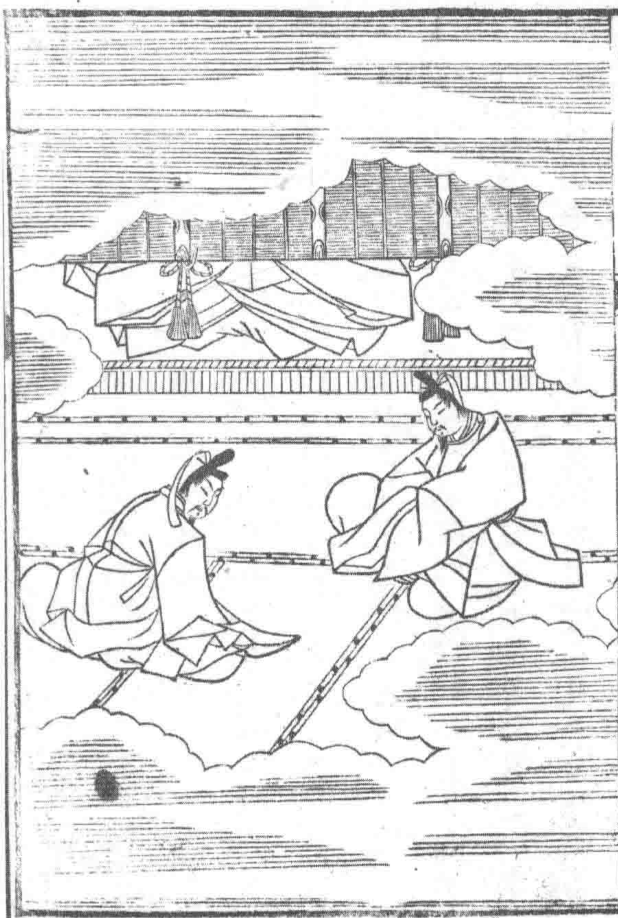
祖襲祖之襲之也

論

或曰、謹稽天皇聖蹟、若有爲五倫書者、宜弁之於友弟之選、非孝傳之所當采歟。曰、不然。友亦受先人之遺體也。豈有友而弗孝者哉。况乎天皇之於先帝、生則深懼傷其心志、觀於少子甚倚之之答可見。崩則深恐違其遺勅、觀於固讓神器可見。太子自裁、爰迫於不獲已、方始登極、而猶有先帝何謂我乎之語。其著存不忘者、又可見。可不謂孝乎。奚獨稱

[illegible]孝子傳　卷上　四

友而已。書曰、惟孝友于兄弟。其天皇之謂乎。其治八十有七年、視民如傷、自奉至薄、不亦所謂親親而仁民乎。抑按應神帝紀十六年春二月、徵百濟王仁使人師之、習諸典籍。是本朝經學之權輿也。蓋天皇資質粹美、加以聖賢之學、宜其仁孝誠敬至如是也。皆後世人主之所當祖襲也。曰、天皇之所以爲孝子、則得聞命。敢問先是有綏靖孝性之純深、有仲哀仰望之不息焉、不託始乎。曰、二皇雖誠



有不忘親者然終不如仁德及顯宗之孝而克讓矣楊氏愼云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泰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余竊據之所以首此而遺彼也

二　顯宗天皇

天皇久居邊裔悉知百姓憂苦及即位也布德施惠政令流行䘏貧養孀天下親附初天皇父市邊押磐皇子及帳内佐伯部仲子於蚊屋野爲大泊瀨天皇見殺因埋同穴於是天皇與億計王天皇兄也聞父見射恐懼皆逃亡自匿白髮天皇二年播磨國司來目部小楯乃詣京都求迎二王白髮天皇聞憙咨歎曰朕无子也可以爲嗣與大臣大連定策宴四月立億計王爲皇太

子立天皇爲皇子五年春正月白髮天皇崩是月皇太子億計王與天皇讓位久而不處十二月百官大會皇太子億計取天皇之璽置之天皇之坐再拜從群臣之位曰此天皇之位有功者可以處之著貴蒙迎皆弟之謀也以天下讓天皇天皇顧讓以弟莫敢即位億計曰云云天皇於是乃聽百官陪位者皆忻忻焉世嘉其能以實讓曰宜哉兄弟億計爲皇太子如故元年二月詔曰先王遭離多難殞命荒野朕在幼年

亡逃自匿猥遇求迎升纂大業廣求御骨莫能
知者詔畢與皇太子億計泣哭憤惋不能自勝
是月召聚耆老天皇親歷問有一老嫗進曰置
目（老嫗名）知御骨埋處請以奉示於是天皇與皇
太子億計將老嫗婦幸于近江國來田綿蚊屋
野中堀出而見果如婦語臨穴哀號言深更慟
自古以來莫如斯酷仲子之尸交横御骨莫能
別者由是仍於蚊屋野造起雙陵相似如一葬
儀无異二年春三月上巳幸後苑曲水宴群臣

頻稱萬歳三年夏四月天皇崩皇太子億計即
天皇位於石上廣高宮　日本紀

贊

於戲皇孫宜兄宜弟潜龍遂飛拾骨改瘞慟
哭其壙恭敬厥祭孝顯天下世稱萬歳

論

孝者萬善之本善者百福之歸詩曰報以介
福萬壽無疆天皇至孝聖壽合當無疆何其
短乎曰稟氣有定數不可移矣但觀常變如
何而已夫善人壽而惡人殀常也反是者變
也天地之間安得有常而无變哉春寒秋暑
夏霜冬雷槩可以見然而善人之殀也蓋身
雖殀而其所以壽者則未嘗泯如彼顏子千
數百歳卓然與宣聖並稱於世之類是也天
皇孝誠第順光被四表達于後世其澤之不
斬也八十有九代于
今矣蓋將自夫與草木同榮枯者而觀之則非
亦無疆乎



三　仁明天皇

嘉祥三年春正月癸未天皇朝覲太皇太后於冷然院親王以下飲宴酣樂賜祿有差須臾天皇降殿於南階下端笏而跪召源常朝臣藤原良房朝臣勅曰朕被太后命俾吾處深宮之中未嘗見我帝御輦之儀今日事訖階下登輿使我得見朕再三辭遜未得命於卿等意如何奏曰如太后命而可天皇乃登殿至御簾前北面而跪于時寄鳳輦於殿階天皇下殿御輦而出

左右觀者攬涙僉曰天子之尊北面而跪聞孝敬之道自天子達庶人誠哉　　續日本後紀

贊

瑞穗之國嘉祥之春仁洽四陲孝感兆民冷然院裡禮若人臣請看愛敬盡於事親

論

雖天子必有尊也者父母之謂也以其尊卑已自有一定不可易之序也歟天之於地君之於臣義皆一也故舜雖攝帝位而不降禮於瞽瞍按漢高帝朝太公如家人父子禮太公家令說太公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高祖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太公然之擁篲迎門然是徒知人主之尊而未知父於人主之爲至尊也孟子所謂尊之至者可見我龍田明神託言曰人之兩親即是内宮外宮之神明也汝等不善事之而祈求於外乎三嶋明神亦言人家不論貴賤必有内外兩宮之神在若能事之而

崇敬莫所不盡則天神地祇日夜降臨其家蓋皆使人知父母之尊宜與伊勢皇太神君相準擬焉宜乎天皇之不欲御輦於冷然院之階也



四　後三條院　北畠親房作

帝爲儲皇時、按神皇正統紀帝者後朱雀院之第二子而後冷泉院之太弟也後朱雀院遺詔令在後冷泉院之東宮迨至即位之後世稱有德之君僧都成尊常侯禳於其宮。一日成尊問帝曰、殿下拜北斗奚。帝曰、毎月拜之、非是徼福。他日登祚之事、欲无之念而猶未免有意于此。是豈臣子之心乎。吾深懼其罪、所以拜斗也。成尊流涕。　古事談

贊

人之拜斗、多求福壽禳。彼青宮所禱何祈、自非其非謝罪乎天。忠孝之言、聽者泫然。

論

或問、儲君恐罪而拜斗宮何也。曰、按北斗經註、人之生也、北斗莫不降氣於心。心之象内虛而中藏於水。水者天一之炁、即北斗之精也。故人運誠心於内、斗炁知矣。災患愆過、不可不拜也。竊料儲君曾有聞是說於成尊、而深信之、故今拜之歟。曰、所以拜斗、則其或然。以其有意於登祚、自以爲罪戻何也。曰、孔子曰、取婦之家、三日不擧樂、思嗣親也。解之者曰、思嗣親則不无感傷。故不擧樂。是知爲人子者、豫有意於繼嗣、便是无感傷也。若夫決无感傷、則謂之有今將之心亦可也。非罪而何。儲君以是自責、毎月拜謝北辰、其卒无期待之心者可知。所以爲孝也。由此推之、貳體之君爲其君見疑、而身遇害、有如漢衛太子死於江充之姦者、擧皆孝謹不至之所致也。若夫防微杜漸、以怕其或流於不孝、正與此

皇相似縦令有髭江充何見疑之有



公卿

一　久我太政大臣

公姓源諱雅實六條右大臣顯房之嫡子也母従二位隆子大納言源隆俊之女也一日顯房與隆俊巡視　省中　省中素有雖貴戚達官亦皆跣而過庭之處蓋以蟺蜎蠖濩之中不許其操履者從而入也公時總角竊自懷二扉以從顯房及隆俊之後到彼出而投之隆俊深感其孝志之及已墮涙以謝退告隆子又倶感悦

云　古今著聞集

贊

猗歟賢童能知老老外家大悦況於翁媼仕晉踰人輔贊依道遂長百僚維　國之寶

論

公以髫齡深受家嚴推及外祖親親之良心可謂明矣恨其盛年孝敬之事狀今不得而詳之也竊按公爲内大臣左大將時承詔奉幣于伊勢大神宮其齊戒十日之第七夜夢

中神来告曰此居宜移佛經於他所夢覺而
後不知其所有之處使偏尋之則長押上果
有佛經公輙去之臨河被除語具乎伊勢勅
使部類記異哉夢也盖神令公不為竺法所
穢以全幣使之事不亦錫嘏乎想是公積孝
德之所感歟何以知之孝則天神地祇日夜
降臨其家之託言載在前論可以知焉



二　帥内大臣

公姓藤諱伊周一條院時有罪謫於播州母夫
人高階氏不勝離憂傾寢牀蓐羸憊日劇死在
旦夕唯欲見公一語發於寤寐耳公乃聞之愁
貫心骨无樂生意因謂若於其未瞑之前幸得
母子相見借使我罹極刑亦何恨焉乗間亡出
貶所微服潛行以帰其家遂獲見母於殘喘之
間事露朝議以為犯法更貶於太宰府　榮花
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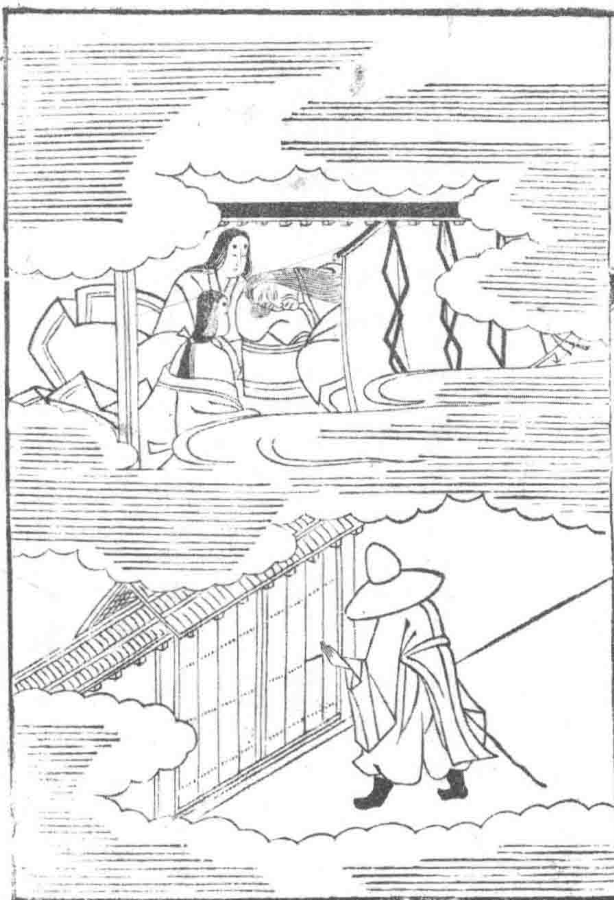
贊

人子為客疇弗陟岵矧是貶謫瞻望曷弭母
亦念已發疾乗死心匪鐵石豈忍不覩

論

公私帰自謫所是蔑君也忠孝本无二途焉
有蔑君而能孝者也哉曰不然黜斥棄官而
歸疑乎无忠徐庶辭劉而去疑乎无義君子
取其一於思親无所顧慮況公此舉死生禍
福毫无所慮唯母是慕且聞其死在於旦夕

神魂已飛、事之可否、義之向背、豈皆暇以計哉。雖有似蔑君者、其若孝何。他則非吾所論。



三　小松内大臣

公姓平、諱重盛、相國清盛之長子也。清盛跋扈、動輒犯上、遂乃至於動甲兵窘廷臣、將有事于法住寺殿。公深憂之、規箴尤切、忠言无所不至。清盛繇是免陷篡弑之罪。其孝不亦大乎。公之行實家傳戸誦、不敢贅焉。　平家物語

贊

子孝而蔵、禮之善物。用力乎此、諫諍若啼。金革頓息、暴怒是懲。命哉平氏、斯人先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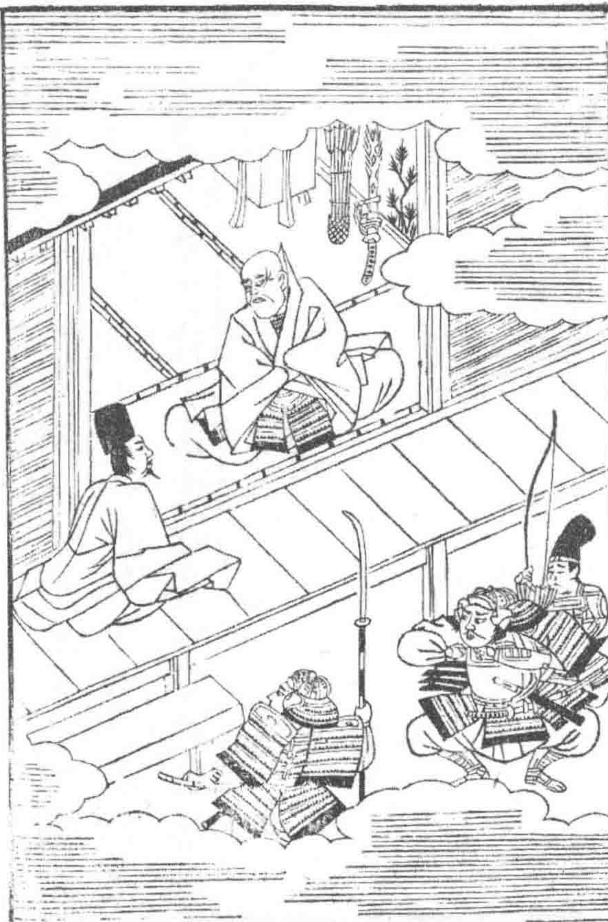
論

或問、公之懿德茂行、皭然皆爲世程。獨自禱其死者、反似不慧、何也。曰、春秋傳載、晉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使我速死、无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又魯季平子有異志、八十月辛酉、叔孫昭子齋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斯人豈皆愚哉。竊惟公也、父雖如從已諫、而兇暴卒不止。上下生嫌隙、中外悉危懼。公以臣子周旋其間、事之難處、曷趣范文

子叔孫昭子宜哉其禱死也曰禱死之非不慧則得聞命夫父子主恩不可以過惡絶之故曰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今公知父之不可諫禱而先斃是絶之也非隨之也孝子豈如是乎曰公亦時君之大臣也愛父雖切而不可以私害公然亦不能爲君忘父進退途窮彌縫力竭故謂與其生於已亂也寧死於未亂蓋臣子迫切之至情有不能自已者而然非所謂絶之也又問我聞之於下名

儒曰爲人子者其父母雖有過惡口勿言之心勿咎之要須只師大舜以希自然之化否則非孝若如斯言則雖公之箴規亦不足以法歟曰此以聖人望衆人也烏獲使不代大匠斲而傷手哉何者人人若謂我學大舜而箝口於親之過以待自然之化是與所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者何以異也是以聖賢之教諄諄於子諫父母未審他皆以爲閑言語乎公之箴規固當不幸患父之惡者胡爲其

不模倣譬諸射者舜射得其紅心上者也如公射得其帖上也衆人射得其垜上也射得垜上者豈志不在紅心上其巧不之及者遼是故先要射得帖上也若夫欲直射得紅心上吾恐无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想跂望之勞愚意如此未知如何



四　藤原吉野

吉野者致仕参議正三位兵部卿綱繼之男也自少遊學手不釋卷仕至中納言授正三位二親在堂定省无虧一日家有鮮肉父綱繼遣人分取會吉野朝謁未歸庖人斵而不分他日吉野聞之泣責庖人終身不復肉食　續日本後紀

贊

曾家羊棗終身不食吉野至情豈與之懺況

是肥耳人靡弗欲高哉孝道千載誰續

論

呉郡陸襄之不見切肉江陵姚子篤之不食炙肉豫章熊康之不飲酒並皆傷其父之死也情當然矣而其所忌各止於其一品今綱繼未卒事亦不類黄門之絶肉食何其已甚乎曰此史之過稱歟所謂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有可見矣黄門何常喫素以在其職第彼一肉蓋有不欲啖之之意而已宜多以辭害意然至於其終身無之忘為則又與夫陳徐孝克長不忍食粳米非異日之談豈不難乎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其此之謂歟



五　小野篁

篁者参議正四位下岑守之長子也弘仁十三年挙甲科天長九年拝太宰少貳有詔不許之官同年憂父哀毀踰禮事母至孝承和五年爭遣唐使船稱疾不往乃言篁家貧親老身亦抱療是篁汲水採薪當致匹夫之孝耳造次不忘其親者可見矣仕至参議叙從三位　文德實録

賛

天長儒臣小野為姓卓犖文章優逸歌詠學以博物才以輔政孝若不至那觀德性

論

世之知参議者多不過稱博識洽聞及詩文和歌之才何其知之之淺乎或語余曰日本地理志略載小野篁讀書於下野國足利郷其處安先聖像教授者相續居之五經正義孝經論孟注疏等有之余嘗聞之略知参議之學之不止於記誦詞章今又讀文德實録審他孝状以見其践履之實眞是　本邦儒臣之傑者也而師錬元亨釋書曰篁不測之人也身在人間神遊冥府悪是何言也亦欲援儒入佛之姦謀歟



六　藤原道信

左近中將藤原道信者九條大相國公爲先之子也正暦三年公薨道信哀慟至切久而不衰然親喪也俗禮皆期而止道信不得違衆歎除服泣作和歌曰限阿禮波今日脱捨藤衣果奈幾物者涙奈利計里　余昔物語

贊

南服已解愁涙尚多感慕之餘発爲和歌詞華自靡意味何哉三十一字百言難如

論

宗聖氏有言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然而衰周以降風俗日偷喪紀寖弛以馴致于漢文以日易月之制可勝嘆哉後来晉武帝雖欲申私慕竟奪於裴秀傅玄之説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盡合於亮陰遏密之禮況其他乎唯宋壽皇縗経三年以終喪制秉彝之所以不墜也今　余圭復道信除服之和歌尋思其意恐不以期喪爲慊也其詞一字一涙使人疚懐斯人若獲議禮制度必將使我　國人喪考妣三年歟位職不至此徒思而止惜哉有人曰道信縦令當路何與三年之喪時之與地皆殊曰人之久於親喪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非若制度文爲之有時有地而不可一定焉世人多説短喪宜于今矣殆失因華之義



七　藤原良仁

中宮大夫從四位藤原朝臣良仁者贈太政大臣正一位冬嗣朝臣之第七子也性至孝奄丁母憂哀啼哭泣嘔血絶氣縱（經字歟）時乃蘇不勝悲慟服中病卒時年四十二　三代實録

贊

中宮大夫誠篤誰當聖善永逝哀慕過常哭至嘔血身不勝喪平生忠養豈易測量

論

或詰余曰居喪毀而滅性君子謂之死子是故曾子之絶漿不爲子思所取子春之不食躬親悔之如今良仁過於哀瘠服中病卒何其愆乎尤可以比不孝矣而是編反班列之何也曰善哉如子之所言然余嘗竊覘之於陳編之間喪家之至於此古人未必皆以爲不孝焉請略擧其人以證之孝義傳曰余齊人晉陵人也爲邑書吏父亡於家齊人至門號痛慟絶良久乃蘇問父所遺言母曰汝父臨終恨不見汝齊人即曰相見何難於是號叫殯所須臾便絶州縣上言有司奏因改其里爲孝義里蠲租布賜其穀百斛梁書曰沈崇傃呉國武康人也喪母水漿不入於口晝夜號哭武帝詔令釋服崇傃奉詔釋服而涕泣猶居喪除永寧令自以祿不及養不堪哀思未至縣而卒唐書曰于敏直妻張氏營州都督皖城公儉之女也儉卒號哭一慟而絶高宗下詔賜物百段仍史官編録之迨至宋

時則有程伯淳之女堅持母喪毀瘠而死正叔深傷之自爲墓誌以稱孝女程氏趙吼執喪而耳露降墓樹吼卒子雲又執喪以毀死時人稱世孝焉司馬康亦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不愈而終公卿大夫死不哀之贈右諫議大夫如是之類不可勝數抑如上數者古人豈皆不明而不罪其當罪反嘆賞之且編録之哉必有所以然之由此書之取良仁顧勿怪焉曰然則近歲土州人小倉氏浴

西人高柳生並死於喪人皆曰二子不用其
情勉強而然亦可不以爲不孝乎曰二子有
罪然如其得實情而禮中節的人則勿論也
若視二子於世之居喪失禮醉酒飽食靦然
死所愧者豈死間乎與其如斯而生不若早
死衛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
不遄死



八　藤原衛

右京大夫兼加賀守正四位下藤原朝臣衛者
贈左大臣從一位内麻呂第十子也二歳喪母
比及五歳問母氏即世之早晩哀慕感人大臣
奇之立爲嫡嗣七歳遊學十八奉文章生試及
第時人方之漢賈誼　文徳實録

贊

藤家十郎才踰仲伯五歳問母哀其窀穸十
八登科文焰赫赫宜乎之子遂立爲嫡

論

世間一二歳而喪其母者衆矣微賤之兒遭
此則衣食起臥都不如意故雖五六歳亦能
知羨人之有母而悲己之無母膏梁之子百
事如意故雖十歳亦多未有感念是理勢之
必然也衛僅五歳門地最高保護豈有所闕
傅母乳母皆在而獨思其所生天性之孝德
可以見矣按後漢汝郁五歳母病不食郁亦
不食母憐之強食郁能察色知病輒復不食

族人號曰異童噫衛之於亡母豈不異於此乎夫孝者三皇五帝之本務而萬事之紀也執一而百善至左丞相之立衛爲嫡蓋有見於此矣



九　山田宿禰古嗣

古嗣者右京人越後介外從五位下勲六等益人之子也爲人廉謹寡言幼年喪母敬事從母天性篤孝嘗讀書傳至於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流涕不禁巻帙爲之沾濡後罹父憂哀毀又過於禮仕至大外記承和十年出爲阿波介政績有聞　同上

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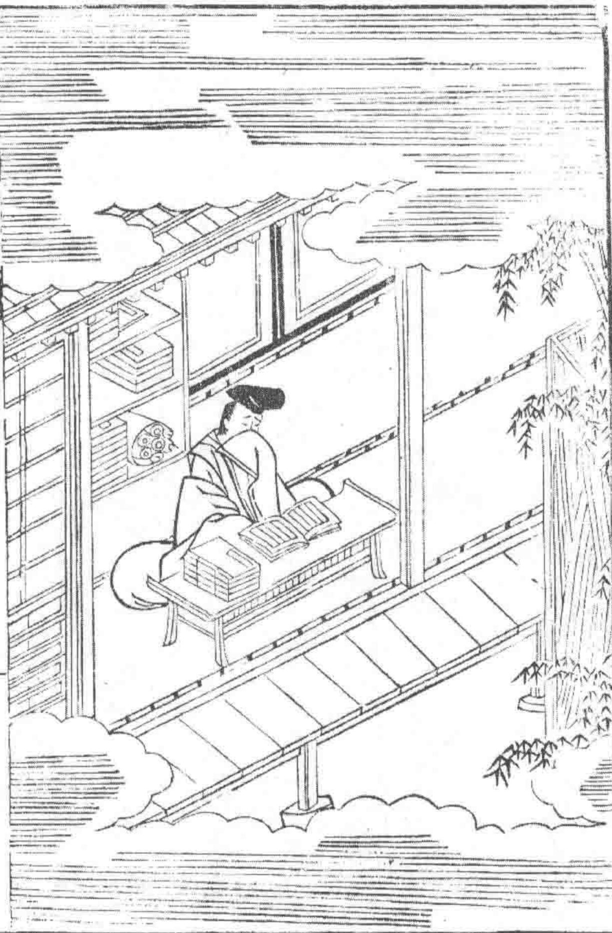
人皆讀書人皆喪親唯彼賢者情徹其眞

傳

元蘂按山田樹風各天異地厥揆何同

論

讀書遇其宜嗟悼之文泫然看過了是非善讀必須若古嗣之讀風木之詞而後以爲善讀也所謂切己體驗者乎非夫呻其佔畢之徒明矣況又爲人廉謹當官有譽乎德業皆足尚焉奚獨稱孝



十　藤原良繩

參議正四位下藤原良繩字朝台正五位下備前守大津之子也齊衡元年之冬聞大津染疾於任國即欲奔走天皇不聽訃至良繩嘔血氣絶數剋乃蘇去職不仕貞觀三年母紀氏寢疾瘦弱良繩晝夜扶持不捨左右衣不鮮帶目不接䀹逮其遭憂又解官職毀瘠過度殆於滅性

三代實録

贊

吁茲俊髦善哉居喪過哀過毀于爺于孃嘔血德饒去職彥光兩地同迹百世流芳



十一　藤原岳守

散位從四位下藤原岳守天長七年喪父孝思過禮幾於滅性　文德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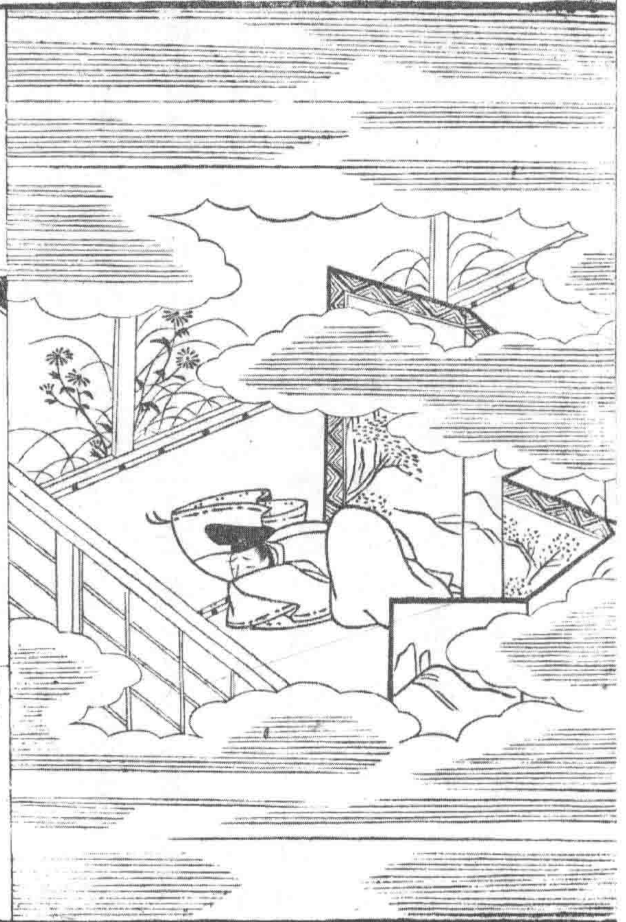
贊

人之喪紀過亦失之然庸人力多不足持桓桓岳守特極哀毀禮雖踰節於孝何譏

論

或曰良縄岳守之執喪也雖幸不至死而不亦危殆乎喪禮何必至此曰吾子此言譬猶

與人相鬬其鋒未接便要開後門胡盧胡盧曰何也曰執喪殆於滅性是孝子之常行也故祭義曰思死者如不欲生雖曰如不欲生而古之孝子未必皆至於死今乃哀痛之切不遠古人者遠而先慮其或死豈不佀於鋒未接而開後門



十二　紀夏井

夏井者左京人美濃守從四位下紀善岑之第三子也温雅有才思承和之初以善隷書侍當待詔於校文堂文德天皇時爲右中辨夏井秉志忠直時有規諫上以此殊重之恩寵最渥天安二年天皇晏駕夏井出爲讃岐守政化大行吏民安之秩滿將歸百姓相率詣闕乞留因是更留二年及去時贈遺甚多夏井无一所受貞觀七年拜肥後守母石川氏聞而哭之人問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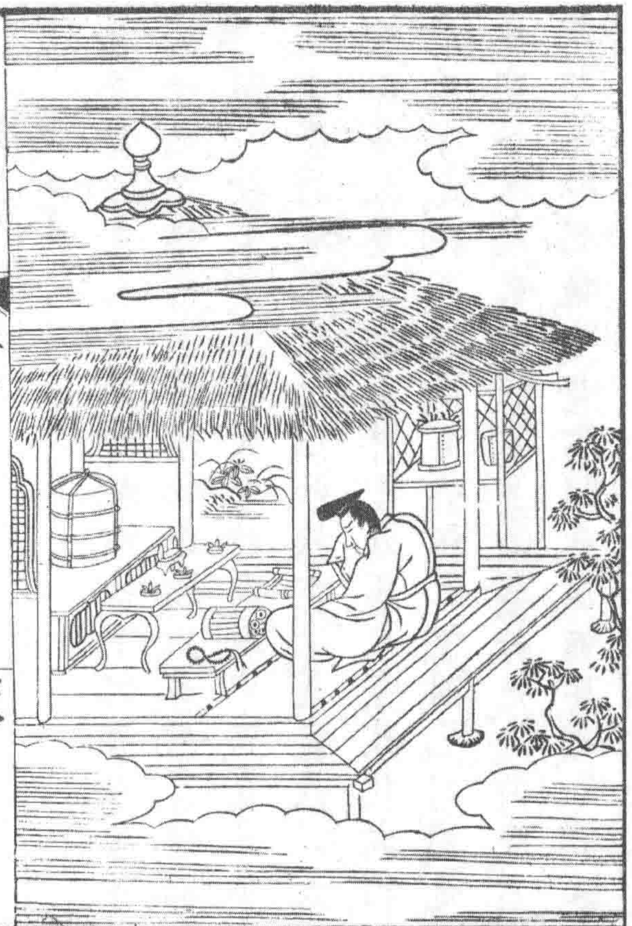
故母答曰吾聞肥後風俗國宰至淸身必不全我子其不終乎其廉直可知母死夏井性至孝哀慕過人因建一草堂安厝母之遺骸晨昏事之无異生時又每日讀大般若經以終三年之喪　同上

贊

讃肥太守政績有聲民懷其惠母哭厥淸孝奉維厚喪禮致誠遺骸在堂猶如事生

論

夏井非梵徒一時稱賢居喪每日讀般若經何也曰當世佛敎寖隆雖非桑門亦率以讀其書修其法爲高致夏井蓋循時俗乎實信其經而然乎抑與宋尹彥明以其母所訓日誦金剛經之事有相近者乎今不可審之也而如是三者情雖不同亦皆未初有害於孝



十三　大江擧周

式部權大輔大江擧周 匡衡子也 寢病危篤母赤染右衛門不勝憂懼詣住吉廟禱代其死有倭歌擧周病已右衛門大喜以詠已死擧周知之不樂潛往住吉入廟泣曰嚮也我因神德幸獲不死无可以報賽焉然與母易死生我之所不忍也切冀我病如初而母死悉懇祈累日而後還洛然其身不復病母亦得壽是神祉於擧周之孝乎

著聞集

贊

母先禱子子後禱母母欲先子子恐吾後慈哉孝哉疇其敵耦天乎神乎得與賜壽

論

方士許公言曰上帝所甚惡者貪所甚靳者壽人能不犯其所甚惡未有不得其所靳者舉周深恐母之死不貪己之生所以與共得不死歟或曰大凡母之愛子也劇於己身亦深禱代舉周之死而舉周不死宜其喜之甚

矣然舉周不安後所自禱與此相反顧夫舉周之禱脫有應効而得先死赤深荼蓼之痛曷若死之爲安然則舉周此舉未必切當歟曰不得如此說孝子之心當其有不忍者則他日之憂樂禍福不可得而揣量今吾子之母若禱代吾子死吾子安意以竢其斃乎哉舉周之情可以知矣



卌　日野阿新丸

阿新丸者日野黄門資朝之子也後醍醐帝將征鎌倉資朝與謀北條氏怒竄資朝於佐州遂欲命州守本間山城入道某以殺之阿新年十三與母避害匿於洛西一日聞父之將見殺不勝哀痛自度適佐州與父同死乃請於母母不聽固請而行初資朝爲東使所執時家資悉皆散亡繇是阿新母子常乏衣糧況行裝乎且无臣僕唯有一力母使之從阿新阿新未習徒步

甚勞跋渉閲十餘日方到越之敦賀從此託身於商舶卒達佐州既而訪父于本間氏本間入道雖深感其孝志而不許輙見父蓋恐聞于鎌倉也阿新恐徹心骨元德二年五月某日資朝竟殺於佐州入道族人本間三郎輙之入道因使緇侶火化其柩收骨以授阿新阿新獲骨攀慕悲號絶而又蘇於是意謂入道不許一見父於生前此怨不可不報我不與渠俱生乃挨深夜人定潛闖入道之寢室而不得偶見本間三

郎卧于一室阿新以爲雖是非入道而直斬我父首者三郎也殺之亦安得非復讎之義因將入其室室中有燈火阿新憂之時有飛蛾紛紛集於窓紙阿新少開其窓蛾即入內燈火爲之所滅阿新訢然即逼彼之卧席先蹴其枕略令驚覺急拔刹刀以刺其心且絶其吭三郎即死人未之知阿新退欲自殺於是又謂我有毋不可不養也有君不可不仕也父志不可不繼也若不免死則已幸而得免忠孝其庶幾乎乃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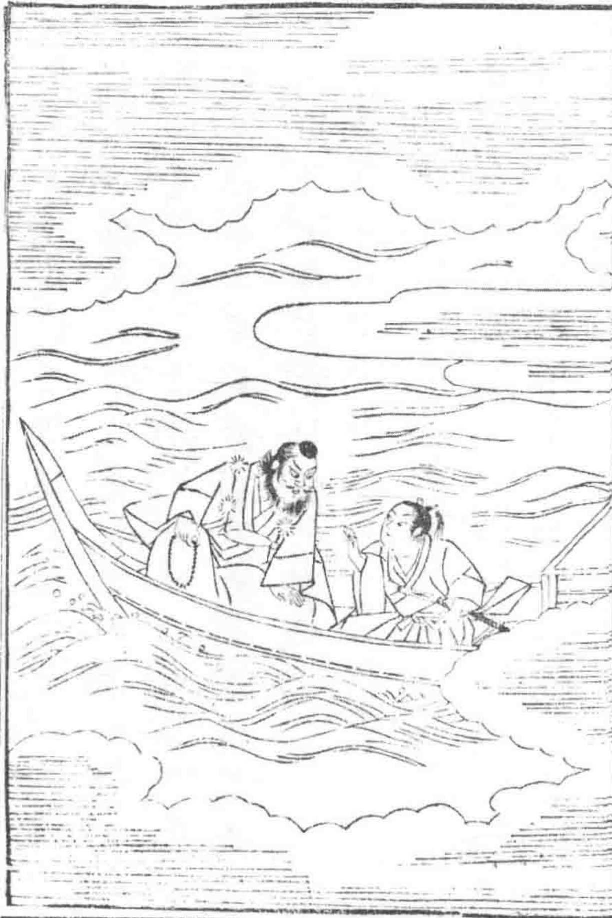
竊逃而門閉深池四周无從有徑池邊多脩竹阿新試升一竿至其末端則竹自偃於池上身遂得到岸於此皇皇急赴海濱海濱尚遠追之者及將近危殆不可言矣偶遇一行者行者曰美哉少年將何適乎阿新以實告行者感泣曰我不救是人行法其何用也即負阿新而走口唱秘咒候船同乘追阿新者百餘人既臨海濱則船稍遠　太平記

贊

僻遠之境幼冲之身冒難抵巇来欲見親獲骨心慼復讎情伸暐哉孝德竟揮　紫宸

論

殺資朝者高時也阿新狙入道殺三郎恐不當歟曰然雖然高時天下之權貴鎌倉千里之危道阿新一介之穉子如何容易效於博浪沙中之計入道不許見父三郎面斬父首二子幸在目下幼冲之人荒迷之際豈遑擇其當否盡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曰然則



殺三郎亦合復讎之義耶曰昔漢蘇不韋欲殺司隷校尉李暠以報父讎而未能矣殺暠妾及小兒且掘暠父阜冢戮之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郭林宗論之曰雖不獲逞爲報已深比之於伍員不以優乎議者於是貴之夫欲復讎殺婦兒掘古冢固是義士之所不爲也而猶貴之阿新此擧豈可不嘉賞哉

五　藤原長親

藤原長親者後村上院時人也仕至右近大將嘗執親喪三年憂爲將閑而帝崩因又成其服有和歌曰三年末夭干奴涙乃藤衣古波末多伊加爾染留袂曾　新葉和歌集

贊

大將誰耶南朝名臣倭歌素巧孝思維純三載泣血一首哀詞粹得當世寡人至斯

論

有客謂曰長親致喪之事予惟以其倭歌知之乎曰然曰其節文之詳略持守之寬嚴居處之內外飲食之厚薄起立之難易顏色之戚否今皆不可得而知焉一首和歌安足以取信哉余曰和歌亦猶詩之本性情豈無是情而有是辭既有是辭曷必疑其行焉客曰否吾觀今人所詠之和歌其精巧動輒至於使人濡睫然而考其行則不無不能掩焉者古歌亦或然也長親詞雖可哀焉知其兇

過實者哉是我之所以不能不致疑於其喪制也　余點頭曰傳云盡信書則不如无書和歌亦寔非可盡信雖然斯人三年服不除涙不乾云者吾不忍棄而不顧焉請姑記之以竢異日稽得夫實行者之斷决耳



夫

北條泰時

武藏守泰時姓平氏北條鎌倉副元帥陸奥守義時之長男也義時卒而泰時代之義時多子其見愛皆過於泰時泰時乃以父心爲心常厚諸弟雖父沒不衰至於既分割其采地則仲氏之所受最爲多叔季次之而所自受反等於叔季曰我追憶先考平昔之意則不忍不如此也初泰時將分賚采地於諸弟先自疏其所欲賚之戸數之多寡齎上之於二位禪尼曰（是時禪尼聽政）臣請亡父所食之邑早下鈞命使諸孫如是其分受之臣不勝希幸之至禪尼閲疏愕然曰子以嫡長所自受者反與小弟无異何也泰時答曰臣雖無似得與政事焉於采地有所競望哉第欲使弟妹喜而已禪尼潸出而未有所言也泰時彊之而後聽泰時訢然而退會諸弟妹告之以分割之事曰是尼君之命也各宜領之而已則如初无之知者諸弟大悦列國聞之皆有所耻務爲敦睦之行云

倭論語　東鑑

贊

父母之子孰不愛之父母沒後其愛或衰唯
北條氏存沒弗改噫彼閱墻孝惡乎在

論

問宰執事大嫡長分貴理當不與支子等其
祿也泰時之分割恐太過歟曰後漢陰慶侯
耿況卒有子六人耿國於次當嗣上疏以先
侯愛少子霸固自陳讓有詔許爲霸乃襲況
爵而未聞當時耿國以太過見訕夫何故蓋

以能從其父志也陵陽侯丁綝子鴻常與弟
盛相憐及父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盛不
報人亦不以爲然夫何故蓋以父志不在此
也泰時事類耿氏而未至於讓國徒分割之
耳何太過之有古之孝子殺身埋兒尚自以
爲職分內之事而況其他乎程夫子之言曰
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无過分之事也
亦可併案

本朝孝子傳卷上終



本朝孝子傳卷中目録

士庶

本朝孝子傳卷中

士庶

一 養老孝子

元正天皇時美濃國某郷民家有孝子焉姓名不傳于世樵蘇養親貧寠最甚父耽麹糵孝子雖毎極力求酤而或不饜一日孝子入山樵蘇失歩僵仆其處如有酒氣怪而求之則見石縫涓涓出美酒取之以歸進父父乃大飲歡娯无窮於是父子相悦日往以挹挹多而終不竭事聞帝幸其地覧酒泉曰自非天神地祇感彼至孝寧有此嘉瑞乎宜早封彼爲美濃守名泉曰養老瀑且改元爲養老　十訓鈔

贊

地出醴泉是順之實斯人孝順皇上盡恤呈彼禨祥致此祿秩辭在易象天祐之吉

論

孝天性也有順無疆何問慶殃孝經之不説祥瑞蓋以此歟後世孝子之門動稱奇異如

孟筍王雀董妻郭金等類及我養老之泉是
也蓋皆覺言耳矣是編何取之貽語怪之譏
乎曰天之於斯民也休咎各以類應洪範之
庶徵可以見矣矧孝子之心誠莫不至誠之
至者可開金石故曰至誠如神孝經亦曰孝
悌之至通神明孝經援神契曰孝道行則地
龜出瀵時醴泉屢涌人以爲俊乂在官之應
俊乂在官亦猶如此何疑孝子之有此瑞然
孝子豈毫髪有意於其間只是自然之感應

爾非若彼賣瞿曇售鬼神者之譸張爲幻也
吾曷不取曰然則不孝亦有報乎曰何無迪
吉録載大觀間羅鞏游大學一夕夢神告曰
子已得罪于冥可亟歸鞏曰其生平无大過
惡願聞獲罪之由神曰子无他過惟父母久
不葬鞏曰其尚有兄何獨受罪神曰子爲儒
者明知理義子兄碌碌不足責也夢覺大恐
是年果死嘉靖庚子之秋湖廣通道縣庠生
鄭文獻以母喪旬日未闋與鄭遂郭盥生俱

赴試鄭遂亦新喪偶未踰月附舟宿常德堤
曉天暴雷大震拔舟中大桅而去文獻及遂
俱震死盥生无恙又有丁民因母羸疾市丁
猪胃令婦烹以奉母適時婦産遂留胃自食
竊以胎衣烹熟甫薦之姑忽有一赤蛇躍入
婦口止遺尾數寸在外遠近聞傳接跡爭觀
遇男婦老者蛇不動若值少婦女子蛇尾即
左右擊婦面或鉗其尾牢不可拔吽號三日
而死又有惡子姓程順義人得一孩極憐愛

之而性凶狠不知尊母母老羸常被其毆罵
一日抱孩誤墜地傷額惡子以爲害其子聲
色甚厲剸刄母腹而刄反自己腸入腸出而
死又一惡子姓張有弟母甚憐之常疑有隱
金予之一日引母至大樹下欲毆之忽雷聲
起白晝劈樹兩開而攝惡子夾其中樹復合
蟣雀百足鑽其肉凡四日死此屬不爲不多
可不懼哉曰　本邦不孝之子其報又曾有
知是之嚴酷者乎曰尨多宜自考而知焉若

以近世言之如丹之後州牧京極君某覆家隆宗而身死於人國甲陽武田氏至其子勝頼亡滅而无復繼皆可見矣其嚴酷也孰與夫雷擊蛇傷之比太抵人家之有禍凶原其所由莫多於不忠孝之報人之臣子不可不臨履乎淵氷



二　伴宿禰野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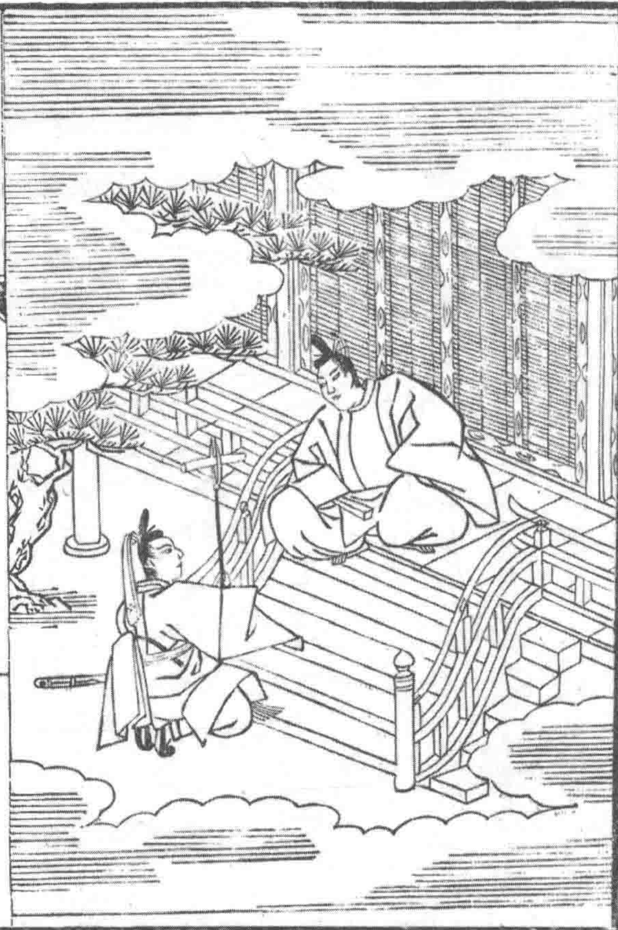
承和四年五月賜正五位上伴宿禰益立本位從四位下初益立以寶龜十一年爲征夷持節副使發京之日始叙從四位下厥後遭讒奪爵男越後大掾野繼上書寃訴久矣遂得雪父之耻使以復於本位　文德實錄

贊

如簧之巧成貝之斐古往今来害彼俊偉益立離此憂心慇慇孝哉野繼罷勉解紛

論

譖愬不足以爲患焉但患其難令人主察之耳惟其難也是以罹讒之家雖有賢子弟亦無如之何如伍奢死於楚之類可見矣而野繼冞銜益立之寃忞上書辨其情僞遂使人主開悟所以雪父之耻而復本位也非是孝誠動人得乎



三　丸部臣明麻呂

讃岐國三野郡人從四位上丸部臣明麻呂戸主外從八位上巳西成之男也承和年中年十八入都從官遂效勞績被任當郡大領然讓其職於父而已則執子道敬事二親厥後巳西成老而致事與明麻呂異居相去數里明麻呂朝省夕定殆無虚日久而不倦郡人皆高其義因言曾子不可獨賢　續日本後紀

贊

發歳入京勤仕有功得官讓父輔以厥躬後雖室遠定省如同人比之誰彼鄭國公

論

讓官於父莫私父於官乎曰雖得一衣一食亦欲讓之父兄者孝子順弟之常情也而况於爵祿乎竊料巳西成當時未老且有吏材明麻呂請朝使以代巳巳爲之佐忠亦不無也哉何私之有



四　矢田部黒麻呂

武藏國入間郡人矢田部黒麻呂事父母至孝生盡色養死極哀毀齋食十六年終始如一光仁天皇寶龜年中免其戶役以旌孝行　續日本紀

贊

生盡色養死豈可慹哀毀齋食年積二八自非純孝詎耐其久宜矣恩露曁此草莽



五　秦豐永

貞觀中美作國久米郡人秦豐永天性孝順幼能事親親亡之後常守墳墓敘位三階蠲課役表門閭令衆庶知　三代實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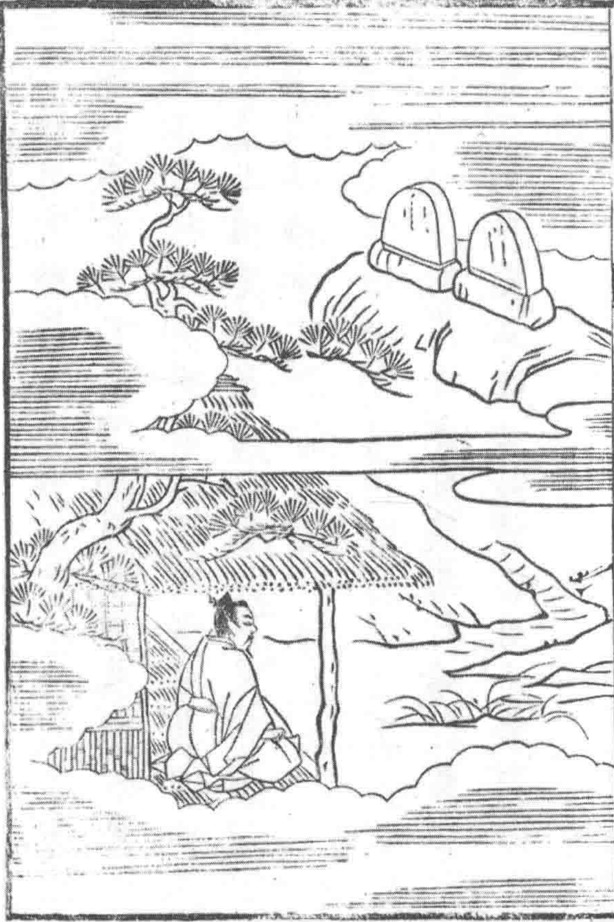
贊

人之居喪豈曰無勞三年不懈世以爲高況常守墓其心忉忉孝哉豐永是我王哀

論

黒麻呂齋食至十六年齋食蓋素食也飲食不復常者如是其久則不御內與宴樂亦可知矣豐永常守墳墓蓋廬墓而不去也既曰常守則其久也亦可知矣二人之行當時皆動官家感郡國千載炫耀青史其非虛譽亦明按後漢樂安有民姓趙名宣葬親不閉埏隧居其中行服二十年有五子皆服中所生太守陳蕃怒之若其如是雖曰終身行服亦惟自欺欺人之徒而已豈非黒麻呂豐永之罪人我洛京又有一人余忘其姓名居喪有

子人呼爲金魚、金魚、金鯽也、生子於水藻之中、藻字倭訓與喪通、蓋謂其喪中生子也、何代无賢



六　伴直家主

安房國言、安房郡人伴直家主、常守孝道、父母没後、口絶滋味、建廟設像、四時供養、事死如生、未嘗懈怠、勅宜叙三階、終身免戸田租、且旌門閭

續日本後紀

贊

執喪承祭誰不致誠、常置木狀事之如生、孝行臻此人之所難、豈圖吾國復見丁蘭



七　風早審麻呂

天長十年十月十日安藝國言加茂郡人風早審麻呂德行懿美孝養甚厚父母没後口絶五味哀慕之情莫少息矣勅叙三階免戸田租

續日本後紀

贊

安藝之州加茂之郡風早篤行晴合聖訓身遭二喪口絶五味天長清朝宜乎埀慰



八　財部造繼麻呂

承和四年十一月加賀國言能美郡財部造繼麻呂父母存日定省无失其節没後操行不變朝夕哀慕隣里郷邑莫不推服可謂孝子勅宜叙三階終身免戸田租旌表門閭令衆庶知

續日本後紀

贊

父母存日誰弗窺々迨其愼終或無可稱渠事存亡靡不竭烝隣里皆謂能人難能



九　丹生弘吉

弘吉者若狹遠敷郡人幼喪父獨與母居色養无所不至出則必就父墓擗踊哀泣且誦佛經而去其田每歲不爲水旱風蝗所傷鄉里以爲孝感之所致也事聞貞觀十二年十二月乙酉勅叙位二階　三代實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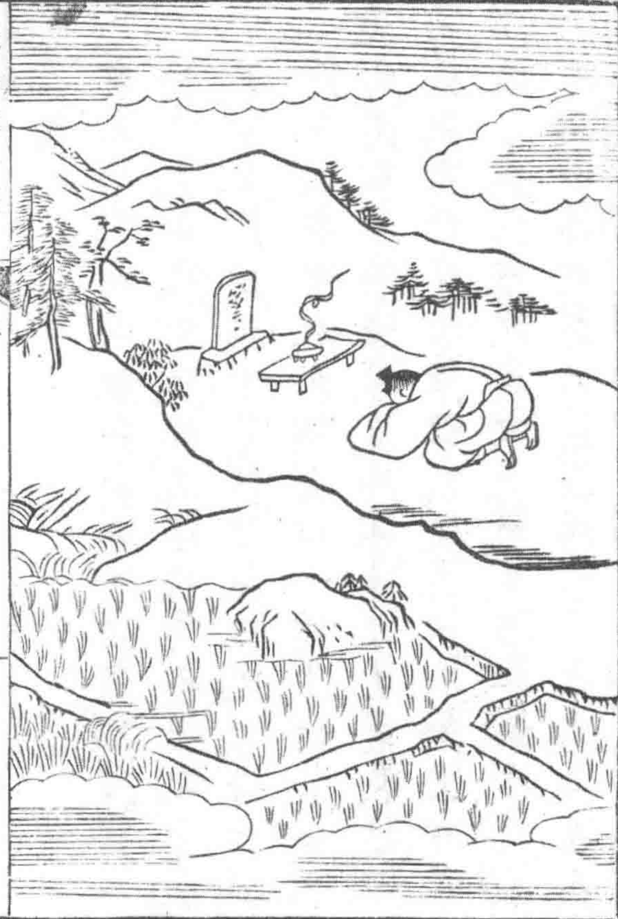
贊

丹生何人若州黎氓孝父養母叙位揚名不厄水旱不傷風蝗孰成伊祐昊天曰明

論

家主以下四人總是窮鄉蚩民蓋不可得目看一書耳聽一論而其庸行之懿喪紀之嚴擧皆至於如此子夏所謂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乎有客語余曰一儒生之言曰凡爲民家之子婦者莫不致力於農桑奚暇身事父母舅姑唯心不失其所以事父母舅姑之本則可以爲孝焉苟失其本假令自謂窮極子婦之道只是戲場孝子之爲耳可不笑哉若信斯言如家主等生事喪祭亦皆非歟曰儒生之言蓋謂與其无實心而徒規々於定省溫凊之末不若廢之於外而誠於中矣諸固有理然是恐若知一而未知二蓋天下之物豈有无本之末苟從事於末則本終莫不在故程子曰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之事朱子亦曰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若乃使人槩以厭末而直求本不啻內之未必得本外又僨事是以

聖賢之教孝唯立許多規矩使人循蹈未聞說專當得本也況乎後世風俗之薄民皆汲汲於治生而藐々於事親今訓之曰致力農桑奚暇身事父母舅姑吁是所謂教猱升木也人々若信斯言成甚世界可怕之甚也



十　丈部三子

元正天皇養老二年六月漆部司令史從八位上丈部路忌寸石勝直丁秦犬麻呂坐盗司漆並斷流罪於是石勝男祖父麻呂年十二安頭麻呂年九乙麻呂年七同言父石勝爲養我等盗司漆緣是役遠方冒死伏請我等三人役（没字同歟）下爲官奴贖父之罪詔曰士有百行孝敬爲先今祖父麻呂等役身爲奴贖父之罪理當矜愍宜依所請爲官奴而免石勝之罪獨令木麻呂赴配處　續日本紀

贊

丈部有兒其父伏辜三兒俱言入爲奴擎官感彼孝宥父貶黜兒年幾何十二九七

論

幼而智過人者自古不尠晉王戎六歲見道傍之李知其苦味漢黄琬七歲言日食之餘唐孔頴達八歲闇記三禮王勃九歲讀師古註漢書作指瑕之類是也然而至孝動人如

後漢長孫慮輩則固不易得矣能使其父免嚴刑兄弟不轉溝壑我丈部氏之子其庶幾乎三兒皆同可以覩氣類矣又按梁吉翂父有罪當死翂年十五撾登聞鼓乞代父命初疑人教之廷尉盛陳杻具不變乃宥父罪如祖父麻呂等則否一言出口无疑之者其精誠過翂者可見不亦英物乎



士　信州孝兒

信州士人某姓名記闕嘗喪其妻再娶于洛洛之與其婦相識者數有艷書或人以告士人士人乃須妻之不在探求而獲其書然渠目不識字有一男兒前妻之所生也學文於州之戶隱山父命呼之兒至屏人使讀彼書兒已披之則艷書也兒乃以爲若是不諱繼母必爲父所害豈惟母之被害父亦不安遂讀之以他語士人熟聽而不之疑反謂或人之言妄也繼母无恙兒亦歸山繼母感喜之餘贈物於兒副以和歌其歌曰信濃奈留岐蘇路耳懸留圓木橋布美見之時者危加利志乎兒荅之曰信濃奈留曾農波羅　爾之毛宿良禰登皆波々幾木土思波加里曾　沙石集

贊

晚娘有過阿爺疑之獲々艷簡既令已披若告以實娘何不危仁哉之子皆異於辭

論

或曰繼母與人通艷書淫也記曰淫去渠胡爲不告實使父逐之衞夫人淫亂瞶以其子猶欲殺之㓜後母乎曰愛父之深者必厚於後母故有罪則掩之所以安父也昔晉太子爲驪姬所譖獻公怒誅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曰爲此者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辭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嗟乎太子於其自裁則雖不无可議者然斯言之至誠切誰謂非孝

也哉今觀信州人之子之所爲雖事與太子異而使父安寢食毋不危殆則相侶非亦孝乎毋亦人也豈不感悔而改其過何必至於使父害之如剚贖之爭則已甚矣



十二　隨身公助

公助者東三條太政大臣諱兼家之隨身武則之子也右近馬場有賭弓吾邦之射禮也公助與焉而其射不如人父武則自傍視之怒撻公助於稠人中公助不避伏受其杖武則怒解而去或人問公助曰何不避乎公助曰我父老而性急我走必追追必顚蹶我恐或傷其身故不避焉聞者歎服竟以孝聞　著聞集

贊

父怒撻子子多避之公助不避詎罔思惟重華既遠伯俞難追允矣孝也顚沛於茲

論

昔者曾晳擊曾子曾子仆地而不知人有頃乃甦欣然而起曰向也大人用力教參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晳聞之知其體康也孔子聞之怒曰舜之事瞽叟小箠則待過大杖則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今參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陷父

於不義其不孝孰大焉由是觀之公助之不避也若其小杖則死可說不然是不孝乎曰公助之於是時蓋愛父之心勝而杖之小大无暇計焉假饒杖大君子何不觀過斯知仁矣按後漢崔烈擊其子鈞鈞走烈罵曰子被父撾而走孝乎鈞曰舜之事父小杖則受大杖則走非不孝鈞之此行雖曰學舜然是鈞而已矣曾子爲聖人所罪者蓋責備賢者也設若不察其心而徒見其跡鈞反孝於曾子

豈其然哉如公助則略有似曾子之犯罪者而大異乎崔鈞之畫虎類狗不亦孝子乎歟其見撻時不流血不昏倒杖之不大者可知奈何洗垢索瘢妄議之爲哉



十三　曾我兄弟

兄弟姓平氏伊藤兄諱祐成小字一萬丸元服號十郎弟諱時宗小字箱王丸元服號五郎伊豆國伊藤邑主次郎祐親之孫而祐重（東鑑作祐泰）之二子也祐重爲工藤祐經所殺詳具于曾我記時祐成五歲時宗三歲也母土肥氏即欲爲尼祐親不可遂奪其志使適曾我太郎祐信兄弟從之其後祐親反於賴朝賴朝殺之故兄弟縮首於曾我所以稱曾我也兄弟從適有知以

來報讎之事須臾不忘唯期與工藤氏偕亡而已矣母深憂之先使時宗登箱根山爲僧欲令易其心也時宗雖不違母命往在山僧之房宿志益壯居數歲山僧將令時宗薙髮時宗遁反曾我母大怒誓不相見時宗无所依託祐成匿之私室以共衣食時宗歎曰不違於母之命則闕孝於父吾奈无二身何又謂祐成曰人之死生雖期大事不可遅慢也祐成曰諾時建久四年也頼朝田獵于信州淺間及野州奈須野從

行如雲工藤氏亦行祐成時宗伺便宜於其間而事未濟頼朝又苗于富士工藤從之兄弟乃決死於此一擧以行无鬒髮生還之念將發曾我時時宗深以其得罪於母久不相見而死爲恨因乃適母之所使人言曰時宗將與十郎觀大獵于富士切冀一拜而往母猶拒之峻矣時宗泣而固請不聽祐成亦來懇々請之不聽祐成以爲噫吾母毫知吾兄弟既赴死今日豈忍不見時宗然非可首實惟權可以移母志於是

祐成陽作色曰彼小冠者被聖善惡如是其甚以死贖罪可矣祐成請斬之按劍而起母曰聽祐成拜謝時宗入見各盡歡而後退母命之曰田獵事畢須早歸來勿誤期也兄弟謹諾即日首途既至富士野則先過於工藤之舍察其形勢日夜用心遂得其時兄弟潜往入彼舍内夜向三更人皆熟寐然工藤不在此蓋知兄弟之狙已而易寢室也兄弟愕然不知所爲忽有一人指示工藤所寢之處兄弟大悅急入其室工

藤及王藤内酩酊沉睡遊女亦同卧時宗乃先以手鉤牽其女徐々下之牀下祐成即迫枕頭時宗在趾兄弟相見而相喜之取譬无物祐成衝突工藤蹴之曰曾我祐成及時宗復父讎吾子曷不敵乎工藤矯首急執已刀祐成斬之時宗亦斬之手足薦地異處王藤内亦爲兄弟所殺厥後兄弟大與群士相鬪死傷不可勝數祐成先殪獨時宗追北入頼朝館時宗以爲頼朝亦吾祖父讎也幸得相近一擊報之進入幕中

遂爲館兵所擒館兵繫之太宰有小川三丁郎祐貞者視之謂曰非是寇賊姦宄雖不拘攣亦不可亡何必至此乎時宗聞之粲然曰子言可喜然吾以孝道陷縲絏則此黒索也便是爲父所讀之經卷之結帶也何病之有其色忻々焉蓋謂怨塞身死吾之明分工藤子弟斬之于松崎年僅二十少祐成二歳四方聞之靡不傷悼事之始末雖兒童走卒亦能知之今不殫記

曾我物語

贊

生來二十怨氣塡膺兄不修業弟不作僧惟彼報復以是爲事傷哉令原共難成志

論

或問伊藤祐親呪咀工藤武者祐嗣使之死盡奪其邑祐嗣子祐經不勝其怨使人殺祐重祐重祐親之子也不可不與父同謀然則其死也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彼兄弟不再復仇可歟曰祐親咀祐嗣時祐重弱齡未可必與其謀幸有祐親在祐經不能殺之而反殺祐重則祐經之報固不當矣豈此所謂殺人而義者哉公羊傳亦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宜哉兄弟之報於祐經也曰然則賴朝曷殺時宗乎復仇者律无其條先儒論之曰不許復仇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也　本邦從來復仇者之得不死也蓋亦據之曷殺時宗乎曰嘗按曾我記賴朝非不哀惜時宗意謂群下爲渠所死傷者最多其

子弟與夫工藤闔族豈皆擧肘而與渠相生哉然則不啻无益於渠抑幕府之一禍亂也不如忍哀而殺之之愈也是主將之權度歟蓋與周官和難之意亦何相遠又有一人問曰兄弟五六歳以後不共戴天之思寢苫枕干之勤寔足以感无恥之孫激忍辱之子唯其間入倡家者不能令人无疑如何曰兄弟以爲驛舍乃衆人之所閲歴宜託遊戲以伺便宜其意未必在聲色然兄弟之有此事曷

嚮驪珠之有類由此以履危機者數矣其情專之不廢也幸矣後之學兄弟者所宜深戒而痛絶也矣



古　鎌倉孝子

副元帥北條相州禪門之士人某記闕有母性至躁急一日暴怒將毆士人誤倒於地身少覺痛士人謝罪母不勝其怒徃白禪門曰我子毆我令倒於地禪門驚問士人士人曰誰爲此言禪門曰汝母之所訴也士人輒引咎不辨禪門以爲不孝甚矣即當流刑母聞之而心憂又徃白禪門曰前言乃老婦爲怒氣所泪而失之也實則我子不毆我我將毆彼誤倒於地彼无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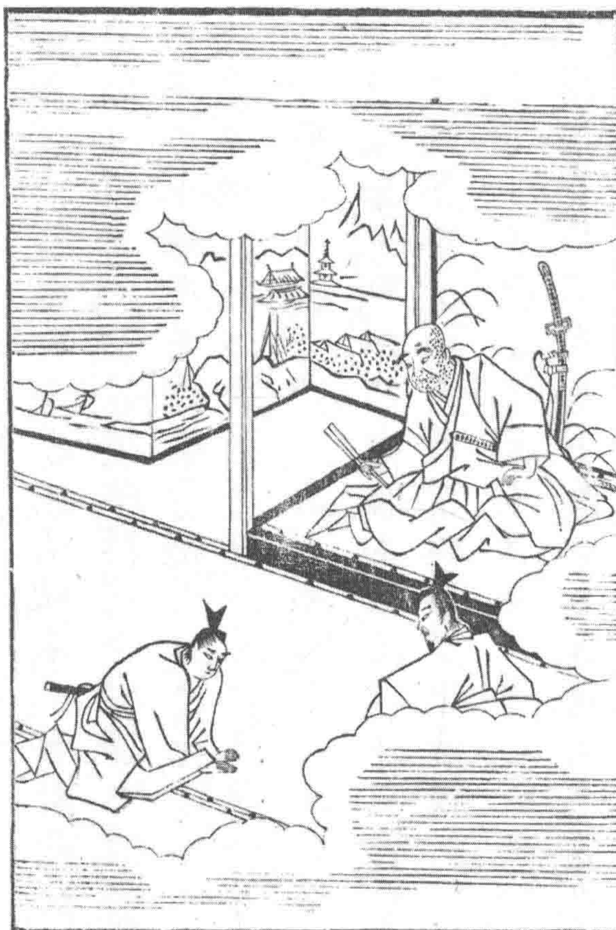
願宥流刑言訖抆涙禪門笑召士人謂之曰汝不毆母何自誣乎士人荅曰母已言爲小人所毆小人若曰不然恐使母有妄誕之誚故受其罪禪門嘉歎不輟自謂得人因增其秩終身寵遇云　沙石集

贊

幹母之蠱不可堅貞屈已下意受罪枉情若人難得惟有玆士寄語人子百世應軌

論

忠臣出孝子之門。禪門喜其得人，允當夫執
政者以得人爲先。今擧此人於家而厚遇之
則天下孝廉之士莫不歸心。安獲不似燕主
之從郭隗始哉。北條氏之累代囊括宇内也
宜



十五　本間資忠

資忠號源内兵衛，相州人，本間九郎資貞之子
也。正慶癸酉之亂，從父於赤坂之役，往至攝州
與東軍八萬餘騎屯於天王寺。其帥阿曽氏令
諸軍曰，攻戰宜待兩日之後。諸軍守之。資貞不
顧令潜出其營，獨與人見四郎入道恩阿相俱
先登，死于赤坂城。資忠聞之深憾其不相隨，欲
追而死於彼。有人諫曰，凡士之先人而戰死也
不翅自行其義，且期子孫之榮。九郎不告死於

汝，豈无意哉。若乃同死大悖父志。汝宜念茲。資
忠佯諾。其人出，急乃擐甲執兵，先詣上宮太子
影堂，以禱見父于冥府。且作倭歌一首，刺血以
書之石華表下。其詞云。待天暫之子乎思布闇
耳迷羅無六乃街乃道志留邊世牟　相模國住
人本間九郎資貞之嫡子源内兵衛資忠生年
十八歳。枕父屍骸同死戰場畢。卒之馳至赤
坂叩城門言曰，我是今旦所死此城之本間九
郎之子也。父不使我知，故不相隨。我无勝其恨

顧入城門殉命於父之死處以事父于幽途城卒聰其單騎且无後援啓門入之貧忠欣然突入與五十餘人相搏擊竟死于父之死處

太平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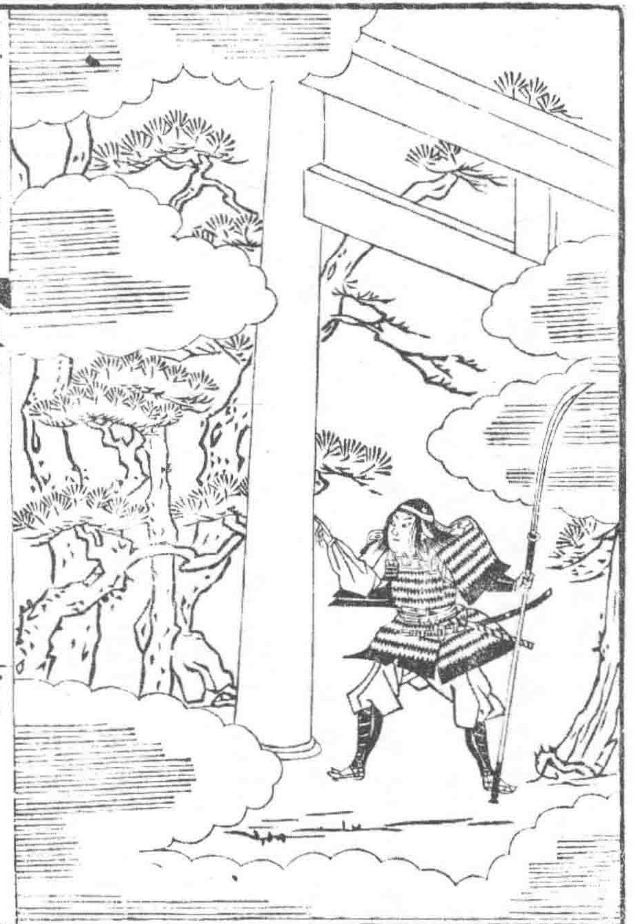
贊

甚哉慕父暫不忙離惟生惟死以身相隨勇力大震倭歌又奇一首血書百世淚碑

論

或曰貧忠之死進不遵軍令退絶父之後忠

孝其足稱乎曰昔晉卞壼與蘇峻戰而死二子眕盱相隨見害宋秦傳序亦死于李順之亂其子輿求父屍竟死此類當時莫不稱孝如貧忠之死忠乃姑舍是於孝則豈讓卞秦之子哉大抵　本朝人之以戰死也爲君者如牛毛爲父者似麟角爲君者或欲成名爲父者孝而已矣此論足以慰貧魂於地下歟



夫

大藏右馬頭賴房

文和中源大樹尊氏將與新田義宗義興戰于武州石堂四郎入道諱義房與三浦葺名二階堂等共有隱謀皆謂於明旦接戰之際倒戈以擊大樹議定然後石堂密告諸其子大藏右馬頭賴房賴房大驚諫父甚切父曰既與入約安獲獨已賴房惘然而退直入營中白大樹曰三浦葺名等欲負幕下臣父黨之請急爲之備臣雖甚恐不孝之罪而義不當不言也幕下若以

臣言爲有微忠幸滿臣願所願非他早斬臣首而賞臣父何大恩加之大樹墮淚曰子之此忠之可感喜焉止一世至我子孫亦令勿忘我必不誅入道子勿以介意因急遣兵於三浦等軍不問石堂三浦等潰散其後頼房使仁木義長言大樹曰幕下不殺臣父其德无可以報臣願自殺以贖父罪義長以告大樹不允令義長深制之頼房聽命至於大樹得志之後石堂入道尚无恙　太平記評

贊

私恩公義窮无重輕與廐權之獲其衡平焉請已死卒使父生放海孝德貫日忠誠

論

仲尼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頼房不隱於理如悖然事有若是之順者何也蓋所謂得變之正者歟如不告而娶之事聖人亦不得已何悖理之有所以事順也或問春秋時楚有弃疾唐德宗朝有李瓘　本邦又有伊藤次郎祐親子九郎祐清及小田原北條氏之侍臣松田左馬助等皆告其父之反於主俾主不危殆不亦義乎與夫頼房優劣如何曰頼房此事一舉有三得令君避難父免誅戮己亦无故非是精誠感天動人得哉弃疾李瓘且措焉伊藤松田雖能知不以私恩害公義而其用心也不盡矣宜其迹之不能步驟於頼房也譬如珷玞與玉非不似也豈足以是非哉誰謂忠孝難兩全矣頼房

是其人也　又問源爲義叛保元帝帝使其子義朝殺之義朝不辭此是大義滅親之謂歟曰惡是何言也所謂大義滅親者君子爲衛石碏殺其子厚于陳而言非以弑父言也竊惟保元之亂義朝有功若以已死贖父罪如彼頼房相似官家焉无恕宥惟誇功貪賞之意勝而視父猶塗人㥿然弑之以媚其上諒是五刑三千莫大焉之罪人也天討有罪孽豈可逭爲義死後未幾義朝與平氏戰不勝

遁至尾州爲其下忠致所弑梟首於京師男子尤多義平朝長義圓範頼義經等也此數者无一人之得其死至女子亦然獨頼朝雖幸得志而世傳不令其終東鑑闕卒月不書地不書葬可以證焉頼朝子頼家爲弟實朝之所殺實朝又爲姪公曉之所刺公曉亦死遂使藤氏纘其業孔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後乎作俑者且猶然宜乎義朝俾子孫至於此也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其此之謂乎



七　楠帶刀正行

帶刀正行者河州廷尉楠正成之長子也建武三年夏五月足利尊氏自擧西兵數十萬騎既軍摂州新田左中將對之主上使正成往援中將正成豫知事不可濟決死赴之正行年十又三從父出洛抵櫻井驛正成乃使正行從此反于河州因命之曰獅子生而三日能學其父汝已踰十歳我之此言宜服膺而勿失也我若死天下卒歸尊氏當其時也不容苟爲保身有降

於彼必須忠死是汝之大孝也言訖泣而訣矣同月二十五日正成果死于兵庫尊氏憫之送首於其家正行與母視之不勝憂懣拔刀欲以自殺母制之謂曰嗚呼汝是過矣廷尉俾汝歸自櫻井汝謂何爲不曰幸得成人當擊賊臣投命於君乎若其不能然而與夫經於溝瀆者相似不孝孰大焉正行哭而止自後嬉戲常陳弓劍設軍容作追北之勢則言是追將軍之兵爲斬首之戲亦言我獲朝敵之頭既長先督累代

之郎從五百餘騎軍于住吉天王寺戎陣整齊立號令明肅僉曰不墜家聲進擊細川陸奥守顯氏三千之兵於藤井寺大克之次與山名伊豆守時氏等兵六千戰於住吉又大克之按一書曰正行潜師以襲尊氏尊氏被創踰墻而逃其妻爲亂兵所殺此事不見太平記評者蓋諱之歟尊氏震懼因使執政武藏守高師直及師泰伐之兩將之兵凡八萬嘽嘽既發北京正行乃率三千騎接戰于四條繩手兵勢甚鋭所向无前北軍秋山大草君野等并其黨之精兵若干百騎

先死之次武田伊豆守七百餘騎大半又死之次細川阿波將監清氏五百餘騎次仁木右京太夫頼章七百餘騎次千葉宇都宮氏五百餘騎次細川讃岐守頼春等七千騎各汗怒馬摧銛鋒正行歴々與之相當鷹揚虎猛北兵敗衂不支鳥驚魚散死傷不可枚舉走者相騰踐或過八幡或入都門師直危甚上山六郎詐正行自稱師直以死救師直急也正行獲其首大悦既而聞師直猶在怒而又進高播磨守之左右

五十餘人一時死之師直事愈急時有紫陽人須々木四郎者其射巧力倶出等夷累射正行中之者五矢入身皆深哀哉痛乎正行將殪然猶惡其死於敵人之手乃携家弟正時與之相刺而絶年僅二十有五實正平四年北朝貞和五年也春正月五日也天下識與不識靡不霣涙

太平記

贊

述事繼志於孝豈微方幼雌伏及時雄飛摧

堅若朽視死如歸四條原上疇不霑衣

論

或曰張儀云兵不如者勿與挑戰正行以其不如者遽然挑戰所以功不成也寧遲緩數年須當待南軍殷給之秋而運王業恢復之籌奈何徒犯在鬪之戒以致傷勇之死乎恐是非廷尉志豈其繼之云乎曰不然蓋天下勢而已勢之所趨不可抗兵正行其如勢何當時尊氏威猛日隆較之南朝不啻鄒楚況

君德不明人才不足海内之士歸心於南軍者十之一二乎正行蓋謂借使累年沒齒事非可濟且身多病不幸臥牀雖悔无益不如第從父之遺命早死於軍門先見之明勇敢之義皆可謂至矣且夫君子明道不計功至於成敗天也當為之事既在乎前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以俟後日哉殊不知廷尉已知先帝之事不可濟焉斷然授命於兵庫使是以身先之也正行此舉若曰非以繼志是非知正行者



六　左衛門佐氏頼

左衛門佐氏頼者尾張修理大夫入道道朝之嫡子也為人孝順略通經史洞達兵道時人以為國器大樹義詮亦寵異之唯父道朝偏愛其庶子治部大輔義將欲使其代己以執政柄豁是常譖氏頼於大樹氏頼雖素知之而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公私外内惟命之從一日氏頼會親故於己宅語之曰吾雖要勵忠孝以得君父之悅然資質庸駑竟无所成吾聞知子无如父

入道之不愛我也允宜自今之後若有大過必辱入道延及祖先不孝孰大焉不如歸心釋門晦迹山林其後未幾出家遂如所言時年三十四其妻乃佐々木入道道譽之女也生男女各二人氏賴棄之不顧往在紀之高野山斷髮易服更名心勝太樹深惜其才數遣使以慰之欲其還京也氏賴以爲煩潛出高野隱于野之下州二荒山太樹不措尚使鎌倉元帥基氏勸其還京不聽後來天下咸言氏賴之不出山者惡

其父道朝之無道也氏賴聞之有蹙既而憪然改曰以我不出故使非毀父於中外是天地之一罪人也盍出矣乎因請基氏使言太樹曰臣宜出山所深望者决无政務爵祿之命太樹許諾然後方出所以爲斯言者蓋避其代父陵𢍉之嫌也故雖還京而不常在京數往居若狹國其意又惟在安父心而已矣而身終不廢僧律後復歸山云

太平記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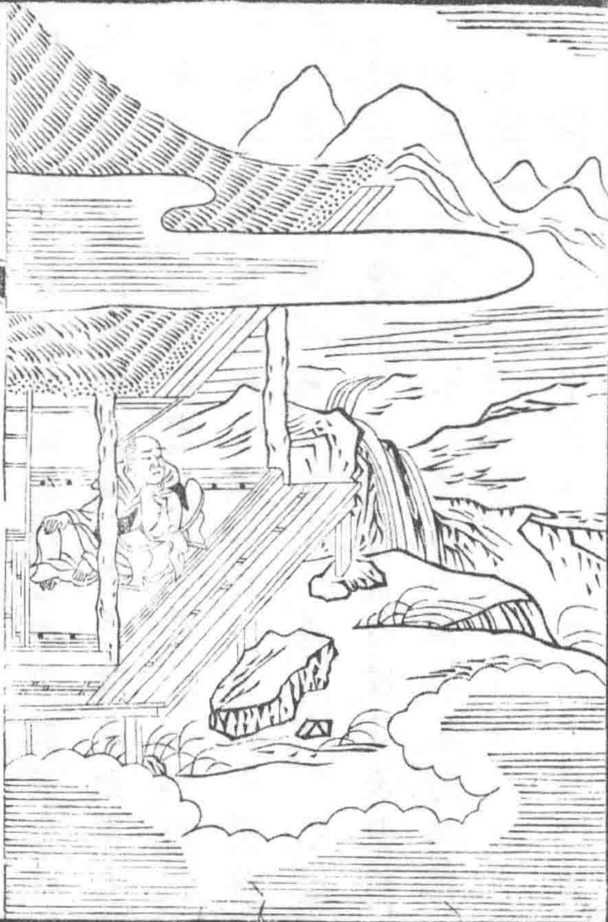
賛

孤竹之遜荆蠻之逃聖心氷清至德山高騫我氏賴亦豈無述往轍雖邈略以迪率

論

自從佛法入於吾　邦謝世辭俗者莫不由其道既由其道則莫不遺其親苟不能遺其親則自謂未得其道人亦笑以爲无道心故一事佛於山林者雖有父兄之難亦不敢顧力溺空寂氏賴即是其人而今爲父輒出山來何耶蓋渠雖不得已而歸釋流而其心幸

未失人之所以爲人者是以不能全然遺其親焉耶慣彼果於不出者哉故竊謂今之薙冠投簪者縱高且明其入可及也其出不可及也



九　武州孝子

武州某鄉有二人。記闕姓名。一富一貧。執交尤厚。老而皆死。二家之子又相親愛。一夕貧家夢亡親來告曰。我昔借物若干許於富家。未還而死。於心不安。願汝償之。已謹諾。翌早惕然自謂。我不嘗知父之有這舊債。至此不償。可爲无罪哉。今承嚴命。不可宿諾。急乃營求以還物於富家。如數且告之以夢中之命。富家卻之曰。吾父諾吾不以此事。其志不得而知。今父在幽府。不可往問。又不可輸此物於父。所我不可自恣用之。於家然則我无可如之何。故不受。貧家哀々數請。其受不聽。計无所出。因之鎌倉。白事于官府。且泣曰。亡父之命也。深願使我友某受此物。執奉者乃召富家。強令受之。富家又不肯曰云々。兩人相讓不決。觀者流涕。官府因使二人同用此物以作佛事。追資兩父之冥福云。　沙石集

贊

昔呂原明聞相讓金。無好人語。知其可箴。況爾此舉爲親盡心。因嗟若人罕見于今。

論

夢多是妄。故眞人无之。惟愚者認妄爲眞。故曰癡人之前夢不可說。如武州人之夢。眞妄如何。曰眞人无夢。是乃莊周之說話。而非聖經之所言也。詩詠吉夢之祥。禮建占夢之官。且聞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去。堯夢攀天而上。舜夢眉長與髮等。孔子夢奠於兩楹之間。加旃殷高之良弼。周武之九齡。晉侯之黃

能宋君之神龜等類豈悉可與夫黄梁槐安之䟽同歸於妄也哉矧父子本一氣理不當不感通善哉武人之夢父而信之之至也昔者掃部頭大江佐國之子某夢見佐國化蝶遶栩乎花園自後常用蜜水漑花以待群蝶事雖近戲而其事亡之至情既已不忍以夢爲夢則平日之所自盡可知也是與武人此事同日之譚歟　余有思于此父母之遺囑面命豈安於夢世間或有違之而恬无所忌者烏摩孝否相去之遠曷臻茲乎



二十　養母孝僧

孝僧不知何許人名亦不傳寺院蓋在雒外養老母於院側身雖甚貧奉之至厚母性嗜生魚无生魚食不下咽孝僧雖重毗尼而天性之至愛不能自已私常買魚爲饌會白川院下詔顓然禁遏屠殺採捕於天下爾來无由買魚母頗絶食孝僧不忍束手以待其斃往立河洲數窺魚鰕之便迫於情者不懼於法卒乃捕得二小鮮于河中吏偶視之執僧拘攣并魚以送於官

觀者皆靡不深惡其以沙門犯是大禁既而勒
罪僧汪然出涕曰有母臥病素嗜生魚无生魚
則不食我其丁子而无朞功強近之親是以我
雖爲僧不得不曲從其所好今以令嚴无由求
魚母不顧食死期幾迫我乃視之處身无地狂
走入水終日而獲一魚身犯大禁兼破僧戒罪
固當死請早被刑但所以切冀者有一焉此魚雖
放不可復活若得饋之吾母聞食一下咽然後
就死實是抱皇恩之重以取滅也何怨之有聽
是言者无貴无賤而不歔欷太上皇矜嘆殊深
因是不惟原其罪反賜金帛使以歸寺侍養於
母且勅之曰他日若有乏養宜言於官

著聞集

贊

官家禁殺鄽無魚鰕闔玆梵刹云如之何因
犯嚴令親漁于河事若非孝寧浴恩波

論

有客來讀是編至此艴然曰浮屠以出家捐

親爲道雖聞或有不遺其父母者畢竟是棄
恩之人是編何采之以滋人惑乎　余荅之曰
佛亦說孝其徒那无孝子容曰噫无乃爾是
過與佛雖說孝其所務惟在令父母入已道
而於愛養則不敢屑意是以其徒之視其父
母多皆愬若視越人之肥瘠不亦悕乎夫孝
者善事父母之名也善事父母之大節自養
體養志致愛致敬是也凡爲人子者先有是
四者而後方當以言入道曾子之言諭父母
於道也以先意承志爲之先者可見焉忍自
始至終自本至末唯道是勉而他則澹然无
所顧哉渠能忍之所以得罪於名教也而自
以爲此真實之報也爾亦反以是爲孝歟　余
曰非敢以是爲孝歟以斯孝僧之行爲孝也
已其爲行也不特能養能愛爲親忘其身臨
死不變志今想其人而原其情則不覺泣數
行下是釋流之凡輩孝門之達士身雖在方
外實則名教中之人我安得不許以孝哉客



曰能養能愛忘身臨死誠若可以爲孝奈其
猶未免虧體絶嗣何。余曰昔或問朱晦翁曰
霍光小心謹厚而許后之事不可以爲不知
馬援戒諸子以口過而褁屍之禍乃口禍之
所致二人之編在小學无亦取其一節耶翁
曰采葑采菲无以下體取人之善爲己師法
正不當如是論此則斯僧雖未知尋一尺布
帛褁頭而死亦　余有以采於是編之所据也

本朝孝子傳巻下目録

婦女

今世

本朝孝子傳巻下

婦女

一 兄媛

應神天皇二十二年春三月天皇幸難波居於大隅宮登高臺而遠望時妃兄媛吉備臣祖御友別之妹也侍之望西以大歎於是天皇問兄媛曰何爾歎之甚也對曰近日妾有戀父母之情便因西望而自歎矣冀暫還之得省親歟爰天皇愛兄媛篤温清之情則謂之曰爾不視二親既經多年還欲定省於理灼然則聽之仍喚淡路御原之海人八十人爲水手送于吉備以織部縣賜之

日本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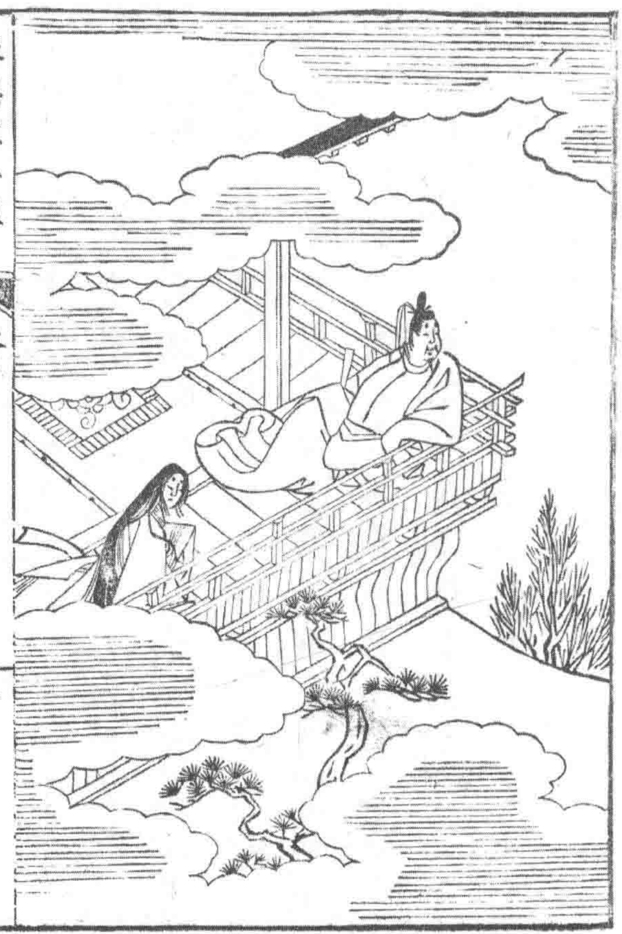
贊

孌彼兄媛思親不諼身在北闕心馳西藩惆悵歎音深感至尊爰遂歸寧貴富耀門

論

莊周在言曰麗之姫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

筐篚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竊謂凡女之越境而嫁者始與父母相別也鮮不滂泣至於既適而伉儷相諧則不悔其泣者亦鮮矣是乃婦女之常情匪啻麗之姫爲然如今兄媛不然幸帝有年珠服玉饌靡不如意而思親之切猶治相別時所以嗟歎不堪西望也孝思其不篤乎天福善人善莫先於孝曷不介爾景福然則兄媛之賜織部縣御友別以下之族人咸受采地于吉備國中亦非幸也宜也



二　信紗氏直　松下氏曰是傳寫之誤也當作佐紀民直佐紀地名民直姓也

信紗氏直者和州添下郡倭忌寸果安妻也事舅姑以孝聞夫亡之後積年守志撫育孩稚并妾子九八人其保愛皆與己出无少差等孝慈之至都鄙稱之　續日本紀

贊

婦之順姑難於孝親漢陳州女唐盧婦人其名千載所以不泯況乎信紗慈亦出倫

論

已子妾子自舅姑視之則皆孫也愛之之均
亦可以爲孝矣非惟能執婦道國史之所
以載之而傳世者蓋將以愧天下後世爲人
妻逆其舅姑惡其廢出者也婦女其思之也



三　波自采女

稱德天皇景雲年中對馬嶋上縣郡人高橋連
波自采女夫亡而不改志父死而廬于墓孝義
之至大感嶋民嶋民奏之詔表門閭復租終身
同上

贊

對馬何處渺海西路夫亡守志父死廬墓事
聞于上復租終身怪彼孤嶋生伊淑人

論

大抵喪禮女適人則爲親降一等而斬衰三
年於其夫今波自知反有薄於夫而厚於父
者何也曰是以廬墓言乎曰然曰我聞夫婦
之喪以禮爲主父子之喪以情爲主昔者敬
姜居穆伯之喪止於晝哭文伯之喪晝夜哭
仲尼曰知禮矣波自不廬夫墓而廬父墓蓋
亦有意於禮歟情則未必有厚薄也



四　難波部安良賣

安良賣者筑前國人善事父母父母没後常往拜塚朝夕盡哀年十六適于宗像郡大領外正七位上宗像朝臣秋足秋足蚤逝遠近聘之誓死遂志其孝烈皆可嘉矣天長五年三月甲申下詔敘位二級免戸田租　日本後紀

贊

有女喪親寤寐無遺常拜墳墓深致痛悲後又夫死守義不衰知爾爲詞倣柏舟詩

論

傳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蓋惟忠而已哉百行咸可移矣故謂女之孝於父母而不善事其夫者未之有也斯女孝誠移之於夫宜其誓死遂志也於是又謂人家若欲取婦擇其性行要當先問女之孝否何如而後及他庶乎寡悔



五　橘氏妙沖

妙沖橘逸勢之幼女也承和九年逸勢連坐伴健岑謀逆之事掠拷不服減死配流於伊豆國妙沖不勝離愁其出京日悲泣徒歩以從之監送者叱而令止妙沖不聽晝止夜行遂得不與父相離逸勢行到遠江國板築驛終于逆旅妙沖攀號盡哀既葬廬墓日夜不去剃髮爲尼自名妙沖行人皆爲之流涕嘉祥三年五月壬辰有詔追贈逸勢正五位下使歸葬于本土妙沖

大喜負柩還京一時稱爲孝女　○文徳實録

贊

逸勢被謫妙沖隨行情踰婧娘事類緹縈不惟事生久守墳塋墳塋无迹斯人有名

論

易以内健外順爲君子之道以内柔外健爲小人之道妙沖身居柔順之極又有剛健之德知君子之道乎非乎如何是妙沖剛健之德曰行其志也威武不能屈患難不能移暴戾不能亂至如千里隨從之勞十年孤旅之窮與夫廬墓負柩豈皆弱骨纖形之所能任哉妙沖處之裕如其剛健可知矣不亦希世之資乎賤夫世之男子不無外才健而内太柔者此是男中之少女子而妙沖乃女中之大丈夫歟曷傚獨々孝婦女一様看



六　薩州福依賣

福依賣者薩摩國民家之女也父母老无男子唯有此女家又窮蹙傭力以養父母父有疾爲之嘗藥凡二十餘年日夜辛勤容顏皆悴觀者靡不之憐父年八十母亦偕老依賣孝奉卒不衰且雖生長於草野自然略閑禮儀進退出入莫不恭敬有所諮禀必正顏色不敢褻慢戲謔深爲鄕人所嗟異事聞即賜爵三級旌表門閭仁壽三年夏六月也

同上

贊

薩州窮民老无男兒唯有一女克敬養之恃怙皆安居諸屢移可惜贊淑桃夭失時

論

一書生請余曰續日本後紀載右京人衣縫造金繼女年十二喪父泣血日久服闋母氏許嫁于人女乃竊逬廬於父墓旦夕哀慕不肯還家母不復言嫁事然後還與母居深信佛教讀經不息可謂至孝也是編詎舍之而惟取刧沖福依賣乎曰衣縫氏之行可以爲難矣孝則吾不知也曰何也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父母其順乎哉曰刧沖福依賣亦不適人曰二女之不適人是不得已也絕與衣縫氏之无故而禁配異矣是編何不取也原夫婦女之垂名于古列女傳及續編者凡三百十餘人其間未有一人之非夭殤殺死而終其身於處女者人倫之不可廢也可見矣



七　請僧孤女

有女不知姓氏夙喪父母家爲之窶一日欲追薦其親屈請一僧僧來入其居荒涼最劇齋廚索然伊蒲饌亦不可設僧爲用心急畢佛事而出女手自出衣一領及描金小匣一枚以爲䞋物僧乃受之歸開其匣則見新書倭歌一首于内切慕父母之情溢乎言表其倭歌云玉匣加計古耳塵毛須追尤里之布多於也　奈可良無幾身土乎知禮　金葉和歌集

贊

古之事死重於奉生休哉孤女追福致誠旌僧兩物於爾豈輕哀々倭歌也竭得情



八　供衣貧女

我國俗以中元日祭父祖之神謂之魂祭有一貧女不知何氏之子也是日欲爲先父母祭奉於佛不能設饌唯有一綾衣解去其裏納以小甕覆以荷葉自携入於一寺寘之佛前拜伏滂泣而去荷葉上題倭歌其詞云奉留蓮乃上乃露波可里是乎阿波禮土義與乃佛爾

今昔物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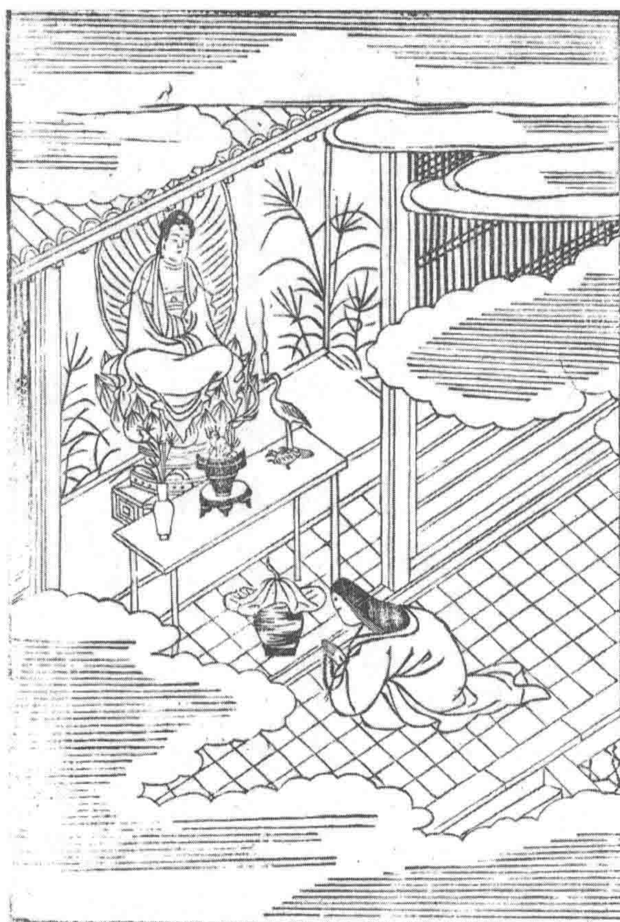
贊

吾聞和歌能感鬼神矧此女製言意最真五句出口一衣去身其人如玉莫道亦貧

論

世之貧窮孤獨既乏資用則雖祭祀亦闕非不爲也不能也然人不可不如豺獺苟用其力盡獲隨分奠薦若斯女及前段孤女蓋除其衣與小匣之外无復餘資然値當祭之日則不容一毫計較擬議於其間决然極力以成己志觀之則世之以貧藉口有闕其祭悉

是不爲也非不能也使彼二女覩之曷堪嘔噦竊謂貧與賤是人之所悪也然先儒不云乎貧賤憂戚以玉汝於成又曰困窮怫鬱能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吾於二女特信此等語之不誣人也何者若俾此二女逸居于豊豪之家多是所謂蘭形棘心玉曜瓦質之徒而已曷必至乎有此善行而美譽施於身芳聲傳於世千載之下猶令不蕪沒矣鄒國公有言曰恥之於人大矣吾亦妄謂貧之於人



大矣魯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我菅内侍亦曰物龐而敬亡者安金玉飾身而放肆者危以婦人有是言不亦異乎恨　本朝未有女史彤管之法難考得内侍之實行也

九　南築紫女

筑保駅窩紫陽富民某氏一時忽然感於無常捨家潜遯先欲之京急赴海涯遇于塗者往告其家舉家驚惶追而及之有一女執父袂號泣以留其行父曰我志豈爲汝所妨乎自抜刀截髻而去遂往染衣于南紀高野山專事佛于其院山人號曰南築紫上人女乃不忍相離纏綣從之然野山不許婦女之入故縛盧於山足居之爲尼致力父事以没其世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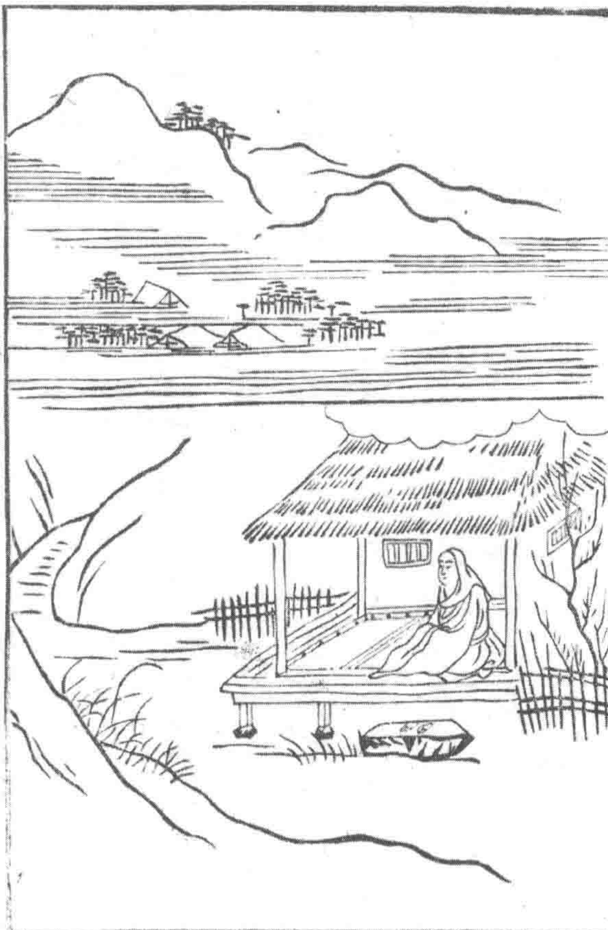
發心集

贊

父從於佛女從於父父雖厭女女不離父父雖入山女不遠父永忘斯世惟知有父

論

孝哉女也離家忘身以事父于山林不慈哉父也使一女子隨已于方外以誤百年之身夫父子天合也不可得不相愛今女如此而父如彼何耶蓋是義利之分歟大抵釋徒初發之心靡不期望出生死離輪迴生於善處受諸快樂至其期之之甚則不惟不慈於子遺君棄親令其妻妾弟妹皆无所歸而反所以哀一小蟲矜一微禽者莫不至焉吁不亦倒置逆施乎要之唯利己爾佛亦西方之賢者豈愛此利心之人若曰愛之便是悦不義也庸詎爲能仁矣不思之甚也



十　舞女微妙

微妙者洛陽之名妓也建仁中往在鎌倉大樹頼家觀其舞於比企判官能負之第擊節歎賞能負曰此女遠至自洛豈无志願大樹親問之微妙涕泣不肯出言大樹屢問而後乃言妾父右兵衛尉爲成建久某年因讒下獄後放于奥州母亦不堪其憂而死時妾甫七歳无兄弟无親晛焭々子立形影相吊所晡只无勝想父耳雖然无由知其存否妾以爲若學歌舞以買人

之愛憐庶幾或得通信於父是妾之所以知舞也今日何幸辱承温問伏攄下情不勝懇懼之至言訖又泣辭色甚哀滿堂爲之惨惻大樹即遣使於奥州以問渠父二位禪尼嘉其孝衷甚加恩意後十數日使者反命曰微妙父爲成死於奥州微妙哭泣殆絶久而後蘇頓入壽福寺爲女僧更名持蓮禪尼益憫賜宅於深澤里居之數召會晤于持佛堂云

東鑑

贊

家本簪纓録何爲妓知與父別相距萬里顧買愛間一通信音風木不靜更摧膽心

論

或曰微妙以聲色買愛憐是辱身也何足爲孝曰唯觀其心何如雖曰心迹无二而世間自有不然者花下睚猶心不在花若覿彼聞父死即辰爲尼而與古郡保忠不復相見則知微妙之所以爲微妙



十一

阪東僧女

阪東有一山寺吾不知其號寺主上人有智徳年又最老患風久不瘳徒弟咸倦扶持有一婦人忽来謂其徒曰聞上人久病若許婦人在院妾願侍側以滌溷穢諸徒喜其勝代已勞不敢拒之以告上人上人許可婦人欣然入侍日夜不眠攝養无所不至上人謂之曰婦人何爲者而憐老僧至如此乎婦人不應上人問而不輟一夕婦人須傍无人泣曰上人青年之時誤近

女人其氏其氏生妾既長以来雖知妾是上人之遺體而不忍以微賎黷大徳欝陶徒思之耳近聞上人病病日久侍者不足使令於前妾心邑邑欲罷不能所以来侍也幸不爲門下之所拒得執數日之粥藥妾身更有何喜加之上人聞而嗚咽婦人服勤至其入滅

沙石集

賛

維父與女越南胡北父將就木始與女識問女侍養報於誰恩孝子有性恩豈可言

論

人有父母只當知孝之爲不容一毫按排措置若視其慈與不慈而爲孝爲之勤怠便是市兒販夫之事全非父子之道此婦惟知孝之在己不知慈之在父生来若干十年始得相見其面而愛敬終至如此豈與夫爲市兒販夫之事者可同年而語哉但如霍去病之於仲孺呂尚之於炎事較相近



今世

一　大炊頭源好房

弘文院林學士曾撰好房行狀其略曰從五品大炊頭好房君以今年六月二十三日逝箕田第春秋僅二十一謂之花不全開乎謂之苗秀不實乎誠是可惜之甚也君姓源氏參州松平家之一流其世系詳家譜朝散大夫殿中監忠房嫡子也幼而岐嶷四五歲而解國俗字知方角字向府城及父母所在之方不敢伸足出則

告父母反則來前若得珍品獻之父母把見則愉愉如也父母賜物則拜而受之愛而不失有時賜書則戴而披之讀畢又戴而納之凡父母所言敬而不違或與侍者談而及父母之事則雖臥必起正坐而聞之或侍母側若見寸刄鍼針之類則慮其誤觸而手自收焉稍長在傍室晨省昏定問其安否雖他適夜闌无不反而當花時月夜則屢請迎父母和樂添興或罹疾則不離其側藥必先嘗食必先試而進之或丁憂

則慰諭順承以歡飲食漸及成童厭紛奢守儉約不忽其志所言所行皆順父母之心父在封邑則勤留主事所告所報无懈无闕而事母愈謹愈敬且寓諷諫之趣而慮不協其心自省自悔無不盡心待其有喜色而退稟性多病常懼爲父母之憂而治養甚愼故匕茵復初者數矣其孝志之大槩如此至若日用細小多端則不可勝計也其爲人也敏而和睦親族而有禮撫家僕而施恩故內外皆懷服焉人皆知其克家

之量也君幼而好讀倭字艸子其中有忠孝事業則深感於心而形於顏色既而習四書句讀以終其篇今艘臥病之間父母來視則必起坐而待焉恭敬无失問其氣字如何則辛苦雖切必稱平快以安其心嗚呼天不假年魂遊不返及其臨終告家嚴曰小子命限今日歛葬唯任大人之心殿中監察其意而不拘佛事令其家士護柩送之參州鄉里深溝而葬其乃祖基畔可謂以正而終者也誰不哀感哉母堂鍋嶋氏

不堪永訣哀慕盈切手録君之行實請余記其始末余亦曾遭斯憂推知其中心之惻怛故不能辭爲件件云爾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漏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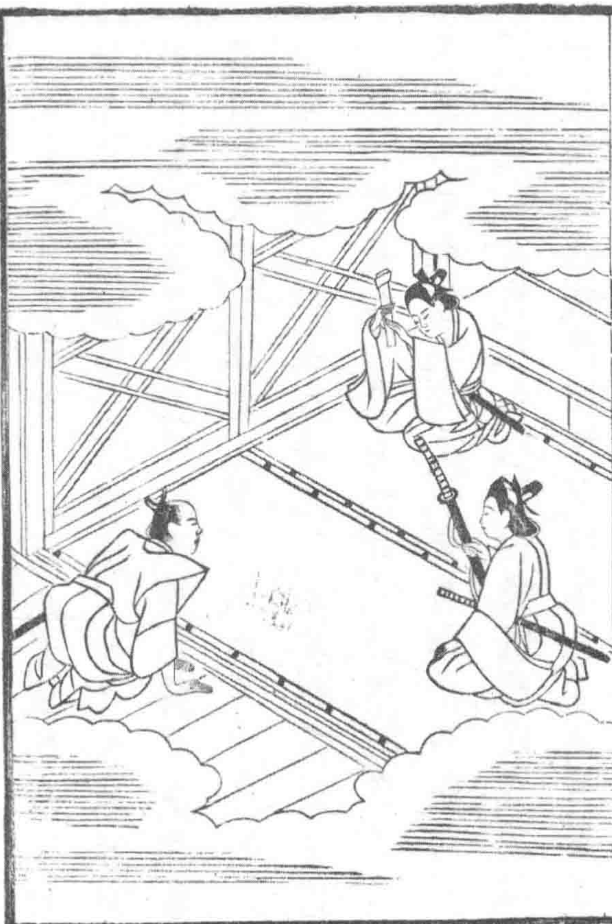
贊

名閥之裔英邁之資自幼孝順至死不衰慈闔極愛群下嘆才春秋三七嗚呼命哉

論

行狀云若有編孝子傳則斯人不可漏焉觀之則林學士非无志於孝子傳之撰但未及屬艸藁而葢棺也不亦惜乎今余幸閲行狀以剟其略著于玆者非惟欲令大炊君之盛迹照著乎世竊成學士之志爾或問大抵孝子易得於蓽門之下難獲於綈幕之中何耶曰人貴富則官備財足其奉養无待於子子亦不可得而服勤於父只要不失父子橋梓之道而已繇是其相居也恭敬有餘而和氣不足不足則不相悦所以寡孝子也貧賤則

異乎是父子寔爲狼狽雖欲无相愛可得也哉所以有孝子也曰漢代王皇子也魏陸卬公主之所生也呉陸續廬江太守之兒也梁蕭脩宗室之子也唐張九齡冀州刺史也皆非貧賤而有孝名其所以能孝者何耶曰以其誠至歟天下无物不感於誠況子之事親乎若欲驗之於今則大炊君其人也歟



二

今泉村孝子

孝子姓中村氏號五郎右衛門駿州富士郡今泉村爽葉之良民也善事其親以得其悅推及村民村民亦悅父病則事物不經心惟其疾之憂及其死也悲哀至切執喪於其室不敢反於已居不敢見人母病且死時亦然數作佛事不吝其財或賙孤獨之急或救乞丐之饑皆志在祈考妣滅罪生天之福耳俗謂人得登達富士絕巓必有現當二世之饒

益繇是每歲夏月登着常多此人將登則先請考妣於祠堂躬親負其牌主而後發行亦欲資其冥福也登降之際不敢息肩雖有僕從而不得一步代其勞也孝狀大顯如此鄉黨鄰里靡不之稱焉天和壬戌之春事聞

東都顧動

台聽有

恩賜其

命曰駿河國富士郡今泉村五郎右衛門父母

爾孝乎盡之行跡宜久村中乃助乎爲乃由國廻乃輩是乎演說須是爾依天其作來留所乃田畑九十石乃事永代五郎右衛門爾下授留條收納須邊幾者也

贊

人於子職或共或否唯渠克勤盡受介祉

富士山麓今泉村傍燁燁

恩光照徹八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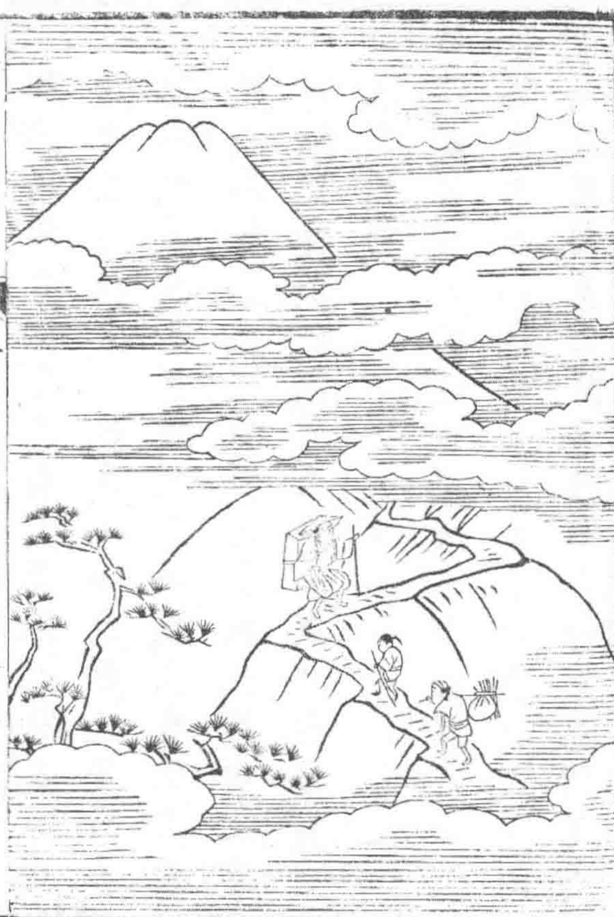
論

於乎天之祚於孝子也明矣蕞爾一民之

行上動

台聽承

嘉惠下使天下之人聞而稱之豈人之所能爲哉詩曰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正謂此歟



三　雲州伊達氏

寛永初雲州松江城有一人。姓伊達氏、號治左衛門。簪筆以仕國主堀尾公。二親在堂。出告反面。定省温凊无敢廢。闕餌非甘毳。父母不樂。伊達時雖薄俸。必有鮮醲。不計家之有無。朝夕孜孜。親執刀俎。非无使伎。以他人不如己之至誠也。官暇則更買一肴。請父母曰、今日幸得某物於人。割烹願從所好。父曰爲膾。母曰作羹。所命常殊。伊達皆如其命而各進之。習以爲常。父母或欲來於己室。則先厚設飲食。然後升堂請曰、願我令大人試我壯健。乃負父而下堂。於母亦然。凡其色容无不愉婉。聲氣莫不和柔。父母視之猶嬰孺。使之若婢妾。遂俾父母終身无憚己勞之念。堀尾公具聞渠之孝行。深嘉之。數賜珍饌使以進於二親。士民皆言國中非无孝子。唯无伊達。

贊

嚴威儼恪。難以悅親。趲哉茲士。和厚溫純柔於侍兒婢於内人。椿府萱闈長向陽春

論

人之事其親也。當要愛敬無相勝。焉敬勝愛者、多至於疏。愛勝敬者、或流於褻。與其疏寧褻歟。然如小人犬馬之養。縱有區區愛心。亦曷足爲孝也。可不愼哉。伊達之於翁媼。若愛勝相侶而竟不忘敬。豈流於褻。所以爲難也。至其使父母終身无憚己勞之念。又難中之至難者歟。



四　中江惟命

中江氏姓藤譜原字惟命號與右衛門江州高嶋郡小川人也自少讀書頗有所發明其學宗王伯安氏　本朝諸州之王學惟命倡之有母事之而孝嘗仕加藤某侯于豫州大洲城欲迎母以就養母曰吾聞婦人不越疆矣願守之也惟命不遂即請還職以歸田里主吝其才不敢許可惟命勃然曰我雖不孝豈一日能忍爲祿所縻以曠定省哉乃爲一書具述其不[illegible]

之意留之潛遁遂歸隱于小川以養母悦時年二十又八寛永某年月也

贊

淡海吹起陸王儒風豈翅善身誨人有忠爲母顫祿旋卿色愉于嗟篤孝性乎學乎

論

或謂余曰我嘗聞之於中江氏之徒曰先生恒言自己之德性即是父母之天眞也是以養吾性所以養親也尊吾性所以尊親也孝

莫大焉勿拘夫奉事于膝下與否斯言詎與其辭祿歸養者相矛盾乎曰明儒汪廷訥曰世以問安視膳爲疎節不知此中有實心相流通者是中江氏之所以有這説歟然慕父母人之性然不假強爲古人一日之養不換三公所以依依於膝下也宜哉惟命口雖倣説而身不能不歸養也亦猶桑門説入無爲是報恩而反有陳睦州朗法師等行豈足怪哉曰所以行不如言者既得聞命敢問其爲

母辭祿之一節无乃足爲鴻儒之盛行以入玆選乎曰今之學者或以所謂家貧親老爲祿仕者爲口實求富貴於遠方殊鄉使親念已不忘者固不爲尠想夫人子一觸人之羅網則不但不能數歸省且雖聞疾聞喪亦不得容易赴之孝云乎故孝子有不肯居官如宋范純仁調知武進縣而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之類是也考亭夫子答毛朋壽書亦曰就祿遠行爲榮親計然古人有所謂不以得於

外者爲親榮者亦不可不知也而今惟命其謀於始雖不及范氏而明知其不以得於外者爲親榮則與夫世間徃而不反者豈无逕庭斯編之所以不逸斯人也大抵爲人子者臯魚游諸侯以後其親之失不可不鑑胥矣



五　川井正直

正直洛之商家號布袋屋與左衞門川井其氏也宅在銅駝坊之室町年垂五十始志于學受讀小學之書於山崎氏然後方知徃日之薄於奉親赧然恥悔謹身節用務致父母之樂正直自少酖酒父母憂之至是不復少飲凡平昔爲父母所忌之行靡不禁止父母大喜正保丁亥之春父有疾正直日夜不離其側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饋饌必自執中帬厠牏亦必躬浣滌之起坐出

襏襫 蓑也

入扶持之如奉盈不欲人之代已度暑經寒屬屬死倦已丑正月父遂不起正直哀戚踰節饘粥絶口至其喪紀則遵朱子家禮少出入之屋後有一小亭居之以爲喪次自非省母不敢輙出其戸家事悉委妻子无復所問唯盥座昕夕之奠以致已力如是者既十有九月而母又逝其禮皆不降於前喪哀痛殊甚毀瘠更加通二喪計之凡四十有餘月愈久而愈謹矣憂色卒不去面初父没未葬時父之執若干輩與浮屠

氏相謀欲以火化正直憂之夜竊逆櫬躬親埋葬於洛東之紫雲山妣亦卒祔方是之時洛中以儒禮居喪者寂无聞焉故正直反爲衆口所訕然不敢爲意斷然行之自此之後間有喪至三年者安知其不興起於正直哉後十餘年正直服襏襫于洛東某村蓋以商賈爲逐末之業也時年六十餘其慕父母之心益切常語同志曰我平生无他工夫凡動静語默取舍予奪第欲使遺體无受汙辱之名爾所以寡大過也又

曰知人固難然觀其愛父母與否則可略以知也有不祀父母者正直責之其人曰我非不欲祭家貧不能備物正直曰人各有分小人之祭何必備物苟知所敬雖以菽三粒可也豈不賢於已哉人之子弟來謁則先説之以事父兄之目曰勿懈於此数件則可以爲人之子弟也與人話而語及已之考妣則必墮涙學者皆言是眞錫類之孝也故雖他州異郷之人實皆學者一聞正直之風則莫不瞻望延寶四年某月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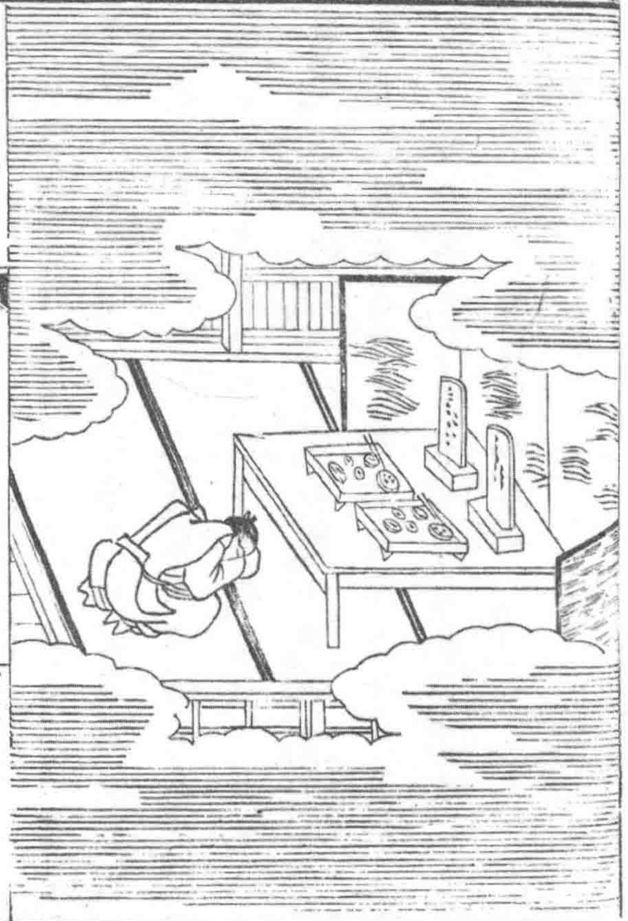
州人從永井君某欲見正直正直不往君乃寄簡贈詩以致景慕之意五年丁巳之春正直寢疾至秋七月少間正直悦甚家人云翁疾未瘳悦之曷甚正直曰今月十七日我先妣之諱也幾値是日於未瞑之前不亦悦乎非敢貪生也其終身慕父母者皆此類也同年冬十一月六日没于村舎享年七十有七遺命葬於紫雲山先塋之側友人稱爲東村翁

賛

晩學勵志竭力爺孃起臥必扶湯藥親嘗五十之齋四年之喪豈惟自致使人知方

論

右衛門尉藤原朝綱後鳥羽院時人有言曰雙親雖亡吾身即其遺體則吾一言一行悉是父母之言行豈可自欺也哉故吾平生一息之頃一事之微无任吾心而爲之也此言尤好今由正直遺體不辱故寡大過等語觀之則朝綱亦當時之一巨孝歟觀夫其行必有與正直相頡頏者然今不可遂考覈之姑附此語于茲以待識者云



六　繪屋

寛永中洛陽小川出水之坊有一人呼爲繪屋勘兵衛以畫衣裳爲業父老嗜飲勘勉豫之然父以其家貧故不樂飲或不飲勘及妻憂之相共密謀待歳將暮把尾右滿一篋夫妻舁之抵父前曰我今年之餘資幸至於此只恨我父一生之酒價不能盡此金之小半也父驚且喜飲酒大樂自後父无復患貧之念卒以壽終

父性愛酒子賒之頻父或不飲爲其家貧子
婦相憂因出奇譎乇礫滿籯遂得取悦

論

約而爲泰此是不有恆者之事今此子婦以
是反得孝名何耶曰胡氏不云乎天理人欲
同行異情



七　神田五郎作

明暦中武州神田鍛冶町有一人號五郎兵衛陷罪
掠考有子名五郎作詣官請吏曰吾父已老不
勝苦楚父子ハ一體也潑冀使我代父吏不聽作
不堪悲籲天大哭觀者靡不下淚執柄豐州牧
阿部公諱忠秋命吏令彼且代於父尋糾明其罪
不可至死併釋之云

贊

武州神田白屋孝子老父陷罪悲酸徹[illegible]只

請代父身受鞭捶維天棐忱何不終喜

論

甚哉孝之感人也宋徽州人鮑壽孫父爲賊
所得束縛樹上將殺之壽孫拜前願代父死
賊兩釋之又衛州汲縣人陳顏父繫獄搒掠
顏詣郡請代父死郡主併釋之賊尚釋之況
郡主乎郡主尚愍之況吾邦執政之臣乎
況彼蒼蒼者乎作之所以欲代父死而得不
死也由是反而觀之人子有不當死而死安

知其不由於不孝之觸天怒拂人性哉書曰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正謂此也易曰君子
以議獄緩死阿部公有焉



八　柴木村甚介

甚介者備之中州淺口郡 今隷備之前州 柴木村之農
也事母而孝雖有兄其而母不欲與之居恒在
甚介之舍甚介忠養莫所不至朝饔夕飧母未
嚽着己亦不能歠雖過時不覺飢母食而後欣
然始下七箸率以爲常母將寐則自展席而冬
温之夏凊之母寢而未熟睡己亦不能睡雖丁
夜猶在側慰悦之有痛癢則抑搔平旦必自亨
著布席以待母起舍内所布皆藁席簟有一藺

席而母坐之甚介使令於前而進退周旋起居
食息唯母所命有事而之府入市則必求買魚
菓耳旨之物歸以進之母年八十顔容猶六十
時人問其故母答之曰甚介養我我无適而不
如意雖彼公侯之母夫人亦恐不如吾樂所以
不衰朽歟初父死時分付田廬於甚介兄弟後
來兄將破其產而謂甚介曰吾田瘠薄汝田肥
饒故今如此請且易之而佃甚介謹諾卽如其
所請焉然至其各收獲則甚介之粟反多於兄

之所入鄕黨以爲是孝與不孝之徵也甚介又種胡麻誤先其時數候里人以爲過舉爲其種之之早収之亦早既収未幾霖潦浩乎四野闔鄕胡麻悉皆漂蕩臭腐特甚介之家富於胡麻或又雖有風蝗傷稼而犬牙緣界不侵甚介田非亦造物者陰賜乎兄欠租爲吏所囚欲借錢穀以自救焉而人未貸甚介憂之先盡出已所蓄贖之且將營貸于他以補不足人皆喜而應之錄是兄頻得免刑矣承應中備陽府君羽林

松平公（諱光政本氏池田）聞渠事狀異之召詣城府面襃之曰汝之孝悌國中希有尤可以爲事父兄者之法則因命使其素所受之田至子孫勿輸賦甚介崩角而出諸士詰之曰汝孝悌緣何得至此乎甚介曰吾不知孝悌唯母不甘食吾亦不欲食母不安寢吾亦不能眠而已於兄亦略如此又問以汝爲第而兄胡爲其不善乎甚介曰未必不善彼多病懈於事故不爲鄕人之所好也或謂柴木村人曰甚介賜田羅等莫之羨

乎答曰甚介孝行非常人之所能及也假饒一鄕之田悉皆賜之於彼固宜我等何敢羨彼衆口如一城府儒臣熊澤伯繼巡撫之次臨甚介舍喟然无語出語人曰如視堯舜之民也其雍睦可知

贊

不勉不強常心在母其所能養曷啻身口兄之不淑待之又厚柴木柴木爾名无朽



九　西六條院村孝孫

西六條院村亦在備之淺口郡有一民生二子呼兄爲摠十郎弟爲市助兄弟夙喪父乃與祖父力耕種不幸祖父爲聾瞽手脚亦攣痺兄弟有母母子三人事之並皆至孝祖父嗜酒及茶兄弟雖貧而无之闕農有餘力則采薪鬻之以給其用若夫其用不足而有乞假於人則人知其爲祖父而非爲己愍然應之凡飲食所進祖父者常精而所自喫者常粗每食母必執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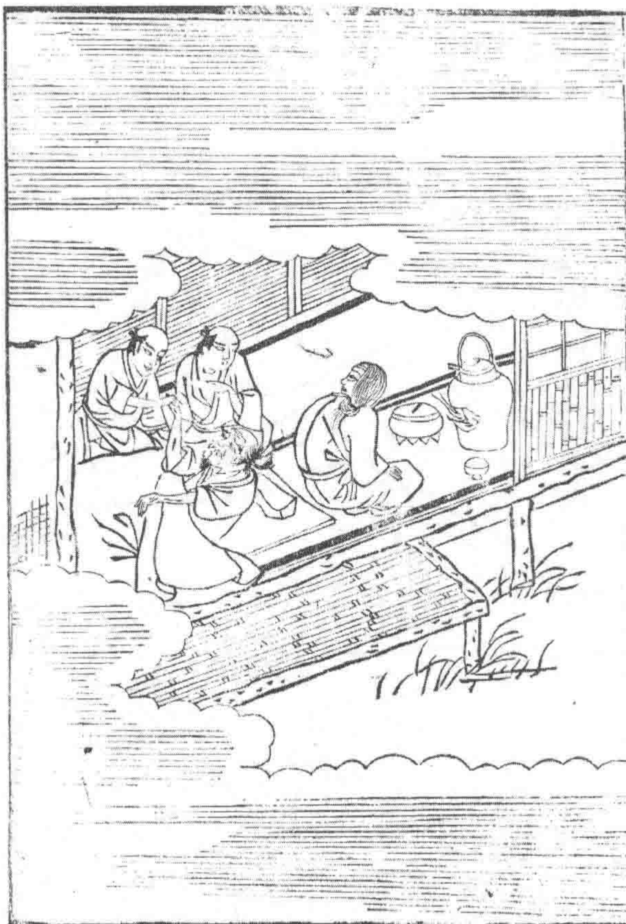
哺之爲其目盲手痺也溷器亦母與兄弟日自滌之爲其脚軟不能如圊也冬夜則兄弟更臥於祖父趾爲其使足暖也夏夜則兄弟更不寢以驅蚊爲其无帷帳也兄弟孝順雖已至此而母尚恐或有怠焉故屢戒之曰太父之日迫於西山一旦有不諱雖欲孝誰爲孝爾等念茲兄弟謹諾祖父亦謂母曰媳之厚於我也不可具謝德必有報摠及市皆畢娶其妻有孝於媳豈得不若媳之於我哉祖父乃欲使摠納采於某

氏摠謝而不果其意益不欲俾新婦視祖父之廢人而厭處多穢也最後祖父忽發心疾在悖殊劇方是之時市也爲人役不在家唯母與摠日夜不睡敬護持之祖父患此又二稔而後物故母也摠也不勝哀慕賣衣以供喪祭摠父遠忌亦在此時正欲追薦而无錢穀會是歲不登國主發倉以賑濟焉摠受其米即以祭父毫蔑謀食之意市亦雖在遠方寄物助祭加旃己之微俸時時分贖或數致書於村老曰我母及兄

儻有菜色請必假貸我歸償債市之用心亦如此厥後摠娶妻相與事母因謂妻曰不才非我所咎苟有不孝則即出汝不敢食言繇是妻亦克謹然摠猶懼或有違母意而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无敢專制也瘠由有若干頃連年侍祖父疾而滾耕易耨之不暇理當荒蕪而其稼反羨於他人之田的知是冥冥中有祐之者而然邪君亦賜粟於母子大嘆賞之云

贊

傷哉病翁孝矣二孫曉昏扶持夏冬凊温母
又事舅愛養甚敬因憶後榮侶崔琯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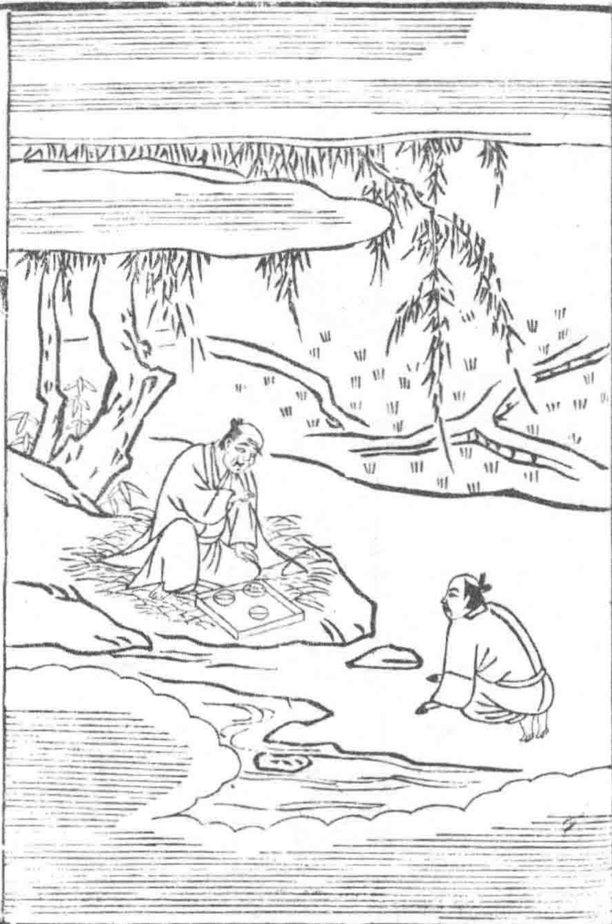


十　横井村孝農

備之前州津高郡横井村人太郎左衛門養其父母愛敬自衰身雖至賤而事之之恭恰若士大夫之善敬其親若夫與父往田饁之則先多芟弱艸厚布之於壟上使父坐其上已則跪坐于下敬而進食俟父食畢而後自飯以此爲常父亦略有禮容一家化之皆敬而和里中之觀之者靡不解頤以其與己之父子相處敬慢大相遠也國主有賞

贊

稽之觀色以鞋爲赤宜乎里人視彼啞啞在家必敬在田必敬晉臣若過盍顧是行



士

赤穗惣大夫

備前國岡山府絆屋町有一染工嘗隨家累從居于播州老死于赤穗城其子惣大夫事母純孝妻亦以夫心為心母之所命莫不承籍母恒言備之岡山我舊里也只願與汝共歸惣曰諾吾亦惟之雖然家資乏絕无由裹糧故未果徙一日母趣裝曰我適岡山惣及妻遽而隨之行程若干十里母倦跋涉則惣負之或妻奉其手與俱行飲食不足則夫妻佯食而唯進母行至備之香登村遂乃絕糧終日不食耳无聞目无見爰求食於福岡村實教寺寺主名是要視渠物色知其孝子急救其飢且借一小房居之使其日受飯于寺厨於是乎母子三人方得飽食其衣尚寒夜則夫婦必褫己服竊加諸母之身郡吏惠粟夫妻大悅急買棉衣一領以衣之母却之曰吾幸不寒婦衣極弊宜早衣之婦曰我身壯健雖寒不至發疾姑若不著之必致寒疾願早衣之姑曰吾也老矣疾不可懼死不可

惜但願汝夫妻无疾病况吾不寒曷襲此衣焉哉遂无以着婦亦不敢衣之棉衣徒在郡吏聞之更予一衣於母於是乎婦姑皆得暖矣事聞於岡山邦君不惟惠鮮彼夫婦且深褒賞是要之慈每歲寄白粲若干斛于其寺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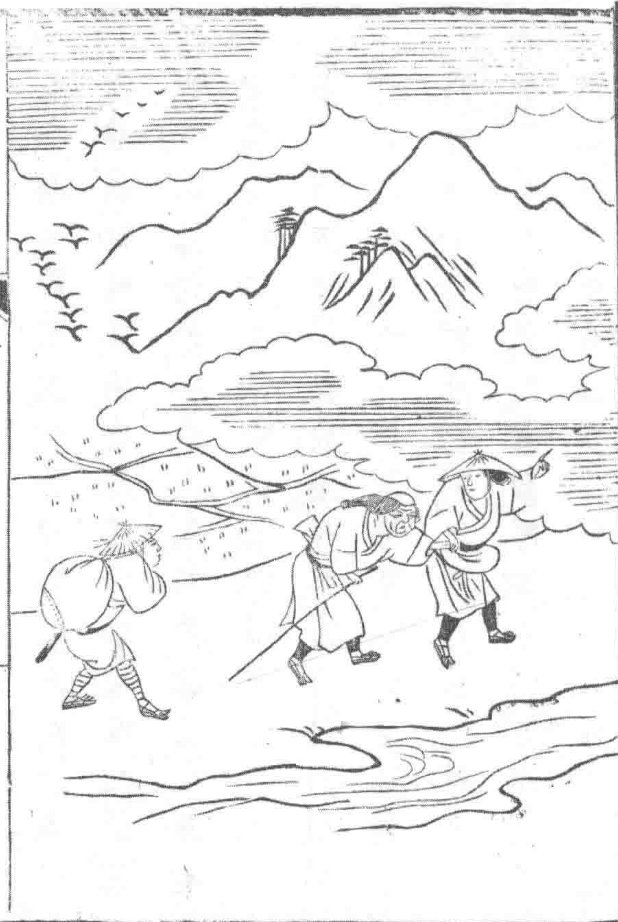
贊

孝子孝子　極力事母　不翅子子　婦亦是婦
令名竟達　嘉賞是受　豈作爾碑　備人有口

論

人皆言備州多孝子婦豈止孝子婦也忠臣義者亦不勘列國地醜德齊獨備州之有人何也蓋其先主羽林君某性孝義而好古國中有兩學舍民間有師儒儒風聿興異教寢息況親一孝子聞一悌弟則必賞之以金穀於忠臣義者亦然故其未孝未悌未忠義者亦皆靡不自然感且化焉所以多善人歟余幸獲聞夫孝子數輩之行實忻然録次于此栄本村以下四男子及左端所記之二女是

也其餘善良人其含諸



十二　由良孝子

淡路國津名郡由良有一孝子號久左衛門養父有深愛焉雖往在田而有念父釋耒且歸見父而後復往從役之際亦然或又在外忽遇烈風雷雨則投所執之業歸以侍父欲慰其驚動也方是之時人雖欲倩錢以傭賃久不敢從恐父憂己之傷於風雨也冬夜自覺寒冽則起求衣加諸父被父曰吾被不薄宜覆乃兒久諾而退不敢覆兒待父熟寐再往加之父欲出視田

畝則必躬負而行至其衰朽不能出視則採善禾若干穗奉父而使知有年若遇旱潦其田不熟則採求禾之善者於闔境歸諭父曰是歲雖凶我稼幸如此父悦甚其用心之切皆此類也郷人靡不稱讃縣宰稲田植榮聞之擊節召而食之且予金曰人皆稱汝孝我願詳聞其所爲乎久拜而答之曰人雖稱吾孝吾昧嘗有孝也其辭氣謙恭不似夫内實自許而姑爲是退託者稲田懇問久竟無語稲田更問之曰汝事父

之道盡矣而心中尚有歉然者乎久曰吾母死時父猶未老吾欲得後母而父不允卒以鰥老以故柳擔扶持令乏其人是乃吾之所常憾也又問今日汝來于玆父知之乎曰尋常出則吾必明告其所適今日顧不之告曰何不告也曰召吾於洲本洲本地名即宰之所居事之臧否不得而知第恐令父驚懼故不以告稲田喟歎

贊

蠢爾小氓大克盡孝行役心念出野背負私田告豊秩席加衣人皆稱孝以爲非

論

人之事親有養體者有養志者養志至焉養體次焉觀於曾子曾元可見今以由良人之凡隨其所言所行多皆如養志者不亦異乎或人曰瀛之事父諒若子言然觀其人則頑然一野夫耳若是之孝而若是之頑何也曰蓋爲其一隙之明雖有過人者而不能推之他事也曰如瀛輩雖推何違曰不然孝者百行

之本本立而道生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由此觀之孝子不患於無本焉只患其未能推之爾能克推之則仁也義也禮也忠信也廉恥也莫不隨所遇而得矣於達乎何有不見夫璞與礦乎孰謂非是瓦礫然皆可治曰璞與礦不能自治必待彫琢鍛制之手而後爲珍爲器若不得其手法二者弗可如已何莫由良人亦如此豈獲自推廣乎曰其固然故古者手



宮國郡以及閭巷莫不有學

十三　蘆田爲助

丹波國天田郡土師村有一孝子曰蘆田爲助（號七左衛門）其父曰井上井上父曰蘆田爲次（號五郎左衛門）爲次仕土師村主蘆田小界任手白山（今ノ愛宕山是也）井上娶妻生二子爲助其季也爲次死後井上携妻及二子退爲土師村民家貧居狹而鋪破席飲食究乏僅全身送年老衰而夫妻共蹇而不能起爲助天性至孝事父母盡心力其所言无不從焉寒夜則以己膚温席而令父母臥

其上窺其熟睡蹐而竊入加被而退欲不驚覺也若父母睡覺則問其安否而容父母足於己懷温之而退如此者毎夜或再或三无敢闕焉炎天則擇樹陰涼處搆庇障日負父母憩坐於其下自梳其白髮以散鬱蒸其寢則先扇其臥處拂暑氣以迎之飲食不足則唯供父母己恐饑渴而對父母乃言食有餘不令知簞瓢屢空若偶得一物於外則喜而奉之母常畏雷故霹靂則不離其側雖出在他必速歸保護焉平生

給養之暇不怠耕耨納其貢税不肯違期縱然
絶己糧无闕奉上之物不蒙未進之責不借他
人之物其爲人柔和而能勤産業是以一村邑
長及戸民皆憐之相睦承應二年爲助娶妻結
小廬於屋隅不妨父母之所居其妻亦倣慕爲
助之所爲能事舅姑以竭婦道父母或求之他
則爲助與其妻抱負而出或途中逢雪則妻先
掃雪啓行而導焉歷年産子不以私愛而忽其
孝養方凶歳水旱則告父母曰我田不枯我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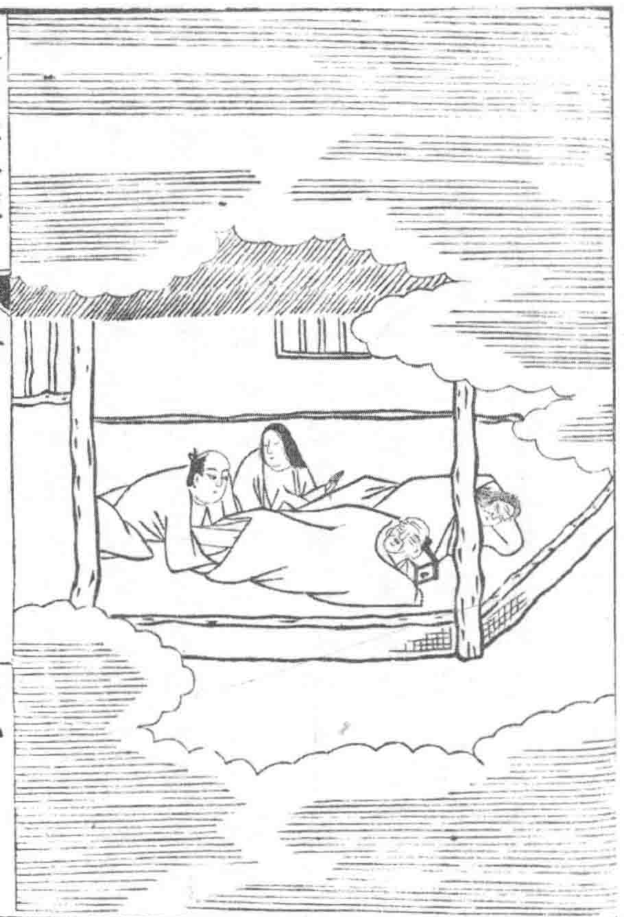
不溺而不使知其艱苦萬治三年四月十七日
母没壽八十寛文六年二月四日父終壽八十
三共極天年爲助哭泣殊甚哀慕不止葬於己
屋近邊築墓建石塔日日詣墓獻香花毎當七
日招僧讀經及七七日修懺法毎月忌日拜墓
不懈猶事存之禮催感而至落涙而歸雷震則
必詣母墓泣而守之如生之時爲助孝志同邑
悉知之隣里亦知之既而聞於福智山城所謂
土師村隷此城城主從五品尚舍奉御源姓松

平氏忠房感其孝恤其志畀黄金以褒之爲助
拜戴歸家讓其兄兄辭曰此恩賜之物依汝孝
之聞達也我何受之兄弟相讓而不取而封緘
藏於其家城主聞而奇之乃復爲助戸租且蠲
其課役城主朝　江府以是語余求記其事余
擊節歎賞之爲之述其事實述之不足副之以
贊又作論勵今之人傳後之世
贊曰孝是天性不拘貴賤溫其衣被泣彼雷電
文強再出偉元重甦存則能養没而追薦聞於

郷里感于後彦
論曰人者萬物之靈孝者百行之本也苟存孝
志則雖匹夫之賤所以爲人也若无孝志則雖
公侯之貴所以不異禽獸也虞舜之聖曾子之
賢其本是孝而已孝之道大哉至哉故孔子曰
吾行在孝經孝經家家有之人人讀之然不孝
則與鴟鳴蟬噪何異哉嗚呼卅州一民之蚩未
知讀孝經否讀與不讀不可論焉其孝志之淺
雖富貴之養不可過焉雖讀書之人无以加焉

誰敢閒然哉其化之及妻亦順而兄亦讓彼猶如此況於顯達之人施敎化哉夫孝子之心非于譽求名然國郡必告之閭里以標之者古之法也中華本朝皆然嘗聞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則邊鄙之僻豈无孝子哉唯是不告之則无標之者耳方今城主之著意得其告以加優恤實是興百廢之一端也豈啻一州之美談而已哉可遍傳闔國激起群黎者乎天道福善彼亦有餘慶抑其孝志之切果得天之助者誰不感歎

右傳及賛論皆林學士哉之所作也今不損一字



卌　安永安次

肥前國嶋原管內加津佐村津波見名有孝子之在其姓安永名安次號久右衛門其父曰安平號助左衛門安平初爲筑前國北原村之邑長其後移居于此勤村老之事有四男一女安次乃其長子也居之可四十年頃歲使安次代己爲村老委之以家事安次以父母之齡共踰七旬別營一舍爲退老之處天性至孝保養竭力其家素貧窶耕稼躬務其父見安次之所爲慮其艱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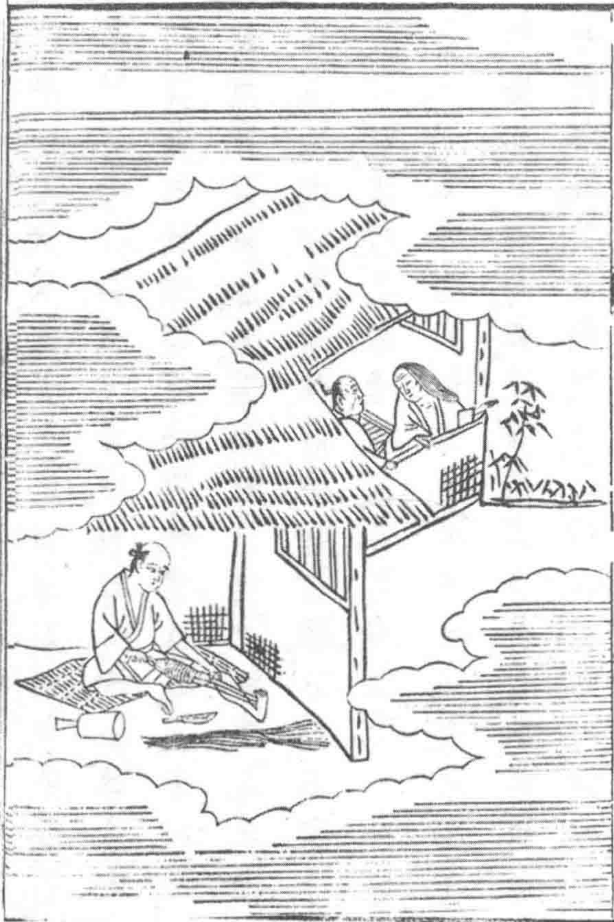
之不堪召之告曰我老而矍鑠筋力未衰請爲汝耘耔而少紓汝之勞安次且驚且歎愉愉因辭遂未使其手提携耒耜也田疇隴圃之所種必問其親之所欲而唯命之從苟非其所欲則不敢殖己之所欲也每歲分私田數畝浚耕易耨無鹵莽無滅裂不弛其力不施其勞及稼穡之既成平秩以給老親之資用己家雖或衣食不足凍餒欲至未嘗省其養而爲己之利也然及納租稅則不重其賦不違其期不待吏之促

不受公之責一鄉之民又無能及之者連歲然矣或遇凶年飢歲而無甔石之儲知足而晏如不敢向父母片言隻語說貧苦唯以安其心爲業也晨省而待起昏定而至寐冬則中夜而起問枕席之安否夏則設床於茂樹蔭涼之地避暑於此有烈風雷雨則無晝無夜直走至膝下曰閫中肅然矣子孫團欒悉在我家願少間来息焉乃携歸而慰其寂也雖遊同閈之間不告則不敢出出而歸則無不反命況於適他方乎

偶有宰吏之召則告其所以召而出畢事而歸則必告其所以命而休焉若之他而求得珍異則歸而羞焉若有人而投惠徽物則行而獻焉非有餘則不爲己之有也其父母共好佛平日常参寺院安次自編草織蹝每其游出捨舊而供新凡作用運動皆承其意而後行也不犯國法不忽公役能守遺體跬步不忘篤行如此聞其行者誰不興起哉故弟妹妻子化其所爲孝養是務也行伍之間同隊之民感之志慕之風

衆共推之莫不從其所言豈啻比屋之民化焉而已乎一鄉皆慕焉一鄉慕焉而一邑皆稱焉一邑稱焉而闔隣之間巷皆無不知也事遂達太守太守感餘黎蚩蚩之際能有如此者賑之以白銀盃勵其孝志且表閭顯名悉免其戶租丁役積善之家有餘慶其此之謂乎太守謂誰嶋原城主朝散大夫尚舍奉御源君忠房也嗚呼古之遺孝也哉嗚呼古之遺法也哉太守曾治丹州之日有孝子有悌友共旌其門今又有

如此之者則太守篤於親而民興於仁者乎乃
作之傳附之以贊
贊曰西陲之地仄陋之民温凊從時定省事親
水菽竈膽圭蓽家貧何代何土天不生人
右傳及贊林文春常之所作也今不改一字



十五　大矢野孝子

肥後國天草郡大矢野黨者嶋原城主源尚舍
忠房之所兼治也黨有今泉村農夫喜左衛門
者郡中呼稱孝子其父市右衛門初居雷邑後
移家于大山口市右衛門老而不堪耕稼之勞
分與田畝于三子長子十左衛門先没次子金
左衛門窮困不修農業三子喜左衛門治三石
之田養父母於家素貧衣食皆乏然事父母有
孝志未嘗使之至飢寒近歳凶荒相屬衆民餓

莩喜左衛門躬不食唯奉父母使之能食辛酉
大饑喜左衛門諭父母移居長尾山採薪賣之
使其妻掘蕨葛以給父母其妻共不食之使父
母之食足供之妻亦且夕有婦行郡中又稱之
夫妻盡力營業其養不足故老母愁之自到其
壻阿村農夫大郎左衛門之家就食是年老父
市右衛門臥病欲食鮮魚喜左衛門家乏山澁
難得之其妻下山数里行釣海濱偶得黒鯛欣
欣携歸供之老父大悦經日病篤喜左衛門與

妻悲之負老父歸於大山口日夜侍之療養盡心終不愈以六月十一日沒年七十五喜左衛門與妻共哭慟甚至廢寢食喪葬畢而奉牌位於室中日供膳羞菜菓旦夕拜之如事存矣隣人感之問曰其所供牌位者常膳而或不潔乎答曰我家貧乏給唯行志耳老母年七十三近歲失明喜左衛門與婦負其老母又移居山中採薪給之堀葛供之壬戌正月歸住大山口老母信佛欲詣寺則婦負之行其路四町餘雖陰

雨而不怠雷邑有老母之親戚老母欲訪之則婦負之行其十四五町亦不以爲勞視者無不感之方冬夜寒則喜左衛門與婦共脱衣使老母溫其孝誠皆如此喜左衛門性仁厚有信鄰里太睦家雖貧乏未嘗怠輸租稅近郡僉稱其孝義人有譽其孝者喜左衛門答曰我不肖何有之乎尚舍君聞而感之召於嶋原賞其行事以賜白銀喜左衛門拜謝匍匐以其賜銀供亡父之牌前悉招親戚而拜之喩衆曰我雖貧乏

然以斯銀不可自給唯可給亡親之祭儀耳人皆感其志　此傳乃人見丈友元之所作也今不換一字

贊

貧家養父物鹿備精山葛詣來江魚是烹侍疾致力哭死絶食母之無目事此亦至

論

昔者楊雄作法言蜀富賈賚錢十萬願載名於書雄不聽曰富而无仁義猶圈中之鹿欄中之羊安得志載如今爲助安次及大矢野

人咸以亦然窮民爲二林及人見氏所作倖傳齊顯孝名于世與夫蜀人之事孰榮而孰辱乎徒慕富貴而无仁義忠孝之行者宜愧之也於尚舍君深嘉孝子之盛意則三傳各稱之鄙人復何言矣



夫　中原休白

休白筑之前州遠賀郡中原人也不著其姓氏
自稱中原其中原多卜肆休白亦賣卜兼力農
爲人慤實里民皆欽慕之事父尤孝父亦甚愛
休白休白自弱至壯自強至丈未嘗一日與父
離居非有外事則常在側愉愉如也其情態恰
若嬰孩之於慈母夜則屢起入父臥内傾耳於
虛吸之疾徐欲知其安否也寤則具問凉燠痛
癢敬如其意父有出遊則必從之敬扶持之相
樂終日不計家之閒忙一日家田捕秧鄰里相
助刻期畢功紛冗最劇當此時也父欲遨遊豊
之小倉乃謂休白曰我每出遊汝莫不相隨來
今日家事如是其忽汝勿從我於小倉休白乃
答之以雖已不在亦不妨事之意忻然從之猶
如平日毫无所顧慮矣觀者咸嗟異之休白常
謂凡事苟放己利而違父志悪孰大焉又謂順
父之令得父之悦樂莫大焉其孝情類如此父
受重恙休白日夜不睡保護莫所不盡迨其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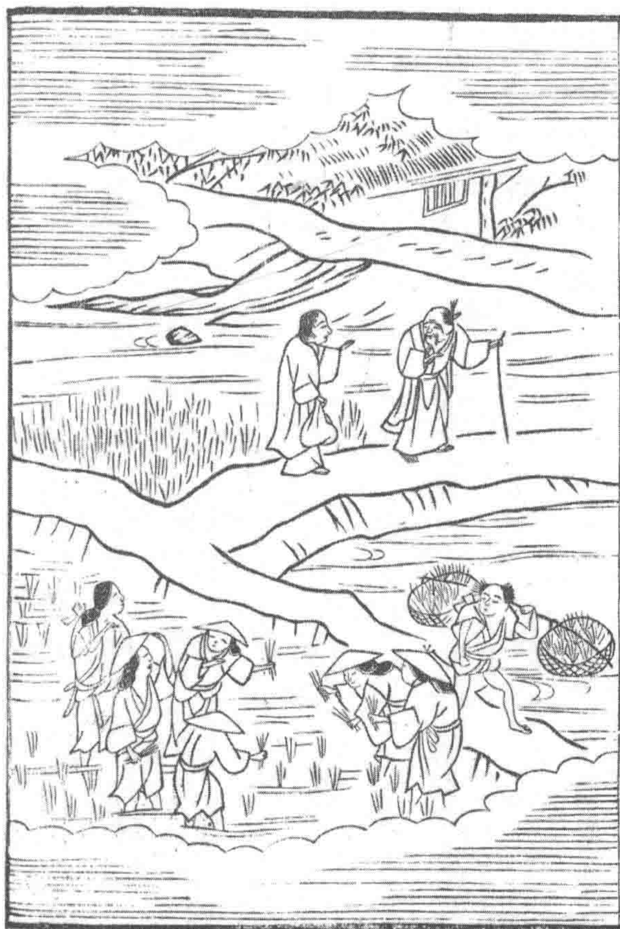
死哀戚又大過人五十致痻邑中无不爲之歎
惋

贊

人在髫齔嚌茀慕親既踰成童寖私厥身惟
爾於父始卒皆有孝子多慶詎卜休咎

論

賣卜者何必賤焉雖司馬季主嚴君平亦且
業之然近世輕薄之徒或假之以爲誑人得
錢之計所以爲可賤也如休白則不然所卜



莫不用誠何以知之曰淏孝於父如是之純
而其心豈有妄哉可見鄉人皆敬信之也且
不欲專居末業致餘力於農圃不亦韙乎余
聞淏之行實於筑州之儒臣貝原篤信不勝
嘉歎因乃筆其梗槩以見于篇云

七　鍛匠孫次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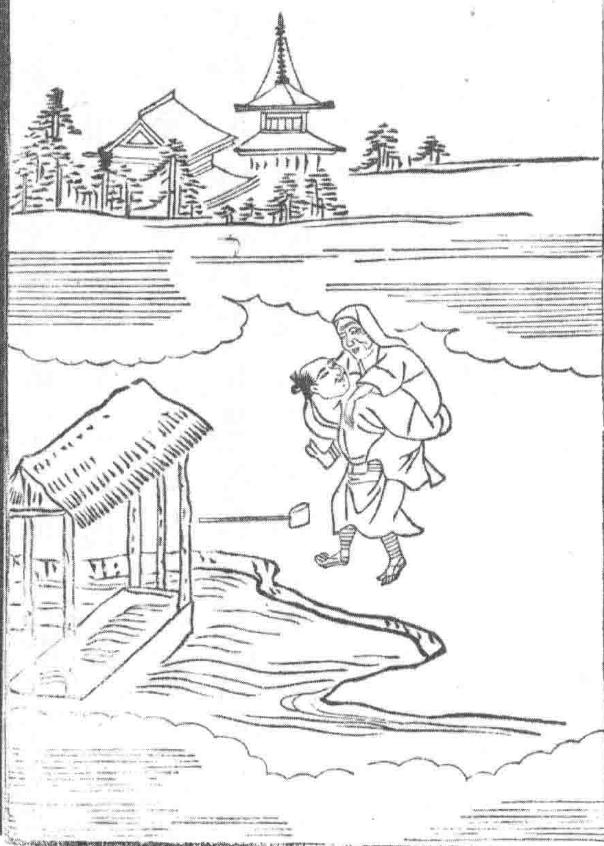
孫次郎者肥之後州山鹿郡湯町人也不知其
姓氏累世業鍛業拙不行窮匱殊甚五十未能
娶父死獨與母居孝心至切體常無全衣而供
奉頗厚母性嗜酒僅有貨泉必沽進之酒家感
其孝情與酒不留錢則艴然不悅曰如是則足
下飲吾母也願吾飲吾母乃去而沽于他後来
酒家皆悟其意毎有来沽省價賣之鄉人宴會
孫也預衆則必舍肉請以遺母衆使食之而更

與之里中有温泉母喜浴之且欲屢詣佛祠然
年八十餘歩履尤艱孫日負之就浴見佛燠寒
雨暘未嘗一日廢矣母曰汝年五十亦不爲壯
以吾未亡故自苦如此於吾不安孫曰我禀雄
健膂力最強且性不好久坐行歩則喜況與母
行何樂加之吾觀夫士人之出必有輿馬我母
貧无輿馬幸有一男伾伾過馬今母乘之何羨
之有既及負而出顧眄戲之曰馬之疾徐願如
母意或趨或止或爲局促之狀或作踶躍之勢

母乃大笑里人之觀之者靡不先笑而後咨嗟
母既浴於溫泉則以己身溫母衣而待夏則扇
母身散其煩熱詣佛祠亦其去留久速偏如母
意冬月之被母暖於己然遇窮寒容雪之夜則
待母之熟寐加己被於母身己則潜出投於溫
泉以禦夜寒黎明而歸不使母知母病則不離
側不褫衣帶問何食飲極力營辦又數浣濯其
衣衾使不臭穢及其死也葬之於野號哭不去
後雖歸家猶日往哭如其値朔望俗節則先適
墓撫墳哭曰年年歳歳與母共迎是日於家麁
糲薄酳足以相樂吾心无不滿焉今母棄我在
此土中縱獲郡司之富亦將何爲哉嗚呼我母
盍歸来乎里人隱然皆不勝聞寛文初年國主
細川公 利 諱綱 具聽此事恤之賑之卒乃使彼[illegible]
其舊業而受俸於城府國中莫不之説

贊

業鍛有鐵養母无金支體代馬溫泉當衾豈
止生事死亦盡心名已滿國竟遷士林



論

記曰五十始衰三代之時已然況後世乎孫
次郎於始衰之後日日負母往返不息可不
勞哉第恐母憚己勞故自誇其健且爲戯動
悦之令母終身无觀其勉強困苦之色最是
人之所難能也其餘孝奉又豈易爲也哉孟
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人老而
慕父母之難可以知焉孝哉孫也

十八　三田村孝婦

孝婦備中國窪屋郡今隸備前三田村之農夫久兵衞之妻也久兵衞有父一村稱其不慈使婦甚虐无日不楚撻然婦不敢逆怠潑受其罪使可哀憐舅年八十尤苦蹇歩婦扶其起居不舍晝夜一夕婦偶困睡不知舅起舅怒溺於木臼中婦雖寤而知之而不見於色痛以罪已待舅顏解而後退洗其臼婉娩如此餘可類而推矣卒之令舅悔而自協方是之時巡視郡縣者有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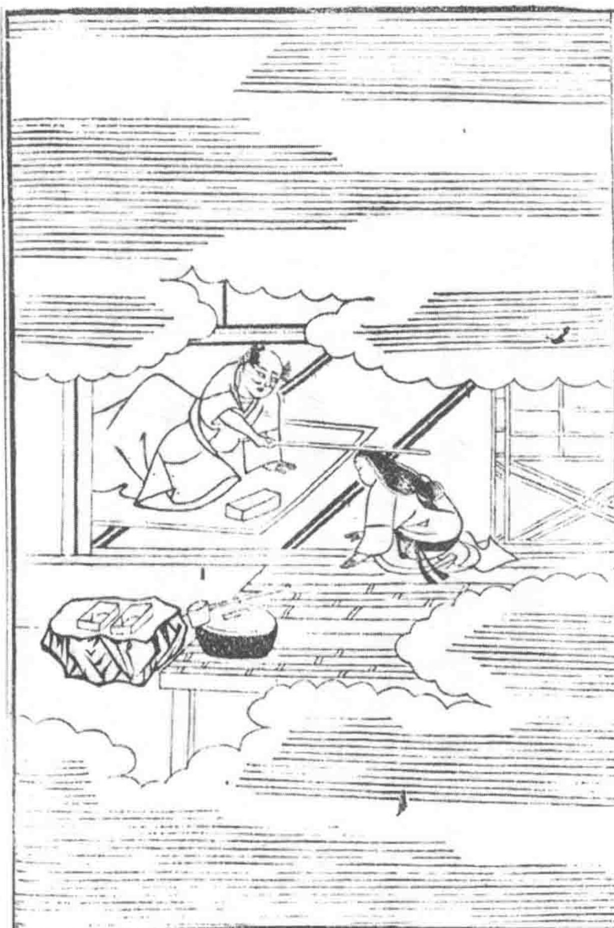
其門舅出而拜語之以婦孝狀巡視者以告國主乃有優賞

贊

希世之孝滿腔之誠感化其頑興起黎氓閭門儀表國郡羨談誰謂人生所貴者男

論

韓魏公曰父慈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獨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此古今所以推大舜也或人亦曰父母愛我誠可喜矣然力无所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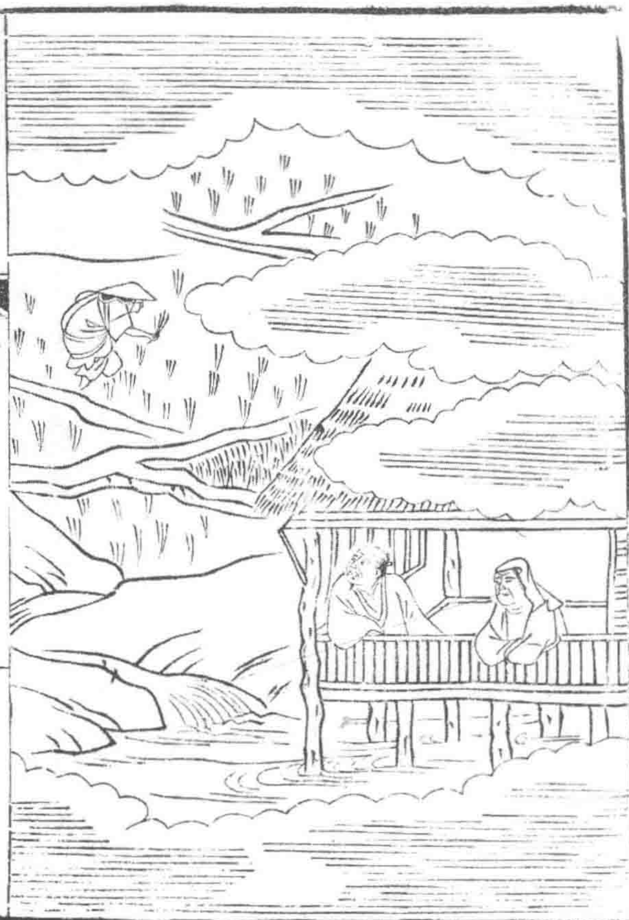
父母或有使我以非理而後方覺其有施力之地亦可喜矣皆至言也斯婦似乎視舅之不慈而喜其有施力之地孝哉孝哉與夫爲人之子婦當些小責罵尚容咽不下者相去之夐曷啻天淵

九　小串村孝女

孝女備前國兒嶋郡小串村之貧民七郎兵衛之一女也自少爲人之婢久而還家父及繼母皆皓首且无子繇是族人及女之舊主人相謀以擇贅壻女制之曰人情不可如也爲吾夫者設若不順於吾父母豈勝噬臍不如初无有焉之爲愈也人皆強之而遂不聽躬親樹藝不敢荒寧手足胼胝以忠養二親其勞不可言矣繼母大悅況於父乎闔境稱之國主賚之

贊

吉備之國兒嶋之濵一女躬稼矻矻養親人說贅壻兩眉必顰切哉孝情非是潔身



二十　完粟孝女

播州完粟郡三方町有一賤女名紀伊母死爾父有疾瘳躄不能起牀无兄弟无親戚生計蕭然家如懸罄紀伊含辛茹蓼以孝於父供奉甚持罔敢或懈餘暇又躬治産而其衣食僅足勤苦不可言矣隣家有人謂紀伊曰女子孝且有才能任艱辛若有適人必被人悦然後以養乃父庶乎省力紀伊曰吁嘻哉適人從夫若已從夫安得養吾父而如父意哉遂无嫁志府主於

平備後太守（諱恒元）聞而嘉之每歳賜粟以助其養

贊

母歿父病死昆死季唯渠在室侍養尤盡勸嫁不肯處約守志誰家孝女能莫之媿

論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獨此女及小串村人之子其欲耶異於人而今皆欲無匹配者何耶孝勝其欲也賢哉女也世之以色惑貽憂

父母者豈得不爲此二女所愧其面哉○或曰本朝古昔不乏孝子看來所萃于此纔七十有一人而篇末多取今人何也曰朝鮮吏曹參判南袞序續三綱行實圖曰常人之情忽舊而貴新況古人作於百世之上其嘉名行蹟俱已湮滅觀書者不以爲尋常則必謗之於高遠難及而不之勉焉今之新編所錄大抵皆耳目之所逮也將人之得是編者忽觀乎昔所聞之人列在卷上必曰彼且能爲是我獨不能是耶感勵歆羨不能自已夫如是則誘掖開導之方豈不益切乎余嘗讀之竊以爲可是此編之所以不專采於古也曰然則今世以孝聞者諸州有之並收兼舉宜不遺漏焉止於此二十人乎曰其所以不多則凡例中已言之且此編又爲常人謀無足與學者言者常人之情率不耐煩故多則厭倦厭而不之讀積成卷帙何益之有亦余之所以止於二十人也若夫廣搜旁求更著一書使學者無滄海遺珠之歎則俟可畏之君子云



本朝孝子傳卷下終

本朝孝子傳後叙

夫至德要道之為教莫世而不崇尚恭惟昔者　本朝使皇嗣受讀必以孝經為始又下詔四方旁求孝子順孫有則皆復家賜級以旌淑德且以勸黎庶舊史所紀歷〻可覽焉貴其德重其人槩如此而自古　國籍未嘗見有傳孝子者實可謂闕典矣洛西伊藤丈人愚

受其知久而所見事也又以此纂修為志有年嘗稽於史傳採於見聞揀擇孝行深切可以興人者所獲七十餘人乃編錄事略而各贊之論之題曰本朝孝子傳丹青狩野氏為之圖象而情態益章顯兒女之顔亦喜而翫之況能讀之人乎文人自序于卷端論于卷末又屬愚為副序愚觀序論之所云其於選述之

指歸既悉矣不容有以復言獨序中有言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可為人則禽獸也其所以自箴戒人者最為簡嚴明確愚又由是思之元化之運行逝者隨消繼者隨息人物之情緒亦與之轉遷新舊遞相推然唯有往而遂流無反而念本者物也雖從物而遷亦能知重本報德者人也今觀禽獸固有梟獍

食父母然而若獺祭烏哺猶有一隙之明近人者抑原本者難由流末者易從去者日疎來者日親皆人心之所必有雖未可以為私欲亦是所與物同也其所以人而異乎禽獸者則在必原始反本而莫恩不報莫德不酬矣所重乎恩者三父也君也師也而君師亦父之所推也於其所厚有所未得意則其餘亦

可以知矣故窮而論之則人物之所以相異者亦曰孝與不孝而已嗟夫有所不得乎親者未可以為人而猶在禽獸之域也豈不慚々哉今敢贊此一辭以附于書尾此篇所以可助世教則非讀者所難知其亦不贅于茲矣

歳在甲子仲夏之月

洛汭仲欽書于伏見邸舘

貞享三丙寅年八月吉辰

西村孫右衛門版行

黑澤弘忠　撰

本朝列女傳

寛文八年（一六六八）刻本

據寬文八年（一六六八）刻本影印

黒澤弘忠編述

本朝烈女傳



浪華書肆　前川文榮堂

本朝列女傳叙

嘗聞。唐太宗賢君也。寫列女傳。虞世南賢臣也。諳列女傳。然則振古信此書。蓋如此乎。自劉子政有傳。而以降。曹植有頌。繆襲有贊。至若虞通之之后妃記。王方慶之王嬪傳。比比僉然。未聞有

本朝列女傳。黒澤弘忠仕信州大守源綱隆公。公眷眷于余久。故識弘忠多年矣。弘忠事老母尤至孝。母氏賢而有

智柔仁端直撫訓諸子。今有是編蓋思母氏而所致。本發自孝心。觀者豈可不感發興起乎。方册所載。始后妃夫人。終奇女神女。猶子政之始母儀賢明。而終節義辯通也。始

袂穗姫兄媛。終衣通梼幡。猶子政之始二妃姜嫄。而終玉英甄氏也。樵伐百家。斧斷諸史。大允圖牒所記。下逮傳記小說。靡不該貫焉。兢兢焉業業焉。疊疊如。纍纍如。雖涯寒

隆暑。手不釋卷。朝愡夕扉。以便尋覽。捴括群篇。而撮其至要。篤志研覈。記述加纂録。遂裒類而成帙。圖書一遵舊式。開陳古今。辭亦富麗。濯濯其英。曄曄其光。美迹芳風。千載

如覩焉。楊子所謂著古昔之唔唔。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王通亦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誠哉是言。弘忠爲人。廉謹樂道。積思經術。殆如有子政之風。況又才思

風調頗超等夷。一日抱一帙。而需叙于不佞。不佞迂愚衰疾。退藏老臥白雲峯下。豈僻夫之所言哉。雖然乞之再三。於是不能固辭。乃其考右之嗜。悉感所出自孝心。而遂筆之。

寛文三年歳次癸卯秋九月日　北山散人埜子苞父書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序

贅古揆今。貞婦節女。世不爲少矣。古及其娠子。必有胎教之法。故出就館。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夜則令瞽誦詩道政事。今廢之。古及其生子。必有襁褓之教。生女子。載寢之地。衣之裼弄之瓦。及漸其免于孩。必有孩提之教。擇於諸母與可者。於是尚有婉娩聽從之教。及漸執其麻枲絲繭。必有紡績

女事之敎。故曰。子之化干毋也。十父今乃不然也。輿金轝寶之處女。遊蕩心於絲竹。優逸性於倡樂。偶有讀國字之文。多好色浮華之辭。詼笑奇怪之言。偏似使女媚淫行誨敎戯。古嫁之時。父送女曰夙

夜無違舅姑之命。毋曰。夙夜無違宮闈之事。庶毋曰。宗廟父毋之言。夙夜無愆。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孟毋曰。夫婦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王后親織玄紞。況庶人妻乎。不

効績。則有辟。古之制也。今乃不然也。養成驕妬之性。賤主饋食之事。是以愚於江東之風。賢於鄴下之俗。何其過乎。易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夫婦。然後父子君臣上下。朋友生生不

息。誠是夫婦者生民之始萬福之源。風化之所由出也。故王政必自內始。不可不愼矣。夫混茫初開。一陰一陽之道立。而後伊弉諾伊弉冊二神。首出馭世。始制嫁娶。民始不瀆。是我

邦之大昊伏羲氏也自後體乾
健之道承坤順之義天地之
性貴剛柔夫婦之術重禮義
聖子繼繼神孫繩繩皆是我
祖宗也是以衣冠文物不愧華
制爲之大養德國稱之君子
國謂之至治域何陋之有故

世不乏窈窕淑女
聖武帝天平十四年秋八月令
左右京四畿內七道國司等
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力田
之名表其門閭免其徭賦其
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之英
俊古如斯也而於貞女節婦

無全傳雖古今大才碩筆未
暇斯舉者乎茲用不佞且無
有游觀廣覽之知雖有至愚
極陋之累貞婦之忠肝節女
之義膽恐或久而浸滅竊閱
國史[illegible]叢諸記略擬劉更生
[illegible]后妃夫人孺人婦
人妻女妾女妓女處女奇女
神女

孝靈帝以降尚矣故略焉已後
迄今補綴裁緝垂十卷閱
余鄙俗之瀰言附以事[illegible]
形勢不遑一時供目數[illegible]
之後其才其德使見者興起

觀感于斯則不自知其入二
南之域矣吁余一牀遺編最
少偶有則蝕剝蛛絲憾乎有
抵牾漏脫也佗日遊目於勸
學弉學之院頗耳於當世儒
宗之前文幽閑貞靜之女子
當無脫漏遺失歟後之君子

續補之則嚮所謂貞婦節女
世不爲少矣遂題之目
本朝古今列女傳庶乎資內治
補閨庭之一助云爾
明曆元年秋八月望
安弘忠書

序
易昉乾坤先哲不云乎乾稱
父坤稱母其旨微矣放勲之
命重華釐降二女詩叙關雎
爲風始聖師有贊不淫不傷

綱而三焉夫爲妻綱凡妻之
淫奔也寧爲非夫之過歟與
而五焉夫婦有別曲禮云男
女不雜坐不親授立爲萬世
軌範入則事爾父母出則宜

爾宜家閨门之内整肅雍穆克守克順此婦之職分或廢嫡立庶或以妾代妻蠱惑淫酗未有嘗不亡國敗家者也于華于倭其跡著矣天鑑不

爽人心可懼黒澤弘忠有志于學亹亹磨礲暇日擒摭歷世節婦烈女之錄于書碑于口者而貴以貴類賤以賤類纂為十卷名本朝列女伝其

捜索弄文之際纖屑促密鉤引貫穿巨細畢擧各有條理此乃　日出處記女德之權輿也可以嘉焉属余為之序余於弘忠無半面之識矣一

日之雅辭謝而止矣其兄勢州山田神官弘正數日驛程寄書蓬戸屢請不已故揮涵而贈之此編所列數人至嚴其素行議其得失則非余所

知焉顧在拾一时一節義之可歎歟可感嘆者耶

歳在丁酉明暦三年春正月吉日

善齋老人把筆于南紀

汾潛居

本朝列女傳序　四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

凡例

凡是傳始於后妃中於妻妾終於神女蓋自天子至庶人示嫡庶不混又以本朝聖武賢妃之神女終之

凡各傳倣劉向列女傳之遺意且又附頌與圖以備便覽

凡褒不溢美貶不溢悪惟聖門之家法也故各傳之尾間低一字分行小書則先進之評論與予之臆斷也

凡如其所録之次第則從其年序之久遠而不拘其人品之尊卑其年序之久遠未可考知者則其古史舊記從制作之後先而已

凡國史所記之傳皆不増損一字以示不敢自專如國字小記古老口傳則愚漫補綴焉以爲漢字蓋不得已也

凡其夫或爲大夫然録夫人傳何也曰牧君之配也其夫非牧君然混夫人傳何也曰王子公孫之匹也其夫爲布衣然列婦人傳何也曰或仕官家或在柳營下者之偶也其夫爲士然編妻女傳何也曰陪臣之妻也餘倣之

凡純一貞靜之女子誠寡也且又雖聰明之婦女多爲僊釋之言所陷溺而過素行故失之於厚與薄或過之於愛與忍是以有不仁者二有不智者三有君子之道四焉今悉載之觀者不可不力察而明辨焉

繡像本朝古今列女傳

總目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一目錄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一

后妃

古天子之後宮。嫡庶皆曰妃。周始立后。本朝從之。后之言後也。後於天子。以廣後胤也。妃配也。禮曰。天子之妃曰后。

狹穗姬

附 日葉酢媛　渟葉田瓊入媛　眞砥野媛　薊瓊入媛　竹野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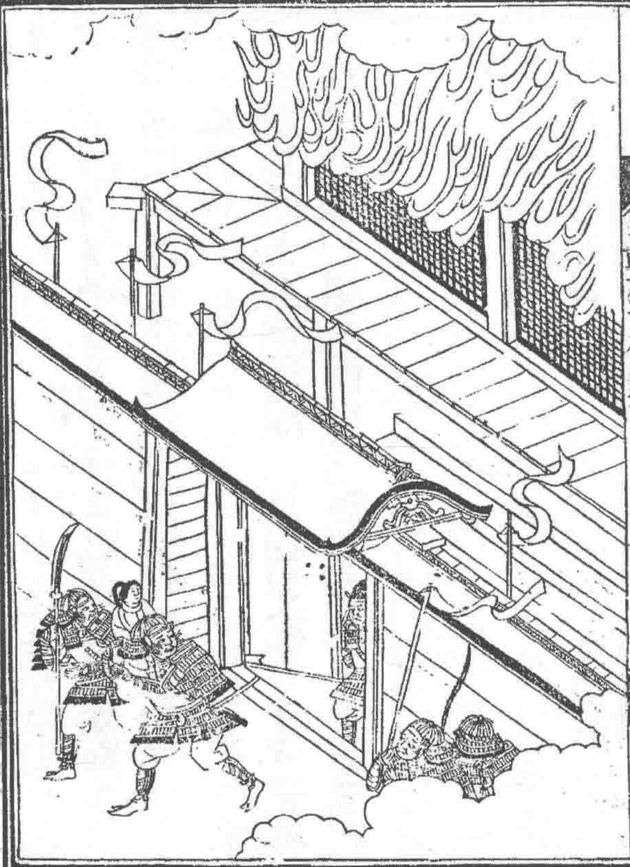
狹穗姬者垂仁帝之后也。二年春二月辛未朔己卯立狹穗姬爲皇后。后生譽津別命。生而帝愛之。常在左右。及壯而不言。四年秋九月丙戌朔戊申。皇后母兄狹穗彥王謀叛。欲危社稷。因伺皇后之燕居而語之曰。汝孰愛兄與夫焉。皇后不知所問之意趣。輙對曰愛兄也。則誂皇后曰。夫以色事人。色衰寵緩。今天下多佳人。各遞進求寵。豈永得恃色乎。是以冀吾登鴻祚。必與汝照臨天下。則高枕而永終百年。亦不快乎。願爲我弒帝。仍取匕首授皇后曰。是匕首佩于裀中。當帝之寢。廼刺頸而弒焉。皇后於是心裏兢戰。不知所如。然視兄王之志。便不可得諫。故受其匕首。獨無所藏。以著衣中。遂有諫兄之情歟。五年冬十月己卯。朔帝幸來目。居於高宮。時帝枕皇后膝而晝寢。於是皇后既無成事。而空思之。兄王所謀。適是時也。卽眼淚流之。落帝面。帝則寤之。語皇后曰。朕今日夢矣。錦色小蛇繞于朕頸。復大雨從狹穗發而來之。濡面。是

何祥也。皇后則知不得匿謀。而悚恐伏地。曲上兄王之叐狀。因以奏曰。妾不能違兄王之志。亦不得背帝之恩。告言則亡兄王。不言則傾社稷。是以一則以懼。一則以悲。俯仰而喉咽。進退而血泣。日夜懷悒。無所訴言。唯今日也。帝枕妾膝而寢之。於是妾一思矣。若有狂婦成兄志者。適遇是時。不勞以成功乎。茲意未竟。眼涕自流。則擧袖拭涕。從袖溢之沾帝面。故今日夢也。必是事應焉。錦色小蛇。則授妾匕首也。大雨忽發。則妾眼淚也。帝謂皇后曰。是非汝罪也。卽發近縣卒。命上毛野君遠祖八綱田。令擊狹穗彥。時狹穗彥

興師距之。忽積稻作城。其堅不可破。此謂稻城也。踰月不降。於是皇后悲之曰。吾雖皇后。旣亡兄王。何以面目莅天下耶。則抱王子譽津別命。而入之於兄王稻城。帝更益軍衆。悉圍其城。卽勅城中曰。急出皇后與皇子。然不出矣。則將軍八綱田放火焚其城。於焉皇后令懷抱皇子。踰城上而出之。因以奏請曰。妾始所以逃入兄城。若有因妾子免兄罪乎。今不得免。乃知妾有罪。何得面縛自經而死耳。唯妾雖死之。敢勿忘帝之恩。願妾所掌后宮之事。宜授好仇。丹波國有五婦人。志並貞潔。是丹波道主王之女也。道主王者。雖開化帝孫彥坐王子也。一云。彥陽隅王之子也。當納掖庭。以盈后宮之數。帝聽矣。時火興城崩。軍衆悉走。狹穗彥與妹共死于城中。帝於是美將軍八綱田之功。號其名謂日向武日向彥八綱田也。十五年春二月乙卯朔甲子。喚丹波五女。納於掖庭。第一曰日葉酢媛。第二曰渟葉田瓊入媛。第三曰眞砥野媛。第四曰筋瓊入媛。第五曰竹野媛。秋八月壬午朔。立日葉酢媛命爲皇后。以皇后弟之三女爲妃。唯竹野媛者。因形姿醜。返於本土。則羞其見返。葛野自墮輿而死之。故號其地謂墮國。今謂弟國訛也。皇后日葉酢媛命生三男二女。第一曰五十瓊敷入彥命。第二曰景行帝。第三曰大

中姬命。第四曰倭姬命。第五曰稚城瓊入彥命。今按。倭姬命其父也。其母也。異說多矣。詳見于神女傳。次妃筋妃渟葉田瓊入媛生一男一女。鐸石別命。膽香足姬命。瓊入媛生一男一女。池速別命。稚淺津姬命。二十三年秋九月丙寅朔丁卯。詔群卿曰。譽津別王是生年旣三十。髯鬚八掬。猶泣如兒。常不言。何由矣。因有司而議之。冬十月乙丑朔壬申。帝立於大殿前。譽津別皇子侍之。時有鳴鵠度大虛。皇子仰觀鵠曰。是何物耶。帝則知皇子見鵠得言而喜之。詔左右曰。誰能捕是鳥獻之。於是鳥取造祖天湯河板擧奏言。臣必捕而獻。卽帝勅湯河板擧曰。汝獻是鳥必敦賞矣。時湯河板擧遠

狹穗姬



埿鵠飛之方追尋詣出雲而捕獲或曰得于但馬國十一月湯河板擧獻鵠也皇子弄是鵠遂得言語敦賞湯河板擧則賜姓而曰鳥取造因亦定鳥取部鳥養部譽津部

評曰嗟狹穗姬乎嗟狹穗姬乎今雖已死其言凜凜猶有生氣蓋于周公旦有管蔡霍于狹穗姬有狹穗彦賢愚不係于世系尚矣

頌曰

嗟狹穗姬　婉容威儀　遭彼兄變　全妾婦齊

恤後有智　存嗣惟慈　凛凛生氣　至今尚不

吉備兄媛

吉備兄媛者應神帝之妃御友別之妹也二十二年春三月帝幸難波居於大隅宮登高臺而遠望時妃兄媛侍之望西以大歎於是帝問兄媛曰何爾歎之甚也對曰近日妾有戀父母之情便因西望而自歎矣冀暫還之得省親歟爰帝愛兄媛篤温凊之情則謂之曰爾不覲二親既經多年還欲定省於理灼然則聽之仍喚淡路御原之海人八十人爲水手送于吉備夏四月兄媛自大津發船而往之帝居高臺望兄媛之船以歌曰阿波泥辭摩異椰敷多那羅珥瀰二並也阿豆枳辭摩異椰敷多那羅珥豫呂辭枳辭魔之魔儻伽多佐例阿羅智之誰佐也吉備那流伊慕塢阿比彌菟流慕能秋九月帝狩于淡路島是島者橫海在難波之西峯巖紛錯陵谷相續芳草薈蔚長瀾潺湲亦麋鹿鳧鴈多在其島故乘輿屢遊之帝便自淡路轉以幸吉備遊于小豆島亦移居於葉田葦守宮時御友別參赴之則以其兄弟子孫爲膳夫而奉饗焉帝於是看御友別謹惶侍奉之狀而有悅情自以割吉備國封其子等也則分川島縣封長子稻速別是下道臣之始祖也次以上道縣封中子仲彦是上道臣香屋臣之始祖也

次以三野縣封弟彥。是三野臣之始祖也。復以波區藝縣封御友別弟鴨別。是笠田之始祖也。即以苑縣封兄浦凝別。是苑臣之始祖也。即以織部縣賜兄媛。是以其子孫於今在于吉備國。是其緣也。

頌曰

惟斯兄媛　久侍皇闈　貞順固有　孝心世稀

望雲思鄉　艤舟出畿　歸寧父母　似葛覃妃

吉備兄媛



大中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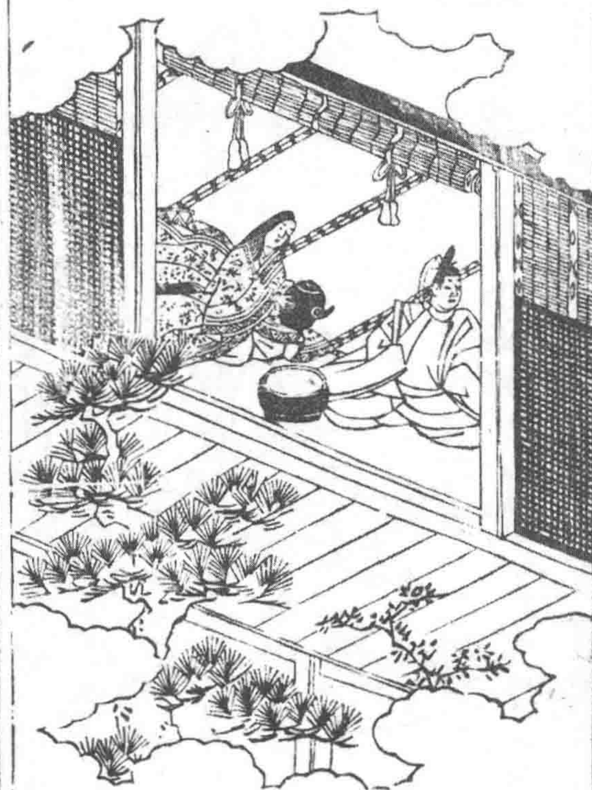
忍坂大中媛命者。稚渟毛二岐皇子之女。允恭帝之妃也。帝爲皇子日。反正帝崩。爰群卿議之曰。仁德帝之子。雄朝津間稚子皇子與大草香皇子。然雄朝津間稚子皇子長之仁孝。即選吉日跪上天皇之璽。皇子謝曰。夫天下者大器也。帝位者鴻業也。且民之父母斯則聖賢之職。豈下愚之任乎。更選賢王宜立矣。寡人弗敢當。群臣再拜言。夫帝位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距。今大王留時逆衆。不正號位。臣等恐百姓望絶也。願大王雖勞猶即天皇位。皇子曰。奉宗廟

社稷重事也。寡人篤疾。不足以稱。猶辭而不聽。於是群臣皆固請曰。臣伏計之。大王奉皇祖宗廟。最宜稱。雖天下萬民。以爲宜。願大王聽之。妃忍坂大中姫命苦群臣之憂。吟而親執洗手水。進于皇子前。仍啓之曰。大王辭而不即位。位空之既經年月。群臣百寮愁之不知所爲。願大王從群望。強即帝位。然皇子不欲聽而背居不言。於是大中姫命惶之。不知退而侍之。經四五剋。當于此時。季冬之節。風亦烈寒。大中姫所捧鋺水溢而腕凝。不堪寒以將死。皇子顧之驚。則扶起謂之曰。嗣位重事。不得輒就。是以於今不從。然今

群臣之請。事理灼然。何遂謝乎。爰大中姫命仰歡則謂群卿曰。皇子將聽群臣之請。今當上天皇之璽符。於是群臣大喜。卽日捧天皇之璽符。再拜上焉。皇子曰。群卿共爲天下請寡人。寡人何敢辭。乃卽帝位。是年也太歲壬子。二年春二月丙申朔己酉。立忍坂大中姫爲皇后。是日爲皇后定刑部。皇后生五男四女。木梨輕皇子。名形大娘皇女。境黒彦皇子。安康帝。輕大娘皇女。八釣白彦皇子。雄略帝。但馬橘大娘皇女。酒見皇女。初皇后隨母在家。獨遊苑中。時鬪雞國造從傍徑行之。乘馬而莅籬。謂皇后嘲之曰。能作園乎。汝者也。且曰。壓乞戸母其蘭一莖焉。壓乞。此云異提。戸母。此云都自。皇后則

採一根蘭。與於乘馬者。因以問曰。何用求蘭耶。乘馬者對曰。行山撥蠛也。蠛。此云摩愚那岐。時皇后結之意裏。乘馬者辭無禮。卽謂曰。首也余不忘矣。是後皇后登祚之年。覓乘馬乞蘭者。而數昔日之罪。以欲殺。爰乞蘭者額搶地叩頭曰。臣之罪實當萬死。然當其日不知貴者。於是皇后赦死刑。貶其姓謂稻置。帝之寵妾名弟媛。皇后妹。世謂之衣通郎姫。居於河内茅渟。故屢幸茅渟。於是皇后奏言。妾如毫毛非嫉弟媛。然恐陛下屢幸於茅渟。是百姓之苦。仰願宜除車駕之數也。是後希有幸焉。

大中姫



頌曰

皇后内治　定帝中原　思民勞苦　諫君淫奔
除車駕數　止警蹕喧　鑑纖餘流　澤覃乾坤

草香幡梭姫

草香幡梭姫、皇女者、仁德帝之女。大草香皇子妹、雄略帝之后也。帝挍獵于葛城山。靈鳥忽來、其大如雀、尾長曳地、而且鳴曰、努力努力。俄而見逐嗔猪從草中暴出逐人。獵徒緣樹大懼。帝詔舎人曰、猛獸逢人則止。宜逆射而且刺。舎人性懦弱、緣樹失色、五情無主。嗔猪直來欲噬帝。帝用弓刺止、舉脚蹈殺。於是田罷、欲斬舎人。舎人臨死而作歌曰、野須瀰斯志（八隅知也。）和我飫裒枳瀰能阿蘇磨斯志（射洀也。）斯斯能宇抱枳（畏也。）舸斯固瀰（也。）倭我尼㝵能褒利志阿理嗚能（山尾也。）宇倍能（上也。）婆利我曳陀（婆利乃木枝也。）阿西嗚（也。在）皇后聞悲興感、止之。詔曰、皇后不與帝而顧舎人。對曰、國人皆謂陛下安野而好獸、無乃不可乎。今陛下以嗔猪故而斬舎人、陛下譬無異於豺狼也。帝乃與皇后上車歸、呼萬歳曰、樂哉。人皆獵禽獸、朕獵得善言而歸。

頌曰

雄略遊獵　獲内助賢　救舎人命　改君王愆
善言惟好　諫奏屢宣　如冒似畐　德聲萬年

草香幡梭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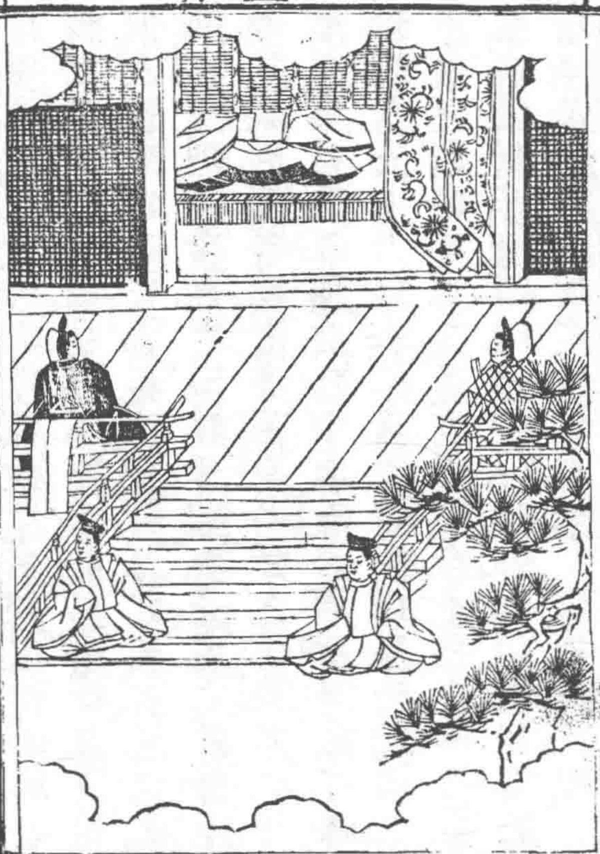


山田皇后

春日山田皇后、又名山田赤見皇女、安閑帝之后、仁賢帝之公王也。宣化帝崩後、繼體帝之皇子天國排開廣庭尊、令群臣曰、幼年淺識、未閑政事。山田皇后明閑百揆。請就而決。山田皇后怖謝曰、妾蒙恩寵、山海誰同。萬機之難、婦女安預。今皇子者、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食、以待士。加以幼而穎脱、早擅嘉聲、性是寬和、務存矜宥。請諸臣等早令臨登位、光臨天下。遂皇子即天皇位、謂之欽明帝。尊皇后曰皇太后。

頌曰

山田皇后



山田皇后。君子配偶。功業有勤。名聲豈梃。辭受御璽。克執箕帚。女中益乎。許巢難侔。

豊御食炊屋姫

豊御食炊屋姫者。幼曰額田部皇女。欽明帝之中女。母蘇我大臣稲目宿禰女。曰堅塩媛。與用明帝同母妹也。姿色端麗。進止軌制。年十八歳。立爲敏達帝之皇后。生二男五女。其一曰菟道貝鮹皇女。（更名菟道磯津貝皇女也。是嫁於東宮聖徳。）其二曰竹田皇子。其三曰小墾田皇女。（是嫁於彦人大兄皇子。）其四曰鸕鷀守皇女。（更名輕守皇女。）其五曰尾張皇子。其六曰田眼皇女。（是嫁於舒明帝。）其七曰櫻井弓張皇女。三十四歳。敏達帝崩。三十九歳。當崇峻帝五年十一月。帝爲大臣馬子宿禰見弑。嗣位既空。群臣請皇后額田部皇女。以將令踐祚。皇后辭讓之。百寮上表勸進。至于三。乃從之。因以奉天皇璽印。即天皇位於豊浦宮。元年夏四月。立廐戸豊聰耳皇子爲皇太子。仍録攝政。以萬機悉委焉。十六年夏四月。小野臣妹子至自大唐。（唐國號妹子臣曰蘇因高。）即大唐使人裴世清。下客十二人。從妹子臣至筑紫。遣難波吉師雄成召大唐客裴世清等。爲唐客更造新館於難波高麗館之上。六月壬寅朔丙辰。客等泊于難波津。是日以飾船三十艘迎客等于江口。安置新館。於是以中臣宮地連麻呂大河内直糠手船史王平爲掌客。爰妹子臣

之日臣參還之時唐帝以書授臣然經過百濟國之日百濟人探以掠取是以不得上於是群臣議之曰夫使人雖死之不失旨是使矣何怠之失大國之書哉則坐流刑時帝勅之曰妹子雖有失書之罪輙不可罪其大國客等聞之亦不良乃赦之不坐也二十九年春二月己丑朔癸巳半夜厩戸豐聰耳皇子薨于斑鳩宮三十六年春二月戊寅朔甲辰帝臥病三月丁未朔戊申日有蝕盡之壬子帝病甚之不可諱則召田村皇子(敏達帝孫彥人大兄皇子之子謂之舒明帝)謂之曰昇天位而經綸鴻基馭萬機以亭育黎元本非輙言恒之

所重故汝愼以察之不可輙言即日召山背大兄(聖德太子之子)敎之曰汝肝稚之若雖心望而勿諠言必待群言以宜從癸丑帝崩之(時年七十五)卽殯於南庭夏四月壬午朔辛卯雹零大如桃子壬辰雹零大如李子自春至夏旱之秋九月己巳朔戊子始起帝哀禮是時群臣各誄於殯宮先是帝遺詔於群臣曰比年五穀不登百姓大飢其爲朕興陵以勿厚葬便宜葬于竹田皇子之陵壬辰葬于竹田皇子之陵自之於推古帝

頌曰

惟斯皇女　爲妃爲皇　雖設戸悅　能熊羆開祥
厩戸攝政　妹子遣唐　葬儀欲薄　遺詔有光

豐御食炊屋姬



寶皇女

寶皇女。更名天豐財重日足姬。敏達帝曾孫押坂彥人大兄皇子孫。渟王女也。母曰吉備姬王。舒明帝二年立爲皇后。后生二男一女。一曰葛城皇子。（謂之於天智帝）二曰間人皇女。三曰大海皇子。（謂之於天武帝）十三年帝崩。於是皇后即天皇位。順考古道而爲政也。以蘇我臣蝦夷爲大臣如故。大臣兒入鹿。（更名鞍作）自執國政。威勝於父。由是盜賊恐攝。路不拾遺。夏六月乙酉朔庚子。微雨。是月大旱。秋七月甲寅朔戊寅。群臣相謂之曰。隨村々祝部所教。或殺牛馬。祭諸社神。或頻移市。

或禱河伯。既無所効。蘇我大臣報曰。可於寺々轉讀大乘經典。悔過如佛所說。敬而祈雨。庚辰。於大寺南庭。嚴佛菩薩像與四天王像。屈請衆僧。讀大乘經等。于時蘇我大臣手執香炉。燒香發願。辛巳。微雨。壬子。不能祈雨。故停讀經。八月甲申朔。帝幸南淵河上。跪拜四方。仰天而祈。即雷大雨。遂雨五日。溥潤天下。（本注或云。五日連雨。九穀登熟）於是天下百姓倶稱萬歲曰。至德天皇。二年九月丁丑朔丁亥。吉備嶋皇祖母命薨。癸巳。詔土師娑婆連猪手。視皇祖母喪。帝自皇祖母命臥病及至發喪。不避床側。視養無倦。乙未。葬皇祖母命于檀弓岡。是日大雨而雹。丙午。罷造皇祖母命墓役。仍賜臣連伴造帛布。各有差。四年（是年改大化元年）讓位於輕皇子。（皇極帝同母弟也。謂之孝德帝）立中大兄爲皇太子。帝謂之皇祖母尊。皇極帝是也。輕皇子即天位。五年崩于正寢。皇祖母尊又即天皇位。謂之齊明帝。四年五月皇孫建王八歲薨。今城谷上起殯而收。帝本以皇孫有順而器重之。故不忍哀傷慟極甚。詔群臣曰。萬歲千秋之後。要合葬於朕陵。廼作歌。其一曰。伊磨紀那屢（在今城也）乎武例我禹坏尒（小山之上也）倶謨娜尼母（雲立也）旨屢倶之多々婆（験立也。言以葬禮之標寄雲發歎也）那尒柯那皚柯武（何歎

也。言此悲歎何事如之也。凡御歌意者。見殯葬之標悲歎無類之由也）其二曰。伊喩之々乎（射鹿也。言殺射之鹿也。以此喩七人乎）都那遇（謂尋也）舸播杯能（河邊也。言尋來河邊也。故第三歌讀飛鳥河也）倭柯矩婆能（稚草也）倭柯倶阿利岐騰（稚在也）阿我謨婆（謂君子也）儺倶尒（無也。已也。凡御歌意者。我孫齢雖童。稚有老成之意。故弥追感慕之也）其三曰。阿須箇我播（飛鳥河也）瀰儺蟻羅毗都々（謂漲也）喩矩瀰都能（逝水也）阿比娜謨儺倶母（無間。言無隙也）於母保喩屢柯母（覺也。凡御歌意者。建王薨卒戀慕之思。如流水之無隙之由也）帝時々唱而悲哭。七年秋七月帝崩于朝倉宮。八月皇太子（天智帝也）奉徙帝喪。還至磐瀨宮。是夕於朝倉山上有鬼著大笠。臨視喪儀。衆皆嗟怪。皇太子哀慕

母尊乃口號曰。枳泝我梅能（君，良也。梅與毋，五音通。）姑褒之枳舸羅伱（也。戀）婆底弖威底（泊船。居於海邊也。或説山積也。）舸矩野姑悲武謀（戀也。如此）枳泝我梅於（也。君喪）報梨（守也。凡御歌意者，哀慕天皇之故。泊一所守喪禮之由也。）皇太子素服稱制。

頌曰

嗚呼女主　重祚禱天　比德北辰　禱雨南淵
皇孫蟪蛄　祖母蜺蟬　惟孝惟慈　追慕堪憐

寶皇女



鸕野讚良

鸕野讚良皇女。後名天原廣野姫。天智帝第二女。母曰遠智娘。天武帝之妃也。雖帝王女。而節儉有母儀德。深沈有大度。生草壁皇子於大津宮。從沙門天武帝入於吉野避朝猜忌。天武帝元年。從帝避難東國。鞠旅會衆。遂與定謀。廼分命敢死者數萬。置諸要害之地。秋七月。美濃軍將等與大倭傑豪。共誅大友皇子。傳首請不破宮。二年立爲皇后。皇后從始迄今。佐帝定天下。毎於侍執之際。輒言及政事。多所毗補。朱鳥元年。天武帝崩。皇后臨朝稱制。皇后使直大肆藤原朝臣大嶋。直大肆黃書連大伴。請集三百龍象大德等於飛鳥寺。奉施袈裟人別一領。曰此以天武帝御服所縫作也。詔詞酸割。不可具陳。設國忌齋於京師諸寺。設齋於殯宮。二年六月。詔令天下繫囚極刑減本罪一等。輕繫皆赦除之。其令天下皆半入今年調賦。三年春正月。帝朝萬國于前殿。四月皇太子草壁皇子薨。四年春正月戊寅朔。物部麻呂朝臣樹大盾。神祇伯中臣大嶋朝臣讀天神壽詞。畢忌部宿根色夫知奉上神璽劒鏡於皇后。皇后即天皇位。公卿百寮羅列匝拜而拍手焉。巳卯。公卿百寮拜朝[illegib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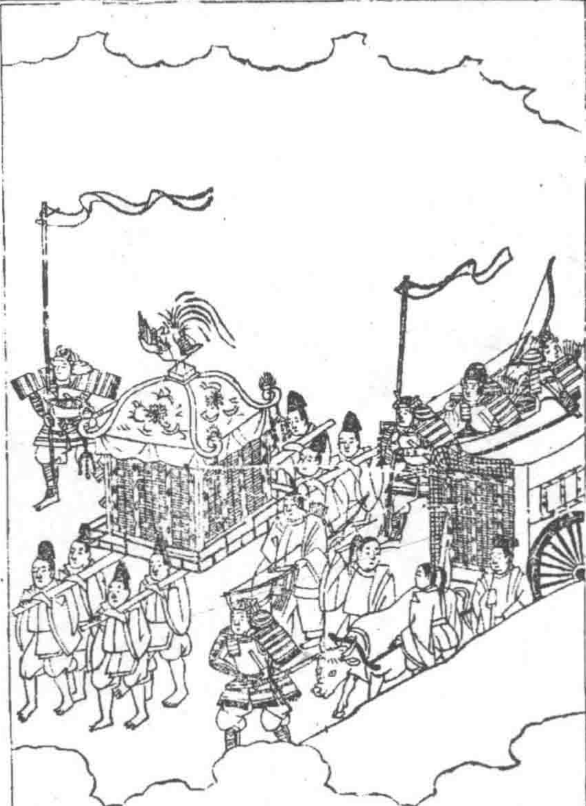
會儀丹比島真人與布勢御主人朝臣奏賀騰極甲午賜有位人爵一級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賜稻緜服調役三月賜京與畿内人年八十以上者島宮稻人二十束其有位者加賜布二端六年三月詔令賜天下百姓困之窮者稻男三束女二束九年六月賞賜諸臣年八十以上及痼疾各有差十一年春正月賜天下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稻各有差秋八月帝定策禁中禪帝位於皇太子文武帝謂之持統帝有帝之御製春過而夏來良之白妙能衣乾有天之香久山其餘尚在口碑

頌曰

居于璿宮　盡於坤德　在于累珉　全於乾德

不尸其位　無愧斯德　豈與則天　同嵒同德

鸕野讃良



光明子

皇太后光明子者淡海公第二女也聖武帝儲貳時納爲妃天平元年八月冊爲皇后體膚姝白似有光耀故名焉生孝謙帝及皇太子而太子夭薨六年正月薦先妣橘氏於興福寺建西金堂安釋迦十弟子等像莊嚴神妙絶帝造國分寺東大寺皆后之勸發也又置悲田施藥二院恤天下饑恙及東大寺成后以謂大像大殿皆已備足帝勗于外我營于内勝功鉅德不可加也且有詫意一夕閣裏空中有聲曰后莫誇也妙觸宣明浴室澣濯其功不可言而已后惟喜乃

建温室。普令貴賤取浴。后又誓曰。我親去千人垢。群臣僤之。后壯志不可沮也。既而竟九百九十九人。最後有一癩人。徧體疥癩。臭氣不可觸邇也。后謂今將滿千數。豈避之哉。忍而揩摩背。癩人曰。我患惡瘡者久。適有良毉。教曰。使人吸膿必得全愈。而世上無深悲者。故我沉痾至于此。今后行無遮悲濟。又孔貫之。願后有意乎。后不得已。吮瘡吐膿。自頂至踵皆遍。后語癩人曰。我吮汝瘡。慎勿語人。于時癩人放大光明。告曰。后去阿閦佛垢。又慎勿語人。后驚而視之。妙相端嚴。光耀馥郁。忽然不見。后驚喜無量。就其地搆伽藍。號阿閦寺。寶字二年受尊號。四年六月崩。年六十。

元亨釋書曰。或言。光明后去千垢。可謂光前絶後乎。余曰。設溫室者可也。去垢者不可也。曰。若不去垢。爭感阿閦佛乎。曰。阿閦者。生于堅誠也。苟有堅誠。造次顚沛。皆見阿閦。何必區區去垢吸膿。始爲得乎。又夫君君。臣臣。夫夫。婦婦。人倫之大常也。我光明子婦德陰教。奉佛崇法。古來寡儔也。然去垢之者。失常也矣。曰。然則后者可舍諸。曰。柳下惠者。百世之師也。然其德可學。其迹或有不可學焉。我謂光明子者。婦人之柳下也。後世婦女。善學之乎。

賸餘雜録曰。后勸帝建國分東大兩寺。費租稅。傷民力。帝輙從之。孱弱不可言也。置悲由施藥二院。救饑餓。拯疾痛。可謂小惠。譬如欲數米而炊。數髮而灌。天下億兆。限以悲由施藥焉哉。惟欲行王政而膏澤下於民。是卽一大悲由也。是卽一大施藥也。然設溫室。親去千人垢。共沐共浴。淫醜亦孔之醜。帝何不堅制禁焉。多治比眞人池守等老臣。何不切諫諍焉。後見阿閦佛云者。恐是皇后托言於瑞異。杜謗於衆口。嗚呼后既無內治之資。亦失闈

閫之禮。且至使帝貽垢辱於千載。是佛經說捨身賑人。恐入禽獸群之所致也。可悲也夫。

許曰。自佛法入我國。塔廟之盛。未有甚此世。故著相公有於是天下之費十分而五之歎。若光明子者。目爲梁武帝之流。則可耳。謂比之柳下惠則未矣。彼置悲由施藥二院。恤天下餓莩。是蕭衍之有仁心。仁聞而未知公平正大之體。綱紀法度之施者也。然則婦人之梁武也。於二院之小惠小器雖於義未必甲。亦非後世庸主之所爲也。於吮瘡吐膿之一事。其氣魄不可言。蓋盛制忿又人之所難也。然規模窄狹。甚哉其愚也。如反鑑索照。以其強盛制忿。擴充其良心。則正面明鏡而不映者也。吁惜哉。

頌曰

皇后氣魄　制忿如盤　吮瘡去垢　救饑拯癃

俚俗無跂　世人所難　囘光內照　知器不覺

光明子



嘉智子 附繁子内親王

橘嘉智子者贈大相國正一位清友之女嵯峨帝之皇后仁明帝之母也皇后容貌甚麗且建仁祠名檀林寺故號檀林皇后（檀林寺之舊址天龍寺是也）皇后亦與弟右府氏公議開學舍名學官院勸諸子弟誦習經書朝夕濟濟時人以此比漢鄧皇后世傳皇后嘗詠和歌曰毛呂古志乃耶麻乃阿奈多介多豆勿毛波許許介他勿比乃氣布秘奈梨氣梨齊衡初慧萼應橘太后詔齎幣入唐著登萊界抵鴈門上五臺漸届杭州鹽官縣靈池寺謁齊安禪師通橘后之聘禪師聞

橘后之歌而許可曰此能適我禪所謂隣山見煙早知是火之意也東域深解之人誠婦人而大丈夫者也繁子内親王者橘氏女也容姿美艷進止有度父嬰熱病醫療難救出家馳情彼岸仁壽元年十二月丙午遂以頓逝太后橘氏哀戀極甚橘后年六十五崩及崩曰不用葬儀以棄中野耽色欲者見我爛穢有少驚悟也遂從遺詔奉捐其屍于西郊其後拾其拳以收埋因號其處曰一拳又曰拳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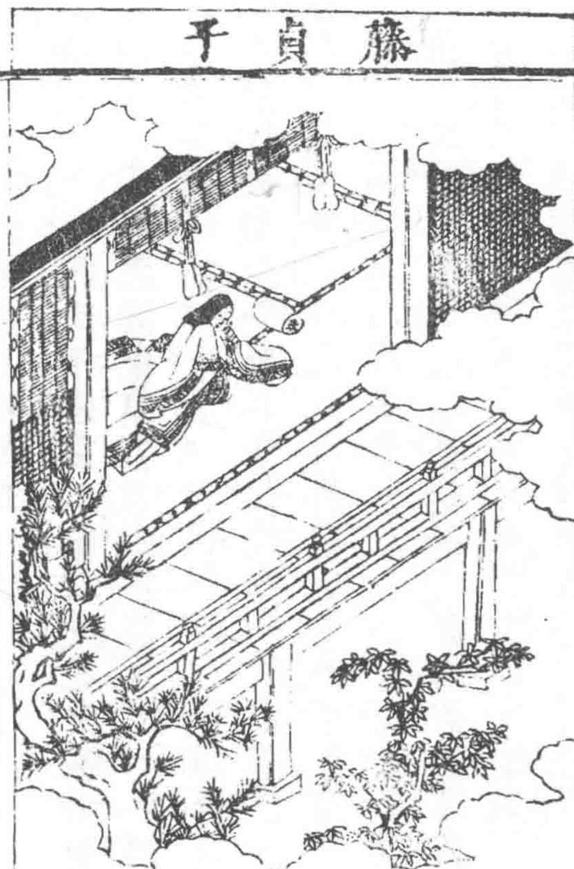
頌曰

生侍楓宸　死無紫茵　遂棄中野　悟耽色人

嘉智子



來開學舍　鄧氏德隣　橘家不業　自是彬彬



藤貞子

正三位藤貞子者仁明帝之女御也風姿魁麗言必典禮宮掖之内仰其德行帝重之寵數殊絶有内愛必加外敬帝崩後嘉祥四年春二月貞子出家爲尼哀慕追戀不肯飲食形容毀削叩頭之下毎日有涕泣處左右見之不堪悲感遂爲先皇誓入大乘道戒行兼脩無有遺類道俗稱之

頌曰

藤氏貞子　德化逮下　内愛外敬　寵出於我
侍婢懐仁　衆妾靡惰　非樛木妃　誰能駢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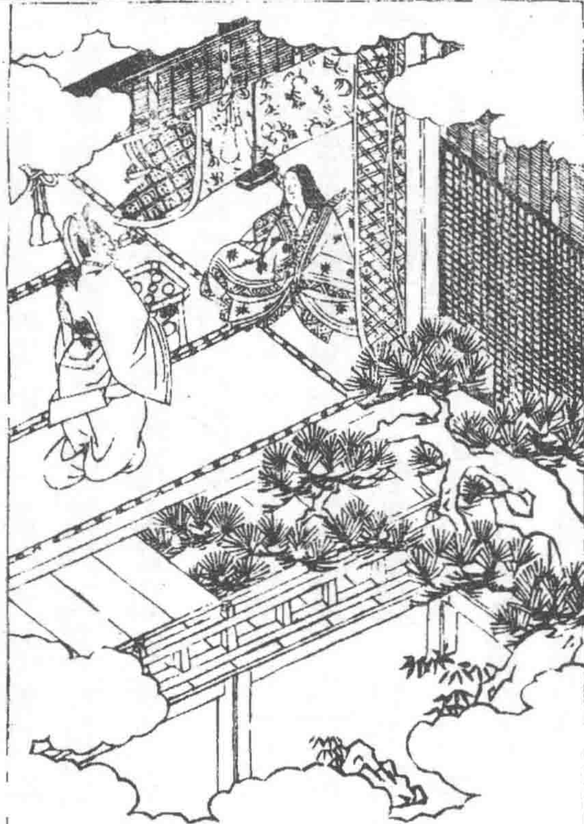
藤穗子

藤氏穗子者關白大相國基經女醍醐帝皇后村上帝之母也有母儀德能教皇子故大慈在情撫萬姓於一子頒德被物須十善於四瀛偏鍾愛在帝躬帝移仙居於九重之裏嘗孝恩於萬機之先椒房花朝蘭殿雪夜春往秋來所覩者珍膳之甘苦晨省昏定所問者玉枕之高卑一夕五起故世稱延喜天曆聖主蓋聖善之功也

頌曰

懐天曆民　遊君子林　皇后貞順　官家孝心
定省不怠　食膳惟欽　於戲盛哉　永傳德音

藤穗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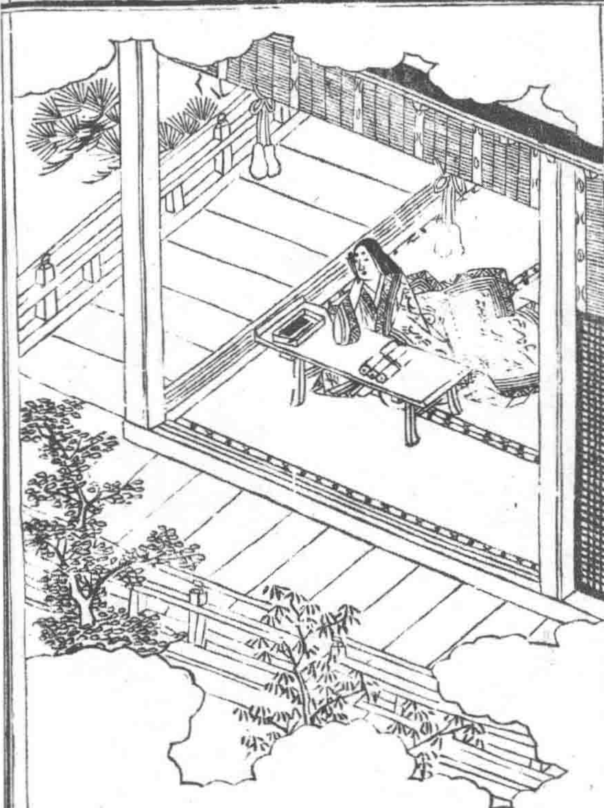
尊子内親王

二品公主尊子者冷泉帝之女。花山帝之姉圓融帝之妃也。春秋十有五。初入内。一咲再顧既是羅山之舊容。玄鬢翠蛾莫不洛川之麗質。彼蓬萊洞之花非不芳。素意久期七覺長秋宮之月。非不潔。宿望偏在三明。未以受恩寵為榮。唯以逃俗塵為志。晨昏所誦者提婆品。造次所念彌陀尊。一日請故延暦寺座主大僧正良源為戒師。終以入道焉。凡此界古今婦人之出家也。或及暮齡為寡婦。或多愁恚無依怙之人等也。公主者於天下不亦賤。桃李無衰色。桑榆非斜暉。何其遁世之太疾乎。追思往事。良可化人。不知妙音暫來自界假為後宮歟。又不知觀音欲度隨類為現化身歟。公主臨終之間。面西憑几。寸心不亂。十念無休瞑目。

頌曰

維此公主　天生麗質　念佛徹曉　誦經移日
忽入梵宇　比之兜率　嗚呼惜哉　未親蠶室

尊子内親王



上東門院

上東門院者一条帝之皇后藤攝政道長公之女也南良都東圓堂前之八重櫻者天下之嘉木也命興福寺別當欲移栽掖庭別當不能固辭更應嚴命掘起此樹載重車既欲運轉于平安城於是興福寺僧徒等大忿曰夫此櫻花者吾寺之靈木也何移栽于他乎縱然仵女院之旨而衆徒各遭刑強遮止之可追放別當時女院聞之謝曰吁惟妾之過也衆徒等勿發雷霆於別當於是群集之僧侶忽解淹恚女院曰夫奈良法師從來我疑爲殺風景人也今知好風

流之桑門也其愛花也自今以後呼斯櫻而可稱我櫻至後世全勿移栽于他勿剪勿伐且夫寄附伊賀國餘野莊毎年花時回墻圍花七日宿直守之故改餘野莊而號花墻莊以之故也

頌曰

天后熾勢　春榮匹乎　雖有遥想　不遂私情
一時解忿　萬古垂名　嗟彼皇妃　知非心盲

上東門院



藤歡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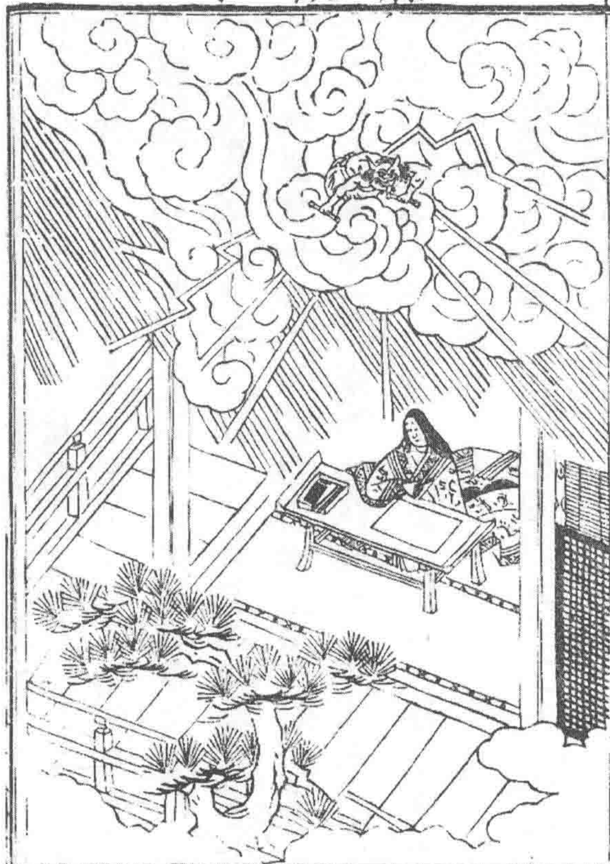
皇太后歡子者太師藤教通第三之女後冷泉帝之皇后也年十四就兄淨圓法師讀法華等諸經自爾以法華爲日課十六選入宮未承七年立爲皇妃治曆四年四月冊爲皇后其夜帝崩因是固心佛乘益厭塵寰日讀法華等大乘經嘗於離宮書最勝王經一日暴雨俄起雷入殿中后雖恐悚手不釋筆瞑目危坐雷止而後開眼見經白紙皆燒只餘墨字衣服雖焦身無傷損承曆元年薙髮以台嶺座主良眞爲戒師乃隱小野離宮後改宮爲常壽院延慶曜法師

聞真言止觀。又親寫五部大乘經。一夕夢。比丘擎香爐來告曰。往生淨業造大佛像爲寂覺。而怪喜便作丈六彌陀佛像。康和四年八月十八日。作五色幡繫像臂右手。執旒左手把爐。向西跏趺奄然而崩。年八十二。此夜慶暹夢無量聖衆。乘雲奏樂。傍人語曰。小野太后今往安養。翌早馳常壽院而問之。侍人曰。今宵太后入寂。

頌曰

維斯好述　獨拔其尤　雷薄三衛　雨洗九州

存經無撓　下筆不休　夏侯爲伍　尚有餘優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二目錄

繪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二

夫人

夫之言扶也。禮曰。諸侯曰夫人。

振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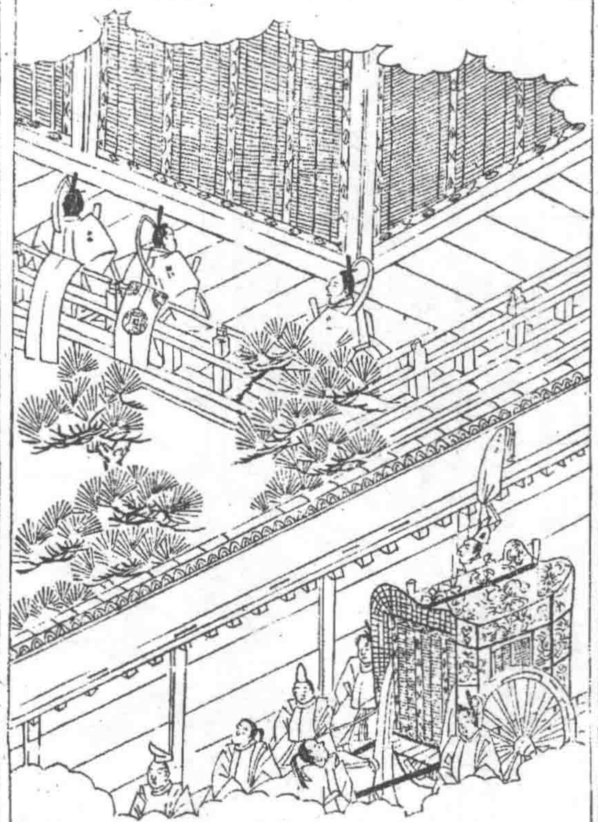
振媛者垂仁帝七世孫也。彥主人王之夫人繼體帝之母也。初彥主人王聞振媛顏容姝妙甚有孅色。自江州高嶋郡三尾之別業遣使聘于三國坂中井納以爲夫人。遂生男大迹尊。尊幼年父王薨。母振媛歎曰。妾今遠離桑梓安能得膝養。余歸寧越之前州高向邑奉養尊。尊壯大。愛士禮賢意豁如也。武烈帝崩元無男女。可絶繼嗣。大伴大連金村大連更籌議曰。男大迹王性慈仁孝順。可承天緒。奉迎三國上天子鏡劒璽符御宇二十五年。崩葬藍野陵。謚曰繼體帝。越前州足羽明神是也。

頌曰

繼體爲帝　不辱祖先　母氏誨之　王孫勉旃

慈親仁民　愛士禮賢　敎以義方　寶祚綿綿

振媛



蘇我造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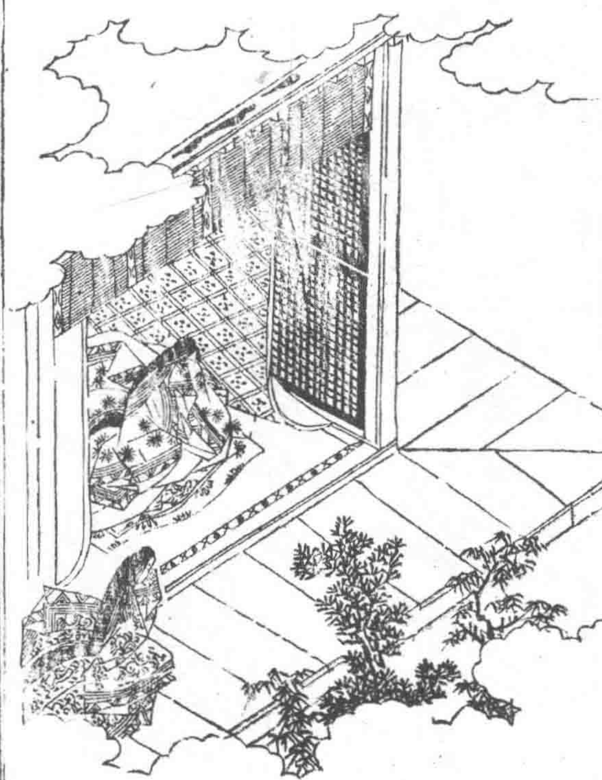
蘇我造媛者。蘇我山田石川麻呂大臣之女。中大兄皇子之夫人也。孝德帝大化五年三月。蘇我臣日向（日向字身刺）譖倉山田大臣於皇太子曰。僕之異母弟兄麻呂。伺皇太子遊於海濱而將害之。將反其不久。皇太子信之。喚物部二田造鹽。使斬大臣之頭。於是二田鹽仍拔太刀。刺舉其完。叱咤啼叫而始斬之。坐蘇我山田大臣而被戮者。田口臣筑紫。耳梨道德。高田醜雄。額田部湯坐連。秦吾寺。凡十四人。被絞者九人。被流者十五人。皇太子妃蘇我造媛聞父大臣爲鹽所斬。傷心痛惋。惡聞鹽名。所以近侍於造媛者。名稱鹽名。改曰堅鹽。造媛遂因傷心而致死焉。皇子聞造媛徂逝。愴然傷怛。哀泣極甚。於是野中川原史滿進而奉歌。歌曰。其一曰。耶麻鵝播介（山川）烏志賦拕都威底（鴛鴦）（雙居）陀虞毗預俱（吉類）陀虞陛屢伊慕乎（類妻）多例柯威介鶏武（誰也。此歌意者。皇太子與造媛。如鴛鴦相双之處。造媛去遊之由也）。其二曰。摸騰渠等介（一本也。大木也）婆那播左該騰摸（花雖開也）那介騰柯母（何）于都俱之伊母我（顯見妻也）磨佗左枳涅渠農（開來也。此歌意者。花雖散亦開。造媛已逝後。不歸之由也）。皇太子慨然頽歎褒美曰。善矣。乃授御琴而使唱。賜絹四疋。布二十端。綿二褁。

評曰。子路死。衛人醢之矣。孔子哭於中庭。遂命覆醢。余積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而不踐。造媛惡聞鹽名。曰堅鹽。皆是至痛追思。眞可謂親子師弟追切慘怛之情矣。或曰。禮曰。父之讐。弗與共戴天。造媛者。夫倫生之人乎。曰。殺人者死。士之達刑也。然父罪當死。子不當報仇。盜賊謀類是也。父死不當罪。爲人所擠陷。以死。其子豈可報乎。不報則誠天地不容之人。人神共怒之。萬世必唾之詈之。黨不顧事之曲直。執之可否。欲復讐之義。以相搆害。則刑戮之民。大乱之道也。於是謂人士師之職。奚益哉。夫終至於傷心致死。則懦弱不振之質。勝於孝者歟。何其不請帝而復讐乎。帝亦何使盜斬大臣者免刑乎。

頌曰

親子追切　孝子自知。忌鹽不語。造媛憂思。

蘇我[illegible]媛



命臨覆焉　仲尼痛悲　事異心同　萬世淚垂

山邊皇女

山邊皇女者大津皇子之夫人也皇子天武帝第三子也容止墻岸音辭俊朗爲天智帝所愛及長辨有才學尤愛文筆詩賦之興自大津始也朱鳥元年皇子謀反發覺賜死皇子於譯語田舍時年二十四夫人山邊皇女被髮徒跣奔赴殉矣見者皆歔欷

評曰山邊皇女自奔殉矣蓋存負節也豈復可與秦三良子車氏之徒始皇閉工匠藏者班乎孟子道焉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爲其象人而用之也況奪之善人良臣乎顧乾昔子魏顆皆從其治命不以爲殉君子美之於我

本朝亦人死多殉葬垂仁帝甚哀之野見宿根率土師三百人採埴造像以代殉帝大嘉之賜土師姓孔孟野見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

千有餘歲其志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凡用殉其初特出於戎狄之俗流俗之弊既久矣後世之從死者多好少年而人君偏寵幸其男色不好其才之有賢否也於是庸主鍾非曰凡人君堅執于擇氏族而不知國器在蓬茨之下是擧美貌少年於蓬茨之下之故其言然也而賜之秩祿賜之金帛是以其徒多有口有蠢腹有劍有虎而有翼有猴而冠有馬牛襟裾有酒囊飯袋有行尸走肉彼爲善之長國家委政權藉此以吹舉遊手素餐之一族嘉奬聚斂盜臣之巨魁藉此以誇己欺人藉此以放縱之心且生德義之情畦械藉此以長君之惡逢君之惡藉此以蔑老臣驕諸人藉此以讒忠臣苦百姓藉此以君子退小人進藉此以發疾生禍胎成藉此以胥讒曲謡之伎藝蜂集蚊群如此之奸賊爾夫之罪人無所容於乾坤之間人皆得而誅之可豈待從死乎又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五峯胡氏之言也故或有因君臣道切情而殉者或有生共此樂死共此哀者或有臨其危備偏者或有臨危亡跡者或有託身於殉而欲功名富強榮身肥家者或有一言投恩者或有欲其

秩祿榮于孫者。吁是不同行異情乎。又以一不可槩論焉。或世俗以從死者多寡有論其君之愛士賞賢者何也。蓋以不知武王曰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也。彼殉葬之一事。豈無後之禍而已乎。又曰國滅臨難徇死之君者獨夫也。報生不以死之臣者盗臣也。向所謂殉葬與之。勿例論矣。爲人君也。爲人臣也。其不可不思焉。是予非敢競爲辨鬪。

頌曰。

良人遭害。貞婦從死。時無魏顆。豈比秦士。
其死不得。厥行不毀。未孔孟徒。人勿槩視。

山邊皇女



伊登内親王

伊登内親王者桓武帝第八之公主。三品彈正尹阿保親王之夫人。在原羽林業平之母也。時母堂在長岡。子羽林在帝闕。仕路煩猥。而久怠定省。於是臘月之日。母堂忽馳使价。投一封於子羽林。羽林更喜而觀焉。又無餘事。書倭歌一首曰。老奴禮波佐羅奴別乎有登伊閑婆彌見麻久保志幾君哉。子羽林和荅曰。世閒仁佐羅奴別農奈久母哉。千世毋土歎久人之子農多目。

頌曰。

業平孝心。緬懷親側。抱責守官。仕路何息。
以父母心。自思子職。贈荅二首。末以爲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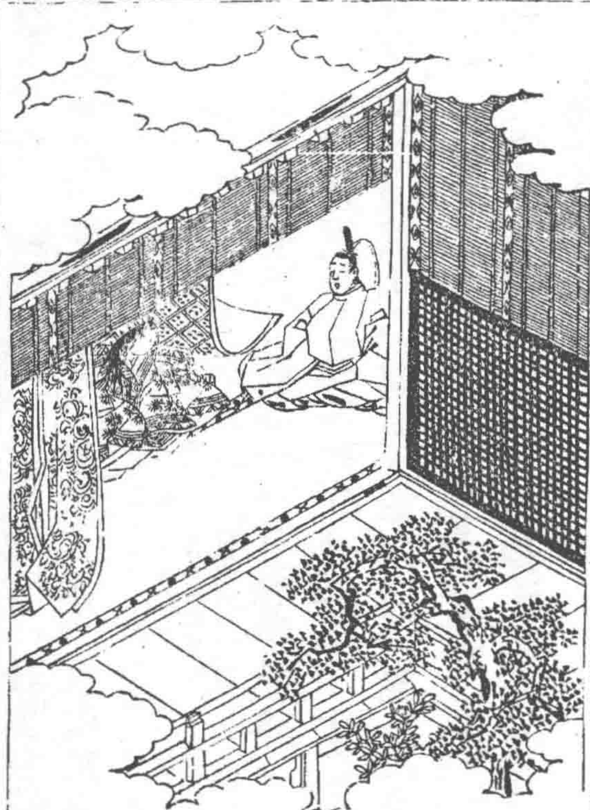
重明親王夫人

中務卿重明親王夫人者藤氏女也。柔和稟性。婉順在心。雖生鍾鼎之門。未見驕慢之色。一事一言。于朝于暮。主君巾櫛。積以星霜。天慶八年春正月卒逝。

頌曰

藤氏艶色。抜俗之標。心廣申申。體胖夭夭。
富而好禮。貴而無驕。王名與婦。重明共昭。

本朝列女傳卷二　九



藤百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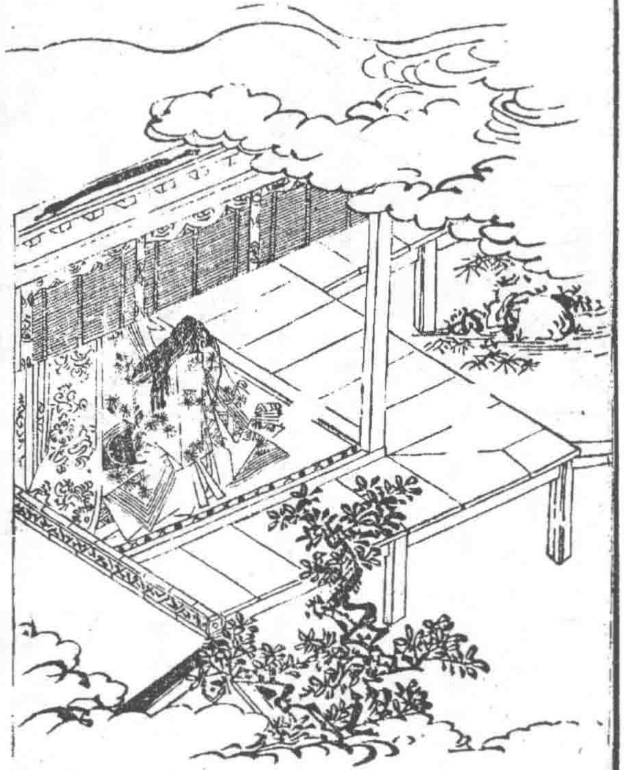
尚侍從二位藤原朝臣百能者兵部卿從三位麻呂之女也。養老五年生。而後適右大臣從一位豊成公。天平十九年産中將姫。大臣薨後守志年久。供奉内職。已見貞固。延曆元年夏四月己巳薨。時年六十三。

頌曰。

藤家百能　姿貌最美　孀居守志　婦業無毀
有丈夫肝　得賢女髓　齡筭七九　温仁斃止

本朝列女傳卷二　十

藤百能



本朝列女傳卷二　十一

王惠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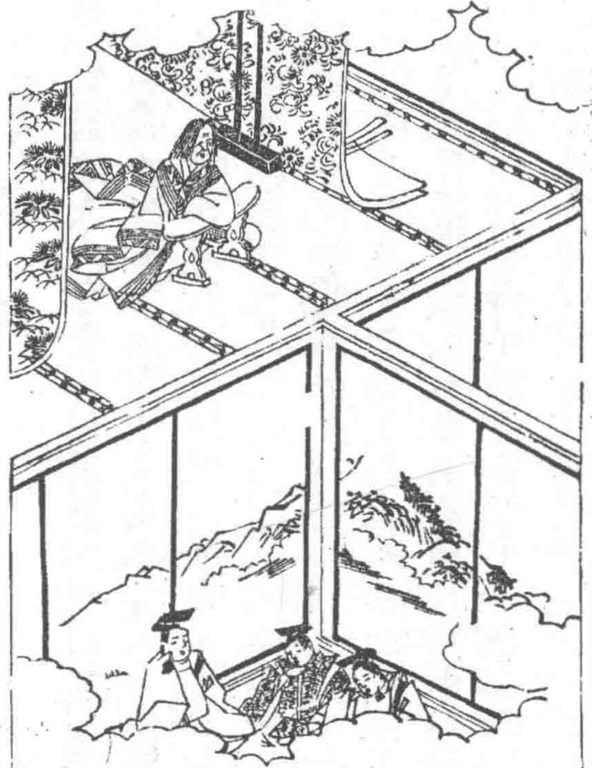
王惠子者攝政大相國伊尹夫人。王氏女。華山帝外祖母也。禮法在心。閨闈垂範。帝當幼。自草別先妣。(生子。贈皇大后藤原懷子也。是伊尹公女也。)惠子視帝亦猶子。帝報祖母如親。後年厭世。歸道出家爲尼。帝何以塵俗之風。妄訪觀念之月。永觀二年冬十二月。授邑土三百戶。并年爵內外官三分等。聊爲湯沐之資。兼與役從之輩。

頌曰。

惟斯惠子。世少若人。閨闈垂範。賓婚有親

悲樂兩脫。觀浮世身。帝事祖母。爲太平春

王惠子



本朝列女傳卷二　十二

二位尼

二品禪尼者兵部權大夫平時信之女。平相國淸盛之夫人。安德帝之外祖母也。文治元年。平族挾安德帝以奔西海。賴朝卿使諸將擊平家。一谷屋島壇浦等處之役。平軍屢敗之。三月廿四日。於長州赤間關大敗績。於是禪尼裳鈍色衣。被練色袴。挾神璽佩寶劍。奉抱幼帝。(時八歲。)按察局亦從之。各立鬪艦之舷。禪尼曰。我雖爲婦女子。何死匹夫之手乎。滴淚先拜幼帝奏曰。君未知也。昔因十善戒行。今登九五寶位。雖然天命不于常。聖運盡于此。先面東奉拜宗廟伊勢

神又向西。念聖衆之來迎。帝如其言矣。禪尼歎息曰。夫此邦者粟散邊土。千傷萬苦國也。今即可容帝幸快樂不退國。吁海底猶有水晶宮。言未終。沒海底。建禮門院諱德子。平清盛女。按察局及女官宗盛父子。皆爲源義經所虜。其餘知盛教盛等氏族。皆死。賴朝使北條時政上洛。尋平氏子孫。無長無幼。僉殺之。殆赤滅其族。自是天下兵馬之權歸源氏也。

評曰。安德帝昺同死。平尼婢陸秀夫同行。與共葬魚腹。和漢易地皆然也。嗚呼哀哉。

頌曰。

壽未幼帝。卒葬魚腹。二位禪尼。死義名馥。比之秀夫。勇氣且熟。嗚呼命哉。平氏一族。

二位尼



基通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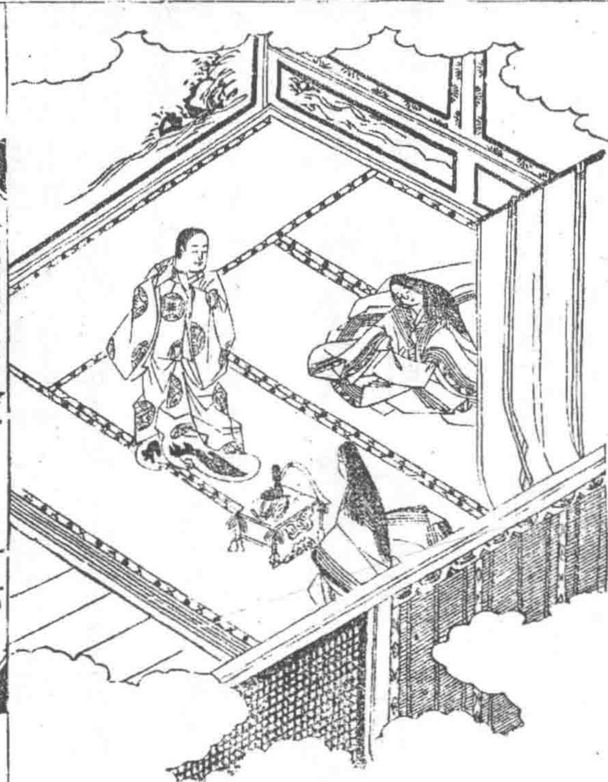
藤博陸基通之夫人者。平相國清盛女也。眉如翠羽。面如丹蕚。肌如白雪。慧悟秀敏。每先入意。又善倭歌。父愛憐之。戲呼衣通姬。時內園偶有歌會。帝命召基通。有一搢紳客告知五品歌題。基通語夫人曰。我今欲速朝于帝。不遑吟哦。若歌不成。違風雅之盟。取一座之忸怩。願夫人爲我作歌乎。否。夫人頷而笑。筆不停灑。立作五首。蓋博陸換衣整冠之頃也。其歌曰。春日山。神祇。春日山。加須呼留曾良泥。千早振。神能比可利波。能止。計可利計利。鷲山。釋教。鷲能山。於曰嶺

阿羅志能伊可奈禮波雲毛能古良須氏良須月影
是心是佛王文末止比闘闘佛能道於茂登牟禮波
和餓古古路泥曾太津祢伊利奴流旅立空秋無常
嘔瑳牟羅爾於嘔白露爾身於與世氏吹秋風於伎
久曾加奈志伎戀昔舊迹阿留志奈岐也登農農伎
波泥仁於婦羅呼伊止止昔能花曾古比志伎博陸
不勝喜躍拜而受之可謂刻燭叩銅之才也奇哉後
世官家之士不視如此之才況女子乎惜乎其詠草
文章不盡傳于世也

頌曰

平相國女　基通夫人　閨房之秀　出類之倫
一瞬下筆　五首有神　遺文殘稿　惜哉多泯

基通夫人



平政子

二品禪尼平政子者遠江守北條時政之女源賴朝卿之夫人也建保六年春二月政子詣洛太上皇曰可面接之禪尼曰邊鄙老尼咫尺龍顏可甚畏而無其益也託言於詣諸寺靈佛即時歸鎌倉承久元年實朝卿遭公曉之變之後奏請光明峯寺關白左大臣藤原道家公子賴經卿（時二歲）以爲嗣居于鎌倉是禪尼重將軍之舊好之故也（初賴朝妹嫁權中納言藤能保能保女嫁後京極攝政藤良經公生道家公）賴經幼稚禪尼垂簾聽政八年承久三年夏五月後鳥羽院可追討義時等之院宣聞於

鎌倉禪尼招家人等於簾下使秋田城介景盛傳令曰皆一心而可聞之是當緊之言也故右大將征罸朝敵草創關東以降官位俸祿其恩既高於山嶽深於溟渤報謝之志豈淺乎而今依逆臣之讒被下非義綸旨惜名之族早誅秀康胤義等可全三代將軍遺跡但欲詣院中者只今可言上群參之士悉應命且淚下而言咽荅辭殆无唯云當輕命酬恩時村泰時覺阿覺地等評議憶見區分然竟定關塞足柄筥根道可相待之討矣覺阿曰群議尤宜然東士未一揆而守關涉日則還可為敗北之因歟唯任運於天

早可發軍兵於京都也義時以兩議告禪尼禪尼曰不上洛則難敗官軍歟須徵安保刑部丞實光以下武藏國士速發于洛卽傳令於遠駿豆甲相武房總之上下野之二州常信與羽等國遂發兵大戰于宇治勢多京軍敗績禪尼以叛逆没收地隨勇敢勲功之淺深而賞之義時雖執行之於自己卓錐地亦不敢領焉世以為美談元仁元年義時卒禪尼以泰時時房兩人為之傳執行武家事泰時配分義時遺跡莊園於男女子息請禪尼授之時關東流言義村政村及光宗欲圖泰時禪尼夜半隨侍駿河局一人而潛到義村宅義村殊敬屈禪尼曰義時已卒泰時執權之後關内不靜且聞政村并光宗等屢集義村家密議是何故哉不知汝從欲誅泰時而獨步于世歟夫靖承久之逆亂再開關東治運非泰時之功乎昔義時勤于戈鎮煙塵其勲無比泰時襲繼為關東棟梁無泰時者諸人爭久運安堵哉汝與政村如情交親子誰不訝疑之乎汝須諭之義村陳不知焉禪尼猶不點頭曰可决莫欲扶持政村欲亂世否義村誓曰政村全無逆心光宗等若有異志則制戒之禪尼卽還矣後追義時繼室尼於豆州北條（繼室元欲以其所生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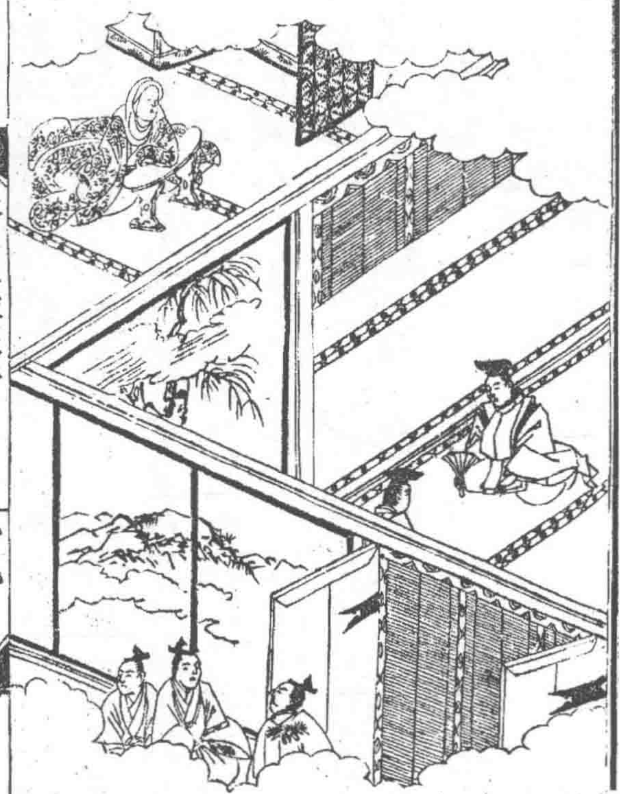
政村為執權且立其壻宰相中將藤原實雅為將軍事覺故如此）流光宗於信州（伊賀式部丞光宗者繼室兄弟也）嘉祿二年七月十三日禪尼逝去法名如實時年六十九。

評曰平政子何人也曰武人執天下之權以來智勇福三者全而女將第一之人也。

頌曰。

北條巨族　福自佳壻　垂簾圖治　執軸馭世
稍鎮騷紛　幾出奇計　根斯女將　九代固蔕

平政子



慶壽院

慶壽院者。近衛關白藤尚道公女。源義晴公夫人。大樹義輝母也。永祿八年夏五月十九日。三好左京大夫義繼。松永右衛門佐久通等叛逆。攻柳營急擊之。警衛者防戰皆死。於是義輝使放火于營中。自取薙刀出戰數回。遂薨。時年三十。而後嬙媛侍兒援母堂慶壽院之手。諫逃去。母堂曰。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舉家鬪死。豈獨生而受辱乎。忽飛入炎中而死。南北人聞者。皆為流涕。

頌曰。

伯姬守禮。慶壽知義。共逮火死。永以道事。
千古同德。兩朝一意。誰又爭烈。須賜令謚。

慶壽院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三目錄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三

田道孺人

孺人 孺之言屬也禮曰大夫之妻曰孺人

田道孺人者未詳其姓氏仁德帝五十五年蝦夷叛之遣竹葉瀨之弟田道令擊則爲蝦夷所敗以死于伊寺水門時有從者取得田道之手纒與其妻乃抱手纒而縊死時人聞之流涕矣是後蝦夷亦襲之略人民因以掘田道墓則有大蛇發瞋目自墓出以咋蝦夷悉被蛇毒而多死亡唯一二人得免耳故時人云田道雖既亡遂報讎何死人之無知耶

頌曰

惟斯伉儷　僉言好仇　武夫鬪驁　勇氣不鞱
負嬬縊死　義膽無羞　魂精化蛇　出墓復讐

田道孺人

佐用姬

佐用姬者大伴佐提比古之妻也佐提比古特被朝命奉使蕃國艤棹言歸稍赴蒼波妾也松浦嗟此別易歎彼會難卽登高山之嶺遙望離去之船悵然斷肝黙然銷魂遂脫領巾麾之傍者莫不流涕因號此山曰領巾麾之嶺也欽明帝二十三年秋八月帝遣大將軍大伴連狹手彦領兵數萬伐于高麗狹手彦乃用百濟計打破高麗其王踰墻而逃狹手彦遂乘勝以入宮盡得珍寶貺賂七織帳鐵屋（舊本云鐵屋在高麗西高樓上織帳張於高麗王內寢）以七織帳奉獻於帝以甲二領金錺

刀二口。銅鏤鍾三口。五色幡二竿。美女媛也。媛名。并其
從女吾田子。送於蘇我稻目宿禰大臣。於是大臣遂
納二女。以爲妻。居輕曲殿。佐用媛麾領巾蓋其時乎。
肥前國司山上憶良乃作歌曰。得保都必等麻通良
佐用比米。都麻胡非爾比例布利之用利於返流夜
麻能奈。後人追和曰。夜麻能奈等伊賓都夏等可毋
佐用比賣何許能野麻能閉仁必例遠布利家無。最
後人追和曰。余呂豆余爾可多利都夏等之許能多
氣仁比例布利家良之麻通羅佐用嬪面。

頌曰。

領麾爲嶺。不高有名。眺之望夫。惟貞惟誠
草蟲妻命。佐用媛情。松浦召角。一般風聲

佐用媛



形名孺人

上毛野君形名孺人者。未詳其姓氏。舒明帝九年。春
二月。大星從東流西。便有音似雷。時人曰。流星之音。
亦曰。地雷。於是僧旻僧曰。非流星。是天狗也。其吠聲
似雷耳。三月日蝕之。是歲蝦夷叛以不朝。卽拜大仁
上毛野君形名。爲將軍令討。還爲蝦夷見敗而走入
壘。遂爲賊所圍。軍衆悉漏。城空之。將軍迷不知所以。
時日暮。踰垣欲逃。爰方名君妻歎曰。慷哉爲蝦夷將
見殺。謂夫曰。汝祖等渡蒼海跨萬里。平水表政。以威
武傳於後葉。今汝頓屈先祖之名。必爲後世見嗤。乃

酘酒强之飲夫而親佩夫之劍張十弓令女人數十俾鳴弦既而夫更起之取伏仗而進之蝦夷以爲軍衆猶多而稍引退之於是散卒更聚亦振旅焉擊蝦夷大敗以悉虜

頌曰

形名心怯　如嬰兒然　内子佩劍　侍女鳴弦
折箠笞胡　遂保外邊　今古豪婦　誰敢爭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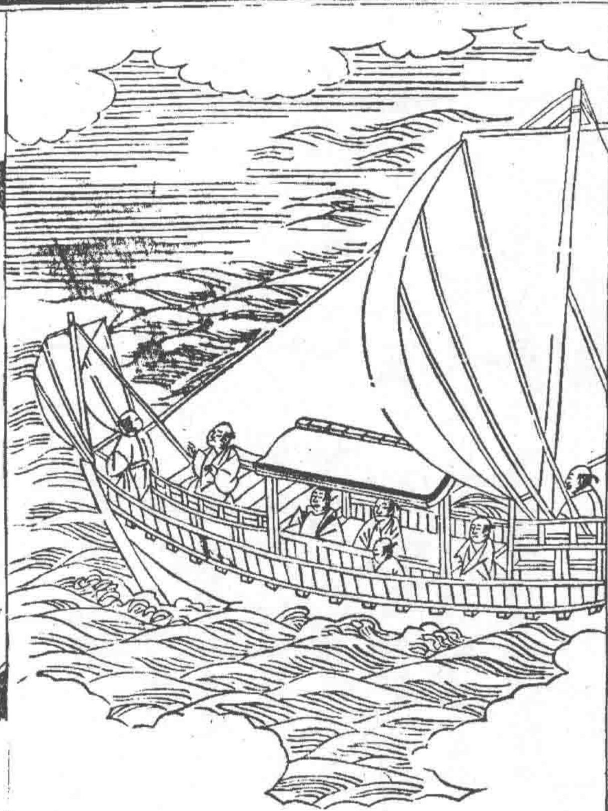


廣成母

平郡朝臣廣成母者未詳其姓氏天平五年癸酉廣成爲遣唐大使舶發難波入海之時親母贈子廣成歌一首并短歌曰秋芽子乎妻問鹿許曾一子二子持有跡五十戸鹿兒自物吾獨子之草枕客二師往者竹珠乎密貫垂齊戸爾木綿取四手而忌日管吾思吾子眞好去有欲得反歌曰客人之宿將爲野爾霜降者吾子羽裹天乃鶴群

頌曰

此是天性　慈愛之情　根于固有　出于至誠
陟岵孝子　廣成多情　去地千里　同意一程



頼風孺人

小野頼風孺人者京師人也頼風在八幡孺人在京都往來年尚矣一日頼風乞歸休往于八幡時告孺人而期約於某月某日孺人諾之漸經過期日而未來見孺人不勝戀慕往而到八幡頼風家家僕曰頃來頼風在嬖妾某之家於是孺人大恨夫薄情之八幡河上脱蘇蘗色衣掛之於岸上投身而死暫而頼風歸于家家僕曰嚮京師細君來訪于茲恨不逢而去頼風膽落急歩追之到河上有衣服怪見之則我妻之衣也頼風大悔大悲擧其尸於水底厚葬之日夜視其所掛之衣流涕長潸然後頼風在官日又追慕之念猶未止馳使於八幡而曰寄其衣覆命曰其衣不意墮地衣腐爲土得暑濕之氣生黄花頼風意不信之然後又到八幡而視之黄花數莖甚奇也頼風徘徊花邊而泣花有恨色而不風靡外立去則又如前世謂焉男山女郎花久祢留

評曰靈鬼志曰何文漢人也有一女子容貌甚美矣卒葬之明日見其塚盡成菊花名菊花女亦名女郎花又有美人草昔項王亡滅虞姫自刎其墓上草人呼爲美人草曾子固所謂青血化爲原上草是也皆是女子死而化草和漢亦然也男山女郎花可并按矣

頌曰

小野頼風　夫婦反目　妾赴河死　郎上岸哭
黄衣腐了　生花馥郁　節彼男山　無頼難睦

顗風孺人



石見才女

石見才女者石州海畔漁父之女也石州牧君自洛至州海邊少女等集海濱而唱歌聲妙吟濃下官白牧君牧君召少女等少女等驚懼不應命倍僕奔走疾呼捕數人而來之時賜酒肴令唱歌其餘少女群居處處中有一人少女年可二八雖衣敝壞服美而豔於是此少女招綰髮童口傳和歌一首使告侍牧君少女歌曰諸土毋爾求食物遠濱千鳥如何尒雲开爾立昇蘭牧君聞之大感賜紫衣一領少女固辭不受詠倭歌曰紫農雲農綱毋何爲可津枳能夔須

石見才女



留海人農子奈禮波牧君陽氣滿志求媒媼使言之曰我未有室家強娶之欲之洛媒媼告之父母及少女少女恐離邦去里則戲其父母温養於是牧君與少女之父母共召而之京師爲既醮之婦而有螽斯之慶

頌曰

海畔處女　配于貴人　假飾不改　才德無泯
螽斯揖揖　麟趾振振　嗚呼奇哉　惟誰後身

紀氏女

紀氏女者左兵衛佐紀有常女在五羽林即業平之四也羽林年久而情弛志馳通河州之一美婦然紀氏女更無忌嫉益貞靜敬夫君之禮不衰於先日嫉妬之色不形乎動靜羽林飜疑紀氏之貳其操潛居于園中竊見閨内時月白風清紀氏對孤燈彈琴歌到中夜猶未寐詠倭歌曰風吹波奥津白浪龍田山夜半爾屋君可獨行羅咩羽林聞之而哀念良生尚窺之則女子悲酸而臥噐盛水於銅噐置膺上而冷之怪而見之則暫而亦換水其水忽涌而爲熱湯其

焦思如此也羽林大哀改過而末行夫婦禮鄉郡稱之

頌曰

新郎志馳　閨門最悲　縛苦乾肝　膠脣焦思
婦禮不怠　婦徳無虧　紀氏一女　百世女師

紀氏女



紫式部　附大弐三位

紫式部者越前守爲時女母常陸介藤原爲信女一條帝乳母左衛門佐宣孝孺人上東門院之侍女而閨閣之才人也嘗撰源氏物語物語之中記紫上事筆力絶妙也或曰以藤花紫縁之故賜名號紫以假爲眞之寓言筆端鼓舞之妙我國字粃撰之最好者也兼通佛理世傳帝雪後望山式部侍玉扆帝謂曰香爐峯雪如何式部徐起而前捲御簾帝有愉色此嘉記香爐峯雪撥簾看之句而忽悟其意也有女曰大弐三位辨局後一條帝之乳母也又善倭歌且撰狹衣

紫式部



頌曰。

式部三位。親親子子。力在狹衣。才顯源氏。
世人穿硯。天下貴紙。千歲名在。豈謂其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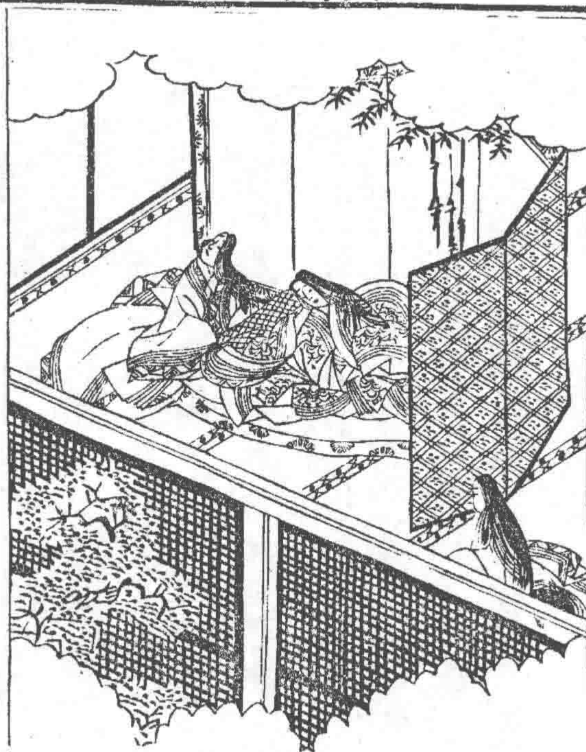
和泉式部 附小式部内侍

和泉式部者。越前守吉雅致女。和泉守橘道貞孺人也。故號和泉式部。上東門院之侍女也。稱爲倭歌之善鳴。後嫁藤原保昌。保昌者。武智麻呂之後也。以武略名于世。又秀於歌林。與源頼信平惟衡致頼齊其武名。世傳保昌與源頼光入大江山斬妖鬼云。有女號小式部内侍。内侍寢疾病。自覺是漏之不保。見母詠曰。如何爾世咩行咅枳方毛遠母保閉寸親爾佐枳多津道遠不知波。於是鬼神有聲聞天。且感嘆古曰。感鬼神莫宜於倭歌。其謂之乎。遂平復反常。而後經數歲。而先母而死。抑其命何也。

頌曰。

和泉式部。母子皆奇。歌妙九州。名鳴四維。
再醮汚行。子死獨悲。命乎天乎。奈其德虧。

和泉式部



赤染衛門

赤染衛門者大隅守赤染時用女大江匡衡孺人也子國子監舉周病臥蓐體久不平母痛徹蒼天詣住吉神祠而禱爾代舉周之命獻幣帛詠倭歌曰加波羅咩登伊農流命波遠志加羅天佐手母和加禮無古士曾加奈志幾其夜夢神現納幣帛於宮中舉周舊痾忽有瘳

評曰。周公金縢一篇。衛門倭歌一首。母子昆弟。雖跡異。以身代死天感疾瘳一也。

頌曰。

赤染衛門。　大江母氏。　禱爾鬼神　以身代子

天性之親　親子之理。　與庾黔婁。　殆應相似

赤染衛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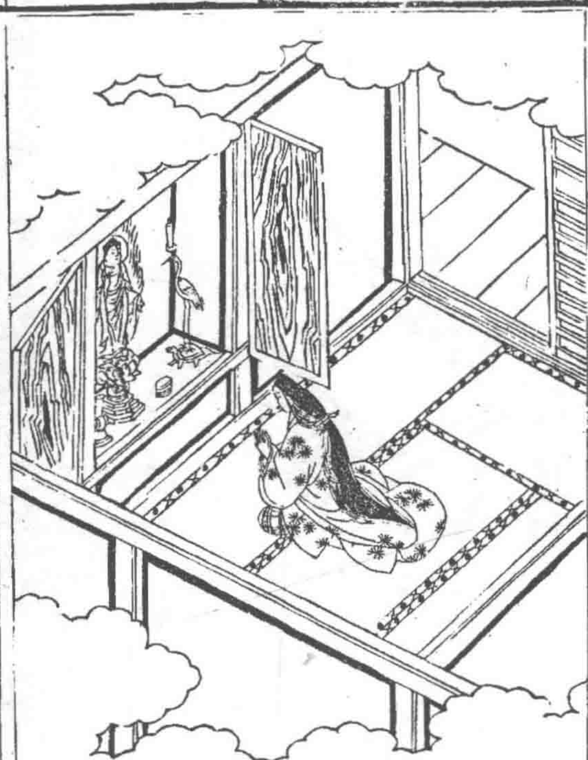


敦遠孺人

野州刺史高敦遠孺人藤氏者讃州大守行家之女也性柔和有婦德歳單二十歸佛乘讀法華造彌陀像乃立誓曰願先知死期一夕夢沙門與一串青珠曰是汝命數也藤氏夢中算珠有四十五顆天永二年年四十六謂人曰我已盡串珠豈過今歳哉我聞太后歎子造丈六佛像得生安養妾甚慕之即作丈六無量壽像七月一日沐浴淨衣對像而逝奇雲覆天異香滿地雖行人深其薫云

頌曰

高敦遠配　命以漚菅　先知死期　獨悲塵寰
信佛之心　固如石頑　一串青珠　去復不還


敦遠孺人

永縁母

永縁母者遠州刺吏江公資女吏部郎中永相孺人也縁九歳喪父母携赴南京憩柞森于時興福慈善受維摩講師詔赴賀於洛都儀衛甚盛母語兒曰汝父已亡我寡不能字故將汝隷業于南寺安得如此僧都汝其勗乎然我已老又不能見矣言已撫髮潸然已而師事一乘院頼眞性甚聰穎習學日新應德元年稟維摩講詔時年三十七母殁而久矣遂赴賀於柞森忽念母昔訓感泣不進僕促行縁曰汝等不知昔我九齡伴母氏息此地先妣誨勵能成我也林

木如舊背人非我豈可堪乎宜乎遲遲吾行也僕隸皆反袂後句當七大寺道福益服乘輦入官天眷優渥天治二年五月五日亡歲七十八

元亨釋書曰下苗於沃壤西杈可待矣若扶桃摘尚奚望哉緣公者緇由之沃壤乎然其母邁于孟母也矣何也繞一遷而已耳

評曰凡浮圖氏之言未必無過舉也豈末緣及其母得與亞聖之才垂母之賢抗衡哉况一遷三遷之言是猶下乘三千丸之藉令取一轉之蛤蜣愚夫稚子猶手笑之使末緣有靈其羞之耳

頌曰

母氏責子　子忽首髡　受講師詔　時入禁垣
緇由下苗　澤不及孫　儻三徙舍　當與父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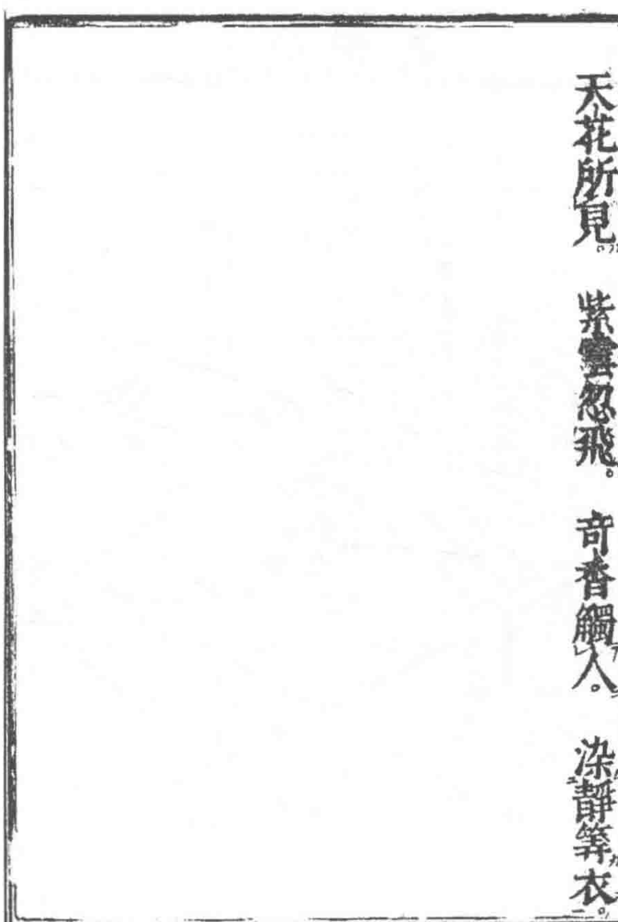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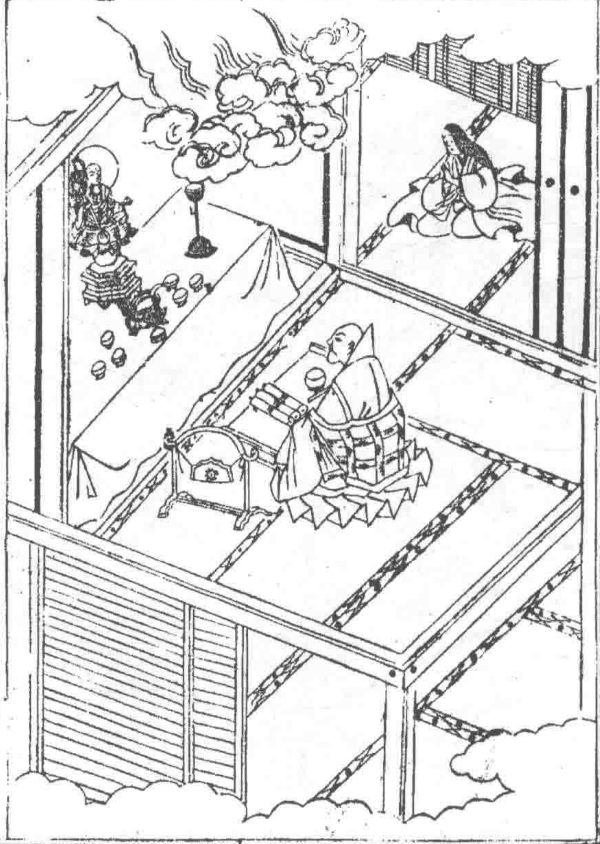
經實孺人

特進藤經實孺人者儀同贈大師藤實季女也未加笄迦阜慕真乘年二十餘忽嬰重病母氏告曰爲除病延命造七佛藥師像藤氏曰吾病不起願改七藥師像作六地藏像母氏泣而隨之卽屈睿山靜算鳴磬啓白時紫雲垂窓奇香盈室合掌向西念佛而殂算師袈裟薰氣不滅算以其衣藏篋笥爲臨終服尋常不披云

頌曰

惟經實妻　貞操無譏　本奈多病　祈鬼全歸
天花所見　紫雲忽飛　奇香觸人　染靜算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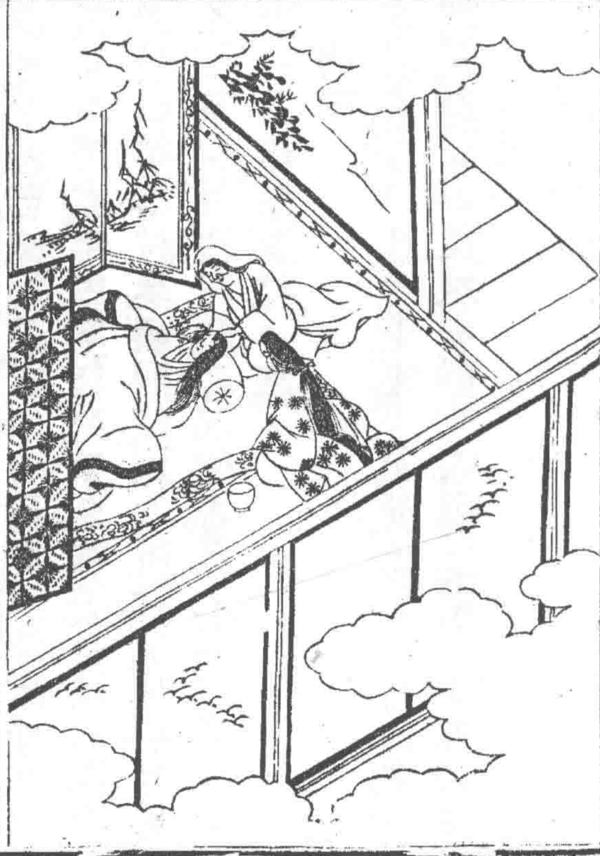


清水姬

清水姬者清水冠者義隆之孺人頼朝卿女也義隆有事之後悲歎哀慕病惱危篤追日憔悴不堪斷金之志殆沈石之思且貞女之操行衆人所稱談也

頌曰

身生富家　後爲孀婦　貞烈企石　節操豈輸
一與之齊　終身不改　如若人誰　義隆配偶



藤氏才女　中野禪尼院小宰相阿佛爲家女爲教女

藤氏才女多矣中野禪尼者皇大后宮大夫俊成女也秀歌林土御門院小宰相者從二位家隆女也安嘉門院四條祝髮號阿佛大納言爲家孺人黄門爲相母也有女又善和歌爲教女又和歌仙女也皆卓絶之才閨閣之秀世幾希如此之才女多于一家世載于勅撰集矣阿佛有事到鎌倉其紀行和歌若干至今行世爲氏爲相異母弟也自是倭歌者流分爲二流爲氏謂之二條家爲相謂之冷泉家和歌之學所自出也

評曰。吁爲氏爲相。兄弟鬩墻。以速母獄。其罪不少。然世人至于今所以稱之者何也。蓋稱其所長倭歌而已。豈以一事可盖其人乎。

頌曰

和歌浦浪。有所自來。冷泉源流。二條灝漑。
秘傳四海。聲覃九垓。藤氏男女。通家生才。

藤氏才女



西阿孺人

毛利藏人大夫入道西阿孺人者。三浦駿河守平義村女也。寶治元年五月。秋田城介義景告三浦若狹前司泰村及弟光村等慕頼經潛挾異志。時頼未知之。而爲避服忌行宿泰村館。頗有疑慮。俄歸去。泰村大驚謝之。時頼且和。然義景等乘此便。率兵攻之。泰村防之。時頼不得已遣兵擊之。六月四日。至夜半。西阿孺人具從女一人。忽然而到于兄若狹前司泰村西御門宿所。曰。頃來騷動。妾無何意念。然今聞可伐足下之謀。自今以後。画奇計可求乘勝。然良人西阿思與足下同志歟。縱雖有二心。妾加諷諫而可令壹心。翌日西阿衣甲冑。率從卒。欲參柳營。時孺人取西阿鎧袖曰。捐泰村參頼嗣。非武士所致。甚背年來金諾。盍恥後聞哉。西阿聞之。忽變志而入泰村之陣。時頼進兵而遂滅泰村一族。

頌曰

泰村反也。西阿擧旛。氣蓋三軍。孺人舌存。
諫夫以義。從婦片言。志不可奪。今古格論。



松下禪尼

松下禪尼者秋田城介景盛女北條時氏孺人時頼母也。一日禪尼招子時頼。時禪尼手自補明障子之敗壞。禪尼兄義景曰。我有善工。命之。禪尼曰。其士豈賢我乎。不肯。聞斷紙而貼之。猶未止。義景曰。悉改貿。則色不斑。而又不勞乎。禪尼曰。他日皆新之。今日惟如此而止耳。凡物小破之時。且加修理可用也。是使少年視學之爲。令熟工夫也。

評曰。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長孫道生一熊皮障泥數十年。宋王之士障葛燈籠。來公補覆青幰蓋。貴而能儉。松下禪尼富貴家之一老嫗也。非若淵明貧而十年著一冠也。吁關東[illegible]之基。始於此。其奢[illegible]

後世謂之田舍翁。又過而已。

頌曰

富家之嫗　手親縫故　教子以儉　愛衆無侈

夏后之宰　殷人之輅　示後猶奢　淫虐無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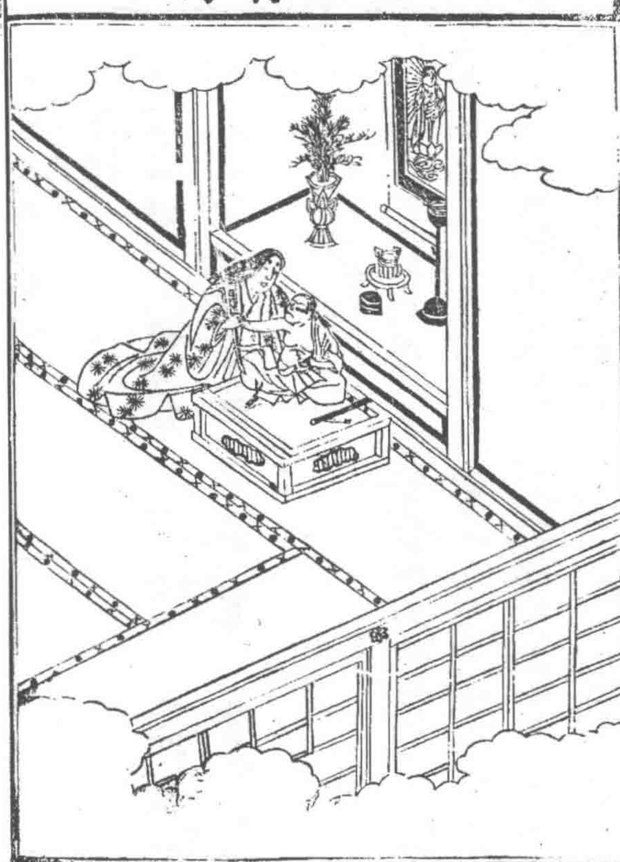
楠正行母

楠正行母者判官正成孺人也正成鬪死于攝州湊河送其首於京都時尊氏卿覩之曰我與正成多年雖機毒矢以相待有積素累舊之顧而如同生思夫故卿妻子憂悲之情焦胸慘怛之念乾肝矣即使傳送首於楠之鄉里於是正成之孺人及子正行覩其首啼泣慟哭正行時年十三悲父之首變痛母之歎切百酸攪腸百哀攻中覆面吞聲而往于持佛堂母怪而竊窺之正行戴正成發兵庫之日所授之刀號菊水袒左袖已欲自殺母恐懼疾歩制正行之肘流涙

敎誨曰我聞栴檀芳於二葉驥子志于千里汝雖幼稚實爲正成之子何爲迷如此之理乎蓋秀而不實者有矣夫汝之謂也須復坐我語汝初故判官赴兵庫日歸自汝於櫻井驛是全非爲祭諱辰亦非爲勤自害也汝有孝子忠臣之情則下賢人邁賓客撫士尋死復父之讐討君之仇可使汝君即於帝位也先人之治命如此汝已以此囑言語我日月未幾何以忘失遺言乎一諫一忿而奪正行之刀正行噭然而哭倒伏禮盤下自是已後父之遺命母之敎訓刻心銘肝其髫年之嬉戲射騎擊刺抑壯夫之爲及弱冠學孫具帝正將帥之良質遂揚名策勳真是天稟之勇士也

頌曰

嚴父惟作　賢母惟教　逢君竭忠　喪親猶孝
勇名義氣　智謀奇巧　自楠死後　又無相敵



平貞俊孺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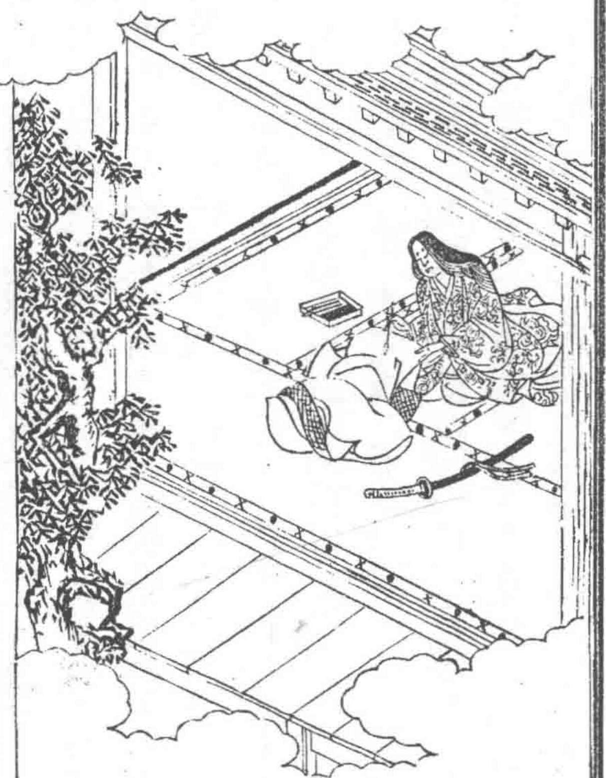
佐介左京亮平貞俊孺人者未詳其姓氏正慶二年平族敗亡貞俊依千種羽林忠顯降京都俟罪阿州爵土後賜死刑之日招一僧欲送累世所傳之刀及一封書於鄕里僧諾之貞俊遂被梟首於是僧取死時之衣往鎌倉問孺人幽居而述其事孺人大悲歎忽執筆記倭歌一於首其衣袂乃裳其衣授所送之刀自刺胸而死貞俊歌曰皆人乃世爾有時婆負奈羅氏憂仁婆不漏我身也家利孺人歌曰誰見登信遠入農止家哿堪天可在命奈羅奴爾

頌曰

吁貞俊妻　涕涙盛河　軀命輕哉　如一領羅

義節利矣　似六尺戈　治亂興亡　如天命何

平貞俊孺人



瓜生老母

瓜生老母者未詳其姓氏其子判官保兵庫助重彈正左衛門照皆有勇名新田義貞赴越前之日瓜生昆弟合力於義貞輔翼于義治保杣山城時義治與里見伊賀守及瓜生一族爲金崎援兵出戰于敦賀津里見瓜生悉敗死殘黨走入杣山戰死者五十三人蒙創者五百餘人父離子弟別兄比屋哭聲滿耳鎖肝雖然瓜生之老母尼獨敢不慟哭詣大將義治營曰此舉征討於敦賀之軍士等以計謀未練之故令討里見伊州畢想像大將之心情老尼之心不平若

氏生老母



廷尉兄弟無恙而歸來則老尼尚以可悲也幸廷尉伯父甥三人。從主里見之死弟三人。處大將之後事而存命此又歎中之悅也。從來爲君與此大事則假令百千眷屬闘死不所可悲歎莞爾親爲勸酬慰軍士之勞於是失機之士卒。歎別之妻孥皆忘失百愁而生勇氣

頌曰

嗚呼賢哉　氏生老尼　犒勞軍士　敎誨男兒
同於滋味　共于安危　萬世可稱　勇材母儀

山名氏清孺人 附難波局侍女三人

山名陸奧守氏清孺人者未詳其姓氏明德二年冬十一月。山名播磨守滿幸依奪太上皇之領之罪被罷出雲守護職。出逐丹波滿幸竊赴和泉勸氏清謀叛氏清從之冬。十二月晦氏清先鋒山名上總介義數小林修理亮進到大宮。大内義弘力戰擊殺上總介修理亮滿幸競來於内野口。細川常久 諱頼之 畠山基國擊破之。滿幸敗走氏清亂入京師與大内義弘赤松義利山名時凞等。大戰氏清乘勝於是將軍義滿進旗使一色詮範斯波義重爲先鋒。氏清遂敗。詮範與其子滿範斬氏清得其首。時年四十八。其黨或戰死或剃髮。氏清子宮田左馬介弟七郎逃走丹波欲保畑城事不濟。匿攝州有馬温泉兄弟祝髮潜出尼崎乘商船到紀州。謁伯父修理大夫義理義理誡不顧父之難逃去于茲而不面之兄弟又之熊野時氏清孺人。蟄居于泉州界浦思戰之安危而食不能捉匕。病臥蓐正月元日氏清之僕來告曰昨日與州戰敗貴族悉闘死。孺人大駭雖然僕之言。猶難信。暫而初自泉州從大守之鹵簿之僧及宮田左馬助之使二人。馳來告氏清之死於是孺人始信噭然而哭

曰問左馬助弟七郎死生如何使者曰連枝無恙赴
丹波孺人拭涙歎曰吁兄弟齢已超弱冠偶出戰場
不顧父之死無勇亦無孝受嘲哢於天下之口頭最
可悲矣時傳母侍女等僉曰此地近于敵陣且可匿
遠境使乘肩輿出境溝欲之土丸肩輿漸到日根野
家僕暫憩時肩輿中鳴動人怪欽簾視之則以刀刺
咽蒙衣而臥血流而滿輿傳母侍女驚惶且居輿於
道傍息松樹下灌水傳藥命未終辛苦到土丸城經
數日出又匿根來時左馬助弟七郎流聞母堂在根
來使難波局白母堂曰此行也所偶于大敵不從父

之死無顏於世不幸而偶到于茲願開寛恕之懷少
垂慈愛之情請覲謁溫清難波局以告母堂聞之忿
怒色勃皆溢曰無勇非士無孝非子實自結恨於黄
壚而遂蒙衣亦不言兄弟内負外慝而亡跡於是母
堂遂死時明徳三年正月十三日也難波局及侍女
三人不勝哀慟之至投身於旁野川而死母堂至死
握一物於掌内而不放後人見之則去年冬十二月
七日氏清自八幡營所贈孺人之文也其辭洞恩乾
慮亦詠倭歌一首曰取不得波瀬土思朗捽弓引氏
不歸道芝農露孺人亦於其文來紙餘地有酬答歌

山名氏清孺人



一首曰沈土母同越舟待暫苦海農夢農浮橋是孺
人之筆蹟尚新矣二首之吟詠至今在人口

頌曰

母氏聖善　屢教兄弟　不辨菽麥　況又國計
何無復讐　卒如犬彘　得嘲當時　遺臭千歳

武田勝頼孺人

武田勝頼孺人者。勝頼初娶織田信長姪女。生子信勝。而發死。故再娶北條氏政妹也。北條氏康女。氏政妹也。勝頼氣衰勢竭。從者皆離散。匿于田野。織田信忠使軍士圍之。勝頼告其孺人曰。急可赴婿媾家相州小田原。孺人曰。唯今内負外恧。恨此狀可入何面目赴小田原哉。君須死于父母之邦。妾即從死。而自殺。於是勝頼大慟。父子共自刎。孺人同死。瀧川一益獲其首級。

頌曰

勝頼妻室　惟全婦德　諫諍良人　卒死社稷

千歳甲州　一時概國　國滅君死　古今常則

武田勝頼孺人



柴田勝家孺人

柴田修理亮勝家孺人者。世號小谷御方。織田彈正忠信秀女也。天正十一年夏四月。博陸秀吉遣兵於越前國勝家城北莊。勝家先鋒佐久間盛政。柴田權六之勝家養子。爲秀吉兵所敗。城中聞之。而失勢力。成涸鯉轍鮒之思。勝家聚族從而大宴。指酒盃曰。我爲彼藤吉猿面郎取敗亡。烈怒有餘。深怨酷多。吾明日欲爲黃泉之客。故今飲酒以終人間之事。既而獻酬交錯。事畢入簾中。對孺人曰。内子是信長之妹也。敵何敢可戮。早逃出城中。可期後榮。此我之所欲也。孺人流涙曰。

去秋自出岐阜。執箕箒於君家。今日共死。妾之大幸也。今何避難受辱乎。頻請死。時子規報三五聲。孺人詠倭歌曰。佐羅奴多爾宇知奴留保土毛奈津農夜乃夢路遠佐曾布郭公哉。勝家反歌曰。奈津乃夜乃夢路波加奈幾跡農名遠雲井爾阿家與山郭公。中村文荷齋侍其席。吟詠曰。思布登知宇知津禮津津母行道農志留閉屋死出農山時鳥。於是命文荷齋出幼女三人於城外。各使存軀命。而後放火於第一城。勝家夫婦及男女三十餘人。皆自殺。

誶曰。彼有鈇鑕之而降敵。懷辱而生。不若早死。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其柴田之夫婦乎

頌曰

降敵懷恥　素非勇士　郎曰須去　妾卒不踰
柴田凶慝　身弑國屠　命耶天耶　嗚呼人乎

柴田勝家孺人



細川忠興孺人

細川越中守忠興孺人者。明智日向守光秀女也。慶長五年。石田禮部三成。託輔翼幼君。欲奪國柄。終反。濃州以西。五畿中國。西國九國。皆屬其指揮。三成欲補列侯達伯大夫士之婦人女子。悉質居大坂城。時細川忠興從源君軍。後東矣。忠興贈一首和歌於孺人曰。勿靡吾閒狹籬乃女郎花。男山餘壘風波吹登茂。或曰。此歌先是秀吉欲犯忠興妻。數招之時。忠興在其國。而贈之。於是曰。秀吉是乱世之英雄。太平之奸賊也。三成遣价於忠興之館曰。早質妻室於城中。可存忠興一族。

之安泰忠興家長河北石見小笠原勝齋稻冨伊賀等告之於忠興孺人孺人曰所夫忠興應源君之命在東關我其婦人也如何從秀頼乎不以盛衰改節不以存亡易心是武士之家法也偶生武士之家而豈辱家法乎三成乃以兵數百務其宅孺人不屈引匕首而自刺投硝火而死河北氏小笠原氏亦割腹赴火而死矣其阿母侍女投火而死如歸也唯有嫡子之婦及稻冨伊賀逃出稻冨氏得鳥銃術雖有妙手之譽求受指南之嘲而遂偸生此時因是三成不敢攻其餘將士之質矣。

評曰歳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擧世混濁清潔者乃見。豈其不然乎。忠興之妻。根株雖枯子葉且榮孫枝且繁。詩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頌曰

細川内室　當時節女　婦而有儀　克誦相鼠
視死如歸　侍女尚從　子無孫枝　世有譽處

細川忠興孺人



本朝列女傳　卷之四目録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四目錄

婦人傳 五十人 附錄三人

置目 附磐坂皇子乳母

波自米夕

蕪提賣

千世賣

直玉主賣

全敷女

福良女

道足女

吉成女

丈部子氏女

今虫賣

刀自賣

安良賣

萬女

益吉女

冨成女

真刀自咩

衣冨女

繼成女

總成女

廣刀自女

道虫女

氏成賣

宅子

廣繼夕

真貞子

福刀自

黒主賣

今子

泰刀自

秀刀自

玉刀自

能子

大冨賣

圓主賣

屎子

福佐賣

小掠賣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四

婦人（婦之言服也。服事於夫也。禮曰。士曰婦人。）

置目（附 磐坂皇子乳母。）

置目者近江國狹狹城山君祖倭俳宿根之妹也。顯宗帝元年。春二月。詔曰。先王（市邊押磐皇子。）遭離多難。殞命荒郊。朕在幼年。亡逃自匿。猥遇求迎。升纂大業。廣求御骨。莫能知者。詔畢與皇太子億計（帝同母兄也。）泣哭憤惋。不能自勝。是月。召聚耆宿。帝親歷問。有一老嫗進曰。置目知御骨埋處。請以奉示。於是帝與皇太子億計。將老嫗。幸于近州來田綿蚊屋野中。堀出而見。果如婦語。臨穴哀號。言深更慟。自古以來。莫如斯酷。仲子之尸。（皇子之帳内。佐伯部仲子。）交橫御骨。莫能別者。爰有磐坂皇子之乳母。奏曰。仲子者上齒墮落。以斯可別。於是雖由乳母相別髑髏。而竟難別四支諸骨。由是仍於蚊屋野中。造起雙陵。相似如一。葬儀無異。詔老嫗置目。居于宮傍近處。優崇賜邮。使無乏少。是月。詔曰。老嫗伶俜羸弱。不便行歩。宜張繩引絚。扶而出入。繩端懸鐸。謁者入則鳴之。朕知汝到。於是老嫗奉詔。鳴鐸而進。帝遥聞鐸聲。歌曰。阿佐賦皺羅（淺茅原也。欲讀未明之發語也。）鳴贈祢鳴須擬（過遲寢也。言夜半欲。未明之衰也）謨謀逗憂

甫百傳也。如今驛傳之鈴。奴底喩羅俱慕與。鐸動也。於岐每俱羅之慕。置目來也。凡御歌意者朝廷動鐸老嫗來之由也。惟倭俗宿根。因姝置目之功。仍賜本姓狹狹城山君氏。二年九月置目老困。乞還。曰氣力衰邁。老髦虚羸。要假扶繩。不能進步。願歸桑梓。以送厥終。帝聞惻痛。賜物千段。逆傷岐路。重感難期。乃賜歌曰。於岐每慕與。置目也。阿甫彌能於岐每近江置目也。阿須用利鐵。自明日也。弥野磨我俱利底。御山隱也。利與禮五十音通。彌曳殯智謨阿羅伜。不見在也。

頌曰

惟斯置目　忠勤朝廷　導君荒野　求骨林堈

合葬仲子　撫養頽齡　玉階金鐸　世傾耳聽

置目



波自米女

高橋連波自米女者。對馬嶋上縣郡人也。夫亡之後誓不改志。其父尋亦死。結廬於墓側。每日齋食。孝義之至。有感行路。表其門閭。復田租。終身時稱德帝神護景雲二年二月丙子　癸辰也。

頌曰

高橋連女　惟貞惟諒　亡夫喪父　獨廬冢上

孝義兩全　葬祭各壯　復其田租　炊煙長颺

波自米女



薭提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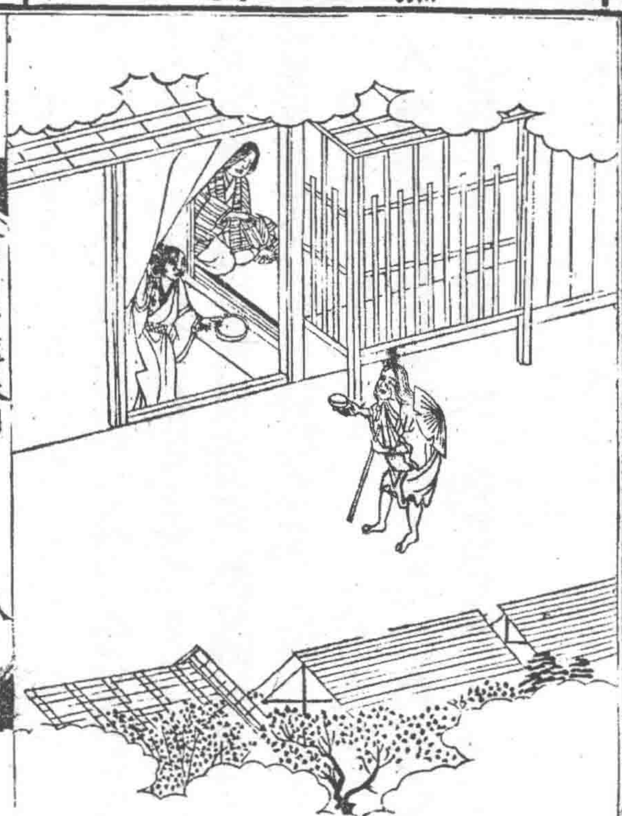
額田部薭提賣者石州美濃郡人也寡居年久節義著聞兼復積而能散所濟者衆神護景雲中復其田租終身

頌曰

石美濃郡　敎化浹洽　額田部女　寡居有法
復積能散　普周屢之　全不繼富　貽則來葉

本朝列女傳卷四　七

薭提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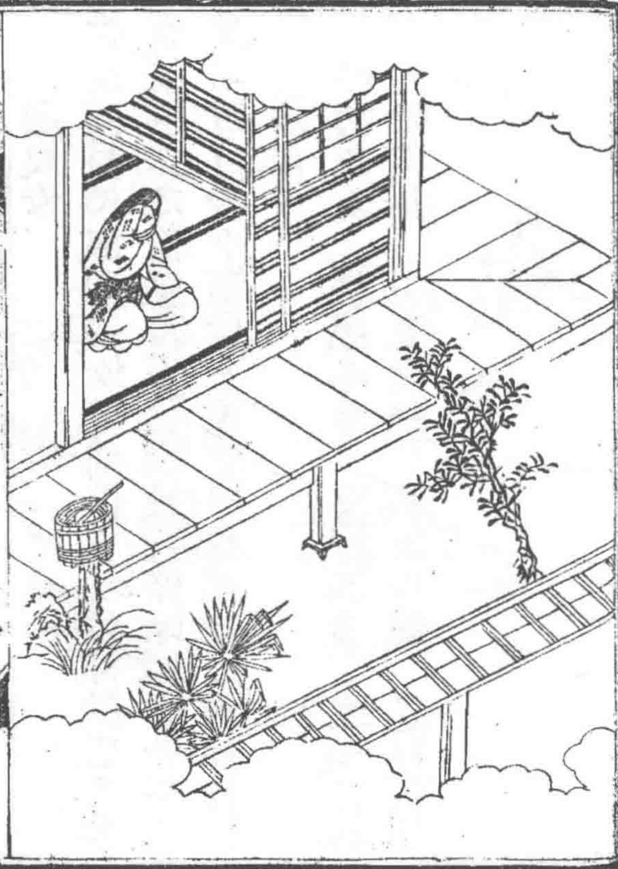
千世賣

他田舎人千世賣者信州伊那郡人也少有才色家世豐贍年二十有五喪夫守志寡居五十餘年神護景雲中裒其守節賜爵二級。裒疑襃乎。按本朝之古史。裒襃傳寫之失多矣。賞作裒。則此下級字下。可有千世賣預此科矣之七字乎。

頌曰

千世賣者　不厚遺體　五十餘年　孀居好禮
天賜榮爵　于茲豈弟　後世婦婦　慙顙流泚

本朝列女傳卷四　八



本朝列女傳卷四　九

直玉主賣

直玉主賣者。壹岐嶋壹岐郡人也。年十五夫亡。自誓遂不改嫁者三十餘年。供承夫墓。一如平生。光仁帝寶龜三年冬十二月。賜爵二級。并免田租。以終其身。

許曰。壹岐爲嶋。去王畿一千餘里。一女之操行。屢達天聽。褒德而叙位。吁盛哉。常特無遺賢曠官之病也。可知矣。

頌曰

直玉主女　無愧古賢　少而亡夫　操節彌堅
賜爵免租　取禾幾廛　嗚呼許哉　婦德誰先



本朝列女傳卷四　十

全敷女

物部文連全敷女者。土州香美郡人也。爲同郡物部鏡連家主之妻也。夫亡之後。哭不絶聲。哀感行路。平城帝大同五年春正月。全敷女授少初位上。免戸田租。以終身。標其門閭。以旌節行也。

許曰。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全敷女近之矣。

頌曰

昊天生物　因材方安　喆王御世　量能授位
物部氏女　全不素餐　閑談其情　舌本可[illegible]

全敷女



福良女

常陸國長幡部福良女者同郡吉祢侯部就忠之妻也就忠亡之後號泣不絶哀感行路嵯峨帝弘仁八年閏四月授少初位上免其田租終身以旌節行也

頌曰

長幡部女　就忠令妻　身在關東　名聞洛西
善哭其夫　未聞曉雞　不請丹墀　忽昇雲梯

福良女



道足女

吉祢侯道足女者下野國芳賀郡人也同郡少領下野公豊繼之妻也夫亡之後誓不再醮常居墓側坐不絶聲弘仁十四年春三月授少初位上免田租終其身標門閭以襃至行也

評曰顏淵死子哭之慟不自知其慟若過也況夫婦居室之間死別之後豈不哭乎哉爲之弛而隅爲之崩人其勿誣也

頌曰

吁下野公　豊繼昇霞　其婦係終　居墓咨嗟
詔錫下役　貞烈時嘉　如此義膽　作傳是維

道足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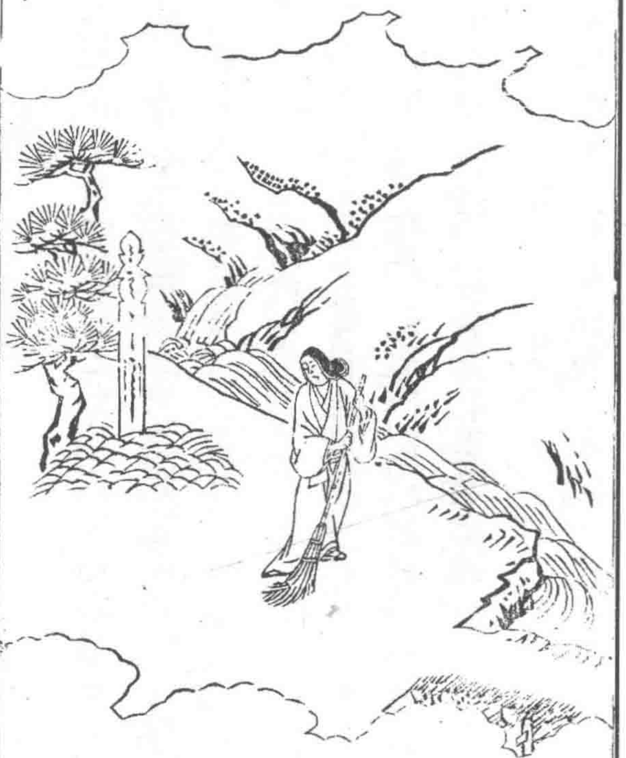
吉成女

下野國三村部吉成女者故主帳外大初位上勲八等輕部豊益妻也夫死之後常掃墳墓操志貞絜無心改嫁冀彼志行可謂節婦也淳和帝天長元年冬十二月叙位二級終身免其戸田租旌節行也

頌曰

輕部氏妻　寡居慹悩　疾風吹後　得知勁草
無志再醮　墳墓常掃　事死如生　自少至老

吉成女



丈部子氏女

丈部子氏之女者常州人也年十五適於同郷人勲七等新治真筆經十八箇年夫死之後常掃墳墓朝夕悲泣雖經多年無變其志天長二年春三月[illegible]子氏女叙位五級終身免其戸田租用旌貞節

頌曰

丈部氏女　十五執柯　良人捐館　涙如傾河
常糞鬣封　之死靡他　婦德保終　宜哉登科

文部子氏女



今虫賣

別公今虫賣者當世之節婦也天長二年夏六月叙位二級終身免戶田租以旌節行

頌曰

今虫賣者　其節不違　不二其操　爲世所希
義爲己任　名鳴王畿　賜爵免租　萬世光輝

今虫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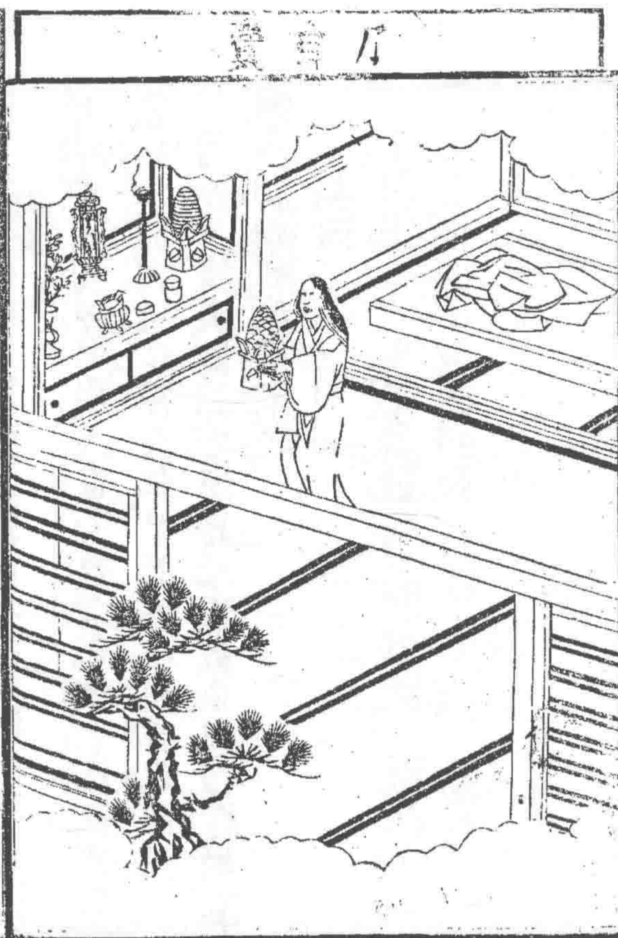
刀自賣

難波部首刀自賣者豊之前州人也自賣年十有八歲適下毛郡大領蘇野勝宮守之家既經二十箇年夫宮守死去刀自賣獨守空室十歲于玆矣遠近庶士求之不少而有誓同穴無心再醮愛亡夫之遺衣置獨守之牀上朝夕每見追擧不息然得其珍必奠亡靈隣里無不稱嘆仍表門閭以旌貞操也天長四年春正月免其戶課役田租終身勿事

頌曰

天長年中　有女高義　未纔丁役　正受天資

椸設遺衣、薦以時食。如斯是誰、豐州乃自



安良賣

難波部安良賣者、筑前人也。天長五年春三月、叙位一階、免戸田租。安良賣父母共没、常拜塚墓盡哀。年十有六、嫁宗像郡大領外正七位上宗形朝臣秋定。秋定死于今十五年。孝節可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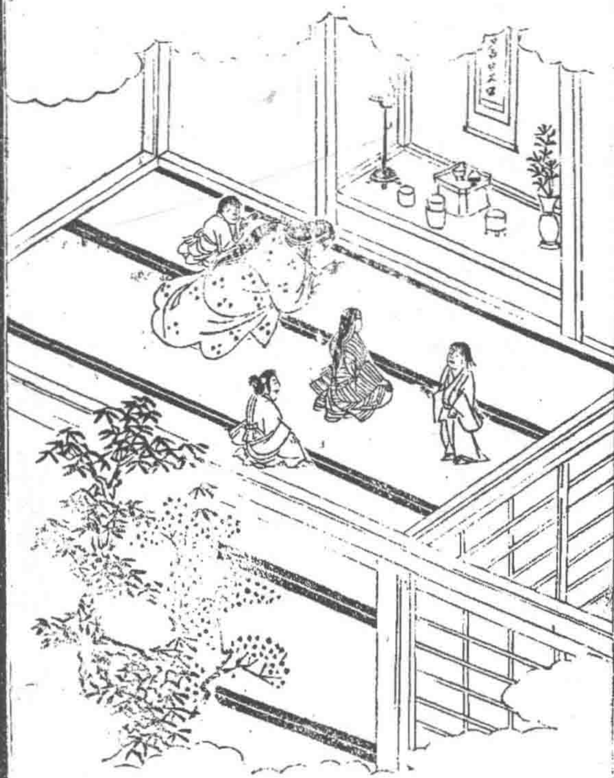
頌曰

難波部女　操行玉潔　親喪盡哀　夫没全節

生而安冢　死而同穴　惟孝惟義　心鴻惟鐵



萬女



萬女

上村主萬女者。甲州人也。天長六年冬十月。叙位二級。終身免戸田租。萬女年十五。嫁小長谷直淨足。生三男一女。去大同三年淨足死去。自尓以後。禮敬虛靈。猶神如在。村里稱之。

頌曰

上村主女　養節無饑　夫和婦景　殘生不[illegible]
[illegible]前　猶神如在　有子不凡　有家無[illegible]

益吉女



益吉女

風早直益吉女者。豫州人也。天長七年夏六月。叙位二階。終身免其戸田租。益吉女。夫死後。攀慕不止。落髮歸真。節操難奪。所以叙之位階。用旌貞潔也。

頌曰

風早直女　檳榔爲聘　不幸亡夫　斷髮落靚
與吳泰伯　同行異性　一德共權　不失其正

冨成女

伴直冨成女者甲斐國山梨郡人也年十五嫁郷人大枝直平麻呂生二一男一女一而仁明帝承和四年平麻呂死去也厥後守節不改年已四十有四而攀號不止恒事齊食敬於靈牀死如存日量彼操履堪爲節婦者也勅宜終身免其戸田租即標門閭以旌節行于時承和十一年夏六月甲斐國言之也

頌曰

伴冨成女　大江直偶　喪夫生哀　有子存後
婦德毋儀　無出其右　更免田租　孔方貫朽



冨成女

真刀自咩

刑部直真刀自咩者武州多磨郡猪江郷人也爲同郷刑部廣主之妻生四男三女經二十有一年夫廣主乃死矣真刀自咩居喪有禮事死如生墳側結廬晨昏悲泣推移歲月終始不渝見其操行可謂節婦者也勅宜特授位二階兼終身免同戸田租

頌曰

廣主就木　其妻爲孀　居喪有禮　廬墓多悲
賜爵二級　家以不卑　知脩天爵　人爵從之



真刀自咩

衣冨女



衣冨女

土師衣冨女者攝州人也。嘉祥二年春三月特授位二階終身免同戸田租蓋當時之節婦也。

頌曰

嗚呼孀寡　土師女子　人欲日除　天理時起
節行倶優　祿位惟祉　婦道希世　俗婦豈企

繼成女



繼成女

私部繼成女者雲州人也。文德帝仁壽元年夏五月出雲國司奏言女子繼成女節操尤著請加旌顯詔賜爵二級復終其身

頌曰

私部氏女　有松栢姿　仁壽元年　牧君奏之
賜爵貴家　免租爰居　當時進善　克變四夷

縂成女

秦部縂成女者下野國人秦部正月滿之婦人也仁壽四年春三月賜爵二級復其田租終其身旌表其門閭惟至謹篤正月滿亡後撫養遺孤不復再醮持節彌固常脩功德進資其夫兼願及一切衆生國內稱之

頌曰

惟縂成女　下野州人　嫁正月滿　爲南柯姻
操行如泉　混混無涙　聞漸上達　榮級是新

縂成女



廣刀自女

神迹部廣刀自女者賀州人也廣刀自女年十四適山城州人秦眞勝眞勝亡後廬於冢側于今三十餘年追慕其夫言及哀泣仁壽四年夏五月賜爵二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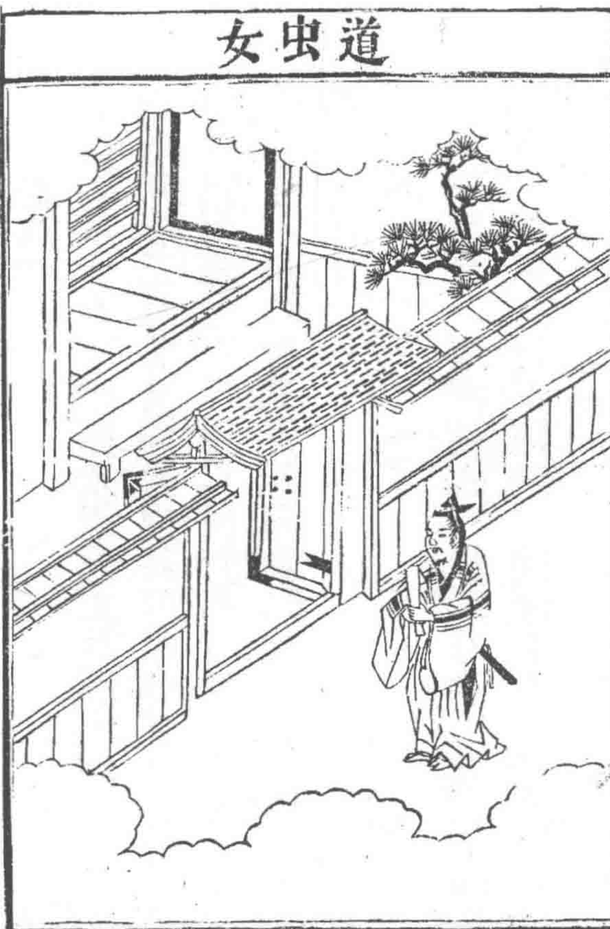
頌曰

廣刀自女　十四適人　少壯寡居　哀泣幾春
貞操出心　自國達宸　自是萬世　令名不泯

廣刀自女



道虫女



道虫女

伊賀朝臣道虫女者伊賀州名張郡之節婦也清和帝貞觀五年夏五月末免戸内田租終身勿事即表門閭以旌貞操焉

頌曰

伊賀朝臣　道虫之女　忽哭良人　再醮豈慮
一時全節　萬世有譽　劉復立妻　之子其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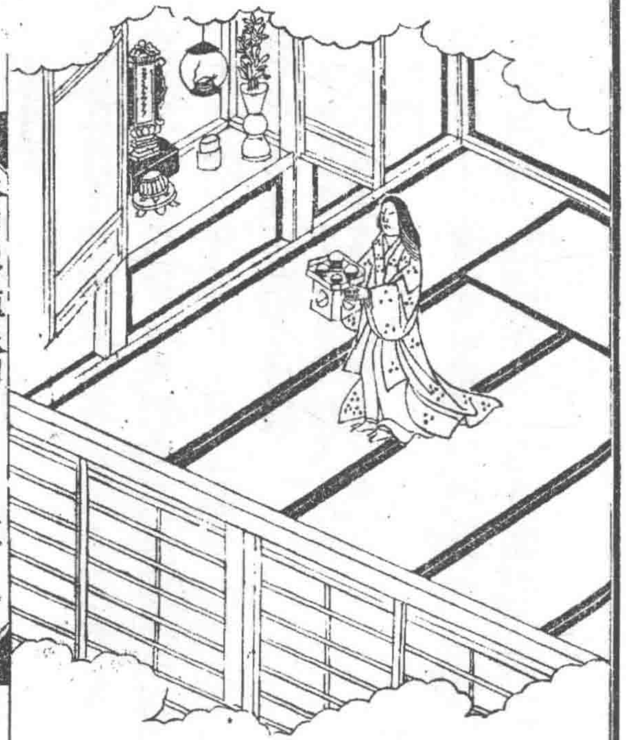
氏成賣

早部連氏成賣者攝州武庫郡人也年十六適右京人文室真人武庫麻呂歷二十有七年武庫麻呂死氏成賣居喪有禮事死如生日不再食遂不改醮貞觀六年春二月詔叙位二階免戸内田租終身勿事即表其門閭以旌貞操

評曰一女子之操行高達天朝遠傳萬世中庸曰君子之道造端於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其謂之乎

頌曰

早部連女　武庫九配　平生事死　其神如在
晩節克保　末路不背　家國所尊　香名宜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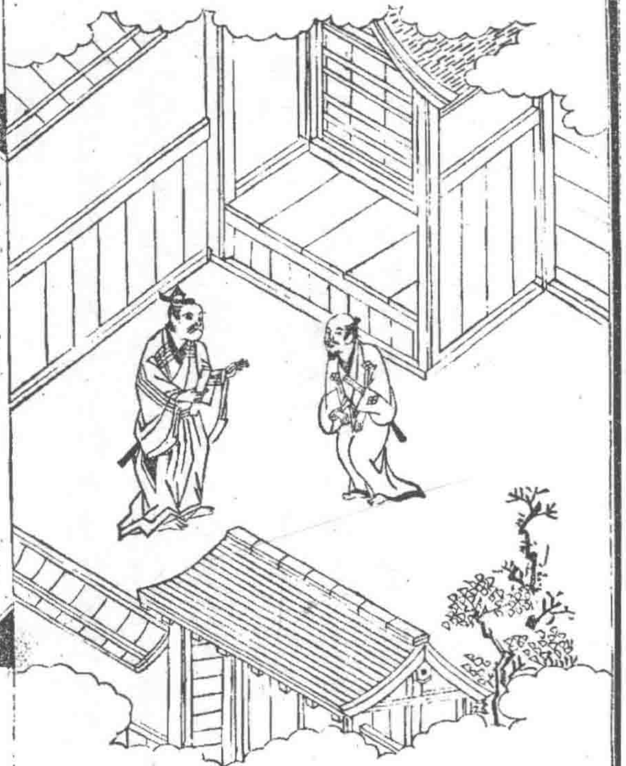


宅子

伴連宅子者紀州名草郡人也貞觀六年秋八月叙位二階免戸内田租表其門閭以旌貞節

頌曰

貞觀六年　有婦最賢　節義抜群　信順當先
賜爵復租　受祿于天　自天重之　宅子有焉



廣繼女

石作部廣繼女者近江州伊香郡人也年十五始以出嫁三十有七失其夫常守墳墓哭哭不繼聲專期同穴無心再嫁量其表意操可謂節婦也貞觀七年春三月勅宜叙二階免戸内租卽表門閭

評曰。廣繼之女之節操。磨而不磷。涅而不緇。君子哉若人。尚節哉若人

頌曰

石作部女　坤德有鄰　一十有六　始結嘉姻
二十又七　忽失良人　事死如生　日薦溪蘋

廣繼女



眞貞子

忌部首眞貞子者阿波國名方郡人也眞貞子伉儷亡後經三十餘歳身臥冢側心存念佛遂不再醮將終一生貞觀七年冬十一月詔叙位二階免戸內租即表門閭以旌節婦之貞焉

評曰眞貞子之也操行以爲已任死而後止萬世婦人之龜鑑也

頌曰

惟眞貞子　名聞帝京　賜位復租　先悲後榮
不稱奉佛　唯稱其貞　古愚也直　語約義明

眞貞子



福刀自

漢部福刀自者丹波州何鹿郡人也伉儷亡後歷二十有二年獨居虛室守節是眞節婦貞觀八年秋九月特加優奬叙位二階免戸內租以表門閭

頌曰

吁福刀自　義膽其烈　良人易簀　內子守節
紡績不嫁　日夜泣血　楚白公妻　倶一途轍



本朝列女傳卷四　三十三

黒主賣

春部直黒主賣者上総州夷灊郡之節婦也貞觀九年夏四月叙一階免戸内役以表門閭

頌曰

春部直女　身備洒掃　亡夫痛心　秋砧止擣
以順爲正　得妾婦道　世人皆稱　氣如勁草



本朝列女傳卷四　三十四

令子

高志公令子者越後州頸城郡之節婦也貞觀九年夏五月叙一階免戸内課役以表門閭

頌曰

今古妾婦　鈞是人耳　體有大小　時有泰否
從其大體　高志令子　宜號大人　得節之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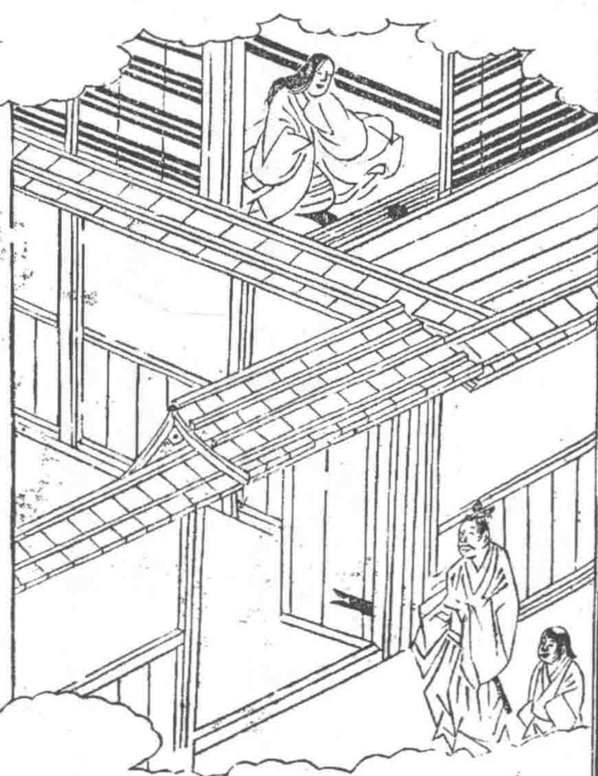


秦刀自

秦勝繩刀自者若狹州三方郡之節婦也貞觀十年春三月叙位二階免戸内租以表門閭

頌曰

秦氏刀自　降誕若隅　追吉適人　方今亡夫
賞義感節　叙位復租　當時勸善　萬世聖謨



秀刀自

守部秀刀自者美濃國池田郡人也夫死後孀居盡室守義不移造佛寫經晨昏禮拜永斷葷葸不事織紝拜佛之外哭不絶聲貞觀十年秋七月勅叙位二階免戸内租以表門閭

評曰斷葷葸者散齋也可尚矣不事織紝者遊手也可謂秀刀自之過舉矣其孀居守義者可方王進士之妻而已

頌曰

守部刀自　美濃州人　孀居惟謹　婦德日新
禮拜靈聖　不祠蠶神　積因成業　欲反[illegible]寡



玉刀自

大荒木臣玉刀自者出羽州田川郡人也夫死之後廬於墓側歸念佛理守節不移貞觀十三年春二月叙位二階免戸内租表於門閭

頌曰

羽州孀婦　邦國拔尤　思九原人　忽生百憂
偶有榮賜　永娛春秋　世上禍福　皆自己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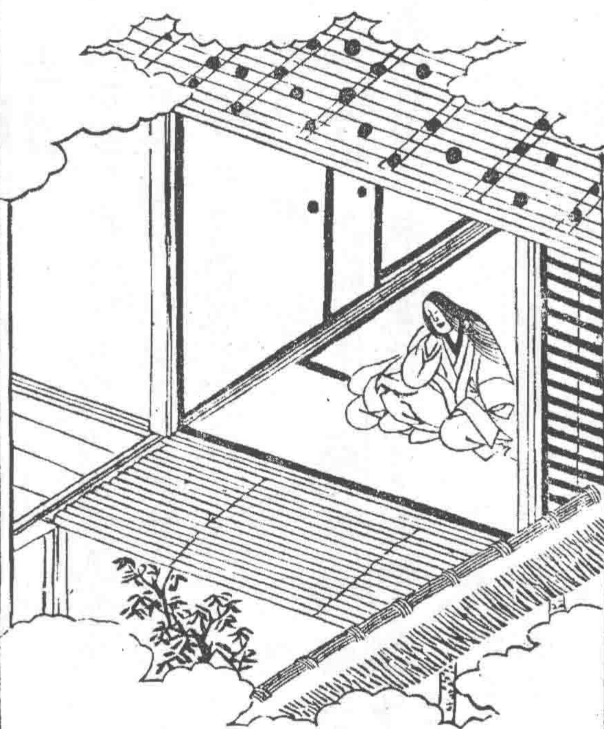
能子

河内史能子者近江州高嶋郡之節婦也貞觀十三年秋八月叙位二階免戸内租表其門閭

頌曰

維斯能子　弄瓦江州　棟對未幾　生寡居愁
心有膽氣　身從塵樓　婦道確乎　砥柱不流

龍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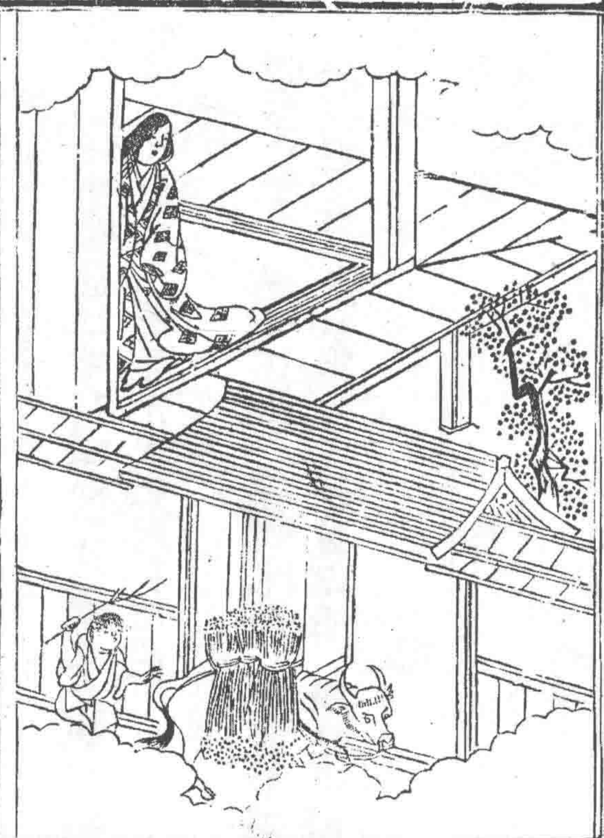
大冨賣

長直大冨賣者阿波州勝浦郡之節婦也貞觀十三年閏八月叙位二階免戸内租表於門閭

頌曰

節婦氏長　倉卒謀大　義采一家　名鳴四隅
從班隨牒　除役復租　積善餘慶　先言不誣

大冨賣



園主賣

刑部園主賣者陸奥州柴田郡之節婦也貞觀十四年冬十一月叙位二級免戸内租表於門閭

頌曰

東奥千里　遠距王所　之子操行　真箇翹楚
嗚呼何地　不生節女　貞觀休明　嫠婦寧處



屎子

巨勢朝臣屎子者武藏州橘樹郡之節婦也貞觀十四年冬十一月叙位二階免戸内租表於門閭

頌曰

巨勢屎子　似鍾山玉　氣溫潤光　不混胥燭
有堅剛德　豈同世俗　遺變猶鮮　誰□□蹈



福佐賣

榎本連福佐賣者安藝州佐伯郡之節婦也貞觀十四年冬十二月叙位二階免戸田租表於門閭

頌曰

榎本福佐　有貞女名　禮義我其　德行自成
既復田租　仁則又榮　吁如斯人　誠國之禎

福依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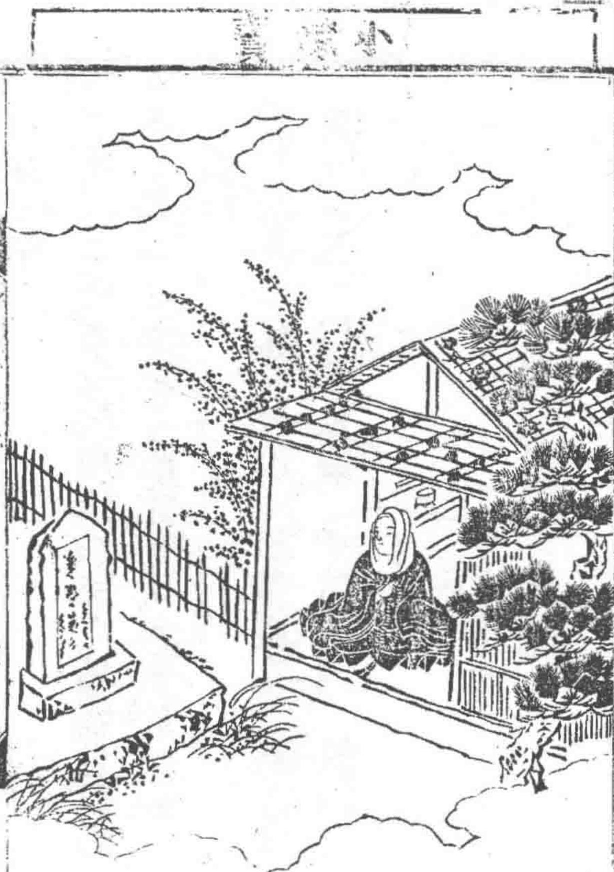
小掠賣

伴部小掠賣者出羽州飽海郡人也伉儷亡後廬於墓側爲尼持戒苦行精進貞觀十五年夏六月叙位二階免同戶租旌表門閭

頌曰

惟小掠女　性質木訥　伉儷謝世　細君截髮
永矢守節　念佛明發　日夜苦行　澤及朽骨

小掠賣



伊賀福刀自

新家福刀自者伊賀國之節婦也貞觀十六年秋九月叙位二階免同戶課旌表門閭

頌曰

伊賀節婦　名福刀自　追慕亡夫　逼夜不寐
旻觀仁政　蠲租叙位　惟雖天賜　躬才而已



清常刀自

錦村主清常刀自者近江州淺井郡之節婦也貞觀十六年秋九月叙位二階免同戸課表於門閭

頌曰

清常刀自　近淺井人　貞在如水　潔白惟新

命復其家　自安厥仁　吁廣胖女　榮於薦紳



小平子

日置部小平子者但馬州美含郡之節婦也貞觀十七年冬十月叙位二級小平子年十六適權大領外從八位上日下部良氏年二十九夫亡守節不移無意再醮及至晩齡志彌固鄉黨推敬褒美焉

評曰貞觀中有女子之操行也詔授階級末鶴伐者既二十餘人況孝子順孫義夫忠士不可勝計矣吁清和帝馭寓之際風化之美可知矣以唐貞觀中之治相比則未易判其優劣以愚見之唐室節父子兄弟之間慙德多矣我貞觀之治蓋優於唐貞觀者乎

頌曰

吁小平子　以禮自娯　十六適人　廿九喪夫

小平子



晩節彌固　生氣未枯　如竹青青　千歳無虧

今子　附 箭集清河子

道今子者加賀州加賀郡大野郷之節女也光孝帝仁和元年冬十二月今古授位二階免戸内田租表其門閭以旌貞節也今古生年十三適故前加賀權掾大神高名經二十餘年高名身死今子廬于墳側歴年不去哭泣之聲日夜不斷今子之母箭集清河子年二十七始適於人其夫死後不更再醮全守一節齡七十六終於室内母子繼蹤貞潔無虧焉

頌曰

賀州一女　女中之傑　照見其膽　乃石乃鐵
幹母之蠱　親子一節　後世孀婦　可恥並列

今子



漢部妹刀自

漢部妹刀自賣者丹波州何鹿郡人也年十四適秦貞雄生二男一女貞雄死後歴三十有二年常著素服獨居虛室無復再醮之情均養男女譬猶尸鳩仁和三年夏六月國司申請以爲節婦表其門閭勅叙位二階免戸内田租

頌曰

漢部孀婦　義爲先務　朝思伉儷　夕恤孩孺
國宰以聞　察勉末路　請舉貞女　詔免徭賦

漢部妹刀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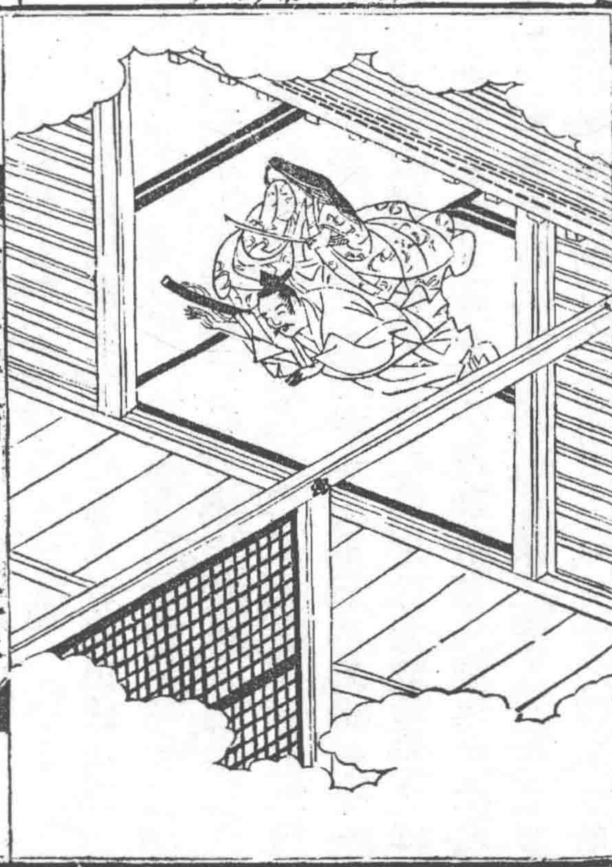
鎌田婦人　附鎌田女

鎌田左兵衛尉政家（初號政清）之婦人者長田莊司忠致女也平治元年冬十二月右衛門督藤信頼左馬頭源義朝欲殺清盛時二條帝密出禁裡入御淸盛六波羅館淸盛大感激而起兵與之相戰信頼義朝敗績義朝敗走于尾州智多郡野間郷内海匿居于長田忠致家鎌田政家亦從之時忠致忽起狼戻之心而與子景致相謀而弑君義朝於浴室刺殺政家於閨内君臣共年三十八於是政家之婦人謝夫之尸骸曰妾雖爲婦女全不貳君夫雖父子之親不知所

以其亦無由三諫焉吁措身無處我當雪恥君夫於泉下則取夫之刀洞胸而死世人皆爲流涙頼朝勅與之日長田父子誅戮焉厥後政家之遺孤女子於勝長壽院訪故左典廐及考妣菩提捧願文女子懇志之所述旨趣情念溢乎言外並聽衆滂涙霑袖衫矣頼朝嘗感政家之有功尋有其遺孤乎否不幸無男子適此女子來矣乃以尾州志濃幾丹波州田名部兩莊地頭職恩補此女子賞政家之舊功勞矣

頌曰

平氏景致　弑君害婿　惟政家妻　剚胸自誓
從義所在　得正而殪　三綱丁視　君子不戾



鎌田婦人

山内經俊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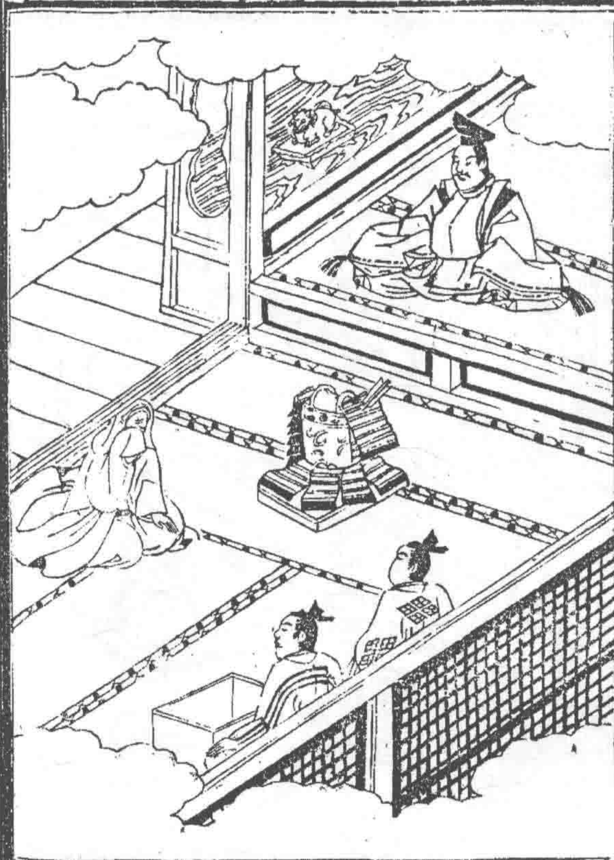
山内龍口三郎經俊母者山内俊通之婦人頼朝卿之乳母也經俊以放矢於頼朝于石橋山之罪奪山内莊罪之而屬於土肥實平後將斬之也老母聞之爲救之忽詣營中言之曰在昔資通入道仕鎭守府將軍義家爲廷尉爲義禪室乳母以來世竭微忠於源家不可勝計焉就中吾夫俊通臨平治戰場暴骸於六條河原而子經俊與景親之科責之有餘雖然是乃一旦爲憚平家之後聞也凡敵君於石橋邊之徒今已多預恩赦經俊亦盍以曩時之功宥其罪有

者哉時賴朝召實平令與致石橋山之役所被鎧延開櫃蓋使山内尼見之有矢貫染拔縛其栝上書記瀧口三郎藤原經俊於是尼不能重請拭泪而出然賴朝憐其母尼悲歎之情感彼祖先忠勳之勞而卽宥經俊矣

頌曰

藤原經俊　世仕源姓　還在敵隊　忽背將令
以母劬勞　救于薄命　嗚呼若人　外柔內勁

山内經俊母



京極局

京極局者賴朝卿之官女山城權守藤原秀高之婦人秀淸母也賴朝征奧州之日戰于阿津賀志山秀高之子千鶴丸弱少之齡而進先登呼自名發矢屢多矣賴朝始聞知其號壯其稚董而勇悍也一日於舩迫驛令糺問其姓名延曰河村秀高之四男也依之召而卽加首服號河村四郎秀淸此秀淸者去治承四年石橋之役兄義秀屬景親之後困辱東西其母相謀而暫隱氏號匿容室而此舉也稍累世之勇士從軍後忽顯本業逢佳運皆聖善之功也

頌曰

惟秀高妻　母儀令聞　置兒袴中　卒逢佳運
戰功拔群　姓名審問　始加首服　勇名益奮

京極局



仁田忠常婦人

仁田四郎忠常婦人者未詳其姓氏一日詣豆州三嶋社時洪水滔漲及浮江尻渡逆浪覆船同船人悉免死于魚腹然唯忠常婦人溺死矣此女自幼至長毎月詣三嶋殆無怠荒焉忠常嘗病篤危急建仁之時此女捧願書於三嶋社祈縮吾算延夫壽也應時忠常病痊是乃明神納受其誓願而令轉代其命者故世人稱貞女矣

頌曰

仁田夫妻　盟連理枝　敬神心誠　炊臼夢態

偶膠舟没　人不忍歟　平生婦德　不言可知

仁田忠常婦人



山名禪高婦人

山名豐國入道法印禪高婦人者未知其姓氏當時群盜大起襲山名之居法印橫鎗而防之婦人從之隱身於門扉側拋出衣服纏賊之劒戟數回故刺擊不自由法印得利殺盜數人餘悉退去翌日捕盜告官繫獄肆於市朝於是婦人智勇世擧而稱之一日婦人喫餅偶咽鳴法印戲曰內子善嗜餅乎婦人大愧自是一生不食餅其強盛制忍確乎不可拔

評曰昔荊軻逐秦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軻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余謂此禪高婦人拋衣服與侍醫提藥囊畧同可謂善應變矣一生不喫餅可謂能知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先儒所謂克勤小物最難有味斯言也餅小物也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頌曰

禪高之妻　勇而且知　提衣遮賊　更不撓肌
克勤小物　卒不喫餈　堪變勉難　芳名遠馳



山名禪高婦人

妙喜尼

妙喜尼者遠山丹波守直景女諏訪部遠江守源定勝婦人也有三男一女定勝死後孀居守節祝髮號妙喜定勝世守武州日尾城指揮近郡之軍士東西之敵南北之仇朝首戈夕比干力戰苦鬪無止時定勝固守挑戰斬獲月多威震國中聲馨東州定勝雅嗜酒偶沈醉則高枕而眠敵不意襲來定勝婦人自被甲冑更橫尖尾刀命侍女使吹鳴螺而集軍士正其什伍配之火藥鉛子因是士卒固守外廓婦人騎回城內下令於諸卒實有丈夫氣象少焉定勝醉始

貫節著鎧手戟乘馬排門其鋒不可當其勢不言而可知焉妙壽尼勇略擧世知之故定勝數出雖在相州敵無窺其隙

頌曰

女子居內　儀禮之常　見義不爲　無勇非剛
執其兩端　用中量長　謂定勝妻　其氣鷹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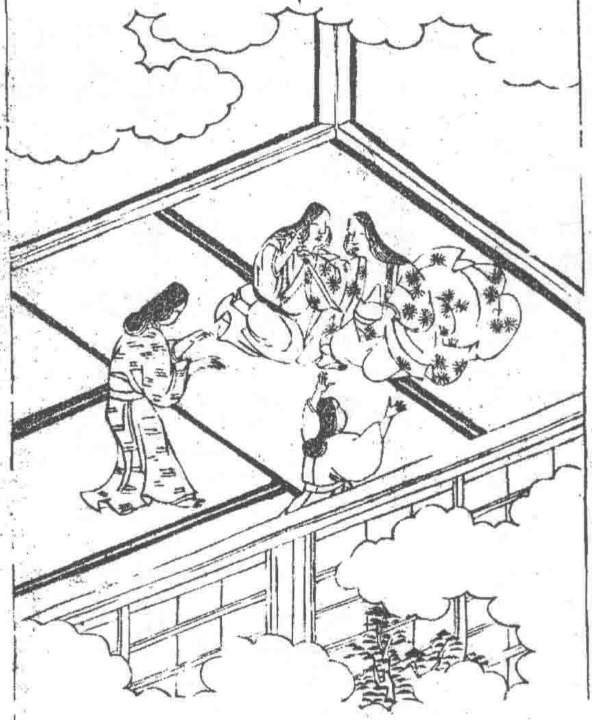
永井氏女

永井氏女年十五而嫁涯美氏天性貞順愼而寡言父賜爵祿守一城故女子生富驕矜美飾然夫家月俸乏之不爲戚然更著木綿裳奉承于君子夫妻如賓十年于茲矣涯美氏病死于家寡婦哀泣最甚葬祭盡哀敬寡婦有兄曰想夫我妹年尚壯不知能守否乎欲奪而嫁之寡婦不聽家兄勃怒親屬相議再醮事既急矣登時寡婦密入房中拔刀將爲自殺侍婢驚怖制之血流不已兄誓之曰不奪其志於是寡婦喜形於色曰如家兄之言則我豈叨即死乎殆不忍孤弱自是鞠養諸房內教誨諸膝下寡婦從來不喜遊觀故昔者夫有事之時一自詣其墓已後未嘗出其門守節好道如此未滿四十而沒其子因母之教化揚名立身擧世稱之貞婦

頌曰

涯氏寡婦　誰出其右　自割其身　惟節寂守
無再醮羞　有坤德厚　克教厥兒　永稱賢母

永井氏女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五目錄

妻女傳　二十六人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五

妻女

妻之爲言齊也。以禮聘問而娶。貴賤俱與夫齊體。故聞之妻。禮曰庶人曰妻。

車持氏女

有娘子。姓車持氏也。其夫久逕年停不作往來。于時娘子係戀傷心。沈臥痾疹。瘦羸日異。忽臨泉路。於是遣使喚其夫君。夫君來。而乃歔欷流涕。口號斯歌。登時逝歿也。戀夫君歌一首。左耳通良布君之三言等玉梓乃使毛不來者憶病吾身一曾千磐破神爾毛莫負卜部座龜毛莫燒曾戀之久爾痛吾身曾伊知白若身爾染保里村肝乃心碎而將死命爾波可爾成奴今更君可吾乎喚足千根乃母之御事歟百不足八十乃衢爾夕占爾毛卜爾毛曾問應死吾之故。反歌曰。卜部乎毛八十乃衢毛占雖問君乎相見多時不知毛。或本反歌曰。吾命者惜雲不有散追良布君爾依而曾長欲爲

頌曰

良人遠行　室家有思　夫婦之常　人倫之變
歸一依土　害和哀至　苟槃或溺　古亦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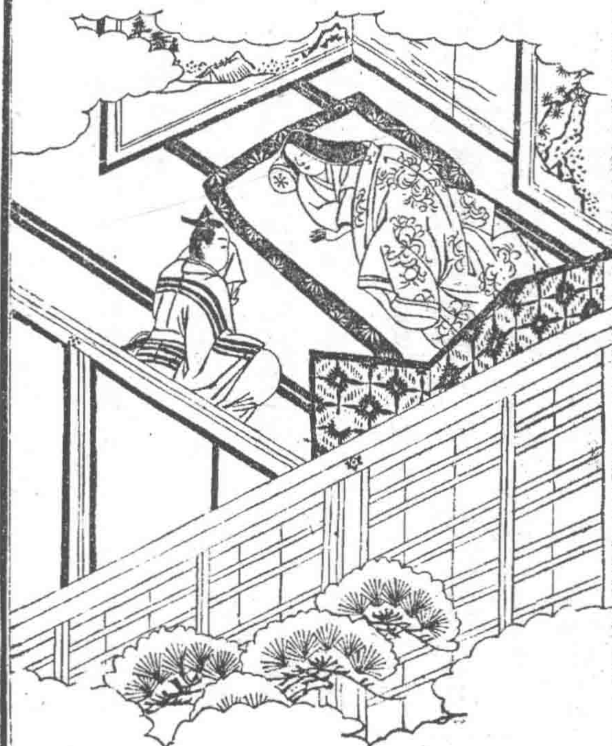
車持氏女



烏玉女

烏玉女者。未詳其姓氏。昔者有壯士。新成婚禮也。未經幾時。忽爲驛使。被遣遠境。公事有限。會期無日。於是娘子感慟悽愴。沈臥疾疹。累年之後。壯士還來。覆命既了。乃詣相視。而娘子之姿容疲羸甚異。言語哽咽。于時壯士哀嘆流涙。裁歌口號。其歌一首。如是耳爾有家流物乎。猪名川之奥乎深目而吾念有來。娘子臥聞夫君之歌。從枕舉頭。應聲和歌一首。烏玉之黒髮所治而沫雪之零也來座幾許戀者。此歌。其夫被使。既經累載。而當還時。雪落之冬也。因斯娘子作此沫雪之句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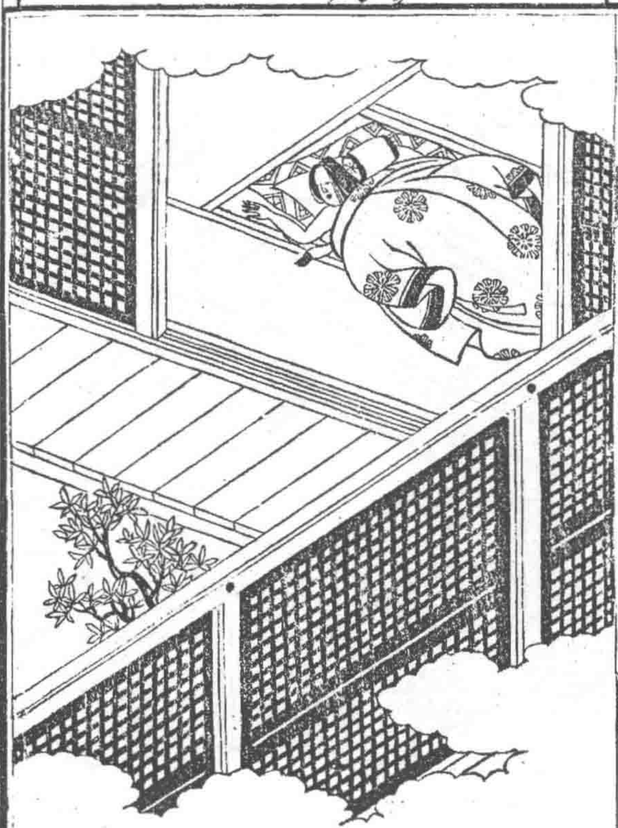
烏玉女



頌曰

彼烏玉女　思伯有恨　倡隨惟常　獨居不顧
歌詠一首　情見方寸　能使萬世　戀懇合券

佐爲王婢



佐爲王婢

佐爲王有近習婢也。于時宿直不遑。夫君難遇。感情馳結。係戀實深。於是當宿之夜。夢裡相見。覺寤探抱。曾無觸手。爾乃哽噎歔欷。高聲吟詠此歌曰。飲喫騰味。毋不在雖行往安久毛不有赤根佐須君之情志忘可禰津藻因王聞之哀慟。求免侍宿也。

頌曰

昔爲佐王　有近習婢　寤寐思伯　意念徹髓
王爲圓夢　夫未共被　至誠薰入　獨豈胥鄙

奝然母

奝然母者未詳其姓氏奝然居東大寺學三論又受密乘于元杲天祿以降有心渡海本朝久停乃責之使而不遣入宋間待商賈之客而得渡今遇其便欲遂此志老母行年六十奝然意拋母欲去則可失孝行携母將留亦可乖宿懷初獨思量之後終相談之母曾無怨貌既有勸心奝然一勸一泣涙與言落奝然曰我母不是人世之母唯善緣之母也若萬人緩頰苦心而諫之我未必從若一親形言變色而留之我可何逆哉誠勸我之佛道寧非我之慈堂乎奝然

有男女兄弟二三人相議曰餘年之水菽者汝之所可營何以及飢寒後世之菩提者我之所可先豈令墮惡趣乎凡棄恩入無爲眞實之報恩便於常住寺供養演說大加慈母數年全奝然餘命自宋朝還吾土再見母面終遭母喪如其言入宋巡禮勝地歷覲明師遂於汴都西華門外啓聖禪院禮優塡第二模像乃雇佛工張榮模刻而得之太宗詔問我皇系曆祚然答詞詳備君臣稱嘆賜紫衣辭上五臺雍熙三年上台州鄭仁德舡歸永延元年也留學巳六年然得大藏五千四十八卷及十六羅漢畫像其優塡模像見今在嵯峨清涼院

評曰父母存時遠遊有方而學大道則一旦尚矣棄恩入無爲又不君子之所取也先儒遠遊之詩與文且紀于此曰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蘇公學云斑衣兒啼眞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后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必慰親思羅大經云二詩皆用韓意而后山之味長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衆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履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爲悔此豈偃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之所予而無毀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下

矣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羅大經云象山此說尤更精逸

頌曰

釋奝然母　勸子尋師　意同斷機　事異舍館
天假其壽　不爽歸期　孝無可感　育德無私

齋然母



本朝列女傳卷五　九

願西尼

願西尼者和州葛木郡人父卜氏正親母清氏源信法師(號惠心僧都)之姉也薙染以來精持禁戒讀法華粗解深義衣僅蔽身食可接氣所受施利普與孤獨嘗見普賢菩薩降室又得觀自在摩頂山鳥野狐常來捧果供寛弘年中入寂讀法華數萬部

頌曰

噫願西尼　人皆稱祭　略解佛經　學成切瑳
菩薩得見　禽獸獻菓　素行確乎　勲修豈惰

願西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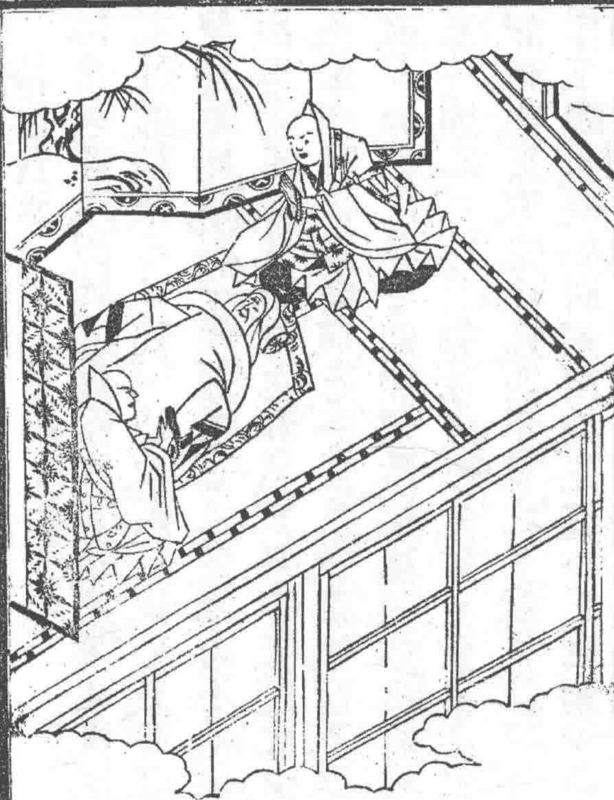


本朝列女傳卷五　十

安養尼

安養尼者又卜部正親女也初嫁人郎夫死寡居祝髮隱于小野山安置地藏像朝夕拜敬或夜夢地藏告曰可導汝後世敬而勿怠尼夢醒而歡喜不少自是以後脩行益固尼將死紫雲靡空天花交下遂如眠而死此尼雅言兄源信法師曰我病起將死則必訪來而勸于我佛意此時信偶在台嶠聞尼之病革既疾歩到西坂本告尼之易簀信太歎漸行則氣絶信疾痛未正舉屍於脩學院勝筭庵乞法救筭持念護身誦不動呪信念地藏呪呪數十篇尼便蘇信不

安養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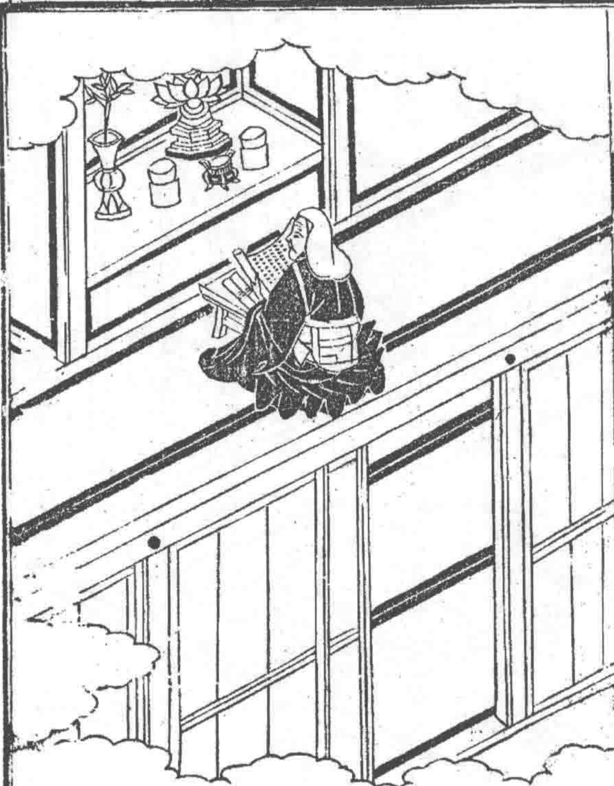


不感喜三起拜箕箒笑曰我十四出家學台教一日宮中與叓對論我屢滯澁返叡山白師曰願捨顯入密師諾之修練精苦早得靈應昔年宮論之恨今已消矣信又笑謝於是尼語曰不動地藏二佛引我左右手還自冥途厥後經八年而如素懷聞信之教誨如瞑而死吁不論愈與數臨閻羅王廳而又蘇生矣箕箒之驗德世以奇之

頌曰

惟此婺婦　誰轉誰垢　兩僧疾首　二佛携手
自閻廳回　在人間久　死生有命　卒負山走

釋妙尼



釋妙尼

釋妙尼者叡桓法師之母也除粧飾後堅持戒律汙手不執瓶卧足不蹈西大小便利皆避西方未嘗無衣而出佛前讀法華唱彌陀常夢木佛語曰我是彌陀讓念汝正曆三年端居而滅讀法華三千餘部

頌曰

僧叡桓母　歸彌佛久　戒律能持　東首不苟
誦四七品　終三千部　料知死去　位獨尊右

洛陽貞女

洛陽貞女者未詳其姓氏京師富家之妻也夫有東關之行既歸鞭之日携一美女來馳使於路而言婦曰我自東關求得一妾而來也人定意恚不快乎急可出去妻更無慾恨之色和氣充溢曰夫婦之道德音不違則可以與君同死今我色衰愛弛而不得於夫君是我德之缺乎則調酒肴設盛饌如待賓客而去新昏聞之大愧而語淫夫曰先婦是當世之貞女也如何出貞淑之先婦而不肖之妾獨執箕箒於夫君家哉顧居妾於別室而納先婦於正室嫡妾易位

尊卑不明家不齊之徵也不然則妾不能奉于夫君強而誓言於天神地祇特淫夫伏理更呼回先婦於是妻妾無忌嫉其交如姉妹家道益正

頌曰

妻妾同居　志亦同行　心如魚水　恩若弟兄
沒妬娟意　矯淫夫情　噫能化人　終爲三貞



洛陽貞女

吟雨婦

吟雨才婦者未詳其姓氏爲夫所棄既欲出時霖潦浩庭除夫曰且俟風止雨霽可去於是婦吟和歌曰降波不禮不零波布羅儒不降登氏登千毛乾留袖奈羅波古曾淫夫大感其情厚謝遂留其婦永相和而閨門正而子孫多矣

頌曰

陰陽乖背　男女不和　一毒霧散漫　慾雨滂沱
得性情正　有自然哦　克和夫婦　莫宜和歌



野州貞女

野州貞女者執巾櫛於夫家而年尚矣一日淫夫嬖新昏新聞房使居之財産器用悉贈新聞舊婦家只存一馬槽雖然貞婦猶不嫉妬經數月馬槽亦奪取之於是貞婦詠倭歌曰船毛伊麻麻可知毛見閉志今日與利茂憂世間遠伊可氏和多羅呼使婢言之時淫夫大感大悔而離新昏而睦貞婦求以相和

頌曰

吁野州婦　惟順惟賢　防患之道　正已爲
歌感一夫　盟期百年　與鮑女宗　同行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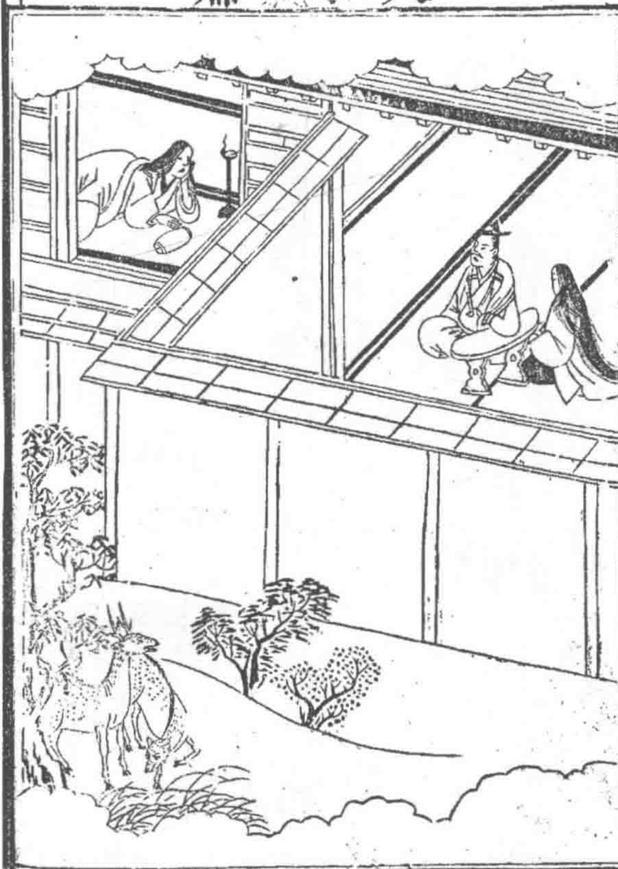


大和義婦

大和義婦者未知其姓氏自結帨施鞶善行婦德聘良人嬖幸一妾比閨房而居貞婦全無忌妬之情嘗挑孤燈終夜不寐時有呦呦鹿鳴良人隔壁語義婦曰唯今聞鹿鳴否義婦曰聞之良人曰如何聞焉義婦詠倭歌曰我毛鹿鳴氏曾人爾戀羅禮志今古曾餘所爾聲遠而已幾家良人歎息曰吁是子之適也忽放黜新婦而終續絃樂和琴瑟卒爲偕老

頌

有淫奔人　本不安宅　兩房相比　千里惟隔



呦呦鹿鳴　豈燕賓客　男女卒和　歡樂滿百

證空母

證空母者未詳其姓氏證空事三井智興興有病醫治不效時膳部郎中安晴明究陰陽術權生死柄其徒乞救晴明曰法師病不起而我有秘符若以人相貿其方可試初興之徒患與者多矣皆曰我等若有命之可代者亦不辭焉及聞此事寒頷而不應空謂為法捨身大士之常況貸師死我何遜乎便報安氏同侶無不嘆伏空曰我尚有一母年甚老矣若不往辭恐懷愁恨我又欲一見起死耳乃往母所陳事母曰我老命在旦暮唯遏汝汝其先我乎然思汝生育師雖死不遺憾於地下矣如汝勇勤我欽歎之空歸房安氏施方與瘵立愈空早受病身心惱逼空生平持不動尊此日非夢非覺明王告曰汝已代師取死我豈不換持者乎空感喜禮像熟見其像從有病貌淚滴在睡應時空瘵即瘥都下傳為奇事其畫像淚痕如新後又不滅世號泣不動尊門屬秘授今尚存焉

評曰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證空善識之母亦知之

頌曰

智興疾病　弟子請禱　安氏有術　門人懼死
證空報師　不動苦惱　克知生三　賢哉母媼

證空母



勢州尼

勢州尼者未詳其姓名。少而孀居山中。唱佛號。事香花。其身瘦羸遍體汚垢甚醜甚臭。常流涙而念佛。蟻虱生膚。敢不去。人皆曰、信佛則可也。遍身汚垢臭氣不可近何也。尼曰、我雖爲寡婦形亦不醜。春秋尚富。恐有行露之難乎。故今誰適爲容。時流涙唯懼生死一大事也。衆人聞之。吁真佛者也。里人憐之。送水穀而令聊生。一日尼告人曰、有人問我。我諾之。待五日。故村人五日勿闖我村。人朔之曰、吁彼尼誰言信佛者。言行終始不二。必是招淨夫歟。不全晩節擧世惡之。厥後經四日尚有念佛聲。至五日曉天念佛聲止。人惟開戸覦之。則面西合掌如眠而死。

頌曰

勢南女釋　節義惟新　身雖有垢　心全無塵
本非鄉下　豈如常人　似癡而貞　冝哉及脣

勢州尼



則任妻

白鳥八郎則任（頼良之男）妻者，不詳其姓氏。康平五年，源頼義征奥州安倍貞任・宗任，敗之。弟則任見虜到京師。其妻竊心傷之曰：君赴京都，必被誅戮乎。妾獨居國而存，余何面目矣。懷抱三歳兒，而登高嶽，投身而將死。則任聞之，告官軍曰：我忍恥而降源兵，依[illegible]念也。今不忍視妻孥之死。奚俟後見之謀略哉。願汝等殺害我。官軍皆笑不肯。則任瞋目而叱之，自觸巖石，頭顱破碎而死。國人崇其靈，稱白鳥明神，世廟食之。

頌曰

嗚呼勇哉　則任夫妻　心無狐疑　氣有虎勢
頭觸石死　身投谷嶮　節義稱世　廟食千歳

則任妻



成壽母

成壽法師母者未詳其姓氏成壽姓藤氏簪紱之冑也事石藏文慶稟密教爲救法欲入宋母爲設祖道詠倭歌二首曰消加閉利露乃命波奈加羅邊天淚乃珠曾止止目和比奴留又唐土邊行人與利母止止麻里天加羅幾思者我曾麻佐禮留壽既發京師良到筑紫逢善風浮文鷁之日寄一封於聖善經數月而母覩之歎息又詠二首曰我袖爾加加留淚遠登登目置天舟者長閑爾漕也行羅咩又逢覩止思心者深禮登我也泣泣不待奈里奈咩延久四年三月乘宋商孫忠船著蘓州界登天台遊五臺神宗召見延和殿賜紫衣絹帛壽臨終頂上放光三日不滅瘞全身安傳法院云。

評曰我讀成壽法師母之歌廢之歎曰嗟乎成壽之遠游救法而不得已亦可也我亦遠遊之客也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疎不能使母無憂如不孝之罪何。

頌曰

成壽遠遊　最有離憂　兩地千里　一日三秋
遠求師範　本非俗流　豈安在外　狐尚首丘



成壽母

華本

華本者日向國鹽田扇人之女也貌容甚美國中欲娶之父擇婿不聽深置後園屋有年矣一夕男子來年可二十餘與女私語遂通焉男夜來夙歸如此踰月侍婢告父母父母問女女有愧色然不知彼男所從來母教女曰彼人來而曉還時以針貫苧環刺男衣襟其夜男又到女取針係其領翌旦告之父母指絲尋之遂日向豐後之堺嫗嶽大窟窟中有痛吟之聲聞者大恐父母及女立窟前問焉荅曰吾是華本之男也今曉針中吾頸痛疼甚吾將死不可又見女

欲見其形。於是窟中大蛇出頭。甚可畏也。其長不可知也。匍匐遂死穴中。是即嫗嶽明神也。女有身果産一男。形健善走。脚多胼胝。人號曰皸大童。大童五世孫曰尾形三郎伊能。伊能身有蛇尾迹。故名尾形。一作緒方壽永二年。伊能起兵豐後。到大宰府與平氏相戰者。子孫存于今。

評曰。華本也。與楊天成一女。略同。蓋鬼胎也。惟華本不待氷人。不期斧手。可謂之婚婦。且事涉怪異。雖不可列妻女之班。然是非並書。而不匿。亦古良史之遺意也。如褒姒則存其人。且夫姜嫄見巨人跡履之而生棄。有娀氏呑玄鳥卵而生契。此異朝之奇事也。城北出雲路小女。取鴨羽流矢。産男子。倭迹迹姫交接于神。有櫛笥小蛇。此本朝之怪談也。夫皸大童之事。未可臆斷其無也。大已貴神潜通活玉依姫。着針于苧玉巻。懸神人裳認其綜貫三諸山。與華本之取針係其男領。又同日之談也。身有蛇尾迹。故名尾形。末目志所載西南徼外有濮人。生尾如龜。長三四寸。亦可并按矣。

頌曰

怪哉華本　容貌婉娩　挑一男來　逢巨蛇蟠
開戸不鎖　操縁認返　生子有力　能馳峻坂

華本



阿都磨

阿都磨。一名衣川袈裟。冊洛人。居奥州衣川。又歸于洛。故世人號衣川老嫗。其女阿都磨。嫁源左衛門尉渡。而當世之一美人也。時遠藤武者所盛遠竊見彼妻之美。神氣蕩喪。不知所待。遂有殺夫奪妻之志。以實告其妻。妻詭謀曰。某夜可入我室而殺我夫。然則我爲君執箕帚。盛遠大喜。投暗單力直入刺其夫。獲首提出而撿之。乃妻之首也。盛遠感妻之貞絜。而發喪身之禍。且悔且泣。祝髮爲僧。改名文覺。年十八。修歷靈區。後回上都。至城北高雄山寺。院宇朽頽。榛莽

埋踏覺以謂昔弘法大師與八幡大神親於此地唱
和密乘況寶字神護之間國祚有虞故大神託和清
建精舍是以光仁帝號神願寺天長帝改今名近世
王室艱厄恐此寺圯廢之所由乎我雖居方外皆王
民也斯地之廢一謫之亡也於是乎發憤竭力於修
營乃作化疏普于諸檀一時入保元上皇宣奏斡事
適官宴絲竹迭起羣臣歌舞不遑以聞覺性強直以
爲侍臣阻沮也便近宮闈捧疏呼稱覺聲麁大絃歌
錯紊上皇大怒付廷尉獄又竄豆州始武衛將軍源
賴朝自永曆貶屛此邦遂客放臣羇旅艱窘聞覺新

謫逃虛足音猶得一逕況故都名僧鄕情可攄就而
謁且曰父祖受官誅身謫遠黜願以我髮煩師手可
哉覺熟視曰公必領天下兵馬之權不可失也自此
益狎洽承之末源公奉詔伐平族至文治始盡殪元
曆帝賜元帥之任果如覺言以故與源帥善神護之
搆復不久而成源眷月渥道福倍盛又修東寺二寺
之修營覺之力居多覺耐苦行他人不及嘗在那智
山發大誓七日立瀧下時臘月頭髮皆凍瀧水觸之
其聲琤然過三四日膚躰通冱氣息已絶而身不頓
忽一童兒來以手摩覺自頭至脚其手甚暖覺乃蘇

問曰何人對曰不動尊使我保護師耳言已上天覺
益勇健謂明主加我我豈慮命從今增日盈三七然
其後瀧水煥如湯又無寒苦覺受瀧水竟三七日其
責豆州誓曰我若成神護之修波上舟中至豆州不
言久近不敢飲食而命不終或又濟焉營復之不成
也營復之不成也生何如死經三旬著州上遂無飲
食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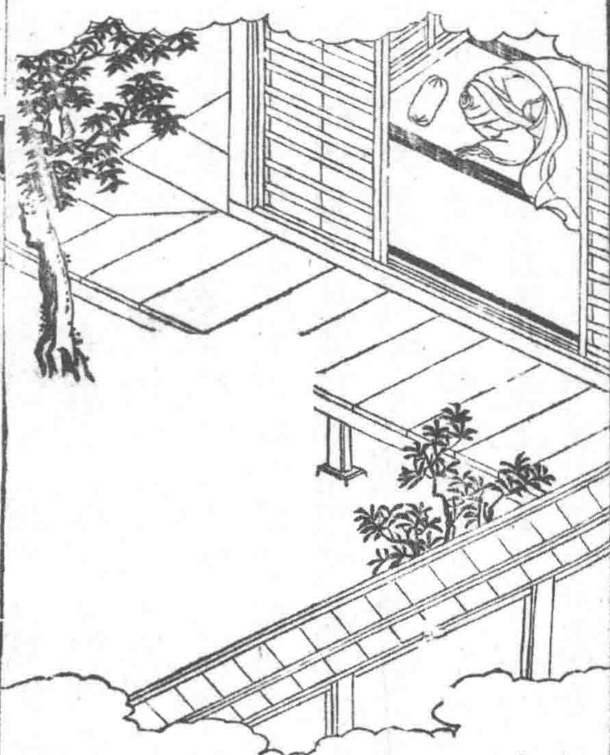
評曰。按劉向列女傳所載京師節女與阿都磨義
氣節烈略同。論語曰。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
仁。此之謂也。

膽餘雜錄曰。余謂京師節女。一死全二人。全夫盛遠
所欲之妻。一死全其夫。丹心射斗牛。義氣貫虹霓。

千載之下。使人悲慟哽咽。世之不待媒擇之
言。衒鬻桃李之色之婦。聞此。豈不泚于其顙哉。

頌曰

嗟阿都磨　義氣飛揚　一女致死　兩夫免殃
如彼盛遠　雖不明良　他日改過　鐵心石腸



駿州婢

駿州婢者洛人也。文永年中、奥州有人。讓家於嫡子、自剃髮爲江湖散人。爲造立佛像、納黄金五十片於囊、戡之領、請京師路憩駿州原驛。時炎熱如座甑。故且浴水於旅店、忘弃金囊出而到菊河、忽想回大驚、縱今歸往原驛、雖搜求、亦既爲人寶。千悔無益。明發不寐、惘然上洛。且刻佛像、施彩色、力不足。既欲歸鄉里、路亦經原驛。僕指點曰、足下浴水之店是也。散人回顧而過。時一婢視之出曰、客謂何事乎。僕曰、我主人某月某日憩此店、忘而弃一物。婢曰、如何物哉。僕曰、五十云。婢曰、我拾得其物。則出於懷中、與之主人。對印如元。散人大悅、感激其廉直、須與黄金十片。婢曰、我欲十片、則不告而私五十片。身素雖爲街童市子、心不商敗庸兒、何可受之乎。散人益感從婢之意。念即回踵到京都、彫色佛像、經數月歸、至于原驛、問婢女之素生於店妻。店妻曰、斯女産于京都、今偶來三年于茲。散人曰、我内子先死、又鰥也。家素有畜金、不貪處女。受室否。店妻告言於婢。婢曰、父母在洛。使婢不受斅而隨客、是奔女也。客安用之。散人大歎不言。於是店妻爲媒人、遣書於婢父母于洛。婢父母大喜諾之。店妻奉禮、散人聘之、而後俱共之奥州、爲巨福家之妻。

頌曰

駿州婢女　器不可量　寡欲有廉　陰德報陽
利令智昏　智明斯娘　聞害以逼　終正三綱



清水氏母

清水左衛門尉母者北條氏政家臣清水上野介之妻也一日妻女詣山上社路偶遭于一牛負米而蹐後両脚於深谷牛童驚懼而斷縄脱鞍欲牽出則必牛恐墮谷其危不可言救之亦無術時妻女覩之而不堪陥于死地之惨怛即下於肩輿不愧人之觀焉不脱米嚢鞍橋入左右手於牛腹下輕擧焉安穩置之中路諸人鼓舌驚目誠當時之豪婦也子左衛門尉亦受母之血肉而強力之士也

評曰清水氏母者力如巨鼇氣似於菟權識與巴疑冬同時而不能加矣是非吾所取膂力萬愛[illegible]之傍而聊志于此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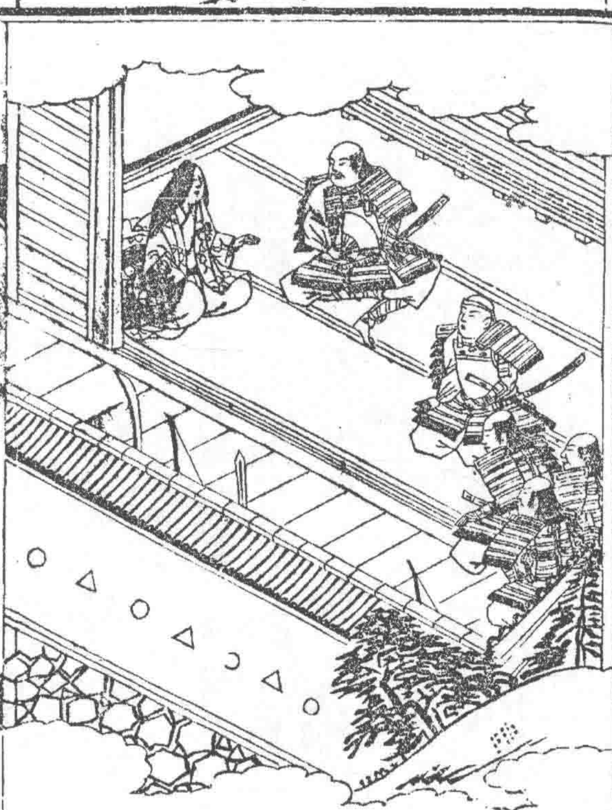
有豪婦人　清水母乎　力如巨鼇　氣似於菟
仁及于牛　於人盡兪　不稱其力　如勝匹雛

松田氏妻

松田左近將監之妻者佐佐木尼子伊與守經久女也其子早死嫡孫右衛門尉晴久其子伊與守義久世雲州之魁首也永祿元年毛利元就侵雲州先鋒圍嶋根郡白髪城攻倍臣松田一族數月不拔於是謀國中降元就之士使不門西堂松田一族略和議松田之族應之否未決松田妻曰昔時元就與兄晴久約成而忽變是後軍之誠也卿有智謀則何不思之乎我雖爲女子不可降于敵同死城中以見先考可也衆皆肯時元就急攻之而城陷

頌曰

尼子女子　嫁松田氏　全婦人德　有將帥儀
無約請和　知謀守陴　城陷而死　義舍之誰



松田氏妻

越前節婦

越前節婦者朝倉左衛門佐日下部義景家臣之妻也義景爲信長所梟首信長軍士剽掠越州村落有一女容色甚美年十七八軍士擒之驅迫以前女子涕泣覆面軍士且憩民家女子請筆硯書數行袖之陽爲出遊民家後園即墮井而死軍士方驚駭舉之屍手握一封衆怪之而發見之則有歌曰世爾經奈波無由雲母覆奈牟伊佐入氏麻志山乃端農月人見之涙潸潸承睫稱其貞烈

頌曰

越前節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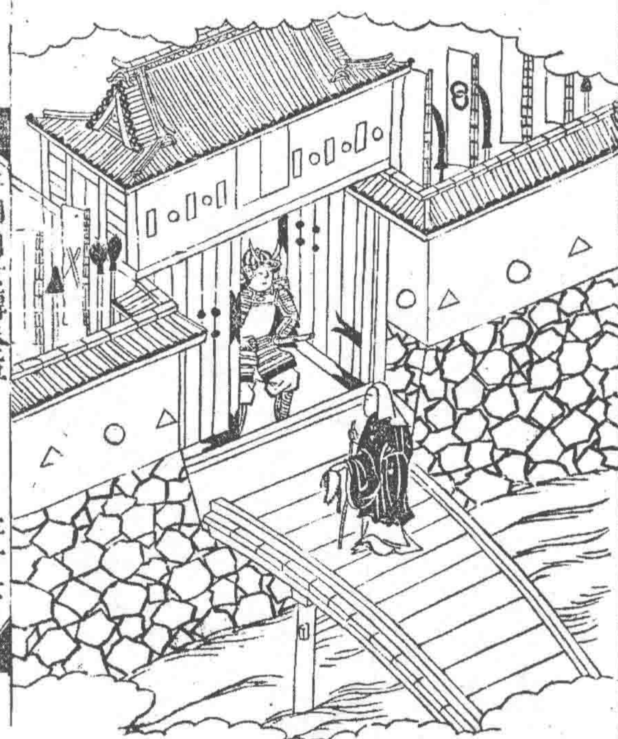
越前節婦　忽逢驕兵　節烈致死　死亡如生
三十一字　能述其情　賓氏長女　末齊厥名

慶寳尼

女釋慶寳者星合左衛門尉女也年十六嫁人良經二年而夫病而死于家其間敬事于舅姑湯藥于夫君日夜不怠爲寡婦而後祝髮號慶寳時年十七貞烈之婦也老而尚不怠守節故當時隣里鄉黨哀憐之各每諱辰供一飯天正十二年夏四月瀧川下總守勝雅日置大膳亮等其餘鼠竄鷙伏之徒群聚于勢州松嶋城而反既四十餘日羽柴美濃守秀長攻之不拔時慶寳尼憐瀧川日置之哀困且糧之匱乏一日到秀長之陣曰守城將是吾亡夫之主也願使主及諸同寮免兵刃飢餓之艱難遂調和議秀長許之慶寳往還于兩陣忽止銃砲之星退戈戟之霜逼主客之情而卒事成矣人感其才

頌曰

慶寳女釋　世稱其貞　孀居茅齋　逍還柳營
怡顏解患　救人行成　慈心一發　爲城下盟



慶誓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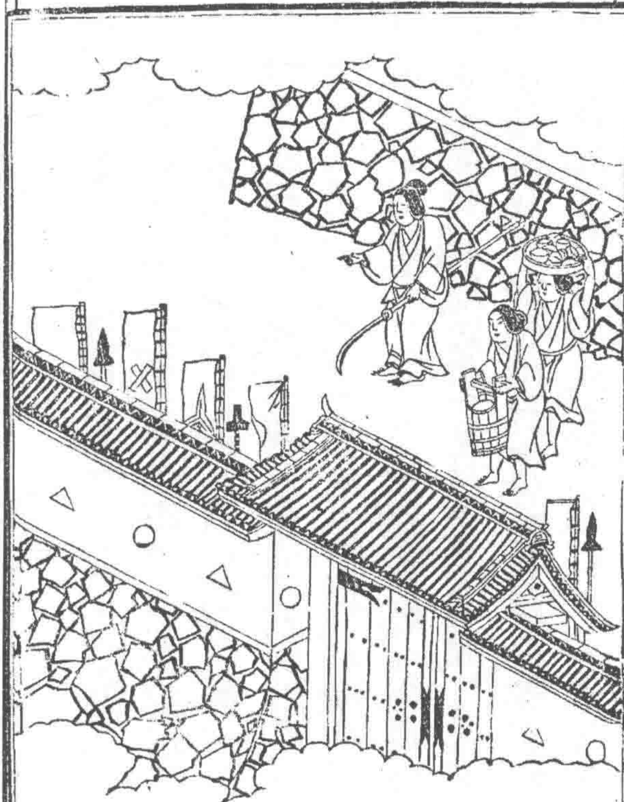
奥村氏妻

奥村助衛門妻者未詳其姓氏天正十一年夏五月前田利家於能登加賀堺末森營城壁使倍臣奥村氏守衛之奥村弟加兵衛長子助十郎叔又十郎其餘一族等從之於是佐佐内藏助成政率兵一萬五千圍之日夜苦戰奥村妻者素性柔順貞淑而弱骨纖形若不任羅綺然其心確實而強悍不能屈自横薙刀從僮御二三人警夜巡晝偶有勞倦而睡眠者則或怒而辱之或閔而醒眠又有勇氣不衰善守禦者則識其名而勞其人曰自金澤來援兵在于近日

勿倦勿屈慇懃慰士或時煑白粥救士卒之饑或時煖酒醪燕軍衆之勞以將其厚意故諸軍毎隊一心而欲共死賢於楚子發母多矣時天正十二年秋九月利家長子肥前守利長率兵救之奥村氏之一族出萬死逢一生且賜感書賞之

頌曰

奥村之婦　守禦不懈　愛士撫衆　增俾繕械
進止自煉　智慮人怪　善知忠義　勇氣豈憊



奥村氏妻

幸田氏母

幸田彦衛門尉母者。未詳其姓氏。天正十二年春三月。美濃守信孝叛于秀吉。放火於氏家内膳正稲葉伊與守之采地。信孝母坂氏女。（信長之妾。）幸田母（信孝之乳母。）質安土。秀吉大怒。将使質就戮。於是幸田氏母寄贈一封書於子彦衛門尉曰。凡天下之人。忠君則天地之大義也。父母先子而死。則古今理數之常也。我爲君爲家。既滅命全。勿悲歎焉。汝存義士孝子之道。善事君。無以老母故懐二心云。秀吉雖置幸田母。察難招其子。而遂使之下獄。磔殺之。以徇于道路。諸人稱美之。於是秀吉将氏家稲葉發兵。而亦放火於信孝采邑之日。幸田兄弟重義輕命。奮擊遂鬭死。

評曰。於否而守節義。臨危而致治命。死教于子。益于人者。夫幸田之母乎。惟我邦之陵母也。吁終身之仁也。與陵母云禳主長者。者須有優劣於利害義欲之間焉。觀人思之。

頌曰

卓幸田母　慈子忠君　身肆市朝　義薄層雲
比之勁竹　裂有直紋　與陵母伍　衆妾不群

幸田氏母



山中幸盛母

山中鹿介幸盛母者。未知其姓氏。蓋幸盛初號甚二郎。尼子伊與守義久之家臣。雲州人也。其母甚有智。教子。故幸盛之勇名鳴世。及稍長。常使從亮直三益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有狗盗鶏鳴之客而來尚。則絺綌之凉。重繭之煖。佩帨蓖蘭賜之。以施恩垂慈。欲從己子之指揮。故毎出陣。朋友相救如骨節。母常教幸盛曰。凡出戰損軀。赴難勠力報主。則有死之榮。無生之辱。勿忘人臣之大本。幸盛常拳拳服膺焉。毛利家有豪強士。曰狼介。幸盛擊殺之。世

人雖稱之是丁人之敵手也不足稱焉幸盛從來有大丈夫之氣象而方寸海納毛利元就滅尼子氏取雲州幸盛雖有復雲州之志又不果矣於是憑信長以實告之故令幸盛屬明智光秀蓋光秀也依爲山陰道追討使也幸盛見光秀難成大功請屬秀吉焉信長許之幸盛從秀吉守播之上月城毛利家率大軍環而圍之士卒蟻附焉秀吉欲令幸盛脫出使龜井茲矩報之幸盛曰難舍城內之疲卒女童我死于敵手欲代諸人之命乎遂不出而自殺于城中幸盛爲立君主之後借信長之虎威矣且守上月城代士卒之命而死焉其勇也其義也不可言矣然不終其事亦命哉

頌曰

吁幸盛母　世稱母儀　招致益友　善訓孤兒

和膽爲丸　截髮易醵　其子奇俊　依此家規

山中幸盛母



菊女

菊女者嶋津家臣小野攝津守女也菊嫁于能造寺從臣瀨川采女正文祿二年豐臣秀吉遣軍士討朝鮮采女正亦渡海于朝鮮菊女輾轉于孤閨一日丁時無不膽戀采女正嘗記其所思納于小筴依船便而遥寄之逆風忽摧其船小筴漂于博多浦漁人取而見之持以呈吏務吏務遣之於秀吉之近臣而告之故近臣即捧于秀吉秀吉使山中山城守讀之則貞女寄夫之書也筆勢情意復不俗凡讀畢始知爲菊女贈瀨川采女正尺素也秀吉憐其志即遣人於

龍造寺曰、速可使采女正歸朝。於是采女正歸肥前。菊女大悅、即與采女正共赴名護屋謁拜秀吉。情意之厚、尼孝藏主告于秀吉。秀吉感之、乃呼其夫婦而逢之、恩賜有數。

頌曰

久從征役　思莫或遑　妾不如鴈　如何隨陽
菊女一封　伯兮四章　宜哉感人　情密語莊

菊女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六目錄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六

妾女

妾之爲言接也。接見君子而不得伉儷。故謂之妾。从立从女。侍側之義。禮曰。奔則爲妾。

弟橘媛

弟橘媛者穗積氏忍山宿禰之女。日本武皇子之妾也。皇子東征之日。進相摸。欲往上總。望海高言曰。是小海耳。可立跳渡。乃至于海中。暴風忽起。皇子船漂蕩不可渡。時弟橘媛啓皇子曰。今風起浪泌。皇子船欲沒。是必海神心也。願以妾之身贖皇子之命而入海。言訖。乃披瀾入之。暴風即止。船得著岸。故時人號其海曰馳水也。皇子轉歷武藏上野。西逮于碓日坂。時皇子每有顧弟橘媛之情。故登碓日嶺而東南望之。三歎曰。吾嬬者耶。故因號山東諸國曰吾嬬國也。

弟橘媛生稚武彥王。

評曰。弟橘媛投身於海而贖皇子之命。是迷于阿鬼神。致淫祀之志。不君子之所取。其唯猶稱其見危致命而已。

頌曰

暴風漂艦　皇子危特
知命可贖　其身自之
橘媛投海　躬祭馮夷
吁雖淫祀　稱其懷悲

弟橘媛



滋野繩子

滋野繩子者參議正四位下兼行宮內卿相摸守滋野朝臣貞主長女也繩子心志和順進退中規仁明帝殊加恩幸生本康親王時子內親王柔子內親王

頌曰

吁是繩子　本姓滋野　進退中規　性情爾雅
君王有寵　衆妾無罵　繼嗣惟廣　能毋天下

滋野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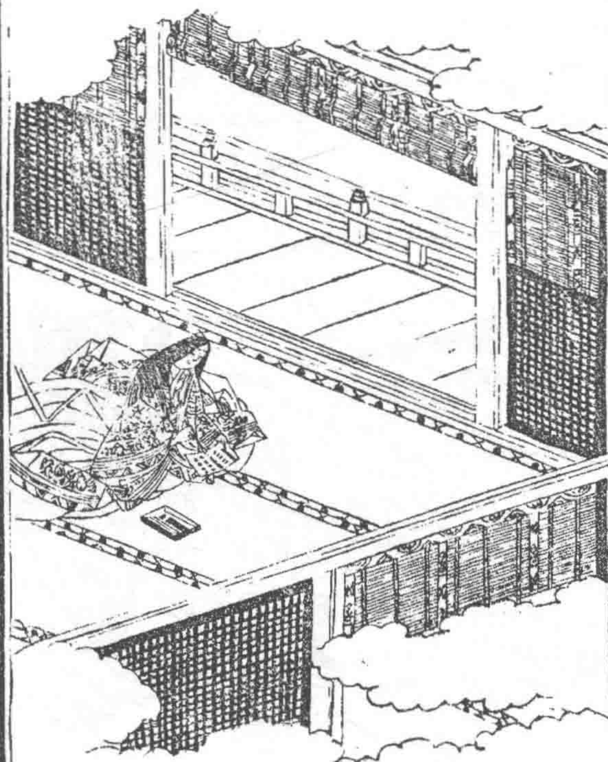
伊勢

伊勢者伊勢守藤原繼蔭女七条皇后之官女後爲宇多帝御息所雅嗜和歌名顯紫闈皇后薨後掖庭之官女等或祝髮或離散六宮寂寞時人問伊勢之安否其答曰沖津浪荒耳麻佐留宮農中農歲經而住志伊勢農海女茂舟流多留心地志天與羅咩方奈久哀爾淚農色農紅波我等加中農時雨爾天秋農紅葉登人人半巳加散散別奈波多之無蔭奈久成果天登麻留物登波花薄君有幾庭爾群立天空遠招波初鴈農鳴渡津津餘所爾古曾看女諸人聞

之皆拭涙就中三位國行殊感之銘肝鏤心忽祝髮屢遊名藍勝地遂失其迹

頌曰

嘉慈伊勢　皇后昵近　蘭殿無人　涙不堪收
一首奇訴　百憂殷殷　若廢長歌　國行不隱



源爲義妾　附乳娒

源爲義妾者濃州靑墓賀邑娼家内記大夫行遠女也昔者平淸盛源義朝同爲朝廷之警衛保元元年秋七月崇德上皇及宇治左大臣藤賴長不和於朝廷時淸盛應後白河帝之勅命與義朝同將兵力戰爲義戮力於賴長於是上皇之軍大敗賴長爲亂兵被殺爲義亦逃走淸盛凱旋之後帝命義朝賜死於父爲義及弟賴賢賴仲爲宗爲成爲仲等幼弟乙若龜若鶴若天王亦悉所刎首於船岡山幼弟四人之傳及從士亦同殉幼弟四人皆同母弟也母之妾婦不堪悲酸投身於深淵而死其乳娒亦同溺死

評曰杞梁戰死其妻曰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人生之苦至矣乃抗聲長哭杞都城感之而頽遂投水而死所悲哉爲義之妾近之千歳之後人聞之莫不悼痛惟是出於義朝根子野心夫何恥父之非致死以不滌又何不竊負而逃乎噫

頌曰

惟爲義妾　無憑六親　子死夫死　娒斃僕殉
守節赴水　殺身爲仁　無耻後世　名高北辰

源爲義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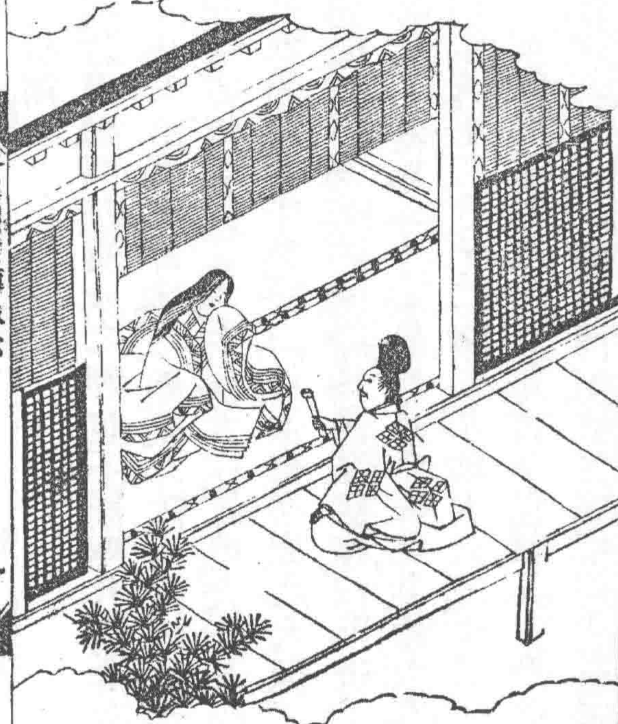
葵前

葵前者建禮門院官女之婢也。不圖咫尺高倉帝。私恩不少。官女聞之，邦敬之如夫人。故人皆曰，生女勿悲酸，生男勿喜歡。男不封侯，女作妃。思夫斯女必當被冊妃嬪也。官中私語曰，葵女御。帝聞之大愧，又不召。自是帝心忽忽不樂。時博陸基房奏曰，凡天子十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即六宮之常制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士尚有一。況天子乎。且以色而舉，古今豈無其例乎。彼女不及下氏姓，基房當養而納后官矣。帝曰，否。龍潛脫罹之日，或有其例也乎。已登帝位，淫傾國，其恐有玄宗鼙鼓之聲、殷紂北鄙之舞矣。基房不復奏而退。厥後帝取平兼盛歌，自騰艷簡之楮端，使冷泉少將隆房賜葵前。其歌曰，忍登色爾出爾計里我戀者物也思登人農問麻天。葵前拜而受之，入袖中。時愧而赫然也。然後稱有微恙，歸父母之宅。經數日，遂焦思悶死矣。

評曰，爲君一日恩，誤妾百年身，古道焉。今於葵前見之矣。昔者鄭仁基女，容色絶姝。唐太宗乃聘欲爲充華。魏徵聞其已許嫁陸氏，方遽進而諫之。太宗大驚，深自克責，遂停冊使。房玄齡等云，女適陸氏，無顯然之狀。太禮既行，不可中止。太宗遂不從玄齡之言。作本朝之史者，比高倉帝於太宗，可謂改過不吝者。如帝其賢矣哉。方今以基房而比魏徵，則若黑白耳。昔之相反也。以玄齡而比基房，則可也。玄齡基房之輩，不免有順非遂惡之罪。吁，愚惑甚矣。不知禍胎生於閨門也。

頌曰

奇哉葵前　義乃不淫　綿彼節行　非矯下信
感一日恩　報百年身　基房盍再　班列妃嬪



巴　附款冬

巴款冬（款冬、即酴醾花之譌也、今且從俗）二女者木曾義仲之妾也。款冬或名葵、戰死于礪並山（一說竄而死于洛）。巴者中三權守之女也。二女俱美而艷、又善攻擊殺伐之事。巴號能彎硬弓、能駕馭馬之奮逸踶齧而難馴制者。壽永中義仲聚兵、托辭于討平氏、闖入皇都、鹵掠民物、剽縱火焚官舘、虐逆之甚矣。足道頼朝在鎌倉、聞之命範頼義經赴洛、與義仲大戰。義仲戰潰、奔于近州粟津。巴從義仲于軍。義仲謂巴曰、今日我將戰死矣、汝可速去也。巴欲偕死、而不肯去。義仲曰、我死後人必譏曰、義仲携女子陣中、非將師之爲也。而令強去焉。時武州人御田八郎師重率三十騎許兵、挺身而來。師重膂力過人、勇鋭又聞于世。巴覿面捉師重、不使些動捽、覆其首于已所騎之馬鞍、而戾截棄之。勢如山壓卵。自後脫甲冑而東逃去。嗚呼如此暴猛、古今所未曾有也。千載之下、聽者膽破股戰。都鄙干戈止之日、頼朝召巴、命森五郎繫于獄。舍於是和田義盛強乞巴命。頼朝許之、遂爲巳之妾。是爲産育勇猛多力之嗣也。如其思念生義秀、號朝夷名。建保元年和田氏伏誅、義秀亡走房州。時年二十八。或曰義秀自房州赴高麗國。羅浮先生曰、對馬嶋人謂余曰、高麗釜山海有朝夷名祠、浦人時祭之。巴也之越呂匿于石黒氏、死。時壽九十一。

頌曰

詭聞巴女　有石龍風　當時豪婦　女中英雄
得和田寵　不令首逢　可畏再醮　唯褒戰功



小宰相局

小宰相局者藤刑部卿憲賢女上西門院之官女越前三位平通盛竊見其姝麗而焦思乾臆以所得之妻也通盛戰死于攝州湊河時見田瀧口時員馳來而告通盛死於小宰相小宰相血涙相和流二三日寤寐反側如待適外之人漸經四五日而思猶切矣時小宰相在裳衡中夜潜出于舷投身於蒼海遂節於後世

頌曰

小宰相局　憲賢女子　不越義生　早决就死
身葬清流　名鳴都鄙　後世淫婦　寒膽驚耳

小宰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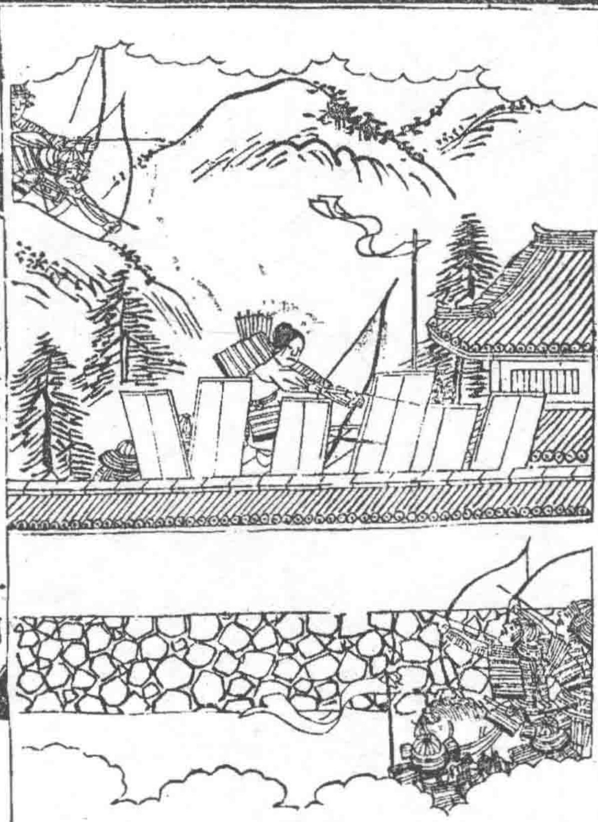
坂額

坂額御前者城九郎平助國之女小太郎資盛之姨母也建仁元年資盛起兵於越後而據于鳥坂城佐佐木西念率佐越信之士攻之坂額雖為女子百發百中之藝殆越父兄也人皆稱之此殊施兵略如童形令上髮著鎧居櫓上射襲致之輩中者莫不死于時信州人藤澤四郎清親回城後山自高處能望之發矢射貫坂額左右股即時顛倒清親兵生虜之資盛敗北於是清親囚之致于鎌倉賴家公自簾中覽之諸將士觀焉群參成市重忠朝政義盛能員義

村等候侍所坂額逼其座上處進居于簾下其意氣自若且無諛色恰如勇力丈夫也阿佐利與一義遠欲請之為配賴家公曰是為無雙朝敵也汝請之者何乎義遠答曰只成同心之契約生壯力之男子欲護朝廷扶武家也賴家戲曰此女面貌雖非不殊思心之猛毅誰有愛念哉義遠所好殊尋常之人所好而遂以許之阿佐利得之往于甲州

頌曰

資盛姨母　古今健婦　武略射藝　無出其右
遂免鬼錄　幸得嘉偶　惟死則生　勇名不朽



林氏妾

林氏妾未詳其姓氏林氏者嘗中宿直之士也昔者宿直之士數十人大忤御旨被謫貶林氏亦其一人也於是林氏需一戸於市傍告別於妾曰夫女子必有所倚者今子不有五屬之親亦無同姓之昆弟內外倚何處乎自今以後子在此舍常以紡績可為生計泣血分袂林氏携前妻之子而遂之他邦其高情不及言也既經數年皆家赦歸鄉其中林氏不遂素志而死于他鄉悲哉其子尚弱冠而無叔伯兄弟下[illegible]不得上逼已為凍餒之民後母聞之遽入喚之孤

子喜曰我母雖生後母亦動喜色氣愛猶胥子漸及長成而役市傍之一戶。暨所有之財産讓之孤子而辭退好道安貧終天年。鄉邦稱之

頌曰

林氏妾女　節操經倫　識彼天道　厭斯俗塵
聽晴蚤盡　徽音不新　可稱可美　身行近仁

林氏妾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七目錄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七

妓女

妓，女樂也。古未有妓。漢武始置營妓，以待軍士之無妻者。

陸奥前采女

采女因採擇名。蓋仁德帝八十七年，衞鄭吾子籠贖罪，而貢采女。蓋始于此時歟。雖不妓女之類，又難混他部。故今且列于此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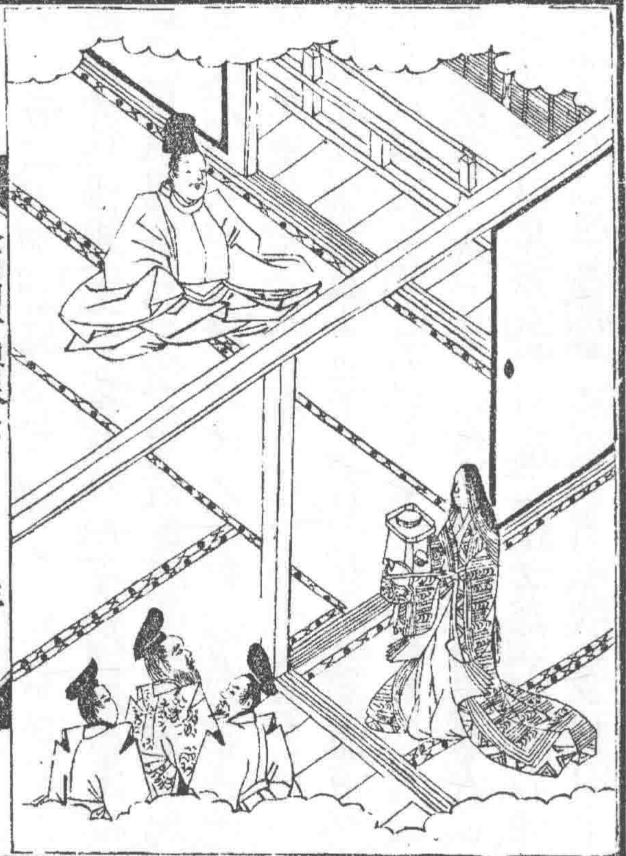
陸奥前采女者，史闕其名號。當時風流娘子也。葛城王到于陸奥州之時，國司祇承之怠甚。王意不悅，怒色顯面。雖設飲饌，不肯宴樂。於是前采女左手捧觴，右手持水擊王膝，而詠歌曰：安積香山影副所見山井之淺心乎吾念莫國。乃王意解矣。竟樂飲終日。

評曰：燕朋友故舊，以伐木之丁丁，與鳥鳴之嚶嚶。況燕饗王子公孫乎。國司之不禮，不可言也。采女之盡忠，亦不佻。

頌曰

奥州牧君　偶治高會　更遭盛怒　稍近顛沛
采女擧觴　王子傾盞　和歌婉孌　上下爲泰

陸奥前采女



竹岡尼

播州竹岡尼者初室遊女也容貌甚美故黄門侍郎源顯基寵幸之在洛一年而所棄歸于室後又不爲遊女之行一日黄門僕從乘船自西州歸于洛之路偶會之卽就髮裹之於陸奥紙詠歌曰津幾毋勢奴憂於美留女農哀爾阿麻登成天毛袖曾加波加奴投入之於船中而後結廬於播州竹岡專脩浮屠道且無怨恨決絶之情遂盡正命而死顯基見此歌大悔大悲悼念不止而爲退藏之居士（或曰時寛仁上皇升遐顯基未及過卒哭而出家鬢換留不住）上睿山首楞嚴院事延殷法師後入大原山聞經論助脩練晩患疽良醫乞治答曰我聞萬病之中心不亂而赴寂者唯癰而已我適患之何其幸哉謝醫念佛安祥而薨

元亨釋書曰贊曰視死而如歸者吾黨之人尚鮮矣況塵中乎源公發背爲幸卒居所養見於此賢也乎

哉

漢書曰上擊布時爲流矢所中至是疾甚呂后迎良醫入見上嫚罵之曰吾以布衣持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遂不使治疾

平氏記曰平重盛有疾臥于家時偶異朝之良醫來矣父清盛欲使之診脉療疾重盛曰我若逢求朝之醫則於我朝似無良醫矣爲保一揆米之身奚求六十州之恥乎遂不逢

鶴林玉露曰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脩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乱今人念念在散乱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説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簀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死生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乱靖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往撫之曰予澄澄其慮靖衣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評曰顯基將死欲一心不亂則可也然其隘甚矣易簀結纓豈在患疽人而已哉視死而如歸者歸何處乎西方乎南方乎抑又天上乎言我儒之所歸則歸義路耳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漢高帝是知命在天蓋知正命乎平重盛是畏宇多帝之遺誡乎仲尼尚愼疾也彼如秦皇求不死藥漢武用却老方則亦妄而已康子饋藥仲尼未達不敢嘗也於是萬古開群蒙學者其思之

頌曰

哀哉遊女　朝逢夕棄　自是旅客　枕手不寐
談生人憂　歌感朗意　與谷風婦　皆云同比

竹園尼



妓王　附刀自　妓女　佛

妓王者洛陽娼家之女。母曰刀自。平相國清盛之嬖妾也。月俸賜米百石錢百貫。故貫朽粟陳。充溢家肥。京畿之妓女游子。羨之捧心效顰者不少矣。妓王獲幸三年于茲。如夫人。又有自拍子妙手。名佛。賀州人也。年已二八。容貌奇色。不可言。一日不速而詣相國亭西八條。清盛訶曰。不召而來也。不恭甚矣。且夫縦稱佛稱神。豈優妓王之姝麗乎。遂不見佛。大懟大恨。於是妓王曰。凡游女者不速之客也。方今年亦弱顧彼慚愧而心顔無措乎。君假令不視歌舞。且許面會。

則可謂枯槀復産。於是清盛從妓王之言召之曰。依妓王之推轂而許面會。然則爭不見緩歌慢舞乎。佛即應命唱今時花様。其聲清新。滿座僉駭耳。清盛亦盡心喪志。又擊鼓鳴笛。奏舞曲。其妙音才舞。可謂鳳儀獸舞。清盛躍如蕩情於佛。佛曰。我從來不召而來。已背嚴命。然因妓王之噓枯偶得望精光。草請賜歸休。清盛笑曰。汝懼妓王之忌嫉乎。然則可黜遂妓王。佛曰。惡是何言也。與妓王同事君。尚可怨。況棄妓王幸于我。不亦左乎。他日欲操舞曲。豈應育而已。今日即可賜暇。清盛不肯。遂斥逐妓王。使節及三次。妓王曰。古稱妾顔未改。君心改。行路難不在水。不在山。只在人情反覆間。今亦然也。我獨何可悲哉。雖然不思期今焉。吁如何乎。滴涙而畏莅奩。掃除閨房。書和歌一首於障子曰。萌出母枯母同野邊艸孰之秋爾不逢可果。而後駕肩輿歸去。母刀自妹妓女太悲痛。佛之榮賜。又如妓王。其族大富。於是洛陽豪富兒聞妓王所棄。清盛而屢通梯媒傳蠱簡。伸覼縷之情。妓王聊無顧聘之意。翌年之春。清盛遣使於妓王。許曰。爾來無恙否。頃日佛岑寂無爲。惟幸來慰佛之欝胸。妓王唯默然濡睫而已。清盛之驛使曰。妓王

歎何也儻不應召則賜之以刑母刀自聞焉悲曰噫
妓王乎夫清盛者當時權奸之臣也凡阿附權臣媚
結威名居世之常也若不應命則清盛有虎狼之心
罪至九族然則使老母爲外土之鬼必矣且泣且諭
於是妓王難拒母命暫應其旨妹妓女及侍婢二人
同行西八條亭蕉心腐腸居末行佛窺見於簾中大
哀憐焉請妓王於招簾中于清盛清盛不聽清盛出
而見妓王姉妹曰汝等舞曲唱歌慰佛之意妓王不
敢顯悲戚以爲是非清盛之命偏應老母之旨即歌
曰佛毛昔者凡夫也我等母終者佛也何母佛性具

身遠隔而已古曾悲家禮三復而唱堂上堂下之諸
士皆流感涙清盛亦賞其捷妙令自有事于官他日
時可來訪妓王覆面而出人無不哀痛妓王曰我存
世所幾有肝心若裂無生計尤切亦丐乞街路受嘲
於萬人之指頭不若投身于水中妓女曰姉言然也
我亦偕死母聞之曰吁如子之言我亦共溺死乃若
使母赴死汝等如五逆罪何不若祝髮遁世歸依佛
且姉妹許諾之於是妓王年二十一妓女年十九母
年四十五共薙髮隱嵯峨山林專心脩道春去秋來
菩提心猶堅固一夕閉柴扉挑長檠母子三人共唱

佛號丁入定之後有人叩柴扉三比丘尼以爲此地
雖日無人來況於深更乎是必妖魅外魔之化所爲
欲害我乎今雖然力量有限確乎勿懈唱佛號互相
議相戒開戶覘之則非鬼非魔忽然佛至于此妓王
驚懼曰奚爲今至于此哉佛曰感君之一首和歌曉
矣之一生榮枯夫有盈者必有虧有榮者必有枯理
之常也昨樂而今苦如南槐夢耳今忽負荊謝罪脫
去裳衣則既薙髮矣且囑曰昨日隙爲怨讐今日驩
如同胞與君同居脩佛道妓王不覺淚下曰我等因
一朝之忿隱于山林世以稱之君是無怨亦無恨矣

富春秋而志慕三寶欲事靈聖惟眞之佛也握佛之
手而相泣刀自妓女亦忽變槿花心求爲金石志四
人之女媧同居奉佛終身其歿乎雖有遲速皆端坐
如職而死其道心堅固達後白河帝叡聞四人尼同
登長講堂鬼錄云

評曰平相國之威震四海蔑王侯而不能行一婦
女者何也蓋志不可奪也凡色之爲欲益戒舜曰
罔淫于樂仲虺稱湯曰不邇聲色況頑愚之清盛
不自勉又人不諫積惡餘殃遂身亡家滅不亦宜乎
吁妓王者何人也山谷退藏之一女子也佛者何
人也行己之所欲而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
屈固非祿祿女子之所企及也論其堅隱
之志則佛爲第一而妓王母子姉妹次之

頌曰

妓王



妓王與佛相國内嬖朝奉匪進夕引車避謝稱妙材丼爲佛婢嵯峨山離無負俗累

侍從

侍從或號湯谷遠州池田驛倡家之女也召而寵幸于平宗盛侍從華戸之一女子而雖身寵家温不驕盈而猶恭儉更瞻望老母于岵于屺而不安寢食一日宗盛逍遥洛之東山侍從亦同輦侍宴花香綺陌柳絲綵樓雖難逢之美景無價之春宵其情不怡其意不安詠和歌一首曰如何舞無都農春母皆家禮登騑之東農花也散羅咩宗盛甚感其至孝賜定省之暇侍從大喜走轂奔蹄歸寧老母老母伏枕欣慨甚矣

頌曰

池田侍從孝心無儔鳳占協吉門楣有賙琴瑟相和不足解憂成老萊戲欲祝千秋

侍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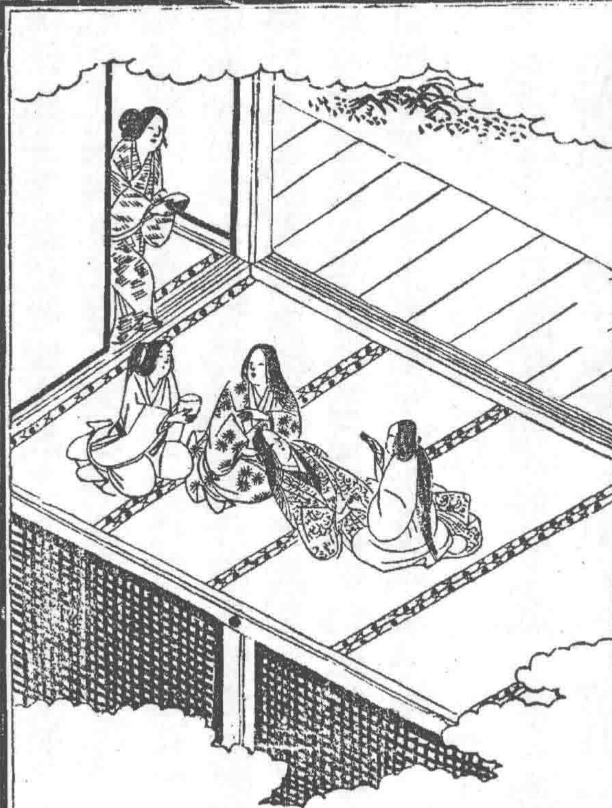
千壽

千壽者源頼朝卿侍女也。文治四年四月二十二日。入夜千壽於管中殺入。則蘇生。自來無痼疾。及曉有命出里亭。同二十五日曉。死矣。時年二十四。其性太柔順。人以所愛惜也。初前三位左中將重衡爲囚人。詣關東之時。不圖相馴。重衡迷眼。千壽斷腸。共有松栢化爲心。重衡上洛之後。戀之慕之。昕夕不休。懷念之所積爲胸欝之病。諸人稱之憐之。

頌曰

偶逢重衡　不圖銜恩　一夕侍宴　永矢不諼
操如寄松　竟不佩萱　可稱可哀　萬古貞塊

千壽



靜

靜者名娼礒禪師女源義經妾女也義經違頼朝之旨流寓于諸州不知所在爲尋問之召靜自洛至鎌倉靜曰義經蟄居吉野山妾與君分袂於藏王堂前之後不知其所在一日頼朝及夫人請鶴岡宮召靜於回廊是爲令舞曲也曰特嘗雖召稱病而不應者是以爲身已義經妾而耻做凝粧媚面之態也然夫人頻請之曰彼天下妙手也適來關東歸洛在近今不見其遏雲繞梁之妙則無曰且偏可備大菩薩冥感矣靜應召到于鶴岡告曰只有別緒長愁更無

舞曲樂情臨座猶固辭然而命及再三郎囬白雪之袖發黄竹之歌先歌曰吉野山峯農白雪蹈分氏入爾志人農跡曾古比志幾次歌別物曲之後又吟和歌曰賤哉賤賤農學環繰反昔遠今爾奈須與之毋哉誠是社壇之壯觀梁塵殆可動上下皆催興感頼朝怒曰今於八幡宮寶前尤合祝關東萬歲不憚高聞慕叛逆義經歌別曲不敬孰甚焉夫人諫曰君爲流人在豆州日於吾雖有芳契父時政憚于世潜使妾蟄居而猶和順君冒暗夜凌深雨到君之所亦出石橋戰場之時獨殘留伊豆山不知君之存亡日夜消魂銷膽論其愁則如今靜之心忘義經多年之好不戀慕則非貞女寄形外之風情謝動中之露膽尤可謂幽閑貞淑尚可賞翫焉於是頼朝意忽寬解矣特鎌倉中壯士澀夫等逼艶書於靜者多也靜頗落涙曰義經雖爲斥臣源二位之連枝也吾辱彼妾也汝等爲倍臣欲汚君主之妾乎義經不爲浪落之人則我得對面汝等乎況於逼艶箭挑妾心哉

頌曰

無屈權貴　不懼威猛　善言已志　世皆稱靜
頼朝張膽　内子陳警　狂瀾立止　清月移影

靜



江口尼

江口尼者攝州江口遊女之爲尼也治承二年秋九月西行法師與一僧同行逍遥于西州路到江口橋本驛路倡家旅店臨南北岸心懐旅客情悲家業之鄙事歎前世之宿因欲過其驛之時風雨俄起徘徊倡家之軒下時家内尼爲補葺屋漏持板一二片奔走東西於是西行不意口號曰賤之卧屋遠背曾煩布時尼聞之怱怱疾歩而來曰爾波漏雨波止登思爾波西行大感之迷歸路其夜宿其屋連歌既至朝一僧曰心寸麻禮奴柴乃庵哉尼應聲曰都耳思布

方登波急禮天西行益奇之曰我雖經歴六十州未逢似此之人吁男子則携手同遊一僧亦時曰追慕江口尼

頌曰

江口驛路　橋本水涯　夕陽斜時　秋雨驟催
雅釋秀句　女姓賽裁　何地何邑　不産人才

江口尼



遊女妙

遊女妙者攝州江口驛倡家之女也釋圓位欲詣天王寺路過江口驛翠娥丹臉之遊女維舟於門前邏客於河中吁悲哉朝朝嘗萬客之脣暮暮枕千人之手一生迎新送故終顏色故而取一抔土耳時沛然雲起霧雨滞滞故欲投宿於江口驛家驛家女不肯於是圓位詠和歌曰世間遠伊土布麻氏古曾加多伽羅目假能宿遠惜君哉妙和答曰世遠伊登布人土志聞波假能宿爾心莫止思計留西行大感此歌強宿斯屋閑談及深更其言皆觀如夢幻世歎一生

賣笑而蕩人心。翌日離襟㪅後西行得便風贈和歌曰。假初農世爾波思遠殘余聞志言農葉忘羅禮毋勢須妙返歌曰。不忘登先聞加羅爾袖濡天我身毋厭夢農人間。又一首歎心曰意不已。曰髮於呂志衣農色波濃叹留仁猶津礼奈枳波心也家利。西行見之而悲淚屢下。長太息曰。吁知衒賣女色之人皆有淫奔之行。未知在如此賢女子衒賣女色之中。西行每歷此驛莫未嘗爲之歎矣。

風世俚言。遊嫌疑詩曰。女子年當有事時。莫容出外去遊嫌僧坊佛室尤當忌。親戚人家亦不宜送僧道。詩曰。僧尼道士到人家。女子休教出侍茶。說法講經都莫聽。恐生情意有歪斜。

膾餘雜錄曰。取本朝仙釋之徒。失其素行者略記之。久米仙。一旦飛過郷祝浣女之脛白忽生染心。即時墜落。玄昉入唐而傳法曹宗。蓋一時之英髦也。天恩日渥。稍乖沙門之儀軌。逼花鳥使音於藤室。後被祟于廣繼。天八成紫陽真濟從空海受兩部大法。後偷眼於摩真女而成鬼魅焉。所謂愛宕太郎房是也。余謂僧托言授十念持八轍而入閨房姦女子者。于東于洛。與人所知也。莫教女子往僧舍。又莫教僧侶來頻家。是真訣也。可笑。

評曰。近世儒弱無操之女。溺佛氏後。竟有爲法喜淫奔不信之僧。情空門間或有犯人妻如此奸賊。僧犯女乎。女迷僧乎。蓋肉爛而蠅集。瓜潰而蟻生。同臭氣之相求而已。彼江口遊女之華容。縱使出無儔也。圓位從來鐵肝石腸。透關脫籠和歌之仙子。僧中之龍象也。豈爲之寂寥梵嫂火宅僧乎。雖然色之惑人也。和漢不少。今古居多。我豈贅言之乎。古詩曰。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此別嫌疑之寶訓也。我未及柳下。豈不避嫌乎。吁獨攻僧侶耳哉。無緇素。無貴賤。云男云女。云長幼。一日三復此語

則以可無過矣

頌曰

遊女名妙　非不移愚　賣笑千金　偷閑九衢
以好色心　易好佛途　江口流水　萬古不汚

遊女妙



大礒虎

虎女者大礒驛倡家女曾我十郎祐成妾也祐成時宗兄弟復父讐之後頼朝召虎問其狀而放遣之虎迎亡夫三七日忌辰於箱根山別當行實坊脩佛事捧和字諷誦文引驄馬一疋爲唱導施物此馬蓋祐成臨復讐日而所與虎也即此日遂出家赴信州善光寺時年十九見聞緇素莫不拭悲淚虎死而後貞塊化爲石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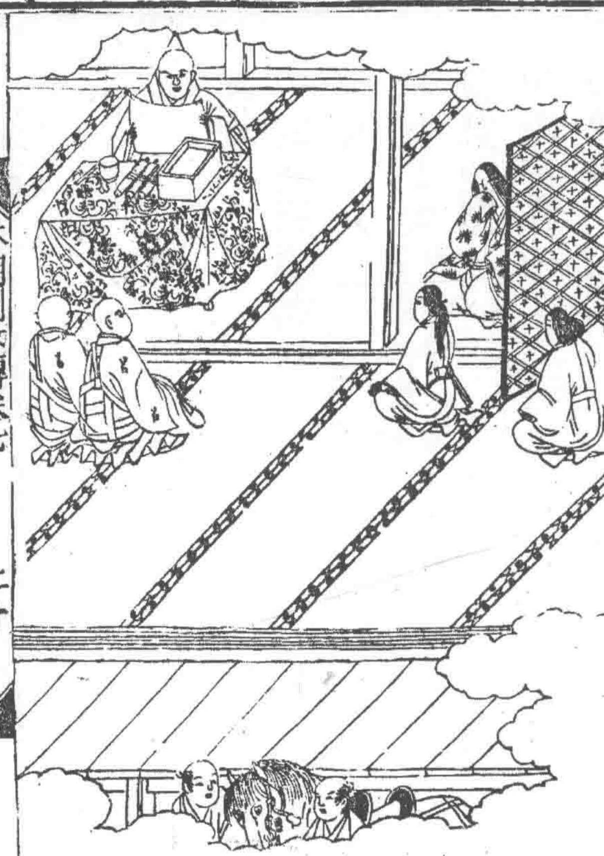
評曰世説載貞婦登山望夫化而爲石世傳大礒虎亦化爲石此蓋志一不分遂入于無情者也梅花村人題之曰即憐慨愛於堯血氣武人犀中軀妾婦當時誓星否隨成此石似望夫曾我爐篭虎世以稱難兄難弟矣

膽餘雜錄曰祐成時宗殺祐經復父仇祐成爲忠常被殺時宗爲童五郎丸所虜頼朝憤其勇材欲活之祐經子犬房丸嗚咽告訴欲殺之頼朝遂殺時宗凡父罪當死子不當報仇父死不當罪或非出上命而爲人所擅賄以死其子豈不可報乎昔者楊萬頃殺張審素審素二子瑝琇爲父復仇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刑九齡林甫君子小人之異可觀焉

頌曰

大礒虎女　倡家錢樹　雖逢新貴　何忘舊故
二八蛾眉　一夜恩遇　妾婦化石　貞介最固

大礒虎



微妙

微妙者京師之舞女也源頼家入比企判官能員宅庭樹花方盛時微妙偶詣于鎌倉頼家召之歌舞盡曲極態頼家感賞之廷尉曰此舞女有所訴故凌山川來于此也頼家問其旨之處微妙落淚數行不得出言溢問及再三言曰去建久年中父右兵衛尉爲成因讒口而所禁獄時以西獄囚人等給奥州夷所放遣之爲成爲其夷妾母不堪其愁歎而卒死矣時我七歳也無兄弟親昵多年孤獨而無告長大之今追慕切也故爲知其存亡欲買世人之愛憙而學舞

曲。今幸得親述情願。原赦父之囚矣。頼家輙遣使於奥州尋之。二品禪尼感戀父之志。召微妙覽其舞曲。後數日。使者反命曰。舞女父已死矣。微妙涕泣悶絶。而後之榮西律師禪房。遂薙髮號持蓮。訪考妣菩提。二品禪尼哀憐之。賜居所於深澤里邊。常招于持佛堂。此女初來于鎌倉也。古郡左衛門尉保忠寵遇。此時保忠往于甲州。不待其歸來而出家。不堪悲歎之故也。保忠歸來而大忿于榮西律師矣。

頌曰

賢哉微妙　身隱娼家　一心存孝　千里尋爺
悲脫彩衣　忽掛袈裟　幽居深澤　夫有誰遮

微妙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八目錄

處女傳 二十五人 附錄四人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八

處女（女未嫁曰處女）

美濃弟媛　附八坂入媛

美濃弟媛者八坂入彥皇子女也景行帝幸美濃左右奏言之茲國有佳人曰弟媛容姿端正帝欲得爲妃幸弟媛之家弟媛聞乘輿車駕則隱竹林於是帝權令弟媛至而居于泳宮鯉魚浮池朝夕臨視而戲遊時弟媛欲見其鯉魚遊而密來臨池帝則留而通之爰弟媛以爲夫婦之道古今達則也然於言而不便則請帝曰妾性不欲交接之道今不勝皇命之威暫納帷幕之中然意所不快亦形姿穢陋久之不堪陪於掖庭唯有妾姉名曰八坂入媛容姿麗美志亦貞潔宜納後宮帝聽之依喚八坂入媛爲妃生七男六女

頌曰

賢哉弟媛　不廢懿親　固辭先行　願讓天倫
仁智存心　貞順體身　自是景行　王子振振

美濃弟媛



玖賀媛

玖賀媛者官人桑田氏女也仁德帝示近習舍人等曰朕欲愛是婦女若皇后之妬（皇后諱曰磐之媛葛城襲津彥女也）不能合以經多年何徒妨其盛年乎卽歌曰游儺曾虛赿（水底歷也）於游能（女子）烏苔咩烏（乙女也謂玖賀媛也）多例揶始儺播務（誰養也凡御歌意者以玖賀媛可賜何臣哉之由也水底歷者忍義歟）於是播磨國造祖速待獨進之歌曰游箇始報（三日潮也一曰三日之潮其沈急速故欲讓早待之發語置此言乎）破利摩破揶摩智（播磨速待也）以播區娜輸（岩下也一曰巖右負嶺下潤之時人何加之不恐懼仍欲言恐慄之發語引此辭乎）古俱等望（恩也）阿例揶始儺破務（吾養也凡歌意者言敎如下巖右不可）

臣早可賜玖賀媛之由也。即日以玖賀媛賜速待明日之夕速待詣于玖賀媛之家而玖賀媛不和乃強近帷内時玖賀媛曰妾之寡婦以終年何能爲君之妻乎於是帝欲遂速待之志以玖賀媛副速待送遣於桑田則玖賀媛發病死于道中故於今有玖賀媛之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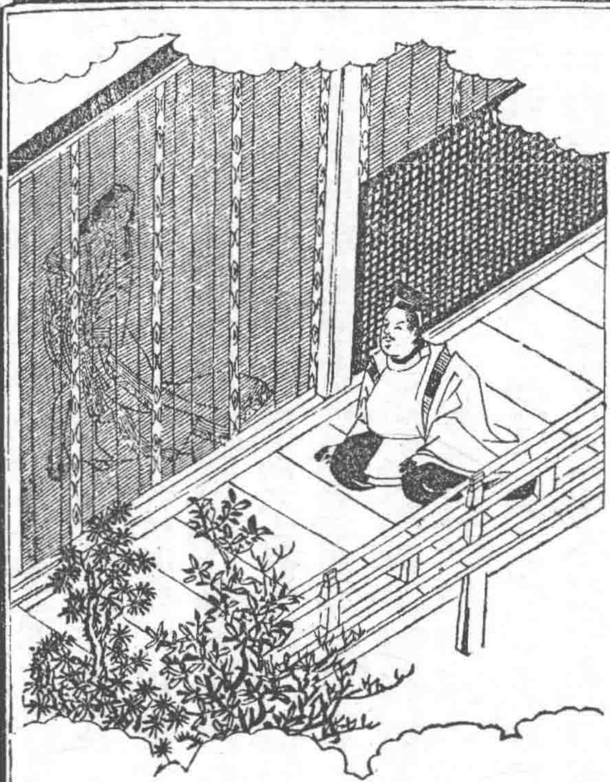
評曰。玖賀媛已爲皇后遥所側目。未蒙天子得顧盻。天子哀之。許嫁速待。媛痛傷于二千庭之虚名。不傷老死于上陽。而遂不幸否死。又不見其晩節。吁命哉。

頌曰

吁玖賀媛　所妬皇后　將老上陽　非欲爲偶
及許速待　不執箕帚　病死于道　貞淑之婦

本朝列女傳巻八　五

玖賀媛



國依媛

國依媛者的臣祖口持臣妹也仁德帝二十二年春正月帝語皇后曰納八田皇女將爲妃時皇后不聽爰帝歌以乞皇后曰于磨臂苫能也。今人多莵屢虚等太弖。言立也。言諸人並兩于瑳由豆流。儲強也。一云日怨讓也。多毘磨莵餓務珥。絶間續也。奈羅陪弖毛餓望。並也。凡御歌意者。並兩妻寄于儲強也。仍欲相並妃之由也。皇后答歌曰。虚呂望虚曾。衣也。赴多弊茂豫耆二重吉也。瑳用廼虚烏佐夜床也。那羅陪務耆並也。介辭古耆呂介茂。賢也。呂助語也。凡御歌意者並兩妻之床者非賢君之由也。帝又歌曰。於辭弖屢。推出也。難波之稍如推出也。或曰。欲讀難波之發語也。萬

本朝列女傳巻八　六

葉集於志弖流奈仁波必連之。那珥破能瑳耆能。難波稍也。那羅弭破莽並濱也。名所也。那羅倍務苫虚層。並床也。層能古破阿利鶏梅。其子在也。凡御歌意者。古賢主聖主。如難波並濱並納后妃之閭。其皇子多多之由也。皇后答歌曰。那莵務始能夏虫也。譬務始能虚呂望。火虫衣謂火取虫也。赴多弊耆弖。二重著也。言火取虫自多飛入于火。喩重衣也。介區如此也。游夜官也。儀利破。邊也。略阿也。阿珥豫區望也。豈能阿羅儒。非也。凡御歌意者。召納兩妻之官邊者。如夏虫之入火。非能之由也。一日在難波之地名也。帝又歌曰。阿佐豆麻能朝妻避介能所名小坂烏瑳介烏也。介多那耆珥。薪也。片荷之游致喩區茂能茂。路行者也。多愚譬弖序豫枳。比善也。凡御歌意者。不並后妃者。如片荷薪之片左釣路行之一人者。如冷然可思之由也。名所之中。黄

以妻爲妻寄來于后妃之義也。皇后遂謂不聽。故默之。亦不答言。二十年秋九月。皇后遊行紀國。到熊野岬。即取其處之御綱葉而還。於是帝伺皇后不在。而娶八田皇女納於宮中。時皇后到難波濟。聞帝合八田皇女。而大恨之。則其所採御綱葉。投於海。而不著岸。故時人號散葉之海曰葉濟也。爰帝不知皇后忿不著岸。親幸大津。待皇后之船。而歌曰。那珥波譬苔難波人也。須儒赴泥鈴舟也。以苔羅齊謂避也。於朋淤赴泥大御舟也。苔禮取也。言檝速取也。凡御歌意者皇后御舟遲。檝櫓急速可取之由也。時皇后不泊于大津。更引之泝江。自山背廻而向倭。明日帝遣舍人鳥山。令還皇后。乃歌之曰。夜莽之呂珥山背。伊辭鶏急也。辭與五音通。苔利夜莽鳥山也。舍人之名也。伊辭鶏之鶏謂急行也。之字有由如乃訓。阿餓茂赴莬磨珥我思妻也。略於也。伊辭枳阿波牟伽茂急遇也。凡御歌意者如辭是非聽皇后之詞詔鳥山之御歌也。皇后不還猶行之。至山背河而即越那羅山。望葛城。更還山背。興宮室於筒城岡南而居之。冬十月。遣的臣祖口持臣。喚皇后。爰口持臣至筒城宮。雖謁皇后而默之不答。時口持臣沾雪雨。以經日夜。伏于皇后殿前而不避。於是口持臣之妹國依媛。仕于皇后。適是時侍皇后之側。見其兄沾雨而流涕。之歌曰。揶莽辭呂能山背也。莬莬紀能游揶珥筒城宮也。茂

能莽烏輸物言也。烏字者宇與於兩音也。和餓齊烏謂吾兄也。齊烏者男子之通稱。又兄也。游例磨見也。那游多愚摩辭茂涙流也。時皇后謂國依媛曰。何爾泣之。對言。今伏庭請謁者。妾兄也。沾雨不避。猶伏將謁。是以泣悲耳。時皇后謂之曰。告汝兄令速還。吾遂不返焉。口持則返之。復奏于帝。帝浮江幸山背。明日乘輿詣于筒城宮。喚皇后。皇后不參見。時皇后令奏言。陛下納八田皇女爲妃。其不欲副皇女而爲后。遂不奉見。乃車駕還宮。帝於是恨皇后大怒。而猶有戀思。

頌曰

惟國依媛　情異同僚　妹火焦胸　兄雪到腰
二難有悌　伉儷無聊　歌述心曲　朱顏半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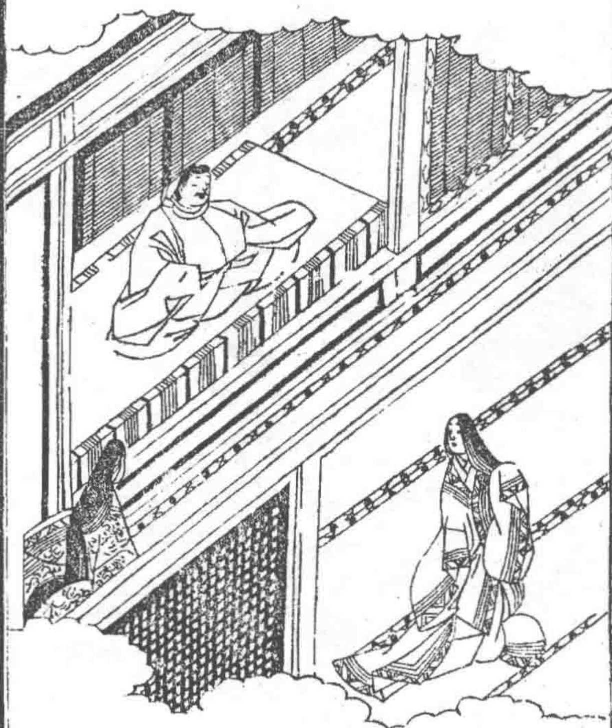
反正帝公主

反正帝公主者史闕其名雄略帝爲皇主時欲聘公主公主對曰。君王恒暴強也。纔忿念起則朝見者夕所殺。夕見者朝所殺。今妾等顏色不秀加以情性拙之。君威儀言語如毫毛不欲王意豈爲親乎是以不能奉命遂遁以不聽矣。

評曰。凡婚姻。論富貴。東夷之道也。擇德義。君子之情也。公主自知其德之不足爲耦矣。君子哉如斯之人。後世衒嫁不售者聞此言則赧然汗下。

頌曰

論富衒嫁　既不容議　古今婚姻　須擇德義
王子暴强　公主順智　敢辭非偶　遂不納贄



櫻兒

櫻兒者昔者之娘子也。于時有二壯士。共誂此娘。而捐生格競。貪死相敵。於是娘子歔欷曰。從古來于今。未聞未見一女之身往適二門矣。方今壯士之意。有難和平。不如妾死相害永息爾。乃尋入林中。縣樹經死。其兩壯士不敢哀慟。血泣漣襟。各陳心緒作歌二首曰。春去者插頭爾將爲跡我念之櫻花者散去流香聞。又曰。妹之名爾繫有櫻花開者常哉將戀彌年之羽爾

評曰。二壯士者行露之男也。一娘子者。優漢廣之妾也。吁悲哉。教化不及遐。而櫻兒卒經死。

頌曰

吁行多露　教化未明　寃女縊死　取義舍生
二士作詠　萬葉腸情　世稱櫻兒　千古芳名


櫻兒

鬘兒

鬘兒者昔者之一烈女也。有三男同聘一女也。娘子嘆息曰。一女之身易滅如露。三雄之志難平如石。遂乃彷徨池上。沈沒水底。於時其壯士等不勝哀頽之至。各陳所心作歌三首。其一曰。無耳之池羊蹄恨之吾妹兒之來乍潛者水波將涸。其二曰。足曳之山縵之兒今日往跡吾爾告世婆還來麻之乎。其三曰。足曳之玉縵之兒如今日何隈乎見管來爾監。

評曰。一女將逢彊暴侵凌之患。欲訴之上。上無召伯。吁悲哉。遂葬魚腹。命乎天乎。

頌曰



強暴淫夫　侵陵鬱兒　貞心如石　義路豈迷
一娘入水　三子噬臍　比橋下女　迹如雲泥

尺度氏女

尺度氏女者當時之智女也此女不聽高姓美人之所誂應許下姓媿士之所誂也於是兒部女王裁作此歌嗤咲彼愚也歌曰美麗物何所不飽矣坂門等之角乃布久禮爾四具比相爾計六

評曰雖在縲絏之中妻之雖爲下姓媿士許之必量其才而求配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徒論高姓美人則文中子所謂夷虜之道也兒部女王之歌以私心而已陋哉女王之知可及也坂門等之愚不可及也

頌曰

縱在縲廩　量才妻之　不厭媿容　擇德奉箕
美麗之歌　惟陋惟私　坂門不愚　女王何癡

尺度氏女



菟名日處女

菟名日處女者攝州人也。濡夫二人同志而誂一女。一姓菟原攝州人也。一姓茅渟泉州人也。二濡夫朝朝暮暮孤鼠進退處女門。如醒醲病酒之人。處女無如何之處女之父母聞焉。不能和二夫之心。登水臺於生田河上。招二濡夫曰。二士不任肝膽之切。更無優劣。如擇婿何。奚可妾與人。不如察二士射藝。從今射水上鳧。蓋試其中否擇對矣。二士喜慰謂實獲我心。二士齊放矢。一中尾。一中首。於是處女詠倭歌曰住和比奴。我身奈許氏。咩津農國農生田乃河波名爾古曾有家禮。吟畢而自水臺投身溺死。二士驚懼亦同入水援之。一取女手。一取女足。共溺死。處女之父大哭葬之。二士之父亦同來而哭。厚葬之謀與處女同穴。菟原氏父曰。同邑之男女同墳墓而可也。泉州人何葬于他邦乎。茅渟氏父不得已。盛泉州之土於小船。轉送之攝州。親築長夜室於處女墳側。三墳纍纍。俗謂之處女塚。菟原氏太刀弓矢及衣服器用等徒藏冢中。茅渟氏不然也。異日有旅客信宿于此冢邊。夜有鬭擊聲。客怪而自行見之。曾無遮眼者。客且眠。夢一壯士血遍身跪曰。我有多年之敵。而鬭爭

無止時。願借旅客之刀。散多歲之恨。客不能固辭。授一柄於壯士。夢醒而視腰間。無劍。刀客猶怪之。暫而鬭擊之聲又如前。而止。壯士又來而反璧刀於旅客。拜謝曰。依君之鴻恩。解多年之怨。自今以後。永以爲君家之如願矣。屢語生前之事。而去。時昒昕也。見之無人。血流冢上。劍亦抹血。高橋連蟲麻呂見斯處女墓。歌曰。葦野屋之宇奈比處女之與槨乎。往來跡見者哭耳之所泣。又曰。墓上之木枝靡有如聞陳努壯士爾之依倍家良信毋。

評曰。唐高祖射孔雀眼。且娶竇相之女。斯逞[illegible]水禽首尾。失貞烈之娘。幸與不幸。皆天也。而遷[illegible]

之塊隗。有鬪撃之説何也。積屍所萬人坑。人多為鬼魅豈可誣乎。先儒所謂氣之聚者厚則散之者遲亦不可謂無是理也。皆其氣之不得其正者爾。非鬼神之常理也。終亦必無而已矣。

頌曰

唐帝射雀　得奇相嬙　淫夫中禽　失貞烈娘
命乎天乎　不可思量　處女塚下　花草最香



山州幼女

山州久世郡幼女者郡民女也。七歳誦法華普門品數月而終全部。一日出遊村人捕蟹持去。女問捕此何為。答曰充食。女曰以蟹惠我。我家有魚相報酬。村人與之。女得放河中。歸家多覓乾魚。其父耕田中。一蛇追蝦蟇而含之。父憐而不意曰。汝捨蝦蟇以汝為壻。蛇聞言舉頭見翁。吐蝦而去。父歸舍思念誤發言。懸失愛子懊惱不食。婦及女問曰。翁何有憂色而不食。父告實。女曰莫憂。早食焉。父悦受膳。初夜有叩門人。女曰是蛇也。[illegible]言三日後來。父開門有衣冠人曰。依約來。父隨女語曰。且待三日。冠人去。女語父擇良材固造小室。室成。女入內閉居。三日後冠人果來。見女屏室生忿恨心。乃復本形長數丈以身纏室舉尾敲戶。父母大恐不得寐。半夜後叩聲息聞悲鳴聲。頃刻悲聲又止。明旦父見之。大蟒蟹百千手足亂離。蛇又被瘡百餘所。并皆死。女開室出顔色不變曰。我聞戸外大小蟹千百來殺此蛇。大蟹多歸。小蟹死。今存者皆小蟹耳。然大於尋常。我通夜誦普門品。有一菩薩長尺餘語我曰。無怖也。我擁護汝。父母大悦。便穿土埋衆蟹及蛇。就其地營寺薦冥福。故號蟹蒲

寺。又曰紙幡寺。

評曰、夫蛇之慾、欲配比類、自以爲莫吾禦矣。而不知蟹之能寸其軀也。物豈專以小大爲強弱哉。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彼如揚寶之黄雀、毛寶白龜、皆仁愛之陰德、而有陽報也。山州幼女放蟹而妖災得免。豈云無之乎。然則蟲中有人、世人中有蟲。吁、可以人而不如蟲乎。

頌曰

山州幼女　惟仁惟恕　陰德固有　陽報最著
蝦蟆何幸　螃蟹有慮　巨蛇不祥　可勝德歟



山州幼女

寺側貧女

大安寺側貧女者、未詳姓氏。常詣殿求福、累日祈之。一日詣寺、門橋有錢四緡、簡書曰、大安寺修多羅錢。女入寺告之。知事開庫果失四千。取之納庫。明日女赴寺、庭上有緡錢、簡如先。女又送寺。又明日女家閫內、又有四緡、簡曰、大安寺成實論宗分錢。女又送寺。寺僧怪問。女曰、我比來詣大殿祈福。衆僧聞之、知佛慈濟、返與於女。女得之、漸爲富人。

頌曰

緡錢四千　入貧女貪　非青蚨歸　須蛺蝶化
旹云佛賜　何有僧訝　與黃壽家　巨福相亞

寺側貧女



諾樂孝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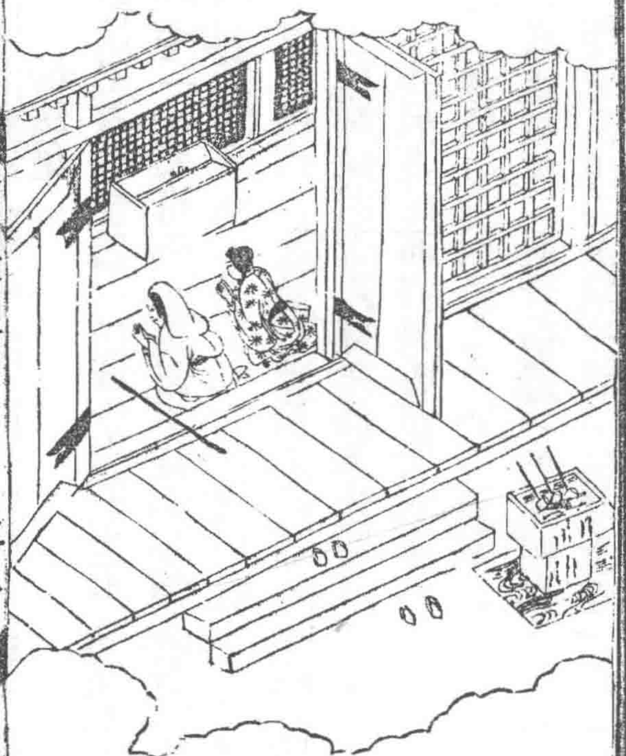
諾樂孝女者蓼原村盲女之女也家甚貧里中有藥師像母子二人向像敬拜祈開目一時像臆如桃脂者忽然湧出女子怪告母母曰取來子取與母母食之甚甜傳兩眼即開

評曰。廣陵盛彦事母至孝也。母因疾失明。食蠐螬炙。節之母食以爲美。母目豁然即開。木佛像臆如桃脂。若豈得非如蠐螬炙宜治眼乎。吁孝感動天心和漢亦然也。

頌曰

蓼原孀婦　患眼爲盲　孝女禱佛　豁然得明
桃脂一塊　優用三牲　天感人應　皆是[illegible]

諾樂孝女



大和處女

大和處女者未詳其姓氏處女之父生煙霞痼疾發泉石膏肓築山穿池集奇樹怪石逍遙自適于其間粤有孤子曰猛父多丸偏窺園中摘芹採萍時處女出遊園中孤子覗其華顔婀娜擧止閑雅忽意奪神駭遂覺晷漏之不保孤子有母憫其子疾又同忘寢廢食他日不圖處女之僮御來訪其家母子並臥僮御詰問其病因孤子以實告之僮御甚憐之密告事於處女處女微笑曰我療迷悶之疾乎僮御大喜而告之於孤子孤子歡抃疾小愈處女曰屢傳藍簡於

我乎不能執筆則不可也孤子聞之而學書法處女曰我父百歲之後可使汝主家事墻面荊心沐猴而冠則不可也孤子聞之而對曉窻夜燭處女曰往友于我家爲壯士姿則人必恠之使斷髮則可也孤子聞之而祝髮處女曰無所爲之事而沙門屢來則人必怪之託言於祈禱而時請招于汝讀心經般若則可也孤子聞之而諳誦二經處女曰召卿託言於護身若無脩行則人不信乎孤子聞之而與桑門遊諸山靈窟於是處女病而死孤子僧聞之而熱惱頻盡壓開鏡清善脩浮圖道世傳處女者行基之後身而孤子者智光之化身也

頌曰

和州處女　恐誑狡童　朝四暮三　情似狙公

本非鄭俗　豈又衛風　遂變囪奔　悔悟有功



妙法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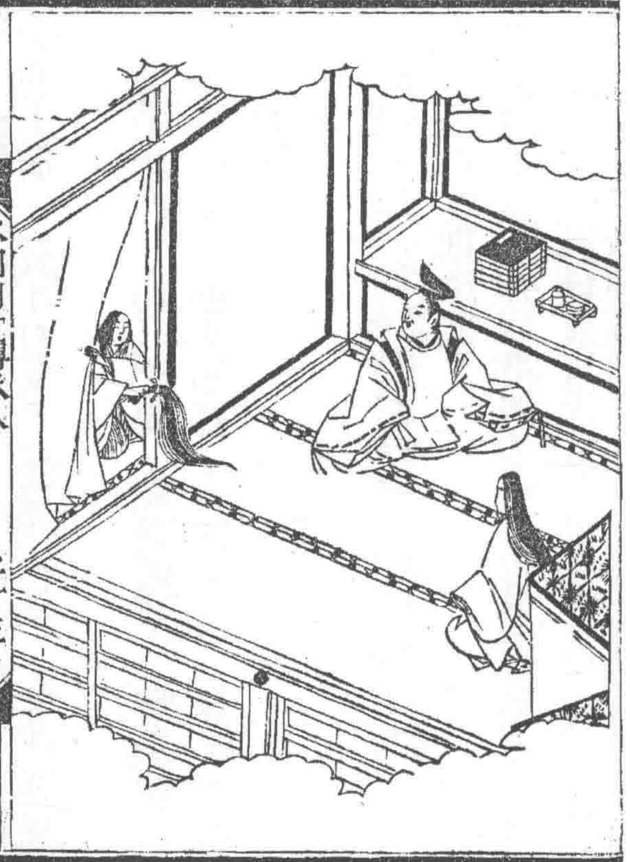
妙法尼者都督長史高成章長女也生豪富不事花飾年二十父母告嫁匪離不從明年謀奪歸人至期潛斷髮擲帳外父母不能若何或曰豈不關孝乎答曰女聞歸三寶者逆二親而不爲不孝也遂具戒精海律比誦法華六萬部又修密法每日閼伽水必自汲臨終唱彌陀而終異香薰人衣年八十一

頌曰

成章長女　自少信道　形雖婉娩　心惟枯槁

譬逆二親　求歸三寶　欲云至孝　君子懊惱

妙法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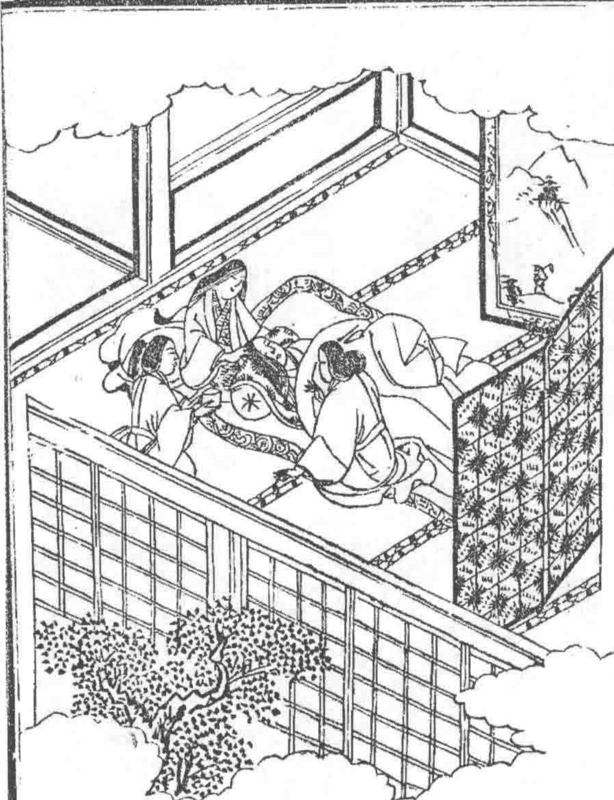
藤兼澄女

加州刺史藤兼澄女者性聰明持法華一時受疾而殂經一宵而蘇曰冥使四五輩驅我而去到一大寺堂閣嚴麗聖衆來往吾乃思念極樂世界乎兜率天上乎不然無是等嚴飾時一僧曰彼善女人乖早到此法華功未充運年未來耳我見一堂置數千部妙經僧曰是汝頃者所轉也由是善力當生是處我聞之心生歡喜又見高廣之宇金色大佛光明熾然以袈裟覆面衆妙音告曰善女汝轉法華故給汝見我身聞我聲而不讀無量義觀普賢二經故不令我面見汝還本土加二經益轉法華我又不蔽面汝知乎我是釋迦牟尼佛也時二天童子相送出門我乃蘇息說此事已病便愈爾後加二經讀法華

頌曰

不意屬纊　惟兼澄娘　且出本土　遠游天堂
美人面命　神童歸忙　一朝蘇生　未熟黃粱

藤兼澄女



繪嶋海女

繪嶋海女者幡州海畔民間女也中納言行平有罪而左遷須磨浦時乘輿垂釣逍遥繪嶋浦偶沐水女子之中有美一人行平顧聘而戲之曰女子之蜑屋在何處乎海女荅曰白浪乃寄留奈幾佐爾世遠過寸海士乃子奈禮半宿毛佐多女須詠畢失跡行平且感且哀曰吁竒哉如此荒陋之地如之產人才於是夏夷可以一視矣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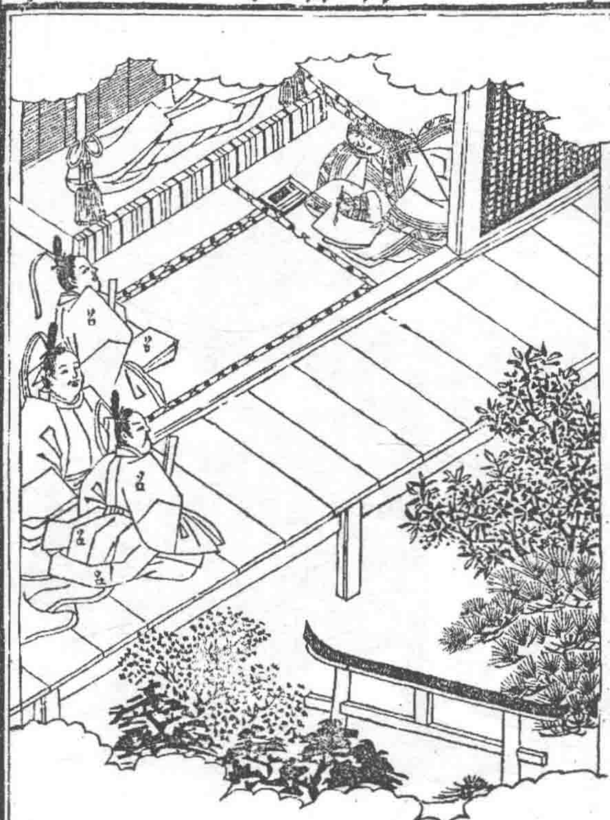
黄門行平　忽起心兵　戲言出思　和歌發情
不邪不淫　有才有名　繪嶋風韻　全非鄭聲

繪嶋海女



有智子

二品内親王有智子者嵯峨帝之皇女王氏所誕育也頗涉經傳史漢兼善屬文元爲賀茂齋院弘仁十四年春二月帝幸齋院花宴俾文人賦春日山莊詩各探勤韻公主探得塘光行蒼飾瀝筆曰寂寂幽莊迷樹裏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新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荅蒼帝歎之授三品于時年十七是日帝書懷賜公主曰恭以文章著國家眞將榮樂負煙霞卽今永抱幽貞意無事終須遣歲華



詩賜召文人料封百戶大長十年敘二品性貞潔居于嵯峨西莊薨時春秋四十一遺言薄葬兼不受葬使時承和十四年也

評曰公主如其薄葬者儉陋也凡葬祭皆尊卑有分過不及皆不禮也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有無

頌曰

吁有智子　希世淑女　幼弱善詩　貞潔馳譽
花蘂夫人　是其殆庶　薄葬識使　操追遺語

如藏尼

如藏尼者平將門第三之女也有姿色諸家遍聘女不許也及將門伏誅遁走到奧州女元薄世情於惠日寺傍結菴寡居一日受病氣絕至炎官庭上繫無數罪人時小比丘持錫至諸冥使皆避席曰地藏菩薩又來也女聞地藏名趨向啓曰大士救我菩薩即將女赴廳所告曰此女堅信之夫人也雖受女形不爲欲事此度歸本土不可繫此也炎王曰謹受命菩薩便送女出門又告曰汝受持我言否女曰大慈濟我豈有違戾菩薩唱曰人身難受佛教難遭一心精修不惜身命女聞已蘇息便屈沙門出家法名如藏專心持地藏號世稱地藏尼年八十餘端坐而滅

頌曰

惟如藏尼　平將門女　元薄世情　不事機杼
到炎魔時　與大士語　古稀加十　遂往佛所

如藏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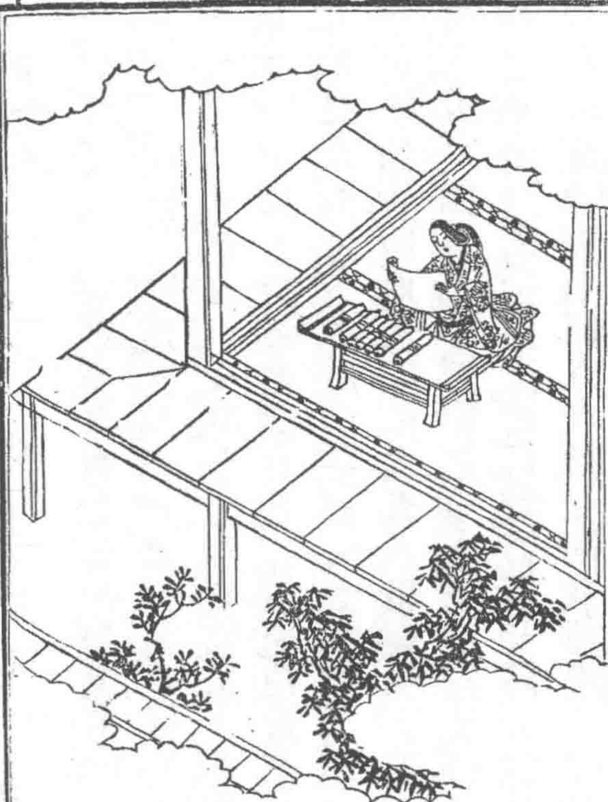
藤敦光女

吏部侍郎藤敦光女者性聰明也九歳讀大乘經若干卷至齋日絶肉味雖戲劇不妄講珍玩好具人或求之必與之漸長尚坐臥父母傍每聞聘禮堅拒不納父母語曰汝是女人身已長成何相隨如小兒而不欲佗之乎答曰我在父母傍以十八爲期豈久乎父母問曰何期十八哉女笑而不言常願諸精舍日課經咒妙法華等皆悉誦之大治五年有心腹病自熊野歸所患除愈時年十八明年秋舊病乃發至仲冬求出家父母不許只受禁戒近屬纊懇請薙髮匪披袈裟念佛而逝歷數日容皃不變身甚輕

頌曰

惟敦光娘　意氣洋洋　聘禮堅拒　經咒無荒
三六爲期　九品豈忘　一旦蟬脫　身輕塊飃

藤敦光女



夜叉女

夜叉女者左典厩源義朝女母名延壽濃州青清賀倡家大炊者夜叉女之外祖母也義朝之軍士敗績于京都出奔于東州頼朝因勢後到江州森山里人欲誅頼朝頼朝被累代所傳之太刀切髭自斬殺二人里人恐懼[illegible]義朝使政家歸尋頼朝即追及義朝既而又候遂與義朝相失頼朝凌雪獨行到淺井北郡暫憩於民家明年二月首途赴美濃青清賀逢異母及異母弟夜叉女直到不破關原為平氏倍臣彌平兵衛宗清所虜以上京都路偶又宿于青清

賀夜叉女視頼朝罹縲紲而啼泣曰我雖為女亦典厩之子也佗日所捜求而為官奴再受虜[illegible]今與兄同逢刑而共死也即將走出於[illegible]而遮止之時頼朝之京師或曰夜叉女獨[illegible]青[illegible]而卒赴株河而死時年十一

評曰夜叉女不忍視兄患難投深淵而死最人所難況幼女乎不滅父兄之令名古有爲毒[illegible]二[illegible]

頌曰

一牛轂觫　怵惕屢至　況同胞刑　豈可[illegible]

吁夜叉女　無懦忍志　不滅其名　[illegible]

夜叉女



中納言局

中納言局者待賢門院之官女也女院薨後歎別祝髪隱于小倉山下發菩提心凝道場觀西行法師往而問之境離囂塵洞留蘇迹局尼語曰初出家之日追慕女院之念背未止戀慕同遊之情時無忘時生[illegible]之界乎至西極樂之地乎於是亡泣女院之思下泣同遊之睦今又且無其念因修行之[illegible]而去遲懦之念歟愚痴女子尚如此況園位[illegible]修乎西行聞之即顧我身大感大[illegible]而局尼疾病西行聞之俄然面[illegible]合掌端[illegible]於是

西行流淚斷腸。

頌曰

恩君慕友　人情之常　終者易忽　遠者易忘
浮圖所貴　聖門不臧　於黃門局　儒佛可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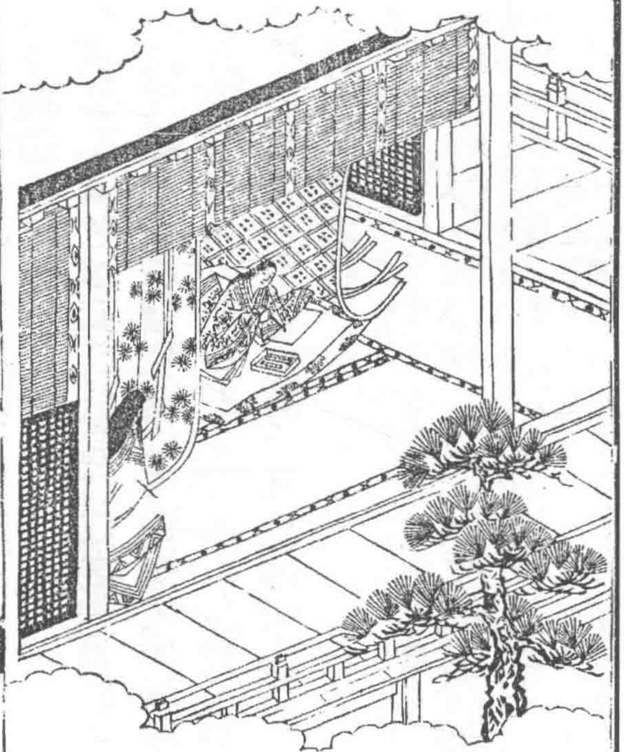
延政門院

延政門院者後嵯峨院之皇女也。一日人誦仙洞皇女賓和歌一首曰、二文字（こ。古作古）牛角文字（い。古作以）直文字（一。古作之）曲文字（く。古作久）登曾君波遠保由留。是幼稚之製作也。故世舉稱之。

評曰、徐惠妃生五月能言、四歲通論語詩、八歲自曉屬文。吁延政門院英才略似之。埜槌曰、假名字法雖作古比之久、此時其法未行乎。縱然雖有其法、幼公主之述作不可言誤焉。明魏法師既破假名法、以爲遠於江惠之類。皆通用。事文類聚引白氏文集註曰、鄭玄家牛觸墻成八字。然則以八字可謂牛角文字。似言以字殿山縁起曰、竪三點加橫一點、橫一點加竪三點爲山字。又橫川爲三、竪三爲川。類說所謂三々橫、兩々縱爲習字之類也。又樂府解題井謎曰、二八三八飛泉仰流。蓋二八三八爲五八、五八四十也。四十爲井字。故錢昭度食梨詩三八飛泉桃齒寒。以此井字詩觀之、則公主之歌亦可謂和歌之謎也。

頌曰

後嵯峨女　延政門院　其才其英　之子其孌
幼善和歌　孝行不倦　吁如斯人　又不可見



信實三女 辨内侍 少將内侍 藻璧門院少將

信實朝臣法名寂西有三女姉辨内侍次少將内侍妹藻璧門院少將皆以和歌道而名于一時後嵯峨帝御幸之日辨内侍少將内侍候御車藤爲氏卿亦扈從焉府櫻花一朶在花瓶爲氏竊取之帝察見之召辨私語曰爲氏偸花汝連歌驚之辨承命言下曰白浪農立寄天折櫻哉（後漢白波賊古今集風吹波與津白波之歌皆曰盗賊）爲氏聞之即曰知良志加家天曾爾父閉加里家留帝大笑之衆輿稱焉少將内侍其才又抜群惜哉蚤死辨内侍老衰而後自髡其髪遁坂本北大木龜山

帝七月七日有和歌會於是賜品題於辨尼賦七夕衣曰秋來毛露置袖農狹家禮半七夕津女爾借於加佐麻志帝且憐且感有恩惠之詔藻璧門院少將又才女也歌曰已之音爾津羅幾別農者土多爾思毛不知鳥矢鳴羅咩定家卿甚賞此歌自走老筆謄寫古今集贈之其後序曰國母仙院少將依爲此道之堪能不斷老眼之不堪書寫之云少將老後祝髮卜居於法性寺台趾平親清女自東國到京師慕藺少將尼而問之時尼在持佛堂隔障子曰吁君問縦紙爲裳之老尼好斯道之志偉哉即余將接目毛亦耻老尼之管闚筐擧遂不逢厥後親清女欲歆香名之意急尚未止時贈東脩道手示終爲倭歌之友

頌曰

寂西妹姉　才而且美　有歌驚人　既錄國史
朋自遠來　幽齋不鄙　古謂才難　况又女子

信實三女



平親清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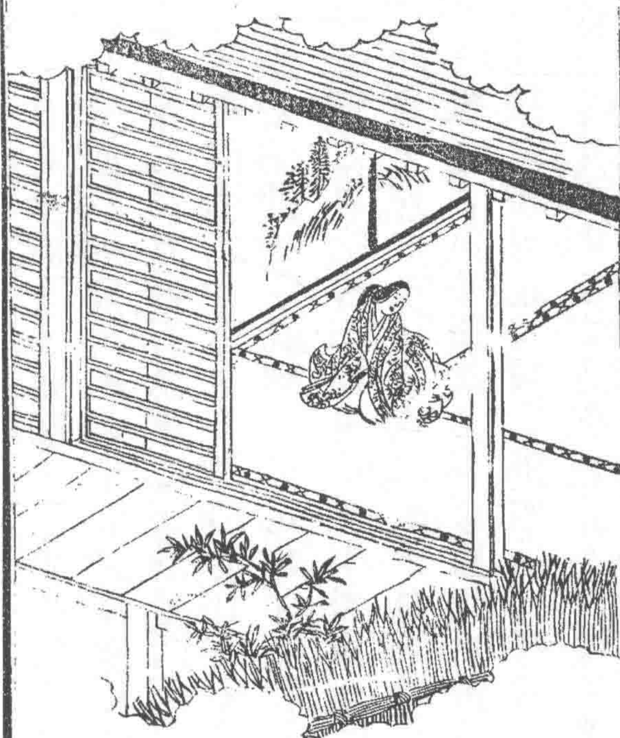
平親清第二女者未記其名。當時以倭歌鳴世者也。不幸逢父之憂，形貌欒欒，憂心慱慱。既喪畢詠倭歌曰，今日麻天母奈加羅布閉信士於毛比幾哉別信麻麻農心奈利勢波。權大納言為氏卿撰入此歌於續拾遺集奏覽之。

評曰。詩傳曰。按喪禮為父為君斬衰三年。昔宰予欲短喪。夫子曰。予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傳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勵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以是見之，則親清女者似子夏而存秉彜之心者也。豈強而為之者乎。

頌曰

平親清女　當時秀才　喪畢詠歌　性情不回
引而致禮　吁君子哉　行似子夏　幾有餘哀

平親清女



今出河院近衛

今出河院近衛者鷹司權中納言藤伊平女伊頼卿覺道上人實伊僧正等之妹也兄弟皆秀于歌林近衛九歳父賜題曰池氷兄之歌既成近衛見之又皆詠薄氷時近衛以爲與人同詠薄氷尚不可有其興於是詠池汀厚氷父覩之歎抃曰此厚氷之詠就中最秀逸也此作者誰也不怠則益進而列歌仙班乎遂如父言自續古今集以來五代勅撰其歌多載時請仙洞恩偶不少一生寡居不納聘禮又不筮仕終法華經千萬部讀誦之功

頌曰

伊平女子　何人爭妍　難兄難弟　皆爲歌仙
藤氏氷厚　謝家雪新　道韞近衛　妙倶入神



祝成仲女

祝部成仲女者善和歌當時之才女也成仲不幸喪其子不勝哀慟之至製倭歌一首賜一女子其歌曰諸共爾越麻信物遠死出之山又思人無身奈利世波女子聞之詠吟曰君加多女伊登土命乃惜哉加加流憂目遠親勢信土思閉半父子共瀾然而涕下贈答二首之歌見新拾遺集

頌曰

祝成仲女　豈稱美貌　其疾之憂　全身爲孝
倭歌一句　是則是傚　聖人雖去　又不乏教

祝成仲女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九目錄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九

奇女

奇異也。仙釋之女子。有奇異之行者。悉列于此。

都藍尼

都藍尼者和州人也。精修佛法。兼學仙術。居吉野山麓。世傳金峰山者黄金之地。金剛藏王菩薩護之。不容婦人涉。竟藍言而曰。我雖女身。淨戒靈感。豈凡婦之比哉。乃登金峯。忽雷電晦暝。迷不知路。弃所持杖。其杖自殖。漸成大樹。藍又咒龍乘之昇山。纔到泉源。不能進。藍嗔蹈岩巒。皆盡崩裂。其參龍之池。在岩下。二跡今尚存。世言得長生之道。不知所終。

評曰。和州都藍尼與玉巵少女。易地亦然也。

近思錄曰。問神仙之說有諸。曰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錬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

或問羅浮先生曰。明宋太史賦日東曲。其中云。天皇夫人涉秘寶。八角垂芒貫斗牛。攜青牛不渡大洋海。莫怪無人識道書。註云。國中無道士。此言如何。余答曰。不然。夫我邦者。天神地祇之所鎭。而靈仙異人之所產也。太陽燿靈於是。赫曔扶桑若木於是。榮揚洪波大瀾之所激瀁。千山萬島之所秀出。推而稱君子國。固當。且夫元氣之淳流。遘會之隆纖。時時挺生。大人才子。不可勝數。世神世上古姑舍之。及人代天子壽踰一百歲者亦不少。且文武內大臣浦嶋子。舉國人之所稱也。南山白箸翁。高市久米仙之輩。昭昭乎世不可誣也。彼宋濂豈能知我邦之爲靈區哉。

頌曰

都藍尼



都藍女姓　兼學仙釋　金峰難攀　弱水如隔
忽棄黎杖　更跨龍脊　皆云得道　長掌玉液

中將姬

中將姬者僕射藤拱佩（拱佩者右大臣豐成之號也）之女也。母藤原百能也。天平十九年生矣。性無世染，不納聘禮，專志安養。天平寶字七年夏六月，入和州禪林寺（俗曰當麻寺），薙髮法名如法。時年十六。誓曰：我不見彌陀真身，不出寺門。其志確乎不拔。數日，一比丘尼至，不知從來，儀相瓌偉。語曰：我令汝見淨土觀彌陀。須集百駝蓮莖。於是乎新尼奏于朝。詔使送蓮莖一百駝，而滿數。化尼自折莖取絲，綵新井濯之，五色爛然。又數日，一女來，容貌端麗。問化尼曰：絲成否。對曰：成。化女得絲，於殿之西北角織之。機杼軋軋，始于初更，終于四更。其幅一丈五尺。以藁三把浸油三升爲燭。化女捧授化尼。化尼與新尼淨土象相嚴麗備足。新尼大悅。又以無節竹爲軸，蓋長竹兩節之間耳。又可怪焉。化女忽然不見。化尼作偈禮圖曰：往昔迦葉說法所，佛事新起又有故，感君懇志我來此，一至是場永離苦。新尼問曰：善哉善知識，從何來耶。又向婦人爲誰。對曰：我豈異人乎，西方教主也。向女，觀音大士也。言已，凌空而西去。新尼自是精修益勤，在寺十四年。寶龜六年三月十四日安坐念佛，[illegible]二十九

評曰。豐成女。不納閨門入精舍者何也。曰。徒淫溺浮屠則絶滅彝倫。與草木同朽。共禽獸齊斃。亦不癡乎。按史。父豐成爲仲滿所譖。左遷於宰府矣。吁女子之薙髮。蓋其特乎。然則遯世亦不悳也。不然則與取蓮莖不若齊戒躬桑與織文五丈一幅不若爲三十升麻冕。其無補世教如何也。

頌曰

如法女釋　勝大丈夫　父爲所譖　祝髮入無

性無世染　心信浮圖　化尼一偈　不知近誣



舍利尼

舍利尼者肥之後州八代郡人也。勝寶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其母生一肉團。猶如明月。夫妻共懼。盛箱捨山谷。七日後往見之。若卵破中有女子。父母大悅。收育里閭聞之歎未曾有。八月身俄壯大。長三尺五寸。顏貌端正。而無女根。縱尿道在焉。具自然智。言詞巧妙。七歳誦法華華嚴二經。出家成比丘尼。勤行精進。晝夜讀經。其音清雅。聽者忘倦。世人皆言聖者。肥前州佐賀氏設安居會。請大安寺戒明。講華嚴。舍利日日預聽。一日明呵曰。尼身何預廣衆耶。答曰。佛慈平等。廣度群生。法界一相。寧別男女。儻抱小疑。又陪大德。適承顧問。欲幸無量。使誦華嚴偈。廣設問難。明蹴答釋。時講筵諸德聞之驚歎。各出深義試問。舍利一一分折無礙。道俗尊重。號舍利菩薩。肥後州國分寺沙門并豐州宇佐神宮寺僧二人。誹謗舍利。時空中垂長臂。不見身。抓裂二比丘頭面。二人不幾俱死云。

評曰。舍利尼之母。生一肉團。何也。博物志曰。徐偃王之母産卵。棄之。孤獨老母取覆之。出一兒。後繼徐國。舍利尼之事跡異而理同。且又舍利尼者。一藪炎也。假若不爲女釋而爲女師。爲寺人。則庶幾免遊民之名乎。其長臂妖鬼如我言何。

頌曰

肥州鼓女　名曰舍利　似安行聖　具自然智
誦法華經　明華嚴義　二僧膽落　長臂魑魅

舍利女



如意尼 附如一　如圓

如意尼者丹州餘佐郡人淳和帝第四之妃也居無常處相羊山水之間十歲入王都常詣如意輪觀自在菩薩靈場或衆人闐咽未有見妃面者弘仁十三年帝在儲宮春初得靈夢遣華使於頂法寺物色而得妃入宮儀容端麗婦德柔順帝敬嬖焉性慈仁盤撤肉味好行檀施不沐浴體無垢天香自然不用薰滌持如意輪咒爲日課帝又奉如意輪像一時帝修如意輪法期七日願見眞身第六夜夢天童子白言陛下欲見大悲眞身第四妃即是也第四妃如意也覺後益

加敬重妃雖專寵榮志在山林適一七日修如意輪供第七後夜持誦時閉目怳然空中有妙音告曰攝州有寶山號如意輪摩尼峰昔神功皇后征新羅而還埋如意珠及金甲冑弓箭寶劍衣服等故亦曰武庫汝盍居彼妃聞言開目端正天女乘白龍擁白雲向西南飛去妃甚喜焉蓋天女者大辨才天也白龍變石像今猶在此地又是役小角之舊趾也天長五年二月十八日夜妃以夢事共官女二人潛出宮赴攝州金吾校尉禰親守爲後從到南河畔欲乘舟舟人看妃嬪莊麗怪恐不艤舡欲逃去而舟不動不得

色而載之明白著播州南宮浦妃下舟詣南宮神祠
神啓殿戸與妃晤語而二女得見餘不知此日又詣
廣田神祠神又開戸宛如南宮次日入山山西北有
池池中出五色光池邊皆白石似玉摩尼山前有小
峯逢大蛾於此進而登摩尼峯紫雲來覆有一美女
來曰此山曰究竟摩尼靈場四神相應之勝區也我
藏珍寶於此地毎日禺中我降此地宜立道場言已
如下山而不見是廣田神之化現也妃大喜營構梵
宇令郡官吏及富民等不期自來傾財戮力三十三
日而落成妃及二女於是精修誦如意輪陀羅尼晝

夜無間山西一峯有大鷲鳥黒雲常覆峯時時出燄
一時炎燄飛來逼堂宇妃以香水灑之其火自退又
黒雲中異神降來其體八面臂甚可怖畏欲毀道場
於時妃身心不動漸供化之妃出宮後帝尋之不得
便勅尚書右丞眞王嚴加捜索入山宣帝諸妃語眞
王曰妾自侍宮掖夙志山野幸遂素情豈肯歸輦又
帝頃歸如意輪尊妾亦此地修此法不多乖脊情乎
眞王還宮奏上潜然妃在宮時恩寵無比雖逃於此
荐賜存問諸后妃懷妬忌謀燒山房上知此事救眞
王佯燒山下亦屋諸妃遥見煙以爲焚眞房妬心乃

止今其燒地俗曰燒寺此歳十一月妃請空海僧都
入山一七日修如意輪法第三之夜月輪徑三尺乘
紫雲入場壇六年正月妃入壇灌頂七年二月十八
日受秘密灌頂三月十八日妃欲造如意輪像山行
相木至山頂有大櫻樹放光妃喜怪交集即延海闍
梨到木所海就櫻所持誦中夜地大震須臾櫻木移
山南海即其地刻像取妃身量爲准凡經日三十而
加三其間日夜妃持如意輪咒未曾暫斷禮拜又日
夜各三千已而像成海刻像時以偈讃曰敬禮救世
如意輪理智不二微妙體不捨造惡諸衆生三世有

情同利濟于時像樸點頭妃一日語海曰此山西峯
有一鬼號鹿亂神（前八面臂者）常作法障爲之如何海曰
東谷有大石就上供神無事也妃從教爾後神不爲
障也妃又問曰常住佛法守護爲何天海曰大辨才
天女是也妃即受天女法修之第七夜天女率十五
童子降臨時前峯俄起黒雲三障身神現雲中妃
又設祭供神乃隱是摩尼山前大蛾也其後海師修
如意寶珠法辨才天女又降居西北大石上讃曰我
住此山爲一切貧乏衆生施財寶八年十月十八日
妃屈海師落慶大殿海唱偈曰峯有摩尼如意寶本

聖爲利諸衆生普雨一切珍財具入此地者得豐榮妃又合掌曰自性阿字不二門中有大寶名如意吾獻大悲菩薩前勸喜納受施一切此日妃自截髮東爲三分一獻大悲像一奉宮中一施海師就海剃落受具戒法諱如意二女同時薙染一曰如一二曰如圓三尼爾來持誦益勤故號此所名神呪寺承和二年正月帝幸山中如意對御演說皇情大悅扈從甚盛大中大夫和真綱在焉如一者真綱之女也出宮後未相見到此父子始遇悲喜交合云三月二十日五更時如意向南方趺坐誦如意輪呪合掌而化年

三十三妃嘗著一篋入不得見裏面世曰天長元年大旱守敏空海後先相競法雩海得妃篋修秘與以致雨澤洽天下妃之同閭有水江浦嶋子者先妃數百年久棲仙鄉所謂蓬萊者也天長二年還故里浦島子曰妃所持篋曰紫雲篋海刻櫻像時妃藏篋像中

元亨釋書曰論曰或言浦嶋子稱妃篋名夫妃篋恐非神仙之器乃是密乘之秘贖也故弘法大師得此能降天長之旱雨浦嶋子只是蓬瀛之一賓耳何容易而知之乎予曰梁僧傳曰史宗者世号麻衣道士後一道人嘗投海鹽令請一小兒將去倏忽之間至一山上屋中有二道人相見共語小兒不解屋中人作書付小兒與麻衣小兒還後令問所經見曰道人令我拽杖飄然而去或問屋[illegible]被衆事并說寄書事令開看都不解乃令小兒讀書與史宗宗披書大驚曰汝那得蓬萊道人書耶由是而言蓬萊又有比丘耳浦嶋子縱不爲篋中而知其名不爲過而已

評曰如意尼傳殊駭人之觀聽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況又國史之著不可誣亦本朝之一奇事也不可聽斷其無乎故奇女傳以之終焉於是予再三熟讀投筆而尚有蓋羅大經之清談鶴林之下何也曰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郄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乃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頌曰

昔如意尼　雖涉怪神　廣田廟下　南宮海濱
四時富景　是寶山春　淸風明月　萬古結鄰



大物忌子良

大物忌子良者大内人度會高主女也貞觀元年冬十一月十五日入御贄川而卒去時年十五也卽時從御贄川淵底而得妙見星童形像奉君尾部御陵以西卜田岡崎宮靈地祈氏人之繁昌爰貞觀二年冬十一月十五日一胞二人男子生宗雄冬雄是也同三年冬十一月十八日同胞二人男子生春海秋並是也同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亦同胞二人男子生冬綿春彥是也仁和四年冬十一月十八日祀主春彥任妙見尊星王靈託率氏人等向淸淨山谷奉本地妙見大菩薩日光月光十二神王二十八宿諸天帝釋神等也今號山宮祭是也春彥與菅家交好矣故合祭北野廟廷自大夫祠是也

頌曰

爛彼德星　聚在中天　度會氏目　御贄塞淵
駢形匆奇　連璧共賢　豈只賜粟　榮爵綿綿



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十目錄

全像本朝古今列女傳卷之十

神女 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謚法曰民無能名曰神

倭迹迹姫 附和珥坂小女

倭迹迹日百襲姫命者孝靈帝之女母倭國香媛也崇神帝七年春二月詔曰昔我皇祖大啓鴻基其後聖業愈高王風博盛不意今當朕世數有災害恐朝無善政取咎於神祇耶盍命神龜以極致災之所由也於是帝幸于神浅茅原而會八十萬神以卜問之是時神明憑倭迹迹日百襲姫命曰帝何憂國之不治也若能敬祭我者必當自平矣帝問曰教如此者

誰神也答曰我是倭國域内所居名為大物主神時得神語隨教祭祀同十年秋七月詔群卿曰導民之本在於教化也今既禮神祇災害皆耗然遠荒人等猶不受正朔是未習王化耳其選群卿遣于四方令知朕憲秋九月以大彦命遣北陸武渟川別遣東海吉備津彦遣西海丹波道主命遣丹波因以詔之曰若有不受教者乃舉兵伐之既而共授印綬為將軍大彦命到於和珥坂上時有少女歌之曰瀰磨紀異利寐胡御間城入彦也崇神帝諱也播耶奉備之義也飫迺餓己也大彦命也烏塢謂君也言大彦命之君崇神帝志齊務苫謂殺也今案死與殺同義農殊末

令。謂望來也。令志羅珥不知比賣那素寐殊望言不知殺
自外逆之謀爲見女之遊今案比比奈遊也。於朋者謂大彦命也略彦命也。姤庯利
也。于介伽甲氏。窺也。許呂佐務苫須羅句塢也。欲殺志羅
珥也。不知比賣那素寐須望爲比比奈遊也。凡歌意者武埴安彦爲傾朝廷。不知
襲來遣四方將軍。喻見女之遊戲也。祟神帝依爲明君。奉借之由乎。令覺知之童謠也。於是大
彦命異之問童女曰。汝言何辭。對曰。勿言也。唯歌耳。
乃重詠先歌。忽不見矣。大彦乃還而具以狀奏。於是
帝姑倭迹迹日百襲姬命聰明叡智。能識未然。乃知
其歌怪。言于帝。是武埴安彦將謀反之表者也。吾聞
武埴安彦之妻吾田媛密來之。取倭香山土裹領巾

頭祈曰。是倭國之物實。則反之。是以知有事焉。非早
圖必後之。於是更留諸將軍而議之。未幾時武埴安
彦與妻吾田媛謀反逆。興師忽至。各分道而夫從山
背。婦從大坂。共入欲襲帝京。時帝遣五十狹芹彦命。
擊吾田媛之師。卽遮於大坂。皆大破之。殺吾田媛。悉
斬其軍卒。復遣大彦與和珥臣遠祖彦國葺向山背。
擊埴安彦。爰以忌瓮鎭坐於和珥武鐰坂上。則卒精
兵進登那羅山而軍之。時官軍屯聚而蹢跙草木。因以
號其山曰那羅山。更避那羅山而進。到輪韓河。埴安彦挾河
屯之。各相挑焉。故時人。改號其河曰挑河。今謂泉河。訛也。埴安彦望之問

彦國葺曰。何由矣汝興師來耶。對曰。汝逆天無道。欲
傾王室。故舉義兵欲討汝逆。是帝之命也。於是各爭
先射。武埴安彦先射彦國葺。不得中。後彦國葺射埴
安彦中胸而殺焉。其軍衆脅退。則追破於河北而斬
首過半。屍骨多溢。故號其處曰羽振苑。亦其卒怖走屎漏于褌
乃脫甲而逃之。知不得免。叩頭曰我君。故時人。號其脫甲處曰伽
和羅。褌屎處曰屎褌。今謂樟葉。訛也。號叩頭之處曰我君。叩頭。此云廼務。是後倭迹迹
日百襲姬命爲大物主神之妻。然其神常晝不見而
夜來矣。倭迹迹姬命語夫曰。君常晝不見者分明不
得視其尊顏。願暫留之。明旦仰欲覲美麗之威儀。大

神對曰。言理灼然。吾明旦入汝櫛笥而居。願無驚吾
形。爰倭迹迹姬命心裏密異之。待明以見櫛笥。遂有
美麗小蛇。其長大如衣紐。則驚之叫啼。時大神有恥
忽化人形。謂其妻曰。汝不忍令羞吾。吾還令羞汝。仍
踐大虛登于御諸山。爰倭迹迹姬命仰見而悔之。急
居。急居。此云菟岐于。則箸撞陰而薨。乃葬於大市。故時人。號其墓謂箸
墓也。是墓者日也人作。夜也神作。故運大坂山石而造
則自山至于墓。人民相踵。以手遞傳而運焉。時人歌
之曰。飯朋佐介珥。大坂也。菟藝廼煩例屢。繼昇也。伊辭務
邏塢。石林也。多誤辭珥。手越也。人民相集每手運石也。固佐摩。越也。言不越也。

墓須也。固辭介氏務介茂。（難越也。此歌意者神人不相集者難越石也不可集成墓之由也。）冬十月詔群臣曰今反者悉伏誅畿内無事唯海外荒俗騷動未止其四道將軍等今忽發之將軍等共發路

頌曰

惟斯皇女　聰明叡智　人衣戰袍　蛇入櫛笥
箸墓三尺　功就一簣　神人相和　廟貌有恤


倭迹迹姫

倭姫命 附五百野皇女

倭姫命者垂仁帝第二女（或曰第四女）。母貝波比古多多須美知宇斯王之女氷羽州比賣命也。生而貌容甚麗。而聰明叡智操持貞潔通神明。故爲皇孫御杖代奉頂大神。崇神帝時所改鑄之神器留之内裏改天授神器求鎭坐大神之處而詣菟田篠幡更還之入近江國東廻美濃到伊勢國時天照大神誨倭姫命曰。是神風伊勢國則常世之浪重浪歸國也。傍國可怜國也。欲居是國。故隨大神教其祠立于伊勢國因興齋宮于五十鈴川上是謂磯宮。今内宮是也。則天照大神始自天降之處也。其後四百八十年敏達帝時於伊勢皇大神教大倭姫命令迎豐受大神於丹波國與佐眞井原。大倭姫命奏之。秋九月遣勅使奉迎之鎭坐于度會郡山田原新宮。今外宮是也。兩大神託倭姫命宣言。人者天下神物也。勿破心神。垂以祈禱爲先冥加以正直爲本。又託曰。日月雖照六合而照正直之頂。（我國者神國也。違神道則一日不可頂日月之意也。正直而後知二所宗廟之心也。）又倭姫命託宣大神主物忌等天照大神與日月合明。照臨寓内。豐受大神與天地齊德守幸國家。故天皇御宇一柱靈尊訪神風之地尋重浪之國

天降鎮坐于伊勢皇大神宮。則伊弉諾伊弉冊尊崇
子宗廟社稷神。惟群神祖百王祖也。尊無與二。自餘
諸神者乃子乃臣。孰能敢抗之。又告神明詔宣曰。夫
逆天則無道。逆地則無德。而外走本居。沒落根國。故
齋情天地。乘想風雲。爲從道之本。爲守神之要。將除
辭言之雜說。而擧一心之定準。即配天命而享神氣。
又敎宇太大采祢奈曰。無黑心。以丹心清潔齋愼。左
物不移右。右物不移左。左左右右。左返右廻。事事無
違。奉仕大神。元元本本故也。景行帝二十年。倭姬命
年既老耆。不能仕。吾足宣齋內親王奉仕。定物部八

十氏人八十二司寮官等。奉移五百野皇女久須姬
命。即春二月遣五百野皇女爲皇大神御杖代。奉造
多氣宮。令待齋愼。自是以降以皇女一人奉神者。此
齋宮始也。爰倭姬命坐宇治機殿礒宮。奉日神祀無
怠焉（土御門院承元二年至四十一代齋宮　後鳥羽院皇女肅子內親王斷絶矣）同四十
年冬十月。日本武尊征東夷發路之。枉道拜伊勢神
宮。仍辭于倭姬命曰。今被帝之命而東征。將誅諸叛
者。故辭之。於是倭姬命取草薙劔授日本武尊曰。愼
之莫怠也。倭姬命在任百三十餘年。奉日神祀。雄略
帝二十三年春二月。自退尾上山峯（山在勢州度會郡。或曰隱山。或

曰隱岡。皆異名同所也。當麻眞人麻呂妻歌曰。吾勢
枳波。何所行良武。已津物隱乃山乎今日香越等六）
石隱坐。時壽五百有餘歲（一說七百餘歲）清寧帝御宇遷于
神服社。

神社考曰。案外宮鎮座之時代有雄略敏達之兩
義。又曰。案倭姬同名異人。惟參考日本紀。倭迹迹
日百襲姬命倭迹迹稚屋姬命共孝靈女也。倭迹
迹姬命孝元女也。千千衝倭姬命崇神女也。倭姬
命垂仁女也。共日本紀所載如此。又鎮坐本紀開
化天皇箱中化女號曰倭姬命。又名倭姬皇女。又
案日本紀崇神天皇紀曰。天皇姑倭迹迹日百襲
姬命聰明睿知。能識未然。愚謂倭迹迹姬者崇神
之姑。而倭迹迹日百襲姬者亦崇神之從祖姑也。
或云大物主神之妻。則似非二人。蓋省文也。又曰
託天照大神於倭姬。蓋垂仁之女也。與開化
箱中神女名有異說矣。又案倭姬命鎮坐于伊勢者
垂仁二十五年也。而景行二十年二月。遣景行女
五百野皇女久須姬命。令祭天照大神。然及景行四十年十

月日本武尊東征時。詣伊勢神宮。倭姬命授草薙
劔。由是見之。則五百野皇女者副倭姬而又祭大
神乎。

評曰。睿智通神。壽五百餘歲。故曰。大德必得其壽。
其倭姬之謂乎。伊川曰。堯舜幾千年。其心至今在。
信哉。彼與大眞乘白龍。劉女駢白鶴之仙女。豈抗
衡哉。所謂尾上山峯石隱坐。吁年壽有時而盡。有
有時不盡。與天地而同未者何也。曰。爾所
謂大德也。其倭姬在天之靈。夫恭於余言。

頌曰

大哉倭姬　聰明睿知　經于始祖　徧于神祇
天下萬世　永享禋禮　卒石隱去　豈泰女比

倭姫



神夏磯媛 附速津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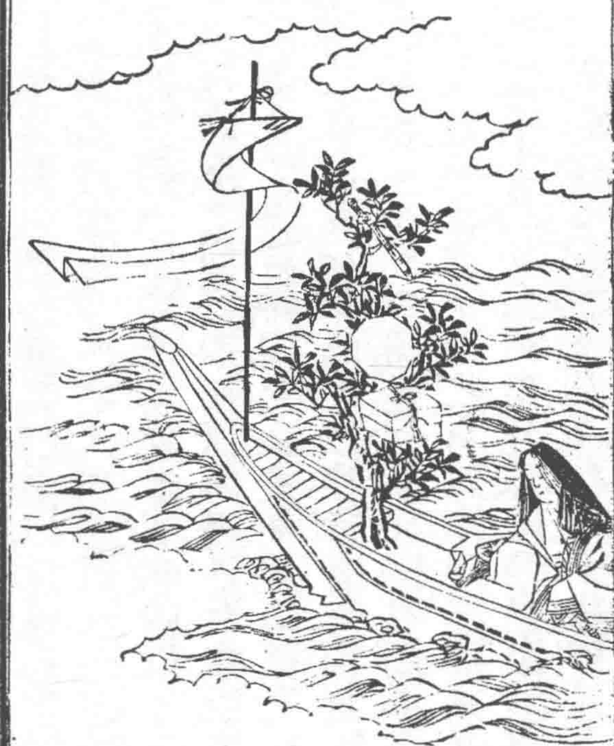
神夏磯媛者周芳神女也景行帝十二年秋八月幸筑紫九月到周芳娑麿時帝南望之詔羣臣曰於南方烟氣多起必賊將在則留之先遣多臣祖武諸木國前臣祖菟名手物部君祖夏花令察其狀爰有女人曰神夏磯媛其徒衆甚多一國之魁帥也聆帝之使者至則拔磯津山賢木以上枝挂八握劒中枝挂八咫鏡下枝挂八尺瓊亦素幡樹于船舳參向而啓之曰願無下兵我之屬類必不有違者今將歸德矣唯有殘賊者一曰鼻垂妄假名號山谷響聚也結於菟狹川上二曰耳垂殘賊貪婪屢略人民是居於御木川上三曰麻剝潛聚徒黨居於高羽川上四曰土折猪折隱住於綠野川上獨恃山川之險以多掠人民是四人也其所據並要害之地故各領眷屬爲一處之長也皆曰不從皇命願急擊之勿失於是武諸木等先誘麻剝之徒仍賜赤衣褌及種種奇物兼令擕不服之三人乃率已衆而參來悉捕誅之帝遂幸筑紫到豐前國長峽縣興行宮而居 故號其處曰京也 冬十月到碩田國 其地形廣大亦麗也因名碩田 到速見邑有女人曰速津媛爲一處之長其聞帝車駕而自奉迎之諮言玆

山有大石窟曰鼠石窟有二土蜘蛛住其石窟一曰青二曰白又於直入縣禰疑野有三土蜘蛛一曰打猨二曰八田三曰國摩侶是五人並其爲人强力亦衆類多之皆曰不從皇命若强喚者興兵距焉帝惡之不得進行即留于來田見邑權興宮室居之仍與群臣議之曰今多動兵衆以討土蜘蛛若其畏我兵勢將隱山野必爲後愁則採海石榴樹作椎爲兵因簡猛卒授兵椎以穿山排草襲石室土蜘蛛而破于稻葉川上悉殺其黨血流至踝 故時人其作海石榴椎之處曰海石榴市亦血流之處曰血田也 復將討打猨徑度禰疑山時賊虜之矢

横自山射之流於官軍前如雨帝更返城原而卜於水上便勒兵先撃八田於禰疑野而破之打猨謂不可勝而請服然不聽矣皆自投洞谷而死之

頌曰

景行征西　屢動軍旅　仇敵惟多　戰士難禦
安邊帝力　立勲神女　民樂耕耘　於是寧處



神夏磯媛

息長足姫

氣長足姫者開化帝之曾孫氣長宿根王之女母曰葛城高額媛仲哀帝之皇后應神帝之聖母神功皇后是也幼而聰明叡智貌容壯麗父王異焉仲哀帝二年立爲皇后春三月帝巡狩南國於是留皇后及百寮而從駕二三卿大夫及官人數百而輕行之至紀伊國而居于德勒津宮是時熊襲叛之不朝貢帝於是將討熊襲國則自德勒津發之浮海而幸穴門即日使遣角鹿勅皇后曰便從其津發之逢於穴門夏六月帝泊于豊浦津且皇后從角鹿發而行之到

渟田門食於船上時海鯽魚多聚船傍皇后以酒灑鯽魚鯽魚即醉而浮之時海人多獲其魚而歡曰聖王所賞之魚焉故其處之魚至于六月常傾浮如醉其是之緣也秋七月皇后泊豊浦津是日皇后得如意珠於海中九月興宮室于穴門而居之（是謂穴門豊浦宮）八年春正月己卯朔壬午幸筑紫時岡縣主祖熊鰐聞帝車駕豫拔取百枝賢木以立九尋船之舳而上枝掛白銅鏡中枝掛十握劒下枝掛八尺瓊參迎于周芳沙麼之浦而獻魚鹽地因以奏言自穴門至向津野大濟爲東門以名籠屋大濟爲西門限沒

利嶋阿閇嶋爲御筥割柴嶋爲御䑺以逆見海爲鹽地既而導海路自山鹿岬廻之入崗浦到水門御船不得進則問熊鰐曰朕聞汝熊鰐者有明心以參來何船不進熊鰐奏之曰御船所以不得進者非臣罪是浦口有男女二神男神曰大倉主女神曰菟夫羅媛必是神之心歟帝則禱祈之以挾抄者倭國菟田人伊賀彦爲祝令祭則船得進皇后別船自洞海入之潮涸不得進時熊鰐更還之自洞奉迎皇后則見御船不進惶懼之忽作魚沼鳥池悉聚魚鳥皇后看是魚鳥之遊而忿心稍解及潮滿即泊于崗津又筑紫伊覩縣主祖五十迹手聞帝之行拔取五百枝賢木立于船之舳艫上枝掛八尺瓊中枝掛白銅鏡下枝掛十握劒參迎于穴門引嶋而獻之因以奏言臣敢所以獻是物者帝如八尺瓊之勾以曲妙御宇且如白銅鏡以分明看行山川海原乃提是十握劒平天下矣帝即美五十迹手曰伊蘇志（故時人號五十迹手之本土曰伊蘇國今謂伊覩者訛也）己亥到儺縣因以居橿日宮秋九月乙亥朔己卯詔群臣以議討熊襲時有神託皇后而誨曰帝何憂熊襲之不服是膂宍之空國也豈足擧兵伐乎愈茲國而有寶國譬如美女之睩有向津國眼炎

之金銀彩色多在其國是謂栲衾新羅國焉若能祭吾者則曾不血刃其國必自服矣復熊襲爲服其祭之以帝之御船及穴門直踐立所獻之水田名大田是等物爲幣也帝聞神言有疑之情便登高岳遙望之大海曠遠而不見國於是帝對神曰朕周望之有海無國豈於大虛有國乎誰神徒誘朕復我皇祖諸天皇等盡祭神祇豈有遺神耶時神亦託皇后曰如天津水影押伏而我所見國何謂無國以誹謗我言其汝王之如此言而遂不信者汝不得其國唯今皇后始之有胎其子有獲焉然帝猶不信以强擊熊襲不得勝而還之九年春二月癸卯朔丁未帝忽有痛身而明日崩於筑紫橿日宮（時年五十二。即知不用神言而早崩。一云。帝親伐熊襲中賊矢而崩也）於是皇后及大臣武內宿禰匿帝之喪不令知天下則皇后詔大臣及中臣烏賊津連大三輪大友主君物部膽咋連大伴武以連曰今天下未知帝之崩若百姓知之有懈怠乎則命四大夫領百寮令守宮中竊收帝之屍付武內宿禰以從海路遷穴門而殯于豐浦宮爲無火殯斂甲子大臣武內宿根自穴門還之復奏於皇后是年由新羅役以不得葬帝也時皇后傷帝不從神教而早崩以爲知所祟

之神欲求財寶國是以命群臣及百寮以解罪改過更造齋宮於小山田邑三月壬申朔皇后選吉日入齋宮親爲神主則命武内宿禰令撫琴喚中臣烏賊津使主爲審神者因以千繒高繒置琴頭尾而請曰先日教帝者誰神也願欲知其名逮于七日七夜乃答曰神風伊勢國之百傳度逢縣之拆鈴五十鈴宮所居神名撞賢木嚴之御魂天疎向津媛命焉亦問之除是神有神乎答曰幡荻穗出吾也於尾田吾田節之淡郡所居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於天事代於虚事代玉籤入彦嚴之事代神有之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於是審神者曰今不答而更後有言乎則對曰於日向國橘小門之水底所居而水葉稚之出居神名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神之有也問亦有耶答曰有無之不知焉遂不言且有神矣時得神語隨教而祭然後遣吉備臣祖鴨別令擊熊襲國未經浹辰而自服焉且荷持田村有羽白熊鷲者其爲人強健亦身有翼能飛以高翔是以不從皇命毎略盜人民戊子皇后欲擊熊鷲而自橿日宮遷于松峽宮時飄風忽起御笠墮風（故時人號其處曰御笠也）辛卯至層增岐野即擧兵擊羽白熊鷲而滅之謂左右曰取得

熊鷲我心則安（故號其處曰安也）丙申轉至山門縣則誅土蜘蛛田油津媛時田油津媛兄夏羽興軍而迎來然聞其妹被誅而逃之夏四月壬寅朔甲辰北到火前國松浦縣而進食於玉嶋里小河之側於是皇后勾針爲鉤取粒爲餌抽取裳糸爲緡登河中石上而投鉤祈之曰朕西欲求財國若有成事者河魚飲鉤因以擧竿乃獲細鱗魚時皇后曰希見物也（故時人號其處曰梅豆羅國今謂松浦訛焉）是以其國女人毎當四月上旬以鉤投河中捕年魚於今不絶唯男夫雖釣以不能獲魚既而皇后則識神教有驗更祭祀神祇躬欲西征爰定神田而佃之時引儺河水欲潤神田而掘溝及于迹驚岡大磐塞之不得穿溝皇后召武内宿禰捧劍鏡令禱祈神祇而求通溝則當時雷電霹靂蹴裂其磐令通水（故時人號其溝曰裂田溝也）皇后還詣橿日浦解髮臨海曰吾被神祇之教賴皇祖之靈浮渉滄海躬欲西征是以令頭滌海水若有驗者髮自分爲兩即入海洗之髮自分也皇后便結分髮而爲髻因以謂群臣曰夫興師動衆國之大事安危成敗必在於斯今有所征伐以事付群臣若事不成者罪有於群臣是甚傷焉吾婦女之加以不肖然暫假男貌強起雄略上蒙神

祇之靈下藉群臣之助振兵甲而度嶮浪整艫船以求財土若事就者群臣共有功事不就者獨有罪既有此意其共議之群臣皆曰皇后爲天下計所以安宗廟社稷且罪不及于臣下頓首奉詔秋九月庚午朔己卯令諸國集船舶練兵甲時軍卒難集皇后曰必神心焉則立大三輪社以奉刀矛矣軍衆自聚於是使吾瓮海人烏摩呂出於西海令察有國耶還曰國不見也又遣磯鹿海人名草而令觀數日還之曰西北有山帶雲横絚蓋有國乎爰卜吉日而臨發有日時皇后親執斧鉞令三軍曰金鼓無節旌旗錯亂

則士卒不整貪財多欲懷私内顧必爲敵所虜其敵少而勿輕敵強而無屈則姦暴勿聽自服勿殺遂戰勝者必有賞背走者自有罪既而神有誨曰和魂服王身而守壽命荒魂爲先鋒而導師船和魂此云珥岐瀰多摩荒魂此云阿邏瀰多摩即得神教而拜禮之因以依網吾彦男垂見爲祭神主于時也適當皇后之開胎皇后則取石挿腰而祈之曰事竟還日産於茲土其石今在于伊都縣道邊既而則撝荒魂爲軍先鋒請和魂爲王船鎮冬十月己亥朔辛丑從和珥津發之時飛廉起風陽侯擧浪海中大魚悉浮挾船則大風順吹帆舶隨

波不勞艫楫便到新羅時隨船潮浪遠逮國中即知天神地祇悉助歟新羅王於是戰戰栗栗厝身無所則集諸人曰新羅之建國以來未嘗聞海水凌國若天運盡國爲海乎是言未訖之間船師滿海旌旗耀日鼓吹起聲山川悉振新羅王遥望以爲非常之兵將滅己國讋焉失志乃今醒之曰吾聞東有神國謂日本亦有聖王謂天皇必其國之神兵也豈可擧兵以距乎即素旆而自服素組以面縛封圖籍降於王船之前因以叩頭之曰從今以後長與乾坤伏爲飼部其不乾船柁而春秋獻馬梳及馬鞭復不煩海遠

以每年貢男女之調則重誓之曰非東日更出西且除阿利那禮河返以之逆流及河石昇爲星辰而殊闕春秋之朝怠廢梳鞭之貢天神地祇共討焉時或曰欲誅新羅王於是皇后曰初承神教將授金銀之國又號令三軍曰勿殺自服今既獲財國亦人自降服殺之不祥乃解其縛爲飼部遂入其國中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即以皇后所杖矛樹於新羅王門爲後葉之印故其矛今猶樹于新羅王之門也一日皇后以其矛書于石碑曰高麗王者我日本之犬也其後高麗人欲消碑文而不磨滅所謂騁射有犬追者是其縁也云爰新羅王波沙寐錦即以微叱己知波珍干岐爲

贄。仍賫金銀彩色及綾羅縑絹。載于八十艘船。令從官軍。是以新羅王常以八十船之調貢于日本國。其是之縁也。於是高麗百濟二國王聞新羅收圖籍降於日本國。密令伺其軍勢。則知不可勝。自來于營外。叩頭而歎曰。從今以後。永稱西蕃。不絶朝貢。故因以定內官家。是所謂之三韓也。皇后從新羅還之。十二月戊戌朔辛亥。生譽田天皇於筑紫之蚊田。故時人號其產處曰宇瀰也。幼而聰達。玄監深遠。動容進止。聖表有異焉。於是從軍神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皇后曰。我荒魂令祭於穴門山田邑也。時穴門直之祖踐立。

津守連之祖田裳見宿禰啓于皇后曰。神欲居之地。必宜奉定。則以踐立爲祭荒魂之主。仍祠立穴門山田邑。爰伐新羅之明年。春二月。皇后領群卿及百寮。移于穴門豐浦宮。即收帝之喪。從海路以向京。時麛坂王。忍熊王。譽田帝庶兄。母彥人大兄之女。大中姬。聞帝崩。亦皇后西征。并皇子新生。而密謀之曰。今皇后有子。羣臣皆從焉。必共議之立幼主。吾等何以兄從弟乎。乃詳爲帝作陵。詣播磨興山陵於赤石。仍編船絙于淡路嶋。運其嶋石而造之。則每人令取兵。而待皇后。於是犬上君祖倉見別。與吉師祖五十狹茅宿禰。共隷于麛坂

王。因以爲將軍。令興東國兵。時麛坂王。忍熊王。共出菟餓野。而祈狩之曰。若有成事。必獲良獸也。二王各居假庪。赤猪忽出之。登假庪。咋麛坂王而殺焉。軍士悉慄也。忍熊王謂倉見別曰。是事大怪也。於此不可待敵。則引軍更返。屯於住吉。時皇后聞忍熊王起師以待之。命武內宿禰。懷皇子。橫出南海。泊于紀伊水門。皇后之船直指難波。于時皇后之船廻於海中。以不能進。更還務古水門而卜之。於是天照大神誨之曰。荒魂不可近皇后。當居御心廣田國。即以山背根子女葉山媛令祭。亦稚日女尊誨之曰。吾欲居活田

長峽國。因以海上五十狹茅令祭。亦事代主尊誨之曰。祠吾于御心長田國。則以葉山媛之弟長媛令祭。亦表筒男。中筒男。底筒男。三神誨之曰。吾和魂宜居大津渟中倉之長峽。便因看往來船。於是隨神教以鎮坐焉。則平得度海。忍熊王復引軍退。到菟道而軍之。皇后南詣紀伊國。會太子於日高。以議及群臣。遂欲攻忍熊王。更還小竹宮。適是時也。晝暗如夜。已經多日。時人曰。常夜行之也。皇后問紀直祖豐耳曰。是怪何由矣。時有一老父曰。傳聞。如是怪謂阿豆那比之罪也。問何謂也。對曰。二社祝者共合葬歟。因以令

推問巷里有一人曰小竹祝與天野祝共爲善友小竹祝逢病而死之天野祝血泣曰吾也生爲交友何死之無同穴乎則伏屍側而自死仍合葬焉蓋是之乎乃開墓視之實也故更改棺櫬各異處以埋之則日暉炳爍日夜有別三月丙申朔庚子命武内宿祢和珥臣祖武振熊率數萬衆令擊忍熊王爰武内宿根等選精兵從山背出之至菟道以屯河北忍熊王出營欲戰時有熊之凝者熊之凝者葛野城首之祖也一云多呉吾師遠祖也一云多呉吾師之遠祖也爲忍熊王軍之先鋒則欲勸己衆因以高唱之歌曰烏智箇多能水表也謂攝江河瀨水之所也阿邏々荒也

摩菟磨邏松原也摩菟磨邏珥松原也和多利喩祇氐度行也菟區喩游珥槻弓也久與伎五音通末利揶塢曾矢也稱末利矢者用曽之人間今伊禮加久彌也今世古津萬伽岐歟多具倍謂具也弓與箭乎取具之義也宇摩比等破馬人也于摩譬苫馬人也奴知野等也奴與多五音通伊徒姑幡茂從父兄弟也言武内宿根與熊凝者共臣下也親昵之由也伊徒姑奴池從父兄弟等也伊裝阿波那謂合也言欲合戰也和例波我也多摩岐波屢玉城張也欲謂宇治之發語也于池能宇治也阿層餓波邏濃知波阿層所名也河原地異佐誤阿例揶沙在也言如張玉有沙也伊裝阿波那謂合也和例波我也凡歌意者我取陣之地者勝形也於彼地與武内宿根宇治縣欲戰之由也時武内宿根令三軍悉令椎結因以號令曰各儲

弦藏于髮中佩木刀既而擧皇后之命誘忍熊王曰吾勿貪天下唯懷幼主從君王者也豈有距戰耶願共絶弦捨兵與連和焉然則君王登天業以安席高枕專制萬機則顯令軍中悉斷弦解刀投於河水忍熊王信其誘言悉令軍衆解兵投河水而斷弦爰武内宿根令三軍出儲弦更張以佩眞刀度河進之忍熊王知被欺謂倉見別五十狹茅宿祢曰吾既被欺今無儲兵豈可得戰乎曳兵稍退武内宿根出精兵而追之適遇于逢坂以破故號其處曰逢坂也軍衆走之及于狹々浪栗林而多斬於是血流溢栗林故惡是事至于今其栗林

之菓不進御所也忍熊王逃無所入則喚五十狹茅宿根而歌之曰伊弉阿藝欲讀五十狹茅之發語也伊佐智須區根五十狹茅宿根也多摩枳波屢玉城張也于知能宇治也阿曾餓河名也句夫菟智能劒名也伊多弖痛手也言被疵之義也於破豫破不負言不被疵之以前也珥倍廼利能水鳥也倍與沒五音通介豆岐齊奈沈也言如水鳥之可入水也凡歌意者以劒不被疵之以前只欲溺死于河水之由也則共沈瀨田濟而死之于時武内宿祢歌之曰阿布游能游近江海也齊多能和多利珥勢多渡也伽豆區苔利沈鳥也梅珥志游曳泥磨目不見也異枳廼倍呂之茂謂不知行所也凡歌意者以忍熊王喩鳥雖入水不知行方之由也於是探其屍而不得也然後數日之出

於菟道河武内宿祢亦歌曰阿布游能游近江海也齊多能和多利珥勢多渡也介豆區苫利沈鳥也多那伽瀰須疑弖田名上過也田名上河與宇治河二流也于泥珥等邇倍菟於宇治四也凡歌意者於宇治河取得忍熊王屍之由也冬十月群臣尊皇后曰皇大后是年也大歳辛巳即爲攝政元年二年冬十一月葬仲哀帝於河内國長野陵三年春正月立譽田別皇子爲皇太子因以都於磐余是謂若櫻宮五年春三月癸卯朔己酉新羅王遣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富羅母智等朝貢仍有返先質微叱許智伐旱之情是以誂許智伐旱而紿之曰使者汙禮斯伐毛麻利叱智等告

臣曰我王以坐臣久不還而悉設妻子爲孥冀覓還本土知虚實而請焉皇太后則聽之因以副葛城襲津彦而遣之共到對馬宿于鉏海水門時新羅使者毛麻利叱智等竊分船及水手載微叱旱岐令逃於新羅乃造蒭靈置微叱智之床詳爲病者告襲津彦曰微叱智忽病之將死襲津彦使人令看病即知欺而捉新羅使者三人納檻中以火焚而殺乃詣新羅次于蹈鞴津拔草羅城還之是時俘人等今桑原佐糜高宮忍海凡四邑漢人等之始祖也十三年春二月丁巳朔甲子命武内宿祢從太子令拜角鹿笥飯

大神癸酉太子至自角鹿是日皇太后宴太子於大殿皇太后擧觴以壽于太子因以歌曰許能弥企破此酒也和餓弥企那邇儒非我酒也區之能伽弥奇神也奇異之義也等虚豫珥伊麻輸坐常世也伊波多多須石立也言如石之立周玖那弥伽未能少彦神是造酒神也今有其遺迹云神代上巻曰其後少彦名命行至熊野之御碕適於常世鄕矣亦曰至淡嶋而緣粟莖者則彈渡而至常世鄕矣垂仁天皇紀曰常世國則神仙秘區俗非所臻等豫保枳保枳豐禮醴也茂苫陪之來也許武保枳神祝也保枳玖流保之祝來欲也摩菟利虚辞祀來也弥企層酒也阿佐孺合也阿布佐須也塢齊欲也佐佐謂樂也萬葉集神樂佐佐樂浪佐佐奈美訴之凡御歌意者擬蓬萊之神酒本祝太子之上壽之義也武内宿祢爲太子荅

歌之曰許能弥企塢此酒也伽弥難武比等破釀人也作酒曰釀曾能菟豆弥其鼓也于輸珥多弖弖立臼也古時用邊立鼓以其聲助杵歌也于多比菟菟歌也伽弥鶏梅伽墓釀也許能弥企能此酒也阿椰珥謂褒物之謂也于多轉也娜濃芝枳作沙樂也古事紀作怒斯佐佐又曰此者酒樂之歌也凡歌意者褒樂彼酒也四十六年春三月乙亥朔遣斯摩宿祢于卓淳國斯麻宿祢者不知何姓人也於是卓淳王末錦旱岐告斯摩宿祢曰甲子年七月中百濟人久氐弥州流莫古三人到於我土曰百濟王聞東方有日本貴國而遣臣等令朝其貴國故求道路以至于斯土若能教臣等令通道路則我王必深德君王

時謂久氐等曰本聞東有貴國然未曾有通不知其道唯海遠浪嶮則乘大船僅可得通若雖有路津何以得達耶於是久氐等曰然即當今不得通也不若更還之備船舶而後通矣仍曰若有貴國使人來必應告吾國如此乃還爰斯摩宿祢即以傔人爾波移與卓淳人過古二人遣于百濟國慰勞其王時百濟肖古王深之歡喜而厚遇焉仍以五色綵絹各一疋及角弓箭并鐵鋌四十枚幣爾波移便復開寶藏以示諸珍異曰吾國多有是珍寶欲貢貴國不知道路有志無從然猶今付使者尋貢獻耳於是爾波移奉

事而還告志摩宿祢便自卓淳還之也四十七年夏四月百濟王使久氐弥州流莫古令朝貢時新羅國調使與久氐共詣於是皇太后太子譽田別尊大歡喜之曰先王所望國人今來朝之痛哉不逮于先王矣群臣皆莫不流涕仍撿挍二國之貢物於是新羅貢物者珍異甚多百濟貢物者少賤不良便問久氐等曰百濟貢物不及新羅奈之何對曰臣等失道至沙比新羅則新羅人捕臣等禁囹圄經三月而欲殺久氐等向天而呪詛之新羅人怖其呪詛而不殺則奪我貢物因以爲己國之貢物以新羅賤物相易爲

臣國之貢物謂臣等曰若誤此辭者及于還日當殺汝等故久氐等恐怖而從耳是以僅得達于天朝時皇太后譽田別尊責新羅使者因以祈天神曰當遣誰人於百濟將撿事之虚實當遣誰人於新羅將推問其罪便天神誨之曰令武内宿祢行議因以千熊長彦爲使者當如所願（千熊長彦者分明不知其姓人一云武藏國人今是額田部槻本首等之始祖也百濟記云職麻那那加比跪者蓋是歟也）於是遣千熊長彦于新羅責以濫百濟之獻物四十九年春三月以荒田別鹿我別爲將軍則與久氐等共勒兵而度之至卓淳國將襲新羅時或曰兵衆少之不可破新羅更

復奉上沙白蓋盧請増軍士即命木羅斤資沙沙奴跪（是二人不知其姓人也但木羅斤資者百濟將也）領精兵與沙白蓋盧共遣之倶集于卓淳擊新羅而破之因以平定比自㶱南加羅喙國安羅多羅卓淳加羅七國仍移兵西廻至古奚津屠南蠻忱彌多禮以賜百濟於是其王肖古及王子貴須亦領軍來會時比利辟中布弥支半古四邑自然降服是以百濟王父子及荒田別木羅斤資等共會意流村（今云州流須祇）相見欣感厚禮送遣之唯千熊長彦與百濟王于百濟國登辟支山盟之復登古沙山共居磐石上時百濟王盟之曰若敷草爲

坐恐見火燒自取木爲坐恐爲水流故居磐石而盟
者示長遠之不朽者也是以自今以後千秋萬歳無
絶無窮常稱西蕃春秋朝貢則將千熊長彦至都下
厚加禮遇亦副久氏等而送之五十年春二月荒田
別等還之夏五月千熊長彦久氏等至自百濟於是
皇太后歡之問久氏曰海西諸韓既賜汝國今何事
以頻復來也久氏等奏曰天朝鴻澤遠及弊邑吾王
歡喜踊躍不任于心故因還使以致至誠雖逮萬世
何年非朝皇太后勅云善哉汝言是朕懷也增賜多
沙城爲往還路驛五十一年春三月百濟王亦遣久

氏朝貢於是皇太后語太子及武内宿祢曰朕所交
親百濟國者是天所致非由人故玩好珍物先所未
有不闕歳時常來貢獻朕省此款每用喜焉如朕存
時敦加恩惠卽年以千熊長彦副久氏等遣百濟國
因以垂大恩曰朕從神所驗始開道路平定海西以
賜百濟今復厚結好永寵賞之是時百濟王父子並
顙致地啓曰貴國鴻恩重於天地何日何時敢有忘
哉聖王在上明如日月今臣在下固如山岳永爲西
蕃終無貳心五十二年秋九月久氏等從千熊長彦
詣之則獻七枝刀一口七子鏡一面及種々重寶仍

啓曰臣國以西有水源出自谷那鐵山其邈七日行
之不及當飲是水便取是山鐵以永奉聖朝乃謂孫
枕流王曰今我所通海東貴國是天所啓是以垂天
恩割海西而賜我由是國基永固汝當善脩和好聚
斂土物奉貢不絶雖死何恨自是後每年相續朝貢
焉六十二年新羅不朝卽年遣襲津彦擊新羅六十
九年夏四月辛酉朔丁丑皇太后崩於稚櫻宮時年一百
歳冬十月戊午朔壬申葬狹城盾列陵是日尊皇太
后曰氣長足姫尊香椎明神是也天平寶字六年遣藤原巨勢麻呂奉
幣于香椎廟爲征新羅調習軍旅也

評曰我
本朝自古至今通道於外國昭德於無窮四夷咸賓
而獻方物蓋神功皇后之大勳勞也吁大哉皇后
之神武自開闢以來一人而已應神帝召博士於
百濟傳經史太子以下各習學之是
本朝經學之始也實繼皇后開來學之功在于帝之
心豊之前州宇佐八幡官是也於是吾知香
椎宇佐二廟是武備文事之靈神也噫

頌曰

息長足媛　其德悠久　令行兵強　逆取順守
外國咸賓　光宅九有　自有生民　一人皇后

息長足媛



衣通姬

衣通姬者允恭帝之妃稚淳毛二岐皇子女忍坂大中姬之妹也允恭帝七年冬十二月壬戌朔讌于新室帝親之撫琴皇后起儛儛既終而不言禮事當時風俗於宴會儛者儛終則自對座長曰奉娘子也時帝謂皇后曰何失常禮也皇后惶之復起儛儛竟言奉娘子帝卽問皇后曰所奉娘子者誰也欲知姓字皇后不獲已而奏言妾弟名弟姬焉弟姬容姿絶妙無比其艷色徹衣而晃之是以時人號曰衣通郞姬也帝之志存于衣通郞姬故強皇后而進皇后知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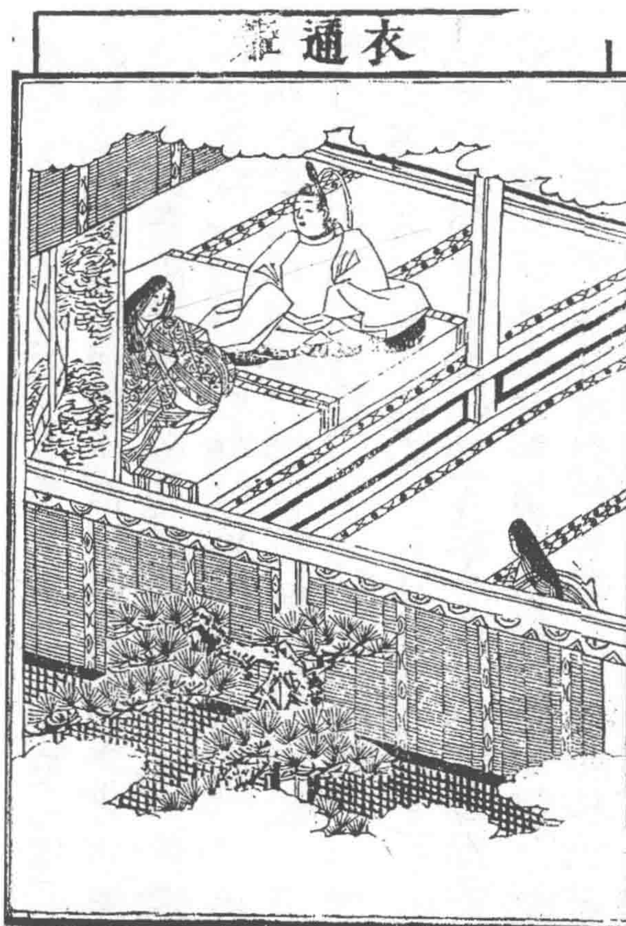
不輒言禮事爰帝歡喜則明日遣使者喚弟姬時弟姬隨母以在於近江坂田弟姬畏皇后之情而不參向又重七喚猶固辭以不至於是帝不悅而復勅一舍人中臣烏賊津使主曰皇后所進之娘子弟姬喚而不來汝自往之召將弟姬以來必敦賞矣爰烏賊津使主承命退之糒裹褌中到坂田伏于弟姬庭中言帝命以召之弟姬對曰豈非懼帝之命唯不欲傷皇后之志耳妾雖身亡不參赴時烏賊津使主對言臣既被帝命必召率來矣若不將來必罪之故返被極刑寧伏庭而死耳仍經七日伏於庭中與飮食而

不飡密食懷中之糒於是弟媛以爲妾因皇后之嫉既拒帝命且亡君之忠臣是亦妾罪則從烏賊津使主而來之到倭春日食于櫟井上弟姬親賜酒于使主慰其意使主卽日至京留弟姬於倭直吾子籠之家復命帝帝大歡之美烏賊津使主而敦寵焉然皇后之色不平是以勿近宮中則別構殿屋於藤原而居也適産大泊瀨帝（雄略帝）之夕帝始幸藤原宮皇后聞之恨曰妾初自結髮陪於後宮既經多年甚哉帝也今妾産之死生相半何故當今夕必幸藤原乃自出之燒産殿而將死帝聞之大驚曰朕過也因慰喩

皇后之意焉。八年春二月，幸于藤原，密察衣通姫之消息。是夕，衣通郎姫戀帝而獨居，其不知帝之臨而歌曰：和餓勢故餓（我夫）句倍枳豫臂奈利（可來夜也）佐瑳餓泥能（佐佐蟹也。謂蜘蛛也。一曰山名也。一曰蜘蛛別名也。言其躰如蟹住佐佐大原故云）區茂能於虛奈比（蜘蛛之行也。言蜘蛛之下擔也。一曰云乃於父天也。又說謂蜘蛛也）虛豫比辭流辭毛（凡歌意者，奉待帝之處，蜘蛛下擔，帝之聞為可臨幸瑞之由占合也）。帝聆是歌，則有感情，而歌之曰：佐瑳羅餓多（佐佐良形也，言小形文之）途之枳能臂毛於（錦紐也）等枳舍氣帝（解下也）阿麻多絆孺受途（多不寢也）多儴比等用能未（只一夜也。凡御歌意者，恐皇后之威，不寢夜之由也）。明旦，帝見井傍櫻華而歌之曰：波那具波辭（花香也。具與加五音通）佐區羅能（櫻也）梅涅（謂月出也。梅涅略詞也）許等梅涅麿（他目出也）波椰區波梅涅孺（早不目出也）和我梅豆留古羅（我目出子等，謂衣通姫也。凡御歌意者，他人者不目出，擬衣通姫於櫻花，目出給之由也，仍皇后弥恨也）。皇后聞之，且大恨也。於是衣通郎姫奏言：妾常近王宮，而晝夜相續欲視陛下之威儀。然皇后則妾之姉也。因妾以恒恨陛下，亦為妾苦。是以冀離王居而欲遠居。若皇后嫉意少息歟。帝則更興造宮室於河内茅渟，而衣通郎姫令居，因此以屢遊獵于日根野。九年春二月，幸茅渟宮。秋八月又幸。冬十月又幸。十年春正月又幸。於是皇后奏言：妾如毫毛，非嫉弟姫。然

恐陛下屢幸於茅渟，是百姓之苦歟。仰願宜除車駕之數也。是後希有之幸焉。十一年春三月，又幸於茅渟宮。衣通郎姫歌之曰：等虛辭倍途（鎮也。常也。暑寒也。萬葉集第九曰：常之倍尒。夏冬徃哉。裘云）枳彌母阿閇椰毛（君遇也）異舍儺等利（謂鯨取也。古語異舍者鯨也。儺者魚也。等利者取也。言漁取鯨魚。鯨大魚也。漁彼魚之條大事也。邂逅也。仍希有事也。萬葉集第二曰：鯨魚取。又第六曰：鯨魚取濱邊乎清三）宇弥能波摩毛能（海濱藻）余留等枳等枳弘（寄時時也。凡歌意者，常欲奉遇，如濱藻之寄時時有臨幸戀慕之由也）。時帝謂衣通郎姫曰：是歌不可聆他人，皇后聞必大恨。故時人號濱藻謂奈能利曾毛也。先是衣通郎姫居于藤原宮，時帝詔大伴室屋連曰：朕頃得美麗孃子，是皇后母弟也。朕心異愛之，冀其名欲傳于後葉。奈何？室屋連依勅而奏可，則科諸國造等為衣通郎姫定藤原部。四十二年春正月，帝崩於難波。是新羅王聞帝既崩，驚愁之，貢上調船八十艘及種種樂人八十。是泊對馬大哭，到筑紫亦大哭，泊于難波津，則皆素服之，自難波至于京，或哭泣，或歌儛，遂參會於殯宮也。而後衣通郎姫薨，焉祀紀州玉津嶋之神是也。

評曰：妃嬪之為道也，貞順而已。七去以妬為首，誠有以哉。皇后之生，姦意出於帝甚寵幸，即疑而嫉妬欲易位。皇后以滿意為心，而拒夫室之好，於求巻而可也。然其非實在于帝躬，以有虞



妃鬪世可期　吁嗟何人之哉

頌曰

衣通郎姫　上世歌仙　古今國色　帝賜華鈿
寵幸一時　廟食千年　弱浦風起　餘波末傳

栲幡皇女

栲幡娘皇女者更名稚足姫雄略帝之女母元妃圓大臣女韓媛也是皇女侍伊勢大神祠雄略帝三年夏四月阿閉臣國見（更名磯特牛）讒栲幡皇女與湯人（湯人此云臾衛）盧城部連武彦曰武彦汙皇女而使任身武彦之父枳莒喩聞此流言恐禍及身誘率武彦於盧城河偽使鸕鷀没水捕魚因其不意而打殺之帝聞遣使者案問皇女皇女對言妾不識也俄而皇女賫持神鏡詣於五十鈴河上伺人不行埋鏡經死帝疑皇女不在恒使闇夜東西求覓乃於河上虹見如蛇四五丈者掘虹起處而獲神鏡移行未遠得皇女屍割而觀之腹中有物如水水中有石枳莒喩由斯得雪子罪還悔殺子報殺國見逃匿石上神宮

頌曰

雄略皇女　善始白終　忽罹讒口　偶謫塵中
貞心化石　忿氣變虹　神鏡不映　芳名豈空

泊瀨皇女



後序

弟弘忠著

本朝古今列女傳十卷。其所爲之梗槩。既見自序。然引而未發。人未知之。我能知焉。弘忠五歳遭父喪。居喪之日。恭敬未至。今猶有憾矣。母氏稚燥居濕之劬勞。慈令義方之教誡。不可言焉。弘忠從壯歳及強年。母子參商。東武勢南久離。定省頃年。又遊于雲陽。溫凊時虧。公務日短。偶閲劉向列女傳。若夫賢明仁智貞節辨嬖之類。則勸懲之意。皆唯唯而過。其中至讀母儀傳。則未嘗不流涕而興感也。

所以彼作書之意。始於此。惟斯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意也。是唯匪爲勵於世婦人女子。又唯匪爲施于我妻孥兒女。蓋以有思母無歟。盡孝不足之故也。余嘗每寄書。諾彼曰。子之癖在孝。其心則好了。孰加焉。然何思之甚哉。恐有怠公事而出私意乎。夫克勤克仕。則眞之孝。心使是母氏之所安心也。彼又每報書。謂余曰。不恕哉。子之言。予昕夕在膝下。恣溫問飽奉養。我不幸在異邦。反哺無報。定省無勤。胡爲可不思哉。何甚之有。其孝心可慮焉。編此書。亦至孝之所致。曩所謂怠公事。亦在茲乎。

然餘屬知彼有老母。故不爲敢以怠。友人過余曰。此書之終始。既得聞命矣。子何不做大史公自序。而書母氏傳哉。余對之曰。母氏之世系名字。已昭昭于家譜。豈贅于斯而傳作乎。唯記一場話說一二。以塞其譴曰。母氏從來能教能育。無及孟母。有似陶母。彼糲粱之食。藜藿之羹。母氏恒炊爨之。夏日之葛。冬天之衾。母氏勤紡績焉。其意念唯在欲克理家事。榮茂子孫。嗚呼母氏之勲勞。實我家之周公也。子孫思茲。吾儕幼稚。母氏告諭曰。欲視其人。先宜視其友。人之善惡。必因其友。余自幼至壯。

所交之士。勝己則喜。爲治具自供肴饌。否則不喜不供。只譴訶損友。又曰。二子常事筆墨。尊崇菅神。每夏勿食梅實。汝三歳兒戲。執土器。下筆而書與字。既五人皆奇之。母氏大喜。獻之於菅神廟。故我與汝誓一生絶嚙梅實。（俗曰。菅神愛梅。故尊信神者忌食梅實。）唯勿懈讀書。夙夜通誦。勿好博奕。若人勸之。則汝等必言之。我家禁之。不知其術。是以戒意錢之戲與衒賣之言。故亦不知臭銅之好惡。權衡之輕重。吁愚也乎。又曰。與人接則事事勿爭。不得止而有爭。則宜下人。必勿競頰舌。而欲勝人。汝不知柔能

制剛弱能制強乎意此言今猶在耳而不在心余
之所以爲不肖也又曰宴會之席過半則必須退
出遊樂極則災害生焉禮在軈交抑徒汝其念之
是母氏懼宴安之鴆毒座中之豹虎者也母氏天
性聞人悅則如已有之聞人憂亦如已有之或哀
孤憐老喜施賙急其慈仁可知矣於三子如一子
惠三婦如一女姑婦恰似親子婦亦孝順不違慶
安元年定幸欲相迎母氏而自執饋饌遣弘忠於
勢陽弘忠往而謹白焉盤游于東海流覽於武野
母氏大喜曰內合私願雖然伏自惟省未可也光
源氏歌曰都出志春之歎仁於登良女屋年經浦
遠別奴留秋我在江府而抱弱孫分其可喜矣睽
離在期可悲矣不如書疏往反更聞各自平安以
自娛矣是亦足償所願焉遂不果每旦拜神念佛
是皆禱子孫殷昌而已比年余無尺寸之功有不
虞之譽偶逢
天朝賜爵叙位母氏謂余曰我生平禱神信佛此是
其冥助乎然人事未聽之假令求免於毀亦不可
得也謙虛晦默汝輩勉旃余後果罹毀嫉之害吁
母氏愼微見機亦如此往年弘忠從信牧君雲陽

之行過勢南告于路于母氏母氏馳价於中路曰
此行也勿出於類勿欲速成要事謙退又將雲陽
及所經之勝境風土當以國字記之而附與于我
不移一步而見千里外以可慰悅衰老之目下也
弘忠諾之翌年春弘忠在雲陽寢疾病僉曰瀕死
母氏聞之即語余曰生死聚散如夜旦然何以戚
戚爲哉吁弘忠有子萬事足何恨何悲皆天也汝
速往雲陽疾未篤則呼良醫而可求紫芄命在呼
吸則直馳于江府告定幸閔兒息嗣內子克育克
敬宜咨傳奕世母氏氣魄殊絶於人可知矣余驚
急而以夜繼日之雲陽則逢疾狀疾小愈經數日
反常於是兄弟同行執歸鞭迂路而反勢南母氏
千憂百慮一旦冰解弘忠曰以謙事君以信交人
母氏聞之乃喜色滿面且袖紀行二冊名之日懐橘談來
而獻之母氏甚悅曰我到未到之地見未見之境
然此書也文筆煩勞不解于公務則可也乎又茲
歲自江府報平安之次寄此傳十卷曰去歲初夏
起筆今年初冬絶筆因一二文彥略雖需雖黃潤
色未成況無助我毫者故不暇淨書唯爲備母氏
之觀覽也吁餘力志學官暇思親其意念不可不

感嗟焉。余 且讀且講。母氏傾耳而聽。評辭支顧而
見圖像。曰善哉。此書也。汝不倦而讀之。我不怠而
聽之。諒老後之觀。閑居之樂。何以加之乎。况我家
兒孫與起感發乎茲哉。余 熟閲之。后妃夫人。孺人
婦人也。妻女妾女也。或妓女處女。或奇女神女。厥
中有德實有才辨。于賢明仁智。于嘉言善行。若貞
順節義。若奇恠神異。數百千歳之後。雖讀之。其事
其迹。歴歴在眼。古人見物寓懐。今人豈無感激哉
於戲。茲歳母齡輸七望八。古來尤稀。眼未闇。齒未
豁。行歩稍健。坐臥殆安。三子不寒。兒孫不饑。惟感
天耶。將通神耶。榮之又榮也。伯幸年五十八。仕路
雖靡盬。音問曾未怠。我爲仲子。年四十九。雖五十。
未可知其非。可愧之甚也。吁於我平日。樹蘜周盡
猶恩懐惠。而晨夕色難。不能承志。惟斯不孝無所
逃罪。叔忠年四十四。性自然孝。雖書草疏。母毋二
字以相似。其分毫一不誤。然馳官途。寓羈旅。久不
面。絶不訊。思而慶。哀而止。是乃不幸也。不如三子
全遺體。榮各自此。孝之至也乎。我聞舜之大孝。文
王之事親。曾子之養肉。子路之負米。皆是異域之
所稱。如我

本朝亦
神武之建極也。種子命教之郊祭。而孝悌之道與自
爾以後。聖賢君世不乏于國。呼君子之名于邑。立
孝子之表於戲我
神國以孝悌爲本如此。豈不言哉。道大原出於天。天
之神道四時行。萬物育。聖人則之。人民循之而行
之之本。又不外于孝悌矣。况
大日靈尊以一女德統御天上照臨天下哉。而後天
地人皇氏綿歴弗絶。就中 皇后踐祚。垂簾聽政。
不爲不多。今列女之傳。始於后妃。中於妻妾。終於
神女。於我
神州之遺風。亦不爲無意。是亦撰書之微意乎。易基
乾坤。詩首關雎。書美釐降。其餘禮之内則。昭之女
誡。女論語也。女孝經也。皆王政自内始。故閨門之
事有法。陰陽之制有別。矣於興亡之樞機。人道之
大倫。不可愼哉。余 漫書母氏進止一二。以爲後叙
古今似而非也。人品跂而不及。然繼叔忠之深志。
聊顯思親之幽意。彼引而不發。亦無佗。愚 之如禿
筆澁語。則見者未必無小寛宥云爾。昔
明暦元年乙未冬十一月甲子

從五品源弘正書于鵲巢山求艾窩

在武府日石齋安氏弘忠
介于人而屈顧之次齋此
書余嘉曰吾
朝類聚國史載力婦節婦之
後末縣親其彙纂實是空
谷之跫然也凡世稱好男

子色取仁義而行濆者觀
斯編而不赧然泚顙乎然
則豈翅敎戒婦女而已乎
言未輟余卽先内省矣於
是又告曰余驀地内省也
子亦須内省焉夫修已治

人之功不爲無補于世敢
也後請假余後叙劣才乏
筆力迺以嚮坐上之譚終
爲之跋

南紀經生李全直書

寛文第八歳次戊申仲春上澣
勝村治右衛門

皇漢洋今古書類自家積年蒐兌セル者ト其集
藏畜ニ充棟載車ノ夥キノミナラズ品位精工價
程清廉以テ四方君子ノ愛顧ヲ待ツ

文榮堂藏版

阪府書林

東區南久寶寺町四丁目六八番地

前川善兵衛

安積良齊 撰

烈婦傳

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有不為齋叢書本

據明治元年（一八六八）有不為齋
叢書本影印

有不爲齋文集

攝津　伊藤之幹子固編輯

東奥　安積信　思順　著

烈婦傳

甲辰歳七月、閲明晁洪範載近古婦人賢烈者十數人、偉行峻節、皆可以警頑興懦、傳之萬世而不朽、但書中不無謬誤、然其槪可觀、因姑從之、俟後之修彤史者正焉、

尾張侯夫人

夫人千代、大猷公之女、配尾張亞相光友、藩士有中山茂兵衛者、發狂入後宮、殺乳媼、提刀四走、仕女駭奔、宮中大擾、夫人恬然不驚、呼媼曰、當直之士當捕誅之、勿懼也、有頃、中山投井死、其子婦乃所殺乳媼之女也、夫人召之、從容語曰、汝舅入後房殺汝母、罪至重、父子當被誅、汝葬毋修其祀可也、及歛屍、夫人爲之悲慟、翊年天大雷、忽隕于井、乃中山投死處、月日亦同、官人震懼跌蕩、夫人夷然如平時、後房令大久保金兵衛白、玆井不祥、請塞之、夫人曰、塞舊井更鑿之勞僕隷數十人、不若浚之以除毒氣也、松平義行室松平綱廣女、而中納言綱誠夫人廣橋亞相女也、廣橋所賚齡不及綱廣、毎爲官人所侮、姆憤怒欲

酖義行室、夫人覘其蹤迹疑之、召姆鞫問、遂首實、奸謀悉露、當斬、夫人以爲若磔諸尾張、不惟闔國知之、雖隣邦亦聞知、是彰吾國之羞也、夫刑罰者、將以懲惡、然婦人與男子不同、宜刑之隱處、其聰明通理義如此、其後春秋寖高、然容止婉而恭、未嘗愆于儀、及疾且篤、則使侍女理髮、儼然而逝、

加賀亞相夫人　附奥村永福妻

夫人未詳其姓名、後号芳春院、加賀亞相利家之室也、天正十二年、瀧川一益佐佐成政等、推織田信孝爲主將、欲滅豐臣秀吉、而利家與秀吉相親善、是年九月、成政提精兵八千、攻能州末森城、加賀驍將奥村永福所守也、成政下令曰、利家聞圍城、必赴援、宜及其未至而急拔之、於是百道齊攻、城兵僅可三百、致死力拒戰、敵衆競進、蟻附而登、將士皆不可守、欲自殺、奥村妻有智略、諫止之、短裳帕首、佩長刀、煮粥使侍婢齎之、親巡陴、執匙食兵士、勵之曰、聞昔楠某以數千之兵、禦百萬之衆、遂立大功、況此區區之敵盍亦努力保一夕乎、明日金澤援兵必至、乃可以破敵而建大功也、奥村見之、喜曰、吾室壯烈過男子遠矣、然藉婦人之力而守之、吾恥之、拒戰益力、兵卒亦

奮不顧死、敵衆知其難拔、欲縱火焚城樓櫓、成政不聽、親督兵攻之、遂破羅城、奥村退據牙城、金澤距末森六里、奥村使飛騎告、且曰、城兵雖寡、猶可拒戰保一夕、利家聞之、欲使長子利長留守焉、而親援之、利長曰、此家國存亡所係、吾將爲先鋒破敵、何可留守、利家壯之、令將士曰、輕裝疾發、出其不意而掩擊之、不須齊進也、因先遣冨田與五郎抵津幡、告不破彥三援末森、又命衆食、躬擐甲、則馬已立于庭矣、夫人載廩斗於托臺、祝利家父子、獻斗者、鰒肉製之、邦俗慶祝所用也、進謂衆曰、吾利長之母也、今夕之援、極

爲大事、皆當戮力立奇勲、若末森已爲敵有、則可死之、吾亦不敢辱于賊手矣、又謂利家曰、城若陷、公勿復見妾、顧利長曰、汝亦聞吾言乎、今夕卽死別也、意氣慷慨、利家躍然起曰、快哉、吾誓當破賊矣、逕跳上馬、父子俱發、從兵僅百餘人、迅驟如飛、已過津幡、冨田與五郎後至、利家罵曰、唉遲矣、汝奉使命寢何許、冨田分疏、利家不聽、冨田怒、是夜先登陷陣、益名將馭士之微權云、將士亦稍馳至、得三千八、分爲二軍、一遶敵後、一衝麾下、縱横奮擊、呼聲動天地、敵不意其猝至、皆喪氣潰走、永福開門夾擊之、成政大敗、死者不可勝計、成政越山聚散卒、謂衆曰、今利家必恃勝亂伍而進、我整陣反擊、可以破之、乃遣候騎覘之、則利家已収兵入城矣、成政憮然、是役也、奥村善守、亞相神速、其智勇功勲、炳然青史、而不可謂無一烈婦之力也、

細川侯夫人

夫人、明智光秀之女、細川忠興之室也、先是、豐臣秀吉悉置列公妻子於大坂以爲質、至石田三成倡亂、與諸將胥議、以爲徙質於城中、則諸侯皆歸大坂、是使德川氏孤立無援也、乃先遣使細川邸曰、方今物

情騷然、夫人及諸公子、宜入城備不虞也、夫人使老職應之曰、忠興從軍赴關左、使臣等守之、妻之在邸、猶在城也、願勿徙、三成不許、使者三反、夫人峻拒不肯、三成大怒、將遣兵圍之、忠興姑、武田信繁之室也、武田氏亡、大姑歸在邸、年已七十餘、長子忠隆室、前田利長之妹、與浮田秀家之室爲兄弟、夫人謂大姑曰、若有變、妾將與婢僕俱逃、君年老艱於行歩、須及今與忠隆婦避浮田氏、又呼所愛侍女阿霜曰、敵兵至、我將死之、汝粗服作賤婢態、見邸中火起、卽逸去、抵關東、見吾公告之、乃賦國歌一首付之、召老職河

喜多石見、小笠原松齋等、隔窓而告之曰、往吾父弑織田公夫君怒謂我曰、外舅殺君、逆莫大焉、我不逐汝、是黨逆也、天下其謂之何、俄離婚、使十數人送至丹波三戸野村、潛居數年、邑民皆罵我為逆賊之女、我不勝愧憤、輒欲自殺、但與一郎尚幼、因欲待其成立而還之、然後行吾志、故忍恥偷活於窮山僻落中、天正十二年、豐臣公使夫君再迎我、實意外之幸也、其後、豐臣公張讌樂、召列侯夫人觀焉、我稱病不應命、又有醍醐看花之宴、亦固辭不赴者、欲不失節也、吾分必死久矣、今遘此變、又何足驚、老職皆感涕而

退、闔門堅守、有頃、敵衆圍邸、數匝、矢砲競發、夫人呼兩兒、撫其首、曰、汝曹其愼聽之、生于武弁之家者、當死不死、反受辱、今敵已逼、吾與汝俱死、勿怖、乃拔匕首、刺殺之、時男十歲、女八歲、又命侍女、取暑衣裹面、曰、婦無夫命、不可使人見顏、乃自殺、松齋縱火焚邸、乳母二人侍女四人、並投烈燄、從臣亦皆自殺、三成聞之大駭、以為諸侯夫人皆如此、則是為德川氏驅諸侯而歸之也、事遂寢、由是列侯夫人皆得免、忠興聞變、又視絕命詞、悲歎憤甚、遂從東照公為先鋒、與三成戰關原、大敗之、公歎賞、並封熊本五十萬石、此不唯忠興有戰功、蓋亦由夫人死節之烈云、

佐竹侯夫人

夫人、佐竹義隆之室、同族淡路之女、生二子、長曰義所、次曰義長、義長居本所、義所在鳥越、夫人謂親子慈孝、自發于人心之不能已、惟兄友弟順、非父母教之、或有失其道者、因令義長每三日必候兄義所、不避風雨寒暑、勿敢懈也、又使兄愛弟、每至必與果或共肄弓馬之技、由是、棣蕚之愛益厚矣、義長多病、老職憂之、因老內人請謁夫人言事、夫人見之、梅津某請曰、左京君三日一候世子、誠善矣、第幼且多病、若

風雨霜雪之時、待晴日而到、不必限以三日也、夫人曰、汝等用心亦可喜矣、然吾則異於是、諸侯之事朝廷、豈可論風雨霜雪、苟非自幼跨馬、冒風雨犯霜雪、涉艱苦之境、不足以奉朝請事朝廷也、今幸而生于泰平之世、未嘗有汗馬之勞、於三日一候乎何有、汝祖先少長于戰國、與吾中將公、擐甲提槍、櫛風沐雨、暴露草野之中、備嘗辛艱、距今未遠也、左京雖幼弱、犯寒暑、較之攻城野戰之勞、顧不相懸乎、若多病之身為寒暑所侵、遂至於夭殤、天也、吾婦人安不愛子、然使其涉寒苦、乃所以深愛也、梅津等感歎而退、

諸藩老職、不得輙見夫人、言事、惟佐竹藩自古以然

酒井侯夫人

夫人、松平定賴之女、酒井忠直之室、忠直多子女、夫人生二子、長忠隆、次忠相、餘皆側室之出、而鞠愛如所生、待媵妾有恩、閨門之內雍雍如也、忠隆幼患痘、忠直謂夫人未發痘、尤其所諱、不可使見病狀、母氏養仙院亦云、夫人使傅姆請曰、母氏之言、夫君之命、極有理矣、然人之爲母而不視其子疾病、豈人情所能忍哉、妾之恩子、猶母氏之恩妾、雖傳染發痘、不悔也、願視之、見允、夫人喜、日臨關、看護備至、見痘色紅潤益喜、終不諱也、夫人居牛籠、近隣失火、煙燄覆邸、將避之、聞仕女有寢疾者、命左右曰、倉卒之際、不暇舁轎、須納病婦於巨櫃、覆以被褥、置藥銚其側、循庭牆而走也、辭色閒雅、悠然不驚、人服其識量、元祿十二年、以疾卒、先是、夫人見鳥雀集于庭、散食飼之、羽族日集、及其卒也、侍女散食如故、鳥雀悲鳴于樹、不啄者累日、若知其喪而哀焉、

眞田侯夫人

夫人、本多忠勝之女也、東照公養以爲子、嫁眞田信之、慶長五年、公征上杉氏、信之偕父昌幸、率兵發上田、抵佐野、石田三成寄書勸就大坂、昌幸俄變志、信之苦諫、不聽、旋師、信之東下屬公、初信之之發師也、夫人謂之曰、妾眇然婦人、何足以論大事、然竊察阿舅之心、殆叵測、方今天下繹騷、雖父子、安保其無意慮、良人宜思之、信之默然、至是、昌幸意果變、中道而還、過沼田、沼田、信之治城也、昌幸遣使謂夫人曰、我欲見兒孫、且息勞、請入城而宿焉、夫人問阿舅何遽歸也、使者曰、倉卒之間、臣不知其故、又問吾夫俱歸乎、曰、惟介弟左衛門君歸耳、於是、夫人謂使者曰、今舅歸而夫不歸、必有意也、妾雖婦人、稟夫命守城、願阿舅館于市、若强欲入焉、妾殺幼兒、縱火焚城、亦自盡、然後可入也、使者馳還、比出門、兵已登陴、列弓銃、夫人帕首提屆尖刀、指麾之、昌幸聞報、歎曰、嗚呼、夫人眞將種也、吾不察其意、請入城、不亦過乎、乃復遣使曰、予惟欲見兒孫耳、何敢奪城、夫人辭謝、命吏於市館饗之、又恐兵士鬭爭、令侍媵三十餘人帕首持梃警之、是日、昌幸軍兼程而至、皆疲欲休焉、而懍懍爲如在敵國、急遽飲食、不宿而還上田、夫人以爲今父子分屬東西、臣士離叛、不可測、乃下令曰、夫君不在、極爲落莫、請邀群臣妻妾宴樂以慰之、妻妾皆喜

入城夫人宴饗留之不還蓋留質之也聞者嘖嘖歎美謂夫人智勇不讓乃父矣

冨田侯夫人

夫人浮田氏冨田信孝室也慶長五年信孝從東照公赴小山公聞大坂兵起令還阿濃津守焉信孝星夜馳至分部政壽古田重政援之敵將毛利秀元長曾我部元親率三萬餘騎攻之城兵纔千餘人信孝善守不拔乃連發火箭焚城樓櫓肉薄而登卒破外郭信孝拒之殊死戰本多志摩守諫曰城不可守不如速自殺也信孝然之將入牙城毛利驕將中村清

左衛門追躡甚急信孝殆危或報城將戰歿夫人大驚欲殉之擐甲開門而出敵兵雲擁圍信孝數重夫人揮槍入萬衆中中村迓之夫人怒一刺斃之又殺傷十餘人敵衆披靡夫人面白皙如雪儼然美少年也信孝謂政壽曰彼驕勇超群豈吾子帳下士歟曰不然得非女將軍邪信孝馳至視之果吾室也大驚夫人見信孝喜且泣曰小童聞君已陣歿故來殉之不意其尚存也相與收兵入牙城敵又追躡城兵拒戰死者五百八十八人會高野山僧來勸和議信孝知終不可守開城去後東照公因舊封加賜二萬石爲七萬石賞此勞也

阿茶局

阿茶局初名須和武田信玄麾下飯田久右衛門之女也信玄與今川氏爲外戚故飯田以女嫁其臣神尾孫兵衛生一男曰猪之助東照公之寓于駿州也神尾夫妻事之甚謹及義元敗死于桶峽神尾亦戰沒局挈子歸甲州其後武田氏亡東照公鎭撫甲州局挾兒伏謁于途公感念舊義召諸濱松使仕焉局性明敏夙夜勤勞弗懈公悅命掌後宮政令賜號曰阿茶局大稱旨後公致仕老于駿州局從焉台德公

嘗使酒井忠次候起居時嚴冬忠次着絮帽而忘戴冠公見之怒曰本多佐州年已老且事我于駿州雖披絮帽可也忠次顧傲之甚不可也夫江府天下列侯所朝會而偃蹇不遜無乃損將軍之威德乎局時在側爲致謝曰昨忠次使人言不幸罹寒疾明日不得上城妾應之曰于嚮大君之命行禮勿遲一日老大君尊慮未可量也宜重衣著絮帽而朝故渠從妾言願恕之公意解其保全大臣率如此慶長十九年大坂兵起公率諸侯攻之大坂天下名城崇墉深濠糧仗俱足難猝拔公恐其損士衆且哀豐臣氏絕祀

也、欲講和議、城主秀賴尚少、所生母淀臺擅事、因數遣局、就淀臺待女大藏局常院尼說之、時方攻戰、矢丸飛注如雹、便以鐵楯肩輿、駕而往反、局有才辨、辭理明暢、犂然有當人心、淀臺悅服、議遂成、寬永紀元、台德公女備位中宮、爲東福門院、公命局行大禮、從輜軿入京、由是爵敘一位、禮成乃還、公大喜、後以壽終、子猪之助有器識、給事左右、賜下總金近村三千石、改稱神尾五郎兵衛、後任刑部少輔、其子官內別賜采地三千石、

大婆

大婆、台德公乳媼也、其名氏不詳、後官重之、稱大婆、其子某黨山中源左衛門、獲罪、竄於海島、而公以哺乳有恩、待大婆逾厚、屢遣侍姬餽甘膬、歡語娛老、大婆既貴重、資用豐裕、侍婢十數人、而性不喜奢麗紛華遊宴事、惟每月一兩次、堆飯於巨盤、召聚轎夫走卒數十百人、手自執飯匙、盛諸椀食之、嬉嬉歡笑以爲樂事、宰執本多正信嘗過而見之、大驚、諫曰、君爲大君所愛重、多侍婢、何不使彼執匙、而自爲之、何不自重之甚也、大婆閣匙應之曰、頃來人謂子驕、老婆不敢信、今而後知人言不虛也、老婆本參河寒窶女子、且欲邀賓客五六輩餉之、且不可得、今荷厚恩富貴至是、雖餉數百人、猶有餘糧、故手自執匙餉奴僕者、不忘本也、今子則已忘寒微、稱彌八郎、謂鷹時乎、苟以此心執政柄、經理天下、顧不危乎、正信感愧而退、後大婆疾且篤、公臨視問其所請、對曰、老婆蒙恩寵、富貴過素望、何所請哉、但殿下愼德行政、遵承東照公之舊章、撫綏萬姓、人莫敢議焉、是老婆所請也、公又問、此外更有所請不、對曰、無有、累問終不言、公起行數步、大婆遽呼曰、向殿下問所請者數四、初疑之、今乃悟之、殿下意蓋以爲老婆所以臨死而帶于心者、獨賤息耳、故欲赦其罪以慰之、恩意厚矣、雖然法令者、天下之公也、若以老婆之故、亂天下之法、人將曰殿下爲政有私焉、則死不瞑矣、愼勿赦賤息也、公感喟、後數日、泊然而逝、

春日局

春日局、初名阿福、大猷公乳媼也、父齋藤利三、母稻葉通明女、長而嫁稻葉正成、生三子、長正勝、次正定、次正利、利三仕明智光秀、爲老職、以遷勇知名、光秀亡、欲狙擊豐臣秀吉、發覺被殺、正成仕浮田秀家、有故致仕、隱于美濃、迨大猷公降誕、覓乳媼於京師、京

師婦人憚赴闕左、莫敢應者、局聞之、抵京尹板倉勝重請之、勝重廉其門地、皆名士、乃白于江戸遣之、遂召爲乳媼、所以保護視養甚密焉、幕府悅、徵夫正成祿之、正成固辭不至、曰、臣雖不肖、豈緣家人而進者哉、遂離昏、送三子與之、窮居終身、不事二姓云、局英敏有膽智、殆非閨閤中人、其在夫家也、夜有劇盜數人入焉、局揮刀立斬二人、餘皆駭散、及爲慈母、大妃鍾愛次子國千代君、附熱者爭承奉之、氣燄薰灼而儲闈閒如也、故世有國本動搖之說、局憂憤、就東照公寵姬阿梶愬之、公以爲妬娟、置而不問、局陽稱詣

伊勢神廟、入駿河見公、具述其故、公驚曰、是天下大事也、乃托餘事東下、儲君兄弟謁見、公執儲君手據上坐、介弟將進、公曰、竹千代主也、國千代臣也、臣主豈可以同坐乎、饌至、公命儲君侍食、置介弟於下坐使餐焉、介弟氣沮、衆惶駭、浮議始息、其後儲君繼位、待局益優、使總後宮政令、大稱職、寬永六年、奉命入京師、後水尾帝引見、賜御盃、爵敘二位、賜號曰春日局、九年謁　中宮東福門院、賜御盃、十七年入朝、時、帝既遜位爲　太上皇、　中宮亦稱仙洞女院、局並獻膳羞、十八年、嚴有公降誕、局抱之見宗室列

疾、時年已老、因賜宅地於代官街、命蜷川喜左衛門經營之、頗宏壯、局時退休娛老焉、又賜相州吉岡采地三千石、初大猷公春秋二十有五、患痘甚劇、局親禱于東照公閟宮、曰、大君不豫、殆危、妾雖賤且陋、亦嘗乳養之、願身代之、若賴宗廟之靈、大君獲愈、而妾罹疾患、誓不可近醫藥也、既而痘色頓佳、起脹勢壯、遂得痊、局以爲冥感、自分必死、而身強健無恙、至二十年九月、俄遘疾、公憂之、屢臨視、　上皇　太后並命右衛門局、東下問疾、疾益篤、怡然待死、初不服醫藥、公聞之、親持藥飲之、且問其所請、局泣曰、老妾幸

及見殿下壯大秉天下之政、澤被老妾、爵敘二位、賤息正勝亦荷厚恩、榮光極矣、又何敢請、且老妾爲殿下、拚性命久矣、而偸生至今、幸也、故不敢近醫藥、然殿下手自賜之、豈容不服、乃啜之少許、悉自唇吻流出、一滴不下喉、蓋不忤恩意、又不食誓言也、公又強問所請、局辭謝而已、公曰、汝無所請于我、我將請于汝、稻葉正利爲汝所放、然正利與我分乳汁者、盍爲我赦之、局方沉綿、聞之勵聲曰、正利凶悍不忠、老妾割愛放之、慮其不利於殿下也、老妾雖死矣、豈可愛子而後君耶、殿下儻赦其罪而召用之、老妾抱怨于

泉下矣、夫爲將軍行天下之政、豈容有私愛不公之事邪、老妾病矣、不欲復語、殿下其歸乎哉、遂以是月十四日卒、年六十有五、公爲之震悼、賻銀數千鈑、使堀田正盛監葬事、局識量宏遠、忠以事上、慈以待下、大猷公嘗朝食飦、不稱旨、更命膳吏炊之、不能遽辦、竟不食、局謂松平信綱曰、人無貴賤、一日不二餐則飢矣、今大君膳羞數品、其適口與否、固容有之、惟飦食之主、尤食人者、若不適口、則廢一餐、非所以貴人主養尊體也、自今而後、宜炊稻麥諸穀七種之飯、大君從其所欲、其餘使官女及厨下人食之、非費也、且

左右侍臣廬兒之徒、夙夜勤勞易餒、卽頒餕餘、亦止德所及、可謂費乎、正綱從之、列侯之朝于江府也、後宮無尊卑、皆有餽遺焉、至酒井忠勝執政、將改舊制、惟贈侍姬耳、局謂忠勝曰、官人費用極多、凡諸侯所遺、皆以充衣服、今遽絕之、官人無以得衣服、妾祿三千石、資用有餘、因欲賙官人、而官人數千人、非吾力所能賑、願視諸侯餽遺之數、賜金各有差、則諸侯無餽遺之煩、官人不困於衣資、忠勝然之、每歲抄別賜金有差、局見宮人衣曳地甚長、規之曰、婦人中衣以純白爲貴、若曳地、則色易變、且或觸塵垢、而侍大君

之側、不敬也、宜兩手摳齊、躩躩而行、不可過婉弱、吾夫窮居、我自製襪、其他針黹無不爲、凡婦人不能爲縫裁織紝事、世之所賤、雖宮人亦當留心焉、且梳裝曉起爲之、勿使人見睡面也、宵夜歸、過平川門、閽人曰、夜間出入、非有監察之命、不能也、因稱名請入、閽人以白大閣、初鹿野傳右衛門應之曰、國有制法、無監察之命、　天照太神不可入焉、春日亦不可入焉、局大窘、竚于門外、時方隆冬、寒氣刺骨、久之命下、然後開扉、局入謁、公曰、何遲也、具陳其故、公大笑、然局感大閣守法嚴正、厥明遣人遺點心謝之、子正勝以

局任、自幼給事左右、累遷爲顯官、任丹後守、至賜小田原八萬九千石、

阿勝

阿勝、京師人也、有姿　仕織田信行爲侍女、信行與近臣宴、酒方酣、謂津田八彌曰、與汝良妻、謂阿勝曰、與汝良夫、乃授盃使二人獻酬定婚、八彌本農家子、美姿儀、材力過人、信行寵任之、賜族爲津田、佐久間七郎左衛門、信長所傳也、娼八彌、嘗詬之、夜爲所屈辱、乘夜縱火於宅、八彌驚出、卽殺之亡去、誤遺短刀於厕側、家僕持以告信行、視之、則信長所賜其兄玄

蕃也、亟遣人索之、竟不獲、或言走美濃仕齋藤道三、因遣使求之、道三匿而不與、阿勝聞之、請致仕報仇、信行止之曰、彼壯士也、僔弱女子安能當之、阿勝泣曰、誠如尊旨、然妾寧死仇人之手、不可與戴天也、固請不已、信行感其貞烈、乃出向所遺短刀、餞之、阿勝從老僕一人赴濃州、逗叔父農夫許、道三子龍興出獵過此、見阿勝容儀甚都、詢之、對曰、京人求仕者也、乃召爲夫人侍女、翌年三月、試藩士騎射、侍臣上名籍、阿勝自側覗見之、簿中有仇人姓名、心竊喜、請觀騎射見許、及期、受試者皆儀裝倚馬行禮、司射唱名

姓、及佐久間至、阿勝從簾內躍出、拔短刀刺其脇斃之、大呼爲夫復讎、衆愕然、阿勝神色自如、具述其故、衆莫不奇歎、道三曰、汝貞烈可喜、然彼士也、信行求之而不與、今爲一婦人所斃、醜莫大焉、安得不誅、將下諸獄、夫人惻然憫之、請幽諸後房、道三許諾、夫人密使阿勝逸、阿勝泣曰、妾去而小君得罪、義不可爲也、願就誅、夫人曰、不然、公付汝於我、豈無意哉、汝其勿憂、潛使人護送出城、阿勝由是得免、抵岡崎、就大須賀康高求哀、東照公感歎、召而置城中、玄蕃聞之、訴于信長、信長使池田紀伊守求之、公應之曰、彼爲

夫復讎、是烈婦也、而公求之、意者爲玄蕃報仇也、夫士相讎、古無此法、況彼窮而投于我、與之不義也、信長然之、事遂寢、玄蕃陰遣壯士二人狙之、阿勝有進香之事、公使大原左近今村傳治郞護衛、二士覘之、捕而鞫之、遂承服、乃處斬、梟首於途、揭其側曰、此賊自言受佐久間玄蕃託狙人、僞也、故梟之、信長聞之大怒、使人詰讓曰、吾封內之士、不告而誅之、且書玄蕃名氏於揭、何也、岡崎老職對曰、向某等議佐久間氏爲貴邦執政之臣、豈爲殺一婦人而令二壯士狙之、其爲僞明矣、故誅之、雖然賊之言果信乎、信長益

怒、道路流言、尾州將加兵、公聞之、亦戍之備、阿勝歎曰、今以賤妾之故、戰兩國之兵、是以怨報德也、留書自殺、書辭悲壯、讀者灑淚、公尤悼惜、厚斂之、葬大樹寺、馳价告信長、信長意解、和好如故、

幸田氏母

織田信孝麾下有幸田彥左衛門者、天正中、豐臣秀吉率兵數萬圍岐阜城、信孝不能拒守、乞和、以其母及幸田母爲質、秀吉許之、既而信孝又舉兵、秀吉怒欲殺其質、然愛幸田驍勇、誘之使歸降、幸田以母故憂惑不決、母聞之、遺書曰、汝守節義、善事汝君、不可

以老親故而懷貳心也、郎如此、忠于君、孝于親、是兩全之道、汝其勉之、於是幸田決意不降、秀吉益怒、礫殺其母、幸田輔信孝守城、秀吉督大衆、百道攻之、信孝棄城去、遂爲敵兵所追躡、自殺於尾州内海、幸田格鬭而死、議者比之王陵母氏云、

澤橋氏母

澤橋氏母、阿佐志、浮田八郎傅母也、八郎父秀家、與東照公戰關原、敗走、遁薩摩、被俘、以其爲渠帥也、當斬、薩摩公請赦、因竄父子於八丈島、時八郎尚幼、乳媼亾去、傅母襄其襁褓、赴島、乃抱其兒見秀家夫人、

請曰、妾不忍郎君遠謫、將從焉、敢以兒累夫人、夫人加賀侯妹也、深感其志、許之、乃徒跣至官府、請從八郎入島、吏以有禁不許、傅母號泣、欲自殺、東照公聞而憫焉、曰、婦人與男子不同、宜許之、傅母大喜、從秀家父子入島、傅母既往、夫人愛其子、過所生、稍長則請加賀侯祿之、賜三百石、是爲澤橋兵太夫、兵太夫三歲而與母訣、不識其姿貌、且想窮海絶島艱楚之狀、日夜哀慕不已、居無何、致仕去國、遂爲僧、曰一心、雲踪杳然、不知其所之、元和中、台德公朝于京師、入二條城、觀者如堵、有一浮屠、捧封書突出犯鹵簿、乃一心也、從士怒欲斬之、公自輿中見焉、曰、僧也、勿斬、從士捕縛、至駕前、公取書視之、敘八島省母之請、公以其嘗仕加賀也、付之前田大和守、既而公還江府、前田亦挾一心東下、一心申前請甚力、公憫之、令有司喩之曰、汝所請誠可哀憐、而於法不得許焉、第須召母相見、一心曰、某三歲時、捨而不顧、鞠幼主於海島、其志操如此、雖召之不來、公試使人召之、母固辭曰、妾爲幼主棄吾子、不復置懷、又何可棄吾主而見之、使者復命、公復令有司喩曰、果如汝言、然八島事竟不可允、汝當絶望、其他有所求請、將許之、一心愀

然雨泣久之、曰、然則有一焉、浮田氏室、加賀侯妹、而八郎乃其甥也、願命侯每歲輸資用於島、使吾母君臣無凍餒之患、於是令加賀侯給金穀藥物器用之屬於海島、諸侯聞其孝義、爭以重祿聘之、一心曰、我無宦途念、然加賀侯吾所嘗仕、且吾母受恩厚矣、乃仕加賀侯、受祿加故、粗衣菲食、不蓄妻妾、未幾而夭、嗟乎、澤橋母子傑然孤寡耳、然而東照公憫其忠節、下寛大之命、台德公感其孝義、反復慰喩、不翅慈母之於孺子、所謂聖王行政、先天下之窮民者、澤橋母子忠孝萃于一家、亦偉矣夫、

原氏母

元祿十四年三月、　天使聘于江府、幕府命淺野長矩饗之、長矩就吉良義英咨稟焉、義英敎之鹵莽、又多不遜、長矩大怒斬之於朝、傷而不殊、然坐大不敬賜死、収城邑、老職大石良雄密與原元辰等胥謀、欲殺義英復仇、良雄寓于京、元辰隱于赤穗、良雄以書召元辰議事、元辰有老母、請曰、有事入京、或自京赴江都、未可知也、然不踰兩月而歸、願許之、母曰、汝若赴江戸是永訣也、曷有歸期、元辰心竊驚、而不形色、母又曰、爲人臣者、奕世食祿荷厚恩、爲君授命、是常

道也、我又何怨焉、若恇怯貪生而歸、則我不復見汝矣、於是元辰告以其實曰、兒與大石等圖復讎之舉、然謀貴于密、不密則害生、故雖母子之親、不敢漏、以迄于今、乃所以致忠於先君也、幸諒之、但國亾家破、慈闈春秋已高、而兒就死、誰復養之、此兒之所不釋然于心也、因欷歔流涕、母大怒曰、忠孝不兩全、汝欲爲其主致忠節、詎可以一老母之故而廢人臣之大義乎哉、汝盍速往、聲淚俱迸、元辰収淚而別、時良雄適寢疾、元辰盡心看護、遂瘥、良雄曰、凡事不欲速、速則易敗、況此大事、宜徐圖之、於是淹留浹日、思母不已、告良雄歸省焉、母怪問之、對曰、大石罹疾、起程淹滯、故暫歸候起居、母默然久之、元辰呼酒勸母、亦自飮歡晤、至二更、母入室而寢、暨旦日出不起、元辰使婢覘之、則伏刄而死矣、元辰撫屍而慟、側有書一通、曰、汝之入京也、誨之曰、忠孝不兩全、汝當知有君而不可思有母、其言至矣、今汝思吾而歸、其志不立、如此、我恐不能復君讎、祇以汚祖先之名耳、是以我先自殺、欲以見吾君於泉下矣、彼吉良者、君之仇也、母之仇也、汝誓當復之、元辰讀此、益悲號、悔之無及、於是忠義之心如銕石、遂偕同盟四十餘人復讎、忠烈

播于天下者、母氏之力也、

烈婦傳終

發行書肆

京都三条通御幸町　吉野屋仁兵衛
東京日本橋通南壹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　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　同　所　須原屋新兵衛
同　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　同　所　和泉屋吉兵衛
同　兩國横山町三丁目　和泉屋金右衛門
同　下谷池之端仲町　岡村屋庄助
尾州名古屋本町通　永樂屋東四郎
同　同　所　萬屋東平
同　同　所　菱屋藤兵衛
同　同　所　菱屋平兵衛
大阪心齋橋通北久太郎町　河內屋喜兵衛板

林正躬 著

大東列女傳

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大阪浪華文會刻本

據明治十七年（一八八四）大阪浪華
文會刻本影印

林正躬著

大東列女傳

發兌　浪華文會

大東列女傳自序

王化始於閨閫風俗基於婦女矣。然世人大率不知重女教謂女子事在於中饋而已不教而可能也吁。此弊也吾知其所由來矣貴紳豪族或教之詞藻琴絃而不以裁織紡紝之事遂累女德者多矣。是以廢女教可謂因噎而廢食也。女子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故欲有賢母則不可不教女子也余常謂漢土有列女傳而吾邦無之豈爲無列女乎蓋有之無記者耳於是不自揣自古昔至輓近甄得爲摸範者五十五人分爲四篇曰母儀曰節義曰敬順曰才藻名以大東列女傳其文概用原作或自記之庶幾世有重女教者朝夕誦讀以使女子聞之則爲異日得賢母之一助乎余公羈俗絆不遑旁搜博采故未可梓行于世姑付活版以欲問大方而補遺漏也耳。

明治申申三月

林　正躬識

大東列女傳目錄

大東列女傳

才藻傳

大東列女傳

日本　林正躬編輯

母儀傳

時頼母

北條時頼母安達氏秋田城介景盛女也稱松下禪尼嘗爲時頼設食兒義景來助治具尼方手裁小紙糊補窓紙義景請命人爲之尼不顧義景曰補之不若新之之省勞尼曰我豈不之知乎凡物有小破宜脩補之欲使兒輩知此意耳人謂時頼克守勤儉政理寧靜亦母教之然也

瓜生保母

瓜生保母逸其姓延元中新田義貞據金崎城保與弟義鑑源琳重照據杣山城奉脇屋義治爲主以里見時成爲將往援之敵將高師泰出兵要于敦賀敗之保義鑑姪七郎與時成倶戰死源琳重照收散卒還于杣山而城中軍士多死亡號哭滿街唯保母神色自若無敢戚容進謁義治曰兒曹不力使里見君戰沒竊恐大傷郎君之心也幸二子從死足以少謝妾家兒曹本爲郎君起大事苟使賊平亡千百子弟固非所悔三子猶在再擧可期是妾所以轉哀爲喜也乃起爲義治行酒士衆感激皆思自奮

楠正行母

楠正行母者正成之妻而不知何氏之女也（或曰宇都宮公綱之妹）正成之拒足利尊氏于兵庫正行年甫十一從在軍々至櫻井驛命正行還于河内且誡曰聞獅子生子三日擲之絶壑試其跳越今汝十餘歲能記我言我行安危決矣不可復覩汝也我戰死之後天下必歸于尊氏汝當收合殘兵保金剛山死生以之愼勿出降以墜家聲汝之孝莫過焉授以帝所賜菊作刀泣訣正成戰沒于湊川尊氏致其首于河内正行悲悼

不自禁俄起到佛龕前拔正成所授刀將自殺母趍抱之曰故判官之還汝非以薦福亦非以殉死意教汝保合族黨擧兵除賊再圖恢復也汝面奉遺言還以告吾言猶在耳漠然如弗記吾恐汝背公債事也正行悦止游戲常爲搏戰馳逐之狀莫不以討賊復仇爲事皆其母訓誨之力也

氏清夫人

山名陸奥守氏清夫人藤原氏左近衛中將保修女也明德中氏清因播磨守滿幸勸叛將軍義滿入寇京師與一色斯波兵會戰而敗績遂墜首其子宮田

晗 险之誤

左馬助弟七郎逃奔丹波欲保畑城事不成去而之熊野時氏清夫人在于泉南堺浦聞氏清戰死而二子逃去歎曰吁兄弟齡已超弱冠偶從事不顧父之死無勇亦不孝受天下之嗤笑洵可悲矣傳母侍婢等僉勸夫人曰此地近于敵陣宜匿遠境竊乘肩輿出境浦欲之土丸城漸到日根野家僕暫息時輿中嗚動衆怪銁簾覗之則以刀刺咽裳衣而臥流血溢輿傳母侍婢驚惶居輿於道傍樹下灌水傳藥命未絕伸晗到土丸城經數日出匿根來時子左馬助弟七郎聞夫人在根來使難波局傳請奉長昏夫人聞之大怒曰無勇非士不孝非子實足含恨於黃泉矣裳衣不復言遂死傳母侍婢不勝哀惋投身於旁野川而死夫人至死握一物於掌內啓覗之乃其夫氏清去冬自八幡營所贈之書也擧世稱其貞操云

幸田氏母

織田信孝麾下有幸田彥左衛門者天正中豐臣秀吉率兵圍岐阜城信孝不能拒守乞和以其母及幸田母爲質秀吉許之既而信孝又擧兵秀吉怒欲殺其質然愛幸田驍勇誘之使歸降幸田以母故憂惑不決母聞之遺書曰汝守節義善事汝君不可以老親故而懷貳心也即如此忠于君孝于親是兩全之道汝其勉之於是幸田決意不降秀吉益怒磔殺其母幸田輔信孝守城秀吉督大衆百道攻之信孝棄城去遂爲敵兵所追蹙自殺於尾州內海幸田格鬪而死議者比之王陵母氏

櫛下脫風字

佐竹夫人

夫人佐竹義隆之室同族淡路之女也生二子長曰義所次曰義長義長居本所義所在烏越夫人謂親子慈孝自發于人心之不能止惟兄弟友順非父母教之或有失其道者因令義長每三日必候兄義所不避風雨寒暑勿敢懈也又使兄愛弟每至必與果或與肆弓馬之技由是棣萼之愛益厚矣義長多病老職憂之因老內人請諷夫人言事夫人見之梅津某請曰左京君三日一候世子誠善矣第幼且多病若風雨霜雪之時待晴日而到不必限以三日也夫人曰汝等用心亦可謂善矣然吾則異於是諸侯之事朝廷豈可論風雨霜雪哉苟非自幼跨馬冒風雨犯霜雪涉艱難之境不足以奉朝請事朝廷也今幸而生于泰平之世未嘗有汗馬之勞於三日一候乎何有汝祖先少長于戰國與吾中將公擐甲提槍櫛

沐雨暴露草野之中備嘗辛艱距今未遠也左京雖幼弱犯寒暑較之攻城野戰之勞顧不相懸乎若多病之身爲寒暑所侵遂至於夭殤夭也吾婦人安不愛子然使其涉寒苦乃所以深愛也楳津等感歎而退

原氏母

元祿十四年三月　天使聘于幕府也命淺野長矩饗之長矩就吉良義英咨稟焉義英教之鹵莽又多不遜長矩大怒斬之於府中傷而不殊然坐大不敬賜死收城邑老職大石良雄密與原元辰等胥謀欲

殺義英良雄寓于京元辰隱于赤穗良雄以書召元辰議事元辰有老母請曰有事入京或自京赴江都未可知也然不躡兩月而歸願許之母曰汝若赴江戶是永訣也曷有歸期元辰心竊驚而不形色母又曰爲人臣者奕世食祿荷厚恩爲君授命是常道也我又何怨爲若恇怯貪生而歸則我不復見汝矣於是元辰告以其實曰兒與大石等圖復讎之學然謀貴于密不密則害生故雖母子之親不敢漏以迄于今乃所以致忠於先君也幸諒之但國亡家破慈闈春秋已高而兒就死誰復養之此兒之所不釋然于心也因歔欷流涕母大怒曰忠孝不兩全汝欲爲其主致忠節詎可以一老母之故而廢人臣之大義乎哉汝盍速往聲淚俱迸元辰收淚而別時良雄適寢疾元辰盡心看護遂痊良雄曰凡事不欲速速則易敗況此大事宜徐圖之於是淹留浹旬思母不已告良雄歸省爲母問其故對曰大石罹疾起程淹滯故暫歸候起居母默然不語元辰呼酒侑母亦自飲歡晤至三更母入室而寢翌旦日出不起元辰使婢覘之則伏刃而死矣乃撫屍而慟哭側有遺書一通曰汝之入京也誨之曰忠孝不兩全汝當知有君而不

可思有母其言至矣今汝思吾而歸其志不立如此我恐不能復君讎祇以汚祖先之名耳是以我先自裁欲以見吾君於泉下矣彼吉良者君之仇也母之仇也汝誓當復之元辰讀此益悲憤於是忠義之心如鐵石遂偕同盟四十餘人復讎忠烈轟于天下者母氏所教也

澤橋氏母

澤橋氏母阿佐志浮田八郎傅母也八郎父秀家與家康戰關原敗走遁薩摩被俘以其爲渠師也當斬薩摩公請赦因竄父子於八丈島時八郎尚幼乳媼

亡去傅母哀其襁褓欲赴島乃抱其兒見秀家夫人請曰妾不忍郎君遠謫將從焉敢以兒累夫人夫人加賀侯妹也深感其志許之乃徒跣至官府請從八郎入島吏以有禁不許傅母號泣欲自殺家康聞而愍焉曰婦人與男子不同宜許之傅母大喜從秀家父子入島傅母既往夫人愛其子過所生稍長則請加賀侯祿之賜三百石是爲澤橋兵大夫甫三歲而與母訣不識其姿貌且想窮海絕島艱楚之狀日夜哀慕不已居無何致仕去國遂爲僧名一心雲跡杳然不知其所之元和中秀忠朝于京師入二條城觀

者如堵有一僧捧封書突出犯鹵簿乃一心也從士怒欲斬之秀忠自輿中見焉曰僧也勿斬乃捕縛至駕前乃取書視之敘入八丈島省母之請以其嘗仕加賀也付之前田大和守既而秀忠還江戶前田亦挾一心東下一心申前請甚力秀忠憫之令有司喩之曰汝所請誠可哀憐而於法不得聽焉第須召母相見一心曰某三歲時尚捨而不顧鞠幼主於海島其志操如此雖召之不來公試使人召之母固辭曰妾爲幼主棄吾子不復置懷又何可棄吾主乎使者復命公復令有司喩曰果如汝言然入島之事不可允汝當絕望其他有所請求將許之一心愀然雨泣曰然則有一焉浮田氏室加賀侯妹而八郎乃其甥也願命侯每歲輸資用於島使吾母君臣無凍餒之患於是令加賀侯給金銀粟米藥物之屬於島諸侯聞其孝義爭以重祿聘之一心曰我無官途之念然加賀侯吾所嘗仕且吾母受恩厚矣乃事加賀侯受祿如故粗衣菲食不蓄妻妾未幾而夭嗚乎澤橋母子忠孝萃乎一門亦偉矣哉

節義傳

美濃弟媛

美濃弟媛者八坂入彥皇子女也景行帝幸美濃左右奏曰茲國有佳人曰弟媛容止端正也帝欲得爲妃乃幸其家弟媛聞乘輿臨幸則隱竹林於是帝欲令弟媛至乃居于泳宮放鯉魚於池朝夕戲游時弟媛亦密來臨池見之帝留而通之弟媛意不樂請帝曰妾性不好歡接然今不勝皇命之威暫納帷幕之中且形姿穢陋不堪充掖庭妾有姉曰八阪入媛容姿麗美志亦貞潔宜納後宮帝聽之召八阪入媛爲妃生七男

崇渠之誤

弟橘媛

弟橘媛者穗積氏忍山宿禰女日本武皇子之妾也皇子東征之日進歷相摸將往上総望海揚言曰是小海耳可跳而渡乃至中流暴風忽起皇子船漂蕩不可渡時弟橘媛啓皇子曰今風起浪沸必海神爲祟妾願以身贖之言訖乃披瀾入之暴風卽止船得着岸故時人號其海曰馳水既而皇子轉歷武藏上野西歸逮于信濃時皇子顧念弟橘媛登碓日嶺而東望三歎曰吾嬬者邪故因號山東諸國曰吾嬬國也

菟名眉處女

菟名眉者攝州人也有二壯夫一姓菟原攝津人也一姓血沼（或曰陳努）和泉人也二人偕挑處女經年月未嘗不一日到其家然處女守義不從父母敎之曰從一夫則一夫自退汝擇可者何使人苦思如此乎處女曰若二夫之志念有淺深則我從其深者然二士着懷之切更無深淺我是以惑焉父母又營水臺於生田河上招二士曰二子之求婣至情無優劣然以一女之身難事二夫今覩二士之射而欲定其伉儷請射水上之鳧我擇其中者定婚矣二士齊放矢一中尾一中首於是處女詠倭歌曰須美和比奴和加美奈許氏哶津農玖爾農伊久多乃河波仁名爾古曾阿里家禮吟畢而投水中溺死二士驚惶亦同沒一取女手一取女足共溺死處女之父大哭葬之二士之父同來亦哭泣乃謀與處女同穴葬之俗謂之處女塚

大東列女傳

洛陽貞女

洛陽貞女者未詳其姓氏京師富家之妻也夫有東關之行既歸鞭之日携一美女來馳使於路而言婦曰我自東關求得一妾來也汝若抱不快乎然則急可出去妻無怨恨之色和氣充溢曰夫婦之道德音不違則可以與君同死今我色衰愛弛而不得於夫君是我德之缺也乃掃閨幃設盛饌如待賓客而去妾聞之大愧語淫夫曰先婦洵絕世之賢女也如何出貞淑之婦而納不肖之妾妾豈靦然執箕帚哉願居妾於別室而不復納先婦於正室則妾不能奉于夫君淫夫亦有所省更呼回先婦於是妻妾無忌妬其交如姊妹家道亦正

野州貞女

野州貞女者執巾櫛於夫家有年於此一日夫有他

所變新造一室。使居之。財產器用悉贍供焉。而貞女家只存一馬槽。雖然。貞女猶不嫉妬。經數日。夫又使家童奪取馬槽。於是貞婦詠和歌曰。婦禰毛伊奴麻。可知毛見閉志。今日與利波。宇喜世乃奈加遠。伊可氏和多羅牟。

大和義婦

大和義婦者。未知其姓氏。自結帨施鞶。善行婦德。時良人變幸一妾。比閨房而居。貞婦全無忌妬之色。嘗挑孤燈終夜不寢。時有呦々鹿鳴。良人隔壁語義婦曰。聞鹿鳴否。義婦曰。聞之。良人曰。如何聞焉。義婦詠倭歌曰。和禮茂志加奈幾天曾比登仁古比羅禮志伊止古比餘曾仁古惠遠乃美幾計。良人嘆息曰。吁是予之過也。忽放黜新婦。而終續絃。相和琴瑟。卒爲偕老矣。

刀自賣

難波部首刀自賣者。豐前人也。年甫十有八歲。適下毛郡大領蕨野勝宮守家。既經十數年。夫死亡。刀自賣獨守空房。十歲於此。遠近吉士求之不少。然既誓同穴。無心再醮。愛其遺衣。置之牀上。朝夕每見。追念不止。或得甘旨。必奠之。如事生。隣里莫不賞嘆。天長四年春正月。官旌表門閭。免其課役田租。

阿都磨

阿都磨一名袈裟。初與母居奥州衣川。姿容端麗。未及笄嫁源渡。閨門雍睦。時出游。偶遠藤盛遠路見其麗艶。神思恍惚。寤寐不能忘。遂刼其母。欲爲媒。母恐怖諾之。卽召渡妻泣語之。妻謂不從之。則殺母。從之則捨夫。欲義則不孝。進退維谷。唯有一死耳。日既暮。盛遠至。乃詭曰。請入吾室。殺我夫。然則我爲君執箕帚。今夜我可使夫沐髮醉臥。君潛入臥內。認頭髮之濡而刺之。盛遠大喜歸。阿都磨自濡髮詭服爲男子裳被而臥。夜半盛遠斬首而去。視之則阿都磨也。盛遠大驚。提首至渡家。且悔且泣。乃剔髮爲僧。改名文覺。年十八。瘞其屍爲營塚。世呼曰戀塚。今見在山城鳥羽。

鎌田夫人

鎌田左兵衛尉政家夫人者。長田莊司忠致女也。平治元年冬十二月。源義朝與平淸盛相戰而敗績。奔于尾州內海。潛匿于長田忠致家。鎌田政家亦從之。時忠致忽起狼戾之心。與子景致相謀。殺義朝於浴室。遂及壻政家。於是政家夫人伏屍涕泣曰。妾雖爲

親不敢貳君夫父子之親而不知所以其反也無由幾諫焉吁揩身無處乃取夫之刀洞胸而死世人皆爲流涕賴朝勃興之日長田父子伏誅

清水姬

清水姬者清水冠者義隆之夫人源二位之女也義隆以父義仲之故被誅姬悲歎哀慕不止而追思惱悴母北條氏愍之欲擇配嫁之姬不從欲自殺其志不可奪後不耐眷戀之情而終掩粧矣衆僉感其貞烈

誌燕嫠婦

昔洛陽有一女少而寡父母欲使再醮嫠婦不諾父母強之不止嫠婦泣謂母曰天不欲使妾爲寡何爲速奪夫君乎若其命則今復配他夫惡識他日不守孀閨哉況妾意不欲改嫁乎請勿再議矣母告之父父聞之呼嫠婦曰汝言非不是然吾死之後寄身何處而誰適從乎嫠婦識言之不可以諭父母曰請捕此梁上巣燕殺其雄而誌其雌放去之明年雌燕又與他雄燕來則妾命之斯從父母乃從其言誌雌燕以赤縷繫其足而放去明歲來則其誌如故而孤飛梁上父母感悟而不復言嫠婦大喜貞潔以終身矣

小宰相局

小宰相局者藤刑部卿憲賢女初仕上西門院越前三位平通盛窺見其姝麗而焦思乾憶遂得爲次室通盛戰死于攝州湊川見田瀧口時員來告三位君亦兵死小宰相聞之血淚三日寤寐反側如待適外之人經三五日而思猶切矣時小宰相在蒙衝中夜潜出于舷投身於海中

義經妾靜

伊豫守義經妾靜者歌妓磯禪師之女也義經漂泊之後源義朝召致鎌倉審問義經所在靜固陳不知

然猶以其有身留之源二位妻政子聞其善歌舞欲召而觀之稱疾不至哀訴曰妾本賤流不足自惜然已充豫州之後房而今豈不耻於稠人中哉政子頻請不止既而賴朝與政子詣鶴岡社召靜命舞靜固辭曰妾今日不堪離別之悲寧有意歌舞乎賴朝強之再三然不得已乃上舞筵工藤祐經擊鼓畠山重忠擊銅拍子靜先唱曰與志乃也末美禰乃志良由幾不美和計天以里珥志比登乃阿登乃古比志幾次歌離別曲又唱曰志豆也志豆志豆乃遠駄末幾久里加陪志牟加志遠以末珥奈須與志毛加奈聲

態絕妙衆皆感愴賴朝曰咄哉此女子今日神前奏歌舞應頌關東萬歲而反慕叛人歌離別曲何耶政子曰君昔爲流人日密結終身之約妾父憚時勢爲防禁之妾暗夜冒雨奔于君所及君擧義旗於石橋妾獨留伊豆山而不知其存亡日夜思念今彼若忘豫州之恩而不知慕者固非貞女之操情動于中而形于外公宜矜恕賴朝乃推衣於簾外以爲纏頭工藤祐經梶原景茂等就靜僑舍飲燕靜母亦佐酒景茂乘醉以微辭挑靜靜垂涕曰豫州若在卿等豈得見我景茂愧屈既而生男子賴朝命安達清經棄之由井浦靜號哭不與清經奪去殺之放還靜於京師政子憐而遣之賜 頗多

佐介夫人

佐介夫人左京亮平貞俊妻未詳姓氏正慶二年平族敗亡貞俊依千種羽林忠顯降京師俟罪阿波後賜死之日招一僧請送累世所傳之刀及一封書於鄕里僧諾之貞俊遂被梟首於是僧取遺物往鎌倉問夫人幽居而述其狀夫人大悲歎忽執筆記倭歌一首於其衣袂乃裳其衣拔所送之刀自刺胸而死其歌曰多禮美與登加太見越比登乃斗斗女計牟多倍氏安留倍喜以乃智奈良奴爾遂引刀而自殺

勝家夫人

柴田修理亮勝家夫人織田彈正忠信秀之女也天正十一年夏四月羽柴秀吉遣兵於越前圍勝家城北莊勝家先鋒佐久間盛政柴田權六爲秀吉兵所執城中聞之大失勢力成涔鯉轍鮒之思勝家聚族開大宴指酒杯曰我爲彼藤吉猿面郎取敗亡烈怒有餘深怨徹骨吾明日欲爲黃泉之鬼故今飲酒以終人間之事也獻酬交錯既而宴畢入簾中對夫人曰子是信長之妹也敵兵不敢害請早逃出城中可期後榮此我之所欲也夫人流涕曰去秋自出岐阜執箕帚於君側今日共死妾之大幸也今何避難而獨何之誓不出城時子規一聲飛過夫人詠和歌曰佐羅奴多爾宇知奴留保土毛奈津乃與農由女路遠佐曾布保土止幾寸加奈勝家和之曰奈津乃夜乃由女路波加奈幾阿止乃名遠久毋井爾阿家與屋末保止土幾寸而後勝家夫妻遂自殺其他男女共死者三十餘人

前田夫人

夫人未詳其姓氏（或曰土方氏）後號法春院加賀亞相前田

利家之室也天正十二年瀧川一益佐々成政等推織田信孝爲主將欲滅豐臣秀吉而利家與秀吉相親善是年九月成政提精兵八千攻能州末森城加賀驍將奥村永福所守也成政下令曰利家聞之必赴援宜及其未至而急拔之於是百道齊攻城兵僅可三百致死拒戰敵衆競進蟻附而登將士皆以不可守欲自殺奥村妻有智略諫止之短裳帕首佩長刀煮粥使侍婢齎之親巡執匙食兵士勵之曰聞昔楠正成以數千之兵禦百萬之衆遂立大功况此區々之敵盍亦努力保一夕半明日金澤援兵必至乃

可以破敵而建功也奥村見之喜曰吾室壯烈過男子遠矣然藉婦人之力而守之吾恥之拒戰益力兵卒亦奮不顧死敵衆知其難拔欲縱火焚樓櫓成政不聽親督兵攻之遂破羅城奥村退據牙城金澤距末森六里奥村使飛騎告曰城兵雖寡猶可拒戰保一夕利家聞之欲使長子利長留守而親援之利長曰此家國存亡所係吾將爲先鋒破敵何可留守利長壯之令將士曰輕裝疾發出其不意而掩擊之不須齊進也因先遣富田與五郎抵津幡告不破彥三援末森又命衆食粥擐甲則馬已立庭矣夫人載熨斗於托臺祝利家父子（熨斗者以鰒肉製之邦俗慶祝所用也）進謂衆曰吾利長之母也今夕之援國家存亡之秋也皆當戮力立奇勳若末森已爲敵有則可死之吾亦不敢辱于賊手矣又謂利家曰城若陷公勿復見妾顧利長曰汝亦聞吾言乎今夕即死別也意氣慷慨利家躍然曰快哉吾誓當破賊矣直跳上馬父子俱發從兵僅百餘人迅駛如飛已過津幡富田與五郎後至利家罵曰唉遲矣汝奉使命寢何許富田方疏利家不聽富田怒是夜先登既而將士亦稍馳至得三千人分爲二軍一遶敵後一銜麾下縱橫奮擊呼聲動天地

敵不意其猝至皆喪氣潰走永福開門夾擊之成政大敗死者不可勝計成政越山聚散卒曰今利家必恃勝亂伍而進我整陣反擊可以破之乃遣候騎覘之則利家已收兵入城矣成政憮然

○富田夫人

夫人浮田氏富田信孝室也慶長五年信孝從德川家康屯小山家康聞大阪兵起令還阿濃津守焉信孝星馳歸至分部政壽古田重政援之敵將毛利秀元長曾我部元親率三萬騎攻之城兵僅千餘人信孝能守不拔乃連發火箭焚城樓肉薄而登卒破外

郭信孝然之將入牙城毛利騎將中村清左衛追躡甚急信孝殆危或報城將戰沒夫人大驚欲殉之擐甲開門而出敵兵雲屯圍信孝夫人揮槍入衆中中村迓戰夫人怒一刺斃之又殺傷十餘人敵衆披靡夫人面白皙如雪儼然少年也信孝謂政壽曰彼驍勇超衆豈吾帳下士與信孝馳至視之則吾室也大驚夫人見信孝喜且泣曰小童聞君已陣沒故欲來殉之不意其尙存也相與收兵入牙城敵又追躡城兵拒戰死者五百八十人會高野山僧來勸和議信孝知終不可守開城去後家康因舊封加賜二萬石

爲七萬石賞此勞也

細川夫人

夫人明智光秀之女細川忠興之室也先是豐臣秀吉悉置列侯妻子於大坂以爲質至石田三成倡亂與諸將晉議以爲從質於城中則諸侯皆歸大阪是使德川氏孤立也乃先遣使於細川邸曰方今物情騷然夫人及諸公子宜入城備不虞也夫人使老職應之曰忠興從軍赴關左使臣等守之妻在邸猶在城也願勿從三成不聽使者三反夫人峻拒不肯三成大怒將遣兵圍之忠興姑武田信繁之室也武田氏亡大姑婦在邸年已七十餘長子忠隆室前田利長之妹與浮田秀家之室爲兄弟夫人謂大姑曰若有變妾將與婢僕俱逃君年老艱於行步須及今與忠隆婦避浮田氏又呼所愛侍女阿霜曰敵兵至我將死之汝粗服作賤婢態見邸中火起卽逸去抵關東見吾公告之乃賦國歌一首付之召老職河喜多石見小笠原松齋等隔窓而告之曰往吾父弑織田公夫君怒謂我曰外舅殺君逆莫大之我不逐汝是黨逆也天下其謂之何俄離婚使十數人送至丹波三戸野村潛居數年邑民皆駡我爲逆賊之女我不

勝愧憤輒欲自殺但與一郎尙幼因欲待其成立而還之然後行吾志故忍耻偷活於窮山中天正十二年豐臣公使夫君再迎我實意外之幸也其後豐臣公張散樂召列侯夫人觀焉我稱病不應命又有醍醐看花之宴亦固辭不赴者欲不失節也吾分必死久矣今遘此變又何足驚老職皆感泣而退閉門堅守有頃敵衆圍邸數匝矢砲競發夫人呼兩兒撫其首曰汝曹其愼聽之生于武弁之家者當死不死反受辱今敵已逼吾與汝俱死勿怖乃拔匕首刺殺之時男十歲女八歲又命侍女取署衣裏面曰婦無夫

命不可使人見顏乃自殺松齋縱火焚邸乳母二人侍女四人並投烈燄從臣亦皆自殺三成聞之大駭以爲諸侯夫人皆如此則是爲德川氏驅諸侯而歸之也事遂寢由是列侯夫人皆得免忠興聞之又視其絕命詞悲歎無止遂爲東軍先鋒與三成戰關原大敗之德川氏賞之益封熊本五十萬石此不唯有忠興戰功豈亦由夫人死節烈云

○眞田夫人

夫人本多忠勝之女也德川家康養爲子嫁眞田信幸慶長五年家康征上杉氏信幸偕父昌幸率兵發

上田抵佐野石田三成寄書勸就大阪昌幸俄變志信幸苦諫不聽旋師信幸東下屬德川氏初信幸之發師也夫人謂之曰妾眇然婦人何足以論大事然竊察何舅之心殆不可測方今天下繹騷雖父子安保其無意慮良人宜思之信幸默然至是昌幸意果變中道而還過沼田沼田信幸治城也昌幸遣使謂夫人曰我欲見兒孫且息勞請入城而宿焉夫人問阿舅何遽歸也使者曰倉卒之間臣不知其故又問吾夫俱歸乎曰惟介弟左衛門君歸耳於是夫人謂曰今舅歸而夫不歸必有意也妾雖婦人禀夫命守城願阿舅舘于市若強欲入焉妾殺幼兒縱火焚城亦自裁然後可入也使者馳還比出門兵已登陴列弓銃夫人帕首提眉尖刀指麾之昌幸聞報歎曰嗚呼夫人眞將種也吾不察其意請入城不亦過乎乃復遣使曰予惟欲見兒孫耳何敢奪城夫人辭謝命吏於市舘饗之又恐兵士鬪爭令侍婢三十餘人帕首持挺警之是日昌幸軍兼程而至皆疲欲休焉而懍々如在敵國急遽飲食不宿而還上田夫人以爲今父子分屬東西臣士離叛不可測乃下令曰夫君不在極爲落莫請邀群臣妻妾宴樂以慰之妻妾皆

喜入城夫人宴饗留之不還蓋留質之也聞者嘖々歎美謂夫人智勇不讓乃父矣

山內一豐妻

山內猪右衛門一豐始筮仕織田氏也適有東國人來販名馬者安土諸將皆驚其神駿然爲價高之故不能購也販者將牽馬徒還一豐見之不勝流涎歸家獨自歎曰痛哉貧也我當事君之初獲此名馬以見主公者不唯一豐一人之榮抑亦織田氏之榮矣其妻聞之就問價曰黃金十兩矣妻曰夫君必欲獲之妾能辨焉乃取金於鏡匳致之一豐前一豐且喜

叓曳之誤

且恨曰比來窮困之極或恐及卿顛覆而卿絕不言
有金何卿之忍耶妻曰夫君言亦有理顧昔日妾之
來嫁也妾父自納之鏡底戒曰汝勿以夫家貧故費
此金必也有關夫君一大事然後用之妾聞近日京
師有簡馬之擧今夫君而獲此馬是一世之榮而所
謂大事無乃此耶是以敢爾一豐泣而謝曰卿之惠
也岳翁之恩也遂購其馬無幾簡馬之期至矣一豐
乃騎而入京風骨駿爽奮鬣一嘶信長望見大驚曰
猪右何所獲此乘乎一豐具告其故信長歎曰我家
多士而不能購一馬洵爲上國之耻汝落魄歸於我

乃能爲此非常之擧以一洒我耻武夫用心不當如
此耶一豐釋褐五百石於是增爲千石遂以見任用

阿發

阿發上州川崎村農夫逸八之妻逸八病沒家本貧
困阿發自爲耕耘育兒勘彌事姑至孝人勸之再醮
不肯一夜姑抱勘彌而寢阿發臥其側有賊入其家
逼姑求財阿發驚覺二賊挾之壓以被曰勿吽々々
吽卽斫殺之姑乞哀甚切一人曰先殺老婆阿發聞
之卽不顧死躶而自被後突出抱持一賊々倒刀亂
剌身被數瘡大呼有賊々叓阿發而走數十步尙不
能脫勘彌走而狂呼隣伍馳至遂擒其賊二賊棄姑
而逃姑乃得無恙縣令具狀聞于官賞賜金二十圓
除其租賦

阿勝

阿勝京師人也有姿容仕織田信行爲侍女信行與
近臣宴酒方酣謂津田八彌曰與汝艮妻謂阿勝曰
與汝艮夫乃授杯使二人獻酬定婚八彌本農家子
美姿儀材力過人信行寵任之賜族爲津田佐久間
七郎左衛門信長所傅也娟八彌嘗詬之反爲所屈
辱乘夜縱火於其宅八彌驚出卽殺之亡去誤遺短

刀於屍側家僕持以告信行視之則信長所賜其兄
玄番也亟遣人索之竟不獲或言走美濃仕齋藤道
三因遣使求之道三匿而不與阿勝聞之請致仕報
仇信行止之曰彼壯士也軟弱女子安能當之阿勝
泣曰誠如尊旨然妾寧死仇人之手不可俱載天也
固請不已信行感其貞烈乃出向所遺短刀餞之阿
勝從老僕一人赴濃州逕叔父許叔父業農道三子
龍興出獵過此見阿勝容儀甚都詢之對曰京人求
仕者也乃召爲夫人侍女翌年三月試藩士騎射侍
臣上名籍阿勝自側覘見之簿中有仇人姓名心竊

喜請觀騎射見許及期受試者皆儼裝上馬行禮司射唱名姓及佐久間至阿勝自簾內躍出拔短刀刺其脇斃之大呼曰爲夫復讎衆愕然阿勝神色自如述其故衆莫不奇歎道三曰汝貞烈可喜然彼士也信行求之而不與今爲一婦人所斃醜莫大焉安得不誅將下諸獄夫人惻然憫之請幽諸後房道三許諾夫人密使阿勝逸阿勝泣曰妾去而小君得罪義不可爲也願就誅夫人曰不然公付汝於我豈無意哉汝其勿憂潛使人護送出城阿勝由是得免抵罪就大須賀康高求哀德川氏家康大感歎召而置城中玄蕃聞之訴信長使池田紀伊守求之家康應之曰彼爲夫復仇是烈婦也而公求之意者爲玄蕃報仇也夫士相仇古無此法況彼窮而投于我與之不義也信長然之事遂寢玄蕃陰遣壯士二人覘之阿勝有進香之事家康使大原左近今村傳次郎護衛二士覘之捕而鞠之遂首服乃處斬梟首於途揭其傍曰此賊自言受佐久間玄蕃託狙人僞也故梟之信長聞之大怒使人詰讓曰吾封內之士不告而誅之且書玄蕃名氏於揭何也岡崎老職對曰向某等議佐久間爲貫邦執政之臣豈爲殺一婦人而令二壯士狙之其爲僞明矣故誅之雖然賊之言果信乎信長益怒道路流言尾州將加兵德川氏家康聞之亦爲之備阿勝歎曰今以賤妾之故戰兩國之兵是以怨報德也留書自殺書辭悲壯讀者灑淚家康尤悼惜厚歛之葬大樹寺馳介告信長々々意解和好如故

阿栗

阿栗甲斐人幼孤村長憐其貧與資粧嫁村人安平未幾安平罹惡疾阿栗躬耕以養舅與夫是秋大雨風河水暴溢人相呼曰大水將至時安平体肉爛潰不能起謂栗曰我幸溺死汝宜速去汝之不醜我而扶助之勤銘心不忘栗泣曰綢繆數年臨難棄之妾不忍也言未畢門外洶々曰水聲近矣後者死栗出門託之人舅曰同去栗曰大人步遲請先去妾與良人追及乃入侍夫側誓天曰妾與夫同死遂共溺死

阿正

阿正父曰七兵業農又釀酒家頗富二娶妻皆先死各生一女阿正後妻出也初七兵年五十讓其家於外甥七左而別營舍老焉及病篤聚其族囑之曰吾命在旦夕而無丈夫子唯有二女以累公等願養嘉

右妻以長女至於次女待其長妻之於長二以承宗
家之緒嘉右者其後妻弟也長二者七左之子也親
族相謀如其言以長女配嘉右使之子育阿正爲阿
正天質穠粹事嘉右夫妻甚謹嘉右性無賴不事事
日與其村馬醫万助飲酒沈湎典義父所與田業幾
盡親屬交規之弗聽是時阿正既長長二亦弱冠其
爲人質直勤恪而連遇災患產稍落是以因循未成
婚也赤間鄰邑曰勝浦村々長半五家甚富爲其子
源五擇婦未得聞阿正有才姿欲獲之會万助因事
來村中語以其意万助心竊計吾苟勾當此事則借

此翁勢力何欲不成遂諾而歸語之嘉右々々太喜
欲不謀親屬而許之親屬來誚責其違舊約而規新
利嘉右患之其明召万助語故且曰爲之何如万助
曰請謀之愚兄道全呼道全至畫策曰本村長善次
與半五聯職親善託以媒介使公然來講奴輩何能
相沮也嘉右大喜使万助潛往援意善次許諾偕來
決議乃呼阿正告之說以利害阿正默然不荅良久
曰諸君爲妾計妾寧不苟雖然阿爺臨沒撫妾而許
之二郎矣慈心所屬萬不可背百事唯命此獨不能
從淚與言俱下道全等大怒曰吾輩所說不唯爲卿

擱里之誤

計利於義父施及吾輩與有榮耀焉舍此洪福而慕
落魄之長二顛倒之甚嘉右又罵曰汝不肯此婚必
有緣故意汝已密與長二通也余必逐出汝二人阿
正低頭不言万助曰事已至此何必喋々不如涓吉
納幣使善次閱曆曰某日吉矣於是祟歡飲徹夜阿
正向隅飲泣而已自是梳粧皆廢家慮其有變更守
之既而數日阿正忍洒然收淚稍理髮靧面家意其
改志防護寢解阿正乘間沐浴裝束入屋後炭廠以
廚刀貫咽兩手據膝伏而死時年十八矣

里也

里也者京極高豐步卒尼崎幸右之女也初幸右同
僚有岩淵傳內艶幸右之妻屢以甘言挑之不應後
又瞯幸右之亡來說之偶幸右自外歸怒其無禮罵
辱之傳內慚屈抽刀斬幸右去妻取夫刀追之殆及
拔刀中其右肩受傷以逃不知所之妻及視之則夫
既殊矣號哭莫及遂抱女里也寄其妹夫關根氏明
年妻病死如也僅三歲煢々依於叔母氏居數年叔
母從容語里也曰汝母我姉也汝父實爲岩淵傳內
所殺汝母常抱汝泣曰使之子大夫必能復父仇而
女也無能爲已因憤鬱成疾以沒也里也聞之流涕

袒祖之誤

曰兒不夢知之而成立至此亞母鞠育之恩不知何以報之既而里也年十六進請關根夫妻曰妾願身赴關東爲人家婢女以索讎之所在叔母曰是非汝女兒所能企也里也固請不已於是關根氏知其志不可奪託同藩村瀨藤馬攜里也俱往江都給仕麾下士永井源介々々愛里也小心勤愼問以其鄕里族貫里也具語以實源介深憐其志先教以劍法里也性慧演習數月頗有所得源介乃諭里也曰汝既抱大志與其糜歲月於此不若換數主以捜讎之踪跡里也悅從之既而十二年間歷仕七十余家而無

所獲也最後轉仕本所坂部安兵衞亦係麾下士其傔人有小泉文内年五十餘平生嗜酒多大言一夕醉語里也曰余少年挑人妻不諧斬其夫去被妻傷事如昨日而今閱幾十霜矣里也聞之心動且爲瞞辭曰勿用虛談子豈有此事乎文内遂縱言曰余鄕在讚之圓龜中海遼絕記其子亦女兒今無復有虞心祖而褫之刀痕隱然里也私自喜曰既得此確証吾志達矣明早走告永井氏源介大喜攜里也至京極候告之村瀨藤馬々々乃訴於官捕傳内下之獄候命搆竹柵於下邸卜日決勝負及期里也身裹鎖

甲白布纏頭腰長短二刀以出呼曰咄傳内父之讐不可逭傳内喝曰女兒何能爲提大刀輅之里也一擊斫其肋再擊中面傳内挫衄乘虛刺脓徐斬其頭致之驗官前曰快哉二十餘年宿志今日遂矣可以報爺孃於地下矣衆莫弗激賞其孝烈焉京極侯嘆曰里也賤卒之女而其行不讓士大夫是不可不旌也陞之士位以侍女公子

阿起世

阿起世豐後府内商家之女也幼喪父母爲異父所養長爲笠和商家婢年十九嫁同里房吉既而房吉

羅惡疾窮困日甚起世休無完衣拮据百方以養夫姑寒夜無被假寐夫姑之側耳房吉嘗謂吾病終不可愈不忍久苦汝宜之他也起世泣曰妾何忍棄良人此等言不願復聞房吉在蓐數歲臭穢不可近面目腫脹鼻孔壅塞起世輙吮膿通氣息見者欲嘔起世殊無難色姑性不慈亦能柔順事之起世異父爲道士浪游數年困而還無所依賴焉起世思幼時之恩又養之他舍於是拮据益劇夫瞼數年而病沒姑亦以天年終其營葬皆自給蓋奇窮萬狀之日猶能積錙銖以備不虞也起世乃就異父之舍奉養如所

生巽父亦尋歿極盡哀毀爾後寡居貞純口不近葷肉事亡夫木主一如生時夏則置之紗幮以避蚊其哀慕之深如此起世有姿色人勸之再醮則正色峻拒勸者愧而退府内俟數加賞殊賜口糧

敬順傳

橘逸成女

橘逸成女有至性及逸成得罪遣貶悲泣徒步相隨監護使者叱而使去女乃晝伏夜行潛從之逸成至遠江板築驛病卒女大慟哭埋棺驛下結廬其側事死如生自落髮爲尼名妙冲曉昏不懈十年如一日見者爲之流涕後又負其屍以還人皆異之稱爲孝女

微妙

舞女微妙者本良家子也僑寓鎌倉時源頼家宴于比企能員家能員使微妙歌舞態度妙絶觀者稱嘆能員白頼家曰舞女本京師人欲訴事於幕府願公親問之頼家問其故微妙潛然涙下曰曩時建久中妾父右衛門尉爲成因讒得罪竄于蝦夷母亦以憂終妾時七歲旁無親戚之可憑頼及年漸長思慕益切而無由聞父之消息故執此賤技于幕府冀賜哀恤頼家惻然滿堂酸鼻頼家母政子深感其孝志卽遣使陸奥爲搜訪之至則父既死于徙所微妙聞之慟哭幾絶遂薙髮爲尼更名持蓮政子殊憐之授居宅厚存撫焉

酒井夫人

夫人松平定頼之女酒井忠直之室忠直多子女夫人生二子長忠隆次忠相餘皆側室之出而鞠愛如所生待婢妾有恩閨門之内雍々如也忠隆幼患痘忠直謂夫人未發痘尤其所諱不可使見病狀母氏養仙院亦云夫人使傅姆請曰母氏之言夫君之命極有理矣然爲人之母而不視其子之疾豈人情所忍哉妾之思子猶母氏之思妾雖傳染發痘不悔也願視之見允夫人喜日臨問看護備至見痘色紅潤益喜終不諱也夫人居牛籠近隣失火煙燄覆邸將避之聞仕女有寢疾者命左右曰倉卒之際不暇具轎須納病婦於巨櫃覆以被褥置藥銚其側循庭墻而走也辭色閒雅悠然不驚人服其識量元祿十二年以疫卒先是夫人見鳥雀集于庭散食飼之羽族日集及其卒也侍女散食如故鳥雀悲鳴于樹不啄者累日若知其喪而哀焉

阿茶局

阿茶局。初名須和。武田信玄之麾下。飯田久右衛門之女也。信玄與今川氏爲外戚。故飯田以女嫁其臣神尾孫兵生一男。曰猪之助。德川家康寓于駿州也。神尾夫妻奉之甚謹。及義元敗死于桶峽。神尾亦戰沒。局挾兒伏謁于途。家康感其舊義。召諸濱松。使仕焉。局性明敏。夙夜勤勞弗懈。家康大悅。命掌後房教令。賜號曰阿茶局。大稱旨。後家康致仕老于駿河。局從焉。秀忠嘗使酒井忠次候起居。時嚴冬。忠次着絮帽而忘戴冠。家康見之怒曰。本多佐州年已老。故事

我于駿州。雖披絮帽可也。忠次顧傚之甚不可也。夫江府天下列侯所朝會。而偃蹇不遜。無乃損將軍之威德乎。局時在側。爲致謝曰。昨忠次使人言。不幸罹寒疾。明日不得上城。妾應之曰。斷大君之命。行禮苟遲一日。老大君尊慮未可量也。宜重衣着着絮而朝。故渠從妾言。願恕之。家康意解。其保全大臣。率如此。慶長十九年。大阪兵起。家康率諸侯攻之。大阪天下名城。崇墉深濠。糧仗俱足。難猝拔。家康恐其損士卒。且哀豊臣氏絕祀。欲講和。城主秀賴尚少。所生尚少。所生淀君擅事。因數遣局就淀君侍女大藏局常院尼說之。時方攻戰。矢丸飛注如雹。便以鐵製肩輿。駕而往反。局有才辨。辭理明暢。犂然有當人心。淀君悅服。議遂成。寬永紀元。秀忠女備位中宮。爲東福門院。乃命局行大禮。從輜軿入京。由是爵敘二位。禮成而還。家康大喜。後以壽終。子猪之助有器識。給事左右。賜下總金近村三千石。改稱神尾五郎兵衛。後任刑部少輔。其子宮內別賜采地三千石。

大婆

大婆者。秀忠之乳嫗也。其名氏不詳。後房重之。稱大婆。某子某黨山中源左衛門獲罪竄於海島。而秀忠

其以哺乳有恩。待大婆逾厚。屢遣侍姬餽甘膬歡語娛老。大婆既貴重。資用豐裕。有侍婢十數人。而性不喜奢麗紛華遊宴事。惟每月一兩次。堆飯於巨盤。召聚轎夫走卒數十百人。手自執飯匙。盛諸椀。食之嘻々歡笑。以爲樂事。宰執本多正信嘗過而見之。大驚諫曰。君爲大君所愛重。多侍婢。何不使彼執匙。而自爲之。何不自重之甚也。大婆閣匙應之曰。頃者人謂子驕老。婆不敢信。今而後知人言不虛也。老婆本參河寒窶女子。且欲邀賓客五六輩餉之。且不可得。今荷厚恩。富貴至是。雖餉數百人。猶有餘糧。故手自執

匙餘奴儓者不忘本也今子則已忘寒微稱彌八郎調鷹時乎苟以此心執政柄經理天下顧不危乎正信感愧而退後大婆疾且篤公臨視問其所請對曰老婆蒙恩寵富貴過素望何所請哉但殿下愼德行政導承家康公之舊章撫綏萬姓人莫敢議焉是老婆所請也秀忠又問此外更有所請不對曰無有累問終不言秀忠起行數步大婆遽呼曰向殿下問所請數四今乃悟之殿下意蓋以爲老婆臨死而介懷者獨賤息耳故欲赦其罪以慰之恩意厚矣雖然法令者天下之公也若以老婆之故亂天下之法人將

曰殿下爲政有私焉則死不瞑矣愼勿赦賤息也秀忠感喟不復言經數日泊然而逝

阿富

阿富者浪華內久寶寺街販紙屑者之女父早沒遺孤四女其第二子也一夜賊數人突入擧家皆逃獨女與長兄仁三郎及弟吉藏在賊挺刃劫兄問財所在時女甫十歲以身蔽弟出所畜星金乞贖兄賊怒刀背連擊女女委身刀下曰殺兒赦兄無兄如家何辭氣悽惋賊相顧感嘆引去後賊被捕自首於是市尹召女及兄親問其狀大賞之具狀以聞大府々々賜銀十錠旌之實嘉永元年七月十九日也距遇賊之日百有餘日

萩藩某氏

萩藩士某氏女也名某面貌醜黑眉眼如鬼及笄人不娶之父兄憫之曰苟有娶之雖賤人欲許之而某則自撰偶常語人曰妾得如瀧鶴臺先生者爲夫足矣時鶴臺學德高于一世故人皆笑之鶴臺聞之曰之我知已也必善治內矣遂娶之某既歸瀧氏日夕執事靡弗婉順然其識亦高鶴臺與客語某常坐屏外聽之談或及國政則諫止之居數年一日周旋間

忽有赤絲團自其袖中墜怪問之某赧然曰妾愚平日行事多可悔者意欲少其過因嘗製赤白二絲團恒藏之袖中若有惡念則結赤絲有善念則結白絲一二年間赤團益大白團自若也於是惕然自反更加脩省工夫今致赤白二團白大於赤團耳言畢又出一白團于袖中以示之鶴臺感服其克治之精功云

阿幾佐

幾佐女父曰又七岩代國耶麻郡中河原村之農家世爲里正產素富饒至又七資財損耗日衰於一日

負債如山督責如雲於是又七逃亡絕踪跡矣母患之忽臥床竟不起焉幾佐時年甫十一唯有祖母年八十有餘而目矇耳聵心亦耄矣然幾佐天資孝慈有志操以幼弱之身日則捆屨織席夜則綯索僅得錢以奉給之鄉里莫不感嘆者既而祖母以天年終焉幾佐無所依獨處于荒屋炊煙不絕如縷而屋稍壞壁亦崩風雨不蔽霜露常侵隣人不忍視焉相偕謀曰汝與孤獨困難寧嫁於人以安逸終身乎幾佐且謝且泣曰妾家已非我則祖廟無香火之供矣苟妾非死則欲黽勉興復家產以報祖先之靈也聞者赧愧而退後無復言嫁者年齒稍長頗殖資產

阿米

阿米者周防人初六歲喪母家素貧父托米於外舅傭作自給後罹疾召還米佐生理時年十二米日爲隣里舂身小力微縛石於腰以舂夜則紡績達旦僅得錢養父々疾久不瘥精神昏眊屢欲投水米防護不離側夏不幮冬不爐夜不解帶女紅所得躬不費一錢父所嗜必買而供之務承歡心父雖貧且病亦怡々如也父死而後終不嫁云

才藻傳

有智子內親王

二品內親王有智子者嵯峨帝之皇女王氏所誕育也頗涉經傳史漢兼善屬文爲賀茂齋院弘仁十四年春二月帝幸齋院開賞花宴俾文人賦春日山莊詩各探韻公主探得塘光行蒼卽瀝筆曰寂々幽莊迷樹裏（大日本史迷作水）仙輿一降一池塘棲林孤鳥識春澤隱澗寒花見日光泉聲近報新雷響山色高晴暮雨行從此更知恩顧渥生涯何以答穹蒼帝感歎之授三品于時年十七是日帝書懷賜公主曰忝以文章著國家莫將榮樂負煙霞卽今永抱幽貞意無事終須遣歲華尋賜召文人料封百戶天長十年敘二品性貞潔居嵯峨西莊薨時四十一遺言薄葬

小野小町

小野小町出羽郡司小野當澄女也或曰參議篁孫也小町有絕世之姿長和歌紀貫之撰古今和歌集多收其歌序而論之曰小野之歌衣通姬之流也詞意悽惋然乏氣力譬之美人之有憂思婦人歌詠自當如是矣世稱歌仙

紫式部

紫式部式部丞藤原爲時女也嫁右衛門權佐藤原

宣孝式部資性慧敏。幼時聞人讀書。輙善諳記。爲時甚愛之。常撫之曰。恨不使汝爲男。長而能和歌。博涉和漢諸史。兼通朝廷典故。時上東門院方好文詞。擇婦人有才華者。引置左右。式部亦伺候焉。上東門院欲讀白氏文集。式部授之樂府二卷。上東門院父道長。悅其才色。欲私之。式部拒而不從。著源氏物語五十四帖。假托醍醐朱雀村上三朝事跡。架空憑虛。閎富精妙。度越古今。後人下箋注釋疑難。爲詞家之宗。一條帝讀而大賞之曰。是善諳熟日本紀者也。人呼曰日本紀局。爲人婉順淑嫕。不自矜所長。其謹飭持身。大較見于所著日記。女賢子亦善和歌。著狹衣物語。嫁太宰大貳高階成章。爲後一條帝乳母。大貳三位是也。

清少納言

清少納言。肥後守清原元輔女也。有才學。與紫式部齊名。一條帝時仕藤原皇后。被眷遇。皇后雪後顧左右曰。香爐峰雪。少納言卽起褰簾。時嘆其敏捷。蓋白居易詩有香爐峯雪褰簾看之句。皇后時嘉其才華。欲奏爲內侍。遭藤原伊周等流竄。不果。老而家居。屋宇甚陋。郞署年少見其貧窶。憫笑之。少納言自簾中呼曰。不聞有買駿馬骨者乎。笑者愧而去。著枕草紙行于世。

赤染衛門

赤染右衛門。大隅守時用女也。初仕攝政道長妻倫子。稱右衛門。後嫁大江匡衡。有才思。善和歌。與和泉式部齊名。藤原公任將辭中納言。屬當世名儒紀齊名。大江以言作表。皆不稱其意。更請匡衡。々々還家。沈思有憂色。右衛門怪而問之。匡衡告以故曰。以齊名以言之才。猶不厭其心。我如何得副其望哉。右衛門少頃思之曰。妾得之。彼公性素矜飾。宜盛述其門地閥閱。而微露沈滯之意。匡衡從之。公任果大悅。遂用其草。其穎悟如此。

和泉式部

和泉式部。越前守大江雅致女也。善和歌。嫁和泉守橘道貞。生女小式部。道貞沒後。仕上東門院。甞有僧性空者。居播摩書寫山。學世信之。式部贈和歌曰。玖羅幾與利玖羅幾美知珥曾伊利奴倍幾波留加珥氏羅世邪摩能波乃都幾。世以爲精妙。再醮藤原保昌。

伊勢大輔

衍之之誤

伊勢太輔伊勢祭主大中臣輔親女也善和歌與紫式部和泉式部小式部等齊名亦仕上東門院大輔初入宮關白道長侍側時有獻櫻花者道長取筆研授大輔令題和歌大輔秉筆立成曰伊珥志倍乃奈艮濃美邪占乃夜陪左倶羅幾珥婦古々乃倍珥仁保比奴類加奈道長大感賞其敏捷如此

小式部內侍

小式部內侍亦仕上東門院幼善和歌時人謂內侍有佳句多其母所潤色也母式部從保昌赴丹後會禁中有歌合中納言藤原定賴靳小式部曰丹後行行李還來否顧內侍勞思耳小式部卽起掺定賴袪口占曰於朋延邪摩伊久能乃美知能登乎計禮婆摩駄布美毛美儒阿摩能波志多氏自此才名大著

百合女

百合者不知何許人也或曰江戶人也爲人明慧紘宗鍼蓄一見輒解爲祇園阿穀所養習其所爲喜好吟詠日著茜裙棒著供客而偷閑輒手筆研花香鳥語隨觸入題性甚不好裝束而天姿娟秀潔白淡粧常服楚々動人過者無不留連都下貴介豪富子弟多屬意者少年自喜者傅粉顧影以求當其意百合

不顧也百合有所素暱德山某者爲幕府士人子爽俊人也因事流寓都下落魄不能自活百合爲之傾竭心力因得不乏如斯者有年有孕生一女情好益篤會德山宗家嗣絕族人議取某繼之乃使使者齎書來迎某乃欲與百合俱歸百合辭曰妾與郎君綢繆十年一旦萍離蓬斷極難爲情耳顧郎君晝錦携婦人以還恐招人指目某固要之曰吾飄泊客土得不遺溝壑以致有今日皆因卿力今一旦富貴而遺棄糟糠余不忍也百合固辭曰妾忝過愛寧不踴躍欲從所以不能奉命者抑郎君承重宗祧當選艮聘儷路傍花柳何堪攀折卽奔從纒綿不唯玷辱郎君拖及祖宗妾深惧於心饒使憐充側室風波中起牽累郎君是亦妾所逆憂也妾日夜籌之熟矣則一日之訣離所以全十年之恩情郎君珎重妾生死自此辭矣幸勿復以妾爲念也某不敢強乃欲携所生女去百合曰郎君少壯更伴新人前途多福不患無成行遠膝之樂矣妾既辭郎君誓不見他夫獨守青燈賴有此一塊肉見此猶見郎君并之附去何以消日某遂舍女而去百合自是益自脩潔一意撫養其女子母煢々相依爲命女稍長又有情名曰阿町百合

常謂之曰汝父士人也汝殊惜其女兒身勿自輕視也常欲爲得一佳婿無適意者有池生又佳葛原賣書畫爲活貧不自給人皆易之百合獨心奇之終以女與之女又習其夫所爲頗解繪事夫妻終日伸紙舐墨以琴酒自娛釜甑生塵晏然也百合視而喜曰吾事畢矣無幾何病死後數十年有一士人自關東來問池生置其傔從而入會生他適獨妻在出應之門士人問曰夫人池君之室乎妻曰然々則吾與夫人爲同父異母兄弟吾德山某之子也吾欲與夫人相見久矣山河阻絶徒有神馳今幸因公事來此得

遂宿志請自今數往來以叙匪他之情耳妻曰妾亦聞此於亡母矣然亡母誡妾愼勿相通問今雖荷厚恩不敢違命矣士人失意而去池生後終以書畫成名海內稱大雅先生先生之配玉蘭與之齊名人比之伯鸞之孟光實爲百合所生百合有遺集與穀葉並傳（穀葉者阿穀所著之書）

大東列女傳終

明治十七年四月二十四日版權免許
同　年八月　出板（定價金二十五錢）

著者　福岡縣平民　林正躬
京都上京區廿四組常盤横町百八十七番地住

出板人　愛媛縣平民　日柳政愬
大阪南區北桃谷町五十七番地住

發兌　同所　浪華文會

睡花仙史（蒲生重章）著

近世佳人傳

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東京府刻本

據明治二十二年（一八八九）
東京府刻本影印

賸花仙史著

近世佳人傳

蒲生氏藏梓

題詞

蘭品太清梅極寒。白描生寫兩神完。
高人更有閒情在。又買胭脂畫牡丹。

嗡霞僊史

題近世佳人傳

指玉於風塵中。擴之於荊棘間。既是其心事。而專注目於節義。以一掃世間冶情綺語之陋習。殊能使史體爲之一變。眼光亦高矣。寓意於存余何能不追指玉之故事乎哉。

明治十二年己卯九月

微笑子識

花蹊女史書

題近世佳人傳

近日講西學者。主男女同權之義。今此編所錄。頗多女丈夫之流。或有恐其溺於西說者。是大不然。蓋陰陽剛柔。天賦自異。女子之尚於婉順也。舊矣。故曰。嗟佳人之信修兮。羌習禮而明詩。昔曹子丹寵遇不衰。桓範目爲佳人。夫不嘗謂其德丈夫。且不副此名。況婦女乎。書識牝雞。易稱牝馬。晨則家之索。貞則德合無疆。既曰佳人。吾固知其取此而不取彼也。

明治十二年天長節

聽園半農撰

克田散人書

題睡花仙史近世佳人傳

生花好夢憶江郎畫出蛾眉兩道長賴有香山嘲阿軟春風十里姓名香　袖笑

貌艷如花花見羞妝成眉黛最風流拈毫學寫洛神賦婉若游龍玉腕柔。　妝子

縞袂仙人體態柔歌衫舞扇幾時休寺前淺草埋青塚空說文君訂白頭　縞衣

有客臨風把劍磨含情記事費吟哦女兒也滴英雄淚忍聽虞兮垓下歌　小三

手拂雲牋笑索詩倩他翰墨護臙脂拚將一甕梨花釀換取騷人絕妙辭　小悦

風致聯翩兩自憐拈花參透有情天喬家姊妹真雙絕一對紅蓮化白蓮　大橋鷗洲合傳

堅却千金買笑資甘心伏劍為情癡相期白玉樓成日郎好修文妾掃眉　高尾

錯認妝臺對鏡鸞黛蛾影隻旅鬢單紅顏不屑紗籠面花燭雙輝一劍寒　喜遊

新樣衣裳賽粤東青衫潦倒玉樓中門前一兩天緣巧手捧杯茶欵阿翁　吉野

么絃撥罷坐飛觴侍婢偷閒入睡鄉一縷紅絲風翦斷夢魂催醒野鴛鴦　白露

荊釵裙布笑顏開村婦梳粧一樣猜不怕侯門深似海纏頭五馬穩駄来。　歌川

銀管噴烟手送時新相知似舊相知買花情重囊羞澀空翦青青兩鬢絲　花扇

櫻桃花氣太芳菲纏住游蜂莫解圍輕拍郎肩低附耳夜涼忽送君歸。　櫻木

莫慰蘭陔諳重堂心驚溝壑貌傾城青樓同拜官家賜兩朶名花豔有聲　黛花岡合傳

光緒五年己卯季冬。

四明　張斯桂題

睡花子佳人之傳篇々妙絕而如其焚香弔靈可謂痴絕矣張君大國使臣年過六十每傳作詩附之如史評然是亦妙絕兼痴絕者風情可掬老健可羨。

庚辰二月初六。　狂々老夫漫評。

近日吾友濹上漁史有戲著曰新柳情譜每一傳附一絕句蓋創體也而與張君此什工夫相符又是詞林一段佳話。

仝日晚酌後。　老夫又評。

余未識張副使。嘗於花蹊女史所。觀其詩。心竊景仰馬項者。介黃公度。投刺呈拙著近世佳人傳一本。副使輙每傳各題一絕。以贈。讀之。筆々流麗。句句清婉。愈出愈妙。佳人十六名。紅袖翠裳。躍出乎紙上。頗似少年才子之筆。何其奇哉。余聞之湖山翁曰。嚮邂逅張副使。々々曰。吾老矣。頭童齒豁。老眼昏花。但心地尚若少年。意欲縱觀天下奇形恠狀一切事狀。故不憚數千里之遥。來到貴國。其壯心如此。宜乎其詩不見衰老之態。而似少年才子之筆也。余將欲倩花蹊女史。画十六佳人。各題副使詩於其上。以驚殺世之少年才子。不知副使以為何如也。

明治十三年二月。於玲瓏齋南軒梅花水仙盛開處。

睡花仙史僭評

睡華仙史新著近世佳人傳。刻成。需余首作題詞。々約而未成。漫錄舊作二律以博　仙史一粲。亦或可以當題詞乎

簫局參得一乘禪。數要華年意惘然。金縷香消人去室。紅樓獨倚月如烟。落花芳草王孫墓。落日東風野渡船。惜襟向誰訴。無情畫也有情天。好將招魂寄水流。產東方吟憐於秋

花開花落總春去。東風寂寞戀孤館。猶憐歌舞地。枕半紗窗疎雨夢歸無數。亭亭何處葱得劉郎鬢昔遊

亡和小姿之月於霜葉紅深處

梧々堂夫





睡花仙史曰自吳小青尺牘得來妙甚

近世佳人傳序

蒲生絅亭先生出近世佳人傳示予予以為閨閣之秀也亟閲之則所載皆名妓也嗚呼近世佳人乃以屬之名妓哉此真可以觀世變矣古今人之不相及由此可知矣夫古有佳人而今無佳人何也則以士大夫皆高談性命僞託道學如於詩文中偶述及閨閣婦女容色之美必訶之為誨淫故近世文人為婦人行狀墓志惟稱述其婦德婦工及持家佐夫之實行而已絶無一字及艶冶也婦女有才者亦必抑揚其詞此皆迂腐之見誤之也近世閨閣既不以佳人

著而佳人遂不得不屬之名妓矣不然自盲左以來歷代之稱佳人者何限何以至近世而寥々不能舉也豈造物生材今不如古歟此蓋近世佳人之不幸也名妓本以色名今以容色之美得列之於近世佳人為文人所揄揚亦可謂不孤負斯色矣絅亭所紀名妓皆在東西京一二隅者也而亦僅止十四五人豈佳人若是其難得哉曰此初編也將來就所見聞而續記者要不知凡幾聞十四五人中惟小三小悦尚存然亦老矣餘皆紫玉成烟白花飛蝶泡影夢幻可勝嘅哉或曰容之美者命必薄今已淪落為名妓矣而猶感遲暮於秋孃傷飄零於商婦鶼盟未遂血濺青鋒鴛牒將成草纏白骨不又為世所可悲可憾之事哉則宜乎閨閣婦女之不願以佳人名也因讀近世佳人傳而序之如此垂老青衫猶為之沾濡淫透云吳郡淞北王魷生

睡花仙史曰余始見王魷叟於不忍池亭後屢以文相會一夕以是編示叟々輒操筆草此序見贈座客皆嘆服其敏捷實明治十二年夏六月念八也

讀近世佳人傳

赫々偉人奇士傳風神描出逼龍門先生尤是多情處又弔佳人多少魂

微笑子曰亦善描出先生氣象

趙舞燕歌并絶倫當筵楚々似湘神秋波一點明於炬早認王孫卓犖人　縞衣

又曰好秋波

一首歌成泣鬼神何堪膻臭蟣斯身誰圖翠黛紅裙裡有此和魂矯々人　喜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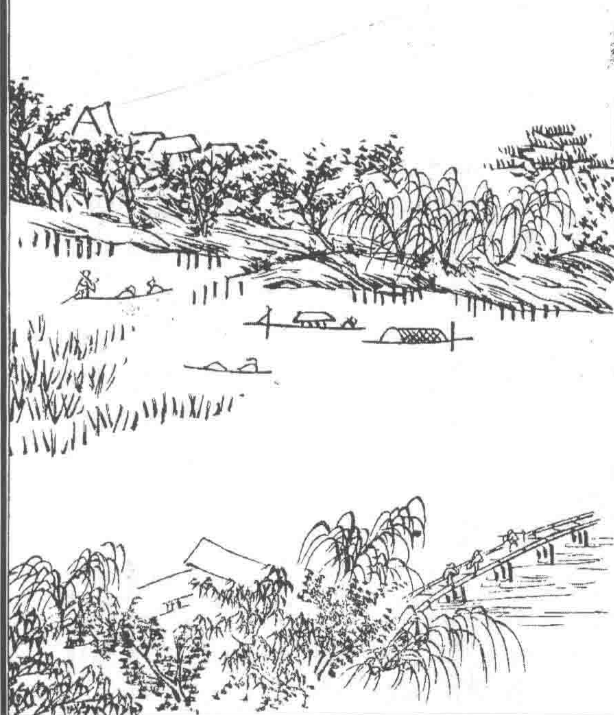
才色風情冠教坊輕羅剛裏丈夫腸笑將一死酬知已艶骨兼聞俠骨香　高尾

受業　水戶　友部確謹題

皆宜莊圖

己卯秋日
蒲氏春樓女史敬書
于時年十二歲

詮錄佳人華底收
形描勝地幾回頭
九泉應被紅顏嘆
如是芝陰寫此樓
采采女史併題



水風吹醉雲晴醒。一棹扁舟近畫欞。催喚春人補眉譜。江心放出遠峰青。

題四時皆宜樓　亦秀老人



松塘曰起句作東橋左折入深坊如何
枕山曰加批點
又曰清福亦豔福
松塘曰近世無杜樊川其人半席未易分先生宜占全席矣
松塘曰浮檻竹作遶簷幕如何

近世佳人傳題辭

漯西別業落成名曰四時皆宜莊詩以志喜于
時慶應元年乙丑春三月也

東橋々畔路左折此接妓院西劇場東臨漯水樓新
搆題曰四時皆宜莊此是蒲子小隱處世務倦時来
覓句春宜紅櫻夏綠陰中秋尤宜月光素更有雪景
宜淺斟謝女才高朱易賦吾莊雖小境殊佳四時皆
宜詩酒懷妓院劇場雖云邇樓高不受紅塵埋世上
回頭多錢癖詩酒誰學幽人適若有風流杜樊川皆
定樓上分半席

己卯夏暑殊甚余肥大尤厭遊行日偃臥撿舊文
稿子弟輩從傍抄其係佳人者皆十年前遊戲之
作多不足存者然永晝枕上校之亦銷遣之一方
也因悉錄存項者子弟輩乞梓以似海內才子余
以其文多成于舊別業四時皆宜莊中書此詩代
題辭以存雪泥鴻爪之感焉云爾明治十二年九
月睡菴仙史自識

四時皆宜莊雜興

臨江樓子是吾家自詫莊中好物華櫻簇紅雲浮檻
竹柳縈青靄掠窓紗堤頭行客小如蟻水上遊舩尖

以下圏點係湖山松塘二翁
松塘曰五律並一氣呵成不必
眉々對偶可以見先生豪懷矣
湖山曰拙作腐如何
又曰滿櫻作共薫如何

似牙遠景無邊歸筆底區々何用插奇葩

檐角雲開眼忽明高樓繙帙午風輕街頭未巻塵十
丈天末時聞鶴一聲村婦偏欣蠶結繭野翁應賀麥
宜晴先生此際惜春去獨酌綠陰排不平　用陸放翁初夏雨霽韵

高樓突兀起江郊野鳥沙鷗来締交爛醉不須懷鶴
夢安居且免似鳩巢水光山色浮杯上暮靄夕陽横
塔梢無限幽憂排不去借将酒力拔胸茅　用劉青田夏日雜興韵

雁叫江天秋正深素屛圍繞一燈沈吾無發憤終宵
讀蟲亦如悲徹夜吟海內文章人幾箇世間簪笏我
何任高樓心地清於水聽斷霜鐘度遠林

樓上開窓曉寂寥殘星數點照寒潮啞々破靄鴉翻
屋策々履霜人渡橋一路疎林煙慘澹半灣枯荻響
蕭條滿眸荒景冬將盡日出岸氷堅不消

又　原三十首節十五首

江門寸土寸金地突兀搆樓臨水隈誰道先生迂拙
甚高會時徵名妓来

櫻雲柳靄繞檐凝簿暮呼杯欄可凭休惟醉紅潮臉
早吞香酒氣滿樓蒸

高樓隔水花迎面紅影幽香遥映硯拈筆先生何所
思艷魂描出佳人傳

松塘曰。其獲不可必。僕則欲以所有償一杯。

懶濕春衣步水涯。高樓酌酒賞芳菲。蝶衣也怕銜煙雨。抱著花房不肯飛。

愛酒先生廢讀書。江樓卧看暮帆舒。内人已作盤餐計。纖手輕竿晩釣魚。

醉卧江樓見夕暉。金龍山畔暮鐘微。門前輕屐錚々響。知是佳人觀劇歸。

窓外蕭々夜雨天。江樓涼足正堪眠。四更人定絃歌罷。時有蛙聲到枕邊。

水靄濛々抹岸隈。江樓日暮絶炎埃。輕舩忽聽絃聲沸。應是麗人銷暑來。

湖山曰。連作中余特愛此篇。蓋以所感相同也。

樓上依微碧一痕。波山秋色映吾樽。滿眸血涙三杯酒。遥酹英雄未死魂。　故人多戰没于波山

豪擧何人賞素秋。繁絃急管起中流。滿船名妓滿天月。兩岍秋風下二州。　結用南郭成句

繙書温酒剔冬缸。飛雪紛々撲紙窓。醉枕殘宵夢易醒。數行過雁下空江。

碧波無復白鷗浮。古渡茫々不見舟。獨有詩人賞清景。滿天風雪晩登樓。

緑酒一樽梅一瓶。迎春生計有餘贏。先生久矣厭奔競。卧聽洶々歳市聲。　淺草歳市徹夜

又曰。擁作執似可。

春寒漠々襲衣裾。已見江頭柳眼舒。樓上孤吟温酒處。隣人恰饋水晶魚。

百尺高樓枕墨川。波山寸碧闖吟筵。四時好景為吾有。坐擁江山風月權。

微笑子曰。余不解詩。又未嘗遊其四時皆宜之莊。然此一古。五律十五絶。反覆朗吟。仙史當日睡花之情況。宛然在目矣。如佳人傳。蓋其遺粉餘香也。抑彼一時此一時。雲煙已過眼。仙史今以偉人當花傳之至第四編。天葩奇芬襲人。余則有深欽於今日之青天白日樓云。　明治己卯九月識。

狂狂老夫曰。聚亭君詩所長在通暢明快。而乏煉磨工夫。然若加他人指摘。則却覺減其精神。故不敢附鄙見也。恕恕。

松塘釣史曰。首々出實際。不必用鍛錬。而其妙自見。敬服々々。

翠嵓逸人曰。此等小詩。不足為仙史奬評。善哉雲如山人題仙史詩巻云。到處聞他説項斯。樽前相遇只嫌遲。何圖越海掣鯨手。救取鶯花入小詩。此係二十年前事。若使山人見今日之仙史。其推奬何如哉吁。

近世佳人傳例言

一是編所載皆係先生游戲之筆固不欲傳於世者也然其文艶麗其事新奇且佳人才子之遇不遇自是佳話感人多矣如呂不韋納邯鄲美姫司馬相如挑卓文君彼非關操節者然一經史遷之筆便終為千秋矣況立於泥而秀潔抜衆者焉可無傳乎余因請先生就文稿中抄紀傳之係佳人者十四篇為二卷授剞劂氏云

一先生既有近世偉人傳之著因是編亦名曰近世佳人傳文雖有豪壯艶麗之別其寓規諷勸懲則一也

一佳人不取於閨閤之秀多取於名妓者何也閨閤固自多佳人然在近世者有嫌於指斥是不得已而然讀者諒之

明治十二年歳次屠維單閼大暑節於有為塾東窓水聲淙々處

受業　加賀　高島　伸謹識

近世佳人傳目錄

右通計十六人

近世佳人傳卷之上

東京　睡花仙史　著

袖笑傳

微笑子曰胡澹菴亦嘗愛此渦

睡花曰微笑先生既評近世偉人傳余又評佳人傳真有東里子產行人子羽之勞欽菂々

微笑子曰不如此則豈足為山陽

袖笑者長嵜圓山坊校書也皓齒朱唇嫣然一笑雙靨成渦如紅杏初綻婿楚動人而才藝亦絕群是以清客江辛夷號芸閣殊愛之其名著乎時文政戊寅賴山陽游長嵜候江辛夷九十日而不至蓋辛夷今夏當來而阻風不至也於是山陽將還館主人曰辛夷與校書袖笑相狎召袖笑佐酒則辛夷情狀消息可纖悉也即如其言作詩及書付袖笑以轉致辛夷其

詩序曰戲代袖笑叙其憶乃叙吾憶也詩云舉袖嫣然掩袖啼玉釵敲斷酒醒時相思何與封姨事阻郤郎船故々遲又酒間賦詩贈袖笑曰醉墨輸他煙黛青和毫伸紙倩娉婷知卿曾捧江郎研渴似渠儂泥裡釘既而夜深酒酣有人勸使袖笑薦枕席山陽笑曰止矣彼與辛夷相狎使其佐酒既非吾意也況俱與枕席乎又勸更召一妓則如何山陽復笑曰止矣既使袖笑佐酒又聘一妓則似以袖笑為不慊且吾之所望本在辛夷不在袖笑況他妓乎山陽遂不宿而去袖笑既獲山陽贈詩其名益著

芝房子曰諷刺絕妙

微笑子曰點睛

睡花仙史曰東坡書子美黄四娘詩云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黄四娘獨何人哉而托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余於袖笑亦云

微笑子曰章臺花柳觀則雅折則俗此編冠以此傳仙史意可知已

芝房子曰從來盛位無赫々之光大臣而史失其名真是好笑世之富貴而無能者可以鑒矣夫

相忘子曰山陽少放蕩不羈中年頗修飭嘗有詩云家有縞衣須我返孤衾如水已十年蓋實錄也

粧子傳

微笑子曰風習之變著眼于花柳間睡仙睡眼不朦朧

文化文政之間海內無事世風尚淳樸不專走功利娼妓之賤亦有文雅風流如粧子者余往日與一友人飲于某樓妓皆解洋語動唱功利之說且稱客著洋服者曰文明開化而其文雅風流則掃地矣余有深感于世道之變也作粧子傳

粧子者北里松葉樓又號松樓伴名妓也妙齡而秀慧好讀經史又善作字風流韻度奕々動人龜田鵬齋嘗飲于其樓召粧子粧子請別號於鵬齋鵬齋號曰花不如粧子赧然曰妾不敢當且有嫌乎自誇請更命

又曰。生得人心。俳優娼妓為之魁。是有故焉。

鵰齋曰。卿何謙讓之甚。昔者後唐淑妃王氏。邠州餅家子也。有姿色。大宗愛之。號花見羞。又完顏亮之妃。長安貧家女也。慧麗專寵。亮名之曰花不如。王昌齡詩曰。芙蓉不及美人粧。由是觀之。則花不如之號。又何怪哉。因醉中賦一絕貽之曰。時樣粧成花不如。雲鬟霞鬢玉為膚。帶香微笑千金價。為問海棠解語無。粧子遂號花不如。文化丙子春三月事云。初粧子學書於董堂敬義。都下婦女子聞之。爭執贄於敬義。於是男女弟子遂及三千。粧子雅名之盛。可知也。

睡花仙史曰。善哉粧子之以花不如為有嫌乎自誇也。男子而夜郎自大。其可愧也哉。

微笑子曰。娼妓解文字。亦可資風教。

芝房子曰。觸事諷世。是睡仙慣手。序論感慨。居然史氏之言。不陷乎小說家。

又曰。或作粧子讀書圖。仙史題詩云。斜凭玉案繙青史。銷破深閨春日遲。讀到文君夜奔處。紅脣一笑海棠披。

翠嵐曰。有若無。何羨哉。

微笑子曰。好遭際。

縞衣傳

縞衣者。北里某樓名妓也。不詳其鄉貫姓氏。幼字曰阿鷗。因號縞衣。天性穎敏。博通諸技。自女紅絲竹歌舞。以至繪事茶儀插花圍碁之屬。莫不悉精究。又頗解文字。然未嘗向客說。風姿嬋妍。動止周旋。楚々動人。才色一時冠于北里。時年甫十七。豪富子弟莫不為之傾產。樓主亦以是最重縞衣云。安政丁巳間。有一學生。一日登其樓。見縞衣歎曰。人間復有若麗人乎。廼歸悉典衣物。得金十五圓。携登其樓。乃招縞衣置酒。徹夜。縞衣為奏飛蝶舞。輕擧囬旋。體不就席。衣袂翩躚。有飛鶴凌雲態。觀者莫不呼妙。又調氷絲吹玉笛。清音縹緲。殆非人間之樂。諸妓亦皆嘆稱絕技。學生乘興。頻纏頭諸妓及小鬟。一夕竭十五金。縞衣見其書生而能豪擧也。撫學生背曰。君快人也。必成名于天下。好自愛。學生大喜。謝其知己之言。厥明。縞衣為點茶插花。又偕圍棋。學生大困乃輟。又小酌而去。後學生感乎其知己之言也。百計辨金屢訪之。一貧如洗。嘗作詩柬縞衣。詩云。暗風傳夜柝。雪意壓燈光。孤枕冷於水。思君夜更長。縞衣素解文字。見學生詩大感。已有委身之意焉。一日謂學生曰。君非尋常書生也。好自愛。妾雖不肖。守

又曰五字直千金

亦士人之女。君幸不見嫌。則妾願為君奉箕帚。學生大喜曰。果信邪。君豈得無調我耶。縞衣曰。信矣。君勿疑。乃出自繡芙蓉鴛鴦袱子。贈以見信焉。學生見之始知其巧乎女紅繪事。益喜。學生既約伉儷。相思益切。然貧甚。不能屢訪縞衣。以為憂。訴之縞衣。縞衣憫之。遺使招學生。私贈金三兩。置酒極一夕歡。臨歸慰之曰。君奚患貧。妾唯患君之心之或變焉耳。乃賦詩示之曰。美若陳平豈久貧。莫嫌零落喫酸辛。積誠動物吾能信。一意思君日禱神。又探懷出菱花一枚曰。願君視之。猶視妾。誓勿復訪妾。妾經三年則有策焉

微笑子曰善状病美人

必踐伉儷之約。君去矣。好自愛。慎勿忘妾言。學生收淚而去。學生既與縞衣別。歷游于四方。獲五十餘金以還。則先訪縞衣。縞衣適臥病不接客。然強遇學生。時方夏。著白紵衣。揮氷紈。雪膚如消。雲鬢垂頸。風姿幽艷殆天女也。學生知其非微恙。竊患之。諄々慰諭而去。後又訪之。則病已危篤。學生自煎藥飲之療養數日而歿。年甫十九。學生哭之曰。嗚乎縞衣嘗為我曰。好自愛者。三矣。而棄我而逝。其於身好自愛者如何哉。遂葬之淺草某寺。囊中五十餘金。為之傾盡云。

轉花仙史曰。古來謂才色者。必推卓文君矣。如縞衣者亦殆其流亞歟。嗚乎烏得馬遷相如之才筆以慰之艷魂乎哉。作縞衣傳。慶應二年丙寅春三月。属稿于濹西別業。四時皆宜莊。于時春雨濛々。櫻花初開。賦詩曰。春窓獨坐奈無聊。雨々風々夕又朝。露濕啼粧花欲語。煙縈舞態柳含嬌。焚香白屋今高枕。闘酒紅橋昨駐橈。憶著曾遊人不見。一庭幽景黯魂銷。

枕山曰佳律

微笑子曰。艷情楚々。叙難状之趣。虞初新志中出色之篇。

省軒野史曰。明珠落掌忽碎。奇花上瓶先散。鍾情之作。豈得已乎。余每讀西廂記。未曾不恨微之而

憐鶯々。今縞衣之慧類鶯々。而學生之信遠過微之。乃縞衣可以死矣。亦何恨於薄命也。嗚乎信矣。生非薄命不為花。辛未孟春識。

活水子曰。極稱婦女子而有識人之鑒。以罵盡天下没眼輩。丙寅春三月。謹識。

翠嵓逸人曰。朱晦庵譏胡澹菴詩云。十年浮海一身輕。却對梨渦恰有情。世上無如人欲險。幾人到此悞平生。今如學生感激遂成名。則不可謂悞平生矣。噫。

微笑子曰。好校書耶。亦有名士而然耳。

又曰。今世男兒則不解和魂字。

省軒野史曰。有鬚眉而巾幗者。豈無巾幗而鬚眉者乎。噫。

小三傳

小三者。江戸深川圯橋妓也。善和歌及書畫。安政間。武田耕雲齋愛之。數携泛舟於濹水。小三聞耕雲齋談天下之事。頗感激。筆記作卷。後及耕雲齋擧兵而事敗。小三名益噪。慷慨士往々就小三。問耕雲齋事。余亦嘗數與同志聘小三。以佐酒。小三出其筆記一卷示之。載其同舟唱和之歌。文辭婉娩。而慷慨之氣。鬱勃見乎紙表。余乃作詩貽之曰。邂逅英雄事頗奇。玉纖彤管記如絲。行々讀到和魂字。初駭杞憂出女兒。乙丑夏。一日與大橋仲載關口艮輔片桐義卿諸

子飲于深川平清樓。義卿揮醉筆作風竹。小三輒題歌曰。月乃夜毛月那幾夜波毛竹乃葉能安太理節與幾風乃音可耶。其才藻如此。

睡花仙史曰。嗚乎吾與大橋關口片桐諸子。慷慨論時事。聘小三佐酒。距今僅十餘年耳。而士風靡然萎苶。失所謂大和魂者。何限。今作此傳。蓋不勝今昔之感云。

微笑子曰。豪傑餘韻。存乎妓女。亦奇也。

芝房子曰。仙史作耕雲齋傳。余將欲示之圯上名妓。問其軼事。不識名妓尚無恙否耶。

微笑子曰。解事可知。

枕山曰。加圈。

微笑子曰。多少風致。補圈。

微笑子曰。先生平生豪氣可想。

小悅傳

小悅文久間之妓。色藝冠于江門。以其與余同鄕也。遣使於米花坊寓居。請詩。當是之時。天下之志士。方唱尊攘。余亦與諸有志周旋謀事。未暇作詩也。一日小悅就酒間。自磨墨展絹素。請甚力。乃走筆賦詩曰。二七少女才藝多。江門賣技自成家。云是身元北越産。肌膚如雪顏如花。清歌妙舞行雲過。少年纏頭幾挨拶。輕體尤善獅子舞。衣袂飜空似電抹。琴瑟鼓遂蘭寫雲箋。有時纖手攀花朶。金瓶插得斜且彈。清夜又三絃妙處一々潟之天有。時紅脣舐彤管。疎竹幽

酒闌或點茶。與人周旋何婀娜。誰名此女曰小悅。技藝甚妙人大說。作詩贈汝々貴重。我亦北越一詞傑。小悅大喜。裝飾作軸以藏之。饋美酒一大樽以潤筆。余轟飲。又作詩謝之曰。米花先生無一米。緣底醉飽腹果然。一筆一匕千鈞力。支持全家涉凶年。垂簾賣卜嚴君平。幽居施藥葛稚川。先生高趣亦如此。愧向塵世趨乞憐。傲骨稜々肩山聳。厖眉茸々八字延。青天白日與鬱勃。直與造物遊樂玄。幕天席地是我家。不用大廈敷瓊筵。小寓戢影聊爾々。米花街裏結短椽。姓名早已被世識。剝啄驚破曉窓眠。往々與病乞

又曰白傳之酒靈擬明

又曰一語無限感慨

靈藥時々問奇獻酒錢剩有美人饋美酒琥珀凸瓶
射眼鮮先生欣然曰醉倒忽見妖氛滿坤乾二詩傳
播交游間小悅名益顯小悅為人靜婉如姬妃絕無
世上妓女巧媚之態諸侯貴人往々召佐酒其家在
于江戸兩國同朋街余嘗過之觀其文房諸器珍玩
甚多云是某侯某侯所賜

睡花仙史曰小悅又善諸歌嘗貽余其自画自贊團
扇數本皆婉娩可愛也方今聲妓之盛八百八街無
街無之而未聞有其風流文雅如小悅者也豈區々
聲妓亦由氣運而有高下耶噫

微笑子曰同國有此好女兒亦足當文陣娘子軍

長古二篇堂々主張淂意可知也

活水子曰余亦識小悅傳中二長古一篇是小悅
寫真第二篇即睡花先生寫眞也而小悅寫真尤
巧讀之其風姿眉目宛然如見

微笑子曰秋水芙蓉初發已出凡

又曰佳人嘗無良偶大橋何多幸

又曰淂良夫淂名偕何淂不高秀

微笑子曰一曲折乃淂遂初志人生亦難哉

大橋鷗洲傳

大橋者京師島原名妓初名律美姿容性好清閒常
願為尼家貧有老母為養之為妓會有栗原一素者
亦好清閒不與世苟合人或思其與大橋相宜媒妁
為夫婦果意氣投合琴瑟相和大橋自操汲炊琴書
相對澹如也嘗過嶋原咏歌云與所爾見天思布毛
津羅志身乃昔宇幾河竹乃里乃夕波亦落[illegible]其自
畫自贊云忘留那登契里志春波夢那禮[illegible]覺登
比久留初雁乃聲亦嘗學禪於白隱和尚有所淂焉
鷗洲亦島原妓太橋所妹視者也性聰慧色藝絕人

富商錢屋清調者贖為妾鍾愛殊甚遂至逐其妻親
戚相議大責清調且幽鷗洲于一小室妻聞之大憐
憂遣人贈物以慰之鷗洲感乎其貞良不妬而有恩
請清調脫幽入北山寂光院為尼自號知雲後儒生
春叟者遊北山見知雲貽詩曰綺羅叢裡脫迷沈絃
管何如鍾磬音細雨殘花山院寂想應無夢亂禪心
其寺鐘知雲所寄故有知雲銘云知雲臥病辞醫藥
使人呼致大橋歎枕話平生且告受殊恩於清調妻
悠然而歿蓋其悟道亦得之大橋矣

睡花仙史曰二妓皆為尼有淂於禪理不顧榮利可

翠嵓曰。諷刺憧切
芝房曰。甚則騙詐掠財

謂奇女子矣。而鷗洲之感恩。尤可稱。今夫士大夫往々有忘本負恩不顧舊主及父兄師友者。皆榮利惰其心也。悲夫。曾二妓之不及。噫。

微笑子曰。一雙美人禪合傳。寫出楚々動人。

翠嵓逸人曰。雙美合傳。禪心清白。如並蒂白蓮花。奇觀々々。

芝房子曰。鷗洲垂死不忘舊恩。呼大橋告之。尤可稱也。士大夫而或不然。仙史之慨嘆。亦宜哉。噫。

翠嵓逸人曰。白隱禪師初困學過度。容顏憔悴。心火上衝。耳鳴足冷。殆爲勞瘵。醫藥無效。或語曰。洛

東白川山中有異人。曰白幽子。年過二百歲。云石川丈山之師也。學該三才。又精醫道。子若以禮乞療。必癒。禪師乃問路樵夫。踏雲入山數十里。淂一嵓洞。白幽子垂簾端座焉。禪師謁而乞藥。白幽子一診嚬蹙曰。已爲哉。此非鍼灸藥石之所能治也。輒授之神仙内觀内修之術。禪師行之數日。即愈。雖祁寒隆冬。不襪不爐。老健如仙云。嗚乎。禪師之使二妓悟道。亦有以夫。不識今之教道職有能淂禪師之髣髴者否耶。

微笑子曰
艷好艷靈

弔佳人文并序

明治十二年秋九月。余将刻佳人傳。因取其稿當其靈古鼎焚香。膽瓶挿花。作文而弔之。其辭曰。

嗚乎絶代佳人兮。落在泥塗。飿潔其身兮。皎々愧蒙汚。或伏白刄兮。或贈青蚨。何其情之厚兮。異於彼慕金。夫爰哀縞衣之瘦損兮。憐喜游之貞烈。欽白露之仁恕兮。悼高尾之決絶。感乎大橋鷗洲之悟道兮。服於花扇櫻木之知傑。若夫粃子之唔咿兮。袖咲之倩嫣。好俠之吉野兮。進道之歌川。曷倩五色之筆兮。妙篇永與艶魂傳。文心筆彩之粗澁兮。自愧非粉林之

史遷。姑搜芳痕兮。畧傳其事。聊設薄奠兮。以諗眞意。香篆裊娜兮。縈幽思。秀蘭佳菊兮。芬其撲鼻。風丰髣髴兮。見夢寐。魂其泠然兮。御風来至。嗚乎哀哉。尚饗。

銳發無前。筆底風曾誅幾許死姦雄。一枝別趣多情處。弔至巫山煙雨中。

己卯秋。　微笑子妄識

筆々悱惻。憐才憂國。寓意深遠。此離騷之遺響。

己卯桂花月。　翠嵓妄評



睡花仙史曰。佳人淂此画。當嫣然一笑于九原之下。

又曰。王紫詮欲見花蹊女史。貽余書曰。聞傳粉何郎。正使画眉張敞。副使時々見女史。廖樞仙更乞得女史之画。弟敬步其後塵矣。女史之書画。異域人亦賞之如是。余淂此書時。方食劈緘噴飯滿案。佳謔佳謔。

體花仙史曰真情鬱到筆墨飛韻

又曰余之不文亦能致紅裳翠袖来謝則敢不勉焉奉教

又曰杜岡生善作蠅頭字今蒙大國貴人稱揚亦吾門之榮也生其勉之

尺牘代題言

不相見者九閱月爐篝既一更矣然古人有云千里神交何況咫尺僕雖閉門簡出每當春秋佳日雜花默媚落葉打門獨坐思君未嘗不神䰟飛越如陪侍先生于青天白日樓中也嚮見坂谷朗廬謂大著有佳人傳亟欲先覩為快頃奉華翰併以琅函得之不啻拱璧大國素稱女王國白樂天詩海上神山綽約多仙即指此地僕讀新著頗有買菜求益之思願先生有暇日者由近世而溯中古自衣通姬以來皆錫之佳傳僕知芳䰟烈魄如顧秀野之選元詩皆紅裳翠袖翩如其来羅拜先生於堂下也先生其有意乎所惠大使名帙均如命今致均寄聲道謝坂谷子所惠亦懇代謝偉人傳四篇將告竣謹遵高諭作跋並希再賜一二紙式以便塗雅僕所著有日本雜事詩為王紫詮攜去印之香港遲未畢業他日以呈教貴門生杜岡君書法遒勁僕有不情之請欲乞其代書一帙以貽子孫未審賜諾否求代達鄙意不日即當走謁一罄積悃乍薄寒日深千萬為道為斯文自愛

光緒五年十月十八日　黃遵憲。

蒲生子闇先生左右。

體花仙史曰寄託云々一語可以抵一篇序文

又曰四首皆流麗清婉而帶悲壯慷慨之氣真是佳人傳絕好題詞

尺牘詩代題詞

子闇先生閣下久仰清譽時深溯洄昨從黃公度太守處得所贈近世佳人傳讀之知先生寄託高遠不徒述艷冶也僕將以陽曆十二月十五日歸里恨不得長侍杖履以共談義烈因作小詩既當題詞亦代留別惟祈郢政幸甚幸甚此致即請撰安不具

光緒五年十月二十日　沈文熒頓首。

仗義尊王事已成掛冠歸去好躬耕湘蘭沅芷傷心處都是靈均愛國情

酒邊茶下庽危言功利紛紜且閉門才色從来多不遇落花滿地弔幽䰟

斫地問天未是狂英雄頭白愛文章傳聞北里多豪俠振觸當年鐵石腸

獨上江樓看逝波東都春色近如何休嫌柳絮生輕薄世態於今薄更多

小詩奉題近世佳人傳即請

子闇先生正之。

姚江　沈文熒梅史氏初藁。

近世佳人傳卷之下

東京　睡花仙史　著

高尾傳

徽笑子曰。雙玉一憂。千古璨然。

高尾者江戸芳原三浦樓名妓。風姿綽約。才情俊邁。善和歌。妙絲竹。周旋嫻雅。善待客。少年輩一見之即不能忘云。近江彥根人石井俊平者（或曰稱吉兵衛）從其藩主伊井直孝在江戸。一夕游芳原。名高尾。俊平美少年。亦善和歌。妙絲竹。是以意氣投合。遂締伉儷之約。既而有人欲以千金贖高尾。高尾大憂之。乃欲呼俊平與俱議之。作書貽之。是日適直孝開和歌會。俊平亦陪席。不能出。悒鬱形乎色。既而會散。則夜已三更。邸門闔矣。俊平憂慮不措。坐以俟鷄鳴。忽同僚某來傳主命曰。今日汝舉止異常。悒鬱形乎顏。毋乃中懷有所憂思乎。不然乃有疾病乎。俊平謹答曰。否々不然。幸勿煩尊慮。某復命。直孝尚疑。召俊平。俊平至。乃納金於枕函。手賜之曰。汝舍湫隘。不便乎養疾病。今夕汝當持此他宿。以慰憂鬱。俊平拜謝。感泣而退。乃急飛輿至芳原三浦樓。則高尾既伏。氣息奄々。不絕如綫。俊平噩然連呼曰。吾至矣。吾至矣。高尾瞪目視之。纖手攬俊平袂。嫣然一笑。乃絕。側有遺書一通。

徽笑子曰。名主多情。平生遇合亦可知也。

翠嵓曰。一笑直千金。

又淚千行

徽笑子曰。字々有淚。讀之而不泣者必薄情人。

即貽俊平永訣也。其書略曰。君不以妾之無似。久辱過寵。箕帚是托。曏日為盟。何料他人贖妾。以破偕老之契。妾方寸亂如絲。欲與君議之。而君不來。故一死以自明焉。君若憫妾。慎勿忘前盟。異日會白玉樓上。執巾櫛以相見。千祈。自玉。俊平悲痛。淚潛々下。遂出藩主所賜金。辦棺槨以葬之。後歸彥根。抵華表驛。感高尾事。剃髮為僧。學德隆盛。世所稱深艸元政上人者是也。

睡花仙史曰。亡友遠山雲如作長句。紀高尾事云。載春彩鷁三叉月。一枝濃艷不容折。酒翻燭倒起風波。瞥見潮頭濺鮮血。此咏三代高尾。然出乎謬傳。三代高尾者仙臺藩主鍾愛贖入其宮。稱於杉之方。以壽終云。今余所傳。卽係初代高尾。世多傳雲如所紀高尾事。而或不知有初代高尾事也。故辨之如此。

徽笑子曰。兩美相遇。而有此君。方是千古佳會。盲風一吹。名花忽零落。天其何意。無常之觀。豈獨元政師哉。

芝房子曰。高尾永訣一書。黃絹幼婦。感動人。所為名妓。

翠嵓逸人曰。雲如山人詩絕妙。宜全錄以供參觀。

小艇君今在那邊杜宇駒津欲曉天不思富人思貧士意氣青樓真可憐瓊肌就與黃金重持衡強買烟花種荊釵嘗約意中人綉被何求天上夢載春彩鷁三叉月一枝濃艷不容折酒飄燭倒起風波暫見潮頭濺鮮血

又曰元政至孝寬政八年失母過哀遂病以寂其辭世云鷲乃山常爾住天布峰乃月假爾阿羅波禮假爾隱禮天常咏妙字云心爾毛及奴者波何爾加有留登心爾問邊盤心那里計李蓋元政感高尾事乃問於心為僧耳此其悟道之妙

喜遊傳

微笑子曰十一齡女兒能如此好男兒無摟之者何也

喜游者橫濱岩龜樓名妓也幼字知惠其父曰太田正庵正庵業醫於江戶皆川坊見行乎時乙卯冬遇震災家道頓衰既而夫妻俱臥病者三年知惠時年甫十一孝養甚至晝則携引火兒莢豆類呼市賣之纔得錢數緡以買米二三合作粥進病父母以為常而舊債督索甚嚴知惠憂之一日請病父母曰願售兒於北里償債且以餘金求美味養疾々愈則來見兒々何喜如之言畢淚滿睫正庵夫妻聞之皆泣遂鬻知惠於北里第二坊甲子樓無幾何正菴夫妻皆死終無贖返知惠者知惠時年已十五樓主乃改名子日初出使侍客子日天性婉柔容顏絕艷風姿窈窕少年輩一見皆無不留連焉已而樓主進之岩龜樓子日深怕與洋客俱枕席辭之岩龜樓主人諭子日曰在橫濱亦非必接洋客且子嫌之我決不使子侍洋客因誓乃肯焉子日既之岩龜樓改名喜遊才色冠于橫濱嫖客日衆一日亞米利加人某稱遊其樓豪舉大宴擲數十金偶見喜遊悅其絕艷請買之主人見其善擲金也不忍固辭依違應之某大悅益擲金然主人向已與喜游誓不與洋客同枕席因稱病辭之某知其偽大怒詰主人曰若使得如約買喜游則即與二百金不然者得違約金二百圓主人大窘乃告喜游以實曰出金與渠必致世人之笑如此則吾樓大辱也且某悅子甚矣不啻大金子亦必得大利且夫洋人雖紫髯綠眼異於吾國人亦世界中人也接之亦何辱之有今雖士民女子亦往々為其妾號曰羅紗面是子之所知也喜遊曰妾預怕有此事故來于此時誓約如此妾雖薄命誤身娼妓不忍父母之遺體為醜虜所汚雖罵為頑固為野蠻亦所甘也唯此一事不能從命敢辭主人低頭卑辭

微笑子曰先見卓節

芝房子曰買販姦常情

微笑子曰心與肌膚氷雪

芝房子曰何野蠻之有自君子

觀之彼號羅紗面者野蠻耳

更謂喜游曰子之所言誠有理余今莫辭以謝子雖然我亦男也非敢忘前約偶失言使洋客發怒故主人而低頭再拜豈非以此事係此樓存亡耶子亦重恩義少憫吾厄子苟不肯則至於此樓自明日而閉戸謝客矣喜游低首少焉曰守我義則主難不解主難不解則至於此樓閉戸吾視此樓之閉戸而恬然亦非所忍無已則請解主難主人大悅曰然則子今夕侍洋客乎曰唯々於是主人乃招米人某某亦大悅輙来張宴擲金如瓦石久之喜游未至主人恠其出甚遲自往其房視之則喜游已伏刃而死血淋漓

枕上有遺書一通其略曰欲守我義則主難方急妾不知所措身只有一死焉耳請主以妾尸贈之洋客使之知我堂々君子國賤雖娼妓尚有守義之志則妾雖死猶生也又紀歌一首曰露遠太爾厭布日本乃女郎花布留亞米理加爾袖波奴羅佐志主人愕然告米人某々亦爽然自失而去於是喜游名馳海内

睡花仙史曰片桐石厓為余說文久間横濱妓十六夜者厭與洋客同寢咏歌而自刃其歌正與喜游歌同豈十六夜者即喜游之別號耶又或曰亞國公使

微笑子曰我邦男兒有此志然後可以接洋客

翠崖曰肉食貽醜自古如是

某悅北里名妓櫻木者欲贖為妾而櫻木不肯公使乃謀之閣老某々諾乃召妓樓主人使諭之櫻木固辭而終不肯咏歌見志其歌亦與之同由是觀之則好事者代作附會耶抑亦別人同工耶而如喜游自刃則文久間實有此事云

微笑子曰好奇者轉々相傳使實事失信如此不可不戒也

芝房子曰昔者胡元之冠我也欲降婦女貫索於其掌曳之竟無一人降者賊始懼今喜游之死亦足使外人懼矣

吉野傳

吉野者京師島原某樓名妓或曰北越産也才色絶世氣韻甚高而仁慈有俠骨性豪奢雖錦繡珍寶不入眼常服廣東船来織衣（俗稱廣東志滿）點茶者派名之曰吉野廣東以作囊或袱子包珍寶古器賞玩云嘗某侯見吉野愛其才色賂物欲悅而弗獲偶思其所實藏藤黄門俊成卿歌簽（稱小倉色紙）乃與之吉野果大喜焉其氣象概如此鍛冶某者偶見吉野於東寺途上悅之起卧恍然不能暫忘乃日節用數年貯金若干欲見吉野往島原街上見女兒某不知其為吉野侍

微笑子曰是雖瑣而志則堅

又曰注意非凡

又曰三郎胸襟亦灑脫

微笑子曰善狀雅致

女問曰。我欲見名妓吉野。幸導我。女兒大笑走歸告家人曰。一男子憔悴賤陋。被服甚粗。而請見我。大夫君。顏亦厚矣。大夫君猶謂妓長也。吉野聞之。戒侍女遣人叩其由。大感其意。携酒肴。如一茶亭見之。初吉野有情郎曰灰屋三郎兵衛。頗豪富。是日適來遊。聞鍛冶某事。亦大感。乃謂吉野曰。卿善遇之。吉野既見某。憐其積年篤志。以身許之。某約以千金贖之。迺別。明日聞有一男子溺死桂水者。聞之。即鍛冶某也。有遺書一通。其畧云。積年之思。今既遂矣。無復望於世。吉野大驚。且哀。既而三郎擲金贖吉野。竊居之某坊。

其父榮庵聞之大怒。逐三郎。三郎貧困。日迫。吉野乃賣向其侯所賜俊成卿歌簽。以助之。榮菴一日以事他行。途上值雨。立人廡下避之。使僕歸家取屐傘。一美人開窓見之。憐其老曰。妾家雖矮陋。請暫憩。竢僕來。辭致甚有趣。某乃從其言。銅瓶揷花。几案列書。小室清楚。而古鐺湯沸。微作蚯蚓聲。美人手點茶進。擧止嫻雅。榮庵深感其風彩。而未知其為何人也。既而辭去。過本阿彌光悅者。語以此事。光悅曰。此即賈息所鍾愛吉野也。榮庵大驚。且嘆稱弗措。光悅因說宥三郎。納之吉野之在島原。應聘如一容舍。一僧來請

又曰僧蓋執泥犁引佛緣

睡花曰吃人喝采亦奇

曰。願見吉野。客舍主人辭曰。吉野名妓也。不輕見人。且子僧也。非可見吉野者。僧不肯曰。一見而已。兀立不去。主人不得已。告之吉野。吉野乃延之。僧兀立熟視吉野者久之。曰了矣。吾去矣。我聞非費數十金則不得見吉野。乃搜頸所掛橐。出金若干。與家婢。婢告之主人。主人笑曰。徒見吉野。何價之受。還之僧。僧曰。然則人欺我也。收金而去。吉野大異之。使人蹤僧。即鷹峯名僧日經也。自是吉野大信佛。就日經聽法。施捨金及衣物甚多矣。其終也。使葬之鷹峰。今猶傳其墓。曰吉野塚云。

睡花仙史曰。吉野之俠骨。三郎之灑脫。其父之感悟。冶工之癡。日經不言之教。無一不奇。鳴乎。奇奇相會。成此一段奇話。余唯恨我文之不奇耳。

微笑子曰。男女間有情景者。概失之濃。此則情摯景細。而饒有瀟灑之致。可謂佳人傳中之奇篇也。

芝房子曰。三郎佐野氏。晚薙髮。號淨慶。文雅風流。與吉野俱送餘年。澹如也。亦一奇人。可傳。

翠嵓逸人曰。此編即五奇人合傳。撰寫亦奇。一讀誰不叫奇奇奇。

微笑子曰此時此趣千秋斷腸然不為其邑也

又曰非輕薄婦所解

微笑子曰三百篇中恐缺此詩又曰瘦肥字不穩恐謄誤又曰勇斷無愧男子所愧

又曰藹々真言義至

白露傳

白露者江門名妓清婉楚々如不勝衣才藝絶倫又解文字性仁恕侍兒數人慕之如慈母文政間有一士人與白露相狎情曲甚密士人訪白露必期雨夜厭他客也白露亦愛雨夜一夕對酌白露爪彈三絃按春雨曲蕭然夜深侍兒或有坐睡者士人戲採煙管徹撞其肩警之白露徐謂士人曰夜已過三更彼坐睡亦宜矣君當撤酒士人曰吾今夕縱飲將欲徹曉白露曰然則彼兒年如而可憐因竊教之稱病就寢以樓法不許侍兒先白露就寢也厥明士人既去房中有劈緘一簡蓋士人醉中所遺白露拾閲之則其内人所寄載詩一首曰夜雨野棠瘦春風萱草肥惜問章臺柳幾條纏客衣乃慨然曰唉我不知彼郎有若貞淑婦而戀々至於此吾豈忍自今與彼郎俱聽春窓雨哉因作一書寄士人以自絶其書曰妾不敏何幸久辱君愛顧疇昔之夢春雨蕭々聯枕怡然疑遊華胥只恨隣鷄唱曉別後恍惚真難為情也君嘗謂妾曰余未迎内人因欲使妾異日得奉箕帚妾以為信而疇昔君歸後拾得君郷書即君内君手書妾讀其詩惕然深感乎其貞淑之節君不可留意於

情至道學君子或不及

不敏辱行如妾者而宜早歸郷以慰倚門眷々之愛情且解内人綿々之幽思妾請自今而紅絲一斷與君絶臨楮涕涙交下不知所言士人得書一讀憫然歎日不甘飲食遂從其言云

睡花仙史曰偉矣哉白露仁恕之篤也臨義感慨一書善回士心而全其人娼妓而如此誰嘆敗風俗士人内子性情之正傳響於天涯以感人護夫何其美也嗚乎詩人之詩能及乎此者其數能有幾何

微笑子曰有大小高下之別而已白露決不讓周宣唐宗之后妃若曰比擬非倫非善評人者也

芝房子曰詩轍亦載夜雨野梅詩云此南紀士人内子所作憾軼其姓名

翠嵓逸人曰昔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女為妾卓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絶相如乃止今士人内子詩善感妓白露白露一書亦善回士心其文字並雋艷悱惻不減白頭吟而其性情之正則過文君遠矣嗚乎孰謂今人不及古人耶

歌川傳

歌川初名泊瀨川。越前三國出村某樓妓也。容貌絶麗。天資穎敏。善諧歌。工筆札。兼通吹竹彈絲品香點茶挿花諸技。嘗江戶某侯貴臣某以事如三國。與歌川相狎。一日歌川謂某曰。妾願欲一觀江戶文物之盛。若得時而行。許留寓君邸第乎。某曰易々耳。雖留寓經年可也。既而某歸江戶。自是歌川每接東客。輒約東游。知音頗衆。乃出為所蓄之金若干。自贖其身者百日。以請東游於主人。主人感其志許之。歌川乃菅笠竹杖。行裝甚野。如村婦巡詣諸國神祠者。近隣聞之來餞者甚衆。主人使人送之。歌川既至于江戶。訪向所約某第。某驚喜。乃告其妻。以實善遇之。既而某侯夫人召見之。歌川輒詠諧歌。或彈琴點茶品香。挿花諸技。皆極其妙。夫人大賞之。居數月。請歸曰。妾所約我主之日數將滿。某遣人三國。請延歸期。強留之。歌川又留數月。臨發。其留寓中所俱游者。來餞贐財貨或衣物甚多。某乃令馱之五馬。以送於其國。歌川既歸國。其所賫舉以付樓主。為歸遺。且請曰。妾無復望於世。願三歲後得結一草庵而老焉。風流好事者聞之。爭來。既經三歲。樓主乃結一草庵於出村。而

微笑子曰。嚶其鳴非凡禽。

微笑子曰。芙蓉出泥輒有香。

又曰。好樓主善成其

居。歌川。歌川謝世事。賦諧歌以自娛。安永丁酉以疾終焉。其諧歌曰。目佐末志仁琴志羅邊計李春乃雨。又曰。爪紅乃志津久爾佐久也。秋海棠。又題寄游客情書尾曰。叩以天毛心乃志禮奴西瓜哉。其清婉有味皆如此。

睡花仙史曰。歌川盡舉東游所得之物。而付之樓主。何其無欲也。且諧歌自娛。謝絶世事。而老于草菴中。何其不似乎娼妓之志也。嗚乎。吾聞之漆園叟曰。技進乎道。若歌川。儻所謂技進乎道者耶。

微笑子曰。技進于道。評得妙。西京蓮月自和歌進。歌川自諧歌進。其淡而慧。則皆自天資來。若使娼妓盡如此。狹斜亦佳教場。

翠嵓逸人曰。歌川之歸遺其主。亦偉矣。然世之負版蟲。則不以為愚。必以為狂也。噫。

芝房子曰。聞新聞。根津某妓樓主人建女學校。果信。則狹斜亦一佳教場。若使歌川在于今。必為其女教師。

徽笑子曰盗有道況娼妓

又曰成事者根柢概如是

又曰咄々奇想蓋自書吟中来

星嵒曰樓上情景宛然如覩

花扇傳

花扇者北里某樓之妓文政間以色藝名時為人婉柔而有氣概重然諾梁川星巖少時在山本北山塾同塾諸生屢遊北里誘星巖星嵒不從諸生罵曰君怯矣盍見大都妓館之盛以大其膽星嵒默而不答星嵒素有大志事々愧落人後一夕竊獨到北里仲街一茶亭問曰當今名妓冠于北里者為誰亭主答曰莫某樓名妓花扇若者也星嵒欣然曰請導我既至風姿窈窕端坐錦茵了鬟侍左右如仙妃星嵒驩飲乃就寢囑花扇曰我明日復與諸生俱来請君以

舊知待我花扇曰謹諾星嵒歸到塾乃挑諸生曰兄等向數勸僕登樓而僕不從誠怯矣僕今者幸有金若干兄等能為我導乎諸生躍然曰諾乃與俱行既至某樓前星嵒為不知仰見曰於美哉樓也願登此樓既登焉花扇靚粧麗服徐々出迎執星嵒手曰此間何濶一日不見如三月諸生相目愕然星嵒既入花扇房坐錦茵花扇乃執銀煙管燃以進星嵒星嵒意氣揚々然既而樓丁引數妓来以配諸生皆下花扇數等於是諸生皆有不平色既而樓丁具杯盤花扇乃手出銀箸鏤其徽章者以付星嵒諸生皆懟憤

徽笑子曰詩人多情又多疾

徽笑子曰果非凡

又曰具眼不為情所為名妓

明日星嵒謝諸生曰兄等向數辱我故聊以報之耳星嵒深感乎花扇之一諾數訪之衣物悉投質庫赤貧如洗而樓主責債不已星嵒策無所出會八丁堀坊名有治獄小吏字熊者黠而辯好文雅時々到于北山塾會見樓主使奴責債星嵒大窮乃招星嵒竊謂之曰君若不愛髮我能救君厄星嵒大喜諾之熊乃曰君剪髻謂彼曰我今無一金以此謝樓主僕自傍闖出誚之債不償而彼讋服星嵒如其言熊突然出謂奴曰汝忍人也使武士剪髻剪武士之髻猶斬首也其罪不赦我治獄吏也明日訴之官縛汝與主人

汝速歸告之主人奴戰慄而歸具告之主人主人素知熊為治獄吏聞之大懼乃急遣人持酒肴并以焚券致謝星嵒遂悉剃髮穿破衲戴僧笠托鉢於北里到某樓前琅々誦佛經又呼花扇相視大笑而去北山聞之亦笑而不尤焉初花扇見星嵒為已窮屢捐財償其債又知其非常人也終始善遇之云

睡花仙史曰北山之識星嵒固宜矣而花扇以嬌小之眼亦能識之抑亦奇矣星嵒後折節苦學馳詩名於海內嗚乎方今諸生輩迷溺乎花柳而一生無聞者花扇亦奈之何

微笑子曰蓋東之高閣

又曰千人枕上亦有一人

又曰蟠喉一轉腐亦化為新

微笑子曰此篇頗有喧客之弊然花扇之奇在能知星翁々遺事傳之此傳不得不然也

芝房子曰游情青衿華頂門一針

翠嵓逸人曰仙史作星翁傳載其近世偉人傳第二編宜與此傳參看其詩禪之號則剪髻為僧時所用云

又曰星翁詩云十九初游學使氣頗負抱頹齡既六旬方始志於道又云酒色財害人有似屏風倒必先窒三慾而後漸于道由是觀之翁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者耶

櫻木傳

櫻木者北里某樓名妓也文化間才色冠北里妙於絲竹又解文字故書生爭訪之而竟無中其意者時有过元崧庵者醫而俠骨好學善詩意氣磊落眼空一世而人莫之知者也一夕訪櫻木櫻木愛其俠骨曰此人後必成家善遇之崧菴亦遂不能忘乎情後屢訪之嘗賦詩曰觀音寺裏起疎鐘舟底枕邊夢正濃六曲屏風誰所画櫻花如雪擁山松崧菴将去時方嚴冬櫻木打其肩朗唫曰月落烏啼霜滿天曉寒如此忽還君崧菴輾然曰何辱愛之甚

睡花仙史曰崧菴倜儻不羈使酒善罵至於時醫戰栗相避其氣魄之剛可想見也而被佳人愛亦奇矣其櫻木芳心亦有合崧菴氣骨者而然耶

微笑子曰胡澹菴愛黎倩渦朱文公以為戒而耒隨園以為即愛君之愛也余嘗題美人折花圖曰寶釵鸞袖影徘徊纖手香雲蝶是媒憐殺一枝攀折力曾摧百鍊鐵肝来摧者男兒乎不摧者男兒乎此中消息不可以語少年如崧庵則可也然亦不可以語堂々道學先生也

微笑子曰合蕸今蒂亦一法

又曰真情公明則自如此世人輕薄故以為奇

黛花岡合傳

黛花岡二女並安政間名妓黛初名阿兼年甫二歲喪父母為他人所鞠八歲被賣於吉原佐野槌樓改名黛事樓主甚謹樓主亦善視之既長風姿絕麗舉止嫻雅性溫厚而慧善待客々一見之則不能忘於情徃々神迷魂蕩留連忘歸黛與客某者情好尤厚一日聞其死慟哭欲絕乃命侍女設齋醮修佛事奠儀甚備且作書東寄財物弔賻其家其父母得之感泣悲咽自至佐野槌樓見黛申謝黛敬待如舅姑設酒饌慰藉父母亦視之如新婦後常徃来款語人竒

又曰此賣名亦佳事況不欲乎

之乙卯十月二日夜江戸地大震屋宇多倒四方火起厰殺燒死數十萬人官作大厰於數所以庇窮民黛乃鬻首飾得三十金買土鎗稱行平者千百六十餘口以施厰內窮民供炊具其意在於祈父母及情客冥福非賣名釣報之所為也花岡幼字阿安夙喪怙母無所依乃攜阿安及長女伊能再嫁胥董商林藏者生一男二女既而林藏罹疾不能就業窮甚疾亦日篤因賣阿安於吉原玉樓僅得十八金以給飲食醫藥阿安改名花岡性謹慎有殊色善待客亦能與朋侶不唯客鍾愛之舉家皆愛之林藏遂病死母

微笑子曰為孝鬻身者固多特其孝不貫耳如二妓則不然所以可傳

為人裁縫澣濯纔以養四子乙卯遭震災丙辰又遭風災赤貧不能自活矣花岡憂之百計辨金乃得五十餘金以贈母々子因得免凍餓後花岡屬大妓玉葛玉葛情客感其孝多擲財佐之雛妓有不良事則花岡善教諭令循良是以玉葛及樓主皆藉々稱之聲譽與黛日高事并聞於官々賜黛銀二枚花岡三枚以褒賞之於是二女之名大噪于都鄙

睡花仙史曰古諺云娼妓之真情鷄子之方形有此兮之時晦夜見月明今見黛花岡之事知其不必然也況世故變遷方今月尾亦見圓月則天下之事焉

可刻舷而求之乎哉噫

微笑子曰去路杳々見寓意之深

芝房子曰古人游戲作間有害乎名教者如元微之鶯々傳皇甫枚非煙傳妙則妙矣然皆踰牆鑽穴隙之事猥褻亦甚正人君子厭讀之今如仙史佳人傳雖摸寫男女情景不陷乎猥褻諷刺創懲亙有益乎世道人心使道學先生讀亦必不痛斥而有取乎此

翠嵓逸人曰清客江辛夷但善書及詩耳而山陽猶欽慕之相候者九十日矣今史學文章如王紫

詮蓋不易得也而仙史屢與之相會酌酒談文且獲佳序一篇何其幸也佳人亦何其幸也吁使山陽在于今則必文酒徵逐殆無虛日紫詮有普法戰記而山陽有外史其談論相合可知也已惜哉

已卯七月識

花蹊女史曰杜子美佳人麗人諸作皆諷刺時事絶妙膾炙人口睡花先生佳人傳亦諷刺隱然可見矣而小悅縞衣白露諸傳尤妙蓋其得意之筆

又曰諸傳摹寫靈妙其聲色情況一々在目古人云王維詩中有画余於先生文亦云仲秋謹識

近世佳人傳跋

余瀋心烈王翠翹之死立傳曰。若翠翹之於徐海則公私兼盡。張山来以為翠翹意別有所屬。其死非報徐海也。余亦以為然。觀其歌呉歈行酒于諸参佐前。及與宗憲戯之醜態。何其忍也。比之我喜游高尾等之死。自有涇渭之別焉。讀者勿混看。明治已卯古仲秋。

受業　竹内廣業謹題

先生傳佳人十六人。其激口情況。儼然活現。使讀者作劉阮遊天台見仙女之想焉。真是傳神之筆墨。已卯九月於有為塾中。

受業　杜岡文平謹題

其事新奇而烈。其文清婉而雄。此編一出于世。當膾炙人口矣。而在少年才子。尤為當讀而戒焉之書。已卯十月於有為塾南窓。

受業　廣瀬秋　謹題

明治十二年十月七日御届。　○二編三編逐次上梓。

著述并出版人　麹町區飯田町壹町目拾番地　蒲生重章

發兌人
東京小石川大門町三拾六番地　青山清吉
同　通旅籠町貳番地　東生龜治郎
同　麹町八町目八番地　森田鐵五郎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四輯

傳記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108
SS号=14664108